

九〇年舊刊

淞滬禦日血戰大畫史

華封九三老人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
(6)
藏書圖記



969201

總 理 遺 像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
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
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
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
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
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
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
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
徹底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
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
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盼

孫文
一九二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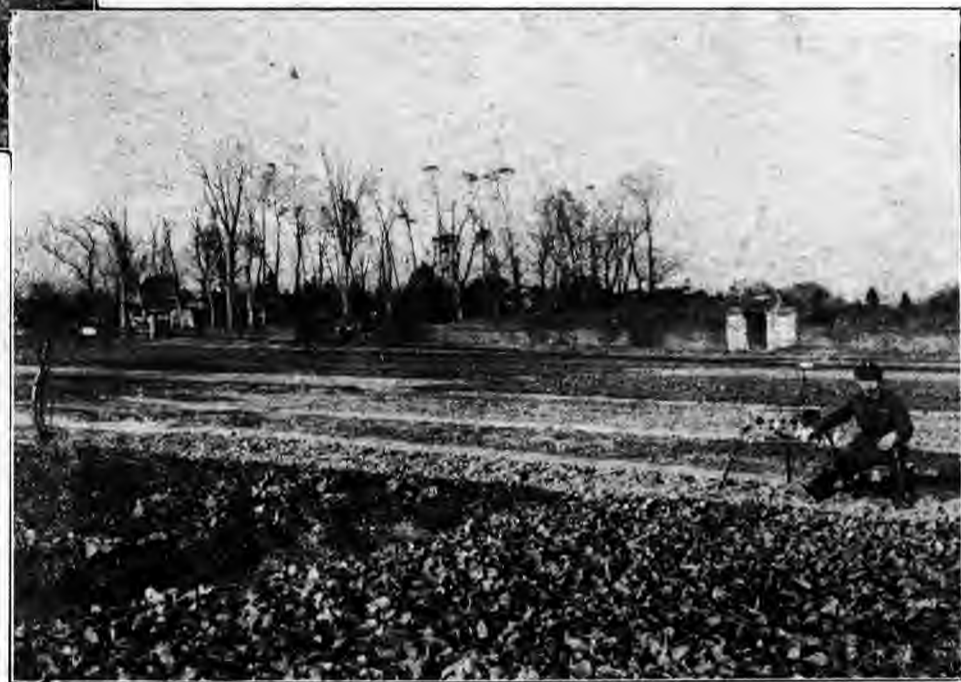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二十日

軍用輕便短波無線電機



特點

- | | | | | | | | |
|-----|-----|-----|-----|-----|-----|-----|-----|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 電力 | 體積 | 攜帶 | 無需 | 裝卸 | 可避 | 發報 | 售價 |
| 儉省 | 小巧 | 輕便 | 電杆 | 迅速 | 敵眼 | 遙遠 | 特廉 |
| 五天 | 全幅 | 一人 | 減少 | 不論 | 天綫 | 一通 | 承蒙 |
| 個華 | 十餘 | 氣手 | 十餘 | 隨何 | 易短 | 千餘 | 便賜 |
| 出脫 | 斤量 | 力提 | 斤量 | 卸處 | 顯低 | 里離 | 宜顧 |



敝公司專門製造無線電收發話報機。電力自五華脫至六千華脫不等。或固定或移動。水陸軍商均為適用。並代客修理及配製一切材料零件。倘蒙賜顧不勝歡迎。

大華無線電公司謹啓

上海漢口路九號 電話一四一四一五號

發刊詞

霜 刃

人的身體裏有兩種血輪，一種是紅血輪，一種是白血輪。紅血輪是專司身體的營養的，而白血輪則專負消毒防衛的職責。當我們的身體無論那一部份——除了大動靜脈管——受了破損的傷害的時候，往往是紅色的血和着白色的血一齊出來；更常見的是紅色的血停止了，便有一層白色的血在傷口滿佈着。這一層白血就是奔赴這個創口，担任抗禦外來毒性的侵入之責的。這種現象，在康健的人的身體最為顯著；不特在人身上的生理上是這樣，就是在一個康健的民族也是這樣。淞滬之戰是我們民族的一個創傷，抗禦強暴的軍人，後援的民衆，就是我們民族的白血輪。人家久已疑我們這個民族是一個病態的民族，以為受了創傷便只會任由紅血輪向外流溢，任由毒菌侵入而無可如何，却想不到我們的白血輪仍然是這樣的活躍有力。然則中華民族還是一個康健的民族啊！

這回的創傷怎樣來？傷口究竟有多大？我們的痛楚到了什麼程度？我們的白血輪怎樣活躍而奔赴這創口？他們怎樣抗禦這種侵害？因為這都是我們民族生存史上的一件大事情，不能不有一個有系統而完備的記載。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我們費了好幾個月的精力，編成這一個巨帙，關於影片，文字，都詳搜博引。不特把這件事情的真相袒露於全世界之前，而且我們要把這一段光榮悲壯的史蹟留給我們的子孫萬世看。



淞滬戰事之鳥瞰全景

封面開花被錄之鳥瞰全景
(三色版)

銅圖

裏封面九四老人馬相伯先生題字
總理遺像遺照
發刊詞(霜刃)
國民政府主席林森
行政院院長汪精衛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
軍政部長何應欽
京滬衛戍司令陳銘樞

題字

蔡廷鍇 張治中 徐源泉
冷欣 俞鴻鈞 馮聖法
殷汝耕 趙一屏 曾廣情
孫瑛 李延年 沈光漢
劉健羣 陳希會 王敬久
史量才 任伯奇 張竹平
王祺

題詞

蔣中正 蔣光鼐 俞濟時
黃強 戴戟 吳鐵城
溫應星 潘公展 陳立夫

序言

吳鐵城 馬相伯
吳鐵城 馬相伯

評語

吳鐵城 馬相伯
吳鐵城 馬相伯

抗日將領

總指揮蔣光鼐(三色版)
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三色版)
第五軍軍長第八十七師師長張
治中(三色版)
淞滬警備司令戴戟
抗日戰將(圖五十九幅)

交涉人員

施肇基 顏惠慶 顧維鈞
郭泰祺 蔣作賓 吳鐵城
俞鴻鈞 黃強 戴戟
張似旭 郭德華

戰線區域圖

淞滬戰線詳圖(彩色版)
淞滬戰線之陣地狀態及敵之攻擊方
詳細圖(彩色版)
淞滬戰線之陣地狀態及敵之攻擊方
詳細圖(彩色版)

前編 淞滬戰事之統計

第十九路軍全體官兵姓名
淞滬戰事之陣地狀態及敵之攻擊方
淞滬戰事之陣地狀態及敵之攻擊方
淞滬戰事之陣地狀態及敵之攻擊方

第一章 日本侵略中國溯源

第一節 日本對中國之野心
第二節 日本侵略中國之事實
第三節 日本侵略中國之事實
第四節 日本侵略中國之事實

第二章 由醜聞至爆發

第一節 戰事發動之前奏
第二節 日軍進攻淞滬概況
第三節 日軍進攻淞滬概況
第四節 日軍進攻淞滬概況

第三章 日軍進攻淞滬概況

第一節 日軍進攻淞滬概況
第二節 日軍進攻淞滬概況
第三節 日軍進攻淞滬概況
第四節 日軍進攻淞滬概況

第四章 我軍撤退經過

第一節 我軍撤退經過
第二節 我軍撤退經過
第三節 我軍撤退經過
第四節 我軍撤退經過

第五章 我軍神勇戰績

第一節 我軍神勇戰績
第二節 我軍神勇戰績
第三節 我軍神勇戰績
第四節 我軍神勇戰績

第六章 被佔區域之慘象

第一節 被佔區域之慘象
第二節 被佔區域之慘象
第三節 被佔區域之慘象
第四節 被佔區域之慘象

第七章 國際聯盟活動概況

第一節 國際聯盟活動概況
第二節 國際聯盟活動概況
第三節 國際聯盟活動概況
第四節 國際聯盟活動概況

第八章 被佔區域之接管

第一節 被佔區域之接管
第二節 被佔區域之接管
第三節 被佔區域之接管
第四節 被佔區域之接管

第九章 淞滬戰事文電錄

第一節 淞滬戰事文電錄
第二節 淞滬戰事文電錄
第三節 淞滬戰事文電錄
第四節 淞滬戰事文電錄

附錄

第一節 附錄
第二節 附錄
第三節 附錄
第四節 附錄



森 林 席 主 府 政 民 國
Mr. Lin Sen,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林森小史

林森，字子超，福建閩侯人。生於清同治二年——時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三年。

歷任參議院議員，議長，廣東治河督辦，福建省長，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長，國民黨第三屆中央監察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兼立法院長，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等職。

滬戰發生，氏以年高德劭，被推為國民政府主席，氏不避艱難，勉任其勞，老當益壯，林氏有焉！



衛精汪長院院政行
Mr. Wang Ching-wei, President of Executive Yuan.

汪兆銘小史

汪兆銘，字精衛，其先浙江山陰人；父游幕廣東，因寓焉。生於清光緒十一年，——時西歷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十六歲渡日，入東京法政專門學校，即於是年加盟於中國同盟會，被選為第一屆執行委員。旋主民報筆政，並先後遊歷歐美各國，鼓吹革命。宣統二年，謀炸攝政王載灃，事敗下獄，獄中所吟詩，有「士為天下生，亦為天下死，」之句，但卒免於難。

民國十五年三月，因病出國；十六年武漢國民政府成立，返國盡勞國是，因甯漢分裂，未能多所建樹，厥後為政見不同，又於十七年春，一度赴法，僑寓巴黎。

汪氏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頗著勳勞；先後歷任廣東都督，巴黎和會廣東政府代表，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等要職。

滬變猝發，舉國騷然，汪氏主持行政，頗見賢勞；國人方多期望，忽因辦事棘手，憤走滬上，電京請辭國民政府行政院長，雖經各方竭力敦勸，迄今未允復任。



石介蔣長員委會員委事軍
General Chiang Kai-shek, Chairman of the Military Council.

蔣中正小史

蔣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生於清光緒十四年，——時西歷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入天津保定軍官學校步兵科；次年夏派送日本士官學校。時同盟會成立已三年，氏亦加盟焉。

辛亥秋，武昌起義，氏在滬擔任滬軍第五團團長，頗著戰功。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伏處滬濱，伺機待動。數年以來，未克一盡其長。

六年冬，應孫中山先生召，赴廣東政府任職。十一年六月，陳炯明圍攻總統府，形勢至形危殆，氏不避艱險，力脫孫中山先生於難。孫先生逝世，廣州組織國民政府，氏任第一軍軍長。國民政府誓師北伐，氏任總司令之職，軍旗所指，勢如破竹，卒將負隅敵軍，一一擊破，而樹立統一政府之基礎。生平歷任中央黨部組織部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兼主席，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陸海空軍總司令等要職。滬案發生，氏適在野，但仍呼號奮發不遺餘力，軍事委員會成立，氏任主席

欽應何長部政軍

General Ho Ying-chin, minister of war.

樞銘陳令司戍衛滬京

General Chen Ming-chu, the former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19th route army



何應欽小史

何應欽，字敬之，貴州興義人。生於清光緒十八年，——時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二年。

幼時就學本鄉，後習軍事，旋考送日本，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歸國後歷任貴州陸軍方面職務。民國十二年黃埔軍官學校成立，氏被聘為總教官。蔣介石統師北伐，氏為第一路總指揮。嗣後歷任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浙江省政府委員兼主席，國軍編遣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黨部訓練部副部長，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軍政部長，訓練總監部總監等職。

日寇淞滬，氏方任軍政部部长。

陳銘樞小史

陳銘樞，字真如，廣東合浦人，日本留學生，現年四十一歲。歷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團長，第十師師長，第十一軍軍長，總司令部總政治訓練部副主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廣東民政廳長，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廣東省政府委員兼主席，京滬衛戍司令等職。

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變起，氏方奉命衛戍京滬；方其就任京滬衛戍司令時，即抽調十九路軍防衛京滬。陳氏與十九路軍，有甚深之歷史。當十九路軍未經改編之第十師時代，陳氏任師長，蔣光鼐副之，蔡廷楷為第二旅旅長；又十一路軍時代，陳氏仍任軍長，蔣光鼐副之，蔡廷楷為十師師長。

此次十九路軍之奮起禦暴，造成偉大悲壯之局面，卒使敵人屢受巨創者，陳氏之功不可沒焉。

表揚民

族精神

題

淞滬禦日血戰大畫史

蔣中正



國難當前
同胞猛省

秦廷錯題



二六三
旋申江

求存
民族生
而戰

歌浦佳兵事非得已
敵愾同仇禦侮雪恥
瞻望遼西烽煙未已
嘗膽卧薪保我疆圉

文華淞滬血戰大畫史

蔣光鼐題



張治中

題



淞沪禦日血戰大屠史

血花國魂

沈光漢題



緬懷袍澤

誓共死生

淞滬抗日

奉令專征

出師未捷

壞我長城

遺像載具

血淚交傾

史乘並重

李延年題



俞濟時拜題



我淞滬民衆之血耶淚耶
我抗日袍澤之鐵
耶血耶為民族保種
為國家爭命一此天
良愛國之精神由保持
世界和平之英雄靡
一不躍之紙上置身母桂案
頭印疑身仍在當時
境整淞滬一事往矣
北風雲正烈小生佈解
典重之戰史實為同胞
仇國力之神鞭
沈光漢題

沈光漢題

賢者不憂其身
之死而憂其國
之哀

黃強



烈士之血
民族之花

最光榮之一頁

淞滬血戰大畫史出版

中山孫璞題



鉄血健兒

趙二肩題

王敬文題



淞滬血戰大畫史

臥薪嘗膽

今鴻鈞

淞滬血戰大畫史

還我山河

毅汝耕

民族光榮

張竹平題

國家骨幹民族

光榮

恭題志念 王祺

淞滬血戰大畫史

啓運之邦。形勢轉結。兵端忽起。慨念厥初。伏屍盈野。雨雪載途。睹茲畫史。我心踴躍。維我中華。氣象堂堂。正象禦侮。如履冰霜。尺土寸地。寶逾圭璋。群赴國難。民族之光。

溫應星題

以熱血換取民族的生
命之事，實作於揚民
族自信力之材料

文華公司

陳希魯



淞滬禦日血戰大畫史出版紀念

奮鬥精神

陳希魯題



以鐵血洗恥辱
乃中華民族唯一
出路

十二月十日 潘序



復興民族 惟鐵血

潘序題



淞滬禦日血戰畫史題詞

保國精神

史量才 

淞滬禦日血戰大畫史所載
若戰壕若陣線若槍林若彈
雨若肉搏若血戰若俘虜若
劫灰雄奇險慘情景逼真
皆足發人愛國思想特為介
於國人

吳鐵城 

鐵血救國

奉題

淞滬禦日血戰大畫史

汪伯奇 

九三史馬相伯先生評

此畫史足開我國文化印刷之新紀元，又足
證明東島軍閥不人道之實情，設在歐美有
用達姆彈擊殺牛羊而後食之者，其人道
主義斷難容，但上海之一二八尚不及東北
九一八之十之一，真先儒所謂率土地而食人
肉者矣。乃公然以人肉當飯喫，而公正人視之
竟無觀焉，意者我本弱我本昧，亦先儒所謂
兼弱攻昧歟，國中人不顧安承教。

淞滬血戰大畫史序言

一三八
淞滬一役為我民族奮
鬥爭存之偉績茲編搜集
甚富比而觀之發人愛國盡
忠之念其傳世行遠無疑為
序教言以示來者

吳鐵城敬題



序

(一)何謂良心救國？有何必要？
人無良心，則不成其爲人！有良心，知合羣；能自衛，能衛國。良心與國家，關係略如此。

(二)淞滬禦日血戰，有何意義？

日軍非理來犯我；我軍人莫不受良心之驅使，知應自衛而以武力抵抗之！若國軍平日受人民之供養，外寇來犯，如不抵抗，則不僅喪失軍人之榮譽，且有玷辱國家之令譽；將何以對人民？果如是則淞滬駐軍將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禦日之意義，重大又如此。

(三)當時人民已有何舉動？

人民如大夢之初醒，知我固有天賦人權，必誓死力爭也。歐化奢侈之上海市民，尙知自愛，一致行動：曰救護難民，曰慰勞傷兵，曰募送征衣，曰接濟軍用，曰維持地方；一幕一幕之愛國行爲，表演於全世界人士之前！然後作戰之前敵將士，恃此民力作聲援，備戰中之後方官吏，賴此民氣而不餒，然後舉世輿論皆稱揚我中國軍民，爲爭人格而知自衛作戰！於此益可證明：今後非本民治精神，不足以打破目前之國難難關！

(四)民政府應如何善後？

此役，將士非不勇，人民非不忠；何以最後之勝利不屬我？一言以蔽之曰：無國防！長江腹地，與沿海口岸，我能駐兵。敵亦能駐兵；或且我不能駐，而敵能之！如血戰聲中，敵軍艦大隊駛入內河；而我反退避三舍矣！此無海防之不利！再彼飛機，朝夕投彈；而我亦祇有仰天興歎！此無空防之不利！爲今計，使各鄉各邑歸人民自治，皆有一架兩架飛機高射砲等等與使用之人材，發揮我人民自衛能力，亦可補救國防所不及。國民政府方籌收復東北失地，若任每縣人民自置備共有數千架軍用機，一旦徵用悉數援助東北人民義勇軍作戰；則在被蹂躪中度日如年之同胞，望飛將軍之從天而降，有不勝於大旱之望雲霓者乎？執政者，其努力！

(五)日本軍閥果真勝利乎？

余曰：否！否！日之來犯，不宜而戰，按國際公法言，不正當！且其殘暴，戮我民衆，按人類正義言，實野蠻！乃至於炸燬我文化建築，生產工廠；甚至侮辱婦女，加以戕害；捕童子軍，亦施毒手；種種越出文明正軌之行爲！總之：不僅欲亡我國，實則將滅我種！古哲人墨子有言！「殺一人，一死罪！」道德經亦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準此而論：彼自驕可置我四萬萬人於死地者實應負其責任而獲罪於天，有謀殺四萬萬人之死罪矣！不觀殺美國烈士蕭特者，自動墮海而遭滅頂之永殃，犯我者諸大頭目，幾無一人幸而免於韓國勇士之狙擊！所謂眞勝利者，果如是下場乎？願時人，一思之：夫人尙不能自主其生死，彼妄欲制我四萬萬人之生死，宜其獲罪於造物，不亦太可悲乎！

(六)讀此戰史，有何感想？

總覽個中情況縮色繪聲，描寫逼真，可得一種感想：誰敢言無天理，可無辜滅人種而亡人國耶？誰肯謂無良心，可束手待自斃或任自戕耶？凡有良心，必遵天理；決不自戕，且必衛國！今後如有不本良心救國者，四萬萬同胞嗚鼓而攻之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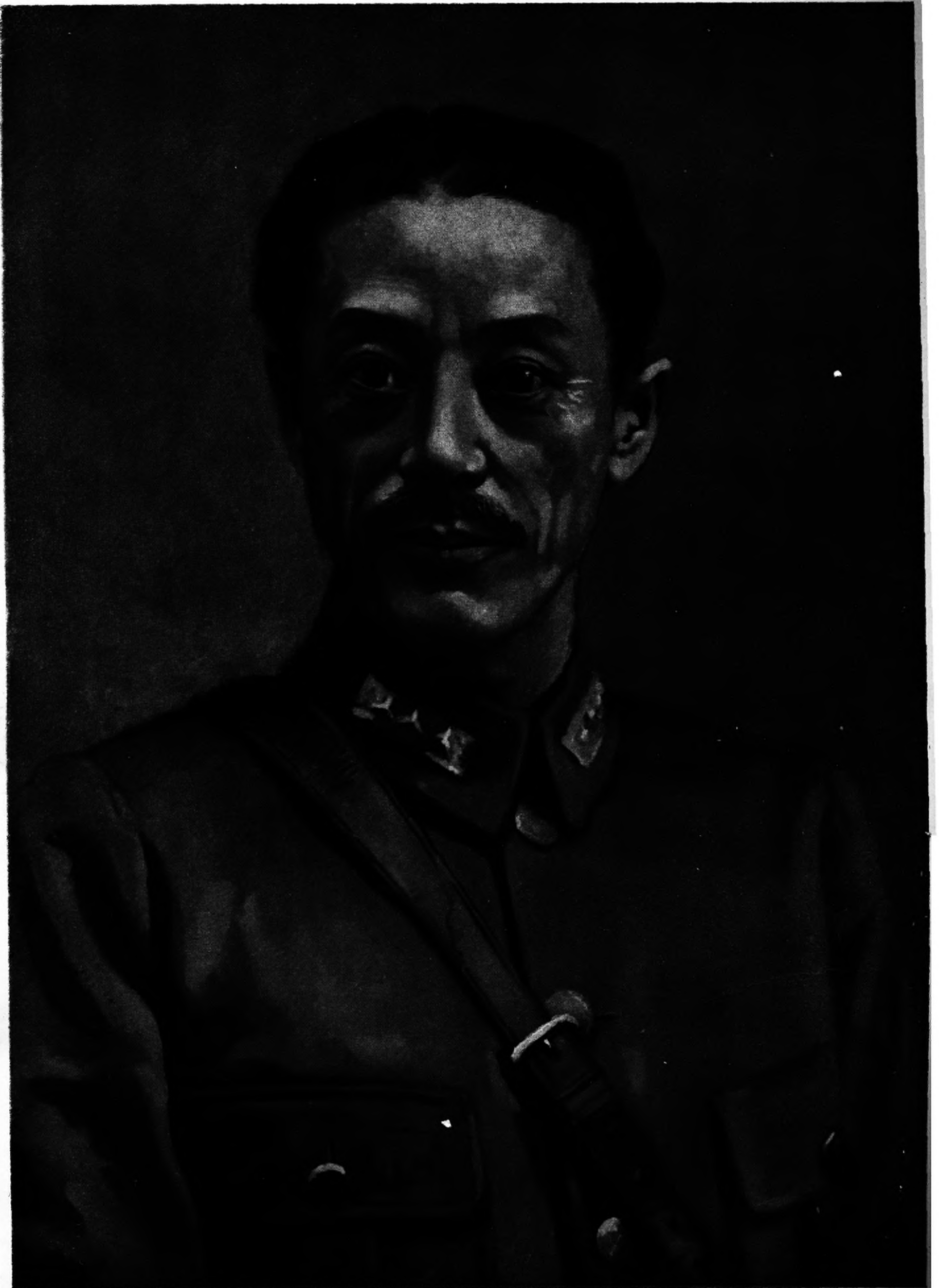
(七)九三老人爲何介紹本書！

余雖年邁，一國民也；數十年來之經歷，凡關於福國利民，如拒毒，如救災，如廢止內戰，如提倡國貨，如研究科學，如創辦學校，如倡人民自治；悉本正道之精神，求爲眞理而努力；故不殫煩每一一隨緣而樂助之！本書將能使同胞激發天良而救國；謹述余一己之意見，介紹此偉大之戰史！

附言

承本書發行者，文華公司經理陸步洲君，囑余請序於九三叟馬相伯先生；先生慨然惠允，詔以良心救國之大義，謹撮要筆記以餉閱者；先生口義，博大精深；若欠發揮，幸共諒之！

民國二十一年玫瑰月首，文學士盧伽徐景賢謹誌於樂善堂



第十路軍總指揮蔣光鼐

General Chiang Kwang-nai,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19th Route Army.

抗日將領

蔣光鼐小史

蔣光鼐，字憬然，廣東東莞人。保定軍官學校畢業。民國十二年，孫中山先生任大元帥時，氏任粵軍第一旅第二團團長，十四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師副師長兼二十八團團長，十五年冬，任第一軍副軍長兼第十師師長，大小諸戰役，屢建奇功。

甯粵在上海舉行和平會議時，陳銘樞奉命衛戍京滬，調十九路軍駐防時氏已任十九路軍總指揮。

東北淪亡後，上海民情憤慨，敵方又多方挑撥，致風雲日益緊急；雖經我方忍辱屈服，仍難稍斂敵方野心，卒於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夜自由開始戰事行動，企圖佔領閘北。防守將士仇恨方深，即予抵抗。

大戰開始，氏與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暨淞滬警備司令戴戟，力保疆土，誓死衛國，鏖戰月餘，殺敵無算，造成中國「甲午」以來抗暴却敵之第一頁光榮歷史，舉世無不知有其人焉。



General Tsai Ting-kai, Commander of the 19th Route Army.

楷廷蔡長軍軍路九十

蔡廷楷小史

蔡廷楷，字賢初，廣東羅定人。十八歲，卽置身行伍任排長。民國十四年，任廣東政府革命軍第四軍第十師第二十九團團長，北伐之役，殊多功績。十六年，任第一軍第二十四師副師長，繼任第十師師長。十八年編遣後，任粵軍第二獨立旅旅長，第二獨立旅改編第六十師，氏仍任師長，連年剿匪討逆，以戰功升任十九路軍軍長。

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本海軍陸戰隊突然進兵攻我上海閘北；負守土之責者，卽氏所統率之十九路軍，崛起抗禦，一鼓潰敵。自是氏卽奮其神勇，擔任右翼軍總指揮，敵屢次強烈總攻，均遭慘敗。外人心目中不值一擊之中國軍隊，至是始一顯其戰鬥力量，予世界各國以一明瞭認識焉。



中治張長師師七十八兼長軍軍五第
General Ohang Chi-chung, Commander of the 5th Route Army.

張治中小史

張治中，安徽巢縣人，畢業于保定軍官學校第二期，曾由國民政府派赴歐美各國攷查軍事教育。歷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副官處處長，訓練處處長，討逆軍武漢行營主任，教導第二師師長，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專門委員，中央軍官學校教育長，第五軍軍長兼八十七師師長等職。

日本進攻淞滬，十九路軍守土有責，奮起抵抗，氏奉命率第五軍出發前方應援，任左翼軍總指揮。廟行一役，奮勇禦暴，敵人喪膽；在淞滬戰史上，自有其重要地位焉。



鞞 戴 令 司 備 警 滬 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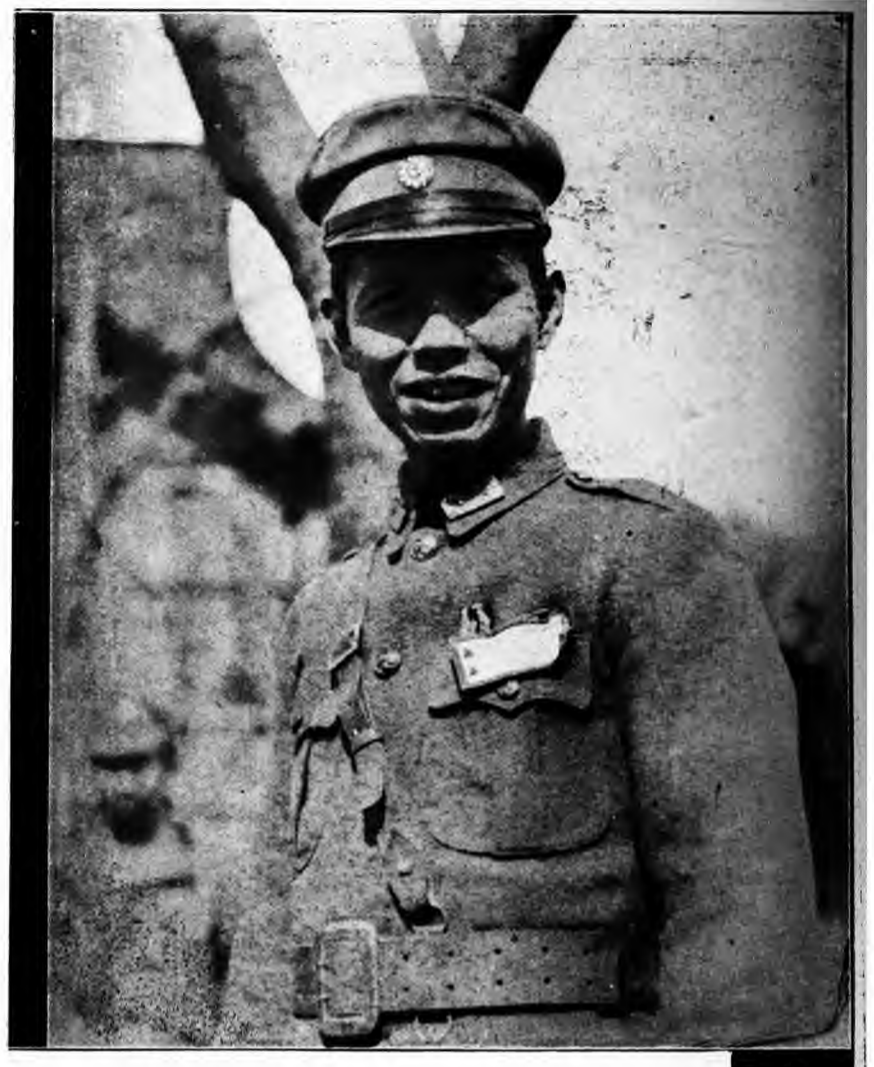
General Tai Chi, Garrison Commander of Shanghai

戴戟小史

戴戟原名先祖，字孝悃，原籍安徽旌德。保定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畢業。氏五後，即在閩粵歷任連營長，旋以戰績任第一師第四團團長。十五年北伐軍興。氏任第四軍第十師三十團團長。汀泗橋血戰，負傷創敵，威名大振！已而第十師師長陳銘樞改任十一軍軍長，蔣光鼐副之，氏膺二十四師師長，連十一軍返粵。又膺二十六師師長。十一軍奉令縮編為第三師，蔣光鼐任師長。民國十九年，蔣光鼐任十九路總指揮，氏任六十一師師長。濟南既下，移師江西剿共。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寇襲佔瀋陽，十九路全軍調戍京滬。二十一年一月二十日之夜，日本陸戰隊又襲擊上海關北，氏遂任淞滬警備司令，當夜即在龍華司令部，與蔣蔡籌定禦侮守土大計；決死守上海，以全軍殉國！次晨即率警備部人員與十九路軍同赴戰地，備歷艱險，勞病略血，猶與蔣蔡同處一土窟中指揮部位，戰酣。國際調停奉國府令為停戰會議軍事首席代表出席，氏強病折衝，敵我雙方撤兵手續，於以安全告定。而海內外謳歌擁護之十九路軍領袖三傑，遂為中國民族英雄歷史上有數人物焉！



年壽區長師師八十七軍九十
General Ou Shou-nien,
Commander of the 78th Division.



壽維毛長師師一十六軍九十
General Mao Wei-hsiu,
-Commander of the 61st Division.



漢光沈長師師十六軍九十
General Chen Kuang-han,
Commander of the 60th Division.



時濟愈長師師八十八軍五第
General Yu Chi-shih,
Commander of the 88th Division.



長師副師八十七年九十
秀啓譚令司塞吳淞吳兼

General Tan Chi-shiu,
Wocsung Garrison Commander.

長師副師一十六軍九十
炎張長旅旅二二一兼

General Chang Yin,
Vice-commander of the 61st
Division.



宗盛李長師副師十六軍九十

General Lee Zung-chung,
Vice-commander of 60th Division.



長師副師七十八軍五第
久敬王

General Wang Ching-chiu,
Vice-commander of the 87th
Division of the 5th
Route Army.

長師副師八十八軍五第
年延李

General Li Yen-nien,
Vice-commander of the
88th Division of the
5th Route Army.





肩一趙長處謀參部揮指總軍路九十 爵
Chao I-chin,

Staff officer of the 19th route army.

擴李長謀參師八十七 爵

Li Kuang, chief of staff to the 78th army division.



長謀參軍五第
周紹祝

Chu Chao-chow,
Chief of staff of the
5th route army.



▲
雯錦趙長謀參師一十六

Chao Chin-wen,
Chief of staff of the 61st army division.



◀
吾鐵宣長謀參師八十八

Hsuan Ti-wu,
Chief of staff to the 88th army division.





旅一二一師一十六第軍路九十
勵張長旅
Gen. Chang Lih, Com-
mander of our forces
at Kiangwan.

固黃長旅旅五五一師八十七
General Huang Ku,
Commanding the 155th
brigade.



長旅旅〇二一師十六
才志鄧
General Dun Chi-tsai,
Commander of the
120th brigade.

長旅旅九一一師十六
雄占劉
Brigadier general
Liu Chan-hsiung



垣昭翁長旅六五一師八十七第軍路九十第
Gen. Ong Chao-huan Commander of forces at Woosung.
官士軍陸本日業畢人來惠東廣也字其垣昭騰輝諱軍將翁
識才之軍將職等長旅師軍粵任管空航習學國法在並校專
萬數禦軍孤之旅一以露學錄役之日抗等一人高均略胆
哉已偉亦功之年將士寸失不而餘月渺吳守寇強之





廿年現良元孫長旅旅九五二第師七十八第
兵步期一第校學官軍軍陸埔黃業卒。歲九
炮野校學官士軍陸在。年三學留日赴。科
負會。職等長旅團營連排任歷。業修科兵
日抗次此。衆勝少以善。猛愨戰作。傷重
。役諸橋家朱鎮塘婁鎮行廟。宅家麥在。
礙阻或。危垂於局戰挽或。衆之旅一以均
倭殲 以氏孫。創大以敵予。展進之軍倭
八第任調近最。的目之力致生舉爲「國建
職長師副師八十

Brigadier-general Sun Yuan-liang.



雄莫長旅旅立獨師八十八
Brigadier General Mo Hsiung.



旅一六二兵步師七十八
濂希宋長旅

Soong Hsi-lien in command
of the 261st brigade.



兼長旅旅立獨師七十八
仁誠伍官令司隊大充補
長旅旅九五二任現

Wu Cheng-jen commanding
the 259th brigade.

飛步楊長旅旅二六二

Yang Po-fi, in command
of the 262nd brigade.



長處官副師八十七軍九十

亨朝朱

Chu Chao-beng,
Chief aid-de-camp to the
19th route army.



旅一二一師一十六第軍路九十

長團團一第兼長旅副
驥世梁

Col. Liang Shih-ke,
of the 121st brigade, 61st
divisions, who took active
part in the front near
Kiangwan.



成龐長旅副旅二二一師一十六
Pang Cheng,

Vice-commander of the 122nd brigade.

勳國陳議參署公官長戍衛
Chun Kuo-hsuan,

Councilor of the headquarters of
Woosung garrison commissioner.



長團團八二五兼長旅副旅四六二
興梅黃

Huang Mai-yu,
Chief officer of a regiment.

呆李長旅副旅九五二
Li Ko,

Vice-commander of a brigade.





旅一二一師一十六第軍路九十
榮起廖長團團三第
Col. Liao Chi-yung.

團四第旅二二一
新鼎謝長團
Col. Hsieh Ding-hsin.



旅一二一師一十六第軍九十
璋國田長團團二第
Col. Tien Kuo-chang.



權懋謝附團校少團四二五
Col. Hsieh Mo-chuan.



旅〇二一第師十六
勳佐樑長團團五第
Col. Liang Tso-hsiun.

戰抗
將日

英羣彭長團團四二五任現
Col. Pang Kung-ying.



▲ 甫 暉 周 揮 指 總 軍 勇 義 國 救 僑 華
Chow Hui-fu,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volunteer
army of our overseas countrymen.

反子四其，命革事從已季清在，事國心熱極向君周
士人外內海，烈忠門一，國殉時命革於均，人數弟
。滬在適君周，變事八二一春今。仰敬為極不無，
本前月。賊殺線前往開，軍勇義僑華織組起奮變開
。也部所君周乃，片圖隊刀大登所報各海上及報

▲ 處 需 軍 師 八 十 八
長 處
青 企 駱
Loh Chi-ching, chief
of military supply
department of 88th
division.



▲ 部 令 司 軍 五 第 兼 部 師 師 七 十 八 ▲
琮 文 楊 長 處 處 官 副
Yang Wen-chun, chief adjutant to
the 5th route army.



▲ 郵 處 通 交 部 揮 指 總 路 九 十 ▲
任 主 股 察 視 科 電
源 潤 梁
Y. Y. Liang.



▲ 任 主 謀 參 旅 四 六 二 ▲
高 致 高
Kao Chi-sung, chief of staff
of 264th brigade.

▲ 部 揮 指 總 軍 路 九 十
長 處 處 需 軍
莊 偉 剛
Chung Wai-kang,
chief of commis-
sariate of the 19th
route army.



▲ 勉 冀 蕭 任 主 謀 參 旅 二 六 二 師 八 十 八 ▲
Hsiao Chi-mien chief of staff of the
262nd brigade, 88th division.



▲ 彥 君 馬 長 處 處 謀 參 師 八 十 八 ▲
Ma Chun-yen, chief of staff of the 88th division.



▲ 鄂 鄧 任 主 謀 參 旅 二 二 一 師 一 十 六 ▲
Dun Ngoh, chief of staff of 122nd
brigade, 61st division.



師八十八
附團校中八二五
介英楊

附團校中團四二五師八十八
青子游



附團校中團三二五師八十八
楊莫介
(現升團長)



師八十八
團七二五
附團校少
芳鉞賀



師八十八
附團校少團三二五
明楊劉



行前右至左自影攝山崑蒞團員委驗點軍路九十為圖
權公謝長科校中³ 年仲徐謀參校少² 韜韋謀參校中¹
渤朱員科² 蔭葉附團校少¹ 行後 民立盧謀參校少⁴
變君張謀參⁵ 唐祖李謀參校少⁴ 亮姚謀參校少³
表代待招師一十六為餘



附營師八十八
明朱
(附團四二五升現)

團四二五師八十八
長營營一第
鴻子張
(長團升現)

三二五師八十八
長營營三第團
敷 鄧



團三二五師八十八
長營營二第
貫道林

團六第旅六五一師八十七
長營營三第
遊履吳

團七二五師八十八
長營營三第
杰李
(長營升現)



團四二五師八十八
長營營二第
南圖鄧



營兵工師八十八
長營
英冠勞
(附營營三第團三二五前)

團八二五師八十八
長營營二第
洗鄧

團八二五師八十八
附營營二第
赤朱



旅八七一師十六第軍路九十

忠漢劉長旅副

Vice Brigadier-general Liu Han-chung
of the 178th Brigade of the
19th Route Army.



書祕校上師十六
懷育魏

Col. Wei Yu-huai,
Secretary of the 60th Division.



長旅副旅〇八一師十六軍路九十
人定羅東廣伯毅字璜昌楊

Vice-brigadier-general Yang Chang-huang
of the 180th Brigade of the
19th Route Army.

團五五三第旅八七一師十六
權茂黃長團校上

Col. Huang Mo-chuan.



團八五三第旅〇八一師十六軍路九十
生毅湯長團校上

Col. Tang I-sheng.



團七五三第旅八七一師十六軍路九十
廷漢黃長團校上

Col. Huang Han-ting.



◀ 長處官副師十六
網維梁
Col. Liang Wei-kang, Chief
Aid-de-camp to the 60th
Army Division.

長謀參師十六 ▶
慕心陳
Gen. Chen Sen Lu, Chief of
Staff of the 60th Army
Division.



部令司備警滬淞
襄張長謀參
Gen. Chang Shang, Chief
of General Staff of the
Headquarters of Shang-
hai-Woosung Garrison
Commander.



校上部令司備警滬淞
勁林長處處官副
Col. Ling Ching, Chief
Adjutant to the Head-
quarters of Shanghai-
Woosung Garrison Com-
mander.



謀參校中師一十六軍路九十
韜韜任主處事辦茹真
Lieu. Col. Wei Tao Staff Officer
of the 61st Division.



(者坐) 勃君汪長謀參尉上 3 (者立) 烈唐劉長謀參校少 2 (者坐) 魯小林長謀參校少 1 右至左自
員職事辦爲餘其 (者立) 升吉楊謀參尉上 6 (者坐) 衡王長處校上 5 (者立) 明周長謀參校中 4
Officers of the General Staff of the 61st Army Division.



我的地方



長謀參軍路九十
強黃

General Huang Liang,
Chief-of-staff of the 19th route army.



城鐵吳長市

General Wu Tieh-chen, Mayor of Shanghai.



長司報情部外
旭似張

Mr. Chang Szu-hsu, head
of the Intelligence Department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書祕

華德郭

Mr. Kuo Te-hua, Secretary.



鈞鴻俞長書祕府市

Mr. Yu Feng-chun, Chief Secretary of the
City Government of Greater Shanghai.

吳市長鐵城小傳
吳市長鐵城年四十五歲廣東中山人留學日美加入同盟會從總理革命先
後廿餘年翊贊嘉謨著勞績曾任廣東中山縣長廣州衛戍司令大本營參軍
長二屆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繼任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上海市市長
任職不期月突遭一二八之變戡亂禦侮奠定大局近更力謀滬市復興努力建
設組創保安隊整理警察及保衛團設立臨時市參議會積極籌備自治成立市
通志館振興教育實業剷除匪共調解勢資糾紛凡此榮華諸端皆在萬難之中
全力以赴以期大上海計劃之早日實現時論歸之



顧維鈞

Dr. Willington Koo, our accessor to the league of nations enquiry commission.

蔣作賓

General Chiang Tso-ping, minister to Japan.

郭泰祺

Mr. Kuo Tai-chi, our representative to the peace conference.



我國駐英公使
施肇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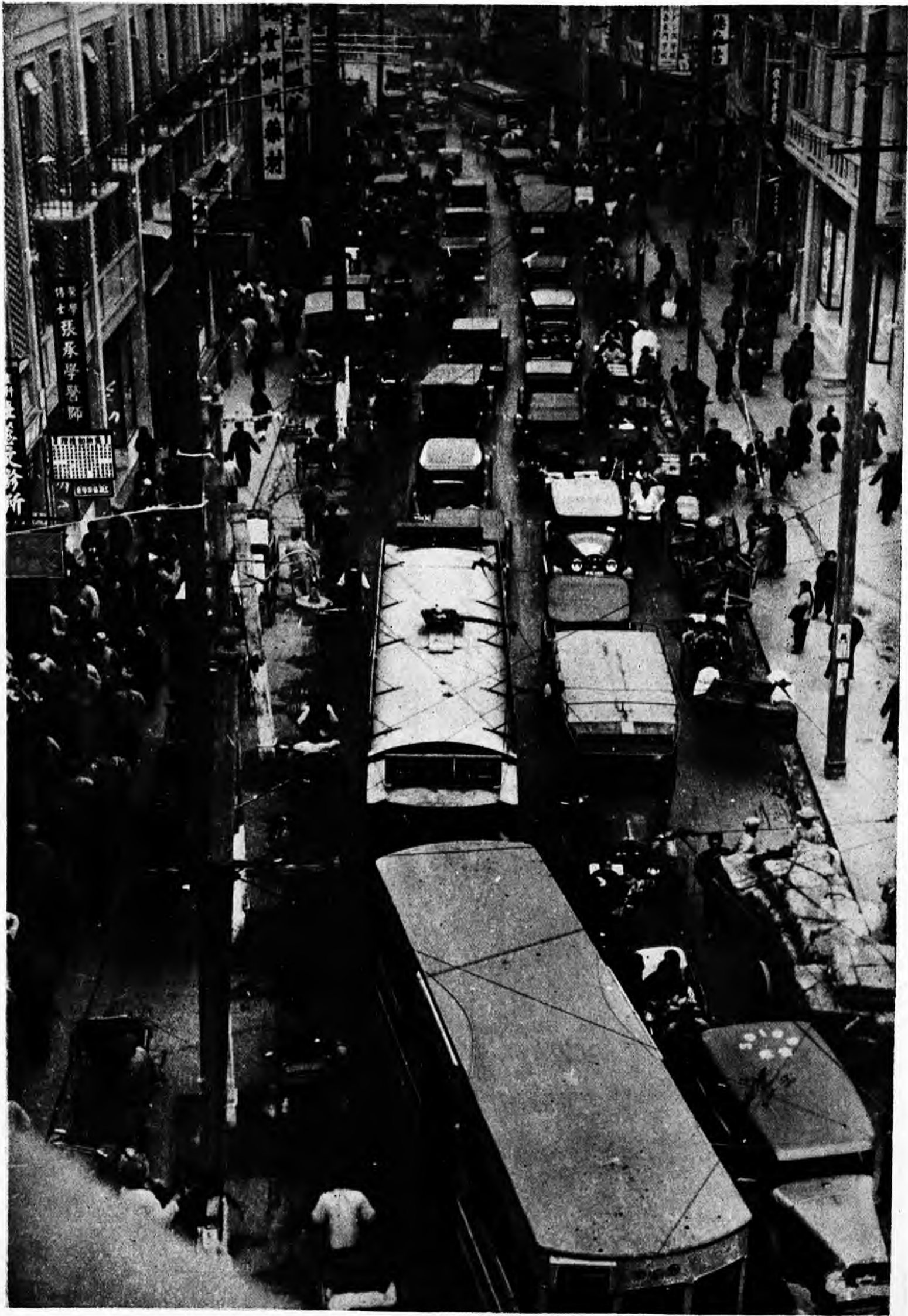
A photograph of Dr. Alfred Sze, our chief delegate to the league of nations.



顏惠慶

W. W. Yen,
Member of our delegation to the league of nations.





North Szechuen Road at the Beginning of Japanese Attack on Chapei.

騷動開始之上海北四川路

北四川路爲上海北區最繁盛之馬路自靶子路以北爲越界築路在
寶山路之東兩路平行日海軍陸戰隊之總司令部即在北四川路之
末端毗連天通庵火車站戰前之一二日居民紛紛遷徙圖中向北行
者皆爲空車向南行者則滿載難民及家具貨物之車輛一二八戰事
發動後日人即縱火焚燒自虬江路口至那家橋路口靠西之一段奧
迪安電影院及鴻慶坊房屋即最不幸而在此一段內者。



Pao Shan Road, the noisy street of Chapei, before the Sino-Nipponese Hostilities.

目面來本之路山寶海上

寶山路爲開北最繁盛馬路
之一，南接公共租界，北達天
通巷，東與北四川路並行，西
達京滬車站，交通重要，商業
興盛，平日車馬行人絡繹不絕
。自經戰事，已爲日飛機毀壞
無餘，而今一片荒涼，令人酸
鼻，恢復往昔之繁華，不知又
需若干時日也。

導火線



自從日軍在東三省暴行發生以後，在華之日本人民，多被日本報紙宣傳所蒙蔽，視我民族如無物，出而與日軍混成一起，到處挑釁，深欲牽掣我政府援救東省計劃，於是天津，青島先後暴動，滬事相繼而來，滬事之發動點：日方藉口五僧人被毆使日浪人向三友實業社縱火，更召集日居留民大會，到處毆人，以擴大其事，日領事海軍陸戰隊



及浪人與其侵華行動已趨一致，遂於一月廿八晚突然派陸戰隊向我無準備之駐軍攻擊，殺我民衆，我軍爲自衛計，與之抵抗，滬戰因而開始矣。



事戰與社業實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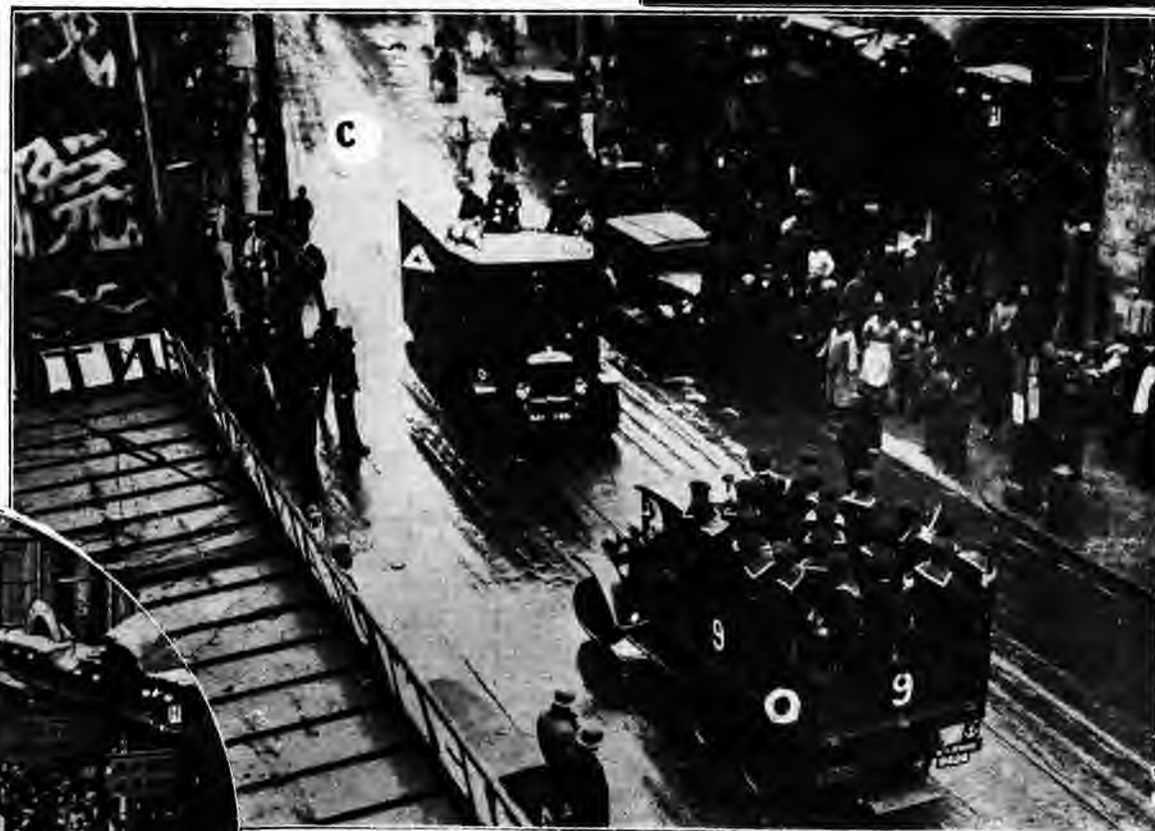
間十百數房廠有，處界交租華港翔引東滬于位廠造製社業實友三
人工中廠且，息不夜晝作工廠該，中聲貨抵吐當。名千數友工，
相社友三與，廠紗華東商日有近附。多之百數達者軍勇義當充之，
，段手劣卑以出而恨生妬因，起遂心妬，形情此見人日，尺咫距
。失損之大重受致，燬焚社友三將，火縱晚二十月一于竟
進籬竹毀折人日 (B) 前門大之廠總社業實友三 (A)
萬約失捐部十數機織部一房廠燬焚 (C) 處之火放內
形情看察旁籬至紛紛員人中廠後之亂搗人日 (D) 元
份部一之部內房廠毀焚 (F) 觀外之部一房廠毀搗 (E)

- A. Entrance to the San Yue Towel Factory which was set on fire by Japanese.
- B. The spot where the Japanese pulled down a part of the bamboo fence and passed within to set the fire to the factory.
- C. E. F. Views of the factory building after destruction by fire.
- D. Staff members gathered by the side of the bamboo fence to investigate conditions after the Japanese wreckage of the factory.





(A) Japanese Ronins gathered in large number outside their Consulate-general to submit petition after they had wrecked the San Yue Factory. (B.E.F.) Shops on North Szechuen Road wrecked by Japanese mob. (C) Police van rushed to the scene where the Japanese mob, escorted by their marines, started the riots. (D) Police party trying to check the Japanese mob on North Szechuen Road.



日浪人騷動



社業宵友三毀搗人浪日 (A)
 館事領日至衆聚又僑日後之
 橫出提國我向領日請，願請
 嚴情事使意蓄蓋，求要之暴
 結羣成人浪日 (B) 。化重
 撕段手暴強以帶一口虹在隊
 店毀打，語標之店商國我毀
 在人日 (C) 。物貨璃玻窗
 武派隊戰陸日，時動暴口虹
 暴之因，護擁後隨，車卡裝
 無肆益，恐無恃有人浪之動
 亦，訊聞房捕時同而，憚忌
 以加(△)來車備警出派即立
 時暫以得紛糾之日是，止阻
 大路川四北在點地其。抑遏
 。前院戲大東廣之口里德
 捕，後人行傷擊人浪日 (D)
 與人浪日，涉于前上捕西房
 行料電德大 (E) 。論爭之
 。毀搗人浪日為物貨窗門之
 店之店品食某路川四北 (F)
 擊亦牌招連，毀搗人日為面
 。旁路置倒，下



敵軍 動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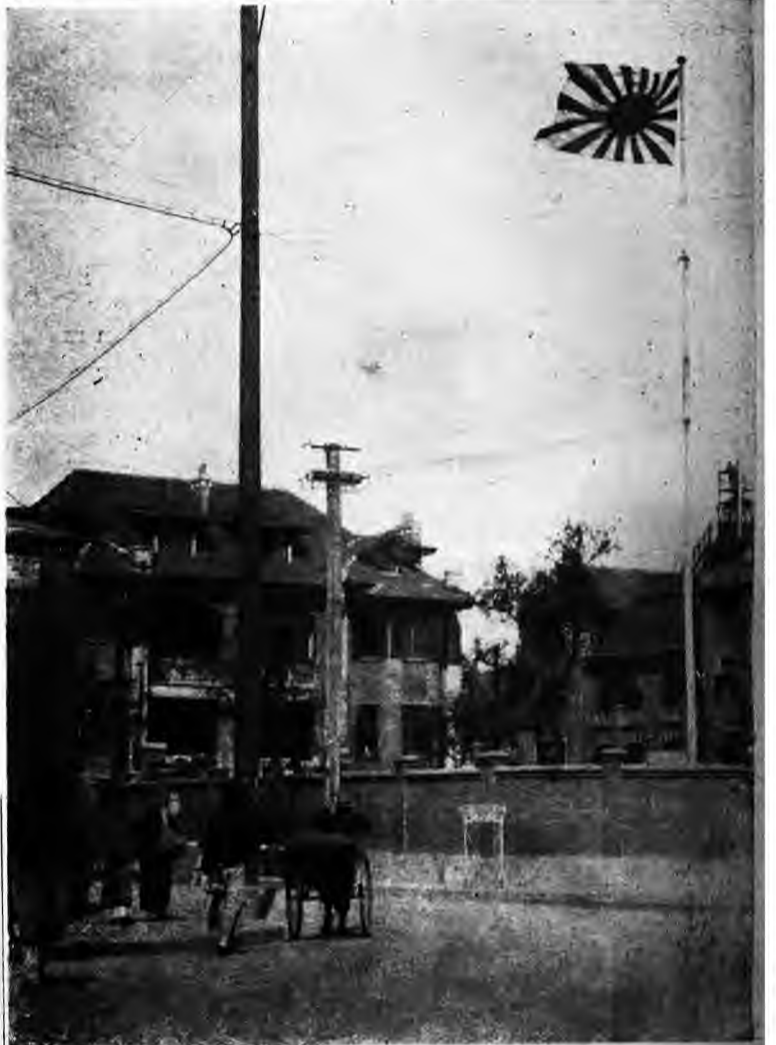



司隊戰陸軍日滬駐在正人要軍敵
內門子停) 滬淞襲進議集內部令
(乘所人要敵為車汽之

Entrance to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Japanese Naval Landing Force in
Shanghai.

澤鹽首禍戰滬

Admiral, Shiosawa, Commander
of the enemy's naval forces in
Shanghai, who gave rise the
trouble of the Shanghai War.



面側之部令司隊戰陸軍海日
台望瞭有設角屋右其

A Side View of the Japanese Headquarters.



進備準滬來後先日廿月一
艦敵之滬淞襲

Japanese Warships Concentrated in the
Yangtze with preparations to launch
attack on Woosung and Shanghai.

前館領日海上于泊停
艦旗雲出之

The Cruiser Idzuma, Flagship
of the Commander of the
enemy's naval forces in
Shanghai.



敵北平我攻



敵砲轟擊通海鐵路之據守鐵路
Enemy artillery bombarding Tientungan Station.



敵佔我公安局第五分局署
Police station of the Fifth District occupied by Japanese.



敵在新廣東東街川路鐵路
軍日之我攻旁道
Enemy Soldiers ready for an attack.

敵日本海軍陸戰隊
北四川路子路口之
Enemy's line at Range Road.

敵日海軍陸戰隊
好世界食店
Enemy soldiers searching in Chinese sho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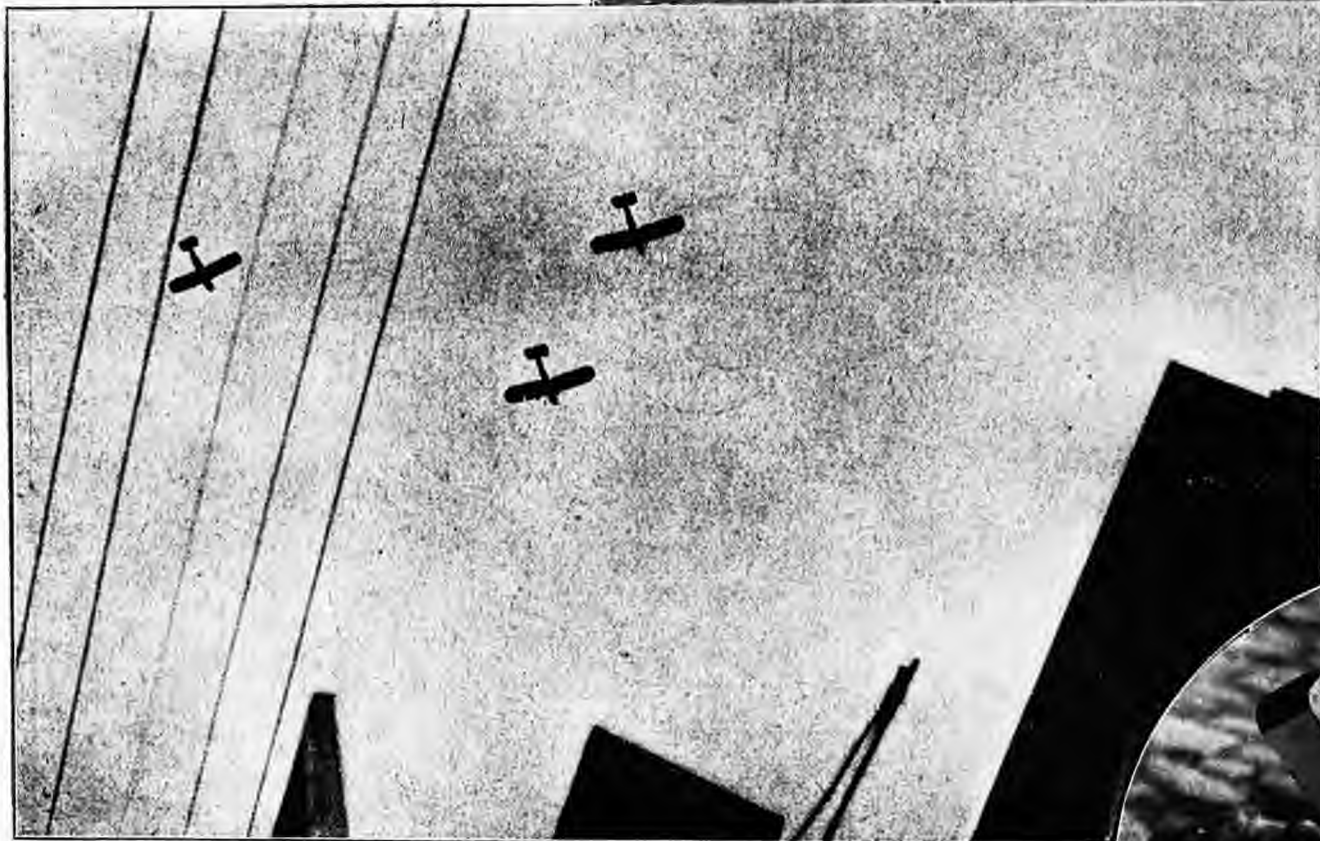
幸災樂禍之日
本日之浪人因見
日機投彈而鼓掌歡呼
Japanese ronins applauding when enemy plane dropped bombs in Chapei.



惡作：機日

我於翔飛即機飛日，晨二第之動發事戰
 無字屋居民我燬，彈投意肆，際空北開
 計千以害殺民人的戰作非於對，數

The enemy's bombing planes flying over
 Chapei to carry on their destruction work.



，彈之炸未而投機日
 路馬之路與中北開在
 。內地入插深，中
 An unexploded bomb from
 the enemy plane.



車甲鐵種這，車甲鐵隊戰陸軍敵之北開入侵
 。毀炸彈溜手用軍我給輛多有

Enemy's defense line and the armoured cars near North Station.



他說據，將少元下官揮指之陸登滬在初最隊部軍日
 • 導前之滬侵作他用以是。悉熟很形情海上於對
 Commanding officer of the enemy's army reinforce-
 ment which was at first sent to Shanghai to help
 the marines.





Wagon Overturned at Nansiang Station by Bombing from Japanese Airplane.

(左右兩圖) 爲南翔車站
貨車軌道于二月廿四日被
燬(一爲震倒之貨車)



Wagons and Track at Nansiang Station Reduced to a Heap of Debris by Bombs.



車甲鐵之燬被
Armored Train Badly Burned by Bombs at North Station Yard.



堆一片殘存僅棧貨之後燬被
Remains of Once-prosperous Godowns and Skeleton of Once-splendid Station Building of North Station Burned Jan. 20th 1932.

車等四之炸被
A 4th Class Coach Partly Destroyed by Bombs.

燬被車汽蒸滬淞
Steam Coach Burned by Bombs at North Station.



被轟炸蹂躪之淞滬



Pit Left by Bomb Explosion on up Platform of Chenju Station.

真如站月台于二月五日着彈
炸裂陷成深潭

青陽港站及附近之軌道于三月二日被炸



Tsinyangkong Station Building and Nearby Tracks Damaged by Aerial Bombs.

毀滅交通



壁敗垣頽之後毀被站車火北
The North Railway Station Building
after destruction by fire.

車客上略將力發爆之彈炸磅重
外尺六五於擲

Railway car and track bombed by
Japanese aeroplane.



毀被全完站車渡黃
The remains of wreckage of Huangtu
Railway Station.



秤磅大之中房李行此僅者留存所之物公站北
The only thing left undamaged in the North
Station is the luggage scale.



站車北之時頂穿焰火焚炸彈投機日被
The burning of the North Station.



站車茹真之後炸被
The Chenju Railway Station after being
attacked with bombs.

劇頗炸被站車翔南
The Nanziang Railway
Station suffered great
da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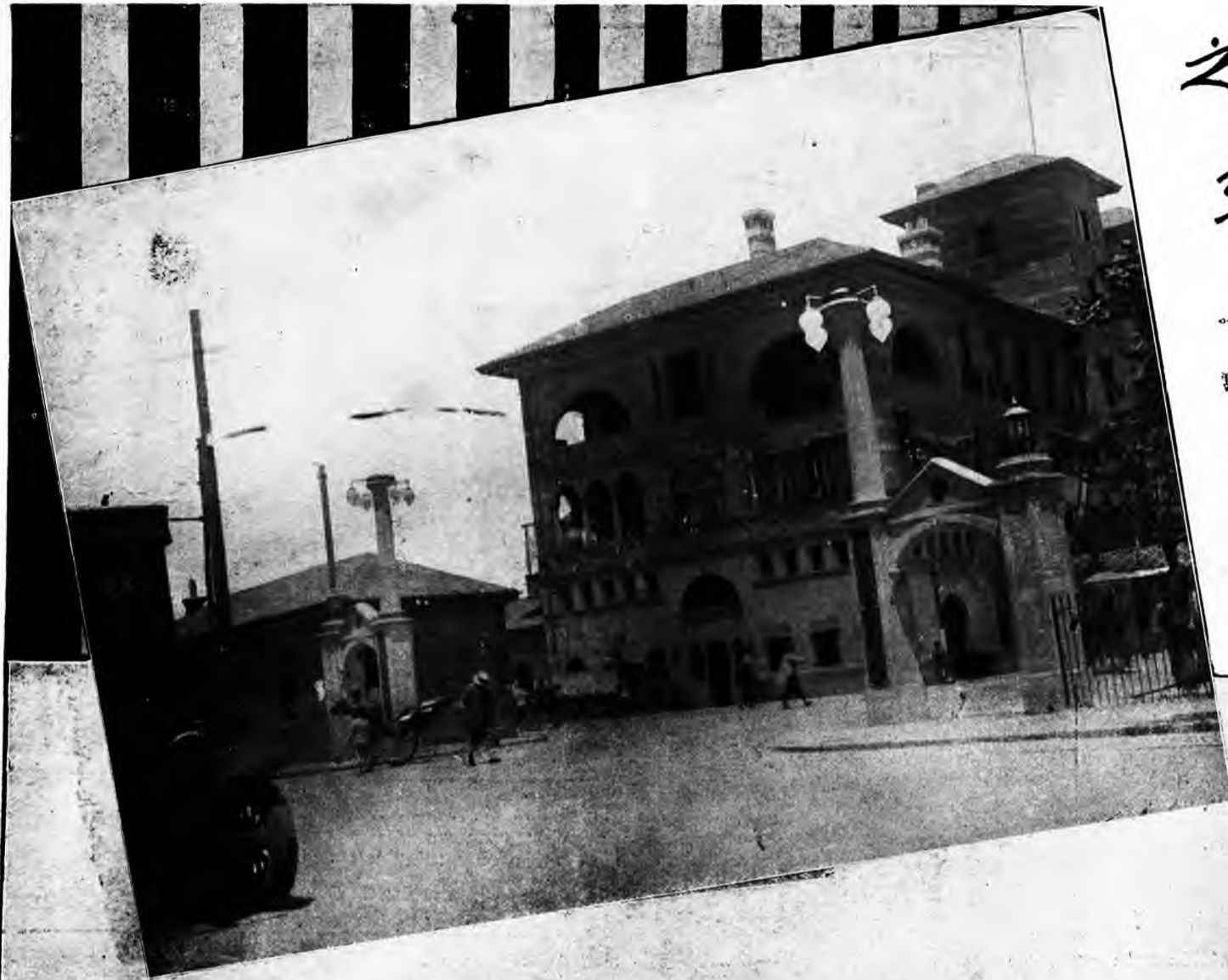


之前劫未 站車北

北 觀外之站車北

景全之場車停

The Shanghai North Station
and the Railway depot
before being destroyed.



毀
我
文
化

吳淞中國公學之被毀
The China University at Woosung after gun fire.



吳淞之被毀
商船學校
The Mercantile Marine College building as it looks after fire.



江灣勞働大學之前總理像亦遭破壞
The Labour University at Kiangwan. The statue of late Dr. Sun in front of the university building pulled down by Japanese.



眞茹暨南大學
投彈炸燬
科學館被日機
The Chinan University at Chenju.



江虬成仁女學校日被機炸燬
The remains of the Cathatic Girl School building in Jukiang Road after a big fire.

日方砲火之下吳淞中央大學藝術院
Central University at Woosung.



吳淞同濟大學受敵方大砲轟擊
左為該校工廠被轟擊之後之慘狀
Tungchi University shelled by Japanese.





館書印務商總焚彈擲機日

The burning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Factory which was set on fire by Japanese bombs.

狀慘燒焚館書圖方東

When the National Oriental Library burn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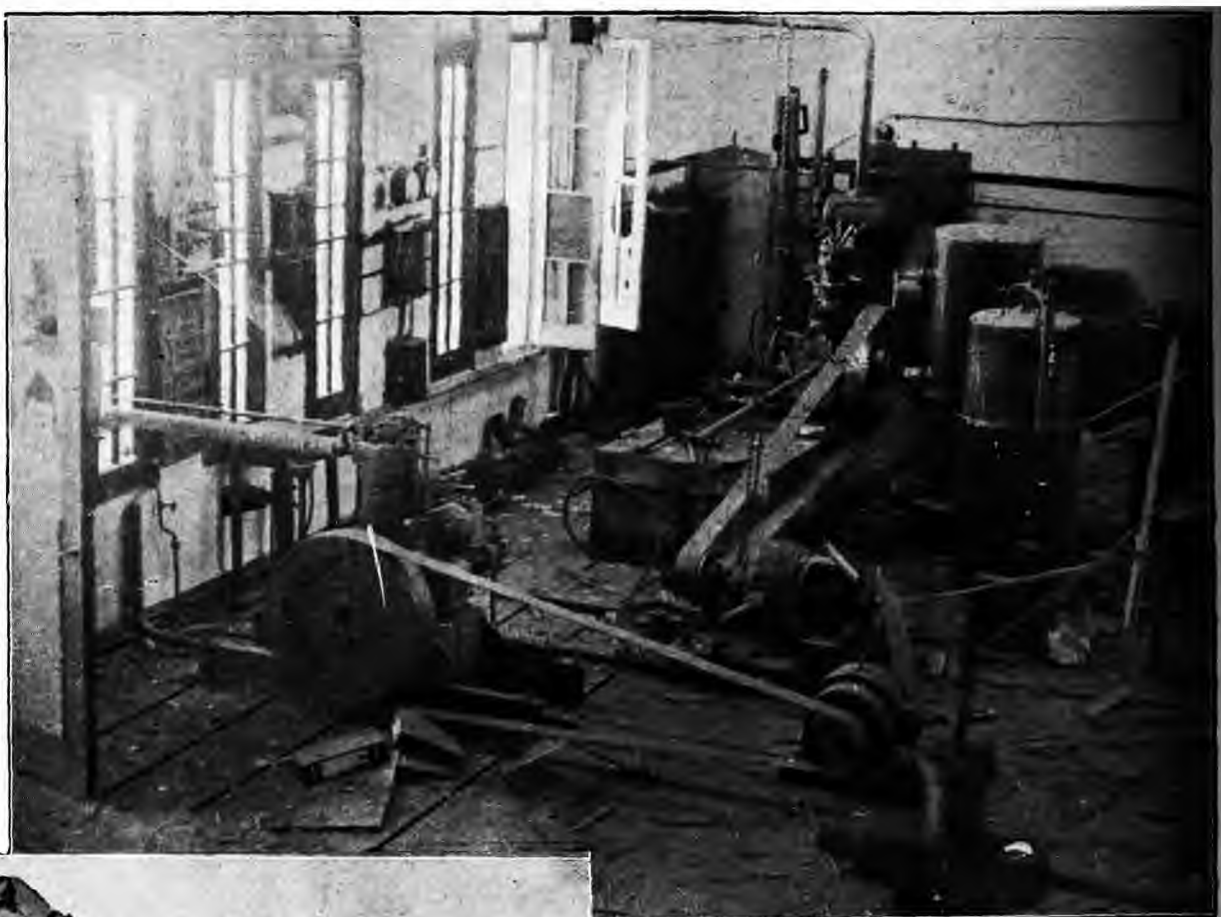
業 富 我 毀

燬炸彈擲機日被廠紗三第安永

The Wing On Cotton Mill after
a visit from Japanese
bombing plane.

司公器電明光之毀彼

Desolate view of the Kuangming
Electrical Supplies Co.



廠工鐵國中灣江之後毀被

The China Iron Works building wrecked by bombs dropped from
Japanese Aeroplane.



燬破屋廠司公漆造固永路灣江
廠為一屋廠為一圖二上狀慘之
墟坵為成盡棧堆之面後屋

Above two pictures showing the
desolate views of buildings of
Yung Koo Paint Manufacturing
Company.



該公司工廠
漆之冠軍自被日
寇縱火焚燬並被
大砲轟炸後現已
重建更加擴充織
續與劣貨奮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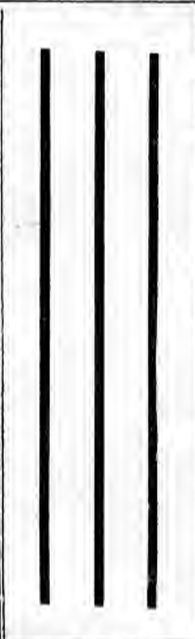
田農我毀

之旁台砲林子獅近
毀被田農

Bombs from enemy planes
bursting near Sze-tse-ling
Forts.

藏貯之場機飛橋虹
毀被近附及炸被棧
田農之

The explosion of the magazine
at Hungjao aerodrome.



毀被田農之口林楊近
Yang-liu-kow, West of Liuho.

暴橫遭盡村農之口丫七近
The Chiyakow village was a total wreck.



我
民
居

之毀被居民鎮定嘉
狀慘

(影攝外向內山爲圖)

A part of the ruined houses
in Kaiting



口路與公路江虬西
後毀坊德馨

Houses along the West-
ern part of Jukong Road
wrecked by bombs from
Japanese planes.



角轉路江虬路山寶由係處指所頭矢) 劫浩之房民北開
而見軍敵時影此攝台望瞭綫前最軍日之見所綫前軍我
(哉險矣發彈珠連

A part of the ruined houses in Chapei



均場燦瓦爲變一街市鎮淞吳之鬧熱昔時
蹟成之轟砲及炸機軍日

Houses in Woosung suffering district were nearly
all burned by Japanese bombs.

居民我燒焚火放路濟同北開在軍敵
生逃衆民我許不守把槍荷並

Blocks of buildings on Tung Chi Road were set on
fire by Japanese who also prevented the residents
from running for their lives.



狀慘之燒焚彈擲機日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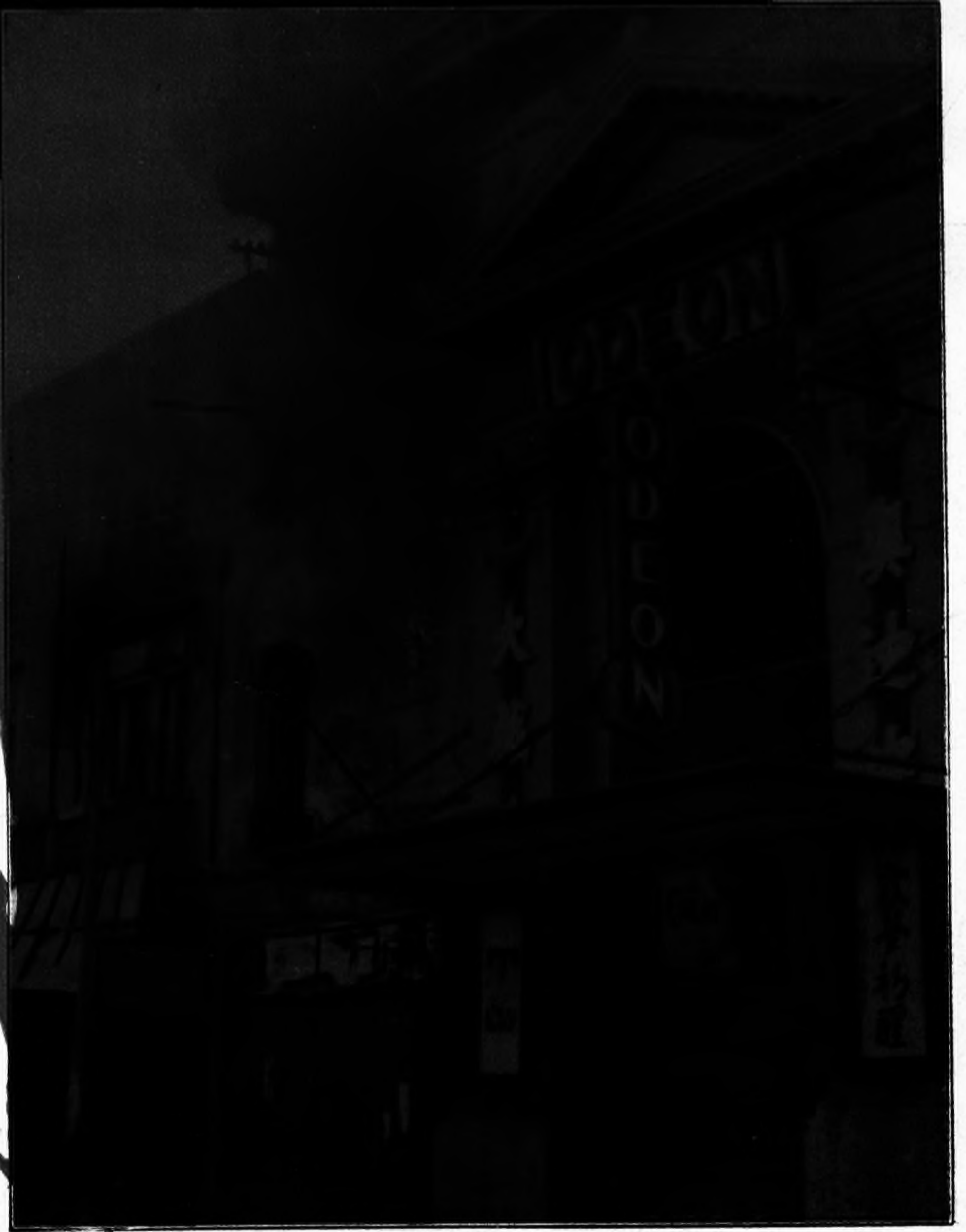
FIRE CAUSED BY JAPANESE
DROPPING BOMBS FROM
AIRPLANES

口路橋家邢路川四北
火大之坊豐永

Burning Building on North
Szechuen Road.

院戲影安迪奧之醒初夢歡

When the Odeon Theatre Burned.



敵機砲蹂躪之後吳淞鎮



A Part of Ruined Woosung



The Commercial Press Factory destroyed by Japanese to a loss of over \$20,000,000

日軍焚燒商務印書館後橫置
家具于寶山路以碍我軍反攻



A View of the Demolished North Station

被炸毀之鐵路為
日軍作惡之鐵證



正在正北四川路鴻慶坊口
Burning Buildings in the Vicinity of Odean Theatre

殺濫捕濫

「便衣」以加強，民人國我捕濫軍日，時動作事戰
 日爲圖。數勝不者死橫，殺屠加妄，名罪之「隊
 。證鐵之衆民我捕軍



Many of our civilians were arrested by Japanese on a false charge of being sniper and they were killed or tortured without being properly tried by due judicial procedure.



房藥洲五口路子靶
軍日被人餘十員職
死生今至去捕故無
明不

Employees of a
Chinese Dispensary
on North Szechuen
Road arrested and
all of them are
traceless.



搜隊戰陸及隊衣便日
便意如不稍，人行索
捕拘或殺射遭

Japanese marines searching
every pedestrian that
passed by.

不往往人華上路於對隊戰陸日
扯硬拉強，隊衣便為指白皂分
殺屠部令司至拘，

Our citizens under arrest and being brought
to the Japanese Naval Headquarters
to an unknown fate.

刑臨，隊衣便為指軍日被人此
。那刹一之前

This innocent citizen was charged with
being a sniper just a moment before
he was shot dead by Japanese.



受遭所下蹄鐵軍日在姓百老
計勝以可不者此若

This is the one of the many victims.

兵士我傷炸彈姆達姆達用法公際國顧小軍日
彈為一洞傷之入射頰左由丸彈為一
口傷大之出旋頰右從丸
Our soldier wounded with "Dum-Dum" bullet
from Japanese.

小餅大東山之火放之命誘利迫威兵日就不因
道人無慘目雙去剷軍日被高雲王販
This innocent civilian whose eyes were put out
by Japanese.



狀慘之民良我殺槍辜無
Innocent Chinese were killed naked
by Japanese.



彈刃之下
我民衆

國我機炸彈投界租在機日
傷炸彼時當為此廠紗安永
之滴淋跡血上身一之工女
狀慘

The Wing On Conton Mill on
Makham Road of the Interna-
tional settlement after a visit
from Japanese bombing plane.
Here is one of the workers
wounded blood covered a great
part of her face and wearing.



員人鬥戰非我傷刀刺用兵敵
之顛頭民市我
創傷

The skull of this
noncombatant se-
riously wounded by
Japanese bayonet.

達姆達用使方日
據證之彈姆
Proof of Japanese
using "Dum Dum"
bullets.





彈姆達軍日受
呻正婦民之傷
席床吟

A defendless Chinese woman wounded with "Dum Dum" bullet from Japanese.



處傷之口入丸彈
The entrance of "Dum Dum" bullet.

狀慘之口出丸彈
Where the bullet came out.



雙去割日暴遭慘
人婦國我之臂
The two hands of the Chinese woman were cruelly cut away by Japanese.

擊刀刺以兵日
子童辜無我傷
An innocent boy's head seriously wounded by Japanese bayonet.





敵禦勇奮軍路九十之勇忠我
Our army bravely resisting the enemy.



兵炮我揮指綫火淞吳臨視軍將錯廷蔡
General Tsai directing the operations of artillery in
Woosung front.



館書圖方東望守兵哨線前之十當一以
Defending the Eastern Library

衛守口路江虬路山寶在兵憲我
Paper bundles used as sandbag barrica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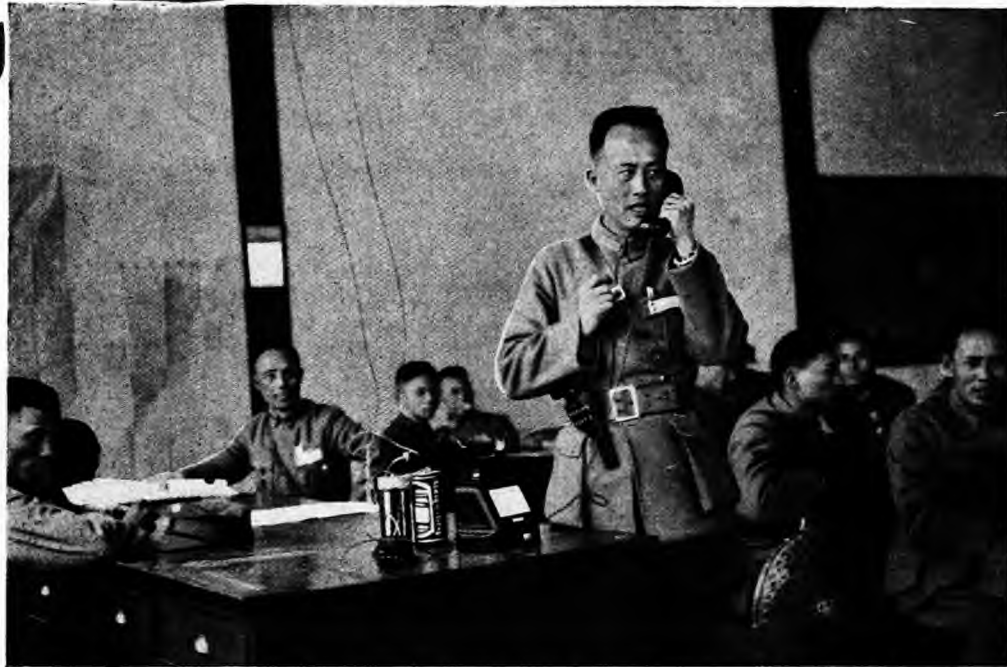


線防之敵獲奪軍我路浜橫
Enemy's defense line at Huang Pang Road,
occupied by our troops.





砲火劇烈中以電話
發號施令之幹部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60th division



Officers of 156th brigadier of the 28th division 佐官旅六五一師八十七

議會事軍之部團軍路九十



The meeting of officers of a regiment



議會事軍之河瀏在官軍軍九十

Meeting of the 19th route army for consultation of military operations



馮庸大學女子義勇軍龍文彬



Volunteers one of the girl participated in the battle of self-defen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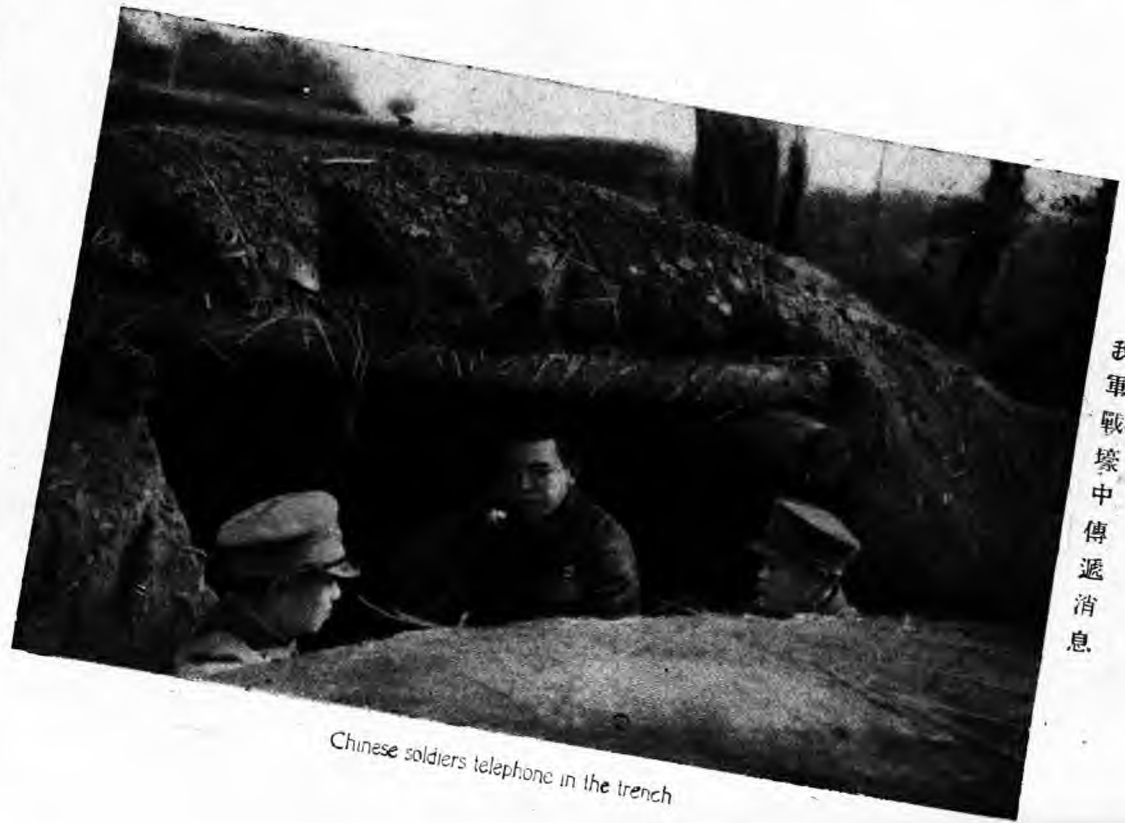


General Ong Chao-huan and Chief-of-staff Chiu inspecting the position of troops

長謀參丘及長旅翁之淞吳守堅軍孤



遺消机聲留開時息休軍路九十
Amusement of Chinese soldiers on the front



Chinese soldiers telephone in the trench

我軍戰壕中傳遞消息

軍敵候等站卓浜蘆藎在軍我



Watchfully waiting for the enemies at the Wentsopang Station



着沈之戰作軍我
Watchfully waiting for the invaders

Our soldiers ready to throw hand grenades

兵敵迎歡以彈溜手備預軍我



Our soldiers bravely repulsed the advancing Japanese

軍路九十之陣臨

戰之灣江在軍九十

Watchfully waiting for the enemies



Our soldiers firing with machine guns

勢姿之射掃槍關機軍我



機日擊射鎗步以中壕在軍我



Our soldiers in the trench shooting the Japanese airplanes



Chinese gallant soldiers

兵士勇忠我之待以陣嚴





軍我之辱不屈不

發出發隊死敢之軍我死効國爲
形情話訓受前

Our Dare-to-die Company.

大鎮行廟晨三十月二

軍我之後戰

Our troops at Maohengchen near
Kiangwan after a long and
severe battle.

之鎮淞吳在
護救兵傷軍我
形情

Our soldiers carrying back
the wounded from
front.



最前線

忠勇殺敵之蔡軍長親臨前線

指揮

General Tsai Ting-kai Personally

Directing the Operations.



軍官沉着應戰

一斑

Watchfully waiting for
the enemy.

★ ★ ★

使敵喚人奈何之譚
啓秀司令在前線
視察

General Tan Chi-hsiu inspecting
the front line.



整齊之戰壕內我九十路軍奮勇抗敵
Our soldiers firmly holding the position at Woosung.

中壕戰



◀ 息休於，閒安為極度態士軍我
閱或，機聲留開或，際之
◦ 書家寫或，紙報
At rest in the trench

• 槍關機步動自為方下左，槍關機水為方上右中壕
◦ 砲子盒為者執手央中
Entrenched Chinese soldiers.



丘長謀參垣照翁長旅旅六五一師八十七
情軍揮指內壕戰在珍國
Brigadier Gen. Ong and General-staff Chiu
personally directing operations
in the trench.

壕兵散線前
Our well-built trenches.



形情彈子裝
Loading a gun.



Our Soldiers in the Bamboo Grove.

戰應着沉中林竹在軍我



械器裝所機敵閱檢軍我
Trophies of War from Japan



奸漢之後刑死行執
The body of a traitor after being executed



Our soldiers forcibly crossing the water in the vicinity of Chowkong

渡強之近附巷周在軍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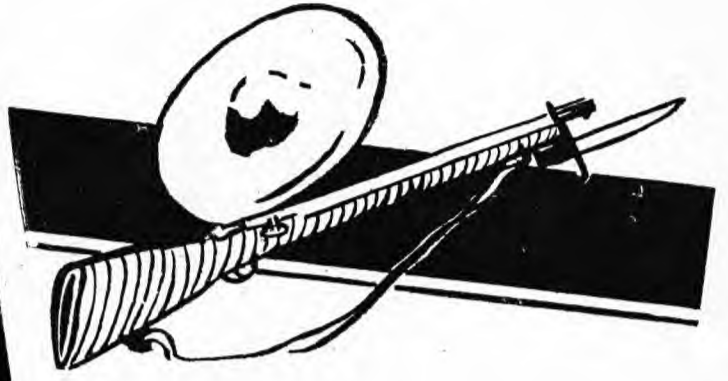


線前到界影電國美有時戰作軍我
片影聲有時當取攝
Foreign Film Co taking a Motion Picture of W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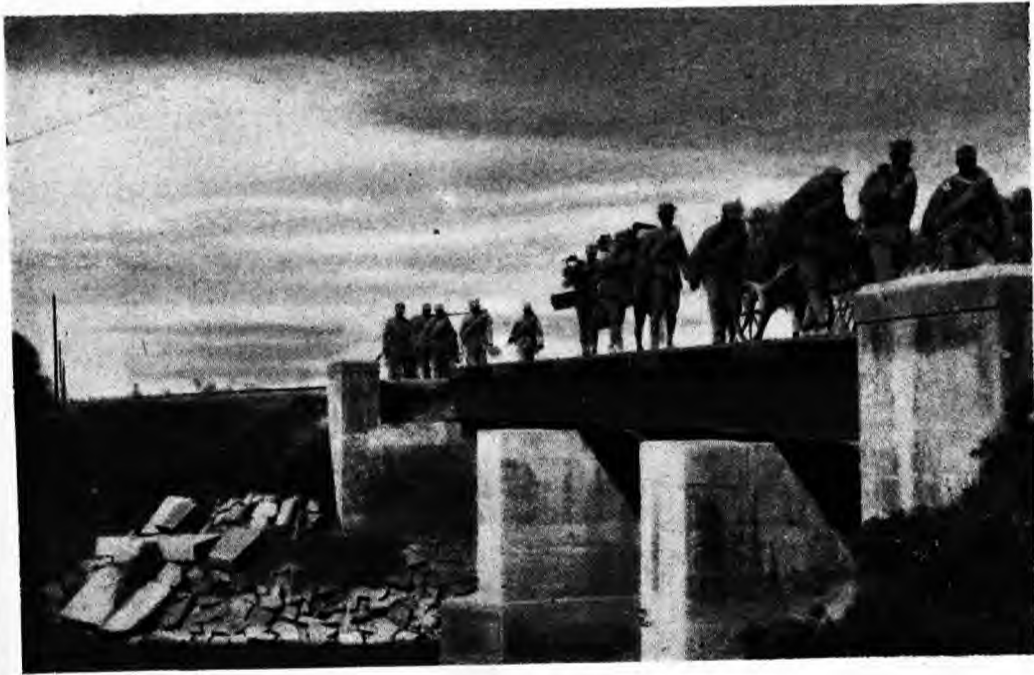




水雷爆發
The explosion of marine mine



八字橋戰役
Our soldiers on a bridge



↑ 開赴前線之迫擊砲隊
Our trench mortar company en-route to the front



→ 在車站集合之健兒
Meeting on the railway station



嗚呼！武力之迷
夢者。敵軍不能
耐勞在戰鬥中之
萎靡熟睡狀態

The enemy soldiers dropping asleep
in the trench

(圖三下及上)



軍日之中退敗
Defeated enemy troops making a retreat along
the Woosung railway.



駭途塞尸見軍敵早次至名餘百三斃殺軍我被時戰夜街東廣在軍敵
軍敵之前門院戲大安迪奧過經退敗在正為圖逸逃界租向紛紛極
Enemy troops making a way to rush back after being
repulsed by our 19th Route Army.



態狀狼狽之敗擊軍我被鎮灣江在軍敵
Defeated enemy soldiers in a dire confusion.



援增軍敵



犯要重之人殺使指
Criminals of giving orders to kill persons.



形情之浜華張渡偷軍敵
Attempting to cross the Changhwapang
Creek, near Kiangwan.



寇敵之近附浜華張
Enemy Troops near
Changhwapang.



浜橫路川四北在軍敵
抗抵強頑之口路
Enemy's Defense Lin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North
Szechuen Road and Huang
Pang Road.

之戰作園公口虹據
隊炮本日
Enemy Artillery in
Hongkew Park.



軍敵之由不而路正捨
Enemy troops en-route to the Front.



將大川白令司遣派個四第軍日
 岸登頭碼路鐵浜藻蘊在時滬到
 General Shirakawa, the 4th commander of the
 enemy's despatched troops in Shanghai, dis-
 embarked at the Wentsopang railway wharf.



陸登紛紛頭碼山匯在隊部援增軍日
 Enemy's army re-inforcement landed
 at Wayside wharf.



克坦形巨來運遂後敗挫受屢軍日
 具之侵進護掩爲以車
 The enemy's Tanks at Kiangwan-Chen.



之噴狂線陣軍我向
 砲重軍日
 Enemy artillery in action.

場馬跑灣江燒焚彈擲軍日
 線防我攻備準後
 Kiangwan race-course set on
 fire by the enemy.



第十九路軍司令蔡廷鍇啟

本職平和友好的手段ニヨリ任務ヲ遂セトスル切ナル希望ニ基キ茲ニ貴軍司令對左ノ件ヲ通告ス

一 貴軍之連戰兩行爲中止シ且千日午前十時迄現第一線撤退シ先丁三月二十日午後五時迄貴浦江西岸地區ニ於テ租界西北端曹家渡鎮周家橋鎮又蕩浜鎮ヲ連スレ線以北貴浦江東岸地區ニ於テ八壩泥渡又張家橋鎮ヲ連スレ線以北各租界ノ境限線ヲ各ニ基本地區(獅子林砲臺ヲ含ム)外ニ撤退シ先丁且右地區內ニ於テ砲臺其他ノ軍事施設ヲ撤去シ新ノ是ヲ設ケザル

二 日本軍ハ貴軍ノ撤退開始後射擊隊ヲ擊テ追擊動作ヲ行ハス但飛行機ニヨリ偵察ハ此限リニアラス又貴軍撤退後ニ於テ日本軍ハ虹口附近ニ於テ工部局道路路地城(虹口公園)周圍ヲ含ムヲ保持スルニ止ム

三 貴軍第一線撤退先了後日本軍ハ其實行ヲ確認スル爲護衛兵ヲ有スル調查員ヲ撤退地區ニ派遣ス

四 貴軍ハ右撤退地區以外上海附近ニ在ル

日本人ノ生命財產ヲ完全ニ保護スルノ右保護完全ヲラサルトキハ日本側ニ於テ適當ノ手段ヲ執ルヘシ又便衣隊ハ一切有効ニ是ヲ禁止スル

以上ノ諸項ニシテ實行セザレバ場合ニ依リ日本軍ハ貴軍ニ對シ自由行動ヲ執ルノ止ム得ルニ至ルヘシ其結果生スル一切ノ責任ハ貴軍ニ在リ

大日本帝國軍官植田謙吉

敵我蔡軍長之哀的美敦書

Full Text of the Ultimatum Delivered by the Enemy's Lieutenant-General Uyeda to General Tsai Ting-kai.

敵軍飛機散佈之下偽傳單
Forged circular in slander of the 19th Route
Army distributed by the enemy
from airplanes.



日軍佔領吳淞後將蘊藻浜橋修築易名爲白川橋並且舉
行儼然通橋禮

The bridge, across the Wan-tiao-pang Creek, which was destroyed during the fighting, replaced and named "Shitakbuski" was opened with due ceremony.

第十九路軍不奉黨國之命擅
擅向日軍開釁籍使良民痛苦
塗炭之苦實屬無理已極
本黨絕對反對與日軍開戰
打倒第十九路逆軍
國民黨中央黨部

開下作戰文件



九十路軍參謀長趙一肩親書各戰役



九十路軍總指揮蔣光鼐的諭令



二月十三日十九路軍總參謀處之作戰計畫文件



第五軍軍衛暴救國



『還生不誓・寇倭滅不』：日詞之師誓旅一六二
 。上其於名著均佐官各下以長旅自
 Officers and soldiers of the 261th brigade of the 5th route army signing the written oath.

禮典師誓之旅九五二
 The 259th Brigade of the 5th route army taking oath to resist Japan.



宣機授面部幹集召長軍前戰作發出軍五第
 Commander of the 5th route army giving instructions before setting forth to war.



略戰畫計處謀參
 The general staff in discussion of stratagems against the enemy.



援增發出隊彈榴手及隊砲之師八十八

Our artillery and grenade throwers en-route to the front.



重輜需軍之軍五第

方前赴運

Military supplies and am-
munitions being carried
to the front.



作工信通之軍五第

綫話電設架

Our telegram corps laying
wire along a country path.



命奉營兵砲之校學事軍央中
援增滬開

Our artillery men regiment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Academy, Nanking ordered to
Shanghai to re-enforce the 19th route
army.

長謀參及長軍中治張之部蔽掩部令司行劉在
戰作揮指話電以鐸張長處謀參周紹祝
General Chang Chi-chung and staff officers in a
shelter in his headquarters at Liuheng.



圖地究研在方彬鍾良元孫杲李部幹高最旅九五二之中野郊裏影陽斜
High officers of the 259th brigade making a study of the military map.

槍關機之地陣軍守防軍五第場大
Our defense near Tachang, machine gunners in a trench.



情敵告報部揮指向號軍用兵號信哨前
Our sentry giving report of the enemy's operations
by blowing the bugle.

軍五第之息憩內壕戰
Our soldiers taking a lull in the trench.

山之校軍央中
彈發密以連礮
擊轟陣敵向
Our mountain
battery pour-
ing fire upon
the enemy



我軍之通信隊



頂山墳在兵信通軍五第
情敵報通語旗用上

Our soldier communi-
cating information by
signal flags.

回用隊信通軍五第
信通燈光

Our soldiers communi-
cating with by means of
rays of reflecting light.



佈所地陣軍敵毀剪兵工
網絲鐵之

The enemy's wire en-
tanglement being cut of
by our engineering
corps.



蔽掩在隊信電之師八十八
作工急緊地

Our telegram corps busy at work at a
telephone switch.



▲ 始開之橋浮設架

Our soldiers bridging a creek.

軍敵抄包浜渡橋浮作筏竹以
Our troops crossing over a creek on bamboo rafts
to make an attack on the enemy from behind.



戰應水渡橋浮作船木以
Our troops crossing a creek against the challenge
of the enemy force.

勢地度在方隊電線無之營信通軍五第
台電置設

Going to choose a place for installation
of radio sets.



廟行戰役



▲ 指行廟在長師時濟俞
地陣置佈揮

General Yu Chi-shih personally
arranging the position for fight-
ing at Maohengchen.

▼ 况情爛燦之時戰慶宅家麥 ▼

A stubborn resistance against the enemy
at Ma-chia-chai where a bloody fight
was fought.





中地陣宅孫北行廟在呆李長旅副旅九五二
 (是者情敵指手)
 General Li Kao,
 Vice-commander of the 259th brigade
 (in the middle)



錄張長處謀參軍五第

General Chang To,
 Chief of general staff of the 5th route army.



一六二師七十八
 在濂希宋長旅旅
 影攝地戰

Brigadier General Soong
 Hsi-lien in the im-
 mediate front.

軍倭斃擊陣行廟在
 旅旅九五二之千數
 氏良元孫長

General Sun Yuan-liang,
 commanding the 259th
 brigade.

擊還砲大以近附行廟在
 形情

The operation of our
 artillery in the vicinity of
 Maohengc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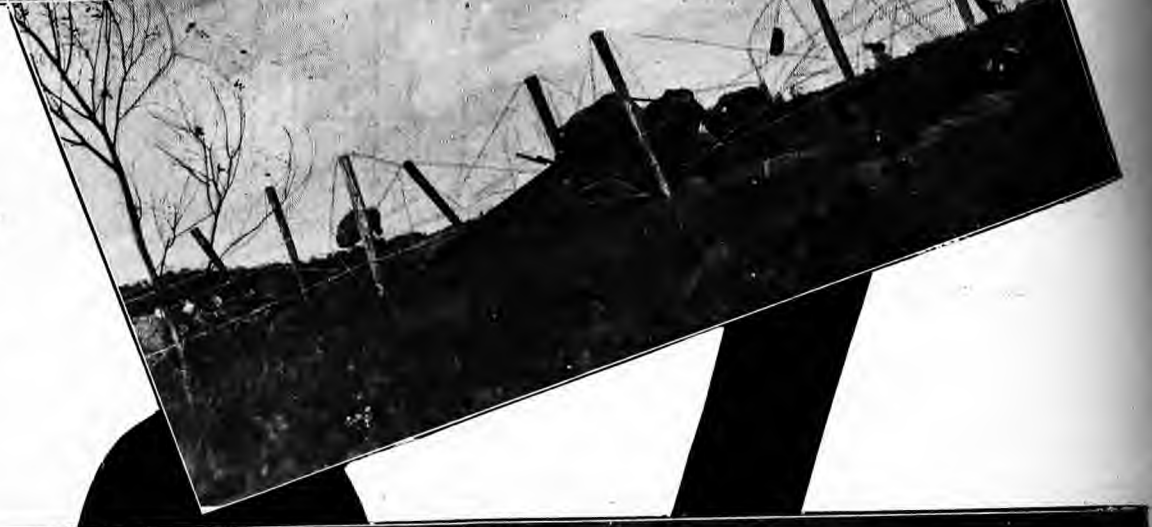
敵斃



軍敵之後雷地我中
Enemy soldiers killed by our
buried mines.

體屍軍敵之走退及不下網絲鐵後戰行廟
Corpses of enemy soldiers in the
wire entanglement.

網絲鐵佈所軍敵近逼敵追軍我
Our soldiers pressing upon the enemy line in
Maohengchen.
Their bravery shown in the picture.



廟行戰役 我軍之傷亡

廟行戰役八十八師傷亡之慘重
此為當時戰場情形

Aid to the wounded soldiers in the
field of Maohengchen.

在陣地救護軍醫之處



足脛中彈者為副旅長馮
聖法受傷後絕無痛楚之
色我軍之視死如歸精神
一致如此

廟行一役八十八師傷亡
極大二五九旅繼起犧牲
此為衛生救護之情形

Vice-brigadier general Fang Sleng-ching was
injured in the battle of Maohengchen.



軍九十防接師八十八



地陣軍路九十防接線前赴趨壕通交由師八十八
(浜藻蘊至北以灣江由)

The 88th division proceeding in a trench to the Kiangwan front to take over the duty of the 19th route army.



情敵望瞭上樹登攀

Our patrol climbing up a tree to reconnoiter the enemy's position.



作工前陣

Our engineering corps at work in the front.

運扛行潛身俯隊雷地
藏埋雷地

Our mine-laying corps.



竹園墩苦戰

在苦戰中

Our soldiers fighting hard for defence
of the country.



用觀鏡窺敵方情形

Reconnaissance by spyglass.



俞濟時師長（持電話聽）
簡者（指揮部作戰）

General Yu Chi-shih (seen holding
the telephone mouthpiece) direct-
ing the army activity.

向竹園墩反攻之時之十八
八師據河岸射擊

A counter-attack on the enemy
in Chu Yuen Ton. Picture shows
our gallant soldiers opening fire by
the side of a river.





▲ 敵襲河渡裝輕夜入機敵避以匿伏間日
Our troops passing over a temporary bridge for an assault in the night to avoid the enemy aeroplanes



▲ 襲偷陣敵向夜乘
Our soldiers making a surprise attack by night.

↔ 機敵避防於對部蔽掩種此部蔽掩築構兵工
要需為最彈炸
Shelter being erected by our engineering corps.



下火礮烈猛軍敵在中戰激宅穆金
戰應容從仍軍我

Despite rain of shots and shells from the enemy, our soldiers firmly holding the position.

略戰商會部幹高最之中陣戰行廟
In consultation of war measures.

內壕戰之河沿行廟在
Individual trenches along Maohengchen creek.



援增師七十八調請號信以師八十八時戰行廟
Calling for re-inforcement.

援增師八十八

旋週相互機飛敵與部蔽掩在鎗關機射高
Our machine gunners having intercourse with the enemy planes.



厲再接再厲



軍敵擊追河渡廟場小在師七十八
Our troops at Shaochangmao driving the invaders back.



攻進敵向壕戰出突師八十八
Our troops rushing out of the trenches.

構因地陣空防處此
毀轟機敵為善未築
者死後之兵士我後
敵應容從仍

In spite of the
threatening of en-
emy's aeroplanes
the bravery of our
defenders remain-
ing the same.



敵應渡泗營霖甘之旅九五二役之塘婁
(泳游善弟子中粵多兵士營是按)
Our soldiers swimming across a creek.



北之宅陸董在築趕之穴地空防旅九五二
Underground shelter being constructed for the defense against the air force.
去逐其將射仰兵士時防後師七十八襲來機敵
Enemy planes repulsed by our riflemen.

我軍在蕩
蕩之戰

長旅旅一六二之揮指地陣在
任主天漫劉部謀參旅該及濂希宋

Brigadier Gen. Soong Hsi-lien directing
the operations of his troops.



蕩之沃蕪蕪
軍敵與軍我
相地陣隊敵
燃軍敵時持
彈幕烟放

Enemy troops
operating under
cover of smoke
screen.

旅一六二之守防沃蕪蕪在

Our soldiers of the 261st, brigade
guarding Wantsaopang.





◀ 旅立獨軍五第
時浜藻蘊援增
戰作線前入加

The independent brigade
of the 5th route army
reinforced our lines at
Wantsaopang.

▼ 彈於旅一六二
蘊渡涉下之雨
陣敵逼襲浜藻
Our troops wading
across the Wantsao-
pang creek to make
a more violent at-
tack on the enemy
position.



楊林口殺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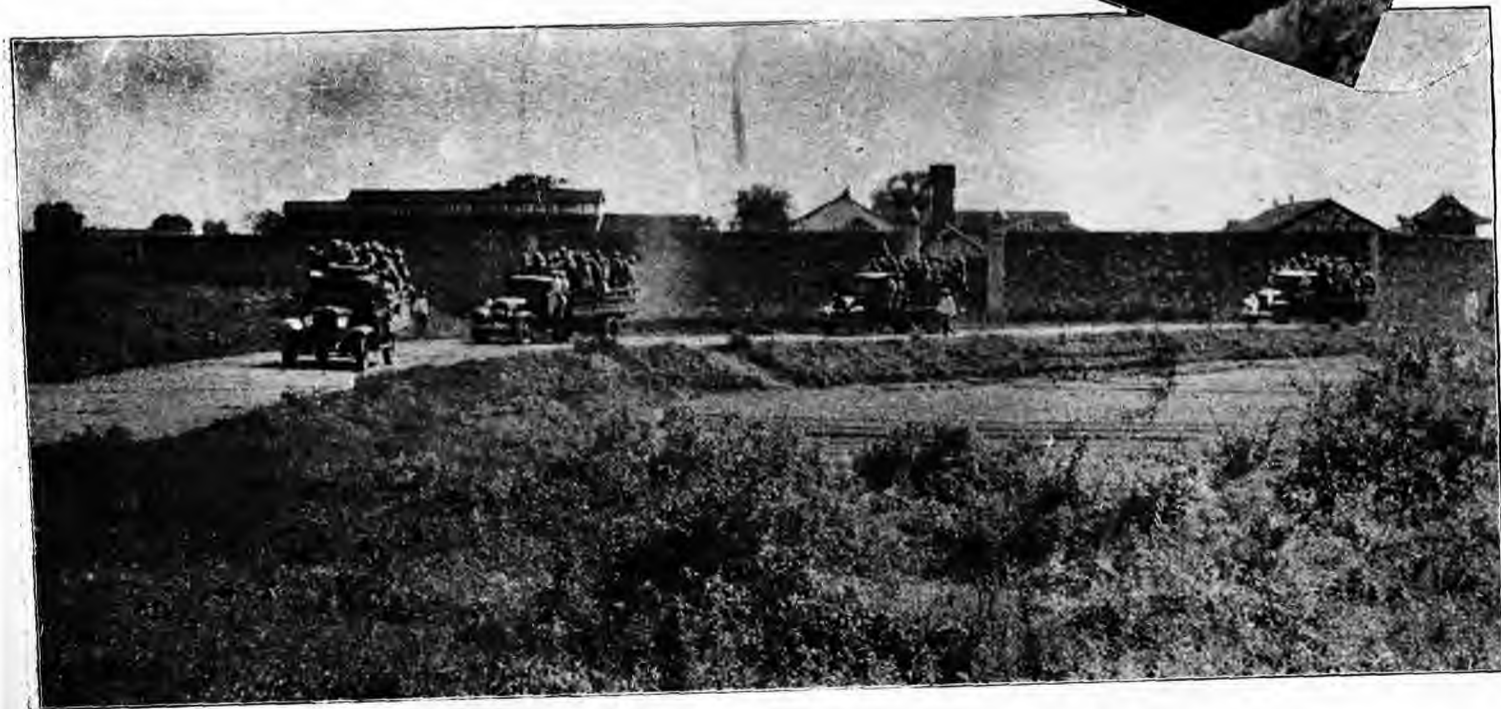
校軍之守防口林楊往開 ▶▶
隊總導教

Our soldiers on their way to
Yanglingkow to defend the
shore-line.



勇奮隊總導教陸登軍敵口林楊
日一月三在時抗抵

Our troops putting up a stubborn resistance
against the landing of the enemy's army
reinforcement at Yanglingkow.



九五二日一月三
援增河劉赴趕旅
輸運車卡之

Our army re-enforce-
ment hastening
to Liuho.





地陣槍關機師十六之近附橋字八
 Our machine gun position near the
 Eight-Character Bridge.

橋
 戰役



横縦體尸凌戰血橋字八
 狀慘之
 After the furious battle
 at the Eight-Character
 Bridge.

品利戰之得獲軍我後戰
 Our Trophies.





乘速急令奉帥十六晨九廿月一
發出車

Troops of the 60th Division Ordered
to the Front.

敵殺發出隊刀大師十六

Big Sword Company of the 60th
Division En-route to
the Front.



情形之線前灣江赴趕隊部加增之師十六

Troops of the 19th Route Army Hurrying to Reinforce
Kiang-wan-chien.



着沈之戰應隊部師十六
Gallant Warriors of the 60th
Division.





Our Soldiers in the Bamnboo Groves at Taichong.

形情之射跪軍我中林竹倉太在

空戰

領將軍空國我之戰助滬來京南由

Officers of our aviation force who were ordered to Shanghai from Nanking to meet the enemy planes.



滬來粵由隊中二第領率
氏徐紀丁之戰助

Col. Ting Chi-hsu, commander of the second squadron of the air force of Kwangtung, who led the squadron to Shanghai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fen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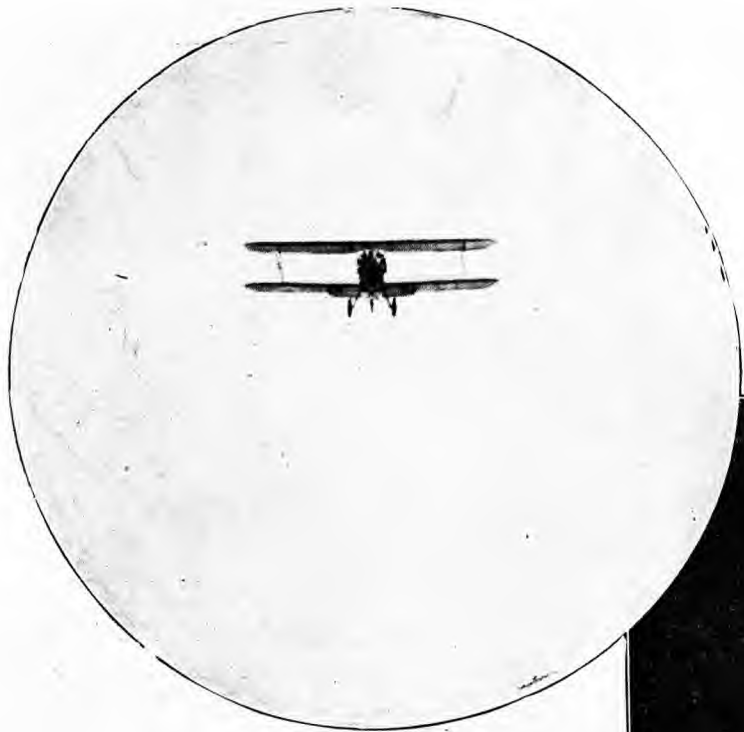
員隊體全及隊中二第軍空粵

Officers and aeroplanes of the second squadron of the air force of Kwangtung Provi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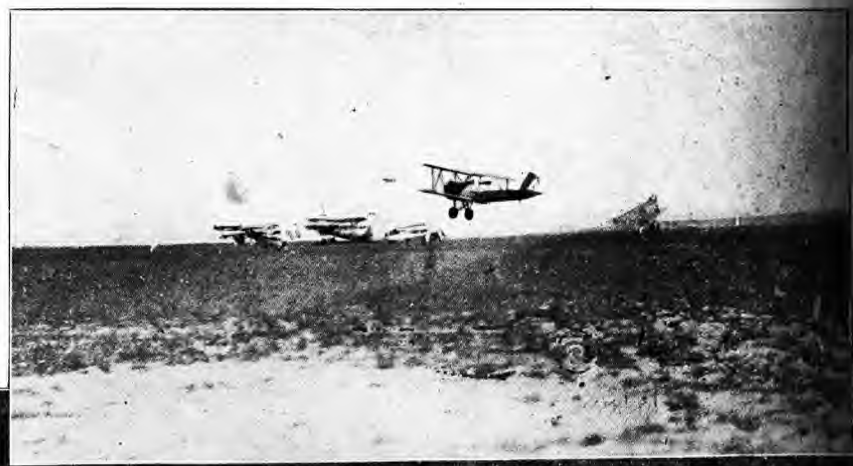
空戰

滬戰發後，廣東方面，由丁紀徐率領飛機第二中隊來滬助戰。我國空軍，尚在萌芽，質量均遜人甚遠，制勝殊艱，惟利用雲霧晦雨之掩蔽而施行突襲，始克有濟。滬役空戰數次，我方出戰，俱能利用天時，故能與敵相持。第一次空戰，藉雲影之掩蔽，擊下敵機二架。其餘諸役或藉霧或藉雨，然雙方無劇烈接觸。蘇州之役敵以飛機母艦潛泊下浦於晴天無雲之晨，以七隊來襲。我方缺乏防空設備，常發覺敵機時，敵機早已得佔優勢。我軍起機應戰，以無所掩蔽，機數及優秀盡暴敵前。且敵機接應極多，每廿分鐘即加派一隊。是役敵損機二，死飛行員四，我傷機一，傷飛行員二，其一因傷致命，被炸燬教練機六。以軍事價值論，我軍可謂戰敗，以精神勇敢言，則可言勝矣。我國空軍設備諸多未備。今後擴充空軍，倘專從防守方面着想，當以驅逐機為最重要。以目下情形而論，我至少須有驅逐機五百之數方能與敵空軍週旋空中也。



發出軍空日抗
Our aeroplanes taking off from
Nanking to Shanghai.

機鬥戰軍我間冥蒼於翔翱
One of our fighting planes above
in the air.



中空于戰大軍空
Aerial battle above Hungjao aerodrome.



機飛敵之得應有罪
落擊軍我為如真在

One of the enemy planes
shot down and burnt at
Chenju.





像遺之士義蕭

Mr. Short's Latest Likeness

英雄國異



憤州蘇在前，校上特蕭家空航美之牲犧而義正為，命殞幸不，行暴其阻，為勇義見，橫專之日暴華來，門德愛子次倍，召之府國應人夫太蕭前日夫太蕭圖上，滬抵日十二月四于，事喪子其理科，母蕭，安海唐表代府國左而右，形情時滬抵人廿月四乃圖各下以，鈞鴻俞表代府市，弟之德蕭况狀時葬安殯舉士義蕭為日五葬落(三) 靈移(二) 極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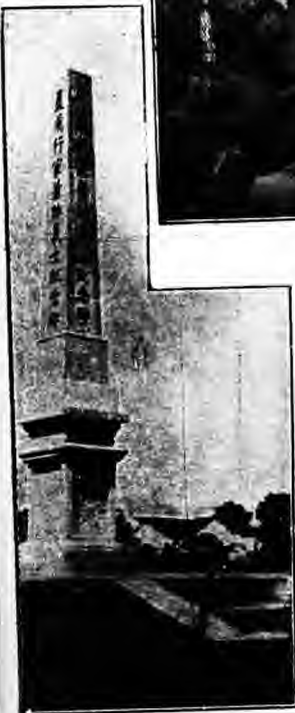


3

1. The Arrival in Shanghai of Mrs. Elizabeth Short, Mother and Mr. Edn. Short Brother of the Late Lieut Robert Short
2. The Basket Containing the Remains of Late Lieut Robert Short. Being Carried Out of the Moore Memorial Church.
3. The Interment at Hungjao Aerodrome.



2



士義特蕭家行飛美高之內境縣吳于羅殉特，士人方地，村墊立建園公中城在起發功其表以，碑念紀一。竣工部全已業，續景全之碑念紀為圖

The Memorial to the American Aviator.

歡與頭碼在時國回母之士義美蕭(2) 弟之特蕭(1) 影合者送海(4) 子公女之倫錦李(3) 母氏安海唐督監關

The Departure for America of Mrs. Elizabeth Short, Mother and Mr. Edn. Short, Brother of the Late Lieut. Robert Short.



3

4

戰地工作



掘近附場大在軍路九十
守防固以壕戰
Our soldiers digging trenches at Tachang

形情網絲鐵築茹真在軍我
Wire entanglement erected at Chenju by our engineering corps.



兵傷送運隊傷救
Our wounded soldiers carried by the salvage corps.



形情餐進及作工地戰軍勇義女庸馮
Girl volunteers at work in the front.





兵哨之地禦防
On guard.

彈炸之發爆未下投機日
歸捐後出傾藥火將兵士
念紀爲以存保

An unexploded Japanese bomb.



効國爲姓百老
械軍輸運勞
Country folks carrying ammunitions for the defending army.

作工壕掘
Digging trenches.



活生幕營

Lodging as in a tent.



話電用軍置配

Wire communication being constructed by our soldiers.





橋煥楊在示圖砲彈溜之師七十八
射猛敵向地陣

Firing at the enemy from our howitzer.



狀形後前之砲山過

Mountain G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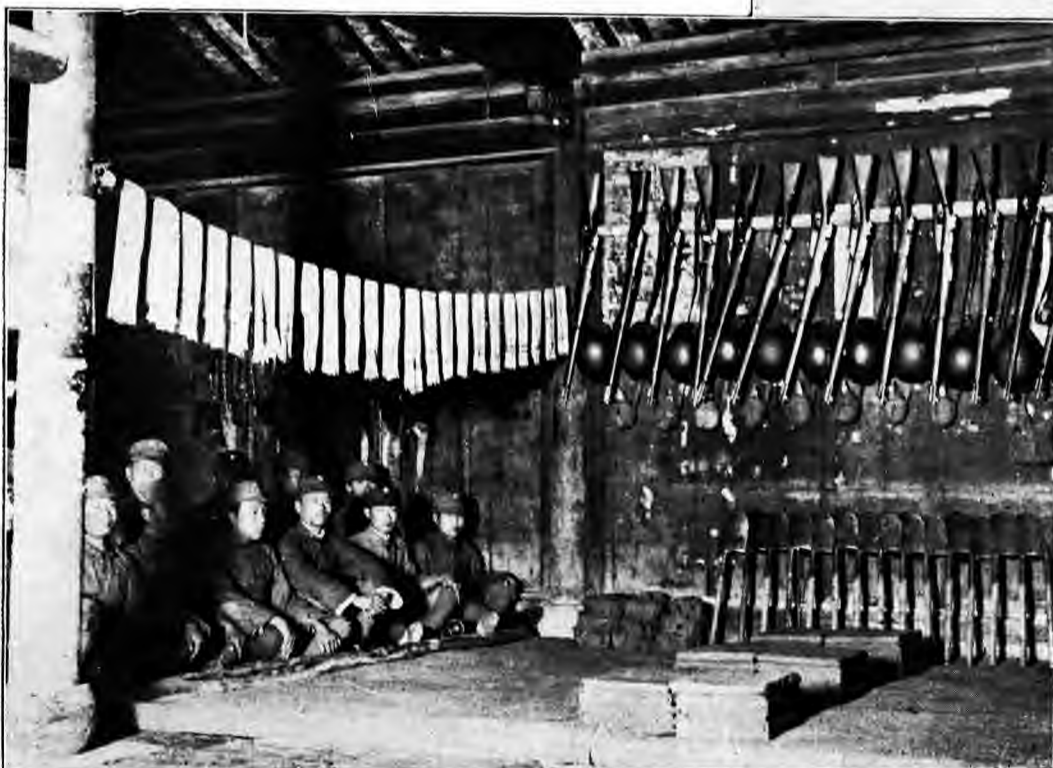
器利新之用所軍五第
槍步動自

Auto-rifles of the 5th route army.



部令司旅九五二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259th brigade.



我軍

我軍之高射機槍



Machine Gun



手榴彈之整理

Hand Grenades being made ready



The firing of a Trench Mortar

迫擊砲之轟噴

我軍迫擊砲裝彈待發

Our soldier ready to discharge a Trench Mortar



影留時線前赴將隊刀大之敵殺敢勇



Chinese Big Sword Company en-route to the front.

之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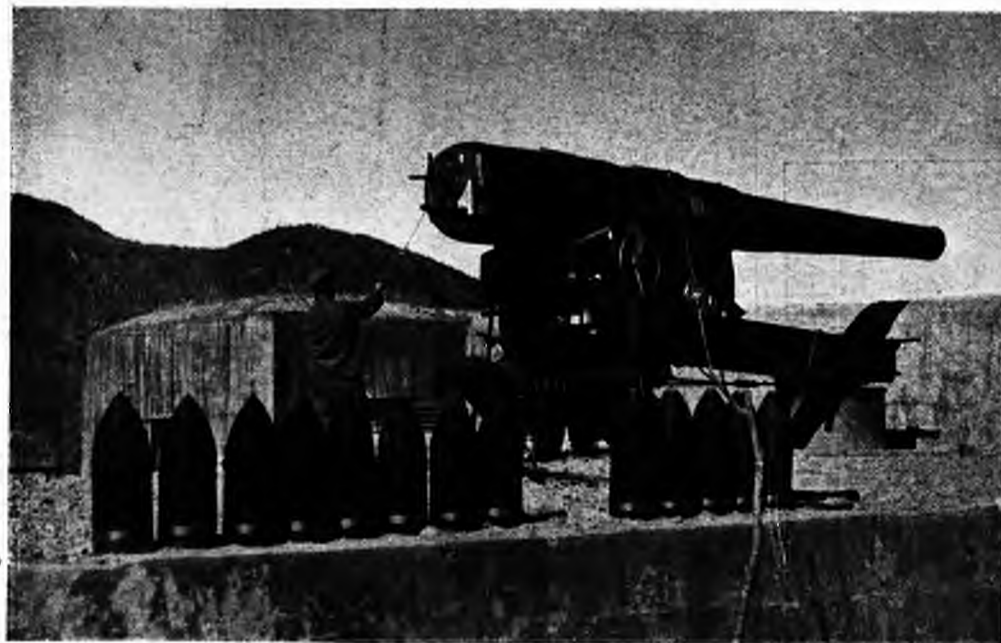
Automatic and light machine guns.

砲子盒和槍關機步動自之軍我



砲射高軍我忌最機敵 砲

Our Anti-aircraft Gun



砲重之軍我塞要淞吳

One of our cannons at Woosung fort



面正槍關機
Machine gun.



隊刀大
The big sword company.



雷地放旋地陣在隊雷地軍五第
Our soldiers ready to discharge a mine.



準瞄砲射高
Anti-aircraft gun.

部一之塞要淞吳
Our field pieces.



我軍之武器 (三)



星應溫長局安公時其地重方後軍我為市南區戰為北閩時戰滬
偉極功厥憂之顧後無士將敵前俾務防方後持維察警體全率督
長局星應溫為上獎嘉令傳後事於府政民國

General Wen Ying-sing, Commissioner of the Bureau of Public Safety of Greater Shanghai, whose skillful arrangement for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and order in the native city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hostilities was highly praised b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在隊槍關機提手隊大察警局安公
安治護保市南巡梭時戰滬
Policemen equipped with light machine gun
patroling the street in Nantao.



人行檢搜員查檢女同會士警市南
Search made by police-women in Nantao.

忽軍日時烈激戰滬
我擾期以市南襲倫
隊大察警時其方後
日之抗隊率明黃長
敵後去而逞得不軍
東織組奸漢動運自
為亦亂謀軍衛自南
獲破自親長隊大黃
明長隊大黃為圖上
影近

Col. Huang Ming, in
command of the police
force of greater
Shangh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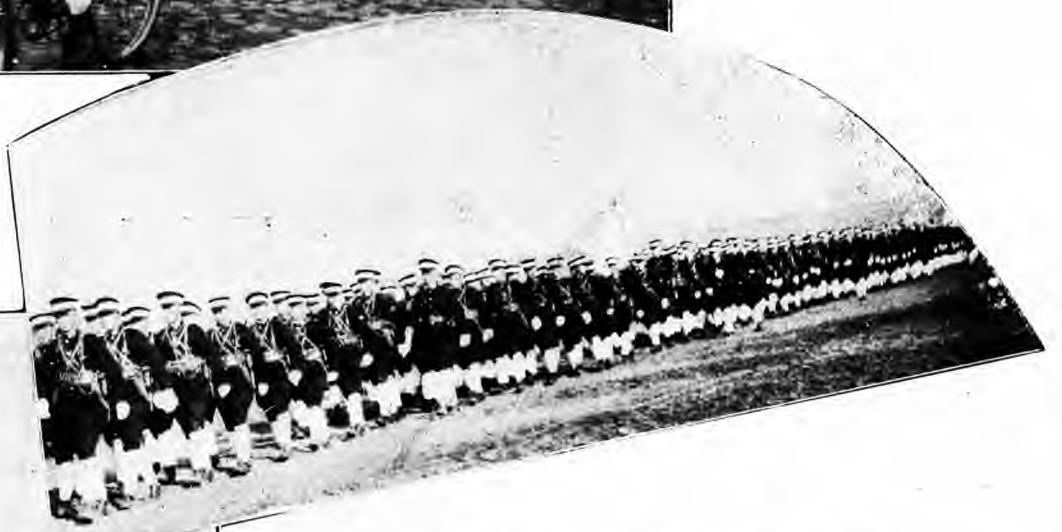
安 治 持 維 動 出 隊 大 察 警



隊 巡 車 之 局 安 公
The motorcycle squad



時 戰 瀝 於 察 警 局 安 公
安 治 持 維 路 道 查 巡
職 盡 常 異
The bicycle squ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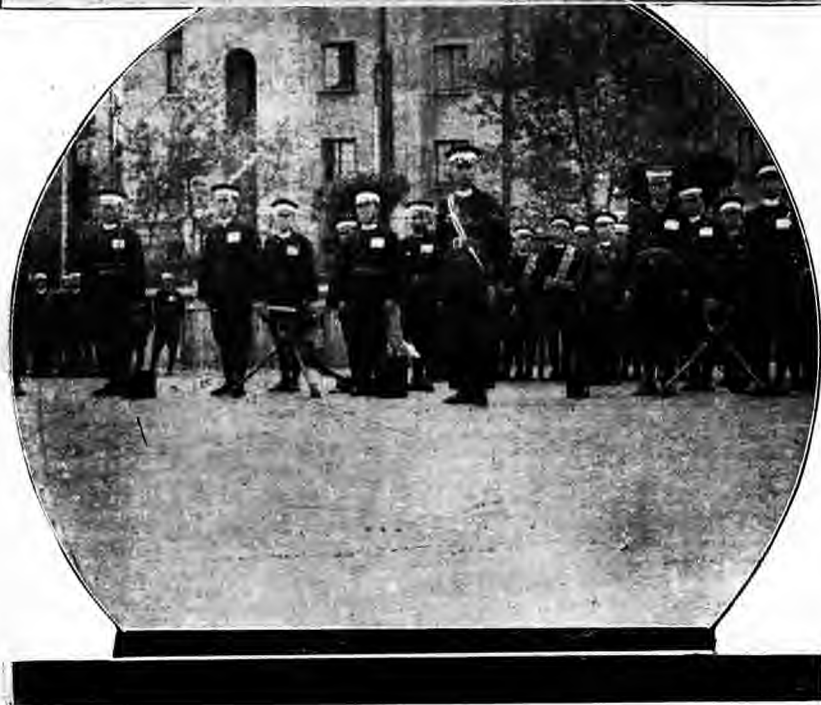
形 情 安 治 方 後 固 鞏 動 出 體 全 察 警
The whole constabulary for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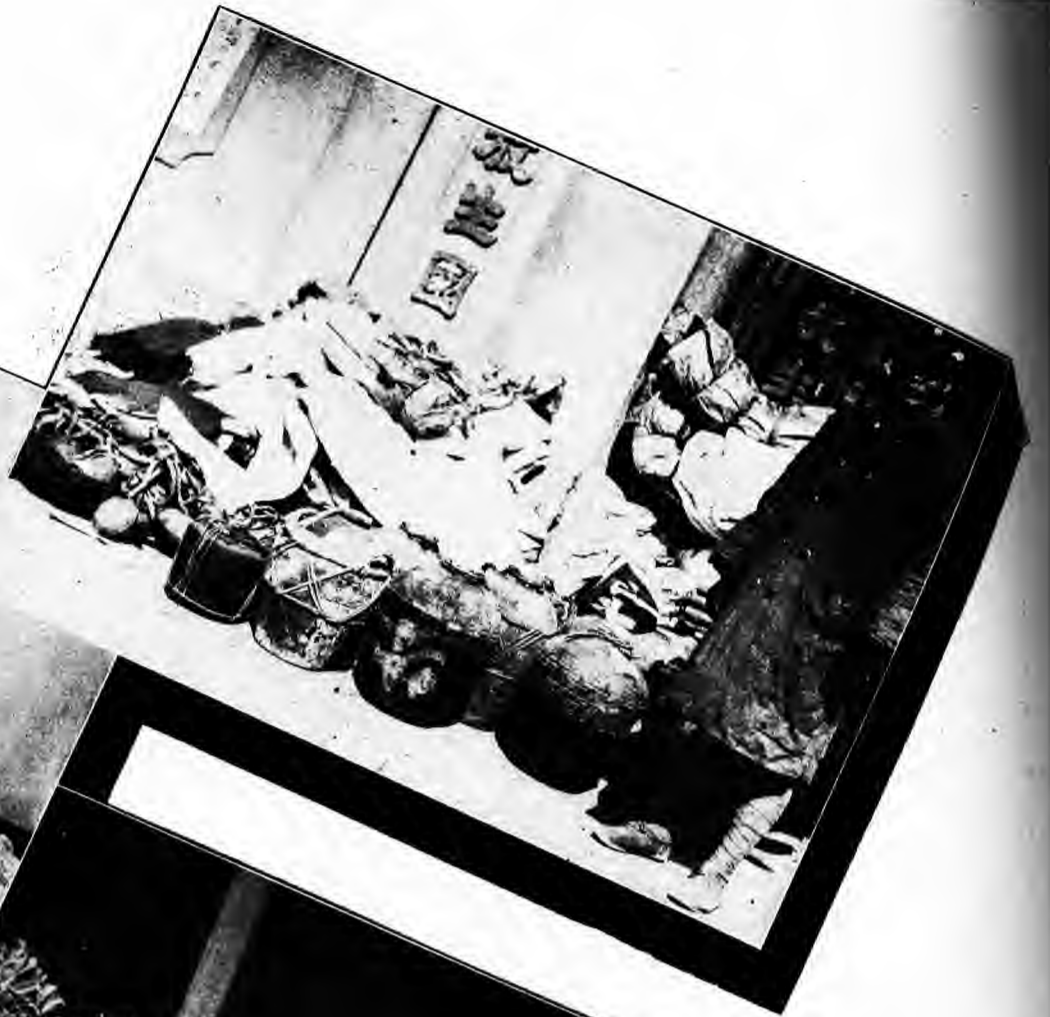
練 訓 之 察 警 局 安 公 滬
Military training



話 訓 察 警 對 長 隊 大 察 警
Admonishing speech given by Col. Huang Ming



隊 槍 關 機 隊 大 察 警
The machine gunner company



民衆
後援

慰勞品

。具臥。酒紹，鞋跑，衣寒
 暖而輕，心背棉絲，壺水熱
 。用軍於宜最

Gifts to the soldiers from the
 whole nation sent every day
 to the front.



救護工作

軍子童之務服地戰在
Boy Scouts who are serving in
the front.



生學義肇廣之作工護救加參



點地全安入民難護救區戰由車護救之會生濟興中
Refugees saved out of the war zone by the Chi Sheng Charitable
Association on a rescue van passing over the bridge to a safty place.

男計隊傷救之來港香由
華東係人餘十六有護看女
為者○有來派院醫等華廣
港應莫人幹主為×長隊關
Officials of the resuing
party from Hongkong.



軍童女位幾之作工護救任担地戰在
Girl guides who are in the service of rescuing
the wounded in the front.



兵傷查調滬來士博浪博長書祕派特會紅國萬
事會紅我擊炸軍日及

The arrival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Intern: tional Red Cross Association.



看女的心熱
聲留動開護
方後娛以機
兵傷之

Amusement of
our wounded
soldiers.





線前(上)形情務服地戰在團軍子童會商市海上為圖各頁此
治國徐長團副團該為者×有·影留前發出體全隊架担

Above: Picture taken of boy scouts of the Shanghai district chamber of commerce troop before setting forth for the front to render their aid to the injured and wounded.

前為右及上
護救線隊
Above and right:
Rendering first aid
to the wound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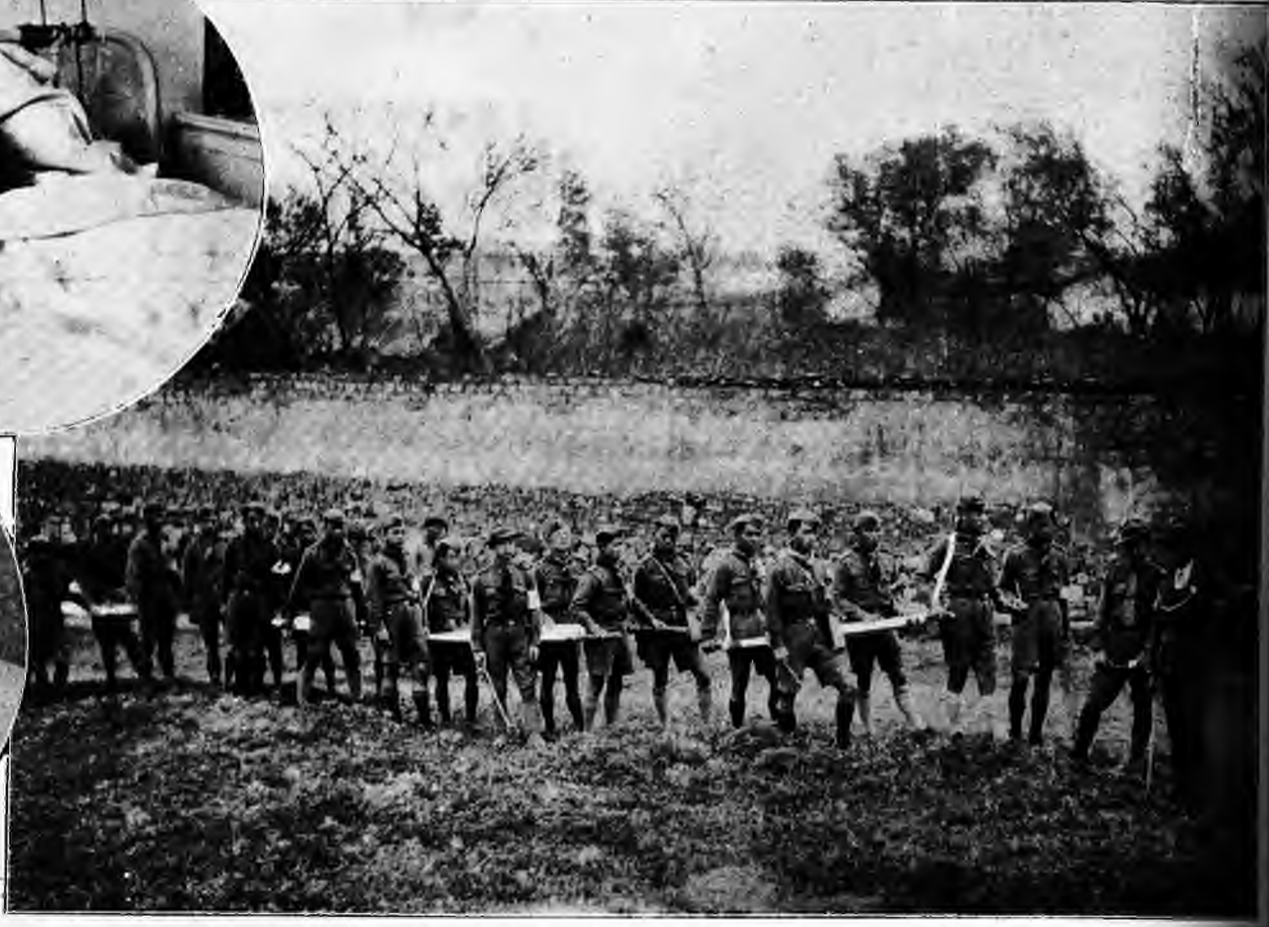


隊架担線前下及上

Above: Helping with the removal of wounded soldiers
Below: The stretcher carrying squad.

※ ※ ※

十紅路格海在(右)
童之上榻病曾字
主通交隊架担軍
(下)君初性楊任,
且鑽周軍童傷受!
[Boyscouts]wound ed
while carrying out
their duties.



童軍殉難 之四烈士



◁ 羅雲祥烈士 ▷

烈士羅雲祥

羅烈士八歲初入且華小學二年級。與他的兄長同校，十二歲，改入中法義學，現在的金榮公學。在那裏，他便加入了童子軍。在這幼童軍團內，他被推為小隊長。因為性喜野外生活，所以常常率隊到郊外去活動。十三歲在中法學堂攻過半年法文。可是經濟的壓迫，又輟學。因遷居外祖母家中，便鄰近了青年會的惠寒義學。每天去上二小時的補習課。不久便由他的父親送入書錦里一家絲線店做學徒。在學徒生活開始以前，他生命中的第一幕戀愛劇，會如曇花一現即滅。十四歲的秋天，他已在書錦里吳成昌絲線號內開始學徒生活。這時期內他由清晨起身後，至晚間收市止，一刻也沒有空閒的時間。他祇能利用業餘的時候，讀讀小報。有時高興的時候，作些小品文字投去，刊載出來，便快樂非常。

這樣的生活過了二年半，他這時覺得勞工是神聖的職業，比較他暗無天日的學徒生活，光明得多。適有他的父親管峻先生和趙邦鏗先生創辦大同書局，於是便述明了志趣，願做一個排字工人。學習了一年之後，不幸書局停辦。為了是一個有志的青年，他得了趙邦鏗先生不少的青睞。於是把他介紹進上海童子軍協會做一個事務員。

協會不久停辦，趙邦鏗和管峻二位先生，始終維護着這朵風雨飄零的弱花，把他介紹進了昇發印刷所，使他得繼續他的神聖勞工的希望。

那年冬季，趙邦鏗先生加入了上海印書館，又把他帶過來，便可多加照顧。可是他命運多舛，上海印書館和他的緣分僅僅有半年工夫。在十八年的七月，因上海印書館的停業而進了東方印書館。

多方的飄流，未能消磨他的豪氣。反在技能上增了不少經驗。此後他的團體生活便開始了。工會中他也是一個主要份子。為了同人的利益，他曾幾次用犧牲的精神來奮鬥。因此而被拘於公安局。這也是他小史中應大書而特書的一頁。這時的末期，他是中國童子軍五十團的團員，他在去年的秋季，由父親介紹給良辰好友社做排字部主任。值一二八暴日驟攻開北，他協同中國紅十字會擔任戰地救護工作，為第七組長，一月三十一日應難民家屬請求，赴北四川路底救護難民遇難，悲夫痛哉！



◁ 鄭正武烈士 ▷

烈士鄭正武

烈士浙之鄞縣人，年十八歲。幼好弄跳戲博擊，終日不倦。稍長漸習靜，喜聆人談愛國俠義事。年十四，入中華高小學校，一變向時好動之性，沈默寡言笑，得暇則誦讀不輟。有志以全力赴之，即師述會文正公作日記事即學作，寒暑不間，雖忙甚必勉為之，數年如一



◁ 毛徵祥烈士 ▷

烈士毛徵祥

烈士他是江蘇上海人，現在纔十九歲。他自幼就表現他幽默寡言堅毅勇敢的天性，尤酷嗜運動。七歲時肄業學生聯合會附屬小學，曾加入該校的幼童軍。這是很合他的性情的，所以對於幼童軍的一切活動終很興奮地去參加。對於幼童軍的誓詞規律，更是恪守。所以該校的教師和同學，都很敬愛他。民國十四年他是較學了。但他仍努力的求進他的學術。他除幫助他的長兄志祥先生學習牙科外，並於晚間到南京路商界聯合會補習英文國文，成績奇佳，對於牙科造詣尤深。去年九一八東北失陷後，刺激更深。每日輒對報嗚呼。嘗憤然欲加入義勇軍，礙於環境，致不克如願。後見市商會童子軍團部召集第三屆團員廣告，始毅然加入。

他在三個月初級訓練的時候，每日準時到團，從未間斷。成績亦佳。他初級畢業，未及

日，至今日記益廣。年十六高小卒業。是時其父病不能起床者二年矣，無以升學，因入泰康洋行學習圖樣，非所願也。然欲奮其一己之志力與環境鬥，以求所以自處之意，未嘗稍懈。攻讀益苦。午夜室中燈光，猶依然可見。旋辭泰康洋行去，執於許嘯天先生之門。去年夏上海市商會附設營業稅徵收處，乃入該處為文書股員，值市商會童子軍團部徵求第三屆團員，應考錄取，旋被選為第三小隊長。未幾一二八日軍驟攻開北，滬變猝發。經於三十日由紅十字會派赴戰區，奮身救護被難同胞，卒以殉，未克伸其志願於萬一，棄老母幼弟而長逝，痛哉。雖然為國而死，以視夢夢而生者何如乎，其果死也耶，其果不死也耶。



◁ 文應士烈士 ▷

烈士文應士

應烈士幼年肄業於市立和安小學校。他在十四歲的時候，高等小學畢業，成績的確是一班中的翹楚。他想再求上進，環境不許。於是不得不改就職業於亞細亞火油公司。但是他仍然想利用執業的餘閒求學，聽說景林中學，雖是夜館而具有日校的規模，就報名入了學。在十八歲的時候，他就畢業了。那時他用他的所學，在他的職業上，總算有餘。但他依舊在念着「學無止境，此後量自己進益，除奉老父甘旨外，有餘剩的仍當繼續求學」。

市商會童子軍團在廿年十月招募第三屆團員，他就加入。於是文達就開始他的童子軍生活了。

一二八的下午七時團部緊急召集全體團員，討論到戰地的工作。會議場在本商會大禮堂。由化裝室北面的窗孔望出去，北站的火勢正燒紅了半邊天。不斷的鎗砲聲，很尖銳的鑽進了我們耳鼓。團長就指着這實地的佈景，激昂地演講着日本帝國主義的兇暴。並徵求同志們簽名加入戰地去做救護工作，實踐我們服務的宗旨。那時到會的個個都怒髮沖冠，摩拳擦掌的想去盡國民的一份天責。沒一個現着畏怯瑟縮狀態。所以宣誓簽名者，一霎時就簽滿了一大張。文達自然也是熱烈的一個。在卅一號天曉，文達和三同志被派往虹口救護難民和傷兵。唉！怎曉得他這一去就永不回來了。

一週，正遇一二八混戰發生。本團為貫徹得衛民族之宗旨計，決協同中國紅十字會擔任戰地救護工作。他便毅然加入，誰知於第二日（一月三十一日）服務即遭死難，實非始料所及。



粉炒以君洪周人主攤粉炒
餉助入收之

The owner of the food stall who subscribed the incomes of three days' sale.



款助助自嫗老的糕頭芋賣
餉助

The taro cake peddler voluntarily contributed to the army.



形情款助助自君標吳者粉腸豬賣

A sum contributed by the noodle seller.



各講演君東文簡
天四息消事戰報
餉助數盡入收將

Taking up a collection by speaking of the news of the Sino-Japanese hostilities.



餉助心熱之體團女婦
左章襟鏢廷蔡賣為上
花賣為

Soliciting fund by selling badges of Gen. Tsai's likeness and poppies.



形情餉助餅買生學份部一僑華館書七第皇英

Chinese Students of the King Edward 7th School, palak, soliciting fund in aid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army.

海外同胞的愛心

南洋霹靂太平地方我僑胞發起救濟祖國傷兵
(各圖為募捐之情形)



說聽人夫樞銘陳的工作慰做方後在
常異喜歡時勝軍路九十
Mrs. Chen Ming-chu,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relief work.



國祖賑籌司公記旺商僑國我坡隆吉

影攝體全員募籌為圖民難兵傷

Photo take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uala Lumpur who raised fund
by selling tea and cakes in aid of war refugees for the country.

後方 努力



影攝人同團劇女男軍路九十日抗勞慰款籌國救市口海州琼
Amateur players of Haikow who participated in a theatrical performance
for the purpose of raising fund in aid of the 19th route army.



敵獲拾捧手士女齡慶宋人夫孫
影留下壁牆之毀殘在彈炮之軍
Madame Sun Yet-sen before
a destroyed wall is seen hold-
ing a Japanese shell picked
up by her.



是這，奮興踴躍為極民難戰回這濟救於對土人東廣
及以，肆酒樓茶的市州廣凡，桶捐募的出發院醫便方
也人的輸捐，個一麼這有都道要出進，所場樂娛種各
「仙一」『醫院醫便方。民難海上濟救，仙一助捐位每
。元銅個一止不往往的助捐上際實，元銀個一就

One of the many contribution
receivers in Kwantung.



名四倍(中)英滋張人夫仁友陳
士將勞慰方前到親媛

Mrs. Eugene Chen with four
of her friends consoling the
Chinese defending officials and
soldiers in the front.

租界之警備



備警之底路江浙北

International guards holding the sector of North Chekiang Road.

戰窺地默靜兵美之底路南河北

The terminating point of North Honan Road firmly held by American soldiers.



禦防之口路海能克路甯海

Shanghai volunteers on duty at the intersection of Haining and Cunningham Road.



務防任担滬來紛紛軍英

情形時滬到軍英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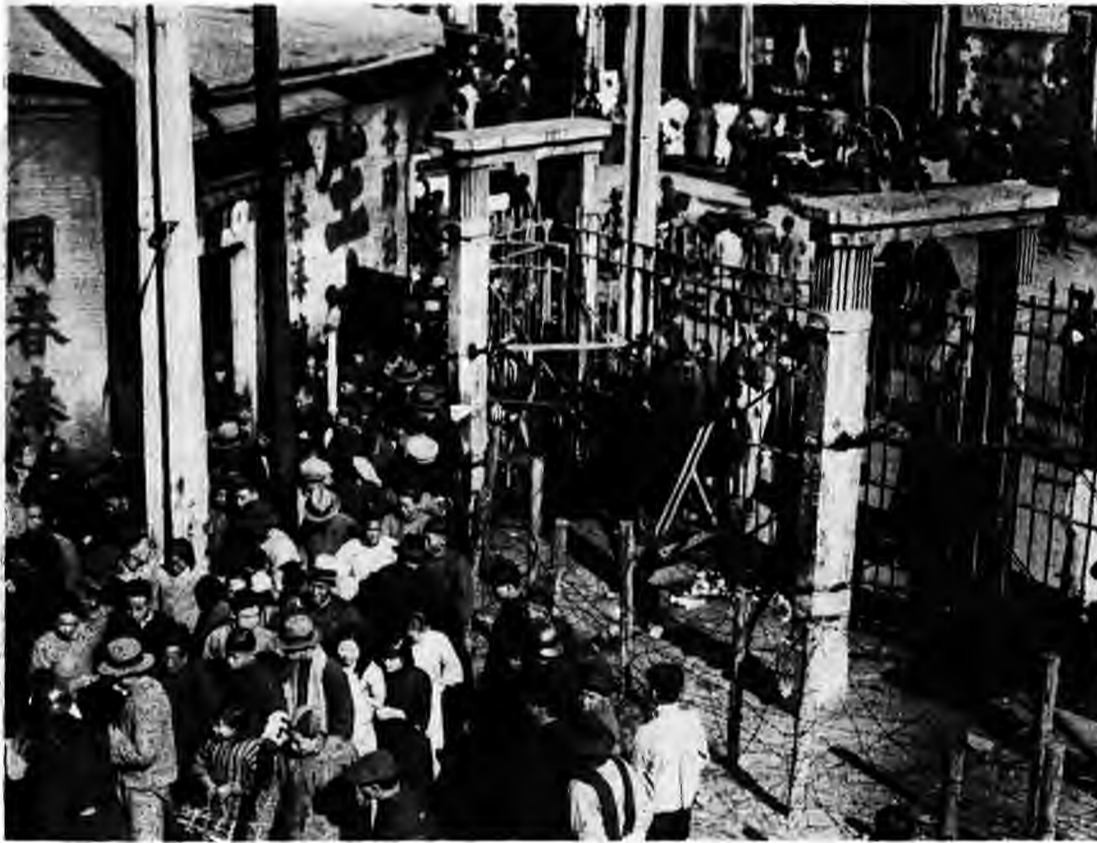
The arrival in Shanghai, of the British soldiers.



話電用軍裝地禦防界租共公在軍英

息消面方〇〇接兵英為圖

Receiving report through telephone.



備警之口路培爾亞近附台電線無界租法
Sandbag barricade being elected in the vicinity
of the French Radio Station.

禦防之隊軍國外西滬
British soldiers preparing defence work in
Western district.

閉緊門鐵嚴甚備戒處界交在局當界租法
行示圖入出入容門邊留僅網絲鐵以加並
形情擠擁人
The iron gate along the boundary road
between the native city and French
concession.



之因處一河開新路國民僅者入出輛車供處界交法華
人行查嚴並衛守裝武察警隊大有派局安公常異擠擁
Only one of the boundary roads between the native city and
French concession was kept open to traffic.



程工禦防作處界交法華在兵南安
Barbed wire entanglement used in certain sec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territory and French
concession.

和平之聲

調查團蒞滬

形情時迎歡頭碼關海在界各為圖滬抵日四十月三于團查調聯國
 Welcomers with banner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awaiting league
 commission at the Custom Jetty, Shanghai.



團查調聯國請宴祺泰郭表代國我
 形情之杯舉員委五
 Members of the league commission
 drinking a toast at the reception
 given by Mr. Quo Tai-chi.



士爵頓李席主
 Lord Lytton,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ssion.



海上為○影合團查調與表代國我
 鈞維顧×城鐵吳長市



行同亦媛名四與夫鈞維顧京南往團查調
 Madame Koo and four of her friends going to the
 Capital along with the Commission.

廿月三于團該
 京晉道分日六
 維顧表代國我
 在員團意與鈞
 影留輪和德



The departure for the
 capital of the Italian repre-
 sentative and Dr. Will-
 ington Koo on board the
 Tuckwo.

語標之團查調聯國迎歡
 Posters welcoming the
 league of nations com-
 mission of inquiry.

日六廿月三于團查調聯國
 法德為圖覽遊處各赴道分
 南滬在州杭往員團國三美
 形情時站車

Just before the com-
 missioners' leaving for
 Hangchow.



京南到國查調

牌彩之團查調迎歡

The decorated arch of welcoming the league commission.



衆民國我之團查調迎歡門江挹在
Nanking citizens gathered at I-Kiang-Men extending cordial welcome to the arrival of the league commission of inquiry.



頭碼關下京南到團查調聯國
The arrival in Nanking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commission of inquiry.



(形情堂禮出示圖) 森林席主府國見謁
Members of the enquiry commission coming out of the reception hall after an official call on Mr. Lin Sen,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後長員委蔣見謁團查調
After an official call on General Chiang Kai-shek, Chairman of the Military Council





門出後長外訪拜部交外赴
After a call on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陵山中謁團查調
After paying their respects to the late Dr. Sun Yet-sen, founder of Kuomintang.



社志勵出員團
Commissioners coming out of the Officers' Moral Endeavour Society,
Nanking.



後宴公園陵在員委央中
The commissioners coming down after a tiffin at
the Mausoleum Park.



影攝體全後宴長院汪
Inquiry commission after being feted by Mr. Wang Ching-wai, President
of the Executive Yuen.



車登員團送誼民褚長書祕
Dr. Chu Min-yi,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bidding farewell to the
commissioners.



軍將德勞克員團德之時寺隱靈遊
Photo of French delegate of the League commission taken at the Ling Yin Temple in Hangchow.



車在界各州杭抵團查調
况盛之迎歡站

Welcomers waiting at the city railway station of Hangchow for the arrival of the inquiry commissioners who were going to pay a sight-seeing visit around West Lake.



寺泉玉遊團查調
In the Yu Chun Temple, Hangchow.

調查團 遊杭州 之情形

志趙長市州杭時寺隱靈遊士博尼希代表德
度熊之蹟古示指旁在游

Mayor Chao Chi-yu of Hangchow standing by the side of the German delegate to give explanations of the history of ruins during their visit to the Ling Yin Temple.



德勞克員團國德右至左由影留莊劉遊後杭抵團查調
希員團法士女韓之言語國數能待招莊劉在
影台詢學劉主莊與益考麥員團美尼

Photo taken of inquiry commissioners when visiting Liu's Villa, Hangchow.



後會茶莊汪在

After being entertained at tea at the Wang's suburban residence, Hangchow.



圖查調待接格資之長部交外國僞以然居石介謝人灣台

An interview between the league commission and Hsieh Kai-sheh who, the so-called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is a native of Formosa.

國英與北東在氏鈞維顧之穴虎入深
情形之晤會軍將德勒克

General Claudel, member of league commission, and Dr. Willington Koo in Mukden.



情形之氏儀溥首元備魄晤訪內府政執僞陽潘在後關出團查調聯國
Members of league commission have an interview with "Pu Yi" the so-called chief executive of the puppet Manchukuo.



晤會繁莊本皇上太之國僞與團查調
Commissioners' call on Gen. Honjo, the grand supreme ruler of the puppet Manchukuo.

山嶗遊爲圖島青抵車專濟膠乘晚日九月六于團查調
員團意者坐中鈞維顧●烈鴻沈長市島青爲×影留後
軍將迪柯馬

League commission at Tsingtao.



調查團在東北





停戰協定

「員委門專行舉館事領英在議會戰停
點地兵駐定指並察視區戰往表代會
強黃(者立中)」

The experts committee of the Sino-Japanese peace parley in Shanghai inspecting the front to determine the points of withdrawal of Japanese troops.

在界影電前會開未于表代各
影電聲有製攝場會

Members of the Sino-Japanese peace consultation being taken into a talk before they sat for discussion.

祺泰郭左至右議會戰停爲下
日人一隔耕汝般人一隔載戴
隊艦島長長師田植記書林方
使公光重謀參

The peace conference holding its session at the British Consulate-General.





處事辦滬駐交外爲人二第左排前形情議會組小定協戰停
 氏強黃爲人二第華德郭爲人一第右排後旭似張書祕
 Peace negotiation held at the British consulate-general
 and attended by both the Chinese & Japanese
 delegates.

問質圍包者記聞新受後議會戰停席出載戴
 General Tai Chi surrounded and questioned
 by a number of press representatives after
 he had attended the last session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者顧右首回套手白執中圖畢議會
 武森溥藍使英爲者高最立載載爲
 強黃爲者立側劍佩裝

The conclusion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定協戰停簽日五月五于內院醫在後傷受田植方日
 Gen. Uyeda, the Japanese commander, signing the
 peace agreement in his sick bed.



區戰收接痛忍



耕汝般員委任主 (○) 員委之會員委管接域區兵撤海上
員委華德郭 (2) 百錫朱 (1) 星應溫長局安公爲 (X)

Officials of the committee for the re-establishment
of control over evacuated areas.



北開出退在正軍日之上車卡
A portion of Chapei being evacuated by
Japanese troops.



前之北開出退軍日
合集館會徽安在
Japanese soldiers fallen in at
the Anhui guild before
withdrawal from
Chapei.

表代方我
明黃長隊大察警局安公市海上
(書交接即) 書繼引簽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re-
sentatives signing the
rendition pack.



書繼引簽表代方日



北 開 駐 進 察 警 平 北

Special constabulary force of picked men from Peiping taking over a portion of Chapei.

學 大 南 暨 茹 眞 據 盤
出 退 兵 日 之

Japanese troops leaving
Chenju.



高

簽 方 雙 時 一 十 午 上 日 七 十 月 七 于 區 D 收 接
南 富 紹 大 方 日 (○) 鳴 以 何 國 我 爲 (×) 字

Our representative signing the
rendition pack to take over the Darea.

影 合 會 員 委 同 共 贊 參 國 各 與 後 替 交 行

Military members of the joint
committee.



第一筆賬



東京傷兵醫院之一隅
A corner of the enemy hospital for wounded soldiers in Tokyo.



死日兵絕不運回這一排陣亡屍體
約數百具于九月三日運抵本形
One of the many lots of killed soldiers conveyed back to Japan.



植田部下大聯隊之長死
The body of D Hayashi a commanding officer of the enemy infantry regiment.



日軍傷亡之行列
Enemy's killed soldiers being carried from the front.



日軍傷兵醫院內
Enemy's wounded under medical treatment.



虹口公園轟炸一聲

在入軍本日的海上天這節長天本日為日九十二月四吉奉尹士義韓而，禮典兵閱及會祝慶行舉園公口虹爆然轟，頃之話訓人耍事軍本日個幾那在就彈炸的勢傷端河與川白，免幸個一無人耍本日的上台，發目一了失村野，腿一了去葵光重。死是果結，重極聞，捕被時即吉奉尹，傷輕井村，足一了失田植，。者性權的下律法為已

式兵閱的節長天園公口虹

The review of Japanese troops on the occasion of birthday of the Japanese emperor.



← 韓于立日三前事出于吉奉尹為此向有前胸其，影攝時誓宣下旗國我」書上，文誓宣之國國愛國韓員一之國國愛人韓以，誠亦以誓大，由自立獨之國祖我復恢圖，誓宣日六十二月四年四十國民韓字等「吉奉尹文

Yun Fung-chi, the Korean who threw the bomb on the platform where the leading Japanese diplomatic officials and military and naval officers were standing.

川白令司總軍日

General Shirakawa, commander of the Japanese for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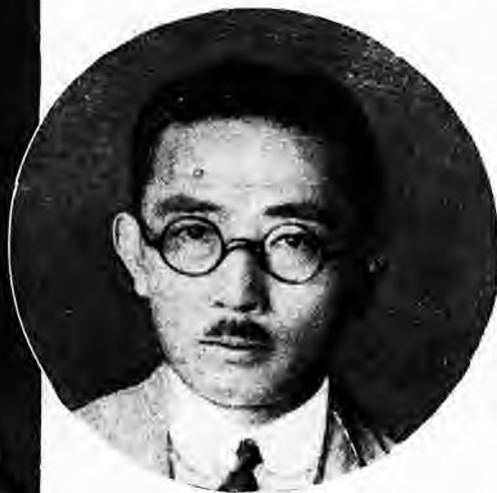
⌘ 詞致上台在將川白
General Shirakawa begin at the Microphone.

← 井村事領總海上駐
Mr. Muria, Japanes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 閱檢之鐘分幾前炸未
人耍政軍本日的上台
Officials on the platform before the outrage.



葵光重使公國中駐
Mr. Shigemitsu,
Japanese Minister
to China.



會民留居日
端河長會
Dr. Kawabata,
President of
Japanese Residents'
Association.



田植長團師九第日
Lieut. General Uyeda, commander
of the Japanese 9th division.



村野令司軍海日
Admiral Nomura, commander
of the Japanese naval forces.



侵略的結果



川白令司總軍日
來而艦軍乘將大
去而材棺躺

The body of Gen.
Sirakawa, arriv-
ing in Japan.



◦ 去本日回脚隻一了下留長團師田植
General Uyeda supported with
the crutches.

◦ 睛眼隻一了下留令司村野
Admiral Nomura, who lost one eye
from the wound.

◦ 致所力之擲一吉奉尹士義國韓是這



為時戰作灣江在佐少昇閑空團師九第軍日
的日留經曾位一有裏佐官軍我。獲俘軍我
，後獲俘。的他過教昇閑空是，生學官士
自昇閑空是但，遇優加頗他於對生學位這
後放釋於卒，目面有沒，憤愧分十得覺已
後獲俘被其係圖。了殺自點地之虜俘被在
◦ 地之殺自及

Major Kuga, of the Japanese 9th division,
arrested by our soldiers in a battle at
Kiangwan.

Where the Major committed suicide after
being releas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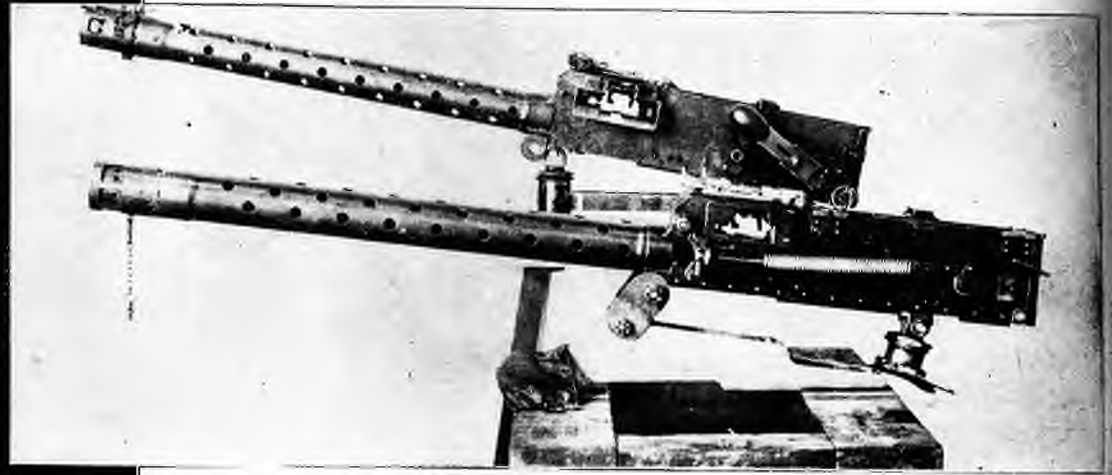
戰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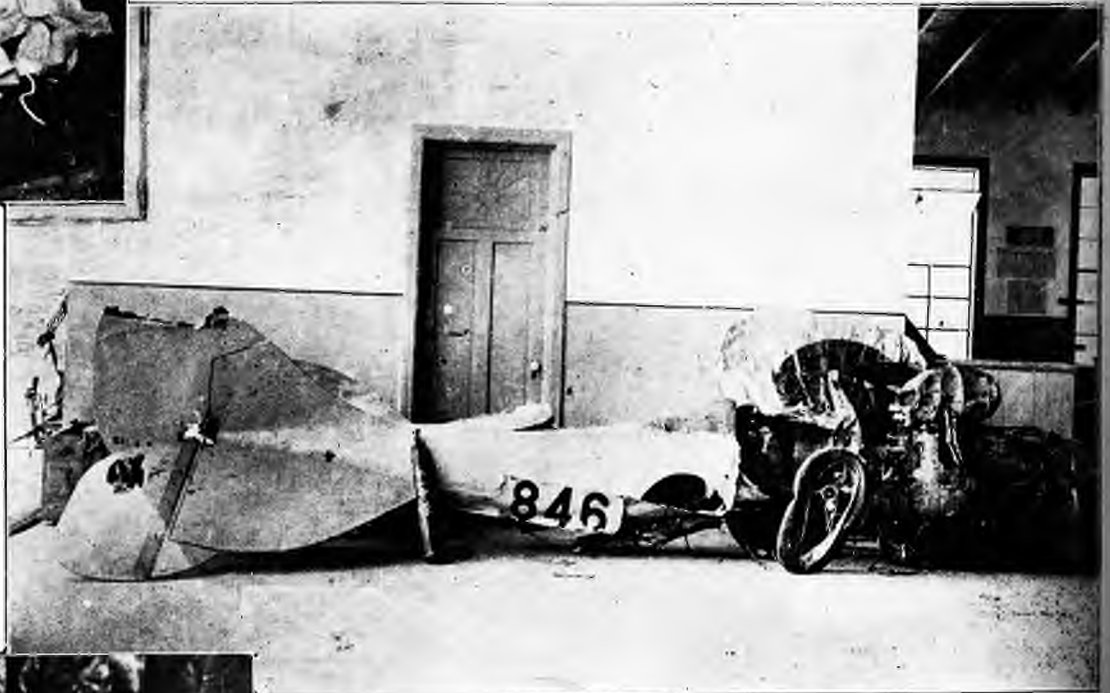
敵獲奪旅九五二師七十八
傘險保之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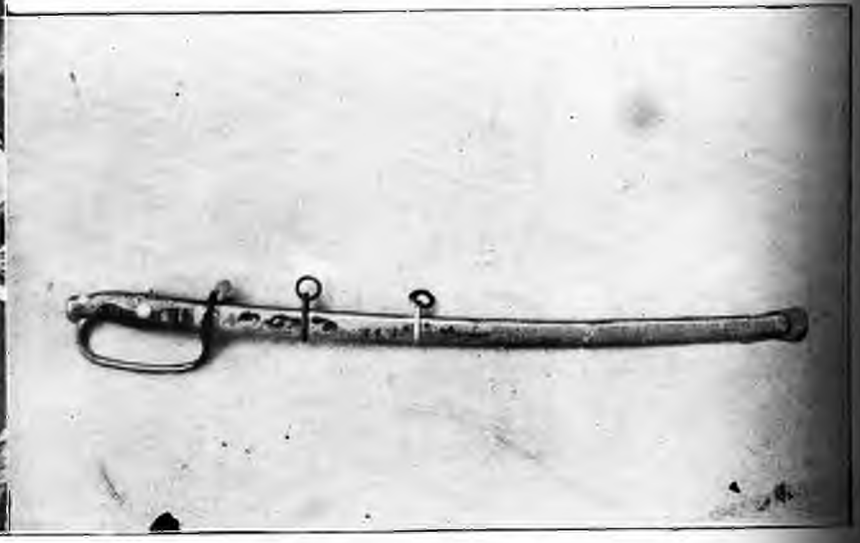
陸登口林楊在敵九廿月二
械槍之獲繳隊總導教被



敵之下擊旅九五二師七十八
槍關機之上機敵及機



刀揮指之人敵得獲



戰利品

(二)

← 部一之械敵獲繳軍五第役戰行廟
Our Trophies.



械槍之得所餘百三敵殺街東廣新在軍路九十
器利戰之獲所旅九五二



旗團師之賜所后皇軍敵獲奪軍路九十
榮光之上無中爭戰際國
Japanese divisional flag captured in the battle of Wentsaopang.



← 品用軍及帽鋼之棄所時退敗軍敵獲截軍我役之橋家曹
Part of the trophies of war from Japanese.

奪旅二二一中役戰行廟
槍關機輕之人日獲
Japanese light machine
gun seized by Chinese
soldiers in Maohang-
c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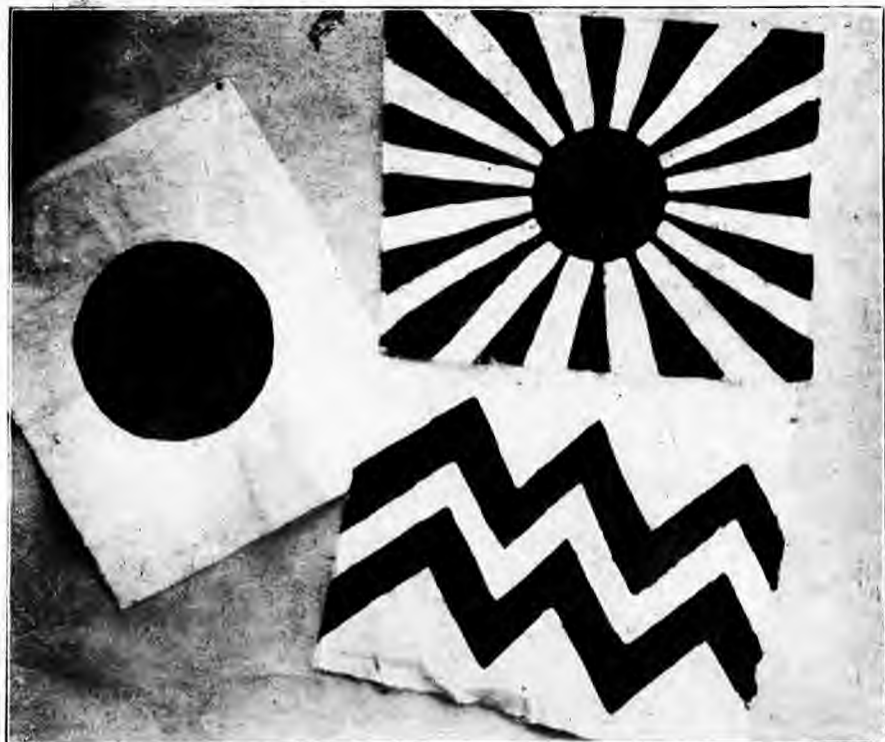
戰

利

品

(三)

OUR TROPHIES



旗敵之得獲我被

★ ★ ★

鏟鐵之人敵

★ ★ ★

鏡遠望品用軍人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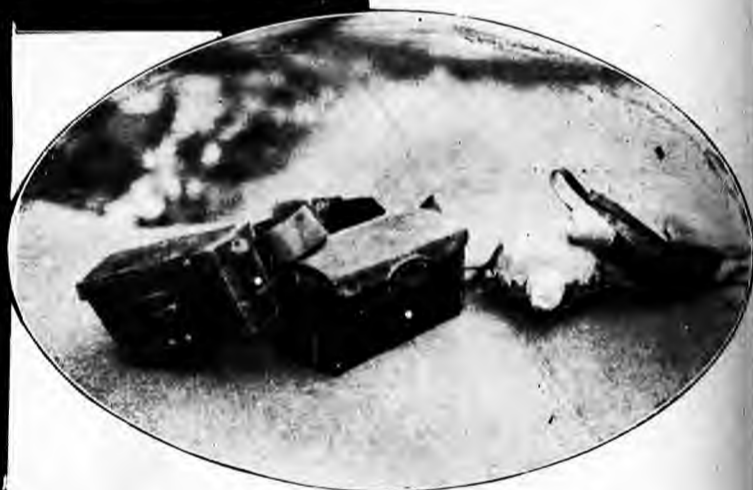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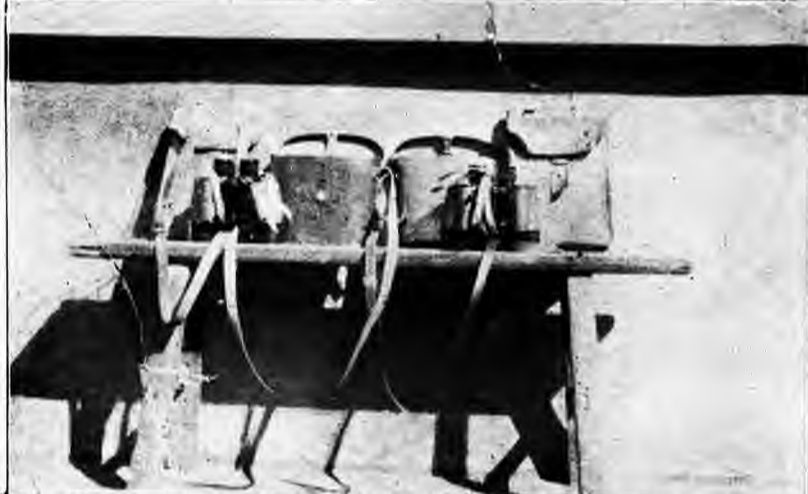
服軍之軍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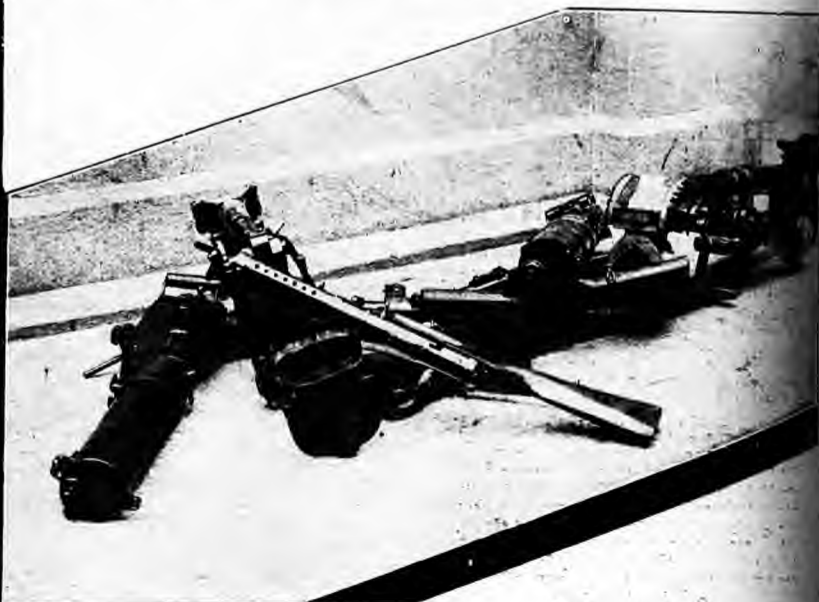
★ ★

及壺水熱品用軍敵
盒彈子

獲得敵人之三八式步槍



部一槍關機人敵之獲所軍我被





九十路軍捕獲之奸漢因其供詞狡滑蔑視軍法即用板條
其掌其類其右類腫甚



十六師捕獲之奸漢
正在室內審訊



奸漢唐永山于三月二日在警署大門口
押赴法場執行槍決



奸漢為日間諜
其懷所之銅錢
乃日方之暗號

二十五年，人州溫夫立胡奸漢防道二第至退軍路九十自，歲孔清玉常黨同其與曾波，時線作不惡無北開在，等根阿龍憲停至直，淺非害受民居處該，力勢其失遂胡，立成定協戰名改胡，後輯通令下府市經自九晚日三十月八于，入出裝化新口路江虬路川四北海上在時在後捕被胡圖上。獲捕樓酒雅右。住鎮鏢鐵被足雙時局安公見愧羞時局安公往解被其為圖。面其掩自人



我軍在陣地附近
搜捕奸漢



流離失所



給收容在大陸商場內難民經營着賣小
以謀自活的人活
One of the refugees peddling in the camp
to obtain means of living.



登舟回里之難民

A crowd of refugees on board the steamer
leaving for their native place.



收容之所一警

Refugees in a camp after
their homes wrecked
by the enemy.



二圖難民爭先恐
後乘卡車逃至安
全地點

Refugees escaping from
war zone.



戰後難民的教養

查檢之號符時所入
Inspecting the badge
before admission.



部一之員人務義育教業職所容收場商陸大
僧懷楊藩以張抱仁蔡左至右部一之人同組兩育教務總
瀛登張青浣王朱
The teaching staff and officials serving in the camp as
volunteers.



一之告佈作工容收于關
A notification with regard
to the camp work.

記登所入
Entering a record in connection with new
arrival of refugees.



碌忙之粥分
Distributing food.



(籍回送遣者歸可家有) 記登送遣
Work being done for the return of refugees to their homes.

度温量生醫中室民難病患
Measuring the temperature.



4
 從今以後我們不
 要再自私自利要
 講道德要守秩序
 不要受日本人的欺侮



1. Training how to polish the shoes.
2. A corner of the kitchen in the camp.
3. Reading newspaper.
4. One of the many posters of national grievance.
5. Drinking tea.
- 6,7. Food stalls.
8. Refugees as news-venders.
9. Educational work done to the boys and girls.
10. Vocational training.
11. Hair dressing.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理髮處
 無家可歸者欲在職業上謀出路全
 部人員忙于職業訓練之工作
 戲
 兒童教育之一幕「幼稚班學生游
 難民報販
 乾糧部
 消費合作社飲食部之一
 渴思飲
 國難標語之一
 「難民關心戰局爭閱當日新聞」
 在訓練擦鞋工作
 每日供給三千難民之廚室一角

流

離

失

(四) 所

這次我們為國
家而受痛苦
是有相當代
價的不必難過

民難場商陸大海上
之貼黏處滿所容收
語標育教難國



用之士將線前供以罩毒避製趕女婦民難
Woman refugees making masks for our soldiers to protect from poison gas.



育教之所容收場商陸大
教課畫圖上級年三學小作工
士女琴韻鍾為員

Class room in refugees' camp.

隊護救鄉同化奉

Escaping from the war zone.



救時臨民難區戰海上
籍回民難送發費免會濟
Refugees leaving Shanghai for their native place.

粒進未日十民難個這
險出救扶士教主天被米
The woman would be starved to death in Chapei if she had not met her savior.



×路出之民難論討會開會員委導指業職所容收場商陸大
君藩以張任主育教所該為○士博恩湛劉家專育教業職為
Meeting held in discussion of problem of refugee's vocations.



停日二十月二
粉民艱時小四戰
出逃粉

Fleeing from Chapei at the beginning of Japanese attack.



永垂不朽



六月廿二日京市各界追悼淞滬抗日陣亡將士暨殉難同胞大會：1 下半旗致哀。2 華僑熱烈追悼抗日陣亡同胞圖爲華僑在新街口築建之燈塔。3 4 祭文及讀祭文者。5 6 7 8 要人演說情形，主祭石瑛，訓練總監李濟琛，十九路軍代表第五軍軍長張治中。9 會場各團體及挽聯



IN HONOUR OF THE WAR SLAIN HEROES

Memorial service held in Nanking for our slain war heroes. 1. National flag at half mast height. 2. Memorial tower set up at the mouth of a Main Street. 3, 4. The mourning address and the reader. 5, 6, 7, 8. Speeches given by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aders. 9. A part of the throng and hundreds of scrolls in praise of the deeds of war hero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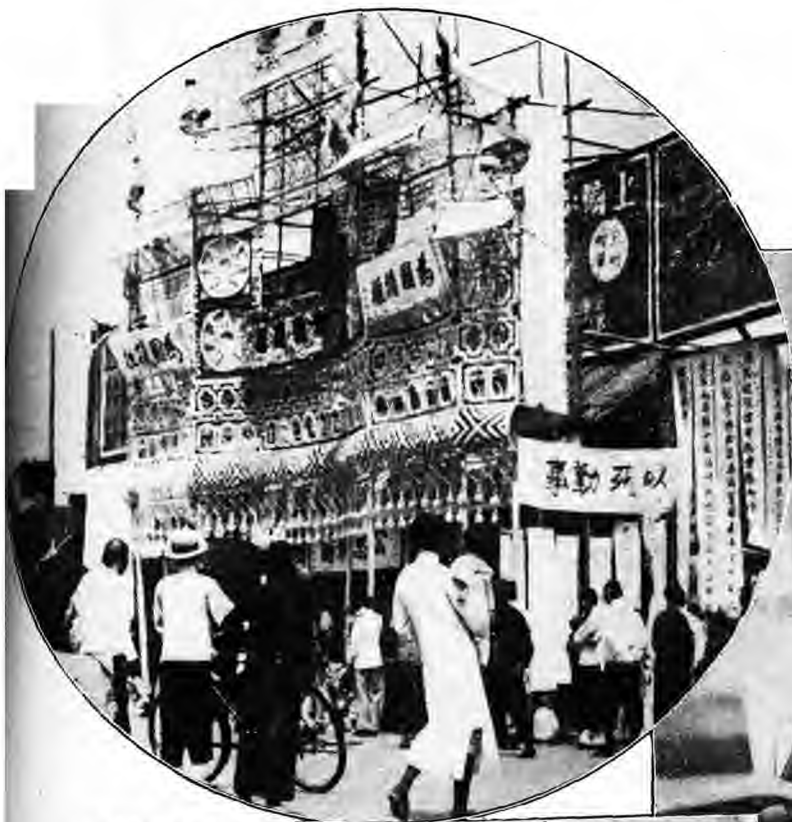


亡陣悼追會商市假日二十月六于界各市海上

(形情時會故為圖)士將

Memorial Service held in Shanghai in honour of the glorious
dead in the recent Sino-Japanese fighting.

上海的追悼會



門大場會 ↑
Entrance to the meeting
place.

甬杭滬滬京悼追海上
大工職難殉難國路兩
北在日八十月六于會
行舉旁站車

Service held in memory
of those employees of the
Shanghai-Hangchow-
Nanking Railway who
lost their lives in the
recent Sino-Japanese
Hostilities.

文祭讀 →
Reading the mourning
address.

啼屬家之工職難殉 ↓
慘悲之祭致場到哭
Families of the deceased
employees.



童務服中場會 →
員人責負及軍
碌忙之

Boy Scouts serving
in the meeting ground
are busy at work.



擠擁之祭致會赴體團界各
A part of the assembled throng.



苏州追悼会



(2) 右祭主之場會為(1)。祭公加參人萬數民軍，行舉州蘇在日八十二月五子會大悼追士殉亡陣日抗滬滬
致正居席主會大代表代中(3) 肩一禮忠謀參部揮指總(7)長軍警為(×)形時場會赴街前領領將軍路九十
務取場在(6) 賓女各及士女疑幸何上台祭主(5) 圈花之祭致界各(4) 琛濟李表代會委軍為立旁，詞開會
祭致場入體關校學(8) 祭致會赴兵憲(7) 聯號掛懸在軍童女之

2. Memorial service held in Soochow in honor of those who made their supreme sacrifice in the long and gallant struggle against the Japanese in Shanghai. 2 Officers of the 19th route army on their way to attend the memorial service. 3 Opening address by Mr. Chu Chang, Chairman of the ceremony. 4 Wreaths presented by officials both Military and civil and public bodies. 5 Mrs. Liao Chung-kai, seen in the middle, attended the service. 6 Scrolls in praise of the "gallant 19th route army" being hung up by girl guides. 7 Gendarmes marching through streets en-route to the service. 8 Girl students entering the memorial service hall.



追悼抗日陣亡將士



詞悼哀致儀陳長次部政軍爲祭主
Opening address General Chen Yi,
chairman of the ceremony.

首 都 各 界 追 悼 抗 日 空 軍 陣 亡 將 領 大 會
上 圖 爲 空 軍 烈 士 靈 位

Memorial service in honor of the hero dead
of our air force held at Nanking, pictur.
(above) shows portraits of the dead
on the decorated platform
in the ha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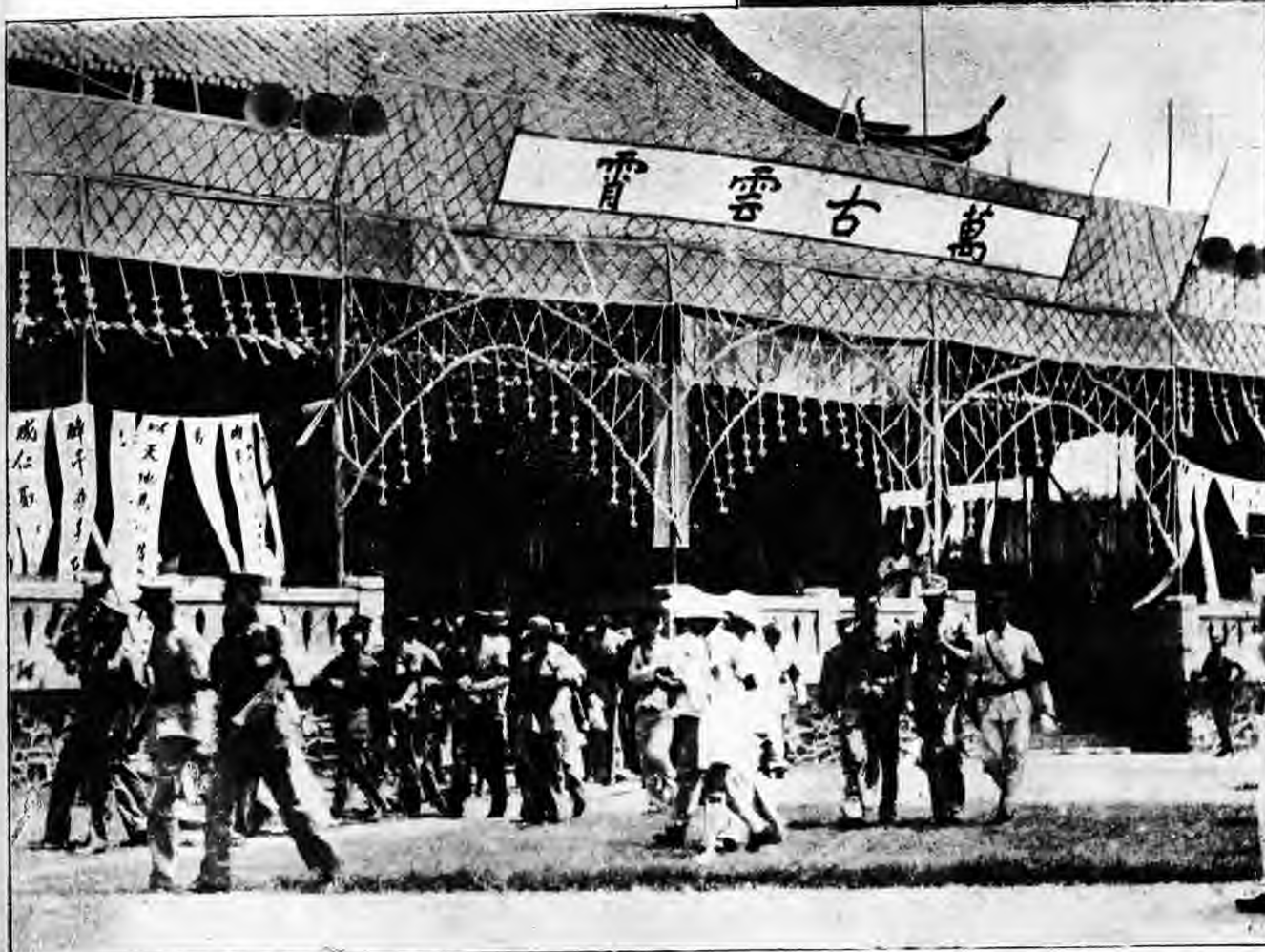


祭 台 旁 立 者 爲 烈 士
之 遺 族

Bowing in tribute to the dead,

會 場

The hall where the memorial
services were held.



日十七一二月
八月十年十國

影撮會大軍路九

各州漳
界歡送九



歡衆民受州漳抵軍路九十
况盛的迎

The 19th route army welcomed in
Changchow, Fookien Province.

饌設店飯華,大在界各海上日二廿月六
軍路九十送歡

Farewell reception given to the departing 19th route army
by various organisations of Shanghai.

華商會



戰後衛生工作一斑



巡迴診療車
The Medical Van.

上海衛生局于七月三十日招待新聞記者
參觀戰區衛生工作自南市衛生局出發：

- 1 恆豐路第三號珍療車
- 2 滬太路長途汽車站注射灘
- 3 大場董子軍井水消毒
- 4 羅店注射隊
- 5 嘉定時疫醫院
- 6 午餐 休息 (嘉定學院)
- 7 寶山時疫醫院
- 8 吳淞診療車
- 9 戰區井水消毒
- 10 八字橋河道消毒
- 11 清道工作
- 12 衛生電影片

(圖為當日之一部情形)



新聞記者在嘉定孔子廟午餐
Press representatives taking tiffin at the Confucius temple in Kating during their inspection tour of the war areas.



在羅店注射
Free inoculation being given at Loting.



大場鎮水井消毒
The inoculation party.



在滬太路汽車站之注射隊
Well being disinfected.



台廠涇吳之後毀摧軍敵被 ↑
The Woosung fortress was a whole wreckage after a month's shelling and bombing by the enemy.

機飛之毀炸被場機飛橋虹 ↓
The Hungjo aerodrome after visit from enemy's bombing planes.



↑ 物的目之炸轟機敵為台電線無大各
厄此免不亦台電線無涇吳
Woosung wireless station destroyed by enemy's aerial raid.

↓ 門大之後臨來機敵廠工空航之場機飛橋虹
The aviation machine shop at the Hungjo aerodrome, after enemy's bombing.

劫後慘狀



← 火地軍日為築建之莊山肇廣
元萬五值約失損毀轟
Buildings of the Kwangtung guild damaged by enemy's aerial bombs.



為塔之屍藏尚和某有巷江 →
露暴露骸後碎轟軍敵
The temple preserving the dead body of a monk destroyed by enemy's bomb and the corpse left exposed in the air



← 敵為館會海南北開
立壁坦危剩祇毀炸機
What was left of the Nantai guild after destruction by bombs.



舍厝之館會州北開 →
具柩棺毀轟彈炸機敵為
安不之為亦骨屍露
Ever the dead were not over looked: coffins with corpses stopped in the Huchow guild when bombed by enemy flyers.

臨別之國 調查團



李頓 顧維鈞

Lord Lytton and Dr. Willington Koo

吾國專門委員出席瓦內會議
發出時與歡送者合影×專委
顧惠下右為專委戈振

The departure for Geneva of Messrs. Ko Kung-chen, and Yen Wei-ching, experts delegation to the coming meeting of the league nations



國聯調查團將報告編成
於最近起程分批返歐。我
國人物。歐赴行同之日
於九月五日。鈞、鉤、
上十時許乘意輪甘琪首途。

Commissioners Return To Europe.

行政院長汪精衛及國聯調查團
委員馬柯迪於意輪甘琪上

Mr. Wang Ching-wei and Count Marescotti, the Italian delegate, on board the Gange.

國聯調查團於九月五日由海上啟程返國
圖為調查團委員及送別人員
登意輪甘琪號

Members of the league commission accompanied by friends and officials boarding the Ser. Gange.



為國犧牲

COMMANDING OFFICERS WHO WERE WOUNDED
DEFENDING THE COUNTRY



長團團三二五師八十八
傷陣頭車水在(法聖馮)
長旅二六二升現
Col. Feng Sheng-fat.



(傷負宅東塘在)民普陳長旅副旅二六二師八十八
Brigadier general Chen Pu-min.



營二第團七二五師八十八第軍陸
(傷負橋木家金在)奇齡廖長營
長團團七二五升現
Major Liao Ling-chi.



團長營營三第團八二五師八十八第
長團團八二五升現(傷負行廟在)淵
Major Chueh Yuen.



團一第師八十七之傷負敵抗勇奮
霖應雲長團
Col. Yun Ying-ling.

與傷將士

COMMANDING OFFICERS WHO WERE INJURED
FOR RISKING THEIR LIFE TO FIGHT
AGAINST THE ENEMY.



武陳附團團八一五旅九五二師七十八
彈傷負役之行廟在晨日三十月二于軍
之着所時傷受陳即衣之置旁部腦通貫
出之彈即洞傷之許寸着有上肩後衣血
歲五廿年人東廣君陳處口

Lieu. Col. Chen Wu-chun,



第旅二一第師十六
長營營一團六
尚友李
北開在日五十月二
傷負庵通天

Major Li Yu-shang



長營營一第團七二五師八十八
彬嘉周
(傷負墩園竹在)
Major Zhou Chi-pin.



長營營二第團八一五師八十八
揚志李
傷負行廟在
Major Li Tse-chang.



附團團八二五師八十八
雲仲伍
傷負宅東塘在
Lieu. Col. Wu Clung-yun



長連連三十團三二五
和 蔣

Major Chiang Wo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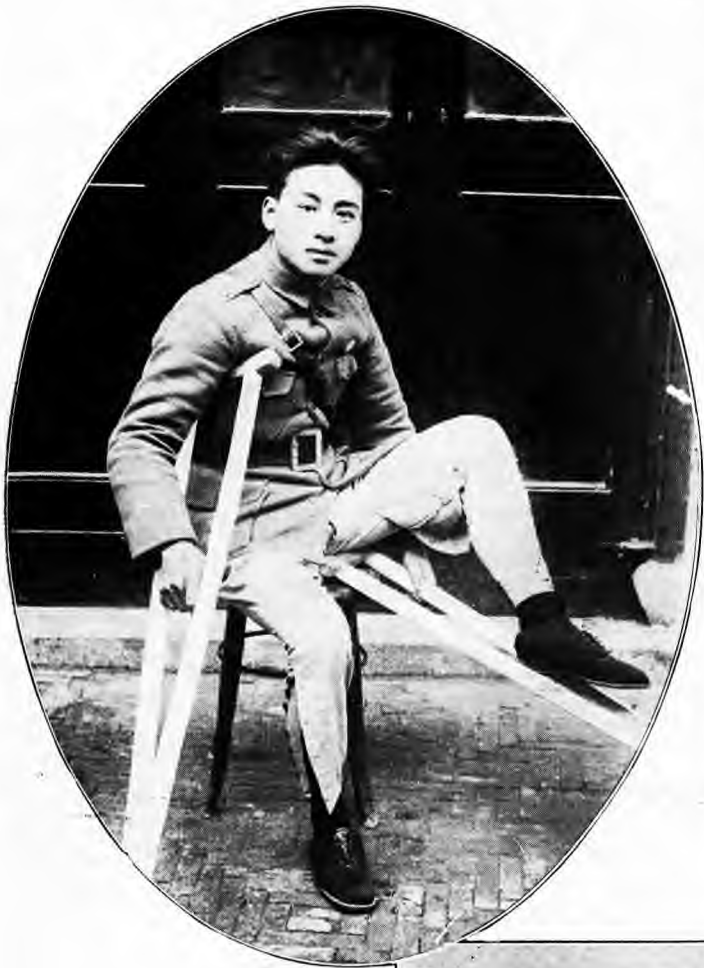
聲振袁附營營一第團三二五師八十八第
傷負墩園竹在

Major Yun Chen-sing



長營營一第團八二五師八十八第
(傷負行廟在)之引方

Major Fang Yin-c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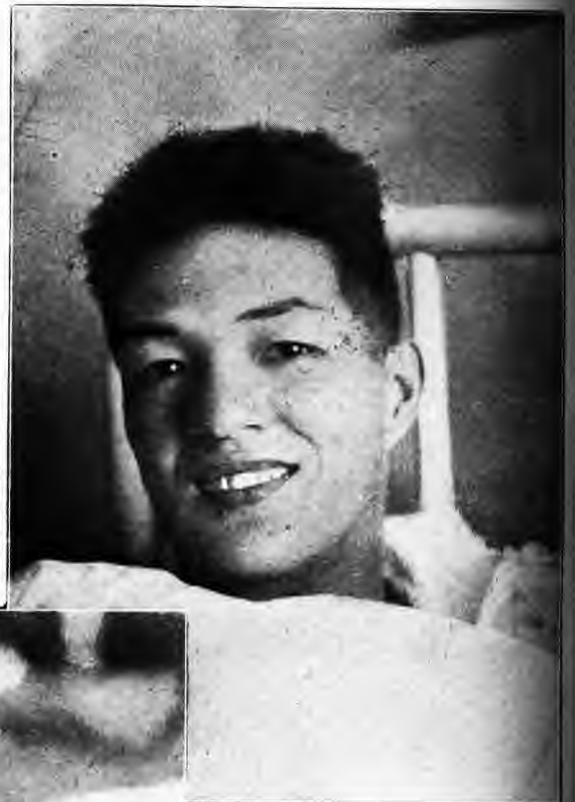
旅九五二第師七十八第

長排連一營一團八一五

甯 揚 趙

(三) 士 將 傷 負

Commanding officers who were
wounded the battle at
Maohengchen.



月二于長營飛李的彈姆達中
傷負路江虹在日八
出彈者大口入彈者小圖二左
痕傷之口



Col. Li Fi wounded at Jukong Road by a
"Dum Dum" bullet, the left two insets
Showing lips of the wound.



長連團三二五
○三年人崗黃北湖潤德王



長連代連四十團七二五
陔 蘭 余



長連連砲小團三二五
八二年人鄉湘南湖榮凱張



長隊中隊總育教
翰 吉 郎

長連連三十團八二五
四二年人慶寶南湖猷天戴

長連連二團七二五
字 熙 楊

長連連二十團七二五
七二年人常興東廣鶴遠刁



長連連一十團三二五
三二年人梅黃北湖楫作梅



長連連三團七二五
僕 亞 童

長連連七第團三二五
三二年人和太西江筠梁





士戰之碎傷骨脚
為 胡



士戰師一十六 士戰師八十七
款子張 強石羅



士戰的爛炸彈炸被部頭
(院醫隆實在)民黃



士戰師十六
維 鐵 莫



濟民張 士戰師十六之俱脚兩斷



鐵黃 士戰師八十八
棹張 士戰師八十八
雲慶張士戰之脚一斷彈數中身



彈砲之花開未敵被
因骨脊入射脊背從
之出部腹向壓重受
士戰
斷又脚盲眼信陳



士戰之手一斷
福 孔 徐



士戰師八十七
橋 國 文

功成傳 士戰師八十七
曾西王 士戰師八十七



全振態士戰師十六
興毛范士戰師八十八

水範李士戰兵工師十六

者也朱士戰師十六
人鄭士戰之明失目雙





明子樊士戰師八十七
榮玄曹士戰師一十六
祥鈞李士戰師八十八
福得吳士戰師七十八
求何士戰察警

士六
會十
得師
新戰

標金吳士戰師八十八
斌王士戰師八十八

富金朱士戰師八十八
玉樹陳士戰師一十六

字擊林士戰師十六
貴本林士戰團六第兵憲



二門姜士戰師七十八
雲志朱士戰師八十八

義願士戰師八十八
文羅士戰團六第兵憲



聲家冉士戰師八十八
助煥黃士戰師七十八



泉海溫士戰師八十八
新得曾士戰師十六



明宋士戰師十六
福得曾士戰師八十七



安黃士戰察警
然瞿士戰師八十八



士戰小兩之五十年皆
奸除張為左輝益施為右



仁黎士戰隊警稅
成道張士戰師七十八



連二十團八二五
齋鄭長排半



五二八團二連
半排長孔官保



長排連四十團四二五
鈞陽歐



長排半連八團七二五
八二年人沙長南湖凱鴻



長排連三團三二五
人南湖春伯楊
二二年



銘培周長排連二團三二五
十二年人門天北湖



長排連一團八二五
全明吳



長排連七團七二五
知明姜



堂禮周長排團七二五

祥永賀長排連八團七二五

泉濤袁長排連二十團七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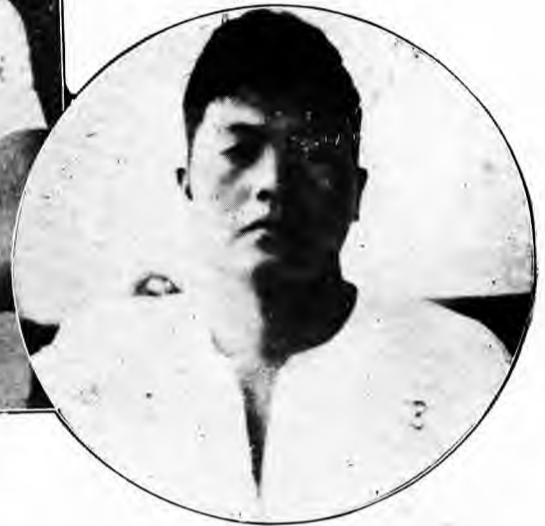
附連連三團八二五
言立高



附連連二十團三二五
先啓徐



附連連二團三二五
鉞黃



長排連二團三二五
銘佩何



團二二五師七十八
附連尉上連一營一
良幹魏



團七二五
長排連十
昂許



長排連九團三二五
開梓張



團八二五
長排半連二
元培陳



長排連二團三二五
堅中徐



長排連六團四二五
潮冠李



附連連四十團七二五
吾醒張

陸軍八十七師二六一旅五三二團一營二連
抗日陣傷將士



兵等上連一第
安忠方



兵等上連一第
察世王



士下長班連一第
春先衛



兵等一連一第
福桂韓



兵等二連一第
雲紹陳



兵等二連一第
明化周



兵等二連一第
永相李



兵等二連一第
玉懷郭



兵等二連一第
生清李



兵等一連一第
捷敏施



兵等二連一第
福萬卓



兵等二連一第
發元易



兵等二連一第
廷藍朱



兵等二連一第
桐子劉



兵等二連一第
清協田



兵等二連一第
衛子楊



兵等二連一第
德志曾



兵等二連一第
海明陳



兵等二連一第
山振王



兵等二連一第
廷榮丁



兵等二連一第
年栢周

餐午佐親兵傷為生女校女西中



榻病於兵傷問慰表代僑華



痛於至而信家寫代兵傷為
秀閨心熱之涕流哭



况狀之痕傷視檢後刀開兵傷



五十月二瑞祁劉員務服地戰會紅
槍法公際國顧不軍日為北開在日
十於世逝日六十至延害要中彈擊
慕公國萬於葬安日九



快愉極却神精苦痛雖體肉們士戰



柩靈君劉送恭員人會字十紅國中
形情之



領兵傷愈痊
證隊歸

敵殺隊歸求要兵傷

守退軍我聞千數兵傷
求要紛紛線防道二第
敵殺隊歸



練訓之兵傷

員派日每會員委兵傷

話訓兵傷向



金賞犒勞慰接領兵傷

號番之士兵驗檢時金勞慰發分員派會員委理管兵傷

形情模印指手之士兵及

陣亡烈士
THE WAR SLAIN HEROES



長連連三營一第團二二五
揚宏劉



烈李長連連二第團四二五
第校軍埔黃人山屏川四富德十
黃姓原士烈五二年生業畢期四
富德名改氏李舅母繼承因初淵文名



四第營一第團一二五第
新德楊長連連



長連連二十營三第團二二五
超張



長連連二十第團四二五
甯常南湖衡又字鄴士烈唐
年業畢期六第校軍央中人
六二



一第團一二五旅一六二第
泉湯附營校少營
士烈連長排連一第團三二五
中歲六二年人陽湖東廣卿逸
業畢期七第校軍央



四十團八二五
志士烈王長排連
黃人甯興東廣英
年生業畢期七埔
四二



畢業人如士部團
業南安照副第
年昌徽東官二
二分東字章營
七校流碑烈營
二
江海甯
二
教導出身浙
國府警衛團
長查烈士英
團第三連排
五二八
第團二二五
長排連二營一
豐慶李

三十第團八二五
家士烈胡長排連
中人門荆北湖驛
畢期七第校軍央
五二年生業



長連連八營三團五師十六
友啓譚



長連連三師一十六
莊黃



長連連九營三團四師十六
輝芳李



六旅六五一師八十七
附連尉中連四營二團
卿明唐



附營營一團四師一十六
石漱陳



營三團一師八十七
附連連槍關機
廷耀張



附連連二營一師一十六
甫少何



營三團四師一十六
附連尉中連七
生棧嚴



附連連四團六師一十六
雷可廖



附營營一團四師十六
霖潭伍



附連連四營二團四師十六
才熙張



倉關機團四師一十六
附連連一
陽祥祁



附連連三團一師八十七
春明刁



營三團二師八十七
長班班七連九
標林



長排連七營三團五師一十六
芳桂邵



長排尉中連九營二師十六
筠復鐘



附連連九營三團六師一十六
中定王



附連連一槍關機師一十六
華國許



尉少連一營一第團一二五
遠先雷長排



烈商長排連三第團七二五
軍央中人縣嶺江浙字支士
二三年業畢期七第校



鄭長排連二十第團七二五
央中人海甯江浙邦在士烈
六二年業畢期七第校軍



烈黃長排連六第團七二五
七埔黃人甯興東廣杜茂士
九二年業畢期



烈陳長排連八第團七二五
軍埔黃人名茂東廣勳鼎
四二年業畢期七第校



長排士中
清少張



宣化周 兵等二



排連二第團七二五
北湖然煥十烈朱長
隊導教部總人陵江
六二年身出



長排連三十團七二五
陽邵南湖軒伯士烈劉
畢期七第校軍央中人
三二年業



排連二第團三二五
江浙善爲士烈俞長
軍軍六十二人華金
八二年身出團官



勝得陳 兵等二



兵等二
卿秀吳



影心段 兵等二



齋金張 兵等二



山炳吳 兵等二



一二五旅一六二第
兵列連一第營一團
先長高



濟陳 兵列



嶺振盧 兵列



英育張 兵列



新振陳 兵列



才貴張 兵列



山金唐 兵列



勝得朱 兵列



勝思諸 兵列



坤榮馬 兵列



勝得陳 兵列

十九路軍抗日陣亡將士事略

▲第六十師

一一九旅第一團第一營營長陳正倫傳略



陳營長正倫，號鼎新，粵之瓊州人。...

一一九旅第一團一營機槍連連長白鶴昌傳略



白連長鶴昌，字煥文，北平香河縣人。...

一一九旅第三團第三團第九連連長黃瑾傳略



黃連長瑾，字薰南，原名凱，籍廣東和平縣大利壩鄉。...

九連上尉連長。滬戰發生，出發前綫，二月二十九日，江灣饑家灣之役，倭寇大臨，君以劣勢之陣地，受敵方槍砲機關三面之夾擊，應戰竟日，身負重傷。...

楊故連長煥民傳略

連長煥民，字篤卿，湖北漢川人。幼聰穎好學，及長有大志，畢業於湖北講武堂。...

一一九旅第一團第一營三連排長周榮生傳略

周排長榮生，粵之南海人也。英勇絕倫，尤富有愛國熱血。...

▲第六十一師

一一三旅第五團中校團附王堅民傳略



團附堅民，諱僧，廣東文昌保國鄉人。...

一一三旅五團連附伍發初傳略

連附發初，粵之吳川人。出身行伍，勇敢有為。...

第三營第七連路連長事略

略君名揚，號建業，籍隸湖南醴陵。世以耕讀傳家。...

父春廷公，生君兄弟二人，君行爲次，賦性穎悟，品質溫良。九一八東倭入寇，侵略我東北；復於一二八犯我淞滬，京都陷危，羣情洶湧。...

一一三旅五團二營六連上尉連長林炳光傳略



林連長炳光，廣東肇慶鶴山縣人，年三十一歲。生於前清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八日，終於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一一二旅第一團三營營附陳拔雄傳略



陳營附拔雄，廣東興寧人也。少負奇氣，天資聰穎。一月廿八日，倭寇進逼上海，二月八號，六十一師一團三營由鎮江開拔到滬。...

教導團陸軍上尉軍需楊明修傳略

楊君明修，廣東廉江安鋪人也。二月二十一日午，在大



場被敵機轟炸列命。嗚呼。為國捐軀，雖死猶榮，求仁得仁，應無憾矣。君卒年三十有六，妻一女，景况至為蕭條。

第三營八連中尉連附楊德昆傳略

楊君德昆，字律修，四川秀山人也。父通霖公，早世。母劉太夫人，伶仃撫孤，年甫十五，即已長成，像貌魁梧，精力過人，向豪俠，好交遊，不事生產。然奉母至孝，娶妻吳氏甚賢良，生子熾昌甫週歲，君謂妻曰：「方今國事艱難，羣雄蜂起。吾素有志於四方。以盡匹夫與亡之責。奈母老無人侍養。今幸爾來。又生有子可遂吾願。賴卿仰事俯育。好自為之。」於是叩母別妻置身行伍。廿一年之抗日於江灣大小百數十戰，君每臨陣爭先恐後，所當披靡，屢建奇勳。營長古公焯常曰：「此吾之歸趨也。」及聞其傷亡。痛曰：「而今而後發敵衝鋒者又弱一個矣。」為之嗚嗚流涕者終日。

一二二旅陸軍中尉連附伍發明傳略

伍君發明。廣東吳川人也。幼失怙，耕鑿食力，勤苦不惰。及壯，慨國家之多難，感身世之無聊，毅然棄耒耜，投戎行。剛膽敏慧，為上峯所器重。滬變驟發，苦戰兩旬，身先士卒。二月念五日小場廟之役，中敵彈斃命。尸首無從尋獲。昔人謂馬革裹屍為最榮幸。今君尤有過之者。嗚呼壯哉！君年二十六。未娶，無兄弟。

一二二旅第一團第一營第三連連附黃元傳略



黃元烈士。粵之番禺人。去年九月在贛與匪團高興圩與赤匪劇戰兩晝夜，負傷就醫南京未愈，而日寇侵滬。烈士激于愛國義憤，扶傷離院趕來前綫。不幸于二月廿六夜攻前郭家宅之役，竟以身殉。時年二十五歲。平日治兵嚴而愛兵切，遇事輒以身作則，今為國殞，殊堪痛悼也！

第三營八連少尉連附吳子和傳略

吳君子和，字文乾，湖南安化人也。少有雄略，天資穎悟，美丰姿，性剛備，畢業湖南中學。廿一年二月九日，於江灣楊家橋之役身帶重傷，至二月十八日，在上海紅十字總醫院亡故。時年廿三歲。淞滬之抗倭奴，大小可數十戰，動輒身先奮，敵匪若狼，所向無敵，故每出有功。營長古公焯常曰：「此吾之歸趨也。」及聞其傷亡。痛曰：「而今而後發敵衝鋒者又弱一個矣。」為之嗚嗚流涕者終日。

屢獲大敵，卒以身殉知己而報國恩。

一二二旅第五團第一營第二連代理連附楊福基傳略

陸軍少尉楊君福基，號業成，粵之吳川人也。為人英勇。二月十二日辰時紀家橋之役，率隊衝鋒，不幸為敵彈傷中要害，因以陣亡。楊君在臨危時，猶勉勵所部云：「余已不能再與兄弟等殺敵，幸你等勿以我死而怯。」言終而逝。嗚呼，其言何等精忠悲壯也耶。楊君年二十有六歲，遺族有老母幼弟并妻女各一。

黃連長景成何連附章甫蘇連附貴清陳連附廷輝四烈士合傳

黃連長景成，字志善，年三十二歲，廣東陽春人。為人忠勇剛毅，品學兼優，處事果斷，有名將風。何連附章甫，字孝威，年三十八歲，湖南祁陽人，秉性敦厚，做事老成，沉着應戰，尤為擅長。蘇連附貴清，字以一行，年三十一歲，廣東化縣人。性好談諧，善工詞令，教練有方，兵士悅服。陳連附廷輝，年四十八歲，廣東瓊州人，身歷數十戰，經驗豐富，雖年力衰老，殺賊不肯後人。民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滬紀家橋抗日之役，先後陣亡。四烈士為國家爭正義，為民族求生存，效命沙場，前仆後繼，其大無畏之精神，使三島倭奴聞風喪膽，五洲強暴，掩耳驚心。四烈士死重於泰山，其正氣永存於宇宙間，不能磨滅矣。

一二二旅二團中尉隊附楊漢臣傳略



楊君漢臣字鳴武。粵之合浦人也。幼失怙恃，長依叔父，家貧而失學，然烈士秉性聰穎，雖未從師，而能自修習讀。江西高興縣田剿共之役，頗著勞績，擢升為中尉。二十年十月改編後，調充六十一師第二團特務隊中尉隊附。及我軍奉命調駐鎮江，整理待命，奉假回粵結婚。聞一二八事變，我軍為正當防衛，已開滬抗日，烈士遂毅然由粵返滬歸隊。適值奉令固守江灣，二十一日，敵方猛攻十餘次，烈士適當其衝，乃率部奮勇肉搏，殺敵無算，敵未得逞。是日江灣左側之陣地，未致動搖者，烈士與有力焉。烈士亦頭部中兩彈，而為國犧牲矣。

一二二旅二團二營連附黃少卿傳略

黃烈士諱少卿，字石生，年二十五歲，湘之長沙人。幼英俊而家貧，年十六投身行伍間。奉命赴援，當第二團担任死守江灣時，敵傾精銳來犯，戰爭極為劇烈。烈士奮勇殺敵，迭獲殊功。旋敵援軍增，烈士連隊官長傷亡殆盡，只餘烈士一人統率，沉着應戰，倭寇仍不敢越雷池一步，而烈士頭部亦受重創。上官令其退後醫療，烈士殺敵心切，視死如歸，聲稱苟我退出火綫，則全連士卒，將誰何人指揮，偶一不慎，陣綫搖動，影響及於全軍，我一人死何足惜，仍率眾殺敵。乃連中數彈身亡，嗚呼烈矣！

一二二旅二團二營連附張篤初傳略

張烈士諱篤初，字志良，閩之浦城人也。生于清光緒三十一年，幼聰穎，性至孝，里人以孝子稱之。及長奮目世事，深具國憂，既欲效終軍之遺風，復感懷宗憲之氣概，決移孝作忠，請于父，父嘉其志，允之。即別親入粵，致進十一軍軍官教導隊。志堅學敏，畢業時竟冠儕輩。後分派于第六十一師一二二旅二團二營見習，期滿，授准尉排長，益勤苦。且為人謙和，重信義，同事多敬愛之。每逢征戰，衝鋒陷陣，勇敢逾人，上官嘉之，屢擢為中尉排長。去秋在贛剿赤。腿部中一彈，損筋骨，治數月，始愈。甫出院，即參加抗日之戰，竟於江灣一役為國犧牲。

一二二旅二團二營二連中尉連附張雲傳略



烈士張雲，別號從龍，河北正定人也。年二十九歲。幼而家貧，曾習藝正太鐵路機器房者五六年。於修理機件，頗具心得。并略通法語。每感國事凋零，乃矢志從戎。民二十於江西剿赤之役，尤勇敢善戰。蓋自參加革命以來，無役不從，對於職務，絲毫無苟，且管束士兵極嚴，賞罰公允，士兵無不感服。見倭寇橫侵，恨入骨髓，此次我軍抗日，江灣之役，於敵情嚴重砲火之下，身先士卒，如入無人之境；并嚴督所部，不許稍退。竟被敵彈所中。嗚呼，為國捐軀，雖死猶榮，古云死有重於泰山者，其張烈士之謂歟！

一二二旅二團二營第四連附胡興業傳略

胡烈士，諱興業，三十三歲，贛之峽江人也。沉默寡言

刻苦自勵，好求知，學不倦。故于學術兩科頗優渥，復富有愛國心。每思外侮日亟，借復操戈同室，慨深恥之。戰時衝鋒陷陣，尤以驍勇稱。前于剿匪諸役，屢負傷。迨至日寇淞滬，烈士喜曰：我輩捨身報國，此其時矣。江灣之戰，竟以身殉。嗚呼烈矣！

一二一旅二團二營四連中尉連附王學森傳略

王連附學森，別號蓬生，河南拓城人。母田氏，兄學冠學孔，妻高氏。生性高傲，落落寡合。廿一年三月十三日于紀家橋陣亡。君年纔廿四歲。是日與倭寇激戰時，王君率兵一排，直前逐敵，奪獲日旗一幟。當時士兵僅五名而已。王君猶沈着抗禦，賭身射敵。不幸左胸與胸部相繼受傷，且中要害，遂溘然氣絕。及收殮時，王君猶目張口開，手指敵方，若疾呼殺敵之狀。嗚呼烈哉！

一二二旅六團第三營營長李營熙傳略

李君營熙，字守敬，一字煦，粵之台山人。為人廉稜有崖岸，而接物溫然。少游學東瀛，有高譽，卒業於陸軍士官學校，冠其儕。嘗曰：連年內戰，徒作無爲犧牲，所得代價，不過予敵人以可乘之隙耳。際茲倭寇方張，軍人能爲國効命，於願足矣。迨抵滬後，倭艦絡繹海上，知有變，常誦所部毋懈，旋奉命鎮守獅子林諸要隘，努力佈置，爲同人所盛稱。滬戰暴發，於二月十二日奉命佈防蘆蕪浜北岸，担負警戒約六里許。翌晨，寇衆猛用機關彈及大砲飛機掩護，渡河來犯，君奮當其衝，雖竭力抗戰，而敵衆我寡，勢頗凶頑。瀕于危者屢矣，但猶作殊死戰。肉搏久之，大呼曰：此而不守，是無異淞矣，我決不以尺地寸土淪於異族。既而敵團長爲提率援軍至，卒獲全勝。而君竟以彈貫頭部以死，且相從而死者逾三百餘人。嗚呼，烈矣！



第六團第一營第一連上尉連長童勳傳略

童連長勳，別號蔚衡，廣東廉江人。性情剛直，慷慨待人，畢業於國民革命軍第五軍軍官講武堂。十八年任職十九路軍。於本年二月二十五日，在滬廟行鎮抗日



作戰，身先士卒，中彈身亡，時年三十三歲。祖父文賢，祖母陳氏，父啓元，母龍氏，均精神豐饒而門閭空倚，痛哉！

一二二旅六團一營中尉連附葉蔭生傳略

葉連附蔭生，別號世誠，世居廣東豐澤。家小康，幼好學，長畢業於第五軍講武堂。十八年，任十九路軍六十一師一二二旅六團一營少尉連附，衝鋒殺敵，絕不後人，旋升爲中尉連附。至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隨軍在滬紀家橋抗日，出入於槍林彈雨之中，竟致身受重傷而亡，時年二十有七歲。祖父炳盛，祖母吳氏，父榮泉，母陳氏，均健存。君事親孝，待人接物無間言，同志聞君之死，無不痛哭流涕！



一二二旅六團二營三連中尉連長黃景成傳略

黃連長景成，別號志善，粵省陽春縣人。畢業於潮梅粵軍教練所。此次淞滬抗日戰役，於二月十三日與敵鏖戰，當白刃相加之際，以致中彈陣亡。君秉性溫和，慷慨好義，遇人有難，必竭全力以濟之。死時年三十。妻王氏，子女各一，子三歲女五歲，竟成孤寡，痛哉！



一二二旅六團一營中尉連附何章甫傳略

何君章甫，字開順，年三十三歲，湖南祁陽人。在國民革命軍第五軍四十五師學兵連畢業，充六十一師一二二旅六團一營中尉連附，淞滬抗日之役，於紀家橋陣亡，君勇敢善戰，遇事沈着，當爲袍澤所推重。父恆忠，母謝氏，均健在。妻劉氏，生女一，現十五歲。

一二二旅六團一營三連少尉連附蘇桂清傳略

蘇連附桂清，年三十歲，世居廣東省化縣。無兄弟妻子，家中惟二老猶存。君生性剛直，待人謙恭，極爲同事所稱許。曾畢業於滬北聯務訓練所，任該處編私隊小隊長，旋入六十一師，充上士見習員。作戰奮勇，勤於職守，遂升該師一二二旅六團一營三連少尉連附。今春倭寇圍佔淞滬，君於紀家橋一役，具大無畏精神，冒彈衝鋒，繼已中炮彈，

猶高呼殺敵救國，竟以身殉。

陳連附廷輝傳略

陳連附廷輝，別號太平，粵省瓊州人也。年三十八歲。少懷大志，異於恆人，鑒於國勢垂危之秋，毅然從戎。君曾畢業於國民革命軍第四十五團學兵連，歷任本師見習員，准少尉排長職。北流濟南以及江西剿赤諸役，莫不身先士卒，猛勇衝鋒，屢著勳績。去歲倭寇強據東北三省，君憤慨異常。今春倭寇復進窺淞滬，我軍參加抗禦，二月十三日紀家橋之役，君奮不顧身，中彈殉國。

第六團二營五連中尉連附林得傳略

林君廣東海豐人，現年三十歲。曾畢業十一軍教練隊，爲人勤謹好學，和藹可親，同學無不愛敬。民十八年，在本旅十八團二營八連充排長，曾參加湘魯魯魯戰役，後改充第六團二營五連中尉連附。任職以來數年如一日，從無與同事爲忤，且忠於職務。此次在滬抗日，慷慨直前，生死不顧，大有殺身成仁之概。民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紀家橋之役，卒以殉國。遺妻陳氏，無子女。

一二二旅六團一營三連上尉連附蔡策元傳略

蔡烈士策元，黃埔六期生，粵之汕頭人也。賦性恬淡，落落寡言，臨陣勇敢，爲同僚所贊服，瀝瀝告警，力拒頑敵，據中苦戰，經逾旬日，而烈士輒高歌其救國之曲，以勵部屬，數獲頑敵，無不致勝。既而奉令變換陣地，移防婁塘之線，午夜應戰，血搏竟日，三面被圍，左翼第三營營長被創，陣線頗受影響。俄而敵竟以千餘之衆，突佔朱家橋頭，陷入重圍，仍誓死抵抗。當此千鈞一髮之時，朱營長羅章率烈士部數十人，倉促來援，奮勇惡戰，所殺過當，敵遂潰退。不幸烈士竟於此役借朱營長羅章先後身中數彈。悽然長埋於腥風血雨中也。

第七十八師

第一團二營營長羅整傳略

羅營長名整，號冠華，粵之饒平人也。家居饒西，世務農業。家境雖不富饒，而衣食無慮不足。清末，外侮日逼，政治腐敗，民心思變。君念國家如此衰弱，非武力不足以救危亡，故決心中途棄學，於十六歲即投義軍。民十六共黨變起羊城，奉令援粵，君於雙城嶺役，重傷幾至身殉，幸醫治

得力。方免於難，而君以戰績升任營長。一二八事起，君深



夜聞訊，不勝憤慨，本團駐
南市高昌廟龍華警備，留君
一營在南市警戒，浦江沿岸
，日艦如織，君澈夜巡防，
并奉令指揮民團，慎密戒備
，南市各界慰勞紛至，軍民
情感，極度融和，終以作戰
關係，調往江灣前線，君因所深願也。當赴前線之先，猶邀
集全營官長訓勉，時敵人集全力來攻，砲轟彈炸，空前之猛
烈，我軍傷亡殆盡，或謂全綫移動，無可挽救，營長可暫避
其鋒。君乃厲聲相責曰：「結果如此，何有面目回見長官及
民衆，與其偷生，不如速死，」卒以身殉。

第一五五旅一團一營一連連長雲勉傳略



雲烈士，諱勉，原名昌
總，廣東文昌湖心村人，少
讀書，曾畢業於中學校。性
剛強，富於救國思想，入黃
埔軍校，研究直接殺國賊救
國家之學。此次淞滬抗日，
以一連之衆，抵千餘敵人之
使敵人不取正視。三月一日，該連長穿胸受傷以後，尙不肯
就醫，繼續指揮殺敵，當敵大部衝至陣前，猶手刃敵人數十
，而已身卒被砲彈所滅。惜哉。

第一五五旅一團一營第二連連長鍾太初傳略



鍾名太初，粵之五華縣
塘湖村人，少時喜讀王陽明
學說，東身自好，無邪僻暴
慢之習。年十七，黃埔學校
，卒業後，曾任如皋縣黨務
指導員。三月二日江灣一役
，君督隊力戰，奮不顧身，
迫中彈傷臂，猶指揮所部前進，全連官兵，無退却者，卒以
砲火橫飛，殉國於江灣戰地，可謂壯烈矣哉！

第一營第三連長蔡烈士幹青傳略

蔡烈士幹青，字潘元，廣東梅縣西街人也，父文桃，經
商南洋，烈士生於異國，十歲始偕母返鄉，不久父歿，烈士



乃人梅縣城西學校。當九一
八滬陽事變發生後，烈士時
向士兵講述日本之暴，和軍
人應盡之責任。一二八滬戰
既起，烈士率部抵抗，血戰
月餘，不幸中毒彈於胸部，
延至七日即溘然逝世矣。嗚
呼痛哉！

一五五旅一團第三營營附陳必有傳略



陳烈士必有，廣東瓊東
大路市人，黃埔軍校畢業生
。性沉着果敢，臨危不却，
辛勞不辭。民十七由軍校送
第十師（即今日之六十師）
見習，後調任二三七團政治
導團第三營上尉營附，後調充七十八師第一團第三營營附。
滬戰起奉令擔任廣肇山莊陣綫。烈士指揮若定，殺敵最多，
不幸於三月一日被彈身亡。

一五五旅一團第二營附江榮傳略



江烈士榮，年二十九，廣
東五華縣，郭田村人也，少
有大志，聰慧超人，生性剛
烈，連年轉戰粵、桂、湘、豫
、魯、贛、等省，無不身先
士卒，戰功甚偉。自滬戰暴
發後，烈士更為憤慨，嘗與
人言：「吾阿江此次不殺矮奴，誓不回頭。」果也。三月一
日在竹園墩一役，烈士奮不顧身，卒為敵彈所傷，不能行動
。其時適在撤退之間，烈士尤能臨危不懼，預伏於路口假裝
，俟敵人衝至，斃敵數人，然終為敵刺斃。痛哉。

一五五旅二團二營營長唐之章傳略

唐之章號早立，廣東防城人也。七十八師第二團少校團
附，兼代第二營營長，勇敢善戰，指揮有方，性和平，行動
溫文，表面似一介書生，實則一員勇將。曾在湖北第四軍軍
官教導隊畢業，歷充副官，營附等職，北伐四次，及江西勦
赤諸役，均著奇勳。此次抗日戰爭，在江灣楊家樓下指揮，



不分晝夜，與士兵同辛苦，
極得部下之誠服，故該營之
戰况最佳。皆由烈士指揮得
宜所致。三月一日，楊家樓
下，敵集中大砲轟擊。中彈
陣亡。年方廿四歲。

一五五旅二團一營一連連附葉辰球傳略



葉辰球，廣東羅定人。年廿五歲，少時已有救國之思想
，常謂人曰：「中華堂堂
大國，何受帝國主義重重
壓迫而不能一致團結起來
打倒牠。」十九歲，毅然
投入軍伍。不多時即升班
長，又升排長。此次暴日
在上海起釁，正合該連附
打倒帝國主義之志願，乃憤憤填胸，誓死抵抗，殺敵之多，
不可以計數。於三月一日，因敵彈過猛，中彈陣亡。

一五五旅二團二營二連連長賴忠和傳略



賴忠和，第三師軍官教導團第一期步科畢業，福建上杭
人，年二十五歲。為人忠實而富於勇敢性，每次臨陣均身先士
卒有進無退。歷年來戰功卓
著，而尤以此次抗日之役，
其犧牲奮鬥之精神，為他人
所不及。在江灣前線，身中
數彈，仍不後退，繼續向
前猛衝，擲手榴彈炸燬敵之
坦克車二輛，斃敵廿餘人，
卒因身疲力竭，被後至之敵鐵甲車碾為數段，亦云慘矣。時
三月一日之事也。

一五五旅二團三營三連連附陳希豪傳略

陳希豪，號玲山，廣東始興人也。十一軍軍官教導隊畢
業，處事公平，智勇兼備，為將來有用之將才。每臨大敵，
不動聲色，其於持槍瞄準，彈無虛發，為射擊之巨擘。又能
運用神祕之戰術，令人不可度測。在江灣引敵一隊深入，取
大包圍，無一漏網，其善戰有如此者。惜於二月二十八日中彈
陣亡。

一五五旅二團二營四連連附吳春田傳略

吳春田。粵軍第四軍十一師軍士教導營第一期畢業，廣東恩平人。以勇敢耐戰著稱。在十九路軍勞績頗著。二月二十五夜十一時時襲竹園墩之敵，陣亡。年廿九歲。

一五五旅二團三營六連連附黎青天傳略

黎青天，廣東羅定人。第十一師軍士教導營畢業。性溫良而富於軍事政治之學識，曾充六十師政治訓練員等職。此次抗日，異常奮勇，二月廿五夜時襲竹園墩之敵陣亡。

一五五旅二團第八連連附馬熾楠傳略

馬熾楠，號耀，粵東合浦人也。性豪直，事無苟且，曾在第六軍軍官研究班畢業。十五年參加北伐，已充第六軍第十七師五十二團六連連長，卓著奇功。以後隨次北伐及圍剿勳亦諸役，無不參加。此次抗日之戰，尤見勇敢百倍，不顧一切。蓋該連附痛恨倭奴已達極點，常謂「倭奴不滅，中國永無甯日。」惜於三月一日中敵砲彈陣亡，年卅六歲。

一五五旅二團第九連連附章奇生傳略

章奇生，陸軍第四師軍官教導隊畢業，處事精明，待人宏厚，廣東南海人也。七十八師第二團第九連少尉連附，槍法甚準，無發不中。隨大戰又能泰然應戰，不動聲色。此次抗日之役，在楊家樓下陣亡。

一五五旅二團第三機關槍連連長羅漢雲傳略



羅漢雲，廣東欽縣人，三十一歲。其聰慧，兼有胆略。此次抗日之役，該連長擔任楊家樓下之陣地，敵屢次來犯，均被該連長率部迎頭痛擊，不得越雷池一步。不幸於二月二十九日陣亡。

一五五旅二團三營機關槍連連附黃振明傳略

黃振明，廣東靈山人，二十八歲。出身行伍，性機實，不務浮華，而幹事極能負責。隸屬於羅雲漢連長部下，與羅親如兄弟，凡事兩人必相商至再。羅陣亡時，深為痛惜，乃相諒全連弟兄曰：「無論如何，要與羅連長復仇！」至三月一日，雙方砲火最猛烈之際，陣亡。

一五六旅六團一營連附陸益初傳略

陸君益初，諱彬，年三十三歲，宜興西門紅塔鎮南四房人也。性溫厚，眉宇間有英氣，胸懷磊落，夙具大志，初致力教育，既而投筆從戎，治軍寬猛相濟。恩威兼施。官兵翕服。開北之役，一二八晚日帝國主義者驅其虎狼之衆，襲我軍防地，陸君駐守是間，即率部抵抗，毀敵鐵甲車，並俘獲之。卒以猛烈進擊，奮不顧身，為日寇所算，嗚呼痛哉！



一五五旅三團一營二連連長陸威臣傳略

連長陸威臣，別號森桂，原籍廣東欽縣，年四十，曾受中學教育。民國二年，投身戎行。九一八東北事變，君憤日寇之殘暴，不勝髮指，及滬戰發生，輒奮躍自喜，謂滅寇有日，雪恨在即。二月二十六晚，奉命加入江灣線，與日寇作戰，血戰三晝夜，致敵不能越雷池一步。三月一日，敵寇以其最猛烈之砲



火，向我陣線攻擊，不幸中彈胸部，鮮血淋漓，尤復振臂奮呼，激勵士氣，與敵喋血肉搏，不稍畏退。願以其受創過劇，救護至上海醫院救治，大呼數聲而逝。時為三月七日也。

一五六旅五團六連連長羅彬傳略



羅烈士，四川內江縣人。少年英俊，懷救國大志，對士兵訓話，總以教中國相勉勵。吳淞抗日，烈士死守蘆溝橋，奮勇抵抗，敵終不得逞。性嗜酒，好談笑，但對人忠實，實一少年模範軍官。二月十四日戰事沉寂之際，竟為敵軍飛機擲彈炸死。時年祇二十六歲。

一五六旅五團八連連長張福甫傳略

張烈士，福甫，廣西崇善人。家赤貧，幼失怙恃，賴祖母躬親撫養成人。性剛毅，寡言笑，具大志，因蒿目時艱，慨然與匹夫有責之志。「一二八」暴日侵犯上海，奉命盡守土之責。常對人云：「甯願救國死，不作亡國奴。」當二月二日暴日以全力向我陣地猛攻，烈士身先士卒，奮勇殺敵，食彈陣亡。

第五軍義勇軍接待處幹事王靖傳略

王烈士，粵籍東莞縣人，現年二十有九，椿萱並茂，昆仲共六，家頗小康，未配佳耦。「一二八」日寇侵我滬濱，七十八師秘書兼師特別黨部臨時辦事處主任在廣茹前方約烈士為義勇軍接待處幹事，日夜勞苦，雖敵飛機飛逐轟炸，而烈士鎮靜如恆工作不息。詎料三月一日上午十一時，敵機八架，札札而來，環繞於軍械所駐之李子園村莊。烈士大膽沉着，毫無驚色。後因敵機久繞不去，烈士出而探望，竟遭敵機炸彈，炸斷左右兩手指，並傷及腹部三處，不幸流血過多，致不及重送醫院，即慘死途中。

一五五旅三團三營少尉連附尹君杰傳略



故少尉連附尹君杰，年二十八，江蘇崇明人，幼失怙，鮮兄弟，僅一弱妹。家貧，母為人浣衣度日。君性至孝，弱冠從戎，恆以薄俸養親。民十九學軍事於廣東黃埔島，品學兼優，文筆挺秀。此次暴日寇滬，小場廟一役，君奮勇殺敵，竟以身殉。

一五五旅三團三營八連少尉連附丘挺國傳略



丘君年廿五歲，廣東蕉嶺人，父母俱存，兄弟各一無妻子，性忠孝，品行端正，學術優良。曾在蕪湖中學，及十一軍軍官教導隊第二期，廣東保安隊第一期各校畢業。於民二十年十二月，

編入七十八師一五五旅第三團仍充該職。此次抗日戰爭，奮勇殺敵，屢次衝鋒，莫不身先士卒，誠不愧為模範軍人。旋於本年三月一日，在江灣小場廟之役，衝鋒時頭部中彈，登時殞命。

一五五旅第三團機關槍連連附鄭全贖傳略

連附鄭全贖，號紹輝，原籍湖南新甯。曾受普通教育，民十二出外從軍。為人樸實誠篤，刻苦耐勞，士兵異常愛戴。二月二十八日，奉令參加作戰，君率兵一排，前往應戰，施放機關槍，其彈着點，無不命中，殺敵無算。經三晝夜之血戰，敵我機槍聲所在，知我機槍陣地，用大砲猛擊，不幸鄭連附及全排士兵機槍完全被燬於強敵砲火之下。時三月一日下午二時也。年三十歲。

一五五旅第三團一營二連連附梁世榮傳略

已故連附梁世榮，號梁華，原籍廣東欽縣，曾受普通教育。民國八年投粵軍。其為人忠勇機敏，不惜勞苦。九一八事變，君日夜捶胸痛恨，恨不能刺賊東北。盡驅倭奴。及滬戰發生，十九路軍為守土而抵抗，二月二十八晚，加入前線作戰，三月一日，敵寇大舉向我陣線猛攻，彈如雨下，君率兵一排衝鋒，肉搏數次，殲敵無數，致令倭奴聞風潰逃。豈知當指揮之際，敵彈當場陣亡。時年二十七歲。

一五五旅三團二營機關槍連附林海海傳略

少尉連附林海海，字斌，廿八歲，廣東陸川人。十四年廣東東江之役，十五年江西九江之役，十七年龍潭之役。每役莫不奮勇殺敵，身先士卒。不幸於本年三月一日，在滬抗日於小場廟之役，雙方肉搏之間，忽中敵彈而歿。際此國家陣亡，千鈞一髮，能以身許國，決死抗日，誠不愧為愛國男兒也！

一五五旅三團機關槍連連附梁震次傳略

少尉連附梁震次，字英龍，年廿九歲，廣東茂名縣人。性質樸實，為人忠厚，幼時因家貧少讀書，於民國十二年投入陸軍第二師獨立旅軍士教導隊求學。畢業後充當該旅排長歷次參加民十五年廣東松口討周之役，十七年龍潭濟南之役，十八年湖北討周之役，十九年河南討閻之役，二十年江西高與勦赤諸役，本年在滬抗日於小場廟之役，奮勇殺敵，衝鋒時中彈殞命。如此犧牲奮鬥精神，可為吾人之鑑也。

一五五旅第三團少尉排長羅漢屏傳略

羅君漢屏，籍隸廣東合浦，未婚，少讀詩書，頗通文翰尤擅書法。壯年從戎，屢著戰績，其人沉默寡言，勤管教，重服從，誠幹部之良材也。此次滬抗日，廟行之役，血戰數晝夜，雖至陣危殆左右友軍動搖，猶體上官之意，圖激勵士氣，支持至最後之一彈一卒而後已。是役遂殉難焉。時三月一日也。年三十歲。

潘故排長盛益傳略

潘烈士，上海虹口人也，家徒四壁，無親可依，立志從軍。十五年投入浙江警備師當兵。操練純熟，勇敢過人。討逆勦匪，無不参加。去冬十九軍調京滬駐防，烈士入七八師軍士教導隊，未一月，滬戰發生，烈士調回服務，連長甚器重之，即保升為少尉排長，三月一日于江灣孟家角之役陣亡，時年二十六歲。

唐故排長勝標傳略



唐烈士，廣西藤縣人，桂軍講武堂畢業。十四歲投入十九路軍，北伐討逆勦匪大小數十戰，無役不從。體格魁梧，胆量過人，平常訓練士兵極嚴，曾兩次負傷，均得醫治痊愈。滬抗日各役，烈士奮勇非常，江灣孟家角役，屢挫強敵，不幸於三月二日陣亡於小場廟。識者哀痛，時年二十八歲。

梁故排長保生傳略

梁烈士，三十三歲，廣西南寧人。於民國十四年入十九軍（其時為第四軍第十師）當兵，北伐汀泗橋之役，負傷，傷愈歸隊，提升為排長。烈士抱救國大志，十九年夏，山東河南討逆各役，奮不顧身。戰後奉命訓練新兵，頗有成績，深得直屬長官之稱許，提升為排長。吳淞歷戰月餘，烈士功績不少，尤能忍耐在戰場工作，士卒均仰慕之。不幸陣亡於江灣孟家角役，為國殉身，殊堪痛悼！

一五六旅四團三營八連連長趙金聲傳略

趙烈士，江蘇泰興縣人，生性聰慧，畢業於南洋中學。因感憤國事，遂毅然投入福建陸軍教導團。畢業後，任排長，學術優良，被聘為十一軍教導隊分隊長，訓練有方，成績

卓著。教導隊結束，調充六十一師第七旅十四團第二營附，則亦之役，厥功甚偉。二十年七月八師在江西成立，調充四團第三營第八連連長。今年「一二八」風潮發生，烈士率部奮勇殺敵。二月八日龍灣溪之役，烈士以所部一連之兵，抗暴日一營之衆，血彈經日，敵不得逞，其英勇可想而知矣。二十日敵復盡其陸海空軍之威力，來犯吳淞，烈士身先士卒，屢挫強敵，竟以身殉。時年二十八歲。

一五六旅四團三營八連排長劉得穆傳略

劉烈士，廣東留江縣人，為人誠實，服務勤勞，十八年隨軍北伐，屢經東江花縣北流三南討逆赤匪之役。二十年，擴充七十八師第四團第三營第八連排長。吳淞抗日之役，烈士身冒矢石飲彈陣亡，嗚呼痛哉。烈士誓以頭可斷，國不可亡，昭示士卒，今竟以身殉，其壯烈為何如耶！

吳故排長英才傳略

吳烈士，湖北監利縣人，矯捷雄武，義懷悲壯。滬抗日之役，烈士扼守要隘，奮不顧身，血戰數日，且親攜機槍仰射敵機，其勇敢亦可想而知。惜乎敵機未燬，而烈士殺身成仁之志願已遂，嗚呼痛哉。烈士年二十四歲，尙遺妻及幼女，幸皆托寄有人矣。

一五六旅四團三營八連班長盧烈士傳略

盧烈士，名桂庭，廣西南寧人，編冠投軍，民十七轉入十九軍。凡討逆赤匪諸役，均參加。魁梧奇偉，胆略過人，去年升充四團第三營第八連下士班長。二月七日暴日圍在蘆浜偷渡，佔領吳淞。烈士在趙烈士指揮之下，奮勇殺敵，卒以身殉。年方三十歲也。

一五六旅四團機關槍第三連排長彭烈士傳略

彭烈士，名承斌，去年投入七十八師，以勇敢善戰，擴充四團機關槍第三連中士排長。二月七日暴日圍佔吳淞。烈士架槍要隘，敵屢次衝鋒，均被擊退，殺敵無數，後被敵機發現陣地，擲下巨量炸彈，將機槍炸毀，烈士亦因而陣亡。年方二十七歲也。

一五六旅四團機關槍第三連班長孫烈士傳略

孫烈士，名儒林，安徽人。幼習詩書，素懷大志。民八年見國事日非，毅然投軍，曾任排長，去年投入十九軍。以其經驗宏深，編入第四團機關槍第三連，充中士排長。今年

瀟瀟抗日之役，亡於吳淞陣次。

梁烈士傳略

梁烈士，名振，廣東高州人。民國十七年，由粵投軍，隨師北伐，討逆剿赤諸役，均參加。先在六十一師第七旅十四團第二營第五連充當列兵，去年第四團成立，以其勇敢善戰，服務勤勞，調充勤務下士。今年瀟瀟抗日之役，烈士親攜短槍，出發前線。於二月七日被敵機炸死於吳淞鎮外馬路。年方二十四歲。

陳烈士傳略

陳烈士，名正英，廣東南海縣人，幼讀詩書，頗識文字，家貧不能升學，遂經商。連年內戰，商業殊受影響，憤而投軍。十九年在六十一師充當列兵，曆經討逆剿赤諸役。去年七十八師成立，編入第五團第一連。瀟瀟戰事發生，烈士奮語人曰：余從軍數年，未有遇到真敵人，此次乃是真敵，余當誓死以敵之。二月二十日暴日大舉來犯，烈士堅守砲台，敵不敢越雷池一步。然卒以身殉，時年二十有六歲。

蔣烈士傳略

蔣烈士名奇標，廣西全州人。十九年四月投入十九軍。生性剛直，處事果斷，去年升充七十八師第四團第一營第一連中士班長。瀟瀟戰事發生，烈士奉命死守砲台，二月二十日敵大舉來犯，企圖登陸佔我砲台，烈士以一班之衆，扼守要隘，俟敵至，我槍射擊有效時，則同時快放，斃敵無數。敵屢進屢退，終不得逞，然卒以陣地炸毀，而烈士亦以身殉焉。

常烈士傳略

常烈士，幼時經商，十九年投入十九路軍。歷大小戰役十餘次。瀟瀟抗日，烈士衝鋒陷陣，奮不顧身，卒以身殉，嗚呼哀哉！烈士年屆而立，河南開封人也。

曹故班長桂林傳略

曹烈士，名桂林，湖南衡陽人。因家貧，服工役，素抱大志，嘗語人曰：中國之整頓，須待我工人之奮鬥。二十年投十九路軍，以其天資聰穎，訓練有方，遂升充班長。瀟瀟發生，烈士曰：此我中國振興之機會，我輩當奮鬥也。二月四日敵犯砲台。烈士死守，身中數彈，猶高呼生擒寇賊，然卒以身殉，嗚呼痛哉，烈士年方二十四歲也。

劉故班長振標傳略

劉烈士，名振標，幼傷父母，寄養叔家，聰明異常，叔愛之，遂命其苦讀，以期成人。因叔母凶悍，不容其同居，遂憤而投軍。隨行語婦母曰：余不爲國家做一番事業，決不回來見你。瀟瀟發生，烈士憤慨異常，二月四日敵攻砲台。烈士奮勇殺敵，竟以身殉嗚呼哀哉。烈士廣東梅縣人，年二十六歲。正有爲之青年。今倭寇未除，而烈士已身死。不令人痛心耶。

朱烈士傳略

朱烈士，名星橋，浙江甯波。因啓唇即說「阿拉」。故人皆呼之曰。「阿拉」。短小精悍。胆略過人十九年投入本軍。二十年編入本師第四團機關槍第一連。此次抗日。不畏砲火。能於槍林彈雨中。從容不迫。措置裕如。因此屢挫強敵。二月七日。暴日犯我砲台。烈士沉着應戰。腰腹兩部均受傷。及時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其英勇有如是者。然卒以身殉。豈不痛哉。

第五軍抗日陣亡將士傳略

第八十七師

第五一七團第一營營長朱耀章傳略

烈士姓朱，名耀章，黃埔五期生，第五一七團第一營營長也。工書畫，擅文章，嗜讀彙編。方其學劍埔島也，聽潮音，嗜談浪，一談一遊，靡不汲汲以天下爲己任。及至倚劍粵嶺，浮大江，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以同根相煎爲可痛！然其一嘯一嘯，卓然不苟，謙猷謙劍，顯然有績。提刀斃，早已期圖士矣。何圖國家不道，瀟瀟碎然一響，而太平洋之驚濤告拍岸！舉國騷然，和戰莫是！而烈士奮然急呼曰：今日之事所恃者惟鐵與血耳！傍徨奚爲？於是奔走呼號，領銜請願。劍之所及，莫不鏗然有聲！廟行一役，烈士之身手畢顯。繼以敵衆我寡，瀏河告警，因戰略而全線撤退。烈士常斤斤以未盡廣頭爲恨。不料三月三日，恨落朱家橋頭鑄壯史！悲夫！



第五一七團第三營十四連連長陳烈士陽屏傳略

陳烈士諱陽屏，號炳宜。籍隸湖南寶慶，任陸軍第八十七師第二五九旅第五一七團三營十四連連長。陣亡於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三日瀟瀟禦倭嘉定宗家宅之役，年僅二十有四，烈士家寒微，九歲失怙，賴母教養以成年，一負大志，寡言笑，性情慷慨，見義勇爲。民國十三年，年十五，值國家多難，外侮瀕臨，內亂疊起！奮然投筆入行伍。越二年考入黃埔第六期軍校步兵科。十八年秋畢業，復入軍校機關槍研究班。旋又入陸軍教導隊軍官大隊，對於兵學細心研究。此次抗日，作戰於廟行楊煥橋等處。烈士統率全連拚命肉搏，不分晝夜。血戰旬餘，官兵無一倖容。皆烈士平日訓練有方所致也。三月一日奉命變換陣地，三日上午六時，敵以數倍之衆直撲我塹壕一帶陣地。烈士挺立陣前，毫無懼色！振臂一呼，士氣百倍！不幸烈士頭部中彈，熱血淋漓！嗚呼！烈士成仁矣！



第五一八團第三營第十一連連長朱烈士明悠傳記

朱烈士明悠，字子久，江西瑞金縣壬田市人也。父良玉，母楊氏，兄明孚，妻某氏，無子女。家道小康。幼聰敏，有大志，在瓊崖中斷然露頭角。年十餘入小學，旋入中學，每考試輒名列前茅，爲師長所獎飾，友輩所欽佩。此烈士卓爾不羣，鷄羣鶴立之特點也。畢業後，痛國內政治腐敗，軍人跋扈，欲挽救危亡，非刷新政治，撲滅軍閥不爲功。乃決心投筆從戎，南下百粵，追隨革命領袖，孫總理從事革命工作。民十八年卒業軍校，旋入陸軍教導隊軍官連肄業。後任教導隊二營七連班長。翌二年升上尉連附。調充三營十一連連長。至本年二月十五日，我軍奉命抗日，烈士慨然曰：我此行必手刃強寇，驅逐倭賊，殺個痛快淋漓！決志拼命於沙場，不顧老死於溝壑，成敗利鈍，在所不計！二月二十二日，我團奉命增援，派第三營回廟行。烈士統率本連官兵，向敵猛力衝



救危亡，非刷新政治，撲滅軍閥不爲功。乃決心投筆從戎，南下百粵，追隨革命領袖，孫總理從事革命工作。民十八年卒業軍校，旋入陸軍教導隊軍官連肄業。後任教導隊二營七連班長。翌二年升上尉連附。調充三營十一連連長。至本年二月十五日，我軍奉命抗日，烈士慨然曰：我此行必手刃強寇，驅逐倭賊，殺個痛快淋漓！決志拼命於沙場，不顧老死於溝壑，成敗利鈍，在所不計！二月二十二日，我團奉命增援，派第三營回廟行。烈士統率本連官兵，向敵猛力衝

擊。當時彈如雨注，砲若流星，烈士沉着應戰，指揮若定。喪士恢復，功亦偉矣！詎意被流彈穿透烈士咽喉及背脊，負傷仆地，不省人事！昇送上海醫院診治。終因傷重藥石無效。二月十一日於滬上勞工醫院（飲恨而亡！）

五一七團一營第二連連附蔡策元傳略



蔡烈士策元本團第三連上尉連附，黃埔六期生，粵之汕頭人也。賦性恬淡，落落寡言，臨陣孔武，好謀多成。一嗜讀史，慕武穆，歷經戰役，累建奇勳，為同僚所贊美。及至瀝濱告警，倭寇猖狂。本團奉令增援瀝濱，力拒頑寇。壕中枕戈，苦戰旬旬。而烈士高奏其愛國歌曲，以勵部屬。數戰頑敵，無不擊

先登，奮擊敵陣，既而奉令變換陣地，移防東塘之綫，正與頑敵背城一決。我第一營營長朱烈士順率所部數十人倉促來援，奮勇惡戰，所向披靡，敵遂潰退！不幸烈士竟於此役，借其營長朱烈士先後身中數彈，長埋於腥風血雨之中！嗚呼！可謂壯且烈矣！夫朱家橋一役，為我前綫安危所繫。使不幸早落敵手，則可乘勢下外港，攻高隆，迫錢門，蘇鳳之背可拊，而原瀝之路將作片片斷也，其危矣如！其險矣如！解我軍累卵之危，而指全線於磐石之安者，非朱烈士與烈士二人奮勇支撐之力也歟！志雖未就，功足嘉矣。

五一八團一營第二連連附黃宣武傳略

烈士姓黃名宣武，字淦泉，潮人也。君父名石衡，母唐氏。雖家况蕭條，然好學之心甚堅。卒於酸風苦雨中，畢業中學。適國事蠭蟻，烈士時以天下為己任，深知非奮身戎行，不足以償其抱負，故毅然於民十五年投入黃埔六期。卒業後，歷充教導師第二團二連中尉排長，警衛軍一師一旅二團二營副官，及八十七師二五九旅五一八團二連上尉連附等職。迄東北難作，烈士常曰：吾不能飢餓殘肉，渴飲倭血！奈何！今春倭寇又侵我上海，本師奉令殺敵。烈士即慨然語人曰：二十年來最有價值之戰，舍此莫屬！余幸與其役，雖死亦無憾矣，廟行之役，時烈士代連長也。指揮沈着，應戰有方，屢挫敵鋒。三月一日，敵以全力來犯。苦戰經日，頑寇終未得逞！卒以乘霧懸殊，瀏河告警。因求長期抵抗而變換陣地！烈士以頭可斷，寸土不可失！獨不肯退！卒飲彈殉國，遺骸沙場！卒年二十有五。

五一七團二營第八連連長劉元凱傳略



劉烈士元凱潮人也。事親孝；交友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悲憫下人。嘗思奮不顧生，以殉國家之急。方烈士肄業黃埔軍校，以博學著。精射擊。此次滬變遽起，廟行諸役，莫不身先士卒，以自動步槍重創頑敵三月三日，敵以重兵鎖我朱家橋渡口，烈士轉鋒相向。始而指揮應戰，繼而自充射手。敵迫近，烈士鋼盔頻中數彈，然其神色仍自若，屹然不動；但以連續射擊敵。詎意當烈士高呼衝鋒努力口號時，而烈士之頭部與胸部已血湧如注倒地立逝！嗚呼！勇且烈矣！

五一七團第一營第二連排長趙健傳略



烈士趙之衡山人，姓趙名健，字尚質。黃埔軍校六期生，五一八團二連排長也。性剛直，有氣節。精明敏捷，善為辨難之時。二八滬案發生，率部率合抗倭廟行之役，烈士卒，負重傷猶忍痛殺敵，志可嘉矣！

五一八團第一營營部副官易育全傳略



易烈士育全湖南瀏陽人也。幼有大志，聰穎超羣。但家清貧，乏資求學，其父於艱難困苦中，卒令其畢業鄉村小學，而高小，而長郡中校。其品格學問，均為師友所贊許。民十四年，考入黃埔，民十八年秋，軍校畢業後，即分發教導師工作。迭經戰役，屢立奇功。此次滬戰事起，我軍奉令赴滬抗倭。烈士充第五一八團第一營副官職。於塘東宅之役，自告奮勇，深入敵陣偵察，其所以能制敵者，烈士之功實匪淺也。後移防廟行，參贊戎機，尤為得力。然因烈士勇敢過人，竟飲彈而

長逝於斯焉！嗚呼！惜哉！

五一八團一營第二連排長斐龍福傳略

斐烈士龍福者，字德培，福建閩侯人。賦性果敢，精明智慧。自幼即遭喪葬之痛，輒自治自立，不求依伯叔親鄰。民十三年在福建中校卒業，入黃埔軍校，十八年在軍校第六期卒業。歷充教導隊教導第一師警衛第一師及第八十七師等之班長排長連附及代理連長等職。此次倭寇強佔我東省，烈士屢欲隻身赴遼殺敵，終以不得為恨。迄二八案起，本師奉令赴滬抗倭，烈士欣然有喜色；蓋其殺倭之志得以實現也。二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之間，我團奉令担任廟行陣地，烈士身先士卒，勇敢過人。彈如雨注，未嘗一變其欣奮之色。三月一日，敵以全力犯我廟行。烈士奮勇抗戰，創敵遍野！而已之士卒亦存無幾矣。烈士猶應戰自若！卒以距敵僅十數武，中彈身歿，嗚呼痛哉！

五一八團第一營第二連排長陳勁傳略



陳烈士名勁，字心如，湖南耒陽人，父年邁，弟幼妹弱。家業農，貧甚。卒賴伊父之勤樸，得畢業於省立第三師範。民十五年，投入黃埔軍校第六期入伍生。民十八年畢業，復入教導第一師軍官訓練班。歷任學兵連排長職。後奉令調充本團一營三連排長。迄九一八慘案發生，烈士悲憤填膺，時以不能赴前方殺敵為恨！及二八滬案暴起，本師奉令抗倭。烈士聞我等曰：此吾輩救國殺賊千載一時之機矣！二月二十二日我營奉命增援塘東宅。烈士身先士卒，奮勇惡鬥！塘東陣地既失復得者，烈士與有功焉。是晚在戰壕內徹夜巡查，未肯稍息。至翌日黎明時，不幸左腿中彈。部下均勸其回後方休息。烈士曰：區區微傷，何足介意！語未畢，敵大部來襲。烈士巨聲向部下曰：吾等當以熱血瀉滬寇，誓以最後之一滴血與此頑寇奮鬥到底！斯時也，敵彈如雨，烈士飲彈殉國矣！噫！當仁不讓，殺身成仁，其烈士之謂也！

五一八團三營十三連排長李敏如傳略

烈士姓李字敏如，號九如湘之湘陰人。父諒為政，母謝氏。兄弟四人，烈士其季也。幼聰慧異羣兒，有大志。嘗語人曰：人不能立功異域，死與草木同腐耳！民十五年秋，投

入第八軍行伍。忠勇耐勞，十六年春得擢升為旅官，同年五月，矢志求學，投入第二軍第六師軍官教育團。十七年第二軍改編為陸軍第十八師，升充該師一零三團三營上尉營附。同年四月復入中央軍校第七期步兵科肄業，畢業後分發警衛旅第四團見習。十九年十一月警衛旅擴充成師，調六團服務。旋調充第八十七師第五一八團三營十三連少尉排長之職。九一八東省變起，是時我師軍次湘江，未幾，軍師首都。烈士終日鍛鍊身軀，以殺敵自矢。對部屬尤時加激勵，以啓發士兵救國精神。一二八滬案發生，本師奉命赴滬。二十二日增援順行，烈士勇敢善戰，時控強敵。三月一日敵以全力來犯，烈士振臂一呼，躍躍刃磨。不幸中彈倒地，尤大呼士兵，奮勇殺敵！嗚呼！



師第五一八團三營十三連少尉排長之職。九一八東省變起，是時我師軍次湘江，未幾，軍師首都。烈士終日鍛鍊身軀，以殺敵自矢。對部屬尤時加激勵，以啓發士兵救國精神。一二八滬案發生，本師奉命赴滬。二十二日增援順行，烈士勇敢善戰，時控強敵。三月一日敵以全力來犯，烈士振臂一呼，躍躍刃磨。不幸中彈倒地，尤大呼士兵，奮勇殺敵！嗚呼！

五一八團二營六連排長袁漢臣傳略

袁烈士漢臣字保球，年二十九歲。湖南甯鄉雙豐舖人。有老母孀妻，無兄弟，僅一姊，家貧，喜交遊。力大嗜酒。熟習武藝，猛烈過人。民十八年投教導師第六連，充當學兵。期滿後分派教導一師二團六連任班長。此次抗日作戰，烈士充排長。二月二十三日晚，組織奮勇隊，夜襲蔣家宅。烈士請願分領一隊，及近敵壕，彈傷兩頰，尙令士兵前進，不稍退後。因流血過多，不能支持，乃將職務交班長代，自匍匐至後方，不准一人護送。不十米遠，又中敵彈，遂至殞命！嗚呼！

五一七團一營二連服務員王協民傳略



王烈士協民，字安都。安徽潁州人也。家世業農，幼而好學，長則有舉於鄉里。素負大志，以保國衛民爲己任。民十八年，毅然投筆入陸軍教導隊，充當學兵。越年中州之役，君卓著勳勞。本年二月十五日，我軍奉命參加滬濱屠倭，聞令之下，喜躍三百一廟行之役，烈士沈着善戰，奮不顧身，使敵不敢越雷池一步。幸中彈而逝！嗚呼！

五一七團通訊連准尉服務員周夢熊傳略

周烈士夢熊，字伯昌，皖之宿縣績溪人。軀體魁梧，性情豪爽，一昂藏丈夫也。民國十七年烈士求學於省立中校。時中央創辦陸軍教導隊，爲謀改良國軍之先聲，又設學兵連，訓練軍中之骨幹班長，烈士投入焉。忠實耐勞，奮勇勤勞，由兵卒而上士，而部下如子弟，而部下亦待之如父兄。本師奉命抗倭，烈士自慰宿願已償。奮勇過人，竟於淞滬之役，腿負重傷，卒致不治。於三月十八日殞命於南京中央醫院！年僅二十有四。



烈士壽榮粵西平南人也。年甫成童，即投筆從戎。初置身於陸軍第七軍，爲上官所器重。民十八年夏轉入南京陸軍教導隊第六連充當學兵，期遂其求學之志。十九年春，由教導隊分發於教導第一師步兵二團二營五連充當戰鬥班長。此次廟行之役，烈士奮不顧身，斃敵無算，遂擢升排長。二月二十九日午後二時，烈士復守廟行，適倭敵衝鋒逼近戰壕，烈士憤不可遏，躍出外壕與敵肉搏，大挫敵氣，不意烈士即於此時竟埋骨於戰場矣！嗚呼！憤哉！

五一八團二營六連代排長陸壽榮傳略

陸烈士天華，字華埠人。年三十四歲。幼入初級小學肄業。旋以國家多難，立志報國，十九年遂投入教導一師充當列兵。入伍月餘，操作甚精；對官長非常尊敬，對同事亦甚親愛，爲全連列兵中之模範。二十年九一八日本強佔我東省。二十一年一二八復我淞滬，本師奉命抗日。廟行之役，敵軍攻擊猛烈，烈士毫無懼色並對全排士兵曰：『一人可亡，地不可失！爲國身亡，雖死猶榮！當死守！』後因全排死傷大半，敵迫近陣地。烈士單身出壕殺敵，手刃數寇。幸中彈而亡！嗚呼！

五一八團二營六連班長藍天華傳略

藍烈士天華，字華埠人。年三十四歲。幼入初級小學肄業。旋以國家多難，立志報國，十九年遂投入教導一師充當列兵。入伍月餘，操作甚精；對官長非常尊敬，對同事亦甚親愛，爲全連列兵中之模範。二十年九一八日本強佔我東省。二十一年一二八復我淞滬，本師奉命抗日。廟行之役，敵軍攻擊猛烈，烈士毫無懼色並對全排士兵曰：『一人可亡，地不可失！爲國身亡，雖死猶榮！當死守！』後因全排死傷大半，敵迫近陣地。烈士單身出壕殺敵，手刃數寇。幸中彈而亡！嗚呼！

五一七團榴彈砲連班長胡彪傳略

烈士姓胡名彪，湘之瀏陽人也。生來個個伶俐，卓卓有大志。自幼即痛恨寇寇侮我，及長復深痛共黨殺人放火獸行狼爲；故素以刺殺共黨爲職志。十九年，毅然投入教導隊學兵連，畢業後，充第三團二連班長職。烈士學術優異，體格精幹，對弟兄如同骨肉，勤勞耐勞，數年如一日。九一八倭寇強佔我東北，慘殺我同胞，烈士義憤填胸，時以鐵血不能與敵一決爲恨！一二八滬案發生，本師奉命抗日。即將家中一切情形寫明，交同事囑其轉給連長。並謂吾抱必死之決心，不願倭賊出境，決不生還，惟以二老爲念耳！廟行之役，烈士死焉！壯哉！

五一八團三營十二連班長胡漢卿傳略

胡烈士漢卿，湖南寶慶人，年二十四歲。第五一八團十二連中士班長也。二月二十二日半排長王正龍陣傷時，烈士代其職務。三月一日敵向我進攻，至下午一時奉令出擊，代排長盧道勳負傷，烈士即率領全排繼續任務，佔領紅廟敵之陣地。烈士即於此時，中敵機關槍兩粒，入胸出背，倒於壕內，忽又挺身而言曰：我圖報黨國的目的完全達到了！希望各同志努力殺賊！語壯聲烈，言畢而逝，壯哉烈士！

五一八團榴彈砲連觀測軍士王得和傳略

王君得和，年二十二歲。浙江紹興人。曾肄業滬上惠靈中學，學文優良，更精算學。君本青年學子，富有愛國熱忱。目觀內訌不息，黨國多憂，遂憤發投筆來京，投效教導一師本團榴彈砲連。民十九年，本團討逆，君充第一砲手。勇敢作戰彈不虛發。功成凱旋，君以長於觀測，故提升觀測軍士。此次倭奴犯境，本團參加滬戰。二月二十三日，我軍克復廟行陣地。君勇敢觀測，不避危險，因彈中頭部，卒於後方醫院。

五一七團一營二連班長張翰傳略

張君湘之桃源人。家小康，少時肄業鄉中小學。學備優美，文字精通，教師多愛之，同學亦極重之。畢業後因感內憂外侮，於十九年投入八十七師教育大隊學兵連，在隊研求學術，茹苦含辛，未常間斷，君之心可謂勤矣。期滿後，分發第一團第二連充下士班長，對同事無不愛護，操課之下，尙不釋卷，士兵有不能書信者，君常樂而代之。得長官器重，擢升中士。此次滬戰發生，我軍奉命增援廟行諸役，莫不當先。其後我軍於三月一日奉命撤退，三月三日朱家橋之役，不幸身中數彈遂與世界長辭。嗚呼！

五一八團一營一連班長陳一林傳略

陳烈士一林，字成仁，籍湖南醴陵。父早故，有七旬老

母，無兄弟姊妹。充五一七團下士班長。作戰勇敢。每前進必先登。二月二十四日晚，前線反攻時，烈士率全班至距敵陣數十米。忽奉令停止。大呼曰：此時不殺敵，更待何時！即將手榴彈向敵擲去，並挺身向敵衝殺，以成其仁！烈士真名實相符矣！

五一八團担架班長周義發傳略

傷亡枕藉之頃，彈雨槍林之際，得一奮不顧身，實行救護工作者，則士氣之振作，有不可以言喻。此戰時担架兵團保前方將士精神之重且鉅也。若烈士者，實担架兵中之模範也。當其出入兩陣地間，雖彈如雨注，仍救護自若，卒以歸隊往還，飲彈而歿！烈士為誰？五一八團担架班長，周其姓，義發是名也。

五一八團二營六連班長朱廷榮傳略

朱烈士廷榮，江蘇無錫人。幼有大志，好讀書。卒業江蘇縣立小學校，經商業。因國家外受帝國主義之侵略，內受軍閥共黨之摧殘，嘗謂人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民十九年投入前敵第一師教育大隊學兵連。卒業後，分發本團二營六連充當班長。民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國主義不遵守國際盟約及九國條約，強佔我東省，慘殺我同胞。烈士聞之，痛恨不已！以不能前往東省與倭奴決一死戰為憾！迄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倭寇又侵我上海。本師於二月十五日奉命抗日，烈士喜甚。二十二日敵家宅之役，敵彈如雨，烈士奮勇上前，指揮全班弟兄殺敵，沉着異常。三月一日兩行之役，敵飛機彈大砲彈都落在我陣地附近，烈士在壕溝內監視弟兄，向敵射擊。將近薄暮，我軍奉令撤退，敵飛機衝進我陣地，烈士與之肉搏，卒因衆寡不敵，胸中數創，陣亡。

五一七團一營三連班長高楚生傳略

高楚生烈士，籍貫江蘇無錫。曾畢業於江蘇省立中學。旋擬升入大學，因經濟困難，遂投考中央軍校教育大隊學兵隊。畢業後，分發五一七團第三連班長職。淞滬作戰，烈士每於戰壕中高唱黨歌，怡然以槍聲作拍。淞滬之役，烈士突破重圍，手刃數虜！終以力竭，飲彈而歿！

五一七團二營六連班長李飛虎傳略

烈士李飛虎，河南洛陽人。三月一日兩行之役，彈傷胸部，鮮血淋漓，尚不以爲意，尤能從容指揮。並大呼：喪失國土，吾憤之極！倭寇雖凶，我決不畏！言下繼續奮戰，飲

彈以捐其軀，亦云壯矣！

五一七團一營三連下士傅令閣守林傳略

傅烈士守林，河南南陽人也。幼失怙恃，終鮮兄弟。伶丁孤苦，家道寒微，僅有祖母年逾八旬，與君相倚爲命。及至成年，憤內戰頻仍，外侮日急。入三十三軍學習司號傳令，歷有年餘。民二十年，投充我連傳令軍士。迨九一八事件發生，君聞之痛心疾首，憤不欲生。恨不能飛往以與敵人肉搏。迄滬軍告警，本軍奉令增援，君曰：殺敵雪恨，此正其時。及至兩行戰役，君隨連長爭先力戰，其忠勇愛國之精神，可歷歷見。本軍後因戰略關係撤守淞滬太倉之線，三月三日我連布防朱家橋；當面之敵，乘勢來犯，大舉包圍，君此時奮勇肉搏，倭敵披靡，身中數彈，隨連附錄烈士先後殉國成仁。圖君爲民族存亡而犧牲，可謂死得其所矣。

五一七團榴彈砲連下士陳樹山傳略

烈士姓陳名樹山，河南洛陽人也。於民十九年二月入伍，充當本連砲兵。是年中州之役，勞績卓著。不幸於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李家樓抗日之役，遭敵機炸彈，負重傷！尙喃喃曰：與倭賊拼命沙場，亦無憾矣！言畢而亡！

五一七團二營十一連列兵石真帝傳略

石烈士真帝，江蘇仙居人。曾畢業江蘇初級中學。賦性溫和，而形慙慙，默默寡言，恥道人短。本年二月二十二日，我團進攻兩行陣地時，敵寇之槍砲猛射如雨，飛機之轟炸不絕！烽火烟霧，彌漫天地！同儕中稍有瑟縮者，烈士立變其怒色而憤然曰：大丈夫死在陣頭上，奚忍縮爲？衆聆其言，氣爲之壯！三月三日淞滬之役，烈士被派爲偵探長，率兵二名搜索敵况。至侯家宅附近，突遇敵寇數十名。彼此勢力懸殊，烈士毫無怯色。奮勇抗敵，沉着應戰。卒以衆寡不敵，身被重創！當其一息尚存，猶大呼殺敵殺敵而逝。嗚呼！如烈士之聲威，亦云壯矣！

五一八團一營三連列兵范猷傳略

烈士范猷，江西九江人也。家道貧寒，有老母弱妻。素業小本經營，得資以供家用。後因被土劣欺侮，棄家投軍入伍本師。平時學術優良，品性端正，官長無不器重。烈士素抱救國之志。一二八晚，倭寇在滬開釁，烈士氣冲斗牛，誓殺敵驅虜。我連奉命防兩行陣地，以副班長指揮全班。不分晝夜，檢察防地，不畏勞苦。後烈士奉命增加左翼，時敵彈

甚密，烈士無畏懼意，首先進入最危險之竹林內。到達時，敵已攻到，則持刺刀肉搏，殺敵殘軍二人，卒致以身殉焉。

五一八團一營三連列兵童相水傳略

烈士童相水，甯波人，業織工。性剛直，不忍變守，慷慨從戎。二月二十九日兩行作戰時，烈士防守新屋附近陣地。鄰兵俱傷亡，烈士則單獨守禦。支持一晝夜。終以目標太顯，敵火過密，不免於難！

五一七團一營三連列兵許鵬程傳略

許烈士，名鵬程，字文景。安徽廣江縣人，生於民國元年。家道小康，父母俱存，七歲入學，天資冠羣，十二歲考入高等小學，畢業後，入安徽省立中學肄業兩學期。見國事日非，君毅然投筆從戎。入伍後，品行端方，勤研學術，我連同事無不欽仰，奉爲規範。九一八事件發生，暴日侵奪我東省，鐵路到處，民不聊生。烈士憂憤曰：男兒當本愛國精神，和倭奴拼命，縱戰死沙場，亦爲民族爭光！暴日開釁滬上，帝國奪我全國經濟重心。我政府忍無可忍，派本軍來滬制止其罪行。烈士以爲報國有期，奮勇殺賊，於二月二十二日參加兩行戰役，與敵激戰數日，精神益形煥發，勇往前進，冒槍林彈雨不顧，身受數彈，命中要害，遂至成仁殉國。精神不朽，浩氣長存，烈士！

五一七團一營二連列兵沈起龍傳略

沈君起龍，江蘇鹽城人。業商滬上，歷有年所。君憤內戰頻仍，外侮日極，常與人曰：吾輩身長中國，應以保國衛民爲己任，何能使外人橫行於不顧。故于民十九年投入本師充當學兵。研究學術，不遺餘力，期滿後，分發一團二連服務。此次淞滬，我軍奉令增援，君任傳令之責。每遇危險，毫無難色。其精神勇氣，令人欽仰，不料朱家橋之役，爲敵人所困，君則拼命衝殺，奮不顧身；于是身中數彈立逝。嗚呼！沈君雖死猶生，故傳之以示不忘。

五一七團一營二連列兵呂榮祺傳略

呂君榮祺字忠文，年十七，浙江龍遊縣人。君聰慧，誠實，寡言笑。粗通文墨，志氣豪爽，令人起敬。君家業商，無恆產。父存母早喪，君依父爲生。以歷年內戰不休，赤匪橫行，不忍坐視。遂於民十九年離家從軍，効勞黨國。去冬暴日侵我東省，君聞之痛不欲生，屢欲與倭奴決一死戰而不得！迨滬事發生，君以爲時機已到，喜形於色。此去不

殺傷倭奴，誓不生還！三月一日，我軍因戰事關係撤退嘉定一帶作長期抵抗，佈防朱家橋，與敵激戰一晝夜。君頭部中彈殞命。

五一七團一營二連列兵宋高升傳略

宋烈士高升，江蘇甯縣人也。生性忠厚，不喜與人戲謔。家道小康，父母俱存，負農為業，兄業商，幼子稚妻，亦耕種以自活。常憤世道不平，欲參加革命；故于民二十年入本團一連服務。勤謹過人，衆皆稱善。此次暴日爲虐，我軍來滬增援，數次激戰，烈士異常沉着勇敢，不幸于三月三日朱家橋之役，忽爲敵彈所損，立刻溘然長逝。嗚呼！烈士身雖逝，留得青名在人間，吾亦何悲焉！吾慕烈士之爲人，故傳數語以爲後世告。

五一七團二營七連列兵楊金海傳略

楊烈士金海，乃一忠勇勤樸之模範軍人也。爲人慷慨，生性剛直，身材短少而骨悍，聲音清脆而喉啞。體記憶力，富責任心。民十九年九月由補充營分發來營，充當傳令二等兵。二十年一月改爲警衛師時，提升爲一等兵。烈士現年二十五，安徽籍。家甚貧，鮮伯叔，無兄弟，只有一弱妻，代侍雙親。本年一月間，以家親老，屢欲退伍歸養。適中倭瀕戰發生，此念頓已。其棄家而爲國之熱忱，尤可欽也。一二月二十三日廟行之役，爲瀕戰最劇者也。是日上午八時，甘登附霖欲帶傳令兵二名赴五一八團聯絡，當時敵方火力極猛，同聲皆有難色。獨烈士與花如盛慷慨隨行，不料歸途竟遭敵人之機槍射擊，營附與花如盛俱傷，而烈士竟以臥沙場矣！

五一七團二營九等列兵杜得勝傳略

杜烈士得勝者，江蘇阜甯人，五一七團九連上等兵也。二月二十二日日本旅增加戰線，收復廟行鎮戰鬥時，烈士肩槍撤退嘉定，夜行七十餘里。因馱馬先退，烈士肩槍以行，未嘗稍露疲乏之色。三日淞滬之役，烈士以身殉！余佳其愛護武器，克盡軍人天職。視彼棄械而逃，苟且偷生者，相去何異天壤耶！故傳之。

五一七團二營六連列兵王聖元傳略

王烈士聖元，家小康。自幼嘗曰：男兒應當立志爲國驅馳，何能株守家園，與草木同腐！遂別母，投入教導師充當

列兵。勤究學術，甚有進步。此次倭寇侵我東省上海，殘殺我同胞，烈士痛恨異常。謂人曰：吾國受此奇辱，我輩青年軍人，宜應捐軀保衛國家。吾願戰死沙場，不願生做亡國奴！適本師奉命赴滬抗日，增援廟行，敵屢猛攻烈士以白刃奮戰，奮不顧身，卒飲彈成仁。

五一七團一營二連列兵周永長傳略

周君永長，湖南澧州人也。民二十年入伍，勤於作事，勇於自勉。且性極溫和，忠心耿耿。常語人曰：吾國不幸，內戰未息，外侮頻仍，身爲熱血男兒，不能建功疆場，爲國爭榮，雖生何益！此次日寇侵滬，烈士隨軍參戰，勇往直前。縱在敵寇飛機大砲狂轟之下，毫無難色。當奮身殺敵之際，身中數彈，竟以殞命。吾爲表烈士忠義之風，傳此以誌勿忘。

五一八團三營十二連列兵許傳明傳略

許君傳明，安徽安慶人也，少英俊，奇志不羣，慷慨有壯志，好學不輟，感內憂外患相繼交迫，國基致焉動搖，於是決然投效警衛軍第一師第一旅第二團三營十二連志願兵。本年元月，警衛軍第一師改編爲八十七師，君仍於二五九旅五一八團三營十二連供職。上海事變，我師奉令參加抗敵，擔任廟行一帶防線。二月二十二日，敵軍數次猛攻，本連奉命增援，彈如雨下，未幾，而本排傳令兵受傷。排長即以君繼任，君不惜犧牲，慨然出入於幕烟烽火中，達到任務，迫我營收復失地時，君又任聯絡友軍任務。不意無情敵彈貫君腦部！予聞馳往救援，斯時君尚可喃喃作語。猶勉勵予等力殲強敵，恢復中華，方顯男兒身手。語畢，即溘然長逝。嗚呼！悲哉！

五一七團二營九連列兵徐榮勳傳略

徐榮勳烈士，浙江海鹽人。在家時嘗讀書。性聰穎。於民國十九年四月入伍於本師第一團九連充當二等兵，素守紀律，對於學術科尤爲努力研究，比一般進步較速。故屢升一等兵而至上等兵矣。至此次日寇我東省，再侵我滬淞，未幾本師奉令參加上海抗日工作，於廟行之役，烈士甚聽指揮，沉着臨陣。常謂使我能殺敵數人，死亦何憾！該役敵人砲火驟猛，烈士幸免於難。旋我軍退守嘉定之婁塘，敵以新由瀏河登岸之生力軍來攻。本團奉令孤軍作戰，乃以敵衆我寡，致被包圍。烈士因愛國心切，久具犧牲之決心，故沉着應敵，舉動自如。時敵方彈丸如雨，烈士竟以中彈而亡！時年二

十一歲。嗚呼！

五一八團一營三連列兵耿長根傳略

烈士耿長根，江蘇常州人也。家貧，還有弱妻幼女，花甲以外老母。素業飯館生意。恆有大志。以捨身救國爲職志，乃於十九年入伍本師。去歲九一八倭寇強佔東三省。烈士憂國憂家，終日廢寢忘食。滬事發生，我團奉命抗敵。烈士常以殺敵爲念，故見敵則發身擡外敵噴射擊，班長等每戒烈士勿爲敵發見目標，烈士則曰：不探身外出，何能隨陣殺敵？豈非徒耗子彈！後我連擔任廟行右翼時，連長命先任隊哨監視敵行動。該地極險，烈士則欣然往就。不意敵彈飛來，烈士頭部中彈殞命。臨亡時，尙以老母弱婦幼妹生活艱難爲念，並囑同志努力殺賊。

五一七團二營九連列兵張西洪傳略

張烈士西洪，年二十二歲，生於山東臨沂。去年十月入伍本連充當一等兵。至此本軍奉命赴滬抗倭，廟行之役，連戰十餘日，我彈藥補充之不足，烈士與有力焉。至婁塘之役，烈士尤勇敢。協同射手杜得勝沉着裝填子彈。射殺敵人多名。旋以機槍陣地被敵發見，故一時敵彈如雨，烈士身中五彈與烈士杜得勝同亡！嗚呼！

二六一旅五二三團十二連長張超傳略

烈士張超，長江廣東瓊州人也。年甫十五即卒業於初中，胸懷豁達，聰敏過人，學業之佳，超越儕輩，因感于國家積弱，外侮凌迫，憤而投筆從戎以期報國。後考入中央學校四期步兵科畢業。調充本連二六一旅五二三團第十連連長。斯時正值倭奴侵我東北，烈士當時非常憤憤，迨二一八滬淞猝起，烈士奉命連軍出發，參加抗日，竟于二月三日德蘇浜北孫宅犧牲于敵狂砲火之下。悲夫！

三營前十一連李排長元溥傳略

元溥李君，湖南湘潭人也。幼時聰穎異常，秉性剛毅，志趣高超，常有改良社會整頓軍備之大志。遂投筆從戎，精研武學，以備將來建樹之基礎。時值黃埔軍校招考六期學生，李君學術優良，遂得入校肄業。對於軍事政治各項科學，華研究不遺餘力，品行學術爲全隊冠。奉命委爲陸軍八七師二六一旅五二三團三營十一連排長，適值滬案發生，我旅請纓參戰，始則在吳淞蘆蕩一帶擔任警戒任務，殆至二月二

十二日我右翼八十八師被敵壓迫，我旅奉令擊敵側背，於是強渡蕪湖濱河，猛烈攻出，我團第一營傷亡無算。旅長即令第十一連歸第一營王營長指揮，全連官兵奮勇異常，血戰竟日，遂將南孫宅一帶逐漸收復，李君身先士卒，勇敢奮戰，首推厥功，執意倭寇負頑抗，仍圖猛烈反攻。李君竟于是日飲彈陣亡。埋骨沙場。英魂凜凜。嗚呼痛哉！

第八十八師

工兵第八十八營上校營長唐循傳略



陸軍上校唐烈士循之先生，諱循，世居湖南零陵之郵亭鄉。生而殊異，少具大志；家貧，不能為學；及長，工讀兼營；年二十四始卒業零陵縣立中學。際于時勢，南赴廣東，致入黃埔軍校。

勤操苦學，試考冠羣，校長蔣介石先生，甚器重之！畢業後，分發黨軍工兵隊見習，不數月，由排長升代隊長。繼轉調至各部，歷任連長副官營附營長團附等職；去秋調長國府警衛軍第二師工兵營，旋改陸軍第八十八師上校營長，精忠自矢，氣節超人。當一二八滬案突起，先生於一二九即前先後，將所部由杭州開赴淞江，策應十九路軍。繼奉轉向南翔推進，再進守江灣廟行之線。迨二二二倭敵增援，向我總攻，砲火之烈，罕與倫比。我廟行陣地，遂遭重大損失。新時一般將士，於彈雨飲血之中，飛機重砲，威迫之下，惶恐驚悸，危迫萬分！先生獨毅然下必死之決心，救黨國之須危，竟率所部士兵，力挽危局。正圖一鼓殲敵之際，不幸飲彈殞命！同時所屬第三連連長施世德，亦告陣亡，良堪惋惜！先生卒年三十有二。

步兵五二七團三營少校營長陳振新傳略



烈士姓陳，諱振新，字文軒，湖北應城人。幼失怙恃，賴兄嫂以撫育。弟兄凡四，烈士居其末。十五歲，肄業於本邑之高級小學，每遇期試，必拔前茅，諸教師咸以大器許之！畢業後，感

效班定遠之投筆從戎，以肅清障礙，驅除醜虜。遂於十四年赴粵，投效黃埔軍校三期肄業。廣州沙基之役，曾因奮勇而受傷；楊劉之亂，東江之役亦負重傷。畢業後分發第一師，出師北伐，而閩，而浙，而贛，而湘鄂各役烈士每戰必身先士卒，勇往殺敵，卒以過勞致疾，辭職休養。甫愈，復任職於國府警衛軍一師，旋改編為八十八師，烈士即該師二百六十四旅五百二十七團第三營營長也。此次在滬抗日之役，因報國心切，殺敵過勇，竟以身殉！烈士為人儉樸，作事勤勞，身後遺孀妻一，年未三旬；幼子一，僅九歲。他無遺物，僅破屋半椽，薄田數畝而已！

步兵五二四團一營少校營附盧志豪傳略

烈士盧志豪，世居浙江永嘉楠溪橋之南溪，黃埔軍校第三期高材生也。年方二十有八，而從事革命戰役者，已不下百餘次。南北統一後，中央創設革命軍教導隊，造就國防軍幹人才，以烈士品學兼優，功勳卓著，選任教官。烈士奉職惟謹，課餘努力自修，手不釋卷。教導隊擴編警衛軍，烈士被任為營附。本年春改編八十八師仍任五二四團一營少校營附。淞滬抗日之役，烈士親臨廟行前綫奮勇指揮，激戰數晝夜，彈中頭部，猶頻呼殺賊救國而逝，可謂壯矣！自烈士之死，而廟行之陣地於以保全；我軍之威名於以震域中外。然則烈士之死，豈不重於泰山哉！

步兵五二七團一營少校營附徐旭傳略



徐君旭，字子歧，號魁偉，性剛備，有豪俠風。先世籍隸紹興，自祖父經商永康，遷家焉。徐君係生長於永康者也。幼失恃，由姨母撫養成人。因家貧，無力入塾，十三四歲時，從事郵務

藉圖口食。稍長，嘗存乘風破浪之志！乃身入浙江軍學補習所，研究軍事學術，獨見心得；書法亦臻佳境。旋走粵，從事國民革命，民國十三年，革命軍成立教導團，徐君職膺排長，二次東征，身先士卒，旋升為教導隊隊長。迨十九年因功晉升營長，旋調為國民政府警衛軍第二師第七團團附，最後仍任營長。二十年春，因編編改為營附。今歲一二月間，日寇襲滬，傾國而來，八十八師（即前警衛第二師）出而抵抗，二月二十一日廟行一役，敵棄我寡，勢力懸殊。而徐君

奮不顧身，冒槍林彈雨前進，竟以身殉。時年三十七歲！孔子所稱：「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者。」徐君其可以當之矣！

步兵五二八團三營少校營附呂義瀾傳略



呂烈士，名義瀾，浙江東陽人。黃埔三期畢業，第五二八團三營營附。陣亡于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廟行抗日之役，年僅二十有六！烈士性剛直，見義勇為，年弱冠時，肄業中學，慨

國事蜩螗，軍人跋扈，外侮侵凌，內憂日亟，民國十二年，烈士決心從戎，負笈之粵，投效黃埔軍校。畢業後，值國軍北伐，烈士分發部隊工作，迭經戰役，奮勇爭先，所向有功；為上官所器重，由排長而擢為區隊長，而連長。今年一二八滬變發生，本師奉命出發，援助十九路軍抗日，烈士欣然色喜；出發之夕，即與部屬厲聲而言曰：「此去不殺盡倭奴，誓不生還！」其決死殉國之心，如傾風顧此月十七日，奉令增援廟行，烈士奮勇殺敵，率領官兵，激戰三晝夜，未稍懈怠；士氣所振，屢挫敵氛！二十二日，敵以數倍兵力襲擊，烈士奮不顧身，殺敵衝鋒，身先士卒，卒以中彈致傷，傷勢過重而殞命！嗚呼！

師部上尉參謀項方強傳略



項參謀方強，行五，世居浦江城西隅。幼失學，曾往滬上紗廠工作；五卅案起回抗，因自號五卅。遂有從戎之志。發憤入明強小校，兼習童子軍，畢業冠同儕。

父嘉元先生，曾任紹興地方廳推事；民國十四年冬至廣州任國民政府財部籌餉總處對校。方強年十九，隻身遠訪，乃由憲兵科進黃埔軍職政治學校第五期畢業。歷充警衛軍連長，滬安徵兵局長等職。與王壽貞女士結婚於滬安，生一子正隨。萬寶山案起，日本肆虐東省，又加兵滬上；二十一年春，警衛軍奉令改編八十八師，方強以參謀隨軍出發抗日。二月二十六日，江灣大場馬家宅連寄父書云：「兒身在軍國，有虧孝養，家內幸有兄長侍奉，內婦及正隨，請速召歸家撫養

，俾兒得以一心報國。至內婚日後，則任其良心而已。獸日兇橫，非內寇比。云云。越半月而里人于隊員以關耗至，云方離三月二日，奉令偵察，於羅店附近，遇敵陣亡！計其寄書到達之日，正見危致命之期，嗚呼痛哉！嗚呼壯哉！

步兵五二三團三連上尉連長雷龍傳略



雷烈士，諱龍，字騰飛，四川璧山人也。生於民國紀元前八年，天性聰敏，好讀書，善交遊；志氣遠大，品性堅剛，作事不畏艱難，勞苦。初入璧山小學肄業，繼入重慶中學，畢業後，留

學北平大學，精研歷史，及各種科學政治等書，又好讀古今名人書籍，不數年，才冠於羣。烈士見國事日非，常語人曰：「吾輩青年，不能坐視我國大好河山，任人宰割；弱小民族，任人蹂躪！當此國步艱難，正吾人努力之時矣！」一時值孫總理創辦黃埔軍校，烈士遂毅然南下，投考黃埔第四期步兵科肄業。民國十五年，學業告成，在南昌分發第二十二師工作。後又調至陸軍第一二師工作，歷任排連長等職。自一月二十八日暴日侵我滬濱，屠我同胞，我師奉命調滬抗日，烈士聞之，欣然喜曰：「是正吾輩雪恥報國之時，決與暴日作殊死戰！」初在江灣激戰旬餘，後烈士又奉命調至竹園墩金家木橋等處，担任重要任務，日寇以大軍包圍，烈士卒能以一當十，擊退日軍！旋復調至金家木橋，日寇來勢兇勇，火力極猛，烈士竟中彈身亡！嗚呼！

步兵五二三團六連連長許永賢傳略



烈士姓許，諱永賢，別字思衡，世居諸暨南鄉北塘村。幼穎好學，同文高小畢業。後考升諸暨縣立中學，名列前茅；修學未滿，即慕班定遠之為人，投筆從戎。入浙軍第三師周鳳歧部充

營列兵，旋升班長，旋入二十六軍軍官補習所，以資深造。十七年中央實施編遣，烈士乃乘機退休。十九年二月，國民政府警衛旅在蕪成立第二團，現任本師第二百六十二旅旅長楊步飛充任團長，因機關槍人員缺乏，乃囑第六連連長許向淦函招烈士前來工作，即委為第二營機關槍連中尉連附，

主持成立。烈士悉心規畫，致力訓練，成績大有可觀，遂擢升為上尉連長。今年淞滬變興，本團奉令參加抗日，江灣小場廟之役，烈士奮臂一呼，竟以身殉！年僅二十有六！

士卒，上馬殺敵。當時砲火異常激烈，遂致彈傷額後；負傷時猶下令堅守陣線，誓死不退！卒以寇衆我寡，短兵相接，白刃加身，乃為國捐軀矣！嗚呼！

步兵五二三團十二連上尉連長陳紹筌傳略



陳君紹筌，字伯珍，浙江青田北山人，年二十九歲。暴日侵滬，江灣之役，身先士卒，飲彈而亡，時中華

君其季也。幼聰敏，束髮受書，請解異羣兒。稍長，就外傳；以教師教育不良，心竊鄙之，遂抱負遊學之志！於是整裝赴粵，充黃埔入伍生。嗣於中央軍校第六期畢業，充警衛團機關槍第二連少尉排長之職。十九年八月，調升警衛司令部重機關槍營第三連附。改編警衛第五團第一營第四連上尉連附。二十年四月，調升警衛第二師第五團三營十二連連長之職。計所入之傳，略足事親，方謂出以盡忠於國，入可盡孝於親。詎知倭寇日深，國恥難忍，此身許國，遂以陣亡！君固無愧愛國健兒，而足重於泰山矣！

步兵五二四團二連上尉連長黃文淵即李德富傳略



陸軍第八十八師第二百六十二旅五百二十四團一營二連連長李德富，四川敘州人，本姓黃，名文淵，字德富。幼承繼父李氏，故改

；幼弟文匯文淵，年甫沖齡，亦待育養，諸叔乃商其舅氏，權列歸宗。因軍籍歷史關係，仍沿用李姓傳名。事母至孝，誠厚過人，讀書於岷江邊之牛喜場小學，十三年本黨改組，革命空氣，頓呈緊張，全國青年，亦多參加組織。故淵於是年逕赴廣東，考入黃埔軍校。十五年，本黨出師北上，淵即與列戎行。旋分發教導師一團七連，充中尉排長。二十年教導師改編，九月調警衛二師六團一連上尉連附。十二月，調升二連上尉連長。自滬發生，隨軍由五夫出發，因倭寇猖獗，攜彈荷槍，夜深宵不寐。潮行之役，尙有足疾，傷身危

步兵五二四團三連上尉連長周傳炳傳略



烈士字秉真，湖南瀏陽人，現年二十八歲。曾在湖南大學法科畢業，旋痛心國家之積弱，投筆入黃埔軍官學校第六期步科，卒業後，歷充各師連排長，及其他軍事工作。旋調升國府警衛軍

，仍任連長。去歲改編為八十八師，即任五百二十四團一營三連上尉連長。淞滬抗日之役，烈士憤慨填膺，奮勇死戰，士氣大奮！二月二十二日廂行之戰，暴日悉數來犯，火力之猛，實近世戰爭史中所罕見！烈士身負重傷，猶忍痛指揮不肯退却！卒之舉骨沙場，保全陣地！烈士以血肉之軀，作國家堡，忠勇英烈，實足光耀千秋矣！

步兵五二四團十二連上尉連長唐鄴傳略



烈士字子衡，湖南常甯人，曾于長郡中學畢業後，赴粵入黃埔軍校，時教導師成立派充一團連中尉排長，旋教導師改編，即調充步兵五二四團十二連上尉連長，淞滬發生于二月二十二日廂行之役，奮身禦敵，卒飲敵彈而逝，為國犧牲，現年二十六歲。

步兵五二四團十三連上尉連長馬聰傳略



烈士姓馬，名聰，字安石，湖南湘潭人。短小精悍，沈默寡言，幼有遠志，父母均早逝，賴祖母唐太夫人撫養成立。年十四，見國事日非民生凋瘵，非革命不足以圖存，乃隻身徒步，開關

千里，南走粵依其從父隸於北江軍次。考入黃埔軍事政治學校入伍生隊。於民國十六年，畢業於本校第五期步兵科；歷

充首都衛戍團中尉排長，暨國民政府警衛軍上尉連長等職。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兵寇滬，與十九路接觸。烈士時充八十八師二百六十二旅五百二十四團第三營十二連連長，駐防浙江寧波之五夫，隨師長濟時，參加上海戰事，扼守江灣順行之線。二月二十二日拂曉，烈士連在廟行鎮附近營預備隊，因我陣地鐵絲網破壞勢甚危殆，奉令增加右翼最前線。沉着射擊，奮勇抵抗，戰至日中，以砲火猛烈，所部傷亡垂盡；烈士恐陣地有失，率勵全部，乃率殘部由戰壕內衝出，與敵肉搏。奈孤軍深入，遭敵左右機槍掃射，中彈仆地，猶大呼前進喊殺不已！所部生還者僅十餘人，烈士亦以傷重殞命！烈士生於民元前二年庚戌，亡年二十三歲。配同邑朱亭蘭鳳雲，湘潭中學初中生，結婚僅年餘！遺子天仇，生甫數月云！

五二七團十一連上尉連長傅允文傳略



傅允文，字斐然，浙江義烏杜門人。行六，五歲失怙，受母教，知忠義之道，頗喜武術。年十七，從軍入粵，蔣總司令督師北伐，允文錄劉時第一師為連排長。國府警衛軍第二師成立，烈

士任連長，旋該師改編為陸軍第八十八師，仍駐首都拱衛，暴日侵滬，十九路軍為自衛而戰，八十八師任左翼之抵抗。允文率所部，駐廟行，日與士卒共處戰壕，沈着應戰，暴日不得逞！其後日軍加援猛攻，血肉相搏，歷四晝夜，幾於無暇飲食！前後衝鋒九次，日軍竭蹶支撐，僅免潰退。而允文以出入槍林彈雨中，身著四彈，致陷日軍陣地，不得脫；狂呼殺敵，士卒為所激動，勇往邁進！旋日軍如潮而至，不能敵，士卒退守原防，而允文已為國犧牲矣！時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晨七時許也！

五二八團二連上尉連長駱朝宗傳略



駱朝宗，字於海，浙江義烏北鄉西翰莊人，現年二十九歲。忠勇剛直，誠實樸素，東髮受書，穎悟過常。民十二卒業浙江第一中學校，旋考入黃埔軍官學校第五期砲科肄業，畢業後

歷充總司令部政治訓練部科員，二十年一月調警衛師步兵第二旅司令部參謀。八月七日調警衛軍第二師八團二連連長，旋改八十八師五二八團一營二連，仍充連長。本年二月二十二日晨，廟行抗日之役，奮勇指揮，飲彈陣亡。

五二八團二連上尉連長駱健郎傳略



海上事發，八十八師奉命於杭州前拔，五二八團駱連長，跨白衛促伍前行，其新婚以衣兩襲，果食數盒，來別，連長攜之，行數百步，返，忽擲衣盒於地，探囊所有五十金，盡付之曰：

「姑取此去，毋我念也！」婦大號，不知所以，昏頹路上；連長不顧，縱騎飛馳去。連長者，早以身許國，先離絕其新婚者也。大場一役，飲六彈，腹為長刀穿，壓臥敵中隊長身上，而右手所握長刀向未於敵胸拔出也。嗚呼！壯薄雲天，烈披河山，千古忠烈不復見矣！卒年二十四。連長四川古蔺望族，少健郎名之；與其妻遺書列左

健郎：旁的事情不要說，我們已開到蘇州來準備殺敵了，增加上海或旁的地方還沒有一定。總之此次我是抱了具大犧牲的決心，你是一個富有愛國性的人，想來你也願意。設若我這次在戰場上犧牲了，你也有相當的榮譽。日本打倒我還在，再來聚會。我將你的大衣及齊袍隨身帶來，外身還有金戒子三個（重一兩）。我想設法替你送來，如果不能再想辦法開外當有一口衣箱在杭州，內有價值二百元之東西（當票四十四號二月一日所當）你也要注意。同時請你告訴我之近狀于略曉生（四川古蔺生福轉）勿勿書此有所不盡並說

近好
健郎于蘇州車站
掛號就此問安

五二八團十二連上尉連長萬羽傳略

烈士湘武崗產，體魁偉，目炯炯逼人，弱冠，習拳擊，不修細行，父老日周處一害焉；父怒，遂不使歸，不知所蹤。他年，父商廣州，獨二歐水卒怒，遭擊，歸嗚血亡；五日後，水卒亦被擊于楊樹下，面上有刀文，「萬羽為父復仇」六字，知之者，曾見烈士衣戎衣曾大號於湖南殯舍之側焉

。孝腸俠骨，堪嘉堪嘆也。南北統一，烈士復致入中央軍校，卒學於第五期，分發至警衛團，後改編警衛二師，又八十八師，任五二八團連長。上海事發，烈士御大禮服，留景，並倩名畫家作像，語其妹曰：「善藏此像，此乃英雄之遺像矣！」



妹大哭，烈士大笑，揮鞭揚長去。廟行一役，天日色變，於楊橋橋頭，烈士手刃敵一少佐，一曹長，終至臥血泊，英名成，而壯史鏗矣！時年二十八。

五二七團一連上尉連長趙公毅傳略



烈士，幼穎悟，止異凡兒。童年業鄉校，師長成器視之。稍長，卒業於定海中校，時值國家多事，外侮日亟，慨然有定遠之志。投入二十六軍軍官教育團，轉入輻重專科。於學術兩道，獲稱精當成績。歷充十三軍中尉排長，警衛第二師中尉排長，暨現任八十八師上尉連附等職。今春日本啓靈滬，八十八師奉調，與十九路軍連絡自衛。廟行之役，烈士奮勇衝鋒，被敵圍攻，竟飲彈陣亡，年僅二十有七。

五二七團十二連尉連附許培華傳略

烈士名元善，字培華，江西宜黃縣人。弱冠失怙恃，卒業高小，無力轉學。懷抱大志，不肯倚賴他人；鑒於家道之衰落，更憤國勢之積弱，乃毅然棄文就武。民十五年北伐軍到建江西，烈士請投效，得任軍官團中尉書記；十六年隨營回粵，轉入黃埔軍校第五期肄業。迨畢業後，復在南京入教導隊訓練；後教導師改編警衛軍，軍烈士以上尉階級奉派於一師一旅服務。未幾又值改編調充陸軍第八十八師第二六四旅五二七團三營十二連上尉連附。此次日寇侵滬，八十八師第五軍參加禦敵，烈士為國抗戰得遂初衷，星夜馳赴前線。別其妻時，無戚容，無畏色。大場之役，鏖戰兩晝夜，意氣益壯；乃不幸竟於二月二十二日中彈殞命！忠骨暴沙場，傷哉！卒年僅三十有一。

五二四團二營營部中尉副官章煦東傳略

烈士名元善，字培華，江西宜黃縣人。弱冠失怙恃，卒業高小，無力轉學。懷抱大志，不肯倚賴他人；鑒於家道之衰落，更憤國勢之積弱，乃毅然棄文就武。民十五年北伐軍到建江西，烈士請投效，得任軍官團中尉書記；十六年隨營回粵，轉入黃埔軍校第五期肄業。迨畢業後，復在南京入教導隊訓練；後教導師改編警衛軍，軍烈士以上尉階級奉派於一師一旅服務。未幾又值改編調充陸軍第八十八師第二六四旅五二七團三營十二連上尉連附。此次日寇侵滬，八十八師第五軍參加禦敵，烈士為國抗戰得遂初衷，星夜馳赴前線。別其妻時，無戚容，無畏色。大場之役，鏖戰兩晝夜，意氣益壯；乃不幸竟於二月二十二日中彈殞命！忠骨暴沙場，傷哉！卒年僅三十有一。



連君逸卿，一名偉英，廣東潮陽縣大布鄉人也。幼聰慧有大志，曾肄業於汕頭角石中學，追民國十六年秋，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七期肄業，成績甚優。畢業後，入國府警衛軍實習。追警

五二三團一連中尉排長連逸卿傳略

八十八師見習。以奮勇勤勞，屢功擢升中尉排長。今年一二八滬變發生，烈士任八八師五二七團十二連中尉連附，於三月一日殉身於滬西孟家宅抗日之役矣！



鄭烈士在邦，年二十六歲，籍隸浙江寧海，少有革命大志，民國十六年，我革命軍抵大江南北，烈士投筆從戎，入第一軍參加北伐，復投考中央軍校第七期，於十八年十二月畢業，分發

五二七團十二連中尉附鄭在邦傳略

烈投筆從軍之始！既至贛，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南昌分校；卒業後，服役暫編第一師攻城營。旋換隸國民政府警衛軍，復改編為陸軍第八十八師，時烈士已晉秩中尉副官，隨軍逼歷贛浙甯省平匪。及二十一年一月，日寇南侵，淞滬戰起，國府慮十九路軍兵力單薄，撥調八十八師馳赴前方，擔任兩江海蘊蕪漢一帶防務。倭奴逞暴不已，激戰旬旬，死傷積野。月二十二日，烈士手握短槍，在兩江前綫，喋血督戰，寇軍砲彈如雨，遍部為穿，殉焉！年二十有七。



烈士姓章氏，名際東，字師如，世居安徽東流縣。父繼顯，通法學。祖父筱陸先生，為邑中名宿，文章道德，彪炳一時。烈士幼承家教，力學篤行。年十五，入省立第一工業學校，習土木工程。越四年，以優等卒業，任本縣章氏大興小學校教員。民國十六年四月，國民革命軍第三軍，由蘇回贛，道經烈士之里百笏村營長李某，見烈士而奇之，掣與偕行，是為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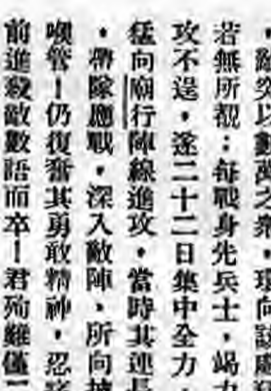
鍾烈士筱筠，江西之清江人也。幼年隨其父少雅先生入湘，經營商業，與湘中學子過從往返，甚相款洽。乃棄商就學，肄業於湖南修業中校。嗣以天下擾攘，軍閥代起，非武力無以求平等，遂假文武武，入中央軍校武漢分校。畢業後，奉派至警衛旅見習，旋升為中尉排長。二十年，日寇東北，復侵淞滬，

五二三團九連中尉排長鍾筱筠傳略

且且孜孜，成績斐然，泊乎北伐軍抵浙，烈士認為正男兒救國良機，遂慨然投筆從軍。知因無軍事知識，祇能隨軍宣傳政治工作。旋於十六年六月間，考入二十六軍軍官團，受高深之軍事訓練；翌年四月卒業於該團，即在第六師充任少尉排長之職。十九年調充國府警衛第二師（即今八十八師）撥升中尉排長，自一二八滬戰爆發，十九路軍盡職守土，八十八師奉命往援，二月二十八日傍晚，烈士與同事等，在江灣竹園墩浴血死戰，當時敵軍用大砲猛烈轟擊，突然飛來一彈，轟然炸裂，同事俱傷，以愈烈士為最重！聞當時向旬旬一箭之路，始伏地長逝，儼於交通壕中，時年僅二十八歲！

五二二團二連中尉排長俞善為傳略

俞烈士，諱善為，字維仁，浙江金華之月潭村人也。生而敏，性好學，惟因家境清寒，無力就學；其姑母見其甚可深造，前程無限，乃慨然資助入學。烈士因有聰穎之天質，猛進之精神，且且孜孜，成績斐然，泊乎北伐軍抵浙，烈士認為正男兒救國良機，遂慨然投筆從軍。知因無軍事知識，祇能隨軍宣傳政治工作。旋於十六年六月間，考入二十六軍軍官團，受高深之軍事訓練；翌年四月卒業於該團，即在第六師充任少尉排長之職。十九年調充國府警衛第二師（即今八十八師）撥升中尉排長，自一二八滬戰爆發，十九路軍盡職守土，八十八師奉命往援，二月二十八日傍晚，烈士與同事等，在江灣竹園墩浴血死戰，當時敵軍用大砲猛烈轟擊，突然飛來一彈，轟然炸裂，同事俱傷，以愈烈士為最重！聞當時向旬旬一箭之路，始伏地長逝，儼於交通壕中，時年僅二十八歲！



八十八師請櫻抗日。受命之日，烈士誠其部下曰：『國家存亡，在此一舉！爾等毋怯！余誓以生死相共也！』誰敢稍退者，有連坐法在！』士卒皆感激泣下。二月十九日，烈士率機槍兩挺，與敵周旋於小場廟，敵有犯其鋒者，毋不披靡，凡三晝夜，愈戰愈勇，突有士卒告曰：『吾機槍兩挺，悉為敵火所損，將如何之？』烈士曰：『俟敵接近，以槍身槍架擊之可也！』言未畢，敵彈貫其腦部而亡！



高君，諱鵬翼，字國光，鄂之武昌人也。生於民國二年。父服務軍役，歷有年餘。君八歲就傅，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民十二年，轉入湖北武昌第十高級小學肄業，專心研究國文，及普通科學。每因教員講授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事實，即拍案大叫曰：余一日不死，誓與帝國主義拚命。同學皆笑君為神經病，而君不顧也。由此學益動，而志益決。十八年春，中央軍校武漢分校招考入伍生，君踴躍與考，取列上第。民十九年畢業，分發國府警衛旅見習。民二十年授職排長，訓練兵，晝夜操勞不覺疲乏。每對士兵訓練，多述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事實。言下悲憤疾呼，士兵多為之感動。九一八暴日蹂躪關東，東北長官，抱不抵抗主義，效數千里沃壤，拱手讓入。君每與人談及，輒深切齒。未幾，上海事變復起，幸在滬



張排長熙，湖北蕪水人也。乘賦卓越，聰穎過人，自幼即以好勝稱。十五年後，國民革命軍旋旆北指，赫赫聲威，震撼南國。是後國府北遷，中央軍校並在武昌設分校。張認為男兒建功立業之無上機會，來投軍校入伍。十八年二月畢業後，分發軍中，由見習官而晉任中尉排長職。一二八後，淞滬抗日戰起，八十八師奉命應援，接替江灣北端經廟行以至蘆蕪蕪南岸之戰線，張排即已置於廟行陣地。於二月二十二日之戰，敵軍砲火猛烈，彈飛如雨，張及其全排士兵，悉成國殉！張時年僅二十有一也！

五二四團十四連中尉排長高鵬翼傳略

張排長熙，湖北蕪水人也。乘賦卓越，聰穎過人，自幼即以好勝稱。十五年後，國民革命軍旋旆北指，赫赫聲威，震撼南國。是後國府北遷，中央軍校並在武昌設分校。張認為男兒建功立業之無上機會，來投軍校入伍。十八年二月畢業後，分發軍中，由見習官而晉任中尉排長職。一二八後，淞滬抗日戰起，八十八師奉命應援，接替江灣北端經廟行以至蘆蕪蕪南岸之戰線，張排即已置於廟行陣地。於二月二十二日之戰，敵軍砲火猛烈，彈飛如雨，張及其全排士兵，悉成國殉！張時年僅二十有一也！



張排長熙，湖北蕪水人也。乘賦卓越，聰穎過人，自幼即以好勝稱。十五年後，國民革命軍旋旆北指，赫赫聲威，震撼南國。是後國府北遷，中央軍校並在武昌設分校。張認為男兒建功立業之無上機會，來投軍校入伍。十八年二月畢業後，分發軍中，由見習官而晉任中尉排長職。一二八後，淞滬抗日戰起，八十八師奉命應援，接替江灣北端經廟行以至蘆蕪蕪南岸之戰線，張排即已置於廟行陣地。於二月二十二日之戰，敵軍砲火猛烈，彈飛如雨，張及其全排士兵，悉成國殉！張時年僅二十有一也！

五二四團十三連中尉排長張熙傳略

張排長熙，湖北蕪水人也。乘賦卓越，聰穎過人，自幼即以好勝稱。十五年後，國民革命軍旋旆北指，赫赫聲威，震撼南國。是後國府北遷，中央軍校並在武昌設分校。張認為男兒建功立業之無上機會，來投軍校入伍。十八年二月畢業後，分發軍中，由見習官而晉任中尉排長職。一二八後，淞滬抗日戰起，八十八師奉命應援，接替江灣北端經廟行以至蘆蕪蕪南岸之戰線，張排即已置於廟行陣地。於二月二十二日之戰，敵軍砲火猛烈，彈飛如雨，張及其全排士兵，悉成國殉！張時年僅二十有一也！

有十九路軍，始終抵抗。二月，該師奉命參加抗日，君雖然大喜曰：「余之志願得伸矣，成功成仁，此其時矣！」二月二十二日，日軍向我陣地總攻擊，以陸海空軍主力，三面壓迫，君以機關槍兩挺，附屬第六團二營指揮，以抗敵之敵。君遂手操自來得，督率士兵，猛力衝鋒，不准退後一步。忽敵彈射來，炸傷胸部，乃復抗戰如故。旋一彈中於腦袋，遂不支！臨死時，對士兵曰：「余不能再與諸同志共殺敵也，望各同志努力殺賊，為國家爭光榮，為民族爭生存，余雖死，亦瞑目矣。」嗚呼！

五二七團一連中尉排長李公尙傳略



烈士姓李，諱公尙，一名佐卿，字人良，浙江永康李店村人。世業農，兄弟三人，烈士其長也。烈士好讀書，稟資聰穎。少懷大志，鄉里咸器重之。民國十一年，畢業於浙江省立第七中學。十六年春，考入黃埔軍官學校肄業，編復轉入南京中央軍官學校第七期，精研軍事學。十九年卒所業，遂充陸軍第八十八師五百二十七團一營一連排長。本年一月二十八日，滬變事起，烈士誓死抗日！二月二十二日，日軍以全力攻兩行，烈士身先士卒，於麥家宅前浴血激戰，卒至殺身成仁！死之日，年祇三十二歲。

五二七團二連中尉排長朱煥然傳略



朱烈士煥然，湖北江陵人。初入總司令部教導營充當學兵，旋因功擢升班長，排長，區隊長等職。二十年調任本師五二七團二連中尉排長。賦性果敢，忠勤於職，為全團官兵所欽仰。九一八事起，不崇朝而失地千里，烈士悲憤填膺，深以不能殺敵奪恥，收回失地為恨！一二八日軍侵滬，八十八師奉命抗日，烈士以為民族效力之機會已至，督勵部下，奮勇殺敵。二月二十二日竟殉於朱家宅之役！殉難時年僅二十六歲也。

五二七團三連中尉排長商支宇傳略

商烈士浙江湖州人，本世家子弟，卓犖個體，軒昂奇異



：憂國事之類敗，憤軍閥之專橫，棄浙江大學而轉入中央軍校。七期卒業而後，率師勦赤，迭著豐功。倭寇寇邊，烈士聞耗痛心，「借亡」與誓！率軍赴援淞滬，慷慨率師，奮勇鏖戰，自二月十九至二十二日三晝夜間，寢食不遑，總經肉搏。烈士身中數彈，血漬戎衣，猶復振臂奮呼，爭為先登。血花彈雨之中，第見頑寇披靡，陳屍疊疊。而烈士亦竟於是時以負傷過重，流血過多，殉身於麥家宅！年僅二十有三，嗚呼烈矣！

五二七團六連中尉排長黃茂松傳略



黃君茂松，字志華，廣東興甯縣人。父鳳生，母劉士，僑居南洋荷屬坤甸而生，故君生而富於愛國性。四歲，母歿。甫十歲，隨父返國，就學鄉中黃族詠春小學，天資聰穎，性情活潑，為鄉里所稱。年二十，又喪父，家益貧，無力升學，居常鬱鬱！後隨軍至廣州，歷任粵軍第四師，中央兵站右翼兵站處，暨粵軍總司令部，國民政府軍需局，等機關服務。民國十六年，入黃埔軍第七期，學術兩科，精研深造；迨軍校畢業，復赴京投入陸軍教導第一師教育大隊軍官連，學習新式兵器。期滿，於二十年三月奉派充任國府警衛軍第二師步兵第四旅第七團第二營第六連中尉排長。後改為陸軍第八十八師二百六十四旅五百二十七團二營六連，供職如舊。今年一月二十八日，日軍侵滬，君聞憤甚！及奉令參加禦侮，於二月十八日抵江灣，担任前線防守。竟於二月二十二日殉行鎮之役，中彈陣亡！年僅二十九歲！嗚呼，烈矣！

五二七團十一連中尉排長劉伯軒傳略



烈士姓劉，名伯軒，號秉正，湘之邵陽人也。曾畢業於縣立中學，及中央軍校第七期。十九年春，分發警衛旅工作，二十一年春，東鄰倭奴，橫肆暴力，既佔我關東，復犯我上海，凡吾國

民，孰而可忍？我國出師抗禦，八十八師與之。君係該師中幹部也。一日遇敵於滬上附近，兩軍接觸，乃身先士卒，果指揮旗，高呼前進殺敵。正勇冠三軍，氣壓強敵之時，忽敵彈仆地。槍砲聲與喊殺聲中，猶隱隱聞「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萬歲！吾今得其所矣！」等語，其勇敢殺敵之精神，愛國犧牲之價值，實軍人無上光榮，何痛惜之有！

五二七團十四連中尉排長任益珍傳略



任烈士益珍，字席儒，籍隸永嘉。賦性聰穎，幼入永嘉縣立第五小學肄業，成績優異。畢業後，毅然投筆赴廣州國民革命軍憲兵團，參與戎行。至十六年三月，考入黃埔軍事政治學校第七期，充當入伍生。是年冬，升入該校預科。十八年十二月，修業完竣，派赴陸軍教導第二師編重團，充任排長。二十年五月，分發國民政府警衛軍第二師第七團十四連，充任少尉排長，以督率有方，十一月間，即擢升中尉排長。二十一年一月杪，由杭出發赴滬，參加抗日戰爭，努力殺賊，奮不顧身。於二月十九日在竹園墩，中彈陣亡，年僅二十七！

五二八團二連中尉排長周桂標傳略



烈士周桂標，三湘湘鄉人也。秉性剛直，慕武俠，好公益，鄉人均以里中善人目之。烈士後入革命軍軍士隊肄業，夙夜操作，孜孜不倦，師長咸器重之。學成，派充少尉排長職務，旋因功

五二八團四連中尉排長梁修身傳略

梁排長名修身，字建剛，年二十有五，湖南安化人也。中央軍校第六期畢業。為人剛毅果敢，御下以嚴。二月二十



五二八團六連中尉排長盧世鍾傳略

盧烈士世鍾，諱鴻熙，廣東興甯人。民十五，畢業於興甯縣立中學，是年八月，考入黃埔第六期；十八年五月畢業於南京中央軍校，調國府警衛軍第二師（現為八十八師）



五二八團十二連中尉排長顧煒傳略

八十八師奉命抵抗，烈士遂得引伸素志，衝鋒肉搏，身先士卒。廟行之役，竟致為國捐軀！嗚呼！壯已！



不得逞。後用排砲，以勢寡故，傷亡幾盡。烈士獨擊機關槍，右臂中彈，毅然自肩落，營長淚下，命昇後方。烈士曰：「不見吾有左肩乎？」繼以左手擊敵，又創。大吼，一躍而起，狂突敵陣，從者數十人，烈士震天地，敵懼，棄壕走。然烈士終頹臥於血泊中矣！

五二八團十三連中尉排長胡家驊傳略

胡君家驊，字道生，湖北荆門人。少孤，事母至孝。天資穎悟，有大志。痛國勢凌夷，遂投筆從戎。十八年考入中央軍校武漢分校，畢業後，奉派充國府警衛新見習，旋擢升警衛二軍六團十三連排長。二十年冬，改編為八十八師排長



五二七團八連少尉排長陳鼎勳傳略

令人興起。詎胡君本年二月廟行之役，竟不生還矣！



五二八團六連少尉排長王良傳略

師長所器重。後奉派充國府警衛師軍官連見習，翌年，調升八十八師中尉連附。此次倭寇犯滬，我軍為捍國衛民，維護公理之責任，毅然起抗，敵終不得逞。而陳君則於槍林彈雨中，身先士卒奮勇應戰！竟以陣亡！



定抗浙省，烈士潛助之力不少也。年十八，舍筆投身於軍伍。初入革命軍教導總隊肄業，以學術優良派充准尉排長職務，旋又陞充陸軍八八師五二八團一營三連少尉排長。本年二月間，倭奴犯我淞滬。我革命軍守土有職，奮出抵抗，屢戰屢捷，屢挫敵鋒。烈士揮刀前進，殺敵盈野。太倉之役，敵軍增援數倍，烈士奉命死拒，敵終不得逞。且自領隊。鋒，破敵前線。然不幸於陷陣之際，為敵彈所傷，昇院為之醫，卒以傷重不治，嗚呼烈矣！

五二八團六連少尉排長王倫敦傳略



五二八團十四連少尉排長王志英傳略

道焉。自暴日寇滬，第五軍奉命禦侮，廟行之役，在奪回陣地時。烈士已死於槍林彈雨之中矣！嗚呼！



五二三團六連少尉排長胡鳳翔傳略

烈士胡鳳翔，名鳳翔，江蘇丹徒人也。身體魁梧，天資聰穎；幼時學習商業，蓄日大志；適逢革命軍興，烈士毅然棄商從戎，以忠黨國。初入伍，乃二等列兵；因其學術品三者均優，按級升充排長。客歲九一八，日寇侵我東省；今春又犯我淞滬，烈士聞之，毛髮俱豎！迨淞滬告下，欣然率隊出發；一進陣地，則奮勇當先，殺敵無算。卒因敵火兇猛，竟於二月二十一日中敵彈陣亡。

五二三團八連准尉排長駱雁行傳略



駱烈士，名雁行，字顯，浙江永嘉縣油仙區寮前村人也。賦性剛直，天資穎異，好學不倦，少懷大志，氏十五黨軍克浙江，烈士即效溫嶠之絕裾，隻身走杭州，入浙江憲兵營。民十九，

國府警衛團擴充為旅，乃轉入警衛旅第二團第一營機關槍衛，充當班長。二十年一月，與教一師合編為警衛師第五團，調烈士赴第八連服務，駐防嘉興。烈士不辭艱苦，努力工作，又得擢升為准尉半排長。至一二八滬案發生，八十八師奉令參討日，烈士每戰輒身先士卒，奮勇力擊，卒於二月二十二日江灣之役，中彈身歿。斷脛洞胸，狀至慘酷，悲夫痛哉。烈士生於宣統二年四月十六日，年僅二十有三。

五二三團十二連准尉代排長金雲初傳略



金烈士雲初，浙江永嘉人也。性剛直，喜交遊，精拳術，勇敢有為。年十八，投身入行伍。此次滬上一二八事變，八十八師參加抗日，烈士充當五二三團十二連代排長，佈防江灣廟行一帶。

二月十八夜，開始與敵接火，烈士奮勇殺敵，激戰三晝夜，肉搏幾數次，殺賊無數，獲戰利品甚多，生擒曹長一。連長嘉其神勇，獎許者再，烈士雍如也！二月二十一日，敵集數倍兵力，以犀利之槍械，向我總攻，彈如雨注；血肉橫飛，烈士置若無視，身先士卒。竟於敵家宅衝鋒邁進之際，敵以機關槍掃射，烈士飲數彈而殉命。

五二三團十二連准尉代排長蔣炳龍傳略



烈士，浙之溫涇人，初業商，並服務於保衛團。熱心公益，任俠好義，夙為地方人士所稱許。繼憤國事日非，投身行旅，以烈士對於軍事曾經訓練，故即蒙擢任為排長等職。暴日侵滬，本

日奉命抗日，時烈士任第五二三團第三營第十二連代排長職，及抵前線，血戰旬餘，烈士莫不身先士卒，敵人所向披靡。三日二，廟行之役，敵人傾全力來犯，烈士奮勇抗戰，然不幸頭部中彈，於高呼「殺敵」聲中，倒地長逝。嗚呼痛哉。

五二七團二連准尉半排長陳益傳略

陳烈烈益，世居湘之邵陽，少有大志。民十五本黨出師北伐，大軍過湘，時烈士年僅十八，即加入行伍。隨軍北上，轉戰萬里，辛勞不辭。十九年北伐告成，奉命改編入警



喜色，對部下言：「吾人雖不能出關殺敵，復吾國土，然保國衛民，此其時矣！」二月十八日，烈士於機關槍砲聲隆隆之中，出現於江灣前線，鏖戰三日，殺敵難以計算。二十日朱家宅之役，敵人終於潰退，惟烈士已不幸身中數創！雖經救護隊救送後方醫院，但未達醫院前，已長逝於運送受傷官兵之汽車中矣！嗚呼！

五二八團三連准尉半排長查英傳略



君諱英，一名冠亞，字學昌，世居海甯之費花。少孤，性剛直，有大志。十六年春，革命軍底定浙江，二十六軍凱旋經袁花。人民啓戶而觀，君乃曉然於從軍之樂，遂入伍焉。初為士卒，嗣與唐偉傑等。於十八年同入國府警衛團教導隊畢業，分發充班長。此次倭寇襲滬，舉國上下，敵愾同仇；君慷慨激昂，以為報國之期已至！隨八十八師赴江灣前敵，每臨陣輒奮不顧身，當者披靡！卒於二月二十二日廟行一役，以援絕就義於塘家宅前。嗚呼烈哉！

五二七團十三連准尉特務長何養新傳略



烈士何養新，浙江新登人也。少負大志，品性醇厚。家清貧，無力求學，投身入行伍。忠勇耐勞，為上官所稱許。後畢業於總部憲兵團軍士連，分發充當司書，克勤克盡，毋稍或懈。今年

一二八滬戰發生，八十八師參加抗日，時烈士任五二七團十三連特務長職。出入槍林彈雨之中，履險如夷。二月二十二日，敵以數倍之衆，盡海陸空軍之力，向我沈家溝陣地襲擊。烈士冒砲火輸送軍實於陣地，身中數彈，猶舉所攜木殼槍

，向敵猛擊。卒以傷重殞命！年僅二十有四。

五二三團七連中士班長喬俊卿傳略



烈士安徽蚌埠鄉人，十五年革命軍歐門外，烈士隨伍走。七年來塞北戎陽，亦老於征戰者矣！上海事發，烈士伏楊橋橋中，激戰數晝夜，敵不得逞。二十三日天曙，紅霞漫天，敵之坦克

車，復隆隆然來壕中，伙伴謔默如死，伏待不稍動。敵車左右掃彈，然亦不敢直進。烈士忽挺起，去重裝，棄鋼盔，提十二磅大炸彈四枚，匍匐出壕，蛇行前至古樹旁伏。敵車三兜，旋至。烈士突起，擲彈兩車。一彈未爆，復大吼擊車背，投彈入車腹，炸聲撼天地，烈士即於是時成仁矣。

五二三團十一連下士班長邵南傳略



烈士邵南，浙江湯溪人也。志行卓犖，不苟言笑；待人和藹，誠信不欺，同事咸親之重之，目為嚴師益友也。滬變初起，烈士嘗勸其同事曰：「我堂堂中國，竟為蕞爾倭奴蹂躪至此！吾人若不能驅逐倭奴出境，復何面目自立於世界？」英壯之氣，溢於言表，聞者咸為興奮。迨八十八師奉命出發，烈士欣然就道。期於二月五日途次滬甯，竟未克與吾輩同殲暴獸於沙場！一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其可以為烈士借詠矣！

五二三團十二連中士班長陳得魁傳略



烈士陳得魁，世居東海之浙，以捕魚為業。某年春，烈士從父漁於三門灣島上，遇日本漁船越海來捕魚，烈士以其非我族類，鳴鼓而攻之。倭船發砲，射殺烈士父兄及同事多人，自是烈士

知非促進國家之強盛，無以謀生！遂決心棄業投軍。適值國府警衛司令部募兵於浙東，烈士遂應募入京，受軍事學術，

韓津有心得。由是烈士技益進，被選充班長。抗日之役，烈士如遇風，勇猛到擊，殺敵無算。二月二十一日平明，烈士襲攻倭營，奪獲太陽旗而歸，日兵為之喪膽！會敵彈雨下，遂致殉難！嗚呼烈矣！

五二三團十四連上等預備兵陳洪傳略



陳烈士洪，廣西桂平人。幼懷大志，後值國府設立警衛軍，烈士遂應募入伍。今歲春，八十八師參加淞滬抗日之戰，二月二十一日，倭寇增援，悉力來犯，烈士身中數創，猶鎮靜如恆，伏身溝內，隨準射擊，不肯退後就醫。旋為暴日飛機炸彈所中，遂殉於朱家宅陣地，傷哉！烈士卒年僅二十一有一。

五二四團三連中士班長吳忠祥傳略



吳烈士，名忠祥，年三十二，上海人也。一二八暴起，烈士自奉命參加抗日後，勇猛惡戰，殺敵無算。三月一日，我軍變更戰略，退守第二道防線，烈士以奉命前進，良非所願。遂盡其所存子彈，對敵劇烈射擊。不幸於陳家橋附近，中流彈陣亡，哀哉！

五二四團八連中士班長張培恩傳略



張烈士培恩，年二十三，江蘇鎮江人。二月二十一日廟行之役，烈士率全班突破重圍，進迫敵壕。敵彈落銅盔，紛紛如雨點，烈士毫無懼色，並挺身向敵人衝殺！全班弟兄咸買勇向前，無一生還者。可謂烈矣！

五二七團一連中士班長曹文斗傳略

烈士曹文斗，江西湖口人也。投入國府警衛旅第三團，執戈衛國，居然一時代之勇士矣！警旅編成師，參加討逆，開封歸德諸役，烈士亦與有勞焉。自一二八上海事件發生

，烈士即慷慨隨軍開拔。二月十八日，八十八師奉命全部開拔前線，布防江灣廟行之間。二十日即開始攻擊。二十一日十二兩日，戰事激烈，為亙古所未有！烈士驍勇過人，屢摧強敵，竟於二月二十二日拂曉，衝鋒陣亡！

五二七團十一連上士半排長韋友林傳略



韋烈士友林，廣西修仁人也。年十八，卒中學業；烈士憤軍閥之禍國，喜統一之垂成，遂隻身北上，間關入首都，投身警衛隊。警衛軍改組八十八師，烈士升充上士半排長，出發鎮江，築濠防寇。烈士負十連石，與士卒同勞苦，未嘗少自暇逸。以是淞滬抗倭之役，用能善得軍心，而一致效命。二月二十日，烈士扼守竹園墩陣地，目標顯露，隱蔽無方，烈士竟以身殉，嗚呼！

五二七團十二連下士班長盧梓威傳略

盧烈士梓威，浙江黃岩籍，方其幼時，聰穎和藹，迥異常兒。迨高小卒業，適赴寧之際，即應鎮海警衛旅之募。迨滬變起，奉命調滬，烈士意於二月二十一日陣亡於孟家宅，年僅二十有三，傷哉！

五二七團通信連文書上士劉以德傳略

劉烈士，二十六歲，湖南攸縣人，三月一日陣亡於王家橋。劉以德是一個管理文件的軍士，滬戰開始了，八十八師請纓抗日了，他隨着隊伍，到了前線，他認為發洩悲憤的機會到了。在三月一日下午一時的晨光，雙方正在拚命的時候，倭鬼因攻擊十數日的結果，祇有死人，送命，所以這一天乃陸海空並進，向我猛攻。在那個時候，廟行的四週，烏烟蔽日，喊殺連天，槍聲，殺聲，結成一片。但我方雖拚命犧牲，無奈敵人之火力猛烈，一批一批的受傷者不住地向着後方抬去，他看得發呆了，在一個傳令兵手裏搶了一枝槍，飛也似的向東跑去，高呼着「同志们，向前呵！」約莫半點鐘的時光，消息傳來：勇敢的劉君，已犧牲於砲彈下了，死了呵！這是何等偉大的死呵！

五二七團通訊連下士列兵高武傳略

烈士高武，安徽霍山人也。幼聰穎，受學於塾師，所作課藝，輒冠其曹，師友奇之，望以大成。值革命軍下長江，

烈士聞風入伍。從征北伐，屢著奇功。八十八師抗日淞滬，烈士任五百二十七團通信軍士，架綫通信，晝夜未嘗少懈。三月一日晨，日軍包圍我瀏河後方，我軍奉命前進，烈士於王家橋遇敵，奮勇搏戰，以寡寡懸殊殉難，嗚呼！烈士其亦不愧為鐵血青年矣？

五二七團通信連下士列兵朱享雲傳略



烈士朱享雲，五百二十七團通信兵也。三月一日我軍為變更戰略，秘密引退第二道防線，烈士奉命重布通信綫。於王家橋一帶，遇敵人襲擊，烈士即擊所荷步槍，伏坎擊射殺倭兵十數人。幸以藥寡不敵殞身戰地，可慨也！烈士徐州沛縣人，年甫十八，即棄家從軍，尙未婚娶？今年僅二十，遽已為國犧牲。惜哉！

五二八團三連上士半排長張季標傳略



烈士張季標，湘之寶慶人。家小康，少時肄業中小學，成績優美，畢業後投筆從戎；離家走數千里，入教導隊學兵連受嚴格訓練。暴日入寇，烈士憤慨填膺，以不能手刃國仇為憾。及奉命援滬，二月二十二日，該連扼守塘家宅前陣地，日寇乘勢大舉包圍。烈士沈着指揮，奮勇肉搏，倭敵披靡，終未獲逞？而烈士亦竟於是役中敵機炸彈，成仁殉國，年僅二十有五，惜哉！

五二八團三連中士班長潘漢南傳略



潘君漢南，年二十有八，湖南長沙人也。君久經戎行，端以沈毅縝達，積漸擢升本師五二八團三連中士班長。平居與全班列兵親如手足。是以翕服羣倫，式範有衆。若君者，賊軍中不可多得之下級幹材也？今次淞滬抗日戰役，君亦隨軍禦寇，不期於二月二十二日竟陣亡於唐東宅西野！

烈士高武，安徽霍山人也。幼聰穎，受學於塾師，所作課藝，輒冠其曹，師友奇之，望以大成。值革命軍下長江，

五二八團六連上士班長黃玉廷傳略



黃烈士玉廷，粵產也。幼從父經商海外，自擊帝國主義之壓迫我華僑，遂憤而歸國。遠走京都，投身軍旅。初入伍八十八師教導隊。期滿後，成績優異，派充班長。旋擢升上士班長。二月二十二日廂行抗日之役，倭寇連夜衝鋒，該連傷亡過半。烈士肩中敵彈，血漬戎衣，猶忍痛指揮，不稍退却。卒至殉身國土，埋骨沙場，吁嗟。烈士生於民國紀元前八年，卒年二十有九。

五二八團六連中士班長呂廉初傳略



烈士，呂姓，廉初其名，原籍廣東羅定，世家子弟也。國民革命軍統一南北，定都金陵後，隨乃父游宦入京，學於首都。後值警衛軍成立，烈士遂毅然投效。常休假出營，省視乃父於京寓，後烈士派充班長，管教育方，弟兄咸深敬愛。八十八師奉命抗日，烈士聞之狂喜，遺書訣別乃父，矢志殺敵，存必死之決心。二月十九至二十二日間，激戰三晝夜，屢致肉搏。我江灣陣地，平衍無掩蔽，守禦殊為非易；且敵乘我寡，卒能以少勝多，使倭奴不獲突破者，烈士之沈着奮勇，與有力焉！無何而烈士竟以重傷殉難，年僅二十有七，哀哉。

五二八團六連中士班長鍾炳南傳略



鍾炳南烈士，粵南合浦人也。幼承庭訓，長信三民。矢志盡忠，棄家入伍。繼日軍士教導隊卒業，派充班長。隨軍剿赤，屢著勳勞。長官以其英勇出羣，晉升中士。一二八滬滬變，國軍抗日，八十八師奉命參加前線禦敵，烈士悲歌慷慨，奮不顧身。日寇衝近戰壕，烈士靜伏壕溝，沈着應戰，不稍退避，屢獲擊斃之倭寇，而無使一人生還。二月廿一日廂行之役，烈士以身殉難，慘哉。

五二八團六連下士列兵吳祥昌傳略



吳烈士祥昌，年二十九，廣東惠州人，剛直純正，誠懇寡言。幼習商，頗有積蓄，常憤國家多難，不忍坐視，遂於民國十九年，棄家從軍，效勞黨國。無何而竟於本年二月二十二日抗日陣亡於塘家宅前，成仁取義，為國捐軀，烈士可謂死得其所矣。

五二八團七連中士班長周義順傳略



烈士周義順，年三十，籍隸湘之寶慶。家境清寒，性情剛直，聰穎好學，困於經濟，高小卒業，即懷專家志。時值革命軍北伐，下湘鄂，湖南共黨竊發，烈士知改進社會，非促成三民主義之實現不為功，乃決志從戎，輾轉至首都，入伍教導團，選入軍士訓練班練習新式兵操，嗣警旅編成軍，擢升中士班長。此次滬戰發生，我軍奉命增援，烈士倍加奮勇，激勵同志，共殲倭寇。彈如雨，亦努力邁進，不稍却顧，士兵咸為振奮。二月二十八日，廂行之役，我軍乘寡不敵，烈士遂以身殉，嗚呼傷哉！

五二八團八連下士班長朱根深傳略



烈士朱根深。年二十四，江蘇常熟人，本年二月十七日，我師佈防江灣廂行之戰。烈士任五二八團八連班長，當敵人正面之衝。二十一二二兩日，猛烈交鋒，幾至肉搏，幸賴烈士之沈着應戰，敵終莫逞。二月二十九日，敵更增生力軍進攻，烈士以為爭最後勝利，在此一舉，遂奮不顧身，持槍相持；左肩受創，膂力擊倭酋，與之俱殞。嗚呼。壯已。

五二八團十一連中士班長呂學新傳略

烈士江西吉安人，年十九歲，任班長職。一二八滬變起



五二八團十一連下士班長陳士舜傳略

陳烈士士舜，二十五歲，浙江台州人。賦性聰穎，秉志邁常，年甫成童，即投筆從軍，以忠實耐苦，奮勇勤勞，擢升班長。追滬戰發生，八十八師奉命增援，開拔之日，烈士慨慷赴前線，作戰時冒險衝鋒，視敵彈如無物。同事見之，莫不奮激。終以目標太顯，列兵傷亡幾盡，烈士亦彈中腹部。環顧壕中弟兄曰：「爭最後勝利，為死難同事報仇雪恨。」由是同事益奮勉守禦，我軍陣地，卒未動搖。願烈士終以敵軍砲彈落下，命中要害，成仁殉國。

五二八團十二連中士班長施祥林傳略



五二八團十二連班長施祥林，寓於作戰經驗之士也。臨陣鎮靜沈着，彈無虛發。每當敵軍衝鋒之際，烈士以逸待勞，屢挫敵氣，倭寇于無可如何也。二月二十二日，烈士扼守楊煥橋邊，為敵飛機目標所及，投下重量炸彈數枚，烈士不幸中炸彈，血肉橫飛。嗚呼慘矣。烈士上海人，時年二十五。

五二八團十三連中士班長范長友傳略



范君長友，淞滬抗日殉國之先烈也。滬戰發生後，八十八師奉命應援十九路軍，烈士慷慨激昂，沈着應戰，自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三晝夜間，倭寇衝鋒而來，為烈士擊斃者達百餘人。是時敵彈雨下，陣線幾至動搖，烈士激勵同事，勇猛前進，正乘勝追擊之際，忽為倭寇飛機炸彈所中，遂殉身於楊煥橋附近！烈士河北河間人，生於民國紀元前二年，陣亡時年僅二十有三，嗚呼！情哉！

淞滬作戰陣線詳細全圖





揚

子

江

太湖

要

求

之

二

線

防

禦

地

河

州

蘇

河

州

界

租

界

租

界

租

凡
 防
 鐵
 河
 縣
 市
 村
 炮
 中
 市

淞滬作戰陣線詳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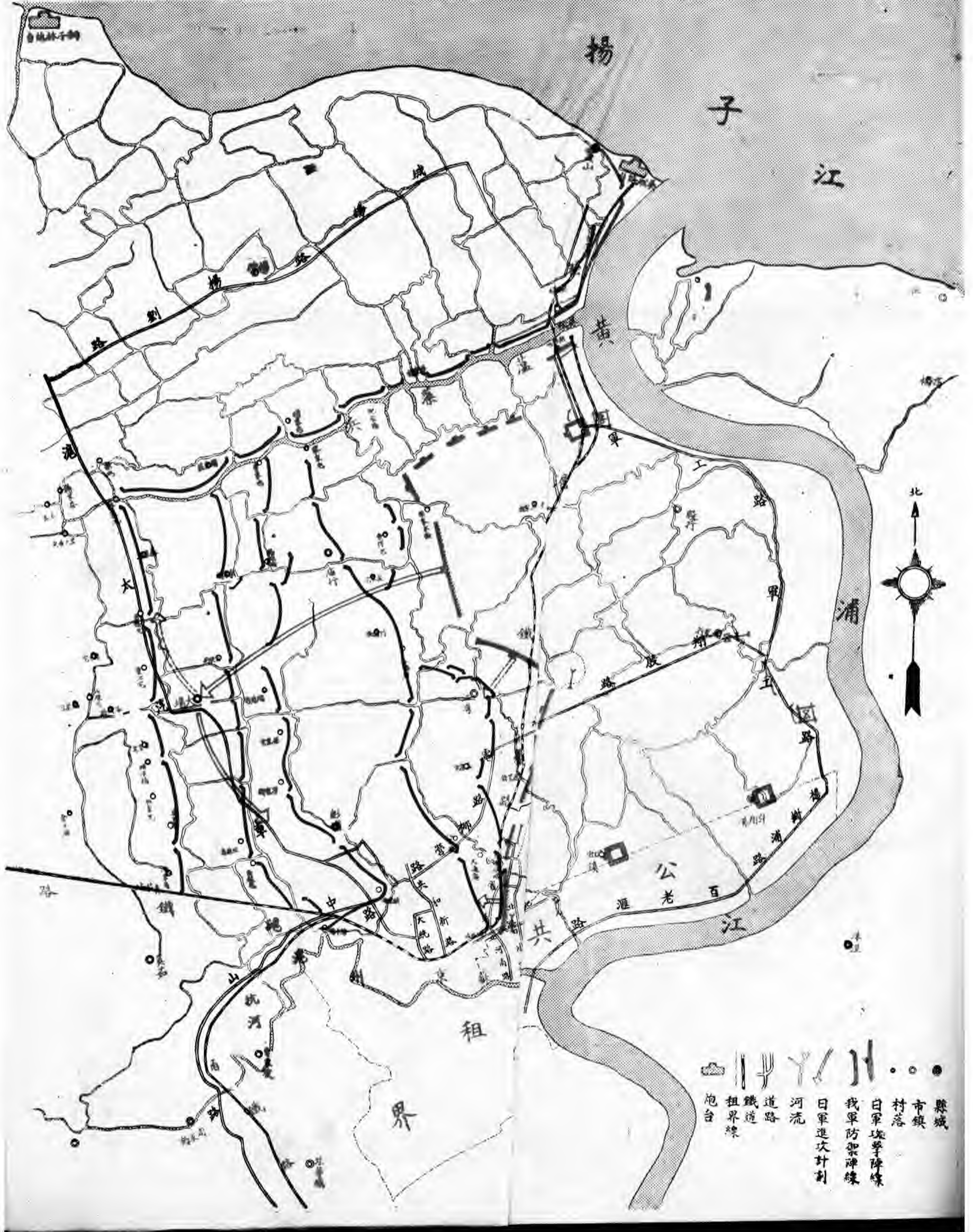
揚子江



凡例

○	●	◐	◑	▬	▬	▬	▬
市	縣	炮	村	河	鐵	防	崇
中心	區	台	站	城	法	陣	障

淞滬間我軍之陣地狀態及敵之攻擊方畧詳細要圖





前編

淞滬戰事之統計

一 十九路軍全體官佐題名

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 淞滬警備司令：戴 戟
淞滬抗日軍

▲十九路軍司令部軍官姓名

軍長兼右翼指揮官：蔡廷楨 副官處長：吳 典
參謀長：黃 強 經理處長：葉少泉
參謀處長：趙一肩 副處長：黃和春

▲六十師軍官姓名

師長：沈光漢 第四團長：楊昌瑛
副師長：李盛宗 第五團長：梁佐勳
參謀處長：陳心葵 第六團長：華兆東
副官處長：梁維綱 第一團 第一營長：陳正倫
軍械處長：吳揚善 第二營長：譚 忠
軍需處長：沈鎮源 第三營長：張展鸞
軍醫處長：馬覺凡 第二團 第二營長：陳 生
軍法處長：陳 權 第一營長：袁汝剛
工兵營長：袁汝剛 第二營長：谷香圃
特務營長：梁得標 第三營長：陳次彬
一百十九旅長：劉占雄 第三團 第三營長：李 畏
參謀主任：劉應時 第一營長：李 畏
第一團長：黃茂權 第二營長：劉幹廷
第二團長：劉漢忠 第三營長：周剛如
第三團長：黃 廷 第四團 第四營長：梁 宏
一百二十旅長：鄧志才 第一營長：梁 宏
參謀主任：紹黃淹

第二營長：關國安
第三營長：鄒 融
第五團 第一營長：廖水雲
第二營長：湯毅生

▲六十一師軍官姓名

師長：毛維壽 第三營長：施堯章
副師長：張 炎 第三團長：廖起榮
參謀長：趙錦受 第一營長：劉樹福
參謀處長：王 衡 第二營長：劉松生
副官處長：馮策全 第三營長：戴尉文
軍械處長：馬良驥 一二二旅長：張 炎
軍需處長：余蔭蓀 參謀主任：鄧 鄂
軍醫處長：李懋振 第四團長：謝鼎新
軍法處長：王貽鏗 第一營長：丘世芬
砲兵營長：馮紹甫 第二營長：邱昌朝
特務營長：丘清英 第三營長：吳康楠
一二一旅長：張 厲 第五團長：黃 鎮
參謀主任：溫少渠 第一營長：羅立夫
第一團長：梁世驥 第二營長：陳茂光
第一營長：朱炎暉 第三營長：吳國焜
第二營長：王寶書 第六團長：鄭爲楫
第三營長：古 煌 第一營長：黃鎮中
第二團長：田與璋 第二營長：孫蘭泉
第一營長：周 克 第三營長：李榮熙
第二營長：吳永山 教導團長：鄒敏夫

第一營長：彭孟濟 第三營長：李洪鈞
第二營長：唐 世

▲七十八師軍官姓名

師長：區壽年 第三營長：蘇守峯
副師長：譚啓秀 第二團 第一營長：林卓艘
參謀長：李 擴 第一營長：李金波
參謀處長：王有德 第二營長：黎冠雄
副官處長：朱朝亨 第三營長：黎冠雄
軍械處長：王大文 第三團 第一營長：蘇營河
軍需處長：黃蒙元 第二營長：李炎榮
軍醫處長：郭建民 第三營長：馮 岳
軍法處長：劉宏道 第四團 第一營長：邱啓忻
特務營長：鄭星棧 第一營長：邱啓忻
一五五旅長：黃 固 第二營長：龔耀新
參謀主任：林少棠 第三營長：梁 文
一五六旅長：翁照垣 第五團 第一營長：熊 彪
參謀主任：丘國珍 第一營長：熊 彪
第一團長：雲應霖 第二營長：黃 康
第二團長：謝琮生 第三營長：陳德才
第三團長：楊富強 第六團 第一營長：利長江
第四團長：鐘經瑞 第二營長：吳康鎰
第五團長：丁榮嵩 第三營長：吳履遜
第六團長：張君光 獨立旅長：張 襄
第一營長：雲昌材 參謀長：張 襄
第二營長：羅 鑒 司令部 參謀長：張 襄
獨立旅長：莫 雄

第五軍全體官佐題名

軍 長 兼 左 翼 指 揮 官 張 治 中

第八十七師

參謀長：祝紹周

兼師長：張治中

副師長：王敬久

參謀長：徐培根

參謀處長：張 鏗

副官處長：楊文琬

軍需處長：陳 良

軍械處長：羅盛元

軍法處長：杜庭修

軍醫處長：徐 雲

特務營營長：張在平

工兵營營長：王鳳鳴

通訊營營長：李名熙

一二五九旅旅長：孫元良

副旅長：李 果

參謀主任：鐘 彬

五一七團團長：張世希

第一營營長：朱耀章

第二營營長：蔣公敏

第三營營長：顏 健

五一八團團長：石祖德

第一營營長：謝家珣

第二營營長：李志鵬

第八十八師

師 長：俞濟時

副師長：李延年

參謀長：官鉄吾

參謀處長：馬君彥

副官處長：趙世榮

第三營營長：羅折東

二六一旅旅長：宋希濂

副編旅長：劉保定

參謀主任：劉漫天

五一二團團長：劉安琪

第一營營長：唐 德

第二營營長：郊國選

第三營營長：王 化

五一二團團長：沈發操

第一營營長：王作霖

第二營營長：張紹勛

第三營營長：胡家驥

獨立旅旅長：任誠仁

第一團團長：莫我若

第二營營長：張沼吳

第三營營長：胡 超

第二團團長：傅正模

第一營營長：伍光宗

第二營營長：張士智

第三營營長：劉 英

軍需處長：駱企青

軍醫處長：徐靜波

軍械處長：干 城

軍法處長：待 查

工兵營營長：唐 循

特務營長：樓 月

師衛生隊隊長：吳 梅

師通信連連長：周 良

二六二旅旅長：楊步飛

副旅長：陳普民

參謀主任：蕭冀勉

五二三團團長：馮聖法

團 附：劉揚明

第一營營長：楊英介

第二營營長：林道貫

第三營營長：鄧 戰

五二四團團長：何凌霄

第一營營長：張子鴻

第二營營長：鄧國南

第三營營長：周大翔

二六四旅旅長：錢倫體

副旅長：黃梅興

參謀主任：高致嵩

五二七團團長：施覺民

第一營營長：周嘉彬

第二營營長：廖齡奇

第三營營長：陳振新

五二八團團長：黃梅興

第一營營長：方引之

第二營營長：朱 赤

第三營營長：關 淵

三日本侵滬陸海空軍實力

統計

陸軍 金澤第九師團：

主管者植田謙吉，人數約一萬六千二百名。

兵器：重機關槍一百六十挺，輕機關槍一千六百五十挺

，曲射砲八百五十二門，步兵砲三千二百門，重砲二十三門

，野砲山砲未詳，高射砲二十三門，坦克車十八架，擡擊機

六十五架，偵察機十八架，裝甲自動機十四輛，通信機八十

只，催淚彈二千發，烟幕彈藥二千五百加倫，毒瓦斯五千發

分，照明彈七百四十發。

編製：步兵第六旅（旅長前原宏行）轄步兵第七第三五兩

聯隊，步兵第十六旅（旅長小野年二）轄步兵第十九聯隊第

一二大聯隊，騎兵第九聯隊，工兵第九聯隊，金澤野砲聯隊

，金澤輜重大兵大隊，立川飛行聯隊之一部，熊本重砲混成聯隊之一部，衛生隊。

擔任戰區：二月十二日至十八日之間，以一部（計三千名）增援開北，主力在虹鎮引翔鎮一帶；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之間，担任跑馬場江灣上海之線；二月二十九日以後，担任南翔方面。

備考：該師團於二月十二日到上海，自經與我作戰，傷亡甚巨。

陸軍 久留米混成旅團：（十二師團之一部）

陸軍 久留米混成旅團：（十二師團之一部）

之一部

主管者下元熊彌，人數約三千五百九十名。

兵器：重機關槍二百二十挺，輕機關槍五百八十挺，曲射砲一百五十門，步兵砲七百八十門，野砲三十八門，山砲六十門，飛機四十五架。

編制：步兵第四十六聯隊及四十八聯隊，騎兵第十二聯隊之一部，戰車隊第一隊，輜重兵第十八大隊，獨立山砲兵第三聯隊，廣島工兵第五大隊，各務原飛行第一聯隊一部，久留米憲兵隊，千葉鐵路第一聯隊一部，久留米衛生隊。

擔任戰區：二月七日至十八日之間任吳淞方面；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七之間任吳淞廟行之線；三月二十八日以後担任真茹方面。

備考：該旅團於二月七日集中上海。

陸軍 普通寺第十一師團：

主管者松井石根，（據報敵調任前旅順要港司令中將厚篤太郎為十一師團長）人數約一萬三千名。

兵器：重機關槍一百九十二挺，輕機關槍七百六十八挺

，曲射砲八百五十二門，步兵砲三千二百門，重砲二十三門，野砲山砲未詳，高射砲二十三門，坦克車十八架，擡擊機六十五架，偵察機十八架，裝甲自動機十四輛，通信機八十只，催淚彈二千發，烟幕彈藥二千五百加倫，毒瓦斯五千發分，照明彈七百四十發。

編製：步兵第六旅（旅長前原宏行）轄步兵第七第三五兩聯隊，步兵第十六旅（旅長小野年二）轄步兵第十九聯隊第一二大聯隊，騎兵第九聯隊，工兵第九聯隊，金澤野砲聯隊

步兵砲一百九十二門，曲射砲一百九十二門，山砲一百二十門。

編制：步兵第十旅轄第十二第二十二兩聯隊，騎兵第十一聯隊，工兵第十一大隊，輜重第十一大隊，山砲兵第十一聯隊，經理部，衛生隊。

擔任戰區：二月三十日該師團主力由楊林口西涇七丫口等處登陸担任嘉定太倉之線；第四十四聯隊（附陸戰隊一部）擔任吳淞寶山之線。

備考：該師團於二月二十四日全部到滬。

陸軍 宇都宮第十四師團：

主管者未詳，人數約二萬名。

兵器：重機關槍一百九十二挺，輕機關槍七百六十八挺，步兵砲一百九十二門，曲射砲一百九十二門，野砲一百門。

編制：步兵第二十七旅轄第二第五十九兩聯隊，步兵第二十八旅轄步兵第十五第五十兩聯隊，騎兵第十八聯隊，騎機槍一中隊，野砲兵第二十聯隊，工兵第十四大隊，輜重兵第十四大隊。經理部，衛生隊。

擔任戰區：到滬時未及登陸，以便策應各方，並有待機向江陰鎮江間登陸之企圖；三月十日以後，因十一師團士兵在戰區水土不服，多患病，調該師團接換十一師團防務。

陸軍 弘前第八師團：

人數約一萬餘名。據三月十一日下午六時軍部消息，該師團之一部已到滬，其確實到滬期待考。該師團係由東北調來，主力多為步砲兵，其他各部似未來滬。

陸軍 第一師團之一部：

人數約二千名。於二月二十七日到滬，為日軍精銳。

陸軍 第十師團：

到上海人數約三百餘人。

陸戰隊：

主管者：先驅隊後植松人數約五千。一說一月二十八日以後，該隊陸續增加至一萬二千人。自開戰迄二月六日之間，担任開北方面，以一部協助四十四聯隊担任吳淞寶山之線。

海軍：

主管者：者野村。戰艦三十餘艘，航空母艦三艘，共載重戰鬥機一百二十三架，偵察機三十架。後又增加戰鬥機五架，輕爆機數架。

空軍：

附屬於陸軍海軍內，據各方報告，統計約有陸機二百餘架。以上統計，根據第五軍第八十七師二百五十九旅戰報報告。

四 淞滬戰役我軍官佐士兵

傷亡失蹤統計

十九路軍

第六十師	官佐傷九二人	亡二九人
	士兵傷二七五人	亡三五〇人
第六十一師	官佐傷一九五人	亡四四人
	士兵傷二八〇三人	亡七六四人
第七十八師	官佐傷一一四人	亡四六人
	士兵傷二六六五人	亡一一七〇人
補充第一團	官佐傷	亡一人
	士兵傷	亡一八人
第五軍		
第八十七師	官佐傷九九人	亡二三三人
	士兵傷三五八人	亡四五二人
		失蹤一四一人
		失蹤二三五五人

第八十八師 官佐傷一四一人 亡五七人 失蹤二二人

士兵傷二五五七人 亡二〇三四人 失蹤三一八八人

軍校教導總隊 官佐傷二人 亡一人

士兵傷八二人 亡四十七人 失蹤四十六人

憲兵一旅一團 士兵七八人

電雷大隊 亡二六人

義勇軍第三隊 傷二人 亡一六人

上列統計，參照十九路軍第五軍報告及報紙記載編製，數額頗確切

五 淞滬戰役我方戰區民衆

傷亡失蹤統計

根據七月三十一日止，上海調查損失聯合辦事處之登記數額，計收到登記表共二萬五千餘份；全區戶數約一六〇・四六九戶，約七成受災。至民衆之死傷失蹤數之約計，略如下述：

死者	一一・四七五人
傷者	四・三一八人
失蹤	五・四三二人

六 淞滬戰役敵軍官佐士兵

傷亡統計

據日本政府公佈：自一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五日，上海戰役，日海陸軍官計死三百八十五人，傷二千〇二十八人，死傷合計二千四百十三人。內軍官死傷一百〇六人。陸軍較海軍死傷為多；陸軍軍官佔死傷軍官全部六成，士兵佔全部之八成。另日僑死十七人，傷四十四失蹤四人。但外人認此數不確，因即就該國之日日新聞所載，死傷數亦遠較此數為多也。

七十九路軍抗日戰役陣亡官佐簡歷一覽

第六十師

嚴桂生	黃泗	唐庚生	伍澤林	景秀豐	黃璜	王標	黃振民	張永清	萬長海	黃周輝	張慶雲	鹿秀南	黃莊	周榮生	白鶴昌	陳正倫
一一〇旅四團	一一〇旅四團	一一〇旅四團	一一〇旅四團	一一九旅三團	一一九旅三團	一一九旅三團	一一九旅三團	一一九旅三團	一一九旅三團	一一九旅三團	一一九旅二團	一一九旅二團	一一九旅二團	一一九旅一團	一一九旅一團	一一九旅一團
三營中尉連附	二營機關連中尉連附	一營少尉連附	一營上尉營附	三營機關連少尉連附	三營上尉連長	三營代理少尉連附	三營少尉連附	少尉連附	一營機關連中尉連附	一營少尉連附	中尉代連附	三營上尉代連長	二營中尉連附	一營少尉連附	一營機關槍連少校連長	一營少校營長
二十七歲籍貫湖南祁陽縣	三十八歲籍貫廣西恆集永固堡墟村	三十三歲籍貫湖南寶慶縣	三十一歲籍貫廣東番禺縣南浦鄉	三十三歲籍貫山西太原	三十六歲籍貫廣東和平縣大利墟	二十五歲籍貫廣東和平縣西門街	二十八歲籍貫廣東和平縣南門外	二十六歲籍貫江西大庾縣東門外	三十一歲籍貫山東長青縣高家村	三十一歲籍貫廣東合浦縣	二十九歲籍貫廣東欽州	三十九歲籍貫廣西博白	三十八歲籍貫廣東龍川縣	二十七歲籍貫廣東南海縣	三十四歲籍貫北平河白家堡	三十四歲籍貫廣東山
二月四日在上海西寶興路陣亡	二月十八日在上海寶隆醫院因傷死亡	二月六日上海開北寶山路受傷廿一在醫院死亡	二月八日上海開北寶興路陣亡	二月二十九日錢家灣陣亡	二月廿九日錢家灣陣亡	二月廿九日殷家宅陣亡	二月廿二日江灣陣亡	二月二十日江灣勞動大學頭門房內陣亡	三月一日燕毛灣陣亡	二月廿九日上海江灣勞動大學右側陣亡	二月廿九日上海八字橋陣亡	二月廿九日上海八字橋陣亡	二月廿九日上海八字橋陣亡	二月十三日十二時上海西寶興路陣亡	二月十四日八時上海西寶興路陣亡	二月十日一時上海寶興路陣亡

第六十一師

新國棟	彭望明	林鍾	李冠助	熊保忠	楊明修	岳喜慶	黃桐山	丁子堅	馮芳玉	艾實彬	蘇夜定	譚啓友	邵桂芳	張熙才	林景芳	陳德功	李芳輝
一一一旅一團	教導團	教導團	教導團	教導團	教導團	一一〇旅六團	一一〇旅六團	一一〇旅六團	一一〇旅六團	一一〇旅六團	一一〇旅五團	一一〇旅五團	一一〇旅五團	一一〇旅五團	一一〇旅五團	一一〇旅四團	一一〇旅四團
一營少尉連附	准尉特務長	一營中尉連附	一營少尉連附	上尉軍械官	上尉軍需	三營上尉連長	三營少尉連附	三營中尉連附	少尉連附	二營上尉連長	上士代排長	三營上尉連長	三營少尉排長	二營中尉連附	上尉機關官	三營機關連中尉連附	三營上尉連長
二十七歲籍貫河南故春縣	三十歲籍貫湖南嘉禾縣	二十三歲籍貫廣東瓊州	三十五歲籍貫河南湯陰縣	二十七歲籍貫廣東連縣	二十三歲籍貫廣東廉江	三十二歲籍貫河南許昌縣	三十七歲籍貫廣東欽州	二十三歲籍貫湖北武昌保安門	二十九歲籍貫廣東順德縣	三十歲籍貫湖南平江縣	二十六歲籍貫廣西慶近龍頭圩	二十六歲籍貫廣東羅定四區龍九村	二十四歲籍貫廣西桂平縣	二十六歲籍貫廣東紫金藍塘圩	三十三歲	二十歲籍貫廣西馬平白洋村	三十七歲籍貫福建省連城縣
二月二十五日後郭家宅陣亡	二月二十日大場汽車站陣亡	二月二十六日廣肇公學陣亡	二月二十五日江灣廣肇公學陣亡	二月二十一日大場陣亡	二月二十二日真茹陣亡	二月五日上海八字橋陣亡	二月二十日上海孟家宅陣亡	二月六日上海八字橋陣亡	二月二十日上海八字橋花園陣亡	二月六日上海開北橫濱路陣亡	三月四日黃渡車站鐵道上陣亡	三月四日黃渡車站鐵道上陣亡	三月四日黃渡車站鐵道上陣亡	三月三日南翔附近陣亡	二月四日上海西寶興路陣亡	二月四日上海寶山路負傷送法界中央大醫院身亡	二月四日在上海寶山路

李玉材	許國華	鄧祥陽	陳漱石	譚慈恩	劉騰民	楊漢臣	張篤初	胡業興	黃少卿	張雲	胡斌	王殿祺	唐祥會	王學森	陳志鵬	李勝輝	陳拔雄	黃元
一一二旅四團		一一二旅四團	一一二旅四團		一一二旅四團	一一二旅二團	一一二旅二團		一一二旅二團	一一二旅二團	一一二旅三團	一一二旅三團	一一二旅三團	一一二旅三團	一一二旅三團	一一二旅一團	一一二旅一團	一一二旅一團
二營中尉連附	准尉	機關連少尉連附	一營上尉營附	少尉連附	步砲連上尉連長	特務隊中尉排長	二營中尉排長		二營少尉排長	一營中尉連附	三營少尉連附	二營中尉連附	少尉連附	二營中尉連附	一營上尉連長	三營少尉連附	三營上尉營附	一營少尉連附
湘縣二十五歲籍貫湖南臨	縣三十歲籍貫湖南寶慶	陽縣三十一歲籍貫廣西灌	德縣二十八歲籍貫廣東順	南縣二十七歲籍貫廣西平	揭縣二十七歲籍貫廣東番	二十七歲廣東合浦縣	城縣二十八歲籍貫福建蒲	江縣三十三歲籍貫江西峽	沙縣二十五歲籍貫湖南長	定縣二十八歲籍貫河南正	德縣二十五歲籍貫廣東順	陶縣三十五歲籍貫山東管	州縣二十八歲籍貫湖南岳	城縣二十二歲籍貫河南柘	陽縣二十五歲籍貫湖南祁	鄉縣四十二歲籍貫湖南甯	寧縣二十四歲籍貫廣東興	海縣二十一歲籍貫廣東南
二月二十五日竹園墩陣亡	二月二十六日竹園墩陣亡	二月二十六日竹園墩陣亡	二月二十六日竹園墩陣亡	二月二十五日竹園墩陣亡	二月二十五日竹園墩陣亡	二月二十一日江灣陣亡	二月二十日江灣陣亡	二月二十日江灣陣亡	二月二十五日楊煥橋陣亡	二月二十一日江灣鎮陣亡	二月十四日三具宅陣亡	二月十三日朱家橋陣亡	二月十三日朱家橋陣亡	二月十三日朱家橋陣亡	二月十三日上海江灣陣亡	二月二十三日顧家宅陣亡	二月二十三日江灣顧家宅陣亡	二月二十五日南郭家宅陣亡

童勳	汪永頤	李權芳	廖可甯	王定中	章裕昌	李榮熙	林得	蘇桂清	何章甫	黃景成	伍發初	楊煥民	林炳光	楊福基	王堅民	石炎華	羅永	曾鏡民
一一二旅六團	一一二旅六團	一一二旅六團	一一二旅六團	一一二旅六團	一一二旅六團	一一二旅六團	一一二旅六團	一一二旅六團	一一二旅六團	一一二旅六團	一一二旅五團	一一二旅五團	一一二旅五團	一一二旅五團	一一二旅五團	一一二旅四團	一一二旅四團	一一二旅四團
一營上尉代連長	三營少尉連附	機關連中尉連附	三營少尉連附	三營少尉連附	三營中尉連附	三營少校營長	二營中尉連附	一營少尉連附	一營中尉連附	一營上尉連長	三營中尉連附	三營上尉連長	二營上尉連長	一營准尉特務長	中校團附	三營中尉連附	二營中尉連附	二營少尉連附
											川縣二十八歲籍貫廣東吳	三十六歲籍貫湖北	山縣三十一歲籍貫廣東鶴	川縣二十六歲籍貫廣東吳	昌縣四十一歲籍貫廣東文	城縣二十六歲籍貫廣東增	平縣二十七歲籍貫廣西桂	慶縣二十五歲籍貫湖南寶
二月廿五日廟行鎮竹園墩陣亡	二月十三日東家莊附近陣亡	二月十三日東家莊附近陣亡	二月十三日東家莊附近陣亡	二月十三日紀家橋附近陣亡	二月十三日紀家橋附近陣亡	二月十三日紀家橋附近陣亡	二月十三日紀家橋附近陣亡	二月十三日紀家橋附近陣亡	二月十三日紀家橋附近陣亡	二月十三日家紀橋陣亡	二月二十五日廟行鎮陣亡	廟行鎮陣亡	二月廿五日廟行鎮陣亡	二月十三日紀家橋陣亡	二月廿日傷至三月四日大場附近傷保隆院醫亡	二月二十五日竹園墩陣亡	二月二十五日竹園墩陣亡	二月二十五日竹園墩陣亡

第七十八師

黎青天	吳春田	陳希豪	賴忠和	葉展球	朱錫蔭	唐之章	張輝廷	宋德甫	朱桂	邱錦鈞	周達和	江榮	羅鑒	劉興	刁明春	鍾太初	雲勉
一五五旅二團	一五五旅二團	一五五旅二團	一五五旅二團	一五五旅二團	一五五旅二團	一五五旅二團	一五五旅一團	一五五旅一團	一五五旅一團	一五五旅一團	一五五旅一團	一五五旅一團	一五五旅一團	一五五旅一團	一五五旅一團	一五五旅一團	一五五旅一團
少尉連附	中尉連附	少尉連附	中尉代連附	少尉連附	上尉軍醫	少校團附	少尉連附	上尉連長	機槍第二連少尉連附	少尉連附	少尉連附	一營上尉營附	一營少校營長	少尉連附	中尉連附	上尉連長	上尉連長
定二十六歲籍貫廣東羅	平二十九歲籍貫廣東恩	縣三十歲籍貫廣東始興	杭二十五歲籍貫福建上	定二十五歲籍貫廣東羅	山二十八歲籍貫廣東台	城二十六歲籍貫廣東防	江二十二歲籍貫湖南平	縣二十八歲籍貫廣西貴	州二十九歲籍貫廣東廣	宜三十四歲籍貫廣東信	樂三十四歲籍貫廣西豐	華二十九歲籍貫廣東五	定三十九歲籍貫廣東羅	春二十六歲籍貫廣東陽	通二十四歲籍貫江蘇南	華二十八歲籍貫廣東五	昌二十八歲籍貫廣東文
二月二十五日竹園墩陣亡	二月二十五日竹園墩陣亡	二月二十八日江灣陣亡	三月一日江灣陣亡	二月二十八日江灣陣亡	三月一日楊家樓下陣亡	三月一日楊家樓下陣亡	三月一日竹園墩陣亡	三月一日二十三渡陣亡	三月一日廣肇山莊陣亡	三月一日廣肇山莊陣亡	三月一日廣肇山莊陣亡	三月一日廣肇山莊陣亡	三月一日廣肇山莊陣亡	三月一日上海江灣西夏家塘陣亡	三月一日上海江灣西夏家塘陣亡	三月一日上海江灣西夏家塘陣亡	三月一日上海江灣西夏家塘陣亡

唐勝標	吳英才	劉得標	趙金聲	邱挺國	尹杰	林海	梁震次	鄭企曠	董以澄	梁世榮	譚秀軒	羅漢屏	龐傑	郭振英	黃振明	羅雲漢	偉奇生	馬熾南
一五六旅五團	一五六旅四團	一五六旅四團	一五六旅四團	一五五旅三團	一五五旅三團	一五五旅三團	一五五旅三團	一五五旅三團	一五五旅三團	一五五旅三團	一五五旅三團	一五五旅三團	一五五旅二團	一五五旅三團	一五五旅二團	一五五旅二團	一五五旅二團	一五五旅二團
中尉排長	機槍連准尉排長	少尉排長	上尉連長	機關槍連少尉	機關槍連少尉	機關槍連少尉	機關槍連少尉	機關槍連少尉	中尉服務員	中尉連附	准尉服務員	中尉連附	特務隊少尉排長	中尉軍需	機關槍連少尉	機關槍連上尉	少尉連附	中尉連附
樂二十八歲籍貫廣西平	利二十四歲籍貫湖北監	江二十八歲籍貫廣西留	興二十八歲籍貫江蘇泰	二十四歲籍貫廣東省	海二十四歲籍貫江蘇上	川二十九歲籍貫廣西陸	名二十九歲籍貫廣東茂	三十歲籍貫湖南新甯	定二十五歲籍貫廣東羅	縣二十七歲籍貫廣東欽	州三十六歲籍貫廣東欽	三十歲籍貫廣東合浦	州二十九歲籍貫廣東高	三十二歲籍貫湖南	山二十八歲籍貫廣東靈	二十一歲籍貫東欽州	海二十六歲籍貫廣東南	浦三十五歲籍貫廣東合
三月二日南翔陣亡	二月七日吳淞陣亡	二月二十一日吳淞永安紗廠陣亡	二月二十一日吳淞永安紗廠陣亡	三月二日江灣小場廟陣亡	三月二日江灣小場廟陣亡	三月一日江灣小場廟陣亡	三月一日江灣小場廟陣亡	三月一日江灣小場廟陣亡	三月一日江灣小場廟陣亡	三月一日上海江灣陣亡	三月一日小場廟陣亡	三月一日小場廟陣亡	三月一日小場廟陣亡	二月四日開北陣亡	三月一日楊家樓下陣亡	二月二十九日楊家樓下陣亡	二月二十七日楊家樓下陣亡	三月一日楊家樓下陣亡

第五軍抗日戰役陣亡官佐簡歷一覽

第八十七師

趙健	易育全	王協民	周夢熊	劉遠凱	蔡策元	陳陽屏	朱耀章
八團二五九旅五一	八團一五九旅五一	七團二五九旅五一	七團二五九旅五一	七團二五九旅五一	七團二五九旅五一	七團二五九旅五一	七團二五九旅五一
長第四連中尉排	副官第一營部中尉	第二連准尉服務員	通信連准尉	長第八連中尉排	附第三連上尉連	連長第十四連上尉	長第一營少校營
山二十五歲籍貫湖南衡	陽二十五歲籍貫湖南劉	州三十二歲籍貫安徽穎	籍貫安徽宿縣	陰二十四歲籍貫湖南湘	二十三歲籍貫廣東	寶慶二十三歲籍貫湖南南	江二十八歲籍貫浙江浦
二月二十五日陣亡	三月一日廟行陣亡	三月三日廟行蔡家宅陣亡	三月三日婁塘陣亡	三月三日婁塘陣亡	三月三日婁塘陣亡	三月三日婁塘陣亡	三月三日婁塘陣亡

龐春毓	彭名貴	唐明卿	陳修明	胡子軒	張福甫	梁保生	羅彬	周漢雲
一五六旅六團	一五六旅六團	一五六旅六團	一五六旅六團	一五六旅五團	一五六旅五團	一五六旅五團	一五六旅五團	一五六旅五團
中尉連附	准尉服務員	中尉連附	附尉第二營營	准尉特務長	上尉連長	少尉連附	上尉連長	機槍連准尉排
縣二十四歲籍貫廣東化	德二十五歲籍貫湖南常	邁二十五歲籍貫廣東澄	州二十六歲籍貫福建福	昌三十八歲籍貫湖北武	善四十一歲籍貫廣西崇	三十歲籍貫廣西南甯	江安金鄉二十六歲籍貫四川內	三十歲籍貫湖南湘潭
三月一日孟家角陣亡	三月一日孟家角陣亡	三月一日孟家角陣亡	三月一日孟家角陣亡	三月三日南翔陣亡	二月六日青雲路陣亡	三月一日大場孟家角陣亡	二月十四日吳淞砲台陣亡	三月二日錢家宅陣亡

第八十八師

吳繼善	項方強	伍子憲	張超	李元溥	劉宏揚	李慶豐	楊德彰	湯泉	雷光遠	朱明悠	李敏如	吳興偉	袁漢臣	陸壽榮	陳勁	黃宜武	裴福龍
	師司令部	二六一旅五二	二六一旅五二	二六一旅五二	二六一旅五二	二六一旅五二	二六一旅五二	二六一旅五二	二六一旅五二	二五九旅五一	二五九旅五一	二五九旅五一	二五九旅五一	二五九旅五一	二五九旅五一	二五九旅五一	二五九旅五一
准尉謀報員	上尉參謀	附第七連上尉連	三營十二連上尉連長	連少尉排長	上尉連長	少尉排長	長第四連上尉連	附第一營少校營	少尉排長	連長	排長	副官	長第十連少尉排	排長	長第三連中尉排	附第三連上尉連	
定三十一歲籍貫江蘇嘉	江二十五歲籍貫浙江浦	門二十五歲籍貫湖南石	三十歲籍貫廣東瓊州	鄉二十三歲籍貫湖南湘	陵二十六歲籍貫湖南醴	泉二十九歲籍貫湖南醴	二十九歲	遠二十三歲籍貫湖南甯	籍貫江西	鄉二十三歲籍貫湖南湘	江二十三歲籍貫浙江浦	三十歲籍貫湖南甯鄉	南二十四歲籍貫廣西平	陽二十五歲籍貫湖南來	應二十五歲籍貫廣東嘉	侯二十三歲籍貫福建閩	
三月二日瀏河陣亡	三月二日羅店附近陣亡	二月二十三日晚蕪濱陣亡	二月二十二日晚蕪濱陣亡	二月廿三日南孫宅陣亡	二月十九日蕪州陣亡	二月二十二日北沈宅陣亡	三月一日太倉黃營陣亡	二月二十二日紀家橋陣亡				三月一日廟行鎮陣亡	二月二十四日塘東宅陣亡	二月二十九日廟行鎮陣亡	二月二十三日塘東宅陣亡	三月一日陣亡	

周傳柄	李德富	盧志豪	蔣炳龍	金雲初	任秀根	陳紹笙	陳少秋	劉光鑑	鍾筱筠	駱雁行	胡鳳翔	許永賢	金玉高	雷翼龍	俞善為	連逸卿	施汝德	唐循
第五二四團	第五二四團	第五二四團	第五二三團	第五二三團	第五二三團	第五二三團	第五二三團	第五二三團	第五二三團	第五二三團	第五二三團	第五二三團	第五二三團	第五二三團	第五二三團	第五二三團		
連長 一營三連上尉	連長 一營二連上尉	附 第一營少校營	准尉代排長	准尉代排長	尉連長 三營十二連上	尉連長 三營十二連上	排長 二營十連少尉	排長 二營十連中尉	排長 二營九連中尉	半排長 二營八連准尉	半排長 二營六連准尉	連長 二營六連上尉	代排長 一營三連准尉	代連長 一營三連上尉	排長 一營二連中尉	排長 一營一連中尉	上尉連長 工兵營第三連	長 工兵營上校營
陽 二十八歲籍貫湖南瀏	州 二十五歲籍貫四川敘	嘉 二十八歲籍貫浙江永	涇 二十五歲籍貫浙江楓	嘉 二十二歲籍貫浙江永	陽 二十五歲籍貫河南舞	田 二十九歲籍貫浙江青	鄉 二十七歲籍貫湖南甯	甯 二十七歲籍貫湖南綏	江 二十四歲籍貫江西清	康 二十五歲籍貫浙江永	籍貫江蘇	營 二十六歲籍貫浙江諸	二十七歲籍貫湖北	山 二十九歲籍貫四川璧	華 二十八歲籍貫浙江金	陽 二十六歲籍貫廣東潮	安 二十三歲籍貫貴州慶	三十歲籍貫湖南零陵
三月一日陳家木橋陣亡	二月二十二日廟行陣亡	二月二十二日廟行陣亡	三月一日江灣陣亡	二月二十一日嚴家宅陣亡	三月一日江灣陣亡	二月二十一日江灣附近陣亡	二月一日瀟灘	二月二十二日後郭家宅陣亡	二月二十二日小場廟陣亡	二月二十二日小場廟陣亡	二月二十二日小場廟陣亡	二月二十二日小場廟陣亡	三月一日竹園墩陣亡	三月一日水車頭陣亡	二月二十九日竹園墩陣亡	二月二十四日陣傷于上海廣慈醫院亡故	三月二十一日唐東橋東北陣亡	

錢瀛川	黃茂松	胡濟川	商支宇	陳益	張斌	朱煥然	陳桂鴻	張展	李公尚	趙公毅	徐旭	高鵬翼	張熙	馬聰	譚維顛	唐郡	陳鎮南	章啟東
第五二七團	第五二七團	第五二七團	第五二七團	第五二七團	第五二七團	第五二七團	第五二七團	第五二七團	第五二七團	第五二七團	第五二七團	第五二四團	第五二四團	第五二四團	第五二四團	第五二四團	第五二四團	第五二四團
連附 二營七連上尉	排長 二營六連中尉	連長 一營四連上尉	排長 一營三連中尉	半排長 一營二連准尉	排長 一營二連少尉	排長 一營二連中尉	半排長 一營一連准尉	排長 一營一連中尉	排長 一營一連中尉	連附 一營一連上尉	附 第一營少校營	尉排長 三營十四連中	尉排長 三營十三連中	尉連長 三營十三連上	尉特務長 三營十二連准	尉連長 三營十二連上	代排長 二營八連准尉	副官 二營營部中尉
溪 二十九歲籍貫浙江慈	甯 二十九歲籍貫廣東興	海 二十四歲籍貫浙江臨	縣 二十三歲籍貫浙江嶧	陽 二十五歲籍貫湖南祁	陵 二十三歲籍貫湖南醴	陵 二十六歲籍貫湖北江	章 二十四歲籍貫湖南宜	田 二十八歲籍貫浙江青	康 三十二歲籍貫浙江永	暨 二十七歲籍貫浙江諸	康 三十七歲籍貫浙江永	昌 二十一歲籍貫湖北武	水 二十一歲籍貫湖北蕪	涇 二十三歲籍貫湖南湘	甯 二十六歲籍貫湖南常	田 三十二歲籍貫浙江青	流 二十七歲籍貫安徽東	
陣亡	二月二十二日廟行陣亡	二月二十二日廟行陣亡	二月二十二日麥家宅陣亡	二月二十二日朱家宅陣亡	二月二十二日朱家宅陣亡	二月二十二日朱家宅陣亡	二月二十二日麥家宅前陣亡	二月二十二日麥家宅前陣亡	二月二十二日麥家宅前陣亡	二月二十二日麥家宅前陣亡	二月二十二日朱家宅陣亡	二月二十二日廟行陣亡	二月二十二日廟行陣亡	二月二十二日廟行陣亡	二月二十二日廟行陣亡	二月二十二日廟行陣亡	二月二十二日廟行陣亡	

陳鼎助	第五二七團	二營八連少尉	二十四歲籍貫廣東茂	三月一日沈家溝陣亡
陳振新	第五二七團	三營營部少校	二十六歲籍貫湖北應	二月二十二日竹園墩陣亡
傅允文	第五二七團	三營十一連上尉連長	二十七歲籍貫浙江義	二月二十二日竹園墩陣亡
劉伯軒	第五二七團	三營十一連中尉排長	二十五歲籍貫湖南寶	二月二十二日竹園墩陣亡
曹榮	第五二七團	三營十一連少尉排長	二十八歲籍貫浙江金	二月二十二日竹園墩陣亡
許培華	第五二七團	三營十二連上尉連附	三十歲籍貫江西宜黃	二月二十一日孟家宅陣亡
鄭在邦	第五二七團	三營十二連中尉連附	二十六歲籍貫浙江甯	三月一日孟家宅陣亡
何養新	第五二七團	三營十三連准尉特務長	二十四歲籍貫浙江新	二月二十二日沈家溝陣亡
任益珍	第五二七團	三營十四連中尉排長	二十七歲籍貫浙江永	二月二十二日竹園墩陣亡
張文良	第五二七團	三營十四連中尉排長		三月一日陣亡
略朝宗	第五二八團	一營二連上尉連長	二十九歲籍貫浙江義	二月二十二日塘家宅前陣亡
周桂標	第五二八團	一營二連中尉排長	二十九歲籍貫湖南甯	二月二十二日塘家宅前陣亡
王良	第五二八團	一營三連少尉排長	二十歲籍貫浙江仙居	二月二十五日紅十字總醫院亡故

九 財部稅警團及中央教導

隊等陣亡官佐一覽

▲財政部稅警總團步兵第二團

李紀常 第一營第一連排長 曾冲漢 第一營第一連排長
 楊定華 第一營第一連副排長 鄒冠雄 第一營第二連連長
 江爾雄 第一營第二連連附 王 嘉 第一營第二連副排長
 梁安邦 第一營第二連特務長 龐子康 第一營第三連連長
 譚冠英 第一營第三連連附 劉多華 第一營第三連連附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導總隊

劉中柱 連附

▲電雷大隊

李明山 楊全才 梁玉山 王文卿 張廣昌
 唐錫君 張學忠 苗廷有 孫皮坤 葛慶順

查英	第五二八團	一營三連准尉	二十二歲籍貫浙江海	二月二十二日塘家宅前陣亡
梁修身	第五二八團	一營四連中尉	二十五歲籍貫湖南安	二月二十二日談家宅前陣亡
盧世鍾	第五二八團	二營六連中尉	二十六歲籍貫廣東興	二月二十二日廟行陣亡
王倫敦		少尉排長	二十六歲籍貫四川成	二月二十二日廟行陣亡
呂義瀾	第五二八團	三營營部少尉	二十六歲籍貫浙江東	二月二十二日廟行陣亡
略健郎	第五二八團	三營十一連上尉連長	二十四歲籍貫四川古	二月二十二日楊煥橋前陣亡
李章	第五二八團	三營十一連少尉排長	二十六歲籍貫廣東羅	二月二十二日楊煥橋前陣亡
萬羽	第五二八團	三營十二連上尉連長	二十八歲籍貫湖南武	二月二十二日楊煥橋前陣亡
顧煥	第五二八團	三營十二連中尉排長	二十六歲籍貫浙江諸	二月二十二日楊煥橋前陣亡
張夢文	第五二八團	三營十三連中尉排長	二十六歲籍貫湖南東	二月二十二日楊煥橋前陣亡
胡家驊	第五二八團	三營十三連中尉排長	二十五歲籍貫湖北荆	二月二十二日楊煥橋前陣亡
朱運芝	第五二八團	三營十三連少尉排長	二十九歲籍貫湖南甯	二月二十二日楊煥橋前陣亡
王志英	第五二八團	三營十四連少尉排長	二十四歲籍貫廣東興	二月二十二日廟行陣亡

▲義勇軍

上海救國義勇軍第三大隊九十一名於二月十四日晚隨十九路軍六十師赴閩北。天通庵路，任掘戰壕，推砲壘，樹木柱，張電網等工作，因在最前線為敵發覺掃射，當即傷亡十六名其姓名如下

張仲漢 王得祥 饒端生 丁廣太 何傅生

十九路軍抗日戰役陣亡

士兵題名

趙月椒 張塘 周楚 何阿毛 范有恆
 吳謨 徐長攸 王阿根 許金生 鍾秉坤
 孫玉禮 (劉光賢陸鎮珠負傷)

第六十師

宋福	崔有才	李福林	梁安貴	齋永義	王得勝	林鳳鳴	曹珍如	李漢魂	劉德	曾乾	李振標	張得勝	張子元	周明泰	錢同科	郭玉田
凌關英	黃正仁	陳六	張振廷	馬朝柱	宋沼濱	宋雲	黃勝慶	李漢魂	吳林	陳德勝	張得勝	張子元	鄧文高	胡順昌	劉勝	劉勝
劉德明	楊文彬	李家元	黃金龍	王有	林炳廷	宋雲	陳成福	吳有林	吳迪惠	李恆德	陳桂標	伍新	黃澤	何富善	胡興堂	胡興堂
羅雲青	周德福	張全	盧輝標	丁雲龍	唐桂林	孫學斌	鄧雲春	趙青林	鄧國強	張福林	伍雲山	王勝林	呂得林	梁洪	張先	趙國富
吳澤	熊永山	葉德明	霍天才	邵廣發	孫學斌	葉仲光	詹天佑	李順興	劉祖生	李春榮	梁發	陳才	葉田	王正中	張德榮	張德榮
張榮本	鄒有德	唐蔭	楊士家	李清明	唐桂林	袁英雄	徐明元	張榜	藍金華	張立盛	楊培生	李才	蔡忠華	張水生	黃金	周漢清
侯良科	蔡鳳廷	劉顯色	林華	謝雲卿	林炳廷	徐木林	黃德標	李廷芳	徐國基	鄭振湘	劉成	李炳才	謝貴金	胡清山	黃紹模	賴成桂
楊勝標	崔炎峯	李仁順	鄺貴明	溫雲星	宋沼濱	徐聲標	徐定遠	劉真標	張允	王東漢	王輝	李福春	曾桂生	蕭世坤	傅華亭	傅華亭
藍以清	徐安	王福林	陳復朝	龍得泉	林炳廷	王德才	譚正才	黎成武	黃鴻基	梁興	王銀	羅得標	孟慶雲	彭德勝	沈潤英	沈潤英
陳桂標	姚應福	黃得	楊葉榮	周德勝	周雲廷	劉國南	李照	武國義	蔣振標	彭漢文	胡榮區	葉蘇	崔漢	彭建和	何思玉	何思玉
張麥忠	易石松	吳德標	梁遠金	李忠	張文才	黃金臣	詹景順	鄧振雄	馬浩英	麥德明	周福生	宋廷貴	邱錫海	尹春霖	廖雲	廖雲
王九傑	朱國才	符正統	孫尚芝	陳洪吉	何保旺	張得勝	郭志仁	田玉志	何華德	楊隆春	袁洪發	杜傅倫	鍾龍	程英	李濟卿	李濟卿
吳雲清	張松	文詠左	王春海	黃來興	張得勝	郭志仁	蔡光榮	金大富	蔣正標	劉清石	李保光	周國林	黃浩	孟憲清	馮少堂	馮少堂
葛仁卿	劉宇成	陳少卿	高凱	李樹標	蔡光明	郭志仁	林其興	黃正文	農豹	胡福	潘李	蘇春生	朱貴仁	覃桂	杜清潤	杜清潤
于魁順	劉高	常正德	王安忠	楊海林	王彪	王文祿	杜福葵	彭克元	林廣科	吳炳辛	章祖全	王福全	宋懷志	胡子玉	毛壽南	毛壽南
菲國華	李菊生	侯長發	錢和	楊善述	王彪	王文祿	姚文魁	吳炳辛	林廣科	吳炳辛	吳有興	張連生	郭文階	秦天祥	高向富	高向富
梁生	李興邦	黃少雄	楊志有	凌樂平	王彪	王文祿	姚文魁	吳炳辛	林廣科	吳炳辛	吳有興	張連生	郭文階	秦天祥	高向富	高向富
黃忠	鄧光輝	劉松林	陸量臣	康金山	張勝初	陳華漢	楊順廷	李正安	陳有泉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黃心善	聶桂興	聶玉林	蔣玉桂	羅本營	張勝初	陳華漢	楊順廷	李正安	陳有泉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張鳳田	黃萬全	劉子春	楊永田	曾金	張勝初	陳華漢	楊順廷	李正安	陳有泉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黃祥	林雲廷	崔貴生	林星	王長大	張勝初	陳華漢	楊順廷	李正安	陳有泉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郭順祥	莫有南	劉德勝	陳聚合	劉同興	張勝初	陳華漢	楊順廷	李正安	陳有泉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孫同宗	謝登科	鍾廣村	曹雄	劉章甫	張勝初	陳華漢	楊順廷	李正安	陳有泉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曾毓盛	廖銀	屈清彥	蔡崇珍	秦留根	張勝初	陳華漢	楊順廷	李正安	陳有泉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孫懷仁	梁耀	章振	包石鏡	邢中良	張勝初	陳華漢	楊順廷	李正安	陳有泉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周生林

第六十一師

王東漢	王輝	李福春	曾桂生	蕭世坤	傅華亭	傅華亭	傅華亭
王銀	羅得標	孟慶雲	彭德勝	沈潤英	沈潤英	沈潤英	沈潤英
蕭得南	梁桂才	呂少雄	黃炳堂	何思玉	何思玉	何思玉	何思玉
葉蘇	崔漢	彭建和	何思玉	何思玉	何思玉	何思玉	何思玉
邱錫海	尹春霖	廖雲	廖雲	廖雲	廖雲	廖雲	廖雲
鍾龍	程英	李濟卿	李濟卿	李濟卿	李濟卿	李濟卿	李濟卿
黃浩	孟憲清	馮少堂	馮少堂	馮少堂	馮少堂	馮少堂	馮少堂
朱貴仁	覃桂	杜清潤	杜清潤	杜清潤	杜清潤	杜清潤	杜清潤
宋懷志	胡子玉	毛壽南	毛壽南	毛壽南	毛壽南	毛壽南	毛壽南
郭文階	秦天祥	高向富	高向富	高向富	高向富	高向富	高向富
劉福生	劉福生	劉武忠	劉武忠	劉武忠	劉武忠	劉武忠	劉武忠
石建標	朱殿山	李斌	李斌	李斌	李斌	李斌	李斌
姚炳坤	岑耀	齊慈堂	齊慈堂	齊慈堂	齊慈堂	齊慈堂	齊慈堂
薛進	孔德標	黃炳福	黃炳福	黃炳福	黃炳福	黃炳福	黃炳福
李顯	公乃生	羅金生	羅金生	羅金生	羅金生	羅金生	羅金生
李明才	劉清林	李革明	李革明	李革明	李革明	李革明	李革明
劉清林	岳得勝	孫玉和	孫玉和	孫玉和	孫玉和	孫玉和	孫玉和
李松	楊子希	李協和	李協和	李協和	李協和	李協和	李協和
鄧春林	李玉清	宋孝義	宋孝義	宋孝義	宋孝義	宋孝義	宋孝義
梁街餘	歐陽古	鄧雲勝	鄧雲勝	鄧雲勝	鄧雲勝	鄧雲勝	鄧雲勝
張貴廷	王雅齊	黃子全	黃子全	黃子全	黃子全	黃子全	黃子全
王銘	王雅齊	何志明	何志明	何志明	何志明	何志明	何志明

段昌友	邱英達	陳漢英	郭鑫	羅金標	王得喜	楊玉明	習長生	李世發	楊占春	陶福生	屈海全	劉永成	周少坤	周志光	黎連	高德正	楊樹清	張俊福	劉立業	劉順甫	蔡文	周勝初	王金川	黃遠林	鄧標	程友勝	唐景光	左平順	孫廷廷	石國正	黃得標	譚其生	邱家勝
江薪	廖建	潘得才	李富貴	周少初	李紀田	梁玉	李文標	邱連	姚玉和	蔣福棠	鄧志誠	徐華臣	左騰芳	陳學安	段世訓	張東海	宋福茂	王起發	方赴才	羅德英	郭墨秋	徐琢武	李勝龍	田記興	熊賢治	白元中	楊榮善	嚴致芬	梁得才	韓梯	何桂林	鄧玉林	朱崑
黃忠	李鴻標	杜勝	唐斌	彭林册	張傑	陳得明	萬興桂	高元奎	游得敏	葉春生	徐均峯	張永興	馮朝兩	陳勝發	王忠良	戴成	高金升	鄧國璋	鄧從坤	劉有	雷正海	張治國	高玉蘭	周漢清	彭芷庭	孫泰方	李斌	甄子	董漢林	魏浩	周坤福	陳廉	
李穰	謝林芳	周炳流	何志忠	曾珠	劉得勝	胡慎仲	趙錫祥	關振標	龍源清	羅文祕	葉吉坤	甯星亭	邵玉如	趙少安	楊哲明	葉錦文	王卿貴	閻鴻勳	林廷國	陳標德	張德	蘇善明	李德明	張建國	王小順	丁憲深	田漢生	易東林	王漢廷	魏得林	成利江	周春	
宋從龍	廖北川	邱連陞	葉桂華	王漢	林國華	蘇川年	陳得勝	趙正強	岑鳳成	鄧明山	黃復興	劉相山	陳發榮	盧炳光	蔣鳳清	曾能煥	劉玉興	董運福	黃桂中	周元	張進周	衛如璧	劉正宏	葉法海	王松勳	黎勝標	朱振其	賀金正	曾介臣	蔣國俊	李榮生	侯鑫	
劉長生	李國治	鄧起得	周乾甫	方國良	蔣有清	陳樹斌	李勝	劉振州	劉玉廷	陸廷桂	劉漢清	劉得英	陳有	許金龍	卞守經	張鳳彩	李殿魁	石立	高雷得	梁英	楊方勝	李桂華	徐偉才	廖祺	蘇白	張桂洞	龍日生	鄧功春	董仲芳	徐振法	陳玉廷	曹玉金	
顧正克	彭福其	杜從學	王廷有	王玉文	譚甫臣	蔣得勝	趙有來	吳漢	關蘭有	龐永先	龐洪	黎維傑	張振根	李雲卿	胡金標	焦坤	程金橋	劉光保	江南朝	張如生	林成基	黎華興	孔堂	曹桂陽	王阿有	任又貴	曹漢川	宣桂中	汪湖建	胡明田	霍雲福	李秀恩	
宋陶全	崔成有	劉得才	何國強	荆書華	洪俊發	楊文忠	郭有南	郭玉惠	黃玉楷	張光勤	林進	葉青茂	陳得下	胡炳山	何壽南	劉祥	郭明有	蔣麗華	曾壽廷	龍步雲	廖有	李德才	嚴金生	曹家強	朱世英	許大	黃成標	李雲桂	林月勝	王崇德	趙清雲	高玉龍	
李振華	王丰才	韓景臣	陳漢標	孟祖太	余運祺	蘇長興	賴福照	胡雪清	黃鑑	鍾廷	石玉清	郭文有	李水勝	歐榮	莫英	楊標	薛又亭	黃玉才	潘扶恆	吳得勝	許森	李日明	陳子煥	李繩唐	曾開	辛文標	李文山	齊福山	楊炳南	楊世成	閻孝隆	趙鑫源	陳福善
趙海法	張福保	高自勤	劉鳳祥	蔣玉卿	韋文桂	蘇彬	吳彩南	陳坤如	陳金	黎任先	康成隆	王金初	焦富臣	李來	王震堯	朱得標	郝昆鴻	毛俊升	鄧石	李耀	陳福廷	潘振初	李劍虹	姜福生	傅海清	姚國長	戴慶言	張興其	關瑞廷	曹建德	董力勝	胡德明	
陳明芬	陳德	林祥	盧玉	潘得才	黃仁善	周富初	曾漢光	金福生	鄧步初	屈志堂	歐偉州	萬賢才	韋海山	王登科	黃少興	沈勝	章得初	郭廷相	張國貴	江雲	許龍光	唐勝甫	楊貴	陳得初	田玉林	馮錦	黎漢	何發	劉永開	胡治軍	曾倫	黃仁山	
戴岳生	周洪	許春	郭利標	豐永彬	王佑	陳杰	曾金輝	熊斌	楊志清	繆萬清	林振英	王有林	羅金陵	李勝	顧標	朱益田	唐春林	周慶鍾	何清	閻敬忠	李德明	吳根	陳成	邱國安	雷魯芳	石勝	王金星	蔡菊卿	張海清	鍾貴標	夏漢清	陳南	
葉伍昇	劉式南	田福興	徐達平	夏泗和	陳玉樑	周志遠	莫漢廷	郭德標	朱子玉	黃泰山	黃言楨	黃明	吳福才	容福廷	徐介清	吳木	黃子清	芮福陞	黃國榮	陳孔智	黃甫	吳立芝	陳金才	譚卓	潘平標	王又臣	楊志高	黃家祥	黃井忠	溫培勝	鄧得生	楊五九	
陳子華	梁炳生	賴得輝	李學登	王自強	林仁東	潘明	黎得勝	俞志球	張國彬	劉新華	陳子明	李有廷	王士保	楊德清	閻西善	蔡東明	譚日良	劉學運	張金木	袁欽柳	張松林	謝有信	吳玉南	彭桂廷	呂和建	黃勝	唐烈	趙堯	莫得周	王有清	孫慶祥	楊五九	
蔣桂林	廖漢文	杜羅章	梁福	鍾有志	何桂	葉清	吳友	胡莊南	侯尙文	張得富	陳熾揚	吳玉生	張純甫	孫保華	謝廷宜	蔡壽生	陳煥周	卜日朽	簡新	李文	鄭心善	吳炳修	劉海煥	陳貴卿	宋國良	曾東元	吳益云	黃華清	賀華	曹得勝	葉華海	吳德三	劉壽臣

賴福秀	李忠	張玉明	巢展福	陳福	謝玉榮	陸慶宗	劉玉山	楊楚傑	崔金文	梁東才	張如勝	王有勝	洗露桂	周慶魁
龍德	魏品	朱少華	甯振華	林清	梁炳	彭秋生	劉金玉	滕福林	劉賢順	曹連貴	侯尚鴻	戚朋敬	楊俊峯	廖全
周漢清	張正保	陸器	傅金水	張晚景	張玉肥	區鑑文	霍玉崑	王志忠	趙考才	張福桃	廖得才	張得初	黃德全	于永昌
馬得榮	張清全	張鈇夫	劉振權	盧志赫	朱鼎卿	朱成聯	徐正明	鄧得明	張國華	劉玉成	劉金生	陳見隆	杜少清	李少良
潘炎	戴洪恩	鄭雲生	孫九	曾國樑	梁福興	張勝元	李彩雲	王金和	莫桂標	梁平	盛定得	張廷振	廖得標	張所保
胡少達	劉子清	譚月標	容桂森	蕉桂山	鄧有才	王玉林	張學運	任安邦	陳得明	何有才	高漢	蒙威	李月標	劉芳
潘福林	李順清	馮桂卿	包均	張添	張祖清	首臣甫	周保元	沈期生	羅夢筆	黎金忠	黃有廷	何吉	蔣海波	梁芳
陳興	王振光	李連清	石壽	李國樑	郝堂林	胡東安	楊學興	劉得勝	黃漢榮	陳福慶	劉青雲	彭桂清	李國泰	楊秀清
劉日均	黎尙武	陳信實	陳侯敬	張文樑	周美林	唐桂英	譚菊生	張福	劉瑞雲	章才	陳福慶	劉青雲	謝德勝	吳日芳
梁朝	孫康元	梁華廷	余華德	江建平	章大成	戴四	譚增云	陳安	馬成廣	秦明甫	周鳳多	王連春	孫雲青	明道松
郭其珍	李桂芳	蘇振德	陳銳明	韓田	周民和	關四	陸錦	丁玉仁	趙雲強	胡益三	李新海	唐順之	邱有發	黃建祿
羅明	周勝華	許照連	陳俊軒	王同奇	于景海	王仲	黃才東	莫錫發	袁方照	楊榮森	楊占標	劉亞扎	王廷山	薛洪勝
農秀林	崔敬	張子高	黃得勝	王祥	陳桂年	梁生	梁水秦	歐陽德	李國修	陳春華	李秀芳	蔣占標	戚連發	王海青
王有祥	彭興隆	蘇衡	金標	陳卿	劉雲生	李宗	鄧鴻標	蕭健	彭振廷	陳春華	李秀芳	劉良林	梁寄	胡漢光
李方南	吳遊達	吳桂標	李四	王義	王廷	林洪標	邱強	蕭健	余明山	段清義	羅四	王福臣	谷金臣	徐得勝
胡成生	劉受才	馮振華	王全	林得甫	彭占標	王少清	陳東初	李得勝	張開春	趙未和	譚啓	葉禾和	馬文敬	劉之松
蔣龍	黃昌	譚吉	陳英	陳振三	王木生	陳昌	袁耀輝	王仁清	黎日	張開春	趙未和	張榮超	巫國雄	王玉生
馮明	莫什	王雄	陳富堂	吳劍雄	郭朋興	楊炳坤	陳四	許心棠	黎日	于得海	陳日秋	張得英	胡金林	胡永昌
周康	劉善祥	劉福珠	李成敬	李明珠	蕭錦倫	王記田	岑樹	黃明	郝文日	劉耀春	胡桂生	張得英	謝安	楊相安
譚彪	劉坤	南玉科	李勝標	駱太志	楊明卿	楊開	劉長春	賴水木	黃龍	張勝	劉得才	陳來	謝安	韓月明
盧永興	毛勝標	劉玉南	鍾康弟	郭興	賀桂龍	李有發	葉言	賴水木	王進才	王進才	劉得才	武興業	王同助	楊相安
章光山	賓永才	江玉山	張德巧	唐得勝	李延壽	李有發	韓漢鼎	馮清池	何亞元	王進才	王云增	楊漢民	王長生	趙應得
李振青	劉來廷	王雲	李標	李文清	王喜來	胡玉生	袁錫芝	陳英	謝廷仕	謝才	羅振太	蘇定標	石立本	王竟成
張振生	黃日光	熊漢生	吳坤山	陳國威	張性吉	李連山	陳光	司鳳起	謝廷仕	謝才	楊世林	陳加其	周俊山	喬金生
羅廣廷	黃有清	郭勝標	謝榮	植初	賴得標	楊得勝	楊振榮	張炳坤	唐清永	張炳坤	張生	張武欽	陳福	林勝才
曾貴	張隆發	封香開	阮德清	方名	陸光廷	李洪發	陳福元	戴桂雲	汪順來	張生	張生	張武欽	陳福	林勝才
段少卿	李海清	陳彬	潘新生	湯林書	王國華	嚴雨生	曹升全	李鳳芝	周實山	陳鳳山	彭金銘	廖德明	張水源	謝德
徐香進					王林棠	李水清	劉益泉	李鳳芝	周實山	莫芬	張文山	李伯良	張水源	謝德

又生死不明失蹤士兵王廷祿等一百三十一名

第七十八師

王積普	周萬里	袁得勝	博學蘭	陳廷廷	任玉懷	譚得高	羅雲	周玉善	利培楷	張樸	李忠	傅成功	陳金	林得勝
夏標	孫玉龍	歐陽錕	蔡文德	徐世忠	曹忠	黃永輝	秦海銘	陳標	黃漢	郭振武	王炳辰	周平喜	楊國治	歐世莫
張金華	陳成就	吳國華	馮振變	齊學禮	李進才	何志均	鄒漢清	張四元	曾貴清	杜同春	陳家祥	劉長生	陳培三	黃世榮

龍洪	龍福山	姚坤	魯心清	莫玉林	梁成生	李富成	何保桂	梁守善	張會元	韓邦玉	吳志德	彭四	陳金榮	黃朝	丁儀成	陳富增	陳玉田	何榮	倪才武	陳玉龍	詹三小	韓敬森	劉志文	孟榮泰	季星五	王欽章	郭清海	韓文生	吳安明	崔保	朱殿青	劉得	黃志平
再瑞林	詹取昌	王寶華	徐士高	黃德	陳水桂	吳德輝	林得	譚得才	郭長行	李春玉	梁英	阮錫標	周桂林	劉得勝	潘兆生	張書申	黃林	吳長清	宋萬有	李報生	陳如俊	黃卓創	何森苗	許明益	謝坤廷	黃有	梁炎	曾蘇	楊振華	徐繼立	胡長有	劉文貴	文遠忠
程興云	游俊清	馮洪山	蔣介鑫	梁炳	段松山	馮國芳	唐漢	王明初	朱振發	蔡迎春	楊金生	郭煥標	郭煥標	盧勝才	曹逢佳	殷光燦	許昌宗	楊文火	陳心田	王子成	陳昌元	梁火	程德輝	李勝	徐家成	胡斌	鍾元才	凌義	王時貴	譚就成	焦占魁	鄧炳河	
吳福	范福林	楊寶山	李文明	黃仲泉	陳秀	梁炳南	葛權	王光海	李同心	文謝培	郭學海	溫伯成	梁新廷	黃得興	陳吉初	潘國云	趙功	李志遠	盧子祥	謝三	楊阿六	陳行	甄進	何芝	劉金標	陳榮	蘇羅	袁光明	李玉清	張永龍	李鴻德	何志楠	
區曉初	連旺	楊玉山	林孫木	劉祀佑	陳得修	程有才	游勝標	鄧旺	就雪	裴明才	申負薪	王新文	林表德	易何	李喜槐	劉之伯	馬田玉	侯朝泰	楊中源	紀純	關西田	何章	廖林	泉學宏	陳阿喜	朱林春	吳孫	班桂方	張雷山	楊明錫	羅元彬		
馬保深	李學文	藍金山	梁漢英	姜子標	崔南馨	謝芬	梁友	馬明德	陳德	張珩	張新	趙永貴	馬得福	莫才	王楚	黃常	張風田	黃得明	許金福	會日初	顏珍廷	劉文斌	郭金森	易松林	陳初	楊榮	李金周	徐自連	歐陽福	王金芝	張見	陳坤	
君道明	陳治生	劉寶三	樊松林	黃球	陳廣進	劉來	王覽	張滌瀛	陸子怡	葉安	黃得標	趙梅林	楊震寰	朱金才	李桂元	歐陽富	龐富春	黃昭	尤渾	鍾岳	黃桂	黃國強	楊提山	龔惠泉	鍾才	孫求祥	黃金	高林	黃發	姜榮生	黃潘		
侯清堂	李得昌	王英	玉炳魁	許祥盛	林河鬱	邱火	張良	徐英	袁義卿	游奇	葉鳴輝	趙玉山	馬振標	黃瑞	梁章	尹榮卿	洪威	黃萃廷	陳志榮	張權	蘇廣	羅忠	梁傑	黃海	童金忠	唐才	黎森	王德明	孫玉桂	汪金玉	何根		
蒙懷仁	張汝六	刁治有	方濤	余七	楊占禮	蕭松山	鄧祺	陳勝標	劉本立	何就	譚義保	黃才	陳耀庭	陳立鴻	吳昌	盧正	曾進南	李桂林	曾進南	李桂林	黃進南	沈福廷	黃飛洪	徐祥培	陳春發	李德全	沈世忠	何照安	崔金才	陶永生	鄧玉祥	陳標	
張德彪	李文田	羅帶	黃光	鄧明	張遠杰	周其昌	黃順	易文武	徐國良	黎民生	廖廣	尹得標	馬如意	陳國興	黃貴	文增榮	梁健	李金	姜金	胡熾明	蕭國才	章德才	丁秀堂	陳春華	林漢忠	嚴榮	余國助	岳金才	張義順	劉永生	鄧加		
古占元	李成番	徐華	黃相	管福林	周德才	謝來明	王文祥	梁生	陳昌	王子明	張永伍	黃仁	李炳坤	曾勝	許志標	謝繼希	何興	余少明	張啓明	張啓明	黃振輝	章應忠	周燦宗	劉開	黃安	蕭邵清	王安順	馮林	楊文章	史漢臣	馬昌		
余長生	吳炳南	蘇阿池	路南桂	丁長海	林有才	王明山	薛立範	劉鐵生	黃向山	陳華	楊全孝	張福生	林興	黃祥	甘雲卿	曾進	張法賢	張啓明	羅生	楊洪標	施桂南	潘二	張文遠	凌建忠	孫來成	蕭國貢	林標	潘全發	張新年	謝桂標	孫志	李庭	
蔡云	毛順東	丁元章	譚俊	李昇雄	郭子修	杜阿水	孟清川	李瑞祥	古有金	戴文彬	方標	趙松	孔祝三	程學義	陳錫	金得勝	楊德	鄭瑞榮	陳桂	張國安	羅生	馮康	楊斌	明洪卿	趙勝華	趙勝華	林仲	張國安	陳德勝	劉濤	陳德勝	黃啓興	
仲金祥	熊正才	梁保初	蔣萬年	郭子修	杜阿水	孟清川	李瑞祥	古有金	戴文彬	方標	趙松	孔祝三	程學義	陳錫	金得勝	楊德	鄭瑞榮	陳桂	張國安	羅生	馮康	楊斌	明洪卿	趙勝華	趙勝華	林仲	張國安	陳德勝	劉濤	陳德勝	黃啓興	陳德法	
鄧有福	熊正才	梁保初	蔣萬年	郭子修	杜阿水	孟清川	李瑞祥	古有金	戴文彬	方標	趙松	孔祝三	程學義	陳錫	金得勝	楊德	鄭瑞榮	陳桂	張國安	羅生	馮康	楊斌	明洪卿	趙勝華	趙勝華	林仲	張國安	陳德勝	劉濤	陳德勝	黃啓興	章三元	

蔡瀛洲	莫炳權	李均照	郭傳當	王明忠	周華安	廖千權	莫飛云	劉善清	宋金元
喬玉清	金志云	黃發初	郭占勝	朱復武	鍾	鄭明	杜永貴	劉富林	尹金山
管文章	何東春	袁正山	卓起祥	日東良	謝廷皆	刑占奎	馬得元	朱文林	李正春
孫廣化	羅少蔚	韓金貴	姚王清	傅占農	丁福祥	魏得能	張貴芳	陳四	周得標
倪新根	韓希宗	沈洪明	申鴻賓	吳成貴	趙開憲	楊立平	王子修	黃振廷	許進達
鄧士甲	郭有文	朱維祥	畢金亭	刁紹林	王之信	李新平	羅棟樑	黃平	曹湘祖
梁振	吳洪	楊懷坤	杜占元	蔣奇標	曹有	嚴金生	駱石根	何如	賀桂標
張華	陳正英	鄧七	李壽發	王光三	劉春福	潘盛益	張占雲	包正棟	白雲生
何德標	雷光明	樊玉潔	李正清	劉清祥	劉坤	黃梁	白明德	魏金西	宋得海
朱國英	郭伯助	陳順	張啓瑞	劉振標	唐坤	洪金勝	陳永廷	陳海林	曹金光
譚金	常得勝	張子祥	曹桂林	謝元龍	吳仁梁	張三	何二	王登元	莫步雲
張助平	許士志	鄧六標	周清	楊桂芳	黃少良	張應城	蔣漢斌	馬寶珍	王文勝
趙材標	胡進標	龍生	楊蔚蘭	劉振標	劉長生	戚志高	徐得福	張桂林	李有成
羅錫	邱來	嚴德勝	王得友	唐天明	鄭有明	楊臣	劉科生	王義德	史慎孔
何德興	蕭得標	羅超芬	鄧成甫	陳榮	劉貴榮	高清山	陳和	王定云	楊根全
林國清	黃德真	王子才	楊林	陳林	齊金甫	潘得標	孫子然	翁得甫	楊公亭
趙得勝	郭楷梅	李梅生	尹其生	李秀清	張吉才	姚炳云	楊化云	余裕祥	陳捷三
彭保卿	煽熾洪	劉天喜	王標	朱星橋	黃志強	祝錫同	沈振標	吳傅五	張玉華
曾照明	廖海波	王良彬	林得標	張萬全	譚進	于廣德	何海清	何秋權	趙德勝
劉水城	徐景林	楊得勝	王得貴	陳培玉	李明洲	董興甫	朱飛云	劉云正	李中和
陳得勝	鄧有田	高得勝	梁貴	張志	王得勝	米致祥	羅福勳	田占京	萬金生
秦學清	劉西和	周銀彬	呂錫倫	趙學禮	王修連	楊其正	陳鳳山	劉正才	李建中
張玉山	何林清	姚洪浦	孔憲周	潘世基	丁起延	時國斌	張文華	宋子彬	張魁林
閻勝海	盧桂廷	洪海祥	彭英傑	龍雨林	劉標	曹正清	王邦立	孔當偉	王有桂
王振林	黃英人	何基	謝國權	吳福	鄭彰才	李先鑫	廖平貴	姜才為	劉得全
陳奔	張子才	王玉	黃斌	萬煥揚	化炳武	胡開山	楊春林		
劉添	程貴	聶柱才	呂銀夙	苗長清					
葉章南	鄭德平	黃貴林	李志遠	張仕興					
趙對明	黃廷發	陳福田	李煥然	陳均山					
林生	范樹德	劉家錫	牛福勝	李法					
彭承斌	孫儒林	李石秋	李永和	劉開					
蔡國清	陳得勝	蔡有元	曹小生	曹有其					
高金明	曹永龍	馬得勝	劉清松	唐德芳					
王志成	林金高	卜縣中	李金珍						

▲補充第一團

王聖元	舒山根	雷永發	孫邦勝	馮金元
蔣洪亮	韓世德	羅福明	朱廷榮	藍天華
寇柳書	馬良福	周亞伯	錢冲	李國義
王求法	蔣海良	王榮全	許成法	孟慶云
郝魁武	田起生	莊提多	許成義	杜書生
張伯岐	李長軒	張漢民	賈錫元	丁佑軍
梅重武	耿長根	童相木	范獻	徐保章
李仲科	楊遇芝	王汝成	趙洪生	何炳田
劉點清	歐長軍	趙正海	張榮林	孫從芝
孟昭勝	周家駒	朱法愛	梁幹民	王阿太
胡彪	陳宗澤	劉俊	郭勉松	張峻雄
潘保林	朱立華	張開太	王福昌	李金波
王得和	周義發	陳一林	梁體康	程庚大
田紹棟	張明清	王鐵柱	陳樹山	邢功德
楊金海	吳祝杯	陳建新	李上保	劉紀周
陳貴元	李懷亮	尹得美	趙延明	趙戈春
方雲安	何得才	顧斌	武振森	張寶元
袁桂華	張振	石真帝	丁守營	趙中文
徐榮勳	張西洪	任傳德	王平安	黃如海
彭萬德	王興隆	傅文四	沈賢省	杜得勝
徐福祺	劉永福	崔世興	張連清	趙世成
蔣永勝	劉玉漢	張振德	彭桂林	馬仁祥
曾得明	高楚生	孫文華	閻守林	許鵬程
程守本	邱金城	宋高升	梁書雲	呂榮祺
陳發坤	陳兆廷	王洞賓	張復臣	余承昌
張雲法	楊鳳祥	蔣雲鵬	沈起龍	周永長
楊文清	鄭祥春	任見春	孫壽清	鄭金玉
羅章和	郭成賓	屈庫書	侯榮貞	孟昭才
蕭春林	王殿臣	江景良	勒功德	楊振軍

十一 第五軍抗日戰役陣亡 士兵題名

▲第八十七師

王天顏	陳家福	陳得勝	詹日明	李本立	張友春	張貴才	盧振嶺	郭希滿	談文斌	孫傳發	王樹標	莊守業	唐得標	王繼勝	朱得勝	邵玉則	沙俊富	賀寶山	歐振湘	周順祥	胡漢卿	周廣文	吳宗才	黃德福	仇正修	趙景山	許鳳山	洪紫霞	蔣興武	張明盛	張關興	鳳念聖	聶永博
張少清	陳光全	馬榮坤	蔣壽生	楊大海	周林軒	陳振新	張育英	李漢章	徐維湘	張希齡	申長友	袁春連	錢雲飛	徐林坤	方秀開	周炳梅	何憲章	馮國安	張松林	田永生	李得勝	謝文近	陳樑松	梅龍鳳	孫學良	熊繼善	洪方玉	劉華廷	熊鳳起	費海泉	劉棲鳳	傅金標	唐正法
夏惠泉	郭得山	韓書華	李春芳	朱家桃	周貴昌	王友武	韓得全	徐少卿	鄧飛	王得才	吳志高	顧小根	唐儀	王維勝	王小連	楊德功	蔣小根	張廣勝	姚蔭樓	張春榮	董世有	許傳明	袁少卿	葉桂紅	徐鳳岡	郭俊修	徐財生	任伯富	李金榮	李定才	許宗和	李玉章	周奎
喬四切	何士福	向桂全	朱得勝	李金宜	高得勝	朱雲祺	唐金山	陳濟	趙汝金	王福河	王正修	張家生	薛富山	徐才興	吳維森	王洪恩	孫得勝	華漢泉	張文斌	朱信官	袁知	黃邦達	侯永清	倪伯麟	蘇日新	唐報悅	孫誠雪	胡利民	羅泰昌	紀學易	蕭福喜	高有明	胡正坤
段心影	梁永康	孫健	諸思勝	殷得勝	陶鳳山	劉新成	凌春和	高長先	花有興	吳克忠	蔣忠賢	張銀奎	吳子祥	楊得標	陳得勝	王作臣	周兆才	卿雲高	張景芳	馬成修	馬玉佩	張志堂	丁玉成	劉丙英	李智足	冒必昌	林財隆	李白順	姜朝鈞	張席	宿仁慶	鄭元法	
凌健興	劉傳家	沈芝春	梁繼書	王氣開	周鴻鈞	袁清玉	姜步庭	樓宗元	黃日升	張開明	王桂林	王世友	朱逢春	第右寶	方金貴	常正發	羅炳華	張仁興	章寶光	徐得榮	沈恨塵	陳德芳	高勝太	徐孝斌	李平衡	李孝存	李孝存	朱載山	羅清	劉俊若	吳炳山	吳秀卿	
錢章才	周金海	劉明樹	王標玉	顧漢林	葉永高	姜仲五	羅金生	徐明福	石玉富	余銀如	曹阿城	王春梁	浦國基	蔣金寶	張德三	鄭秀成	蔡梳意	胡紹祥	劉惠明	徐鏡明	章桂生	陳榮興	劉心恆	李思敬	侯公成	何伯樂	譚道亮	宋玉振	劉振若	鄭春年	陳德勝		
王雲	詹成發	沈祖棠	江坤生	甘玉臣	唐文部	項義傑	陳道橋	周根	王真	吳斌	黃科	田玉林	汪紹榮	葛阿才	陳紹田	盧文	魏熊	徐祥光	王自明	毛金山	李如發	陳善勝	李子月	胡兆才	張德勝	馮振中	趙一緒	郭井勝	李德和	楊家路	周化宜		
張維順	潘長興	葉文明	金鐘	董連生	張勝新	張仁興	俞業華	滕顯文	吳樹棠	李醒民	王芝華	朱福生	戴登球	鮑樟隆	金必榮	黃舜	陳國樑	周東海	李文斌	過長濠	喻志高	胡選中	邱金山	陸進生	吳樹泰	史傳倫	何子元	劉鯨	陳光明	胡通生			
楊星階	李信元	陳振卿	周得昌	孟傳興	劉文憲	陳品三	仇文德	王德龍	馮亦山	徐志光	李金明	陳鵬貴	楊棋	王志林	姜貴清	管棟順	應寶根	張定凱	曹軍標	王正武	陳福壽	劉繼發	邢得勝	江冠新	曹昆岱	陸大森	張得勝	白由義	黃煥章	張金齋			
徐明發	江梅忠	梁漢臣	蔡子清	李全聲	劉金宏	董文正	方春梅	姜克定	張永禎	李大甲	鄭德裕	樓仙桃	丁學成	楊柏榮	阮其玉	吳心海	王寶	劉紹高	周阿玉	沈寶生	江恆壽	張得棟	劉維清	吳華斌	郭福生	徐福堂	余志明	葉志安	趙才金	俞學本	王定照		
滕啓才	應永全	姚子餘	甯定國	略桂生	王如金	王永生	吳友生	包慶郎	劉玉清	陳忠	羅財	陳興春	陳亭清	楊洪禮	喬俊卿	黃華	顧青蓮	潘雲生	李真弟	王登奎	楊子龍	汪炳興	徐鳳山	李標	黃聖麟	張琪	嚴金福	邵培金	錢雙保	毛祥根	任懷根		
張啓發	蔣汝明	李紹標	項裕詳	何幹	孟高飛	高得勝	董維雄	陳山玉	李嵩本	謝恭光	陳文良	徐中文	紀廷龍	謝光法	魏熙	王景文	陳麟麟	王學文	胡子清	金九坡	張志成	張寶榮	蔣國斌	李彪	張文財	焦發長	周增直	朱成福	呂永恩	查木林	童仁義		
張明慎	范金榮	夏國隆	邊永祥	徐實新	劉子良	孫得喜	劉長周	吳章得	陳舜	丁鴻麟	呂炎	王光春	吳章龍	蔣雲標	葉彩標	潘鳳山	馮柏榮	隋萬勝	章樹風	趙金得	王光才	王俊起	吳錫祥	錢興發	張學英	楊益林	王祥志	馮得勝	王海成	張洪	潘炳妙		
彭正洪	卓大奶	吳家才	吳懷才	李高升	紀孟秋	趙仿義	計榮生	蔣志亭	蔣文奎	陳學化	張月亮	王弟	洪月樓	張柏林	王建三	張國政	王宗昌	莊宗富	張祿金	劉金璋	劉興華	李炎盛	黃漢清	張炳華	陳岩活	王春生	張玉坤	張振武	祝金泉	胡子英	劉正發	郭鈞	

第八十八師

曹幼君	張榮興	邵南	金得榮	吳榮標	丁奎勝	鍾玉山	王兆喜	郭伯玉	祝東貴	陳茂福	劉三道	崔太山	王文德	唐國興
朱雲	孫得海	沈永勝	舒忠山	劉忠山	葉錦奎	劉世德	陳玉廷	王福祥	陳二寶	梁仲明	汪元壽	周經文	孫緒成	郭正山
莫得標	李馬兵	吳美鵬	陳七英	王錫雲	王自強	周炳生	張得勝	沈桂祥	夏本初	杜盛昌	周中信	李金標	楊錫烈	李金寶
馬福寶	蔣東利	張根虎	李月海	徐桂桃	王長年	吳金勝	方榮春	李得炳	龔文雄	王茂生	錢毛蕙	朱金仙	王文元	王耀庭
洪光顯	李仲得	姜超祥	李得勝	沈佐芳	方求林	魏海清	謝玉林	秦立才	胡海山	楊有萬	呂楨	潘應庭	徐志星	略得標
趙又彬	高智平	胡春寶	謝玉卓	陳得奎	唐為志	蔡永才	謝桂雲	葉巨生	孫玉峯	張子雲	李顯岱	王彪	李春發	陳明理
陳得魁	楊福庭	饒子雲	羅平	汪方興	俞竹林	徐寶生	陸浩然	李子明	范慶田	鄭阿順	徐家聲	丁運龍	李芳清	趙懷林
徐光田	曹林華	趙月	王福來	王明周	孫兆康	蕭官光	尋記	朱世龍	周長柏	史產根	王子明	周兆樞	王得彬	徐增龍
戴斌	張繼海	周德興	李友生	張北海	彭順	賀春林	張明清	袁炳榮	丁繼龍	劉文彬	劉本林	李玉堂	張阿新	虞孝梯
王先春	馬啓祥	陳尙芝	朱昌富	謝福林	宋世祿	王春田	畢有才	尹朝林	涂來雲	胡道華	張得標	周雲	蔡信暖	陳國屏
邱澤甫	王道明	易錫林	陳洪	王進學	梁述卿	張同林	李學良	高光林	沈定章	陳國珍	胡長春	王行慶	譚少和	楊景春
章萬銀	吳玉林	劉明倫	周貴華	紀玉明	蔣青山	錢隆德	陳英	陳漢林	劉雨華	姜福生	宋子清	張懷勝	郭雲才	李小山
陶逸民	陸鶴雲	范國棟	朱正標	熊科珍	呂春華	郭大生	劉玉清	何亮春	覃在清	程福南	李永清	李永清	章志忠	邵正秋
陳芝慶	嚴勇南	郝長順	鄺炳忠	唐殿章	巫仁興	夏潤	左廣才	王貴慶	朱魁	王阿大	鍾金林	林九香	陳以賓	蔡春槐
楊春枝	邵德金	顧桂卿	吳新奎	汪云桂	孔繁惠	葛子祥	梁長生	楊炳生	張通松	趙玉林	張芝雲	周忠良	孫留羣	蔡春槐
邱升成	陳好清	張月亮	吳中祥	曾彪	徐金雲	李本堂	王老四	劉德山	周學倉	李漢清	譚新南	單龍	陳國榮	錢少鋒
卿炳煌	符孟獲	王建三	柏發茂	呂金華	宋雲林	馮開山	王阿九	李廷芳	汪起山	李漢清	蔡梅新	張衡清	冷文邦	萬得勝
嚴云清	徐步雲	李水生	胡時高	蔣德來	杜金山	吳雲臣	張定凱	葉巨生	陳明安	王夏茂	周小錢	吳永章	楊春	王秀福
吳長德	楊於其	傅廷柏	陳鳴鳳	徐得山	黃少卿	朱玉球	陳德榮	顧寶福	江良海	王夏茂	王如慶	張得清	周德高	彭善貴
劉步清	賴玉成	羅得榮	陸炳林	邱恆增	周春光	趙玉民	于得寬	顧寶福	楊在勝	陳國香	吳世許	鄭堅雄	譚立標	洪明德
劉廣德	陳洪善	劉桂筱	范漢清	李玉成	錢昌君	包順星	胡正相	巢根林	新略	王樹洪	戴宜利	馬保成	徐周魯	李瑞生
王宗岐	黃美	楊松林	劉得勝	尹蔚廷	曹文斗	劉金木	蔣伯雲	周子良	楊啓志	陳加麟	江忠	孫景和	張志祥	陳明青
何桂林	張培恩	李復生	王嘉亨	崔效堂	梁伯增	呂岳才	易祺	王維良	俞相生	盧金昌	葉貴彬	看得勝	彭得清	張運俊
章崑	宋春祥	卞龍喜	張號	蕭祖清	林文祥	侯德來	侯德來	蔡其元	梁義	莫新雲	徐文章	金鑑斌	黃子良	謝廷彬
張福堂	陳筱來	劉福壽	沈相平	金俊	盧偉	陳世寶	王國章	賀水明	楊如土	謝用宏	周鳳龍	丁秀標	柏世華	朱金魁
余廷卿	李雲	黃學初	陳克仁	陳吉安	江東發	伊作餘	唐桂	方逸民	徐捷嶺	劉發善	黃子江	高亭貴	周利生	張上遷
陶志根	馬元修	雷才義	倪榮福	陶正清	余東有	詹運	支風	陳邦將	吳俊傑	傅錦榮	傅錦榮	沈本然	李國法	施順富
雷心海	徐志占	劉富財	倪榮福	湯小根	屠財發	王金福	劉桂才	朱紹勝	呂兆文	朱子容	張文德	祝占林	厲阿炳	李迎生
胡國斌	江玉卿	僕華清	馮繼貴	吳大金	陳壽升	鄭培坤	戴銀生	王根興	王聖海	李才源	劉照春	高福才	王阿定	龔宰表
楊清傑	曾長林	徐正	余必允	梁耀	周紹勝	蔣志文	楊天誠	毛宜惠	任紀生	文玉祥	高桂	岳阿亭	張紀元	江得勝
楊樹田	王新安	羅克明	喻俊超	張海華	王惠長	陳紀慈	張強	姜子英	任紀生	李洪生	李仁龍	陶起瑞	劉明飛	陳靖美
杜水山	張玉春	屈芳玉	劉光富	吳維兩	江林源	朱有信	王再陸	張友國	吳自強	黃國良	張華英	趙世良	胡正祥	余偉
張保桂	胡兆材	樓青	葉金生	張記昌	楊遇春	樓進山	黃庭選	楊樹清	王阿龍	張工明	張連才	李君臣	滕均山	胡立新
張興倫	李澤林	李澤林	李通湖	葉松生	章萬龍	張裕泰	張浩然	王壽根	劉金山	張工明	張興倫	黃明生	王志烈	蔡森法

徐奎	史永長	吳祥生	章支林	章繼林	張國俊	張順然	許英華	雷鳳雲	胡少卿
蔣志文	吳興發	胡德良	李何黃	姜省	姚名房	王二旺	邵玉堂	白懷賓	胡鳳田
燕家模	管振清	潘才水	紀懷清	翟尚賢	汪金生	邱長喜	劉少卿	朱金標	張文斌
周阿毛	田吉生	蕭得標	盧萬根	董連發	楊七金	周義順	朱根深	王正武	吳四海
盧梓威	王兆民	倪炳生	徐祖福	葉良團	唐恆	陳勝初	吳子林	伍文明	馬鳳舉
陳金標	丁化堯	康成	張阿根	馬如夫	蕭明揚	高得奎	李昌龍	成槐州	召學新
王雲龍	周景賢	王秀章	黃世泉	郭海經	何亮	葉巨生	陳士舜	謝桂雲	吳顯華
左叔良	王右生	孫廣先	賀鈞	程安春	王連春	江錫金	劉維清	許存禮	徐大乾
周理生	姜宗立	杜青山	張佐廷	藍文昭	呂坤元	周君如	王會芝	周成福	高學正
王陸錫	呂健海	趙興泉	毛延年	朱星民	張洪賓	施祥林	袁松華	李振標	張序鏡
楊福青	留雲標	石得勝	薛志清	鄭先發	黃石	來德勝	王根興	劉敬光	史永長
梁學欽	邵玉成	王德發	劉以德	羅毅	張新甫	胡國良	吳新智	范長友	程德禎
曹得勝	朱亨雲	高武	張成祥	馬長春	吳承晃	牟棟權	王永順	白仁華	厲見友
蔡永青	徐成美	朱春林	劉祥	包時華	楊玉山	陳阿友	盛國榮	潘宜君	李瑞松
王曰仁	朱寶林	李昌宗	唐金來	莫忠	陳文德	蔡桂生	王開江	潘福根	吳照林
王雲	周仁和	丁道斌	俞耀炳	袁錫章	潘得田	趙相法	蕭遠江	舒貴行	余得龍
劉得勝	張寶祥	劉福祥	劉壽忠	徐兆謨	汪國亮	楊書南	王翌舟	盧紹	關耀宗
傅文卿	方玉麟	周長林	劉金堂	劉江聲	李友貴	李楷	吳冠軍	周誠	
廖連生	劉金炳	符金富	呂中林	陳國瑞					
郭忠善	蔡永奎	陳邦榮	范宗良	趙生福					
王賢清	項魁	蔡永奎	劉清法	馬兆紅					
李洪斌	張季標	潘漢南	吳廣榮	張得勝					
楊華	白宗才	高世合	劉崑崙	薛道義					
陳守生	張存聲	陳義	楊鏞	李唐發					
伍文濤	黃玉廷	呂廉初	鍾炳南	吳祥昌					
黃洪標	張志和	張阿苟	潘德	唐振華					
陳五三	張玉卿	方榮慶	趙仲達	吳英才					
馮長法	李鵬	霍世九	賀壽南	李攸孫					
崔談明	趙家平	楊明清	李兆江	周大山					
朱延章	陳阿根	李永寬	朱金樑	姬離海					
何再興	唐金保	姜阿利	葉道中	王善裕					
岳忠明	李生源	饒子清	張明信	黃中					
李彥生	李士寬	何興平	朱雲斌	邱汝存					
李斌文	李斌文	蔣兆晏	邊學盛	胡星祥					

十二淞滬戰事我軍負傷官

受傷一處者	百分之四十一	張國俊	張順然	許英華	雷鳳雲	胡少卿
受傷二處者	百分之三十一	姚名房	王二旺	邵玉堂	白懷賓	胡鳳田
受傷三處者	百分之十七	汪金生	邱長喜	劉少卿	朱金標	張文斌
受傷三處以上者	百分之十二	楊七金	周義順	朱根深	王正武	吳四海
傷頭部者	百分之二十	唐恆	陳勝初	吳子林	伍文明	馬鳳舉
傷手部者	百分之三十	蕭明揚	高得奎	李昌龍	成槐州	召學新
傷脚部者	百分之二十	何亮	葉巨生	陳士舜	謝桂雲	吳顯華
傷軀部者	百分之三十	王連春	江錫金	劉維清	許存禮	徐大乾
子彈從正面射入者	百分之八十五	呂坤元	周君如	王會芝	周成福	高學正
子彈從側面射入者	百分之十	張洪賓	施祥林	袁松華	李振標	張序鏡
子彈從後面射入者	百分之五	黃石	來德勝	王根興	劉敬光	史永長
中途姆斯彈死者	百分之六十三	張新甫	胡國良	吳新智	范長友	程德禎

十三日本侵華軍事費用統計

中炸彈死者—— 百分之十一
 中砲彈死者—— 百分之十七
 中普通彈死者—— 百分之九
 上列通計，上海管理傷兵委員會製

「九一八」「一二八」兩大侵略之軍事費用，日本歸納之曰「滿洲事變費」，茲據時事新報所載，數目如下：

第一期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至今年一月二十日
 四個月：（大都消耗於東北），陸軍，七百十萬圓；海軍，一百七十八萬圓；其他，九十四萬圓，合計九百八十二萬圓。

第二期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至三月三十一日，約二個月半：（消耗於東北及東南），陸軍五千二百五十三萬圓；海軍二千零七十八萬圓；其他五百一十一萬圓，合計七千八百四十二萬圓。

第三期 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兩個月：陸軍，三千零九十七萬圓；海軍，二千七百一十一萬圓；其他，一百七十九萬圓，合計五千九百八十七萬圓。

三期共計，一億四千八百一十一萬圓。每日金一圓約合吾國銀圓一元五角，故共約合吾國銀圓二億二千二百六十六萬五千元。更以東北與東南分別言之，則用於東北方面者：

陸軍	四千零七十四萬圓
海軍	一千四十九萬圓
其他	六百十二萬圓
合計	四千八百三十五萬圓
用於東南方面者	
陸軍	四千九百八十六萬圓
海軍	四千八百十八萬圓
其他	一百七十二萬圓
合計	九千七百六十六萬圓

案：中日戰爭之軍事費，為二億一千萬圓，日俄戰爭之軍事費，為十六億四千五百萬圓，故此番兩大事變之軍事費

約當中日戰爭時百分之七十強，約當日俄戰爭時百分之九

十四 淞滬戰役被佔地域面積

積統計

此次戰役為日軍們蹂躪之區域，計上海市之一部份，及江蘇省政府所轄寶山嘉定太倉之縣全部及一部。其面積之廣袤達三千二百九十七方里。茲根據接收委員殷汝耕氏所發表將各地面積分列如下：

- 甲 現屬上海市之區域
 - 吳淞區 五〇・四八方里
 - 江灣區 一〇〇・〇四方里
 - 殷行區 九一・二三方里
 - 引翔區 八二・三四方里
 - 閘北區 二七・一三方里
 - 彭浦區 三六・九八方里
 - 真茹區 一〇六・二二方里
 - 乙 江蘇省政府所轄區域
 - 寶山縣全境 一・五八二方里
 - 嘉定縣 一・一九九・三五方里
 - 太倉縣 五一六方里
- 總計 三・二九七方里

十五 淞滬戰役失地統計及其接管經過一覽

日軍於五月六日起，開始撤退，我接管委員會於五月九日開始，陸續接管，茲根據接管委員殷汝耕氏所發表，將接管日期及其經過分列如下：

瀏河鎮（太倉縣屬）五月九日九時接管。
日方將日軍駐在期內佔用之房屋器具造冊交我方點收。我方省警察隊隨即接防。

南翔鎮（嘉定縣）五月九日十二時接管。
嘉定縣 五月九日午後三時接管 日軍已於接收前一小

時，先行退去。

羅店鎮寶山縣屬 五月十日下午一時接管 日軍備就移交文書兩份，內容係關於羅店警衛及交還佔用民房兩事。我方於一時正式接管。

劉行區寶山縣屬 五月十日接管 日軍並未通知我方，先行退去，我方即入鎮佈崗接管。

劉行區顧家鎮 五月十三日接管 日軍於十三日午後十二時半撤完

閘北（京滬鐵路以南區域）五月十六晨 十時接管。晨七時我方，先將恆豐橋漢中路各重要崗位接收，隨全接收。

大場鎮寶山縣屬 五月十七日下午二時接收 首都保安隊由南翔開赴大場之龍麟塔廟暫駐。一時後即由我方警察維持治安。

廟行 五月十九日下午七時接管 日軍早於四五天前退去，日方並未通知我方及共同委員會，我方隨於是日接管。

江灣區淞滬鐵路以西 五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時接管 日方備具清單將所佔公私建築物移交我方簽印接收。日軍撤退即由我方接管。

彭浦區上海市政府轄區 五月十九日八時半接管 日軍早於本月初，陸續撤退，日方並未通知我方及共同委員會，日軍退後，地方發生搶劫，我方於十九日八時半接管並辦理地方善後。

真如市公安局四區三所轄境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時接管 日軍十一時撤完，我方隨即佈崗。

閘北京滬鐵路以北市公安局第四五兩區轄境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時接管 日海軍陸戰隊撤退，我方北平保安隊兩隊分別接防佈崗。京滬鐵路局北站一帶日軍亦於二十三日退盡，下午由我方路局接管完竣後，即行試開通車至真如云。

獅子林砲台 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時接管 二十四日十一時正我方接管員施澤日方代表蓮花少佐等在砲台北首九吋大砲之左面空地上舉行會見禮，由譯員翻譯畢，即將日方備就之移交書取出，雙方簽字蓋章，各執一紙，日軍即於同時撤退，我方首都保安隊接防。

楊行鎮 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時接管 日方於十二時

撤盡。我方由接管人員會同預備接防之首都保安隊佈崗。

吳淞砲台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一時二十分接管 砲台灣營房 五月二十五日正午接管 吳淞砲台及砲台灣營房日方均由隊長吉留芳行備文移交，我方則派兵工廠推舉之曹勁柏陳文正分別前往接管，惟當接管之時，周長清代曹勁柏前往，陳文正則用陳玉文名刺，均與事前通知不符，吉留隊長幾發生誤會。經接管委員會特派員當場解釋清楚，始順利進行。

吳淞鎮 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二時接管 接管儀式原定十一時舉行，因各團共同委員遲至十二時到淞，延誤至十二時舉行日方備就移交文書兩份簽印交我方簽印接收。

寶山縣城 五月二十五日上午接管 寶山縣孫照文特派員二十四日先與駐城日軍前原少將商定，二十五日晨十時我方省警察隊及首都保安隊先在西門外大廟等候日軍由南門撤退。

三官塘 藥庫 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時半接管 二十日五時接管三官塘火藥庫，日方由蓮花少佐備文移交，我方派兵工廠推舉之宋麗臣接管，乃屆時宋麗臣未到，蓮花少佐急於撤兵，商由寶山縣長孫照文派縣政府科長高希天簽印接管。

吳淞區一部份殷行區全區市公安局第七區部份第七區第一二兩所全境 五月二十八日接管 協定附件所定甲乙兩地點，即包含在吳淞區殷行區內。日軍尚未撤退時即行接管，接管後日方除留海軍陸戰隊一小隊計四十餘人及少數憲兵駐紮吳淞華豐紗廠外，其餘日陸軍陸續撤退，於五月三十一日撤盡。

引翔港鎮沈家行鎮市公安局第五區第四所轄境 五月二十八日接管 協定附件所定內地點即包含在引翔區內。日方尚未撤退時即行接管，除日方留海軍陸戰隊一小隊計四十餘人及少數憲兵駐紮公大外，其餘陸軍陸續撤退於五月三十一日撤盡。

江灣鎮淞滬鐵路以東一部份市公安局第五區第五所轄境 五月二十八日接管 日軍尚未撤退時，即行接管，接管後日陸軍陸續撤退，於五月三十一日撤盡。

虹鎮沙涇港以東部份市公安局第五區第三所轄境 五月二十八日接管 日軍尚未撤退時即行接管，接管後日陸軍陸續撤退，於五月三十一日撤盡。

吳淞張滬鐵路工廠 五月三十日接管 接管時日軍尚未撤退，接管後日軍於五月三十一日撤盡。

虹口方面越界築路附近區域市公安局第五區及第一二三所轄境淞滬鐵路以東沙涇港以西公共租界以北 六月十七日上午十時接管 十七日我方接管人員率領北平保安隊及一部分市警察九時開抵該處，九時半佈崗。

丁區(即D區) 七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時接管 十七日上午十一時日軍撤退，同時我方警察接收佈崗完竣。

十六 淞滬戰役被佔公私機關屋宇統計及其收回

日期一覽

戰區中公私機關及私人屋宇，多被日軍佔用，迫我方接管時，方分別交回。茲根據接管委員會殷汝耕氏所發表，分列如下。

甲、經日方正式移交者：

- 羅店鎮 公安局第四分局 五月十日收回
- 寶山縣政府留羅辦事處 五月十日收回
- 開北 市公安局第四區 五月十六日收回
- 市政府財政局辦事處 五月十六日收回
- 救火會 五月十六日收回
- 裕通公司 五月十六日收回
- 佛教居士林 五月十六日收回
- 證券交易所 五月十六日收回
- 徐回憲住宅 五月十六日收回
- 潛溪小學 五月十七日收回
- 錢家祠堂 五月十七日收回
- 孫景西住宅 五月十七日收回
- 蘇姓住宅 五月十七日收回

江灣區

開北

楊行鎮

吳淞鎮

- 普善山莊 五月十七日收回
- 寶善禪寺 五月十七日收回
- 王家宅 五月十七日收回
- 王應沂住宅 五月十九日收回
- 陳翔住宅 五月十九日收回
- 吳文輝住宅 五月十九日收回
- 董陳師耀住宅 五月十九日收回
- 文化學院 五月十九日收回
- 住房一所 五月十九日收回
- 育嬰堂 五月二十三日收回
- 安徽會館 五月二十三日收回
- 中華公學 五月二十三日收回
- 張德正住宅 五月二十四日收回
- 倪寅孫住宅 五月二十四日收回
- 唐伯琴住宅 五月二十四日收回
- 徐阿保住宅 五月二十四日收回
- 張靜年住宅二所 五月二十四日收回
- 張瑞芳住宅 五月二十四日收回
- 龔阿大住宅 五月二十四日收回
- 莊祥生住宅二所 五月二十四日收回
- 董兆良住宅 五月二十四日收回
- 張錦芳住宅 五月二十四日收回
- 徐利正住宅 五月二十四日收回
- 邵雲章住宅二所 五月二十四日收回
- 張彭年住宅 五月二十四日收回
- 譚叔馨住宅 五月二十四日收回
- 顧順承住宅 五月二十四日收回
- 顧鼎鴻住宅 五月二十四日收回
- 花海紅住宅 五月二十四日收回
- 陳緣之住宅 五月二十四日收回
- 陳義郎住宅 五月二十四日收回
- 楊廟平住宅 五月二十四日收回
- 水產學校 五月二十五日收回
- 海軍病院 五月二十七日收回

乙、未經正式移交，在日軍撤退後逕自收回者：

公用局所屬

財政局所屬

衛生局所屬

社會局所屬

交通部滬漢電報幹線工務處所屬

丙、最重要之公家機關被佔用者：

A 鐵路

- 1 路綫 京滬路 南翔北站間 淞滬路全綫
- 2 車站 京滬路 南翔車站 黃渡車站 虬江車站 麥根路車站

北站

淞滬路

- 天通庵車站
- 高境廟車站
- 江灣車站
- 蘆藻浜車站
- 張華浜車站
- 吳淞鎮車站
- 炮台灣車站
- 北站貨棧
- 新民路貨棧
- 張華浜材料廠
- 其他
- 張華浜工廠

B 要塞

1. 吳淞砲台 南北二台
2. 砲台灣營舍
3. 獅子林砲台
4. 三官塘火藥庫

十七 淞滬戰役被佔公私大小學校統計及其收回日期一覽

此次戰區各大、中、小、公私學校，橫遭日軍蹂躪者，不下數百所，影響於文化者至深，茲根據接管委員殷汝耕氏所發表，分列如下：

開北京滬路以西部份，五月十六日接收。

市立詠興	新民二校	私立東方	正華
開北青夜	華東	新華	新光
鎮安	仁惠	華志	南離
三育	自治	勵青	智和
共和	華旦	醒民	品文
濼蒙	務院	北市	兩路
扶輪	交通部職工子弟第二學校		

青島旅滬同鄉會第五中分義所

義務等二十六校

江灣彭浦兩區五月十九日接收。

市立中山	西江	虬江	麥村
燕灣	俞涇	商科	錢蕩
陶灣	彭浦	若園	梅村等三校
國立勞動大學私立建學園	文化學院第二院		

眞茹區及開北京滬路以東部份，五月二十三日接收。

市立惠風	培本	建成	育德
彭南等五校	私立建國中學	道中女學	市北中學
中華小學	新命商工子弟	廣東	純德
里仁	甯波旅滬同鄉會	第九尚公	遠東
聖保羅	立達	俊修	贖民
大光	廣東	養靈	文藝等九校

吳淞區五月二十五日接收。

國立同濟	中央醫學院	省立水產	交通部商船
私立中國公學	市立吳淞初中	吳淞小學	淞北潭村
培基	陳巷	濟北	郝核等三校

開北江灣吳淞引翔殷行等區未經接管手續部份，五月二十八日收回。

市立其美	蘆濱	德新	譚鎮
育才	關路	培德	引南
虹鎮	引溪	益衆	知行
肇東	周灣	沈行	陸開
東江	高境	泰興	國立中央商學院
私立復旦大學	東亞女子體育	南洋高商兩江體育	
上海法學院	持志學院	藝術專校	
滬北中小學	育青中學	愛國女中小學等二十一學	

十八 淞滬戰役我方戰區損失統計

失統計

中央統計處調查滬變損失，製有初步估計，因當時嘉定

太倉等縣屬各地交通阻隔，無從調查，未曾列入。故其損失估計，僅上海市府轄境以內而已。茲錄其數字如下：

(一) 全市損失以數字形容者，達一五六〇〇四九八七一元。

(二) 全市被侵佔之面積，約四七四萬里。受直接損害人民，達一八〇八一六戶，八一四〇八四人，佔全市人口之半數(四五%)。其中死亡者六〇八〇人，受傷者二〇〇〇人，失蹤者一〇四〇〇人。

(三) 財產 被侵佔區內，住戶財產價值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損失十分之七，房屋價值，二四〇〇〇〇〇〇元，損失十分之八、五。全市財產，受直接與間接損失之價值，達七八八一七三四九二元，計住戶財產五八四一〇四〇五四元，房屋二〇四〇六九四三八元。

(四) 學校 被侵佔區內，停頓之學校，計大學及專門一〇，中學三一，小學一九二，失學之學生三九七三五人，佔全市學生四分之一，計大學及專門六二八六八，中學六二八二人，小學二七一六七人。輟業之教職員三一〇七人，佔全市教職員三分之一，計大學及專門一一六六六，中學七五一人，小學一一九〇人。被焚炸或駐軍之學校，計大學及專門一〇，中學一七，小學四九，被焚炸之資產，達一六八二三九〇元，佔全市學校資產三分之一，計大學及專門一二二九四七三六元，中學九五七二一一元，小學四三一一四五三元。本市教育機關團體因滬變而全部停頓，亦受損失尚未計入。

(五) 工業 被侵佔區內，有工廠五九七家，佔全市工廠四分之一。其中受損失者，過半數，計六七九九一八七四元，全市工廠受直接與間接損失之價值，達九七一五一二八七元。此數僅就已有報告者計算，全數必不如此。全市工人，因事變而失業者，達十分之八，僅紗棉廠失業之工人，已達二五〇〇〇〇人。其因失業而損失之工資，每月三七五〇〇〇元，如半年後復工，則損失二二五〇〇〇〇元。

(六) 商業 被侵佔區內，有商店一二九一五家，受損失者達十分之七，全市商店受直接與間接損失之價值，為五九八一三六〇七四元。

(七) 金融 全市銀行與錢莊之營業，因事變而減少十

分之八五。

(八) 交通 被佔區內鐵路損失之價值，達一六八九三三一七元，計佔全路資產十分之四，計路軌與建築，損失一九三五五〇〇元，機車與車輛，損失九八九〇三〇元，器具與設備，損失一〇九七四九一三元。材料損失，一七九一四一八元，營業損失，一二〇二四五六元。被佔區內道路損失，達一二〇〇〇〇元。橋樑損失，二〇〇〇〇〇元。全市輪船堆棧與轉運公司之營業損失，達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九) 公用事業 被佔區內公用事業之損失，達一七四二〇二五元，計水電損失一〇二二二〇〇〇元，電氣損失一五〇〇〇〇元，電話損失二五三八〇〇元，長途汽車損失一二六二二五元。被佔區以外，公用事業之營業損失，達六一〇〇〇〇元，計電氣損失四三〇〇〇〇元，自來水損失一八〇〇〇〇元。

(十) 治安設備 被佔區內公安設備，因事變而損失者，達五四〇〇〇元。

(十一) 財政 市府收入因事變而減少十分之四強，實減二二二八六元，計田賦減少二一%，契稅減少二四%，房捐減少八一%，車捐減少五三% (中央統計處製)。

又據上海市社會局初步調查報告，損失總數一、四八三、四六一、八五四元，茲一併錄下，藉供參攷：

▲上海戰事損失初步估計表

北區(甲) 住戶	財產損失	六六、六七一、二六九、五三三
	間接損失	九、二六〇、八三三、三三
	棚戶損失	五、五五、〇五二、六六
	總計	八〇、九〇〇、〇〇〇
(乙) 商店	財產損失	二六、五五三、〇九六、〇〇
	間接損失	一六、〇四四、三三三、〇〇
	總計	四二、五九七、四二九、〇〇
(丙) 房產	直接損失	二〇、一六六、六六一、〇〇
	間接損失	一、九七三、三三三、〇〇
	總計	二二、一四〇、〇〇〇、〇〇

(丁) 工廠 直接損失

間接損失	三、六三三、九六九、〇〇
合計	六、七、九一、八七四、〇〇
南區(甲) 住戶	一七、五六一、〇三三、〇〇
(乙) 商店	一六、二九一、一六六、〇〇
(丙) 房租	九、〇五五、〇〇〇
(丁) 工廠	五、六四四、六七七、〇〇
特區(甲) 商店損失	二六、〇四六、五三三、一〇
公共租界	二、五五五、七五五、七五
法租界	二、六三三、九六九、六〇〇
總計	二、四八三、八五五、三三

十九淞滬戰役日商損失統計

一月二十八日以後，國人憤日橫暴，實行堅厲之抵貨運動，致日商所受損失，至為可驚。據全滬日僑商工會副會長吉田報告：一九三一年度日商對華貿易額，輸入計十四億四千三百萬兩，輸出額僅八億八千八百兩，銳減二分之一。待滬戰爆發，對華營業，一落千丈，損失之鉅，難以數計。據最近商務官調查，自一月二十八日起，至四月十日止，日商工場，銀行，社會，蒙受營業影響約九千一百萬兩云。

二十戰期中上海人口統計

日軍當啓蒙之初，揚言數小時內解決我方防軍，詎知一經接觸，迭次慘敗，於是一向以租界為絕對安全地之中西住戶，始大起恐慌，紛紛遷避外埠。茲錄上海市公安局戶籍股二月份戶口統計，藉見當時上海全市騷動之一斑：

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份全市戶口統計，第四、五、七、三區，(閘北、江灣、吳淞)。因戰區無法調查故除外，至租界人口，係根據特區警務處之調查，人口數較之同年一月份

(戰前) 少八十一萬餘。

本國人 本市各區，(戰區除外) 一〇六六六〇八人，公共租界，九七一三九七人，法租界，四二一八八五人，合計，二四五九八九〇人。上月份(戰前) 總數，三二七〇六二三人，比較減少，八一〇七三三人。

外國人 本市外人三三五五人，公共租界外人三六四七一人，法租界外人一二九二二人，合計五二七四四人。上月份(戰前) 總數，六一六一四人，比較減少，八八七〇人。

二月份全市人口統計，二五二二六三四人。

二十一戰鬥後所見敵我優劣比較

據第五軍八十七師二百五十九旅戰鬥後所見之敵我雙方優劣點，大約如下：

▲敵軍優點

- 一、兵器精良，其飛機及步砲兵協同頗確實，飛機看到目標即擲信號，大砲彈亦隨之而來。
- 二、敵軍作戰多按戰術原則，正面配置兵力頗少，其大部集結於翼側，企圖迂迴包圍。
- 三、敵軍聯絡頗確實，步兵攻擊前進，必帶電話機與後方聯絡，動作頗形靈活。(二月二十二日第五一七團出擊恢復廟行鎮陣地時，在戰壕內拾得一電話機證此)
- 四、敵軍指揮前進停止射擊均用手旗輔助。此舉可補救口令之不足。並易於各方連絡。
- 五、敵不輕進，如某塘鎮所到之處，均用舉火為號。必待各火齊頭後，始行前進，少有一部突進。
- 六、敵收容迅速。每為我軍衝散後，其下級幹部能立刻收容抵抗。

▲敵軍劣點

- 一、敵軍步兵攻擊精神全無，二月二十二日攻擊失敗至鉅。

故三月一日總攻以飛機大砲為主體，避免步兵犧牲，實則其步兵一聞槍聲即伏地不動。不城一戰也。

三月一日我旅撤至第二陣地時，有敵約四五百人向第五一八團尾追，及至楊煥橋附近被我收容陣地射擊，敵即全數臥倒不敢前進一步，我軍得安全退出。由此可證明敵無攻擊精神。

二、敵軍最害怕死，因敵平時生活優裕，家庭觀念尤深。故當向我攻擊時，祇要打死他一二人，其餘即不敢前進，甚至紛紛逃去。

三、敵不強韌。無後援部隊。則前線之持久抗力，易為我所挫。

四、敵迂迴部隊常密集使用，被擊易於損傷敗挫。

五、無飛機砲火為之掩護時，其步兵獨立作戰能力薄弱。

六、不慣夜戰。

七、兵力運用多迂滯戰術，不能應戰場狀態之變化而靈活使用。

八、不能耐苦耐勞。

▲我軍優點

一、官兵心理均痛恨倭敵，咸抱必死之決心，故攻擊精神鞏固。朱家橋一役。我第五一七團以久戰之一二營，當敵六倍之衆，而尤能殲敵數百名，安然衝出重圍，此可證明。

二、官兵剛胆強韌。敵屢次攻擊接近我陣地前數十米處仍能沉着瞄準，從容殺敵。三月一日，廟行之役第五一八團第一營每連傷亡達五分之四，而少數守兵，猶死守擊敵，敵始終未敢突入，此可證明。

三、彈藥缺乏時，毅然與敵軍肉搏，及投擊手榴彈尤為我軍特長。

四、夜戰能力良好。

▲我軍劣點

一、武器不良，火力均為敵人所制壓。

二、連絡不確實。各級指揮官均賴電話為主。電話不通，即

無良好補救方法。前後方接濟運輸不靈活，此次廟行作戰，倘在馬橋宅設一材料彈藥交付所。當較便利多矣。

三、我軍工事構築欠強固，損害不少。尤以掩蔽部一般均不够強度，交通壕多未構築，致損壞頗重。

四、情況不明，諜報太少，為我軍最大缺點。敵以侵入軍作戰，而尚能使用多數漢奸日諜。

五、在撤退時，對於負傷官兵不知設法搬回。對於已亡之官兵不知收回其符號及重要文件等。

總之。敵之優點在於物質，而我之優點在於精神。敵訓練良好，但多迂滯，故所收效果不大。我軍訓練雖不及敵人，但作戰經驗豐富，動作靈活，如取攻勢，收效必大，敵利於白晝作戰可得飛機砲火之援助，我軍則適應於夜戰。

二十二 滬案始末每日大事

一覽

一月二十日：上海日本浪人焚燒引翔鄉三友實業社工廠。日本居留民在上海北四川路大暴動。

一月二十一日：日領事村井倉松訪吳鐵城市長，提出四項要求。

一月二十二日：日艦駛進黃浦江，形勢嚴重。

一月二十三日：日政府訓令上海領事向我方要求取消抗日運動。日艦續有到滬。

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各委員會商外交問題；外長陳友仁提出辭職，赴上海。

一月二十五日：顏惠慶在國聯行政會發表宣言。孫科辭職。

一月二十六日：上海空氣極緊張。

一月二十七日：上海民團日報被迫停刊。市政府下令取消抗日會。日陸戰隊在浦東登岸。

一月二十八日：滬市府承認日本要求。日海軍陸戰隊啓聲，中日戰事爆發。中政會決議任羅文幹外長。

一月二十九日：日軍轟炸開北，商務印書館全部被燬。十九路軍通電誓死抗日。外交部發表自衛宣言。國聯公開會議。

一月三十日：國府宣言遷都洛陽。蔣中正通電抗日。

一月三十一日：十九軍通電報告連日大勝。顏惠慶報告國聯今後當採有效自衛手段。

二月一日：南京下關日艦發砲示威。國府通電決自衛。

二月二日：京滬衛戍司令陳銘樞到滬視察防線。國聯行政會討論中日爭端。

二月三日：吳淞開北同時劇戰。

二月四日：我軍大破日軍，吳淞開北兩地敵人，狼狽奔竄，不能成軍。

二月五日：日新任第三艦隊司令野村由佐世保出發來滬指揮。

二月六日：日援軍四五千名開到上海。

二月七日：日水陸空軍總攻吳淞。

二月八日：吳淞日軍潰退，開北激戰。國聯發表上海領事調查滬案報告書。

二月九日：日軍偷渡蘆草浜失敗。英公使訪羅文幹討論滬變事。

二月十日：日艦砲轟吳淞要塞敗退；開北我軍大敗日軍，陣線前進。

二月十一日：戰事比較靜寂，日機到處投炸彈。日援軍高餘抵滬。英法美三國公使由京馳滬調停戰事。

二月十二日：停戰半日，救護難民。下午戰事又起，我軍大勝。國聯發表上海領事調查團第二次滬案報告書。

二月十三日：日軍又圖偷襲蘆草浜，大戰終日，敵主力在曹家橋慘遭大敗。我軍各路大勝。

二月十四日：英美法意四國公使進行和平運動。外部照會英美公使抗議日軍藉租界作戰爭根據地。日軍新司令植田攜大批援軍到滬。

二月十五日：日艦砲攻吳淞無效。

二月十六日：江灣大戰，吳淞續有戰事。

二月十七日：汪精衛蔣介石連名電請中央於三月一日召集二中全会。

二月十八日：日軍司令植田向十九軍提哀的美敦書，滬日領事同時向市府提出同樣要求。

二月十九日：十九軍及市府駁斥日方要求。外部發表拒絕無理要求宣言。國聯定三月三日召集特別會議。

二月二十日：日軍以海陸空全力總攻擊。

二月二十一日：日軍繼續攻擊。

二月二十二日：日軍總攻吳淞開北無效，變更戰略，重心移至廟行江灣八字橋一帶，結果潰退，遭受巨大損失，狼狽不堪。

二月二十三日：江灣日軍被圍，傷亡無數。

二月二十四日：日軍反攻，又告失敗。

二月二十五日：日軍調集大砲，猛攻江灣廟行全線陣地。

二月二十六日：繼續劇戰，日飛機大活動。

二月二十七日：日援軍到滬。

二月二十八日：日軍繼續砲攻，吳淞江灣戰事劇烈。

二月二十九日：日軍新司令白川到滬。又携來大批生力軍。

國聯調查團抵東京。

三月一日：日軍以萬餘兵力襲瀏河楊林口。

三月二日：我軍因援軍不繼，陣線搖動，自動撤退至第二防線。

原因。

三月三日：吳淞守軍安全撤退。十九路軍通電全國報告撤兵原因。

三月四日：國聯特會通過中日實行停戰案。

三月五日：日援軍續到。

三月六日：我軍接受國聯議案停戰；日方仍進擊。

三月七日：南翔日軍積極佈防。日機轟炸京滬鐵路。

三月八日：日軍窺太倉，被擊退。

三月九日：日對國聯發不撤兵聲明。

三月十日：日軍積極佈置戰事，太倉時有接觸。

三月十一日：國聯通過和平解決遠東爭端決議案。

三月十二日：前線日軍繼續增加。

三月十三日：日繼續增援。

三月十四日：國聯調查團抵滬。

三月十五日：汪精衛赴前線慰勞防軍。國聯調查團訪吳鐵城市長暨顧維鈞。

三月十六日：調查團留滬預備進行和議。

三月十七日：滬人歡宴調查團。

三月十八日：日政府訓令日使重光葵提出停戰條件。國聯調查團調查滬案。

三月十九日：中日代表討論停戰撤兵。

三月二十日：日軍增兵前線，無議和誠意。

三月二十一日：調查團視察戰區。

三月二十二日：停戰會議因我方訓令未到暫停。楊林口日軍挑釁。

挑釁。

三月二十三日：日軍在安亭黃渡間縱火屠殺。

三月二十四日：上海舉行停戰會議。

三月二十五日：日軍攻太倉，雙方接觸。停戰會議續開。

三月二十六日：停戰會議續開。前線仍有小接觸。

三月二十七日：停戰會議暫停，調查團到京。

三月二十八日：日增兵瀏河。停戰會議繼續中。

三月二十九日：停戰會議通過停戰。

三月三十日：停戰會議續開。

三月三十一日：停戰會議續開，日對撤兵無誠意。

四月一日：國聯調查團赴漢口。

四月二日：日軍犯太倉，被擊退。

四月三日：前線步哨時有接觸。

四月四日：停戰會議仍無結果。楊林口到日艦十二艘。

四月五日：南翔日軍大增。滬市政府下通緝漢奸令。

四月六日：前線仍有小接觸，停戰會議中日堅持召集圓桌會議。

議。

四月七日：停戰會議續議中。

四月八日：國難會議第一次大會。

四月九日：停戰會議討論日本撤兵問題。日機飛嘉興偵察。

四月十日：敵機數十架分飛南翔淞滬示威。

四月十一日：停戰會議停頓。

四月十二日：停戰會議停頓。國難會議閉幕。

四月十三日：郭泰祺正式通告日方，停戰會議暫延。

四月十四日：停戰會議小組會議亦展延。

四月二十八日：上海停戰會議重開。

五月一日：外交部訓令郭泰祺簽停戰協定。

五月三日：郭泰祺因被毆。

五月五日：滬停戰協定簽字。

五月六日：前線日軍開始撤退。

五月七日：中日雙方暨中立國組織共同委員會，辦理日軍撤退善後事宜。

五月九日：我方開始接收瀏河南翔嘉定。

五月十六日：我方接收開北。停戰協定副本簽字。

五月十九日：我方接收江灣廟行。

五月二十日：監察院公開彈劾行政院長汪精衛違法批准停戰協定案。

協定案。

五月二十三日：我方接收真茹暨開北鐵路北區。

五月二十四日：我方接收楊行獅子林，京滬鐵路恢復通車。

五月二十五日：我方接收吳淞寶山。

五月二十八日：蘇州舉行抗日殉難將士追悼大會。

五月三十日：我方接收吳淞機廠。

六月十七日：我方接收淞滬鐵路以東區域。

七月十七日：我方接收日軍最後撤退之D區。

再版上海社會局滬戰損失統計

增補版上海社會局滬戰損失統計

滬戰損失統計，自上海社會局於去年十一月間，開始調查，至去年十二月間，始告完成。其間經過之艱辛，實非筆墨所能形容。茲將此次調查之經過，及統計之結果，再行發表，以供社會人士之參考。

此次調查之範圍，包括全市各區，由北至南，由東至西，無一不遍。其調查之方法，係由各區社會局，分別派員，分赴各戶，逐戶調查。其調查之結果，則由各區社會局，彙報總局，由總局彙編，而成此統計表。

此次統計表之內容，包括：(一)直接損失，(二)間接損失，(三)其他損失。其直接損失，包括：房屋、工廠、商店、學校、機關、團體、個人財產等。其間接損失，包括：失業、停工、停學、停業等。其其他損失，包括：傷亡、疾病、貧困等。

此次統計表之總數，共計：直接損失，一億六千二百五十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元；間接損失，一億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元；其他損失，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元。總計，三億六千二百五十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元。

一二八事變損失統計表

(根據登記表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一份編製)

區別	類別	登記戶數	死亡	傷者	失蹤	其他	直接損失	間接損失	合計	附	各區損失總計
北	住戶	一四、四二四	六三〇	二九二	三二五	四二二	三五、七六一	二、〇一六	三七、七七八	〇二〇、一一二	北
	商號	四、二〇四	一九一	一三〇	三二五	四二二	二五、八八八	七、五八九	三三、四七七	〇四一、八九	
	工廠	八四一	四二	三八	三二五	四二二	四六、六二四	二、三六六	四九、〇九〇	〇九六、三三二	
	學校	二二五	四	三	三二五	四二二	三、四四四	三、四四四	六、八八八	〇九八、四〇〇	
	機關	四七	六	三	三二五	四二二	一、八一六	七、八一六	八、九三二	〇一〇、二六六	
	團體	四〇	四	三	三二五	四二二	一、二六一	〇、〇〇〇	一、二六一	〇一〇、二六六	
	個人財產	四〇	四	三	三二五	四二二	一、二六一	〇、〇〇〇	一、二六一	〇一〇、二六六	
	寺廟	四〇	四	三	三二五	四二二	一、二六一	〇、〇〇〇	一、二六一	〇一〇、二六六	
	工廠	二、二一五	二六三	一一	三二五	四二二	五、六九三	二、二一五	七、九〇八	〇一〇、二六六	
	商號	五、四六	二七	一一	三二五	四二二	二、九〇四	五、六九三	八、五九七	〇一〇、二六六	
滬	住戶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滬
	商號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工廠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學校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機關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團體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個人財產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寺廟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工廠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商號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南	住戶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南
	商號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工廠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學校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機關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團體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個人財產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寺廟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工廠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商號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南	住戶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南
	商號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工廠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學校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機關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團體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個人財產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寺廟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工廠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商號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南	住戶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南
	商號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工廠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學校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機關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團體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個人財產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寺廟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工廠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商號	一〇、一〇	二五	一〇	三二五	四二二	八、四九	一、〇〇〇	九、四九	〇一〇、二六六	

表本市損失總額。直接損失，一億六千二百五十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元；間接損失，一億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元；其他損失，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元。總計，三億六千二百五十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元。

此次調查之範圍，包括全市各區，由北至南，由東至西，無一不遍。其調查之方法，係由各區社會局，分別派員，分赴各戶，逐戶調查。其調查之結果，則由各區社會局，彙報總局，由總局彙編，而成此統計表。

此次統計表之內容，包括：(一)直接損失，(二)間接損失，(三)其他損失。其直接損失，包括：房屋、工廠、商店、學校、機關、團體、個人財產等。其間接損失，包括：失業、停工、停學、停業等。其其他損失，包括：傷亡、疾病、貧困等。

此次統計表之總數，共計：直接損失，一億六千二百五十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元；間接損失，一億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元；其他損失，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元。總計，三億六千二百五十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元。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出版新書目錄

一九學生字典

本字典用最新發明之一九檢字法編制十分便利每字之首筆分類次筆分部計有橫豎點撇鈎七類更加捺及邊爲九部每類及部均以號碼爲首筆爲類次筆爲部字與百碼與號碼先後相配合只須記明首次兩筆之號碼就書頁一翻即得
(印有詳細樣張函索即寄)

甲種一元特價八角 乙種八角特價六角四分
丙種五角特價四角

漢英學生字典

本書係謝頌堯先生將中文字句先譯成英文然後用最適當的方法依次排列所以內容淺顯初學者都可明白檢查便利應用時非常迅速 精裝一冊定價八角特價六角四分
平裝一冊定價六角特價四角寄費另加

格列姆童話集

本書在英國銷行之廣其數驚人各校學生幾於人手一冊國人雖亦洞悉該書內容之佳妙願以原本價值昂貴往往望洋興歎茲由本公司用精良印刷將原本縮成普通教科書大小以供國人採擇不但爲教授英文者之好工具亦自修諸君之好材料也 原本價值合華幣七八元之巨本公司縮印本只售實價大洋四角

華英汽車名詞

本書所載各國汽車名詞應有盡有英華對照解釋周詳汽車的精造上及機件智識無不備載此書對於汽車之全部知識完全明瞭備汽車諸君及研究機械者均不可不備
已出二集布面精裝一冊實價大洋六角

各科常識答問

本書係由富有教授經驗並經國立大學各專任教授校閱內容豐富問題確切考初高中學諸君得此一冊先行預備保可從容應付不致名落孫山誠爲一學生常識之寶庫初版發行不數月銷場一空現在再版修正內容愈覺精美
【上册五種】中國國民黨黨義題解 國學常識 中國歷史 常識問答 世界史題解 地理常識問答 【下册五種】英文題解 算術題解 物理題解 化學題解 博物題解 全書上下兩冊定價二元四角特價一元二角

世界史要

本書係威爾斯原著謝頌堯先生而取其精華每章之後均由譯者附列習題譯名根據一標準漢譯外國人名地名表一前後統一讀者易於明白是中等學校最優良的歷史教本及參考書
精裝一冊 道林紙定價一元五角特價一元二角
平裝一冊 道林紙定價八角特價六角四分

汽車電學

本書爲李嘉會先生所創著分二章詳述電氣實用於汽車之發火、自動電燈各裝置及原理、病症及修理、及最新各車之電系設備、文字淺顯插圖四十餘幅讀者易於明瞭最合研究及修理汽車者之參考採擇工校教本亦甚適當
全書一冊道林紙精印實價大洋一元五角

汽車構造與修理

本書係李嘉會先生所創著分二十二章插圖八十餘幅詳述汽車各部之組織、原理、構造、保管、駕駛、修理爲研究經營、修理、駕駛、及自備汽車者不可缺之書採爲工校教本亦極適當 全書一冊道林紙精印實價大洋二元
(現在印刷中)此書爲南洋華僑

新嘉坡指南

潘爾傑吳永衡兩君所編共分十二篇曰行政、交通、郵電、公共事業、衣着、食宿、娛樂、營業、工業、文化、個人事業等莫不有詳盡的紀錄附有新加坡中英文街名對照表及其街道全圖本島形勢圖各國領事館地址表華英要語譯照表美術風景照片多幅舟車時刻表及其價目表均詳列無遺誠爲遊歷家不可不備之書 全書一冊定價大洋二元

消失了情緒

本書是張蓬舟先生的詩集情感豐富韻味深長每一字每一句都似乎美妙的音樂 洋裝一冊實價三角

兒童玩具製造法

本書是中小學校工藝科補充教材玩具製作優良的參考書材料豐富有百餘種之多解說詳盡可以實地製作趣味濃厚合兒童心理方法簡便無需特殊器械每類之後附參考圖教師便於教授學生便於學習 全書一冊定價大洋五角特價四角

民間諺語

本書陳壽彭先生所編爲研究我國民族性的唯一專書內容包含四千五百餘則民間流行的諺語收羅廣博不避粗俗系統排列分類詳明顯露骨串串聯珠尤于氣候一目並可作天文遊戲的試驗預測風雨靈效頗多使你讀了興趣橫生絕無枯燥之感注意風俗人情者實宜人手一編 全書一冊實價大洋六角

跳舞的公主

跳舞的公主原作為英文本名「格列姆童話集」久已風行世界內容故事極其興味尤適合兒童的心理謝頌堯先生特以輕靈的筆調譯出以供一般小朋友課外消遣之需卷首並加梁雪清女士精繪插圖七幅全書用道林紙印刷美觀可愛 全書一冊實價三角特價二角四分

家庭簿記

本書係王熙卿先生所編純以家庭日用經濟立場上以節省經濟爲原則對於收入方面有流水總清等表對於支出方面亦有流水總清等表凡吾人家庭經濟各事之收入支出無不俱載詳盡以便吾人實施之用誠治家庭經濟之寶導也 全書一冊特價實價大洋二角

從文學到戀愛

本書是王瑣羅洪情書集亦是書翰體的文學論用輕靈美妙的筆調把文學的真義在一對少男女的往還情書之中討論得詳盡異常而且十分饒有興味毫無普通文學論的枯悶之弊在愛的真義上亦有透澈發揮真是青年男女不可不看的好書 全一冊定價大洋五角特價四角

第一夜

本集王天恨先生所著中包含六個短篇完全性是愛問題下的產物描寫熱而不火濃而不俗的是佳作爲第一「第一夜」是記新婚夫婦的初夜情形確深意值實加得上香而又酸的一句許語其他五篇都含有美妙的得讀者欣賞 全書一冊實價洋四角特價二角八分

陶醉

本集沈白文先生所著中包含五個短篇都是關於青年男女們的性和愛的問題描寫得清流雅麗其作風和現在一般肉麻小說完全不同每節都有事實做背景熱情真意充滿在字裏行間確無空虛俗渺不着邊際的弊病是近代戀愛小說中的首選愛閱新文藝者大可一讀 全書一冊實價洋五角特價三角五分

鸚哥

本書徐綠英先生所著中七個短篇小說都是新文藝的精品作者在這本書中用幽默的思想輕靈的筆墨來抒寫兒女柔情十分深刻對於愛的意識環境的榨壓人生的空乏等問題都有深切的發揮寫作上如結構描寫等也都極其緊湊極其力量在在更足引起讀者的美感 全書一冊實價洋五角特價三角五分

王妃

本書是由謝頌堯先生精心搜集其近年以來最有力量短篇文藝創作而成材料豐富固不待言也是美妙動人爲我們有志欣賞文藝者所不可不讀行文是極其輕盈而美麗在每篇中都含着充分的趣味和深長的意義愛好文藝者快把他閱讀一過吧 全書一冊實價洋六角特價四角二分

死伴

本書爲柳葉先生用文言體描寫軍閥之殺謀婦女之無恥與可惡寫得淋漓盡致末了發出孝女復仇義俠誅奸諸事尤有餘音繞梁之妙俊逸清新令人回味不已 全書一冊定價三角實價二角一分

獸鵝

洪爲法先生誰都承認他是寫詩寫散文寫小說的大才作家像本書中的「獸鵝」一體兩面「陳大的生活」「酒精中毒」「父子」等幾篇作品對人生苦悶的生活和纏綿的感情予以盡量的描寫深刻有趣比衆不同愛好文藝的人們快來欣賞 全一冊定價大洋四角特價三角六分

文華彙刊

第一年精裝一巨冊實價大洋四元
第二年精裝一巨冊實價大洋五元

電影彙刊

第一年精裝一巨冊實價大洋四元



滬戰之前後



第一章 日本侵略中國溯源

第一節 日本國運之隆盛

我中國周惠王時代，神武天皇始建國於日本，迄今凡二千六百餘年。傳至現之昭和，歷一百二十餘代。中間軍閥爭攘，變亂屢起；惟其民族對於皇室，認為「天子神明，不可侵犯」，故始終未生易姓之事。國域聯合本部三島及若干島嶼而成，面積不能及我四川一省之廣，居民好勇很鬥，其祖先或謂來自滿洲東部及中國本部，或謂係蒙古民族後裔，未有確考。漢代以還，中日時有交通；爾時日本國內，文化極為幼稚；自與中國接觸，對中國文明推崇備至，遣使朝貢，時見史冊；日本文化之進展，所獲於中國者匪淺。

日人治國，其始亦抱鎖國主義，閉關自守。厥後西洋勢力遂伸入東方，美國艦隊以大砲轟開門戶而迫其訂立通商條約，各帝國主義乘機紛至；時日本內感離亂，外受威脅，忍辱簽訂不平等條約，一如今日之中國。明治執政，捨棄舊例，竭力吸收西洋文明，昔之崇奉中國如恐不及者，至是一變而為崇奉歐西文明惟恐不及矣。

明治之維新，不久而功效大著，內部既漸走入康莊大道，不平等條約亦逐漸取消；於是頓忘其本來面目儼然以東方主人自居，以昔之受人而呼號悲痛者，轉而施諸於人以稱快。同時感覺居海島之不足以適符其主人身份，決定建國大陸，實現其征服世界之迷夢。首當其衝者，厥為我中國。

第二節 日本對中國野心

日本侵略中國之策略，海軍軍人主張由海道南進，陸軍

軍人則主張由陸道北進，同治十年之佔我琉球，及爾後之割我台灣澎湖列島，均屬南進政策之實現；蓋若輩認定以台灣為根據地，然後逐步吞滅我諸腹地也。但事實上向南侵略，於英美諸列強必發生勢力上之衝突，而且時受牽制，尤多不便，自願羽毛未豐，未敢驟然從事，因而北進政策乃佔優勢；北進政策亦即大陸政策，為日本直至今現在所奉行不悖者。

據田中極端政策中言：以中國之滿蒙為根據地，其豐富資源以資給養無缺，然後吞滅中國全部，中國既入掌握，不但獨霸東亞，即征服世界亦操勝算。其心之貪狠，實過虎狼！日本對華方策，又有強硬侵奪，與優柔哄騙兩種主張。主持強硬者以暴力壓迫中國使不致反抗，大軍閥，田中義一提倡最力；主張柔軟者以「同文同種共存共榮」為假面具，吸盡中國脂膏使自斃，首相幣原主之。日本內部，軍人勢欲萬丈，因之幣原主張終於為軍閥唾棄而不能順利進行。近年以來，日本口頭幾無日不呼親善，而事實上槍尖砲火閃耀我人眼前者，幾已成爲家常便飯。——倘武器而果能作爲親善工具，則世界法律，都將判殺人爲無妨公衆，不亦大笑話乎？

第三節 日本歷次出兵中國總計

日軍閱迷信武力高能，偶有小故可以藉口，無不大舉出兵中國。茲檢閱過去中日歷史，列舉日本出兵中國之經過大概如下：

- 一五九二年：日本派陸海軍十數萬進攻我藩屬朝鮮。
- 一六〇九年：日本德川秀忠命將進攻我屬地琉球。
- 一八七四年：日本海陸軍攻佔我台灣。
- 一八九四年：中日因朝鮮問題大戰。

一九〇〇年：日本參加八國聯軍，出兵大沽，陷天津北平。

一九〇四年：日俄大戰，日軍佔領東三省蹂躪國土。

一九一四年：日本乘歐洲大戰，出兵山東，佔奪膠州灣青島。

一九二〇年：日本無故佔領理春和龍延吉各地慘殺華人。

一九二六年：日本秘密出兵滿洲助張作霖消滅郭松齡。

一九二七年：日本兩次出兵山東，阻撓革命。

一九二八年：日本第三次出兵山東，屠殺濟南華人。

一九三一年：日本大舉攻佔東三省全境。

一九三二年：日本大舉進攻淞滬。

以上所述，不過誌其情況重大者，綜計對中國武力進攻之次數，已達十餘次之多，其獐獍面目，揭露無遺，在日本心目中，早已視中國如無物，故敢猖獗至斯。

第四節 日本侵略中國事蹟總計

日本侵略中國，由來已久；自中日一戰後，乃大劇烈；日俄戰後，攫得穩固地位，以此為根據為口實，中國從此多事矣！茲再將中日馬關條約後日本重要侵華事蹟，歷述大要如下：

- 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之役；朝鮮獨立，臺灣澎湖列島被割，開蘇州杭州沙市重慶為商埠，賠款兩萬萬兩贖取遼東半島款三千萬兩。
- 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之役；遼東劃為戰區，大受蹂躪，承受帝俄在華權利，訂立滿洲善後條約，規定日本在東北有鐵路建築權駐兵權開

礦權採木權以及劃定租界開闢大批商埠。樹立日本在南滿之根本勢力。

一九一〇年：日本正式歸併我國朝鮮。

一九一四年：日本藉口對德宣戰，乘機武力佔奪膠州灣青島。

一九一五年：日本以最後通牒強迫袁世凱簽二十一條亡國條約。

一九二五年：上海日本紗廠槍殺華工釀成五月三十日之大屠殺。

一九二六年：日本兵假扮華軍，助張作霖消滅郭松林軍隊。

一九二六年：日本砲轟大沽口，釀成北平三一八慘案。

一九二八年：日本出兵山東，激起濟南五月三日大屠殺。

一九三一年：日本使韓人大舉屠殺華僑。

一九三一年：日本藉口中村失蹤，武力侵佔東北三省，一手包辦，造成偽國。

一九三二年：日本藉口排日運動，武力攻佔淞滬。

以上所述，均屬形勢之十分嚴重者；至於其餘在漸進方式中之強搶硬奪，均不在內。

第五節 日本大陸政策之急進

「支那民族日漸覺醒」，日本軍閥所認為莫大憂慮。苟中國人民真能一致抗拒日本侵略，日本大陸政策之迷夢，即萬難實現。但狠毒如日本軍人，決不肯放棄其侵略野心；然則將奈何？惟有在中國人民尚未能完全奮起之時，趕速完成其侵略工作而已，是以大陸政策，非急進不可。

但事實上中國自清代以來，早已編入次殖民地地位，滿佈列強勢力；且大好肥肉，羣思染指，日本真將於短時期內將中國獨吞，亦不能無所顧慮。因之日本雖雖躍欲試，終不得不守候機會。

歐戰發生，列強紛紛捲入漩渦，無暇東顧，此時實一日本大好機會，於是即對中國猛烈進行，擬乘時將滿蒙山東盡數奪去。不幸事猶未完全告成，歐戰即已終止，各國目覩日本在東亞，因有所謂九國條約之訂定，對日本多所限制。

日本國內盛唱對美戰爭，即欲一洩此憤者。

此次大規模之侵佔計畫既未能如願，日本因又不得不再等機會。近年以來，世界各國俱陷入不景氣狀態之下，捉襟見肘，又有自顧不暇之象；且中間橫梗一赤色蘇俄，料定各國未敢對日本若何翻臉。去年九月十八日瀋陽之變，即日本又開始利用此大好機會之證。果也，列強對日本雖不能無所憤慨，卒不敢有所舉動，甚且滅絕公理，故意向日本表示好感，此日軍閥所當躊躇滿志者矣。

第六節 日本進犯淞滬之真因

日本之佔領東北，可謂不費吹灰之力。日軍發動，我軍奉長官命不抵抗而退；嚴格而言，與其謂日軍攻佔東北，不如說中國奉送東北為確切也。

日本佔領東北之如此便利，恐日人亦所不及料？但日人能屈服中國長官，而不能屈伏中國民衆；因向我正式軍隊固已奉送東北而去，熱血民衆都為奪還國土擁擠而至。短時期之間，各地義師羣興，衛國男兒雖赤手空拳，亦挺身前線誓搏敵人之魂。此種為國犧牲，前仆後繼，打不完殺不盡之義勇軍民，使敵人四面應敵，無暇歇息。於是彼躊躇滿志者，亦不能無相當愁悶矣。

再則國際方面。雖未能對日本橫暴加以劇烈之裁制，但公道自在人心，日人在暴日昭彰之下，鬼蜮行爲，終不能不略斂跡，免授人口實，倘東北義軍常此騷擾不息，必將已之弱點暴露無遺，蓋確保滿蒙安甯，亦屬日方對國際狂談之一，今東北雖淪入日人暴力之下，而此暴力竟不足以壓倒一切，並不能粉飾其承平氣象，是實日本之大窘。

再進言之：日本雖已佔領東北，用盡種種恐嚇誘騙之卑劣手段，卒不能達到中國政府簽訂贈送滿洲之條約。凡此種種，均屬日本所焦思極慮，欲求於相當時期內得一解決者。於是決定將事變範圍再行擴大，加厚其暴力於中國，期使就範。又以上海為中國經濟中心，密邇京都，且為國際貿易大市場；取斷然手段在上海引起大恐怖，對中國危及經濟基礎，威迫長江流域各地，使政府與民衆同時不暇顧及東北，對國際轉移其視聽，使對東北冷淡，因而得以乘隙訂立城下之

是故上海問題之與東北問題，實為日本一貫之侵略，不能別為二事也。

第二章 由醞釀至爆發

第一節 戰事發動之萌芽

1. 日僱件事與焚燒三友工廠

日本給予中國之暴力脅迫與巧取豪奪，早經激起中國人極端之悲憤；自「九一八」日軍未經最後通牒，遽而大隊衝殺瀋陽北大營，着着進逼，在中國毫無抵抗之下，不顧一切，實行占據東北三省全境後，同胞之悲憤痛恨，無以復加。因而抵貨運動風起雲湧，形勢十分嚴重。日本在「種赤熱之精神壓迫」之下，惶然不知所措。上海一埠，為日貨銷行長江流域一帶之中心地點，日僑所受損失尤大。迷信武力萬能之日僑，便不能不採用其高壓手段；種種挑撥，百般尋釁，希圖造成自由行動機會而實施其暴力。因即有所謂「日僱事件」之發生。

據日方宣稱：一月十八日，有日本僱侶五人，經過引翔港地方，行至馬玉山路三友棉織工廠附近，忽遭人毆打，當時二人乘間脫逃，其一被毆重傷。三友公司者，日人因營業上競爭，素所嚙恨，即斷斷毆打日僱者為三友工人，思得三友工廠而甘心。廿日晨二時四十分，日浪人四五十人，各帶木棍武器，乘黑夜掩至，攜帶酒精煤油威士林等烈性爆發物，裝置於日製五六磅大啤酒瓶中，另以硫磺炸藥充作引火，先將廠外所圍竹籬笆用刺刀攔開，然後穿入廠內，再將內裝鉛皮攔開，以火物滿拋屋頂，再持硫磺彈擲炸。全廠員工，均已入睡，突聞西北角。忽然異響，繼見火光熊熊。從織工部而起。該廠平時備有消防器具。即羣起灌救，一方電話報告租界救火會。待救火車趕到，火已息滅。約一小時，暴徒又二次重來，似欲焚炸鐵鍋間，因距離甚遠，未被擲中，且知廠中有備，不敢久留，自行退去。日人放火之後，有再來者抵第一號警亭時，有三零二九號華捕陳德勝，借七五六號華捕田潤生看守，陡見暗中有人一羣轉角，三友工廠又出火

警，正取電話報警樹捕捕房，行近警亭之日人，恐消息走漏，立即抽刀將電話線割斷，斷陳姓華捕被劈去左手兩指，痛極倒地。亭內玻璃及電機聯絡線，均被搗爛，田捕奪門而出，日人緊隨不捨。至臨青路河間路交界處，臨青橋西首，卒被日人包圍。該捕被圍難出，又親日人各攜兇器，恐有性命危險，取槍向空開放。詎槍聲一起，日人更加緊逼迫，該捕不得已，遂對準羣徒開放一排，第二排子彈方欲裝入，已被日人利刃刺斃。此後又有一一六與三一五二兩捕路經該處，見警亭首日人成羣，玻璃破碎，一一六號捕方欲上前察看，亦被刺傷倒於亭側之三三棉織製造廠門首。三一五二號捕慌忙退避，手臂亦已受傷。

2. 日居留民北四川路大暴動

自引翔港日暴徒縱火時起後，日人一千餘名，於二十日下午一時在公共租界蓬路日本人俱樂部三樓，開上海日本人居留民大會。當場決議，電請政府增派海陸軍，壓止排日運動。三時許散會，各日人分為兩批，分往日領署及海軍陸戰隊司令部請願。手持木棍，聲勢洶洶。一隊步行至靶子路北四川路口折轉向北，大呼口號，沿途尋釁。後隊遊行之日人，時已過虬江路，向北四川路進行，見中國商店所貼反日標語，即有三四日人，往馬路兩側各商店，舉起竹桿木棍，擊碎商店門窗大玻璃，計有十餘家之多，均被打碎。往來電車及公共汽車玻璃，亦被日人擊毀，電車司機及乘客西孩，咸受損傷。先後有二西捕，欲加阻止，亦均被毆。

第二節 事態之進展

1. 日陸戰隊威迫日領事館

日浪放火示威之次日，上海各大報均以大字刊登。民國日報標題，有「日浪人藉陸戰隊掩護」字樣；日陸戰隊對民國日報平時素忌惡，至是認爲復仇機會已到，聲稱記載不實，破壞該隊名譽，對該報直接提出嚴辭不能實現之條件，於二十二日下午五時由中尉土山廣端持函至該報，要求如下：

- 一、主筆來隊提出公文陳謝。
- 二、揭載半張大地位之謝罪文。
- 三、保證嗣後不再發生此種事情。

四、罷免直接責任記者職位。

限二十三日以前答覆，否則即實行，「若不承認莫怪」之行動。民國日報更正外，未予照辦。

二十三日午三時日僑千餘人集會於蓬路俱樂部，門首張貼日本報紙外，攻擊民國日報記載失實，多數主張即採自由行動，結果爲日領及一部份年長日僑所止。二十七日，民國日報卒以接受公共租界工部局勸告名義停刊。

2. 日領事館及日人暴動事體之交涉

自日浪人大暴動事件發生，我方即準備向日領提嚴重抗議，在抗議文件，尙未提出送達以前，上海市長吳鐵城，曾於二十二日下午三時，派市府秘書長俞鴻鈞氏，親往日總領事署先提口頭抗議，要求保證以後不發生此類事件，嚴緝兇犯，並保留一切交涉。日本總領事村井蒼松，亦即承認此項舉動，極端不法，表示無任遺憾，並允嚴緝兇犯。二十一日上午十時，總領村井，復親至市府，謁見市長吳氏，當面表示遺憾，並保證緝兇懲辦。同時對於日本僧人在馬玉山路被毆受傷案，提出書面抗議，要求四項：(一)市長須對總領事表示道歉之意。(二)加害者之搜查逮捕處罰，應迅即切實施行。(三)對於被害者五名，須予以醫藥費及撫慰金。(四)關於排日侮日之非法越軌行動，一概予以取締，尤其應將上海抗日救國委員會，以及各種抗日團體，即時解散之。吳市長當即口頭答覆：關於第二項，中國法律對於傷害罪之處分，本有明文，自當緝兇依法究辦；至一三兩項，亦可考慮，惟第四項事關民衆運動，如在法律範圍以內者，本人無權取締，如有非法運動，自當依法制裁。同日日本海軍司令官以公佈一件交報館，內容謂：上海市長對於日本人若非予以滿意答覆，並將要求各項立即實行，則海軍司令官決採相當手段，以保護日本帝國之權利利益。

二十二日下午，市政府正式向日領提出焚燒三友廠書面抗議，要求四項：(一)日本總領事向本市長表示歉意。(二)迅速逮捕及嚴懲放火殺人之罪犯。(三)充分賠償被害者，其賠償之金額另定。(四)保證嗣後不發生同樣事件。據二十三日本新聯電稱，雖有製糖三友工廠之青年同志會會長光村芳藏，細谷翁一郎，岡坂太郎，木村勘藏，森正信，北過卓

治，原定治，等七名向領事館正式自首，但對我抗議，迄無明白答覆。

8. 日海軍之增兵備戰

日海軍軍人之欲於上海有所舉動，係必然之事實。早下決心，所以不得不藏頭露尾，僞事外交形式者，不過掩列強耳目而已。故自日領事館事件發生後，日軍即源源增加，摩察摩察，其面目之猙獰，使人望而却步。

二十三日午後三時許，由日本海軍港佐世保兩地開來二等驅逐艦「薄」「荻」「葛」四艘，停泊楊樹浦江面，統率該四艦之巡洋艦大井號，運載大批軍火暨陸戰隊數百名，泊匯山碼頭，陸戰隊即登岸分赴日兵營房及公大紗廠。二十四日午，航空母艦「龍登呂」號載飛機隊由旅順來滬。二十八日佐世保又開來驅逐艦「泉月」「文月」「水無月」「長月」「菊月」「三日月」「夕月」「望月」「陸月」「如月」「彌先月」「卯月」十二艘，由巡洋艦「夕張」號統率，載來陸戰隊數百名。數日來總計，日本在滬兵力，據報載已有兵艦二十餘艘，飛機二十餘架，陸戰隊一千四百名，各項槍械彈藥，亦均備極豐富。

二十七日午後七時，日本海軍省發表荒謬之聲明書，略謂：「中國各地之排日運動，根底於多年釀成之排外思想，非一朝一夕之故。滿洲事件以來更加激烈，爲世人所週知。而日本海軍穩健自重，努力保護日僑及維護權益。至於上海事件，國民政府對於日本合理的要求，毫無誠意，不肯承認。據最近情報，以正式軍隊對於日本爲對敵準備，日本海軍望中國停止此種行爲。萬一國民政府不肯反省，不停止不法行爲，日本於自衛上不得不採適當之行動，以保護日僑及維護既得權利，以期萬無遺憾。」

第三節 戰事之暴發

1. 市政府全部接受日方要求

一月二十七日，日領村井通知吳市長：限於此日下午六時以前，給予其四項要求之滿意答覆，否則日本人即將採取必要之手段，以斷然態度實現此要求。此時上海形勢嚴重，不可終日，吳市長爲保全上海繁榮市場，決定忍辱負重作最

大讓步。召集當地各界領袖，解釋其應付時局之苦衷，要求諒解。是日下令取消抗日救國會，深夜十一時許由社會局、公安局會同派員前往執行查封。事後發表談話，云：「本市各界抗日救國會成立以來，組織既未遵法定程序，舉動又時逾常軌，扣貨拘人，屢滋物議；宜判處罰，儆如法庭。以致商會各同業會等深感痛苦，呈請本府救濟。……上海為全國金融樞紐，工商命脈所繫，該會行動既有逾越常軌之處，自多影響秩序之虞。為保全地方，安定社會起見，不能不出此斷然處置。二十八日下午一時四十五分，覆日領事表示完全接受四項要求。當時日領事表示滿意。滬人聞此，咸謂可以倖免災殃，豈意日人口是心非，卒背約啓釁，可以倖免者終不能倖免。」

2. 日陸戰隊自由行動

日人之意，以為滬市政府在民情如沸之下未必肯承認四項要求，大可以之為開釁藉口，故於一月廿八日上午七時半，駐滬海軍司令鹽澤即照會各國駐滬軍事領袖，謂中國無滿意答覆日軍於次晨即將有所舉動。不料下午一時三刻，市政府對四要求全部接受，日領事當然不表示滿意，因又由日海軍司令鹽澤再用進一步之壓迫，謂關北方面日僑甚多，日軍為切實保護，應請中國防軍立時撤退，讓日軍接防，於當夜十一時許致書於我十九路軍及市政府。未待我方答覆，同時日軍已依照其預定計劃，企圖實現其佔領關北陰謀！於是戰機乃爆發不可遏。

上海租界當局於上午得日方照會，在滬各國武官共同組織防守委員會，劃定各國擔任警備之區域：

英國軍隊擔任膠州路一帶。

美國軍隊擔任跑馬廳以西至膠州路一帶。

義勇軍擔任跑馬廳以北，北江西路以西，公共租界北區邊界一帶。

日本海軍擔任蘇州河以北，北江西路以東，東至楊樹浦，沿淞滬鐵路線一帶。

法國軍隊擔任法租界全部。

按上述防區之劃分，顯然於日本進攻關北有極大便利，實際上不曾將虹口楊樹浦劃為日軍作戰根據地，開戰後雖經

我方一再向租界當局交涉，但所得效果却等於零。

第三章 日軍進攻淞滬概述

第一節 鹽澤統率下日軍之進攻

日海軍第一外遣艦隊司令官鹽澤，於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十一時三十分，開始軍事自由行動，以天通庵車站為根據地分三路進攻關北：一由天通庵車站，入天通庵路，抄京滬鐵路上海北站之後；一由吟桂路口日本小學校出發，沿該路西進，入橫浜路，與前一略相聯絡；一由虹江路口直撲北站。各路均以鐵甲車為前導，由乘機器腳踏車之手機關槍隊夾護前進，冀一鼓下我關北。我防軍見日軍公然來犯即奮起應戰，以機關槍來復槍手榴彈等抗拒。未幾，天通庵橫浜路寶興路川公路虹江路等處，先後發生劇烈爭鬥。日軍猛衝數次，傷亡累累，我軍大奮神勇，奪獲鐵甲車三輛，戰利品無數，日軍慘敗竄入租界。十二時半



鹽澤

日軍又向江灣我軍進攻。起為步哨接觸，不久即正式交戰，日軍迭次衝鋒，均被我軍擊退。吳淞方面日艦，亦集中三夾水，轟擊我砲台，無效，旋退去。二十九日上午四時許，日飛機在細雨迷濛中飛起，迴翔於關北天空，開始慘烈之轟炸，用猛烈燃燒彈狂擲不已，各處民房，紛紛起火，十時左右，寶山路商務印書館中彈，下午五時許，全部起火。下午二時許，北車站中彈延燒，兩處大火煙霧蔽天，光照數十里。當日被我軍；在淞滬鐵路寶山路車站前；及滬太長途汽車公司前。擊落日機一架。日軍乘北車站起火，派大隊進攻，我軍苦戰一小時，力竭退卻，北站竟被日軍佔領。五時許，我軍增援反攻，血戰至六時，復將北站奪回。同日，北四川路寶山路間亦繼續有巷戰，我軍均佔優勢，奪回天通庵車站，並佔領日海軍陸戰隊司令部。下午七時許，我軍乘勝追擊，

日軍大隊退至北四川路以東，靶子路以南，關北無日軍蹤跡。一晝夜大戰，驚醒日人四小時佔領關北之狂夢。是日下午，雙方接受英美領事調停，停戰三日。但日方在此三日中，仍挑釁不已。

關北失敗消息傳至東京，日海軍省立即命佐世保二十六隊驅逐艦四艘，由巡洋艦龍山號統率，急開來滬。三十日下午四時，四驅逐艦先抵浦江，四時半，龍田艦亦至。龍田艦並載來號稱精銳之特別陸戰隊三千人，及大宗軍火。抵滬後，即在黃浦碼頭登陸，運往前線補充。二十八日受海軍省待機命令之「加賀」「鳳翔」兩航空母艦，於三十一日晨抵滬，「那珂」「由良」「阿武隈」三巡洋艦，亦於三十一日下午四時許到滬，並有水雷艦四艘同來。該三巡洋艦又載來特別陸戰隊四千名，隨即逐批登陸，運往前線。

日本陸海空軍援軍開到後，即不顧休戰尚未滿期（休戰須於三日下午六時滿期），開始攻擊我軍。三日上午八時許，日陸軍及海軍陸戰隊協同航空隊在關北方面由橫濱路，寶興路，福生路，北河南路等處向我軍防線猛攻。晚間十一時後，進攻更猛，砲聲隆隆，直至天明。天通庵南首，北站附近，及青雲路江灣附近一帶民房，被焚毀轟毀不少。同日上午十時許，日海軍集軍艦廿餘艘，協同航空隊，向我吳淞砲台進攻。砲台守兵奮勇抵抗，一面開砲還擊敵艦，一面用高射砲射擊敵機，戰至下午三時，日艦日機均敗退。事後，日領事通知各國領事，謂我砲台守軍先開火，日軍決計攻佔該砲台。四日，日軍繼續進攻。關北方面，由靶子場用大砲猛轟，自上午七時至下午四時，計五百餘發。砲彈多落在我防線後方，被轟毀民房不少；以致黑烟四起，火光燭天。我軍一面砲砲還擊，以日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及吟桂路口日本小學內所設司令部為目的，日軍頗受威脅。北河南路日軍屢次衝鋒，我軍靜待敵人衝至相當地點，始以機關槍掃射，因此日軍非但不能得手且死傷極多。吳淞方面，又集軍艦十餘艘，於上午十一時起，進攻砲台，並派陸戰隊登岸，希圖佔領。我軍設伏以待，至下午五時，登岸日軍悉數被俘。五日，日軍以全力進攻關北，吳淞僅有日機投彈，無大戰事。上午一時起開始，重砲轟擊，砲聲震撼全市，租界人民多在睡夢

中驚醒。我軍奮勇迎戰，槍砲聲至四時後方漸稀。天明，飛機又來投彈，開北東區寶山路，香山路，公興路，天通庵路等處民房着彈起火者甚多。日間，天通庵一帶雙方激戰後，日軍被我擊斃五百餘人，我軍奪獲鐵甲車兩輛，機關槍四架；邢家橋路日軍被我義勇軍包圍，全數擄沒。五日。上午九時，我軍飛機第六七兩隊由南京飛滬，適遇日機在真如，圖炸國際無線電台，當即迎戰，被我擊落二架，墮於南翔附近。無線電台守軍又用高射砲擊落一架，機身着火，炸彈爆裂，墜地粉碎，機師三人皆被焚死。其餘日機即狼狽遁走。三、四、五三日，日軍竭全力猛攻開北，終不得逞，損失奇重。

第二節 野村統率下日軍之進攻

日本軍事當局因海軍第一外遣艦隊司令澤澤少將在滬開聲，已達一週，而連戰皆敗，特將駐上海以南中國沿岸之一切日本海軍，組成第三艦隊，調野村吉三郎為司令長官，代替澤澤指揮上海軍事。原有在滬之陸戰隊指揮官島大尉亦奉命調回，由海軍少將植松謙繼任。野村中將五日午後六時由佐世保出發，七日抵滬，植松少將則於六日下午先到。同時日內閣又決定加派大隊陸軍到滬，其新數及出兵詳情，嚴守秘密，故無從知其詳。據上海西報記載，約一混成旅，於六七兩日先後開到。此外又續派海軍陸戰隊，於五日先到。

野村作戰方略，趨重吳淞江灣方面，先以海陸空軍會攻吳淞砲台，限二十四小時內攻下。七日上午七時起，用飛機十餘架，自上海沿滬甯鐵路飛至吳淞沿途偵察我軍陣地，並投擲大批炸彈。九時許，陸軍二千餘名，分兩路出發，一路用鐵甲車卡車等由楊樹浦底沿軍工路開至張華浜；一路用軍艦及鐵殼駁船由浦江載至高橋沙渡，至張華浜糧米棧碼頭登岸；兩路會聚後，進攻蘆藻浜車站。十時許戰事開始，停泊張華浜東面黃浦江中日艦六七艘，亦同時向吳淞方面開砲。新任吳淞要塞司令七十八師副師長譚啓秀即指揮一五六旅翁照垣部迎頭痛擊，日軍衝鋒部隊幾乎全滅。十二時許，日軍第二次進攻，戰更劇烈，結果仍被我軍擊退，死傷甚衆。

下午三時，日軍自上海增援後，再行進攻，日艦亦開砲協助。入夜，槍砲聲更烈。但因蘆藻浜上大橋被毀，我軍禦戰極為奮勇，所以日軍始終未能得手。是日開北方面日軍亦同時由天通庵車站用鐵甲車坦克車掩護步兵向我八字橋陣地進攻，當被我軍擊退，並燒坦克車兩輛。至北站虬江路寶興路方面，則沈寂無戰事。惟日軍重砲由靶子場向開北轟擊，終日不息。八日拂曉，日軍繼續向吳淞猛攻。除原有兵力，助以七日新到陸軍六千餘名，大舉向蘆藻浜奮力衝鋒，並由軍艦飛機以重最大砲彈及炸彈向吳淞不住轟擊。自拂曉至傍晚，日軍前後衝鋒十餘次。我軍由戰壕中用米復槍機關槍手榴彈應戰。激烈時，雙方肉搏，我軍由大刀隊出戰，日軍犧牲重大，無功而退，並為我炸燬鐵甲車四輛。五時許日兵七八百名，從小浜迂迴抄至蘆藻浜西首約三里許之紀家橋，企圖偷渡，截斷我軍後路。正在搭架浮橋，被我軍偵知，亦派隊由小徑抄出突擊。日軍驚惶失措，死逃各半，遺下工兵器械甚多。至十一時，再派隊來攻，仍無法渡過。八時，日軍向江灣屈家橋猛攻，擬由此進佔江灣大場，截斷吳淞開北兩地聯絡。先用野砲轟擊，並由飛機擲彈。該處駐防我軍伴退，日軍即以鐵甲車為前導，開始衝鋒。我軍待其衝入，壕內伏兵左右齊起，正面退軍回向反攻。日軍當被擊斃數百，餘衆突圍潰逃。開北方面，正午十二時，日軍千餘中西寶興路進攻，鋼砲機槍手榴彈同時施放。我軍亦用迫擊砲，機槍抵禦。雙方激戰兩小時，我軍見敵火器精良，恐不能力敵，乃伴退。日軍不知是計，長驅而入。我伏兵四起，遂將其包圍，殺傷約七百餘名。此外八字橋方面，日軍亦於上午九時進攻，虬江路又於下午七時來衝，均被我軍擊退。九、十、十一三日迭在開北吳淞等處有所活動。九日砲擊吳淞砲台及砲台，致民房被燬不少。又圖偷渡蘆藻浜，被我軍用機關槍擊退。開北江灣一帶無戰事，僅有



野村

飛機投彈作威脅。十日下午一時，日艦以重砲轟吳淞砲台，我軍還砲相擊，至四時始息。開北除受日機擾亂外，日間頗沈寂。入晚寶山路口有激戰，日軍又敗退。十一日日機大活動，威脅及於兩租界，蘆藻浜永安第三紗廠被炸。二月十二日上午八時至十二時，開北停戰四小時。乃由西教士發起，經英領事等商請雙方軍事當局，於開北寶山路寶興路虬江路，暫時停止攻擊四小時，以便救護難民出險。雙方軍事當局均表示許可。是日上午六時起，開北槍砲聲漸息，入於休戰狀態。日軍乘此機會，以士兵化妝難民，暗藏軍器，利用卡車，運至北四川路，三五人為一隊，分向開北江灣，衝入我軍陣線。幸開北我軍早有準備，得免暗算。江灣未劃入停戰區域，故我軍即開槍迎擊，斃二十餘人，餘衆紛紛逃散。停戰時間一過，日軍飛機即在開北天空大活動，亂投炸彈，損害甚重。下午四時起，日軍又開大砲轟擊開北，平均每五分鐘一砲，入晚尤密。九時後天通庵路虬江路等處即發生激戰。雙方均用大砲掩護進攻，機關槍不息掃射，鋼砲迫擊砲手榴彈密發，聲震全市。至十二時，槍砲聲始漸稀。吳淞方面日軍是日上午六時起即開始向我進攻。正面用野砲及飛機掩護，向蘆藻浜衝鋒，一面分兵抄至曹家橋方面偷襲，均被我守軍擊退。同時日艦亦向張華浜吳淞砲台灣獅子林寶山城等處發砲，但多未命中。楊樹浦江面日艦又開砲轟擊江灣一帶，勞動大學社會科學院被燬，但未傷人。十三日上午，日軍三次在蘆藻浜架搭浮橋竹筏，希圖偷渡：第一次於四時半許，在黑橋東偷渡，當被我防軍覺察擊退。第二次於七時許，藉煙幕彈掩護，在南草庵前偷渡，我軍用機關槍於白煙迷漫中向依周塘角掃射，日軍仍被逼退。第三次於十時許，仍藉煙幕彈掩護，以極迅速之進行，竟被在紀家橋偷渡過河，至北岸曹家橋登陸，將我軍防線衝破，施行強烈襲擊。我軍急調六十一師一二二旅應援，將渡河之敵千餘人三面包圍。敵突圍數十次，均不得逞。隔岸日軍用重砲轟擊援助，我軍盡力攻擊，不稍鬆懈。雙方肉搏，喊殺之聲，遠近震動。下午四時後，日軍死亡過半，已力竭聲嘶，但猶作困獸之鬪。血戰至九時四十分，我軍始將渡河敵軍，全部解決，無一生還。戰鬪之猛烈，為開戰以來所未有。肉搏繼續至十二小時

無一分鐘之停息。十四日上午一時外，日軍復派大隊至曹家橋對岸，企圖再行偷渡，我軍渡河應戰，至十時許，日軍退。吳淞口外敵艦同時亦不斷向吳淞鎮開砲轟擊，至九時始止，我軍未還擊。又張華浜方面日軍，於十三日曹家橋激戰時，亦向江灣北方之侯家木橋進襲，被我軍擊退。是晨拂曉，再來襲擊，激戰數小時，仍不支而退。開北方面日軍仍繼續總攻，終日有劇戰；八字橋天通庵路兩處尤為激烈，結果雙方陣線均無變動。

自野村到滬，變更戰略後，再度攻擊，均未得手。其攻擊主要目標為吳淞。七八兩日之猛攻蘆蕩浜既無功而退，三十四兩日之偷渡，並受重大犧牲。於是野村計劃又全盤失敗矣。

第三節 植田統率下日軍之進攻

當七八兩日日軍猛攻蘆蕩浜不能取勝之消息傳至東京，日內閣即決定調派號稱最精銳之第九師團全部，任赫赫有名的中將植田謙吉為司令官，開滬應援。用大批特務艦，在驅逐艦隊護送之下，於三十四兩日分批進口，先後登陸。該師團抵滬時，英美法各公使方到滬作和平運動，植田一方虛事敷衍，一方積極佈置。並向我方提出荒謬絕倫之哀的美敦書。

二十日晨七時二十分植田下總攻擊令，以海陸空軍全力力量，於七時半開始向我吳淞江灣開北全線大舉進攻。其攻擊目標在江灣方面。九時許，日軍四千餘人，藉大砲飛機掩護，以坦克車二十餘輛為前導，由張華浜虹口靶子場揚樹浦三路直逼江灣萬國體育會跑馬場。我軍以大砲還擊，機關槍掃射，並轟發地雷，炸毀日坦克車二輛，日軍不支而退。十一時許，日軍大舉來攻，自吳淞起沿滬路線迄天通庵車站均有激戰。下午四時，雙方在江灣跑馬場激戰，結果陣線無變動。入晚日軍以猛烈砲火通宵向江灣鎮射擊，並以大隊衝鋒三次，均被我軍血戰擊退。吳淞方面日軍亦幾度猛衝，自晨至午，激戰不止，但日軍終未得手。同時日艦亦向我吳淞砲台轟擊，我軍大砲均妥處戰壕中，沈着應戰；不但對日艦還擊，並向日步兵施威，因此蘆蕩浜日軍不能有所進展。

開北方面戰事以八字橋一帶為最劇烈。日軍以坦克車來衝，我軍以機關槍迫擊砲手榴彈抵禦，並引發地雷，日軍死傷甚多，其陣線因被我方還砲擊中，亦向後移動。二十一日，日軍自晨至暮，繼續向吳淞江灣開北總攻，仍趨重於江灣。吳淞方面日軍一再偷渡蘆蕩浜，均被我擊退。吳淞鎮因日艦砲擊及飛機投彈，民房被燬甚多，開北方面八字橋天通庵路新路等處均有戰事。二十二日，日軍因我江灣正面陣地非常鞏固，乃變更戰略，除以一萬人猛攻江灣六千人猛攻八字橋以為牽制外，調集大軍三萬，於上午三時許，乘霧衝過江灣西北的梅園宅直攻廟行鎮，企圖一舉佔領，直取大場，以斷開北吳淞之聯絡。戰至下午一時，敵不支而退。我軍乘勝進擊，恢復原防，局勢始安。下午二時至五時，日軍倚仗砲力，又三次猛衝，我軍奮勇抵禦，將其擊退。入晚，我軍出隊由廟行及談家宅水車頭兩路反攻廟行以東日軍，擬將其包圍解決。日軍頑強抵抗，我軍奮力肉搏，血戰至八時半，斃敵三千人，餘衆大部向引翔港方面退去，其一部分則被包圍於廟行東北之金穩宅。是日日軍主力全調赴江灣，吳淞開北兩處勢較薄弱，均取守勢。開北方面，上午日軍作示威性質的攻擊，我軍用迫擊砲應戰，至正午，日軍敗退。午後我軍乘勝追擊，由香煙橋南進向虹口作大包围，前鋒達岳州路，狄思威路，沈家灣，日軍向楊樹浦退卻。我軍不欲侵入租界，故止於租界邊線。二十三日上午一時，日軍司令部得被圍在金穩宅部隊乞援無線電，即派生力援軍五千餘人，連同昨晚八時半敗退之殘部一萬五千餘人，前往援救。有坦克車三十餘輛，鐵甲車二十餘輛為前導，天明後，並派飛機六十餘架(或謂一百餘架)協助，希圖衝破圍網，救出被圍部隊。我軍派隊應戰，待敵軍進至三百米遠外，衝出肉搏，並由江灣派兵一團包抄後路，因此敵軍大砲飛機俱失其功能。至下午二時，不支而退。傍



植田謙吉

晚敵又乘風雨交作時再行來攻，我軍待其逼近邊線，始以機關槍手榴彈將其擊退。是日吳淞開北均無甚激戰，廿四日晨，日軍五千人由張華浜登岸，開赴廟行救援被圍部隊，張兩翼向我軍進攻。我軍應戰兩晝夜未息，勢難能敵。日軍遂取得聯絡之勢。圍中之敵，大都乘機竄出。適我援軍開到，協同拒敵，先將兩殘敵殲滅，再分路攻擊援敵，日軍始全部退過侯家木橋。廿五日拂曉，日軍增援在江灣廟行間，以重砲百餘門，向我陣地猛轟，步兵則以全力進攻江灣西北之小場廟。江灣廟行兩鎮我軍竭力死守，陣線未動。廟行側面我軍陣地因受不住五六十門大砲集中火力射擊，稍退至塘東宅水車頭一帶。小場廟我軍兵力雖甚單薄，但並不畏怯，待衝鋒敵兵近時，用機關槍掃射抵禦，相持至十時許仍不示弱。日軍即派飛機偵察，指示砲擊目標，我軍始不能支。退至周吳黃宅。十二時許，日軍既深入，我軍後方援隊亦至，乃分三路反攻，由江灣鎮出談家宅攻敵左翼，由廟行鎮沿塘東宅水車頭攻敵右翼，由周吳黃宅向小場廟攻敵正面，成大包围形勢。敵衝擊十餘次，終不得逞。圍線漸緊，遂相肉搏，敵之火砲飛機亦不能適用。血戰至晚九時後，斃敵一千七百餘名，餘突圍敗走。我軍遂恢復原陣線，奪獲槍械等戰利品不計其數。是日江灣鎮廟行民房大火，延燒至晚未熄。開北吳淞無戰事，仍繼續受日軍大砲飛機之轟炸，大場亦受彈起火，焚燒極烈。

第四節 白川統率日軍下之進攻

此次日軍自二十日開始總攻以來，激戰六日，又遭慘敗。損失程度，遠過於前數次。其主力軍隊又已失卻其戰鬥力矣。二十八日，我軍在江灣之陣線因戰略關係略有變動，將江灣鎮放棄，移至鎮西防守；北自金穩宅起，南至楊家樓止，成一線。自二十二日廟行激戰日軍慘敗後，日本軍事當局決定再向上海增兵，以前田中內閣陸相陸軍大將白川義則充任，並以陸軍大將菱刈隆任總指揮。菱刈隆於二十七日上午抵滬，白川於二十八日黃昏時抵滬。所派增援部隊，為一十四兩師團，於二月二十五日以後，紛紛運到。此時和議呼聲，又

因友邦軍事當局之促進而提高，但仍無結果。

二月二十八日夜間，日軍在江灣與淞滬北各處即有所活動。二十九日開始對於全線總攻。上午十一時許，吳淞口外日艦向我砲台砲陣地發砲，我軍還砲，日艦即退走。三時，蘆蕩浜方面日軍圍在紀家橋偷渡，被我守軍用機槍擊退。五時許，日軍以鐵甲車掩護步兵約千人向江灣西方我軍陣地衝鋒，戰至八時，被我擊退。八時許再增援來攻，戰至十一時，仍不得手。八時許，日軍五六千並向廟行鎮我軍進攻，應戰至十一時，不支而退。下午一時又以一千餘人襲擊嚴家宅，戰至三時退去。是日戰事重心在閘北八字橋，日軍以坦克車大砲飛機轟炸，掩護陸戰隊猛攻，衝鋒十餘次，屢次佔領八字橋陣地。但結果仍被我軍奪回。入晚，雙方用大砲對轟，至一日晨五時始停止。三月一日上午六時起，閘北八字橋天

通庵一帶又開始激戰，日軍以坦克車掩護步兵屢次衝鋒，均被我軍擊退。江灣方面，日軍四千人於九時開始攻進楊家樓，以飛機大砲護掩步兵猛衝。



川白

。我軍待其近時短兵接戰。至午刻，日軍不支而退。廟行方面，日軍分數路向金穩宅孟家宅竹園墩等處攻擊。我方調大軍抗戰，日軍死傷頗衆，但前仆後繼，即以尸爲障，死戰不退。我方士氣雖盛，因彈盡退下里許後，再增援反攻，始奪回原防線，憑河而守。吳淞方面，日機亦於上午九時起在要塞上空投彈，並以機槍掃射。吳淞敵艦又開砲轟擊，形勢亦極嚴重。一日晚，日軍以運輸艦載陸軍一師團二萬餘人，由海軍及空軍掩護，駛抵瀏河。乘夜在楊林口，七丫口登岸。瀏河原有十九軍兩團駐防，已於午間調往廟行作戰，只剩步兵二連。日軍來攻，依然起而抵抗，終因衆寡懸殊，不能固守。我總指揮部得訊，擬派兵往救，奈江灣方面，日軍亦同時總攻，無法抽調。而後方援軍又不能准時到達，如仍死守，則自吳淞廟行江灣閘北以至大場真如第一道防線，勢必全

被包圍，不得已，乃由十九路軍蔡軍長於一日下午四時忍痛下令全軍總退卻。

吳淞方面守軍三千餘人，由要塞司令譚啓秀旅長翁照垣統率，死守不退，據砲台及吳淞鎮與日軍接戰。日軍以海陸空軍三萬餘人四面包圍，飛機在天空偵察投彈。軍艦向砲台環攻，步兵在陸地猛衝。但均未得手。至三日上午，由地方團體派員請翁旅長暫時後退，以便保存精銳，留爲最後之奮關。懇說再三，翁旅長始允容納，率隊沿蘆蕩浜西退。日軍乘機追擊，被預設之伏兵突擊，大受創傷，遂不敢相逼。

第四章 我軍淞滬抗日每日

戰鬥經過

第一節 二月二十八日至二月三日

關於我軍淞滬禦敵經過，十九路軍曾於追悼陣亡將士大會刊發表抗日戰鬥經過逐日概況，照錄如下，以見我軍戰時確實情形，惟爲讀者醒目計，劃分爲五個時期，以下即原文。

暴日自田中對華侵略具體決定後，突於九一八開始以武力強佔我東北，及熱河；又於天津等地實行暴動，擾我治安。凡屬國人，莫不義憤填膺，誓復此仇，本軍奉命衛戍京滬後，正擬組織義勇軍北上，以期與敵週旋遼營間，乃日敵變本加厲，向我滬濱時加挑釁，雖經政府一再容忍，終難填其慾壑。本軍守土有責，義無反顧，一盤號角，刁斗風雲，以素稱積弱之邦，鼓其大無畏之精神，於一二八晚開始與雄視東亞威振全球之一等國馳驅於黃浦江畔，轉戰匝月，屢挫敵鋒，雖經優勢之敵，迫我側後，因戰略而退守二線，然敵經此霹靂震盪，已足寒其胆而奪其魄也，誰謂大中華民國軍人不足以抗強敵耶，所望國人同仇敵愾，一致團結，三島實不足平也。

戰鬥前一般情況

倭寇猖獗，自佔我東北後，時於滬濱向我挑釁，通牒我市府，限令取消抗日運動，經我市府忍痛答覆後，敵復於一

月廿八日向我市府通牒，限令本軍撤退。以國軍守國土，安有撤退之理？其體橫可知，其破壞和平更無可諱言。且未經答覆，突於是晚十一時卅分啓釁，向我防線猛襲，戰鬥由是開始；誰爲禍階，可無待言。

甲、敵情之調查

敵有陸戰隊約六千餘，在鄉軍人三千餘，飛機五十架，裝甲車十餘架，統歸海軍少將鹽澤指揮。

乙、本軍戰鬥前之部署

七十八師一五五旅警備龍華，南市，北新涇，真茹一帶，七十八師一五六旅担任吳淞，閘北一帶警戒。

廿八日

戰鬥經過

敵於是晚十一時半，以天通苑車站爲根據點，右自虬江路沿寶山路寶源路橫濱路左至青雲路等處，同時鐵甲車裝甲車掩護步兵向我七十八師一五六旅第六團防綫猛衝，并放火焚燒各商店，一面用手榴彈從屋頂擲下，來勢極兇，卒賴我區師長督率官兵沉着應戰，以手榴彈先擊燬其鐵甲車六輛，然後肉搏衝鋒將敵掃數擊退，氣吞東亞之倭奴，當先即遭此空前之慘敗，此關係於戰爭全局者甚大，即所謂有名之閘北巷戰是也。

廿九日

戰鬥經過

甲、真茹以南一帶地區無戰事
乙、敵今晨利用空軍隨處擲彈，毫無人道，始在閘北轟炸重要機關及閘北車站，繼復沿北站真茹南胡之綫擲彈，被毀貨車兩輛，鐵路一段，民衆死傷極大，至午後二時敵一方面各領停戰之請求，一方面集結兵力向我閘北陣地猛襲，勢甚兇惡，無如我官兵奮勇抵抗，卒不得逞退去。

一月卅日至二月二日

卅日起上海各領事出面調停，邀求停戰三日，由各政府以外交手段解決，故至二日各方均無激戰，惟敵恃蠻蔑理，

仍不時以機關槍向我陣地掃射，或以小部向我陣地攻擊，其構築工事等之戰備設施不斷，而陸戰隊則先後登岸者有五千之衆，其有意破壞和平，已無可諱，本軍一面飭部停止射擊，聽候解決外，一面仍嚴陣以待，免被敵乘也。

三日

本日各處戰況仍沉寂，惟據吳淞方面報告稱：敵艦及飛機向我砲台攻擊，經我砲台發砲還擊沉敵艦一艘，傷其二艘，并擊落飛機一架。

第二節 二月四日至二月十三日

戰鬥經過

本日敵方以不滿意提案，和議破裂，敵以海陸空軍向我總攻。

甲、真茹以南地區無戰事

乙、開北江灣八字橋一帶，敵以陸空軍向我全綫總攻，并以鐵甲車掩護步兵向我江灣八字橋各要點猛力衝擊，自晨迄晚，并無間斷，經我官兵沉着抵抗，視死如歸，無不奮勇肉搏，斃敵數百，燬敵戰車兩架，敵見勢不佳，退回原防，仍對峙中，我六十師部隊是役傷亡甚大。

丙、吳淞方面敵集中猛烈之砲火，多量之轟炸，掩護步兵渡河，企圖佔領吳淞砲台，台上官兵逃避一空，經我翁旅長督率第四團士兵死力抵抗，敵卒不逞，我四團死傷數十人，是日敵發砲三百餘，擲彈百餘枚。

五日

戰鬥經過

甲、真茹以南一帶地區仍無戰事

乙、開北八字橋一帶敵自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不斷向我防線突擊，敵機尤慘無人道，向各商店村莊轟炸尤烈，居民死亡枕藉，房舍均成焦土，惟其陣戰隊缺乏作戰實地經驗，極怕我軍之肉搏，經我沉着俟其接近，旋以手榴彈向之轟炸，即向後去，真茹方面擊落敵機一架，機師三員，同時焚斃，其中有海軍大尉一員名矢部讓五郎，中尉兩員，姓名未詳。

丙、吳淞方面本日無激烈戰事，惟有敵艦數艘向我浦東發炮數響。

六日

戰鬥經過

甲、真茹以南地區無戰事

乙、開北八字橋江灣方面本日有敵四千，大砲數十門，鐵甲車四十架，機關槍數十挺，向我八字橋江灣一帶猛攻，企圖策動開北殘餘，經我沈師迎頭痛擊，苦戰數小時，敵始不支退回，是役斃敵甚多，我亦傷亡百餘。

七日

戰鬥經過

甲、真茹以南地區無戰事

乙、開北八字橋江灣一帶，敵本日仍以八字橋江灣為攻擊目標，於開北施行伴攻，始以極猛烈之砲火轟炸我陣地，繼復以鐵甲車掩護其步兵衝鋒，來勢極猛，無如我官兵久經戰場，尤憤敵之誇大蔑理，咸存滅此朝食之慨，故無不奮勇應戰，以一當十，專俟敵之肉搏，戰數小時，血肉橫飛，斃敵甚多。我亦傷亡甚大，酣戰之餘，敵卒不支退去。

丙、吳淞方面敵以鐵甲十四架，掩護步兵千餘，由軍工路向吳淞前進，經我第四團第三營迎頭痛擊，後不支退去。敵情之一般

1 據確息敵有一師團增援，一二日即可到達，將由江灣吳淞之線登陸等語。

2 據英人消息敵有陸軍數千由張華浜登陸，聲稱於本日攻下吳淞等語。

八日

戰鬥經過

甲、真茹以南地區無戰事

乙、開北至江灣一帶，敵本日全綫向我猛攻，仍本其故智，先以大砲及空軍向我陣地盡量轟炸，後以鐵甲車掩護陸軍數千分向我開北八字橋江灣之線，終日反覆衝鋒，前仆後繼，來勢極猛，幸我全綫官兵奮勇百倍，迎頭痛擊，敵卒不支，損害極大，我亦傷亡甚衆，據沈師長報告自接防後連日作戰，以本日為最激烈。

丙、東塘家橋一帶發現敵小部，經由沈師毛師各派一小部，遊擊驅逐之。

丁、吳淞方面無劇戰

九日至十一日

連日敵屢受重創，疲能之餘，已成強弩之末，時僅以大砲向我陣地射擊而已。

十二日

戰鬥經過

甲、七十八師（缺翁旅）附王廣旅古園方面無戰事

乙、六十師方面 下午九時左右有敵由青雲路天通橋八字橋三路向我攻擊對戰約一小時敵均退去。

丙、六十一師方面

唐家橋方面發現敵千餘，與我一二三旅激戰約一小時，敵即退去。

丁、翁旅方面戰況沉寂

十三日

戰鬥經過

甲、七十八師（欠翁旅）附王廣旅方面無戰況

乙、六十師方面，敵本日不斷以砲火向我陣地轟擊，八字橋方面有敵數百向我陣地攻擊。

丙、六十一師方面本日敵以一部牽制我江灣，其主力向曹家橋猛力衝擊，企圖突破我六十一師陣線，佔領吳淞，經我一二旅迎頭痛擊，并以一二一旅一部側擊敵之右側，雙方突擊五六次，短兵相接，敵殊死戰，卒以我官兵一心，振臂一呼，莫不同仇敵愾，視死如歸，舉旗殺敵

奮勇向前，敵雖頑抗，終歸敗退，是役計當傷斃敵千餘，傷者不計，但見蘆蕩河畔倭寇之尸，有如山積，河水為紅，慘不忍視！此即所謂有名之曹家橋之役是也。

第三節 二月十四至二月二十二日

敵自十三日被我擊潰受巨創後，已無力再戰，故連日無若何劇戰，似在候援，一面盡量部署軍事，惟其偵察隊則不時向我陣地作威力之偵察。

敵情之一般

敵自紀家橋蘆蕩之役後，陸續增援，至十四日其第九師團及十二師團之一混成旅，由植田謙吉指揮之下，全部到達上海，一方盡力部署軍事，同時提出議和之條件，至十八日和議破裂，當於十八晚八時對本軍提出哀的美攻書，限於廿日午後五時以前由租界起各撤二十杆，我即嚴抗之，其態勢如下。

甲、開北至八字橋為敵之海軍陸戰隊約八營，（每營約一千人）。

乙、由八字橋至江灣廟行鎮，為敵之第九師團全部。

丙、由蘆蕩浜南岸至張華浜車站，為敵之久留米混成旅團全部。

二十日

戰鬥經過

右翼軍

甲、六十師方面

1 一二〇旅開北一帶，自拂曉後，敵即以大砲向我陣地猛烈射擊，至下午六時，敵千餘，機關槍十餘架，由北河南路分向我新民路寶山路第四團陣地衝鋒，至八時為我擊退，斃敵五六十，奪獲三八式步槍甚多。

2 一一九旅方面，自拂曉後敵以大砲飛機向我八字橋至楊家樓下一帶陣地轟擊，至正午頃有敵五六百猛擊我六團三營之沈家宅孟家宅陣地，并有敵千餘，續向新持志大學談家宅一帶移動，有縱攻江灣模樣，該營在孟家宅之

排哨與敵肉搏，斃敵數十名，排哨長陣亡，孟家宅被敵佔領，該營隨派隊增援逆擊至夜十二時始恢復原陣地，計我三營，亡排長一員，傷二員，士兵傷亡二十餘名。

3 江灣車站係我黃團一營陣地，上午六時敵約二千餘，坦克車數十輛，騎兵百餘，大砲十餘門向我猛攻，并有飛機十餘架，轟炸我江灣車站，我一營奮勇抵抗，并施放地雷炸毀敵坦克車六架，激戰至午後六時敵始退去，入夜後敵以坦克車掩護步兵衝鋒，均經擊退，是役營長李畏及連長二員負傷，陣亡排長二員，士兵傷亡數十名。

乙、六十一師方面

第二團佔領江灣，自十九日敵以飛機大砲向我江灣陣地江灣鎮村落猛烈轟炸，四處火起，後以坦克車掩護步兵二千餘向我陣地反擊，我守兵堅苦爭持，敵卒不得逞，至入夜敵始退去，是役我黃團二營連長負傷。

左翼軍

甲、八十八師方面

自本晨至入夜，敵以重砲及海軍砲集中火力向我江灣及廟行鎮一帶陣地射擊，以掩護其步兵接近我陣地，工事被破壞極多，至正午敵二三千向我陣地前進，本晨敵借砲兵掩護，企圖強渡蘆蕩浜，攻擊極烈，約二小時始將其敵擊退。

乙、八十七師旅方面

吳淞寶山方面，六時三十分，即有敵機三架來偵察，九時增至六架，到處投彈轟炸，同時敵艦十餘艘開砲向我沿河陣地射擊，計發砲千餘發，陣地被毀極多，碼頭附近房屋中彈起火，我旅各部隊，沉着應戰，死傷約三十餘名。

被飛機在我劉家行真茹兩崑山一帶到處投彈，人民死亡極多，南翔車站站長受重傷。

二十一日

戰鬥經過

右翼軍

甲、六十師方面

午前二時，敵以大砲向我寶山路天通庵八字橋及江灣車站一帶，猛烈轟擊，并用多量燒夷彈向我陣地後方房屋射擊，火焰四起，至天明後以烟幕彈掩護其坦克車及步兵，接近我江灣車站陣地，猛攻，激戰終日，敵軍不得逞，入夜後因江灣車站附近房屋燃燒，且受敵三方面交戰火力，當即放棄。

乙、六十一師方面

六十師左翼方面，兵力太單薄，及由六十一師增加一團於楊家樓下，江灣鎮附近自昨日起，到處燃燒，今晨七時後以坦克車六七輛掩護敵第九師團之主力，向我二團陣地猛攻，激戰終日，至晚敵死傷千餘，我二團亦傷亡殆盡，乃由三團增加一營，敵始潰退，至晚十時，乃由第一團接防江灣，而江灣一帶陣地及地雷均被飛機破壞失效用。

左翼軍

甲、八十八師方面

於上午五時起，敵步兵數千向我談家宅廟行鎮之線猛攻，大批飛機亦轟炸助戰，敵我相距約百餘米遠，遂行肉搏，敵死傷數百，我亦傷亡二百餘。

乙、八十七師方面

敵砲兵繼續向我陣地一帶射擊，至午後一時始息。

丙、本晨五時以來，敵機三五成羣到處擲彈，炸毀真茹站劉家行汽車路一段，下午一時卅分，在談家宅附近被我五一七團一營小砲擊落敵機一架，號甲種四型戰鬥一架，落地後機身全毀，駕駛員名田中隊長斃焉。

丁、八十七師之五一七團推進紫塘家橋歸師長指揮

戊、吳淞方面

自本日上午二時，敵機數架轟炸吳淞一帶，并拋放火球甚多，敵砲敵夜轟擊不絕，江邊一帶陣地隨架隨毀，至下午二時有敵艦五艘，飛機三架，轟炸獅子林砲台，我砲台還擊，因敵烟幕遮蔽，目標不明，收效甚少。

己、瀏河方面

有我六十一師之第六團，及軍校教導隊之一營警戒，昨今兩日敵十二師（久留米混成旅團）向廟行正面佯攻，以

第九師團之主力向我江灣猛烈攻擊，希圖突破江灣，斜攻開北。故敵兩日來集合其數十架之飛機，百餘架坦克車，三四十架鐵甲車，掩護其步兵主力，反覆衝鋒，我陣地守禦之工事，被敵之大砲炸彈毀壞殆盡，士兵傷亡過半，血肉橫飛，戰況之悲慘壯烈，誠為罕見，在陣地失所憑藉之官兵，站在大砲炸彈坦克車威力震憾之下，均能兀然不動，拚命爭持，卒將敵擊退，使不得逞，而敵數日來刻苦經營，欲突破江灣之計劃，又成畫餅，遂有翌日移其主力於江灣以北地區，以開廟行鎮之劇戰。

二十一日

本晨開北至江灣南端，戰事稍和緩，同時江灣以北至廟行鎮之間，敵人集中砲火射擊終夜，至午前五時第九師團之主力約萬餘向廟行鎮正面猛攻，我五二七團三營陣地被敵突破。敵師長將全部預備隊增加，仍不支，錢旅長及陳副旅長負傷，工兵營長唐循陣亡，後以傷亡全部過半，全線不支，總指揮部據報後，九時立下定心，即由江灣至蘆蕩浜及正面，全線同時出擊，而作如下之部署。

- 1 開北至江灣南端，施行猛烈之伴攻。
- 2 六十一師副師長張炎率四五兩團由江灣西北端向敵側擊。
- 3 區師長以一團接六十一師楊家樓下防務，以一團控置於夏家宅策應八字橋及江橋。
- 4 八十七師孫旅加入廟行鎮正面與八十八師同時出擊。
- 5 八十七師宋旅以一大部渡蘆蕩浜向敵翼側威脅，至下午三時左右各部已到達準備出擊位置，向敵出擊，至夜十一時將敵大部包圍，各部之戰鬥經過如左：

戰鬥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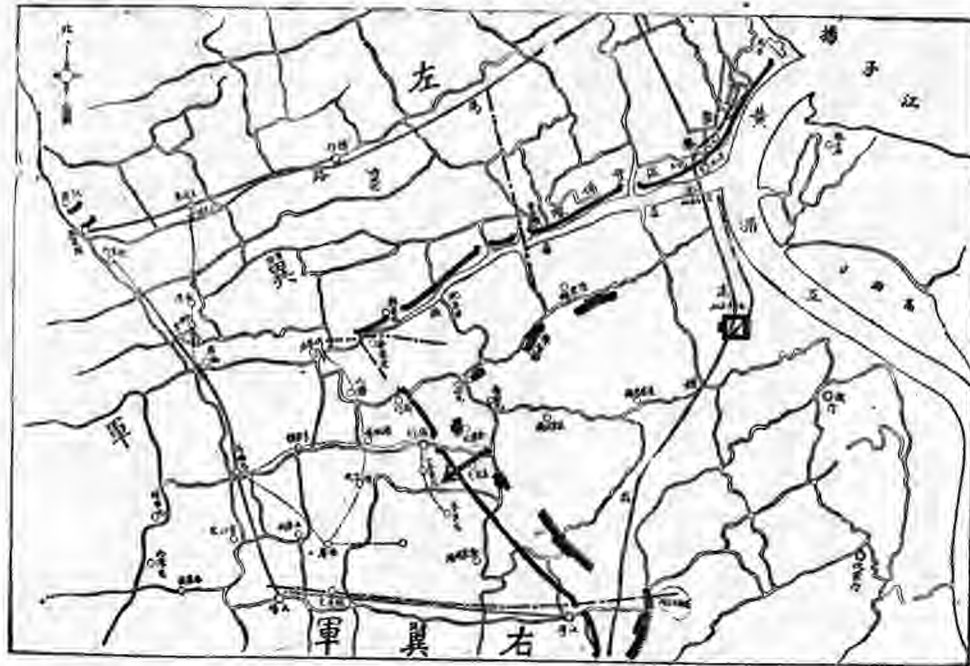
右翼軍

甲、六十師方面

1 開北方面上午八時，敵以鐵甲車四輛，掩護步兵向天通庵突擊，同時齊雲路中山路亦有敵向我進攻，激戰二小時敵即退去，下午五時我全線奉命即向敵伴攻，牽制當面之敵，唯江灣方面我軍作戰容易，時我野砲兵二連在

我左翼軍配備一覽

二十一日



彭浦鎮附近陣地向虹口公園持志大學萬國體育場一帶之敵約千餘擊散，中山路及天通庵之敵被我猛烈伴攻，全線搖動，認為主攻，紛增援軍，戰鬥更劇，而敵死傷極大，壕內呻吟之聲至為慘酷，我軍借砲火掩護，於夜十時退回原陣地。

- 2 八字橋方面下午七時敵約數百向我突擊，當即擊退。
- 3 江灣車站附近，我軍已退出仍在沈家宅一帶與敵對峙中。

乙、六十一師方面

拂曉後敵以猛烈砲火集中射擊我江灣鎮至廟行鎮一帶陣地，飛機數十架同時炸擊，至九時左右，敵以坦克車掩護向我江灣陣地衝鋒，激戰數小時，當被我擊退。廟行鎮方面我八十八師右翼，於上午八時左右被敵突破

，但仍奮勇抵抗，我六十一師遂向朱家橋小場廟北端攻擊前進，官兵之勇敢，實為開戰以來所罕見，至下午五時卅分進佔趙店宅前線，至七時，趙店宅前線附近村落及孟家宅一帶，敵人大肆燃燒，有退却模樣，我張副師長乃派出一部迫擊，至十一時佔領孟家宅，將敵包圍於金穆宅。

左翼軍

甲、八十八師方面

十九、廿、廿一、二三日以來我陣地被壞不堪，官兵傷亡甚衆，本日上午五時許敵以主力七八千人將我五二七團陣地突破，當由李副師長延年率錢旅長倫體陳副旅長普民工兵營長唐循及預備隊全部增加反攻，未幾錢陳兩旅長負傷，唐營長陣亡，至八時被敵突入大小麥家宅，全線危急萬分，至正午正面得孫旅長之增加，左得宋旅長應援，右得張副師長之側擊，乃三面對敵反攻，至夜十二時突破陣地之敵，大部擊退，敵死傷在二千以上，金穆宅方面包圍敵人甚衆，由孫旅長負責解決之，是役敵以數萬之主力向本軍猛攻，意欲突破廟行，分攻開北，乃我軍全綫出擊，鏖戰至一晝夜之久，卒殲敵至數千之衆，當時敵以全線動搖，虹口一帶日僑極端恐慌，苟我有援軍增加，則不難直搗其巢穴，惜兵力用盡，無法增援，以致坐失時機，可痛孰甚，此即所謂有名之廟行鎮之役也。

乙、八十七師方面

宋旅於正午以四營開始渡江，至下午二時半在北沈宅附近向敵側背前進，至七時與北沈宅之敵接觸，將其擊退後佔領之，至九時進佔南沈宅，將廟行鎮之敵取包圍，是役我宋旅傷亡官兵二百餘人。孫旅加入八十八師正面攻擊前進，甚困難，因敵集中火力向廟行鎮射擊。

丙、吳淞方面

下午四時由長江開來敵艦四艘，南洋開來敵艦五艘，齊向獅子林砲台射擊，歷三小時，獅子林砲台完全破壞，本日反攻得敵戰利品極多，六十一師俘獲敵八師團營長一員，軍旗數面，及機關槍步槍甚多。

第四節 二月二十三日至二月二十六日

敵三日來施行總攻之計劃完全失敗，又向其本國請援，聞有續派第十四及第一師團來援之消息，敵自遭昨日之挫敗，似有待援重來之企圖，自今日起，各陣地祇有局部之戰事，本日敵對我開北一帶六十師正面來攻擊，僅以砲射，不時向我陣地射擊，江灣鎮至廟行鎮之間，敵仍猛攻，然終不達，至夜八十八師因傷殘太甚，乃調至廟行鎮西方地區整理，其所遺廟行鎮以南至江灣陣地由六十一師副師長張炎率部(三團)附八八師獨立旅古團接替，由廟行鎮至胡家莊之綫，由八十七師孫旅接替，二日各部戰鬥經過如左。

甲、六十師方面

廿三日敵斷續以大砲向開北八字橋射擊，廿四日並有飛機多架時向我陣地一帶偵察及投彈數十枚。

廿四日無劇烈戰鬥，不過敵砲不時向我軍陣地射擊，青雲路寶山路天通庵一帶，落二百餘彈，人員略有損失，八字橋至江灣附近，則以飛機十餘架擲彈，並擊傷人民不少。

乙、六十一師方面

廿三上午敵攻我小場廟，六十一師張副師長率部向其出擊，俘獲敵步兵少尉西尾其六一名，及俘獲敵第九師團第二營長百海實男一名，我營長一員負傷。

廿四日晨敵又以大部攻擊我小場廟，劇戰甚久，始將敵擊退。

左翼軍

甲、八十八師方面

廿三日金穆宅之敵尚在包圍中，敵以大部猛攻小場廟，經我六十一師出擊後潰回。

入夜後本師撤至廟行鎮西方地區整理，正面交六十一師及八十七師孫旅。

乙、八十七師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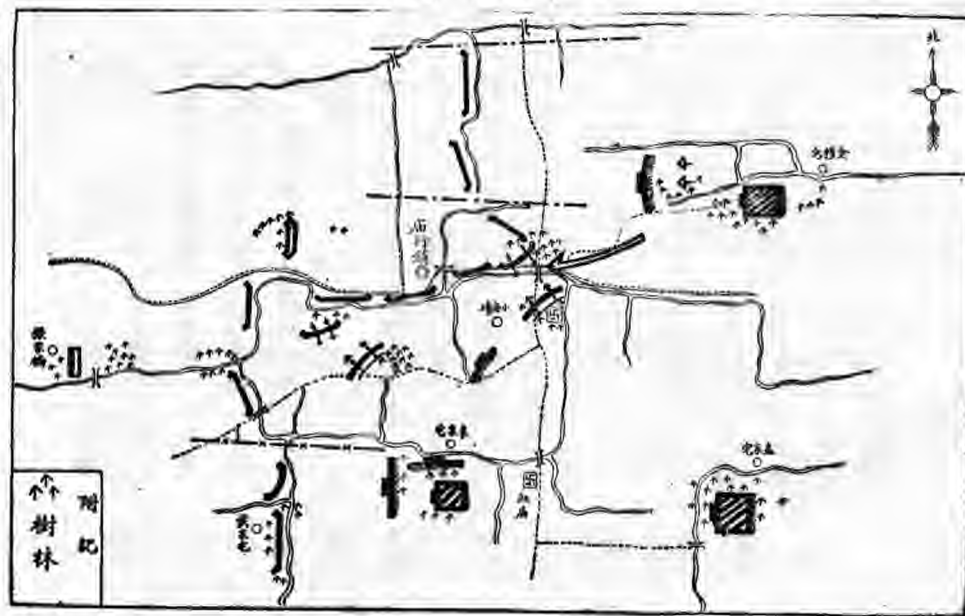
宋旅退回蘆蕩浜北岸，孫旅方面不時小有接觸。

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

敵探知我軍之弱點在小場廟與廟行鎮間，故今日後試行其大部份兵力之攻擊，我軍初受敵砲之火力，殺傷過大，曾有動搖，我步兵沉伏於壕內不動，步兵接近，起而肉搏，故屢次予敵以重創，使不得逞。

我軍陣地佔領要圖

二月二十四日



戰鬥經過

右翼軍

甲、六十師方面

廿五日晚十一時許敵二百餘人攻我八字橋，戰約半小時，敵即退去，開北及天通庵一帶，不時有敵向我射擊。廿六日上午二時江灣車站附近有敵二百餘向我進攻，當經我第六連擊退，上午十一時天通庵附近伴攻，協助左翼六十一師之逆襲，斃敵甚多。

乙、六十一師方面

廿五晨八時，敵陸空軍協同動作，猛攻我廟行鎮以南至小場廟之綫，至九時後敵集中重砲野砲之火力，猛攻我金家木橋之陣地，一小時內發砲二百餘發，我古團陣地稍有動搖，經派六團增援反攻，始告穩固，至下午四時，敵復由空軍指示目標，向我小場廟陣地猛攻，隨以步兵數千衝鋒，我古團因敵之砲火猛烈，傷亡極大，陣地動搖，當由七十八師黃旅謝團增加，并由一二一旅第二團由嚴家宅協力出擊，敵受大創，六時卅分我軍進展至小場廟附近，因敵陣地已設電網，遂停止前進，江灣鎮廿五日無甚激戰，然自廿日以來，房屋被焚殆盡，且因敵突入小場廟，江灣不能立足，廿六日上午十時乃放棄，退扼金家園夏家蕩瓦竹園之綫，沿河配備，廿五至廿六敵死傷在三千人以上，我六十一師亦死傷二千餘，乃令竹園墩以北至廟行鎮南端之綫，由一二一旅担任。張副師長率一二二旅至牆前宅附近整理。

左翼軍

甲、八十八師於廿六接六十一師之防務

乙、廿五六兩日八十七師正面甚沉寂，惟敵機三五架常來偵察。

丙、吳淞方面廿五日敵無動靜廿六晨七時有敵機三架來偵察，至八時後來六架并擲彈數枚，張華浜方面敵砲亦向我射擊，敵艦多艘在江面游弋，向我獅子林砲台及寶山城射擊極烈。

第五節 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

敵情之一般

自廿日敵全線向我總攻，至廿三血戰四天，敵死傷且萬人，乃一方由國內輸送補充兵力，并增加第十一、十四、第一、十六等四師團，同時派軍事參議官白川大將為主將，計自一月廿八開戰以來，敵已四易司令矣，其十一師團於廿七到達上海，廿七日全線沉寂，敵飛機常向我後方崑山蘇州一帶偵察，并企圖爆炸鐵道，敵正在部署軍中。

廿八日全線仍極沉寂，正午後九時張華浜附近發現極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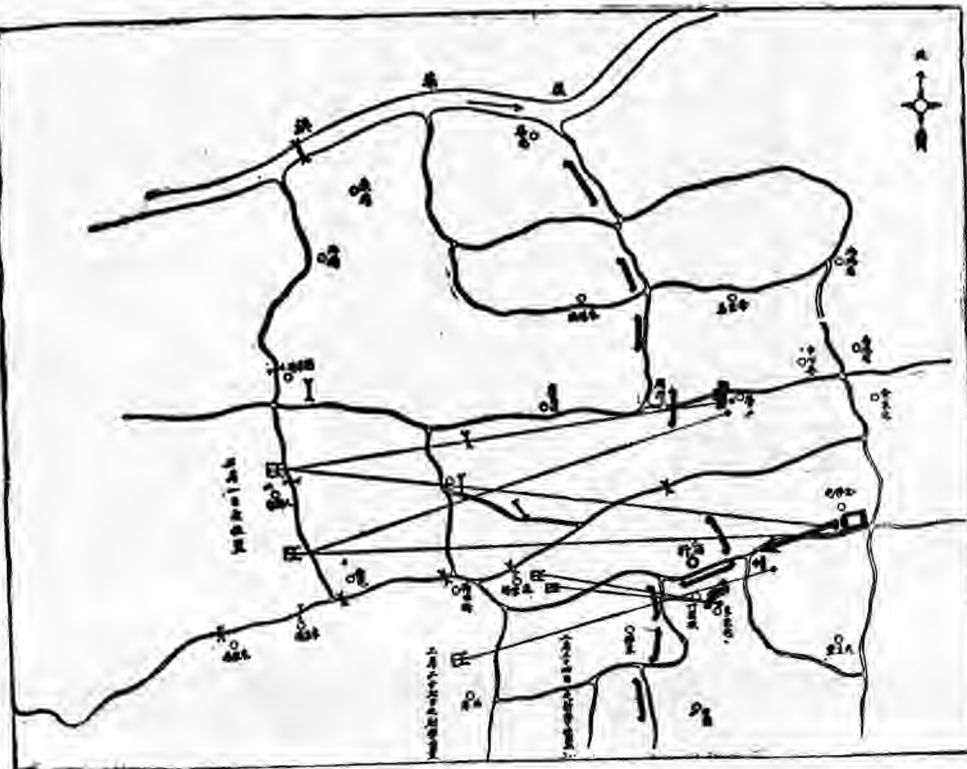
木板，黃浦江中敵艦十餘艘，拖帶民船十隻，企圖向我瀏河附近登陸。

二十九日

戰鬥經過

右翼軍
甲、六十師方面

我軍於江灣北端至蘆蕩浜南岸戰鬥經過要圖



自拂曉後。即以大砲向我三團陣地發砲數十枚，飛機十架投彈十餘枚，即行猛衝，旋被我擊退，是日傷士兵十餘陣亡三名。

左翼軍
甲、八十七師方面

二五九旅本日午後三時許，見金穆宅附近敵約二百餘向北移動，午後五時許又見敵部隊向蘆蕩浜方面移動，但終無與我接觸。

乙、八十八師方面

自下午九時許敵用大砲向我全線陣地轟炸，約三四百響，後有敵步兵三百餘以步機槍向我射擊，一時火力極為濃密，經我沉着抵抗一小時許，敵始退去，是役我方負傷官兵卅餘人。

丙、一五六旅(缺五六團)吳淞方面

是日午後六時敵在蘆蕩浜對岸時以機槍向我射擊，并有渡河模樣，但我方嚴密抵抗，敵遂不得退去。

三月一日一般戰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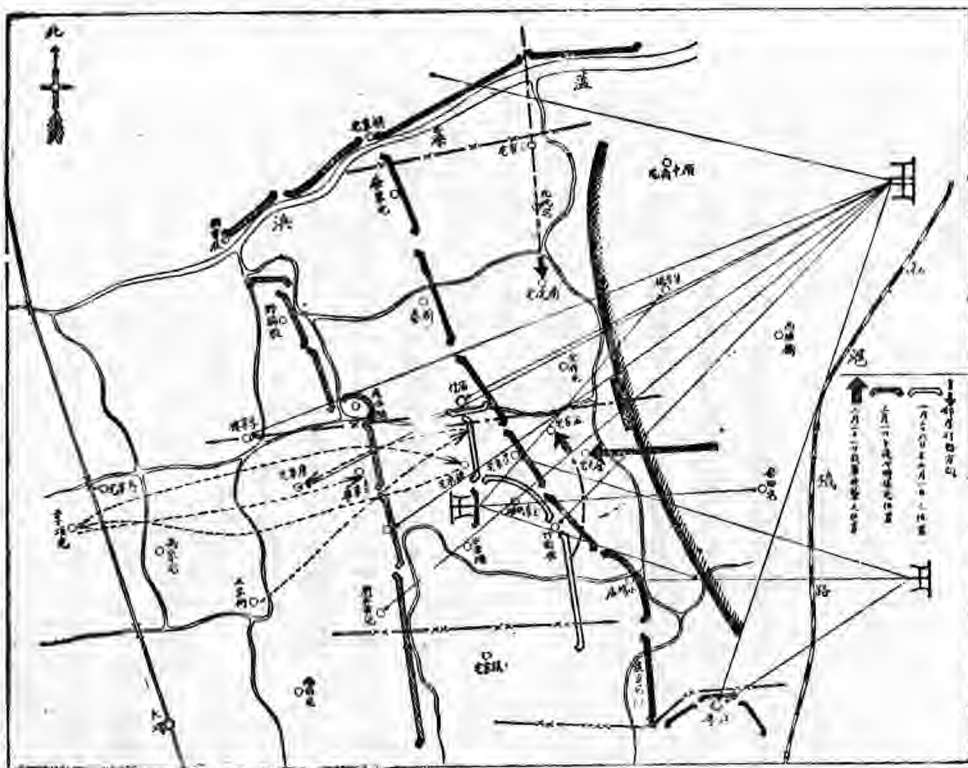
敵將植田謙吉所指揮之第九師團及十二師團之一混成旅自廟行鎮小場廟各役迭被我軍擊退後，敵增加大批援兵，於二月廿九日先後到達有十一、十四兩師師團，由敵將白川統率。

我四十七師有槍四千餘，奉命參加混戰，其一小部已到達崑山，其餘已到達鎮江附近。

本日午前八時，敵以海陸空軍向我全線總攻并以密集強大砲火及空軍之炸彈向我七十八師及左翼軍全線陣地各要點施行極猛烈之轟擊，以掩護其步兵之進展，我全線官兵奮勇迎擊，肉搏數小時，並以大砲相還擊，惟敵亦前仆後繼，源源增加，尤以楊家樓下及竹園墩之陣地血戰最烈，迨至十二

廟行附近砲兵射擊位置圖

日一月三



時左右，我七十八師正面一部傷亡殆盡，敵遂得乘隙而入，隨後調所有預備隊增援，始得將敵擊退，恢復原有陣地，而敵仍滯留我陣地前線，正擬全線出擊，與敵決戰，乃據急確報告，瀏河以西楊林口七丫口一帶敵十一師團之一部約萬人利用煙幕及海軍與飛機之掩護，強行登陸，乃不得不將正面作戰之部隊，並抽調左翼軍之孫旅趕赴瀏河，企圖將登陸立足未穩之敵，一舉而殲之，時午後二時矣。惟敵同時復加

派生力軍增加乘我正面薄弱，死力突擊，血戰數小時，我八十八師及七十八師正面又有一部被突破，然尚死力支持待援，此時第二線戰鬥羣衆已使用完畢，加以全綫肉搏竟日，死亡枕藉，同時我瀏河方面又受傷勢之敵極力壓迫，支持至晚，以四十七師，尚未到達，增援又苦無兵，為避免全線被敵包圍，乃決心下令撤至第二防綫，以圖待時反攻，此當日之實在情形也。

今日無戰況
乙、六十一師方面
本日十時敵用砲轟擊我開北一帶陣地，繼以坦克車掩護步兵向我北站一帶陣地衝鋒，我軍沉着應戰，斃敵卅餘，寶山路天通庵路沿綫則無激戰，其餘一部則仍集合大場附近整理。

丙、七十八師(缺第四團)方面

三月二日至三日

敵自楊林口七丫口，乘我防衛空虛，續行登陸之後，即猛攻瀏河，撫我之背，我軍為避免被圍，乃下令將淞滬全線，於三月一日夜，全師退至第二線。至本日晨已部署完竣，並緊急警戒裏塘鎮附近，以阻敵人之西進。在開北至吳淞之敵，絕未覺察我軍之撤退，本日上午，猶用大砲不斷轟擊，因歷次之慘敗，對於我方之寂然不應，狐疑莫決，迨下午乃

第五章 我軍神勇戰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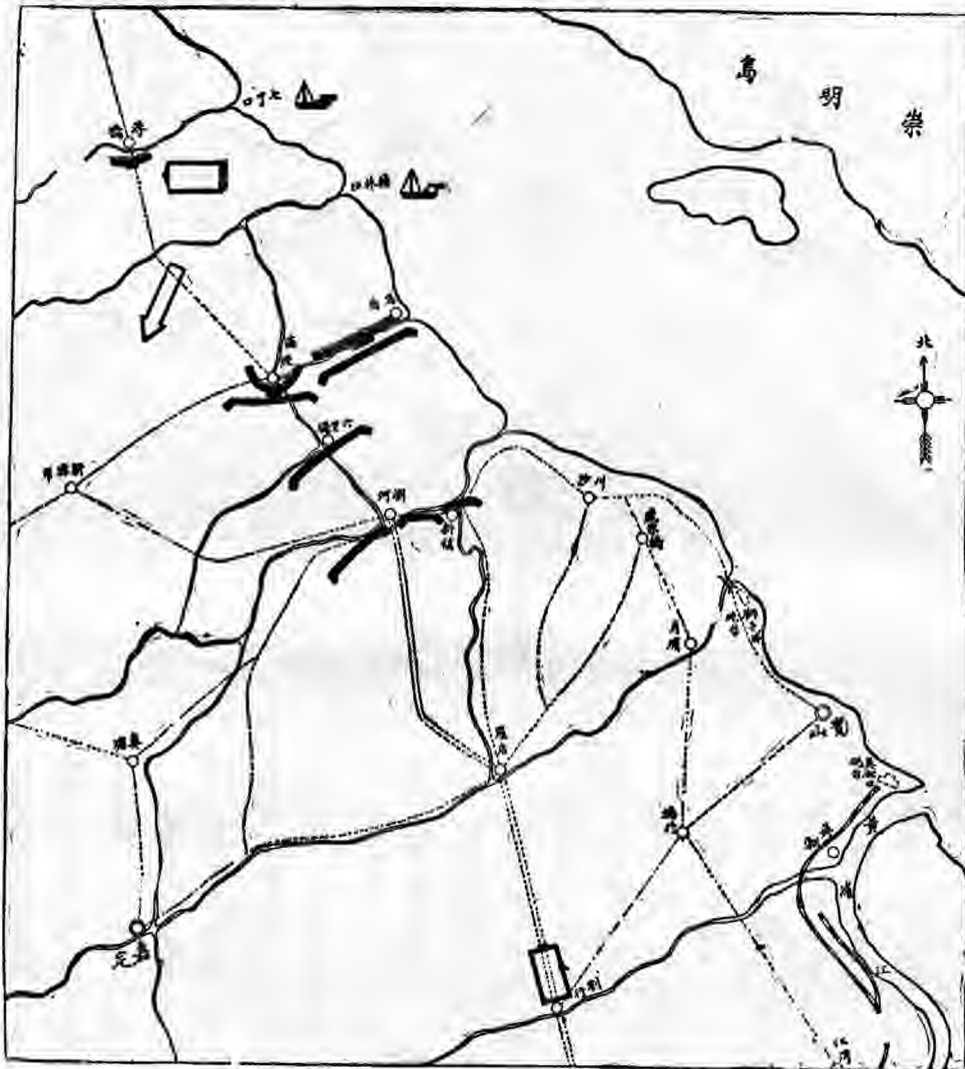
第一節 敵軍戰略之概述

方日軍之開始軍事行動，司令鹽澤氣傲滿天，不可一世，以為我國軍隊，始終對外不敢抵抗，揚言四小時佔領開北，解決中國防軍。當時不但友邦人士代中國寒心，即我國同

鹽澤之敗，將其「皇軍」威譽，喪失無餘，經此重創，實已不能再戰；於是原來佔領開北，切斷上海至吳淞，上海至南京，上海至杭州各段我軍聯絡，威迫開關開北租界之迷夢，一旦付之汪洋大海！日方為維持其東亞霸王地位起見，除打落門牙望肚裏藏，偽稱不善巷戰外，又大事增援，調派所謂野村司令者來滬，代替此一蹶不振之鹽澤。野村主戰，已認識我軍之不可侮，決計避免巷戰犧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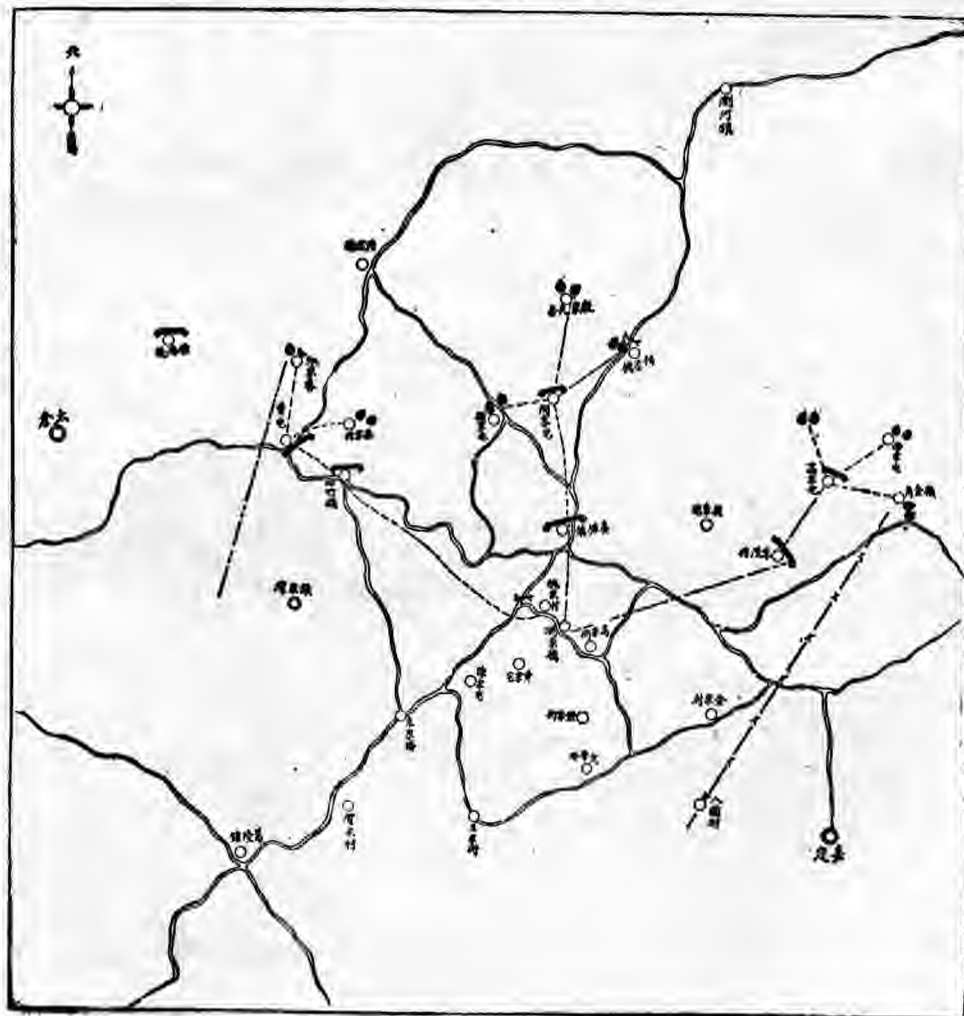
吾要人敵擊截近附河瀏涇苗

日一月三



吾備配戒警近附鎮塘婁於軍我

日二月三



組織敢死隊，衝進開北，詎不知我軍已退去十小時矣。

三日，我第二線防禦工作，已佈置妥善，各師連絡完成，乃將婁塘朱家橋附近之警戒部隊，絡續撤退。以太倉安亭等處為最前線，而自顧山口至青陽港，築堅固之防禦工程，俾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正調集援軍，擬乘機反攻，而上海和議告成，協定簽字，敵軍於各國監視之下，退出我國境地，戰事於以告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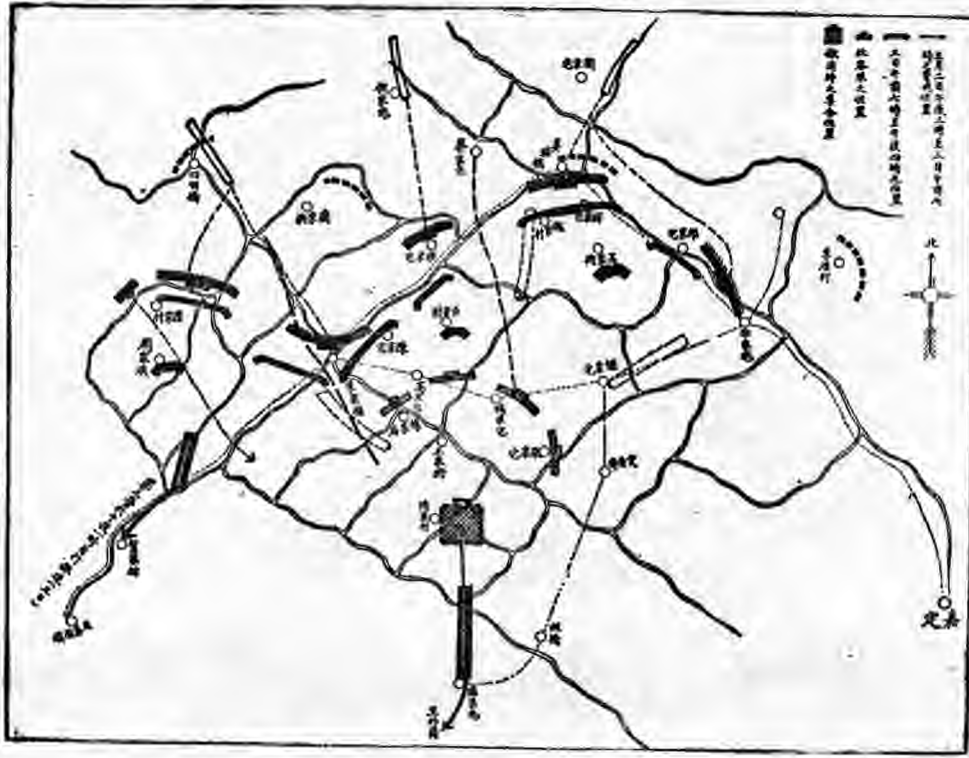
胞。亦大部份認十九路軍，恐未能必操勝算。蓋就雙方比較，日軍所有者新銳武器，我則窳敗不堪；日軍依租界作根據地，這可以攻，退可以守，佔得絕對優勢，我則防區廣闊，祇能死守，不便前衝。不論兵器上，地理上，在在相去甚遠。孰知一經接觸，日軍連遭慘敗，屢次潰不成軍；是則我物質上雖遠不如人，惟戰士懷必死之心，臨陣無餒却之色，重砲甲車非不威烈，埋頭苦鬥尤足使敵人戰慄耳。

撤退老靶子路一帶殘餘敗卒，集中於虹口公園一帶，並分配其援軍於香煙橋虹鎮方面，用海陸軍同時猛攻我江灣吳淞。結果仍傷亡疊疊，再為其「帝國武士」增加不少恥辱，其深感戰事之棘手，不下於鹽澤所受教訓。一不做，二不休，只將戰區擴大，同時進攻自天通庵沿淞滬鐵路至吳淞全線，而以吳淞要塞為主要目標，另以勁旅冀突破江灣，抄襲開北之背，結果又是一場大夢，不能再添援軍，藉以維持屢敗

之局。

值田謙吉者，日方名將，曾在濟南「五三」屠殺華人，東北「九一八」之罪魁禍首也。至是，率領其精銳軍隊第九師團，代野村指揮戰事。時我軍戰鬥力之堅強，已充分表現，為世界各國所同聲驚嘆。植田自顧其軍之並不威武，因而不敵與我軍沙場相見，作血肉之狼狽，自恃軍備之充足，武器之新穎，不顧一切，儘其能力所及，狂開大砲，亂擲炸

巢塘鎮朱家橋附近戰鬥經過要圖



彈，一以壯敵軍之膽，一則使我軍受其砲火威脅，無立足之點，因而搖動堅固之陣地。安知我軍之抗戰，基於數十年以來之積憤，生命置之度外，砲火非其所畏，前撲後繼，障礙物被燬，則躍此衝鋒，坦克車退避，則變之以手榴彈，飛機低飛擲彈，則以步槍迎擊，甯願葬身炸彈之下，不肯却步後退。在血肉橫飛之中，此植田司令者，又如野村繼澤之一籌莫展，不得不恭候第四個新司令白川及其援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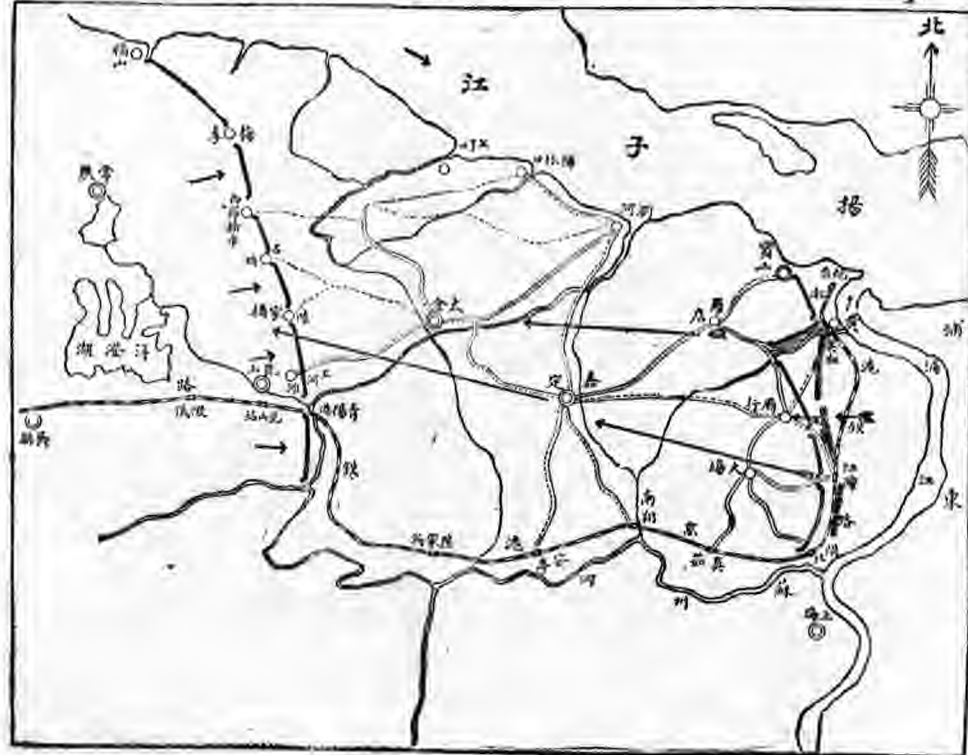
白川抵滬，又將戰略更變，探悉我後方空虛，——其實也不用探得，因為日方節節添兵我方却儘是十九路軍第五軍應戰，加以每次經敵人猛烈砲彈轟炸，誓死不退，死傷自多，後方當然要空虛。——捨棄正面直擊而趨重於側擊，以猛烈砲火自正面射擊，以大部軍隊偷襲瀏河我軍後陣。時瀏河守軍，數極有限，我軍為避免全線被圍，自動撤退。日軍至此，因而大事宣傳，揚言擊退華軍，軍事勝利。實則此所謂勝利者，完全因我方兵力不敷分配，自動放棄陣地，與日軍歷次焦頭爛額，驚惶失措者，固大不相同者也。

綜觀此項戰事，鹽澤時代，敵方無所謂戰略，其意視我軍為無物，完全一種表面之威嚇，威嚇不能見效，鹽澤之技已窮，最屬可笑。野村來滬，欲求突破我方聯絡，而分別解決我軍。植田之戰，則用盡全副氣力，有期在必勝之意，寔能業已畢露，徒見其可憐而已。白川主戰，以十萬之衆，對我四萬久戰之士，雖將我軍迫退，實非戰事之勝利，否則敵方儘可前後夾擊，以十萬之衆壓迫四萬華兵，豈有再任我軍全師從容撤退之便？所以不能如此者，敵方僅恃其人數之衆，器械之精，非臨陣威武，足使我軍敗退也。

至於我軍方面，完全處被動地位，始終防守，殊少進攻，因礙於租界，——實則日本憑藉租界作戰，租界早已失去中立地性質——致不能充分發揮其戰鬥力量也。戰鬥沉靜堅毅，非俟相當距離，不肯耗費子彈，衝鋒肉搏，將敵人狂誇不可一世之「大和魂」，擊成片片碎。是故此大戰事，中國雖因後援不繼而終於撤退，但其禦侮精神之偉大，民族意識之堅強，已足使野心侵略國迎頭受一猛擊，而糾正其一向極端謬誤之觀念。他方面，中國一向誤認日本軍隊為世界無敵之軍隊，中國軍隊萬難與之接戰，畏之如虎，至此亦可大白矣！

以下再將我軍此次值得紀念之神勇戰績，分別記述於下

第二道防線陣勢圖



一見我中華健兒好身手焉！

第二節 關北巷戰

關北巷戰之勝利，為我軍此番禦侮作戰之第一功，關係於全盤戰局，實至重大，蓋經此一擊，敵方真實力量之不過如此，乃得盡露吾人眼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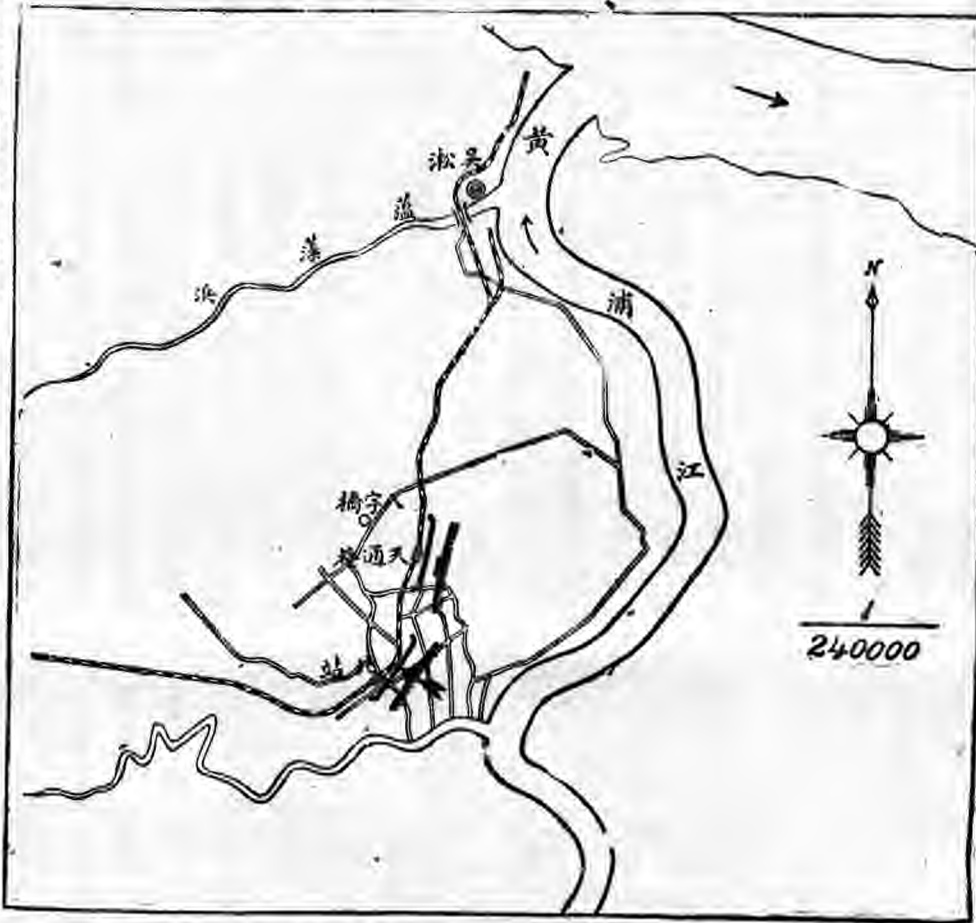
當戰事發動之前，我方實未嘗有十分嚴密與充足之預備

前線兵力，極形單薄，所賴以取勝者，戰士誓死抵抗之一顆赤心耳。爾時我十九路軍兵力之支配，均散處南京鎮江常州無錫蘇州丹陽崑山吳淞上海一帶，如下：

第六十師：

- 一百二十一旅及一百二十二旅共六團，另一教導團，駐鎮江。
- 一百二十七旅二三兩團，駐常州。

日軍開始暴行區域



一百五十六旅五團，駐崑山。
 一百五十六旅四團，駐吳淞。
 一百五十六旅六團，駐開北。
 一百五十六旅一團，駐龍華至南京。

戰事發動，日軍以數千人衝我開北，我留守該地之一團兵力，分防各地，力量當然不能雄厚，苟非戰士抱必死之心，決計難操勝算也。

一百二十七旅一團，駐丹陽。
 一百二十旅五六兩團，駐蘇州。
 一百二十旅四團，駐無錫。
 第六十一師：
 一百二十二旅，駐南京。
 第七十八師：
 一百五十六旅三四兩團，駐真茹。

日軍之進攻，先後由虬江路廣東街寶山路橫浜路天通庵路青雲路等處以鐵甲車掩護衝鋒。

我方防軍除第六團外尚有上海市公安局警察大隊第六第七兩中隊，五區總署及五區區所全體長警，均由第六團團長張君高指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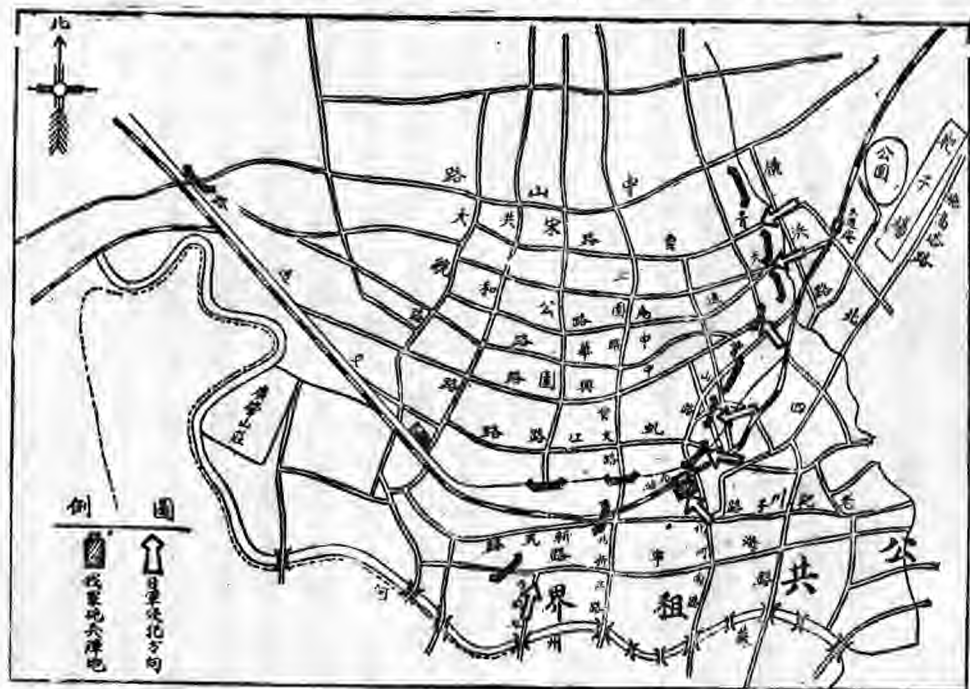
當日軍首先進犯天通庵時，我方在最前線警戒者，祇公安局警察六人，當因寡寡不敵，即退却，公安局第二中隊聞訊，即馳來援應，惟亦祇六十餘人，在日軍猛烈掃射之下，仍不得不後退。因而日軍即佔領天通庵車站。復向西北猛衝，期會合吟桂路日軍。時虬江路日軍亦已進至廣東街東首，揚揚得意，以為開北穩在掌握之中。

豈意我方士卒，異常沉着，在日軍喊殺震天之中，形若無事，因之日軍益放膽前進。迨日軍既深入天通庵虬江路我軍陣地，方一聲喊殺，起而將其包圍，奮勇衝殺，日軍經此迎頭痛擊，驚慌失措，前進軍隊，立即奔走潰敗。

是役我方純取守勢，且事前並無攻擊敵方之準備，故對敵退敵軍未予窮追。翌日晨日軍又思再度嘗試，於是我方不能耐，易守為攻，日軍之厄運於此開始矣。

我軍開始衝鋒，士卒奮勇直前，視帝國皇軍如無物，而此帝國皇軍者，紛紛棄械奔竄，往往急不擇路，因而自投羅網送死者不少。上午十一時許，吟桂路方面被圍之敵，全部解決，虬江路廣東街一帶敵人，死傷枕藉，天通庵車站仍入我軍掌握。至是各路敵兵之殘兵敗卒，咸回身向租界奔竄。我軍乘勝進逼，前鋒直達北四川路，租界日僑驚惶奔避，形勢緊張達於極點。江灣路日陸戰隊司令部，早經為我佔領。天通庵橫浜路虬江路寶山路各路日兵，完全潰退北四川路，我軍各路進

一月廿八日敵軍進攻之時我軍防禦圖



兵會合，又在北四川路作大規模之進擊，敵人只得又向南退却。下午五時許，佔領北四川路日本小學日兵司令部，十九路軍長蔡廷鍇親臨前敵指揮，我軍無不以一當百，六時許，進展至老靶子路，時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以北，敵軍絕跡，完全為我軍佔領，敵人聞風喪膽。

是役我軍以一團兵力，抵抗數千日陸戰隊暨其大批便衣隊，十餘輛坦克車及五六架飛機，均不能施展其威力於我軍

卒於十九小時之內，即將其主力擊退，並俘獲其甲車五輛，軍械無算，總計敵人死傷當在千數以上。

十九路軍七十八師一百五十六旅旅長翁照垣氏，著有淞滬血戰回顧錄，揭載於申報月刊，述開北巷戰甚詳，茲摘示大要如下

戰爭約莫開始了半個鐘頭，突然的激亂漸歸於鎮定，槍聲一陣一陣的加密。這時大部的日軍用鐵甲車數架掩護，由虬江路、寶興路、廣東路等，向我們正面的陣地進攻；橫浜路、天通路、青雲路等處的敵軍，約莫六七百人，亦用幾架鐵甲車掩護，向我們陣地衝鋒；來勢俱非常之猛。我們的士兵是初次看見這種威風凜凜，式樣整齊的敵人，他們眼裏放着光彩，好像獵人發見美麗的鳥。碰！碰！碰！撲撲撲撲撲撲撲撲……一陣機關槍聲，眼着着舉措張皇的敵人，一個一個倒下去，倒下去……鐵甲車在突停了一下之後，又衝進來，我方手榴彈像雨一般的飛出去，在一陣巨響震耳和灰塵飛騰之後，鐵甲車回轉了頭了！驚慌無措的敵人，用各式各樣的方法逃走，我方又用機關槍，從左邊掃到右，又從右邊掃到左。一刹那，除了錯錯落落橫着許多敵人的屍骸外，什麼都沒有了！是役斃敵三百餘人，傷數百人，毀鐵甲車兩三架。

這是我們和日軍初次的一嘗試戰！我們最大的發見是：自己的士兵的不可思議的勇敢，和敵人的出乎意料之外的備怯！在這初次的戰役中，我們便產生了好些勇猛驚人的戰士！第五團第一營第二連的下士班長潘德章，當敵人在廣東街口，鐵甲車來衝鋒時，他沉着用機關槍掃射，擊斃了好幾十個日軍，後來一顆敵彈打中了他的左臂，他仍舊不走，咬住牙根，繼續射擊，終使敵人狼狽而退。同連的上等兵伍培伍、奎兄弟二人，在開北寶山路和敵人肉搏。他們奮不顧身，左衝右突，見一個刺一個，刺斃了約莫十幾個之後，終於為敵人所害，因為敵人比他們多十倍！第三連的中尉連附譚紹平和上士班長張桂標在開北寶山路寶源路口，當敵人衝過來時他們酣戰如狂，在擊倒十幾個敵人之後，他們亦着了傷。同伴請他們退去，他們卻反而走上前，終於在一陣敵方的砲火之下以身殉國。其他像第二營第五連的連長鍾國華，第三營第八連少尉連附，都在敵擊敵人的鐵甲車上，顯出特殊的勇敢和造成可讚的紀錄。此外奮勇殺敵，慷慨犧牲的不能指數。他們陣亡的勇敢，是他們自己所沒有預想到的。

午前一點四十分時，敵人又由虬江路、廣東路、寶興路口等處，向我正面第一營的陣地衝鋒，人數約在一千五百

人左右，仍舊用鐵甲車掩護。同時並佔領附近扼要的洋房，架住機關槍，向我們的陣地射擊，復在洋房上拋擲手榴彈，炸燬我們的防禦工事。在這樣猛烈的衝鋒之下，我們的士兵仍然一步不退，用手榴彈和他們對擲，用刺刀和他對相格，有時則轟然一聲，敵人和自己都碎身於手榴彈的爆炸之下。他們的鐵甲車直衝過來，突破了我們的陣地，把我們的士兵分成兩截！但誓死不退的士兵，反而跑上前去，用手榴彈向車上拋擲他們為想炸燬敵人的鐵甲車，每肯讓自己炸得粉碎這種犧牲的精神，真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有時鐵甲車衝過來了，他們一點不慌張，只是一顆顆的手榴彈，向眼着車後前進的敵人拋去。等待他們走得近了時，便橫着刺刀衝



隊友之軍戰獲補

上前去肉搏。所以到後來就是有鐵甲車掩護着的敵人，亦張皇畏縮不敢前進了！他們的鐵甲車一連衝了五六次的鋒，都沒有把我們的陣線衝退，因我們的陣線給衝破了之後，接着是一場白兵戰，白兵戰之後，陣地又給我們奪回來！一次，二次，三次……我們死亡的人數雖然多，但他們陪着死的更多，到後來，我們一共炸燬了他們五架鐵甲車他們的衝鋒這才停止。

同時天通路、青雲路、橫浜路等路口我們左翼的陣線，亦遭受敵人猛烈的攻擊；他們的人數約在五六百左右，同樣地用鐵甲車掩護衝鋒。經過了幾次的肉搏之後，青雲路和橫浜路兩處路口的防禦工事都給他們的鐵甲車衝毀了！這是敵人

付了很大的代價才做到的。但我們的士兵並沒有卻步，他們靈捷地攀登了兩旁的屋頂。繼續用手榴彈和猛烈的射擊阻止敵人前進。橫浜路的醫院和光明玻璃廠都是最扼要的據地。敵人在遭受了相當的死傷以後，便紛紛地向來路退卻。在他們的意思，一定是以為中了我們的伏兵，所以才不敢戀戰。我們把陣地恢復後，把防禦工事又重做起來，依舊據險而守。許多士兵奪獲了日軍的盔帽，高興地把它戴在頭上。

這時除了正面的陣線，仍有多少敵人在作無效可期的攻擊外，其他方面都轉歸沉靜。我們在正面的力量是可保無虞的。

敵人飛機的出動，是在二十九日早四時四十分左右，敵機一出動時，我立刻令駐在大場的高射砲連李連長率領所部高射砲兩門，開來開北前線，擔任防空，同時並通知各團，就所在陣地附近，指定機關槍，專門擔任射擊飛機，以補高射砲之所不及！在空戰一方面，我們祇能採取消極的微弱的抵抗！我常常想到：這回松滬之戰，倘如我們有了和敵人力量相等的空軍，我相信我們的戰績一定超出一般人的意料！不必講到炸燬他們的戰艦和航空母艦，就是阻住他們的飛機，使他們不敢在空中自由偵察自由擲彈，亦就夠使我們佔優勢了！

敵人的飛機在我們頭上盤旋？約莫半個多鐘頭，擲下了好幾顆炸彈之後，我們知道他們的步兵一定又來衝鋒了！果然，在五點三十分左右時，他們又用鐵甲車掩護步兵，向我們正面的陣地攻擊；我們在應戰了十幾分鐘之後，決定轉取攻勢。在猛烈的砲火中，我們的隊伍直衝至松滬鐵路東邊，企圖截敵人的後方而將他們全部潰滅。這樣一來，敵人完全慌亂失措一部分流水一般的向北四川路潰走，還有一部分走不及的，便給我們圍住。他們伏在廣東路洋房內，負隅頑抗。同時並在廣東路口鐵道附近一帶，縱火焚燬民房。火勢之烈，使我們後來沒法撲滅，我們亦因為恐怕太深進了讓他們截住後路；所以在追擊了一陣之後，仍舊退駐原防。

在這幾次戰役中，我們的陣地有失而復得者，特別是天通庵車站為爭奪之要點；在戰爭初起時，該站曾一度給日軍佔領，但當我們第五團的兵士趕到時便奪回來了！此外廣東

門口等處的地，亦曾為敵人的鐵甲車所突破，但我們終用苦戰而使敵人退卻，並且使他們遭受嚴重的損失。

在上午十點左右時，又開始一場劇戰。敵人知道急切地不能衝破我們的陣地所以先用極強烈的砲火向我們壓迫；同時敵機亦在空中到處擲彈，許多民房和商店都陸續起火，煙霧漫天，商務印書館總廠和東方圖書館就是在這個時候着火的。我們仍舊用高射砲，步槍和機關槍向空中射擊，但這種射擊反而向敵人表示我們對於防空方面力量幾等於零！敵機繼續擲彈，我們的陣地亦有幾處炸壞；一會兒，北火車站的鐘樓和大廳亦起了火，停留在站內的中央鐵甲砲車，亦給炸壞兩節，同時防守北站的憲兵一連，因為受不住砲火機彈的壓迫，便紛紛崩潰下去。商務印書館總廠和東方圖書館的火焰漫天，已成無可救濟之勢。我國文化的寶藏無端遭受了這樣的浩劫；我們對於日本軍閥的殘暴無理，是永難有忘記的一天的！

在這樣強烈的砲火兇猛的轟炸之後，敵人又仍然藉着鐵甲車的掩護，用千餘人的兵力，向我們寶山路虬江路各路口猛烈地衝鋒，目的是在佔領北站。在憲兵退去之後，北站已是空虛得很，所以當時張團長急調該團第三營營長吳履瀾率師部（缺一連）預備隊，增加在虬江路和寶山路口等處，同時兼顧北站方面。我們正面的陣地，本來是極為堅固的，外加士兵對於屢次抵抗的勝利，產生了極大的自信心，由這種自信心產生了勇敢和鎮定，所以雖在這樣強烈的砲火和衝鋒之下，仍能沉着應戰，毫不示弱，一直維持到敵人的氣盡力竭時，才又轉守為攻用槍口瞄準敵人的背後！並且，自戰事發作以來，他們對敵人的憎惡更加深切起來，因為他們之間，有許多在陣地上犧牲了，有許多負了傷給抬了回去；他們因為日常相處非常親密的伴侶，受了敵人的殘害，激起了極端強烈的復仇的願望，所以在陣地上，沒有一個肯先退走，有許多當官下令教他們退卻時，他們甯願違背命令繼續在原地作戰，一直到他們擊退敵人，或則是為敵人所殘害在衝鋒時，他們更爭先恐後，發狂一般的大喊。每至肉搏的時候便是他們所最愉快的報復的機會！

戰事正到激烈的當兒，憲兵的第六團第一營恰好從真茹

趕到。我便令他們歸張團長指揮，並令該營營長李上珍率領所部前往北站，確實將該站佔領，另以一部分佔據該站附近的洋房據險死守。這樣我們幾瀕危急的右翼據點便恢復了！

這時正面陣地上的砲火仍舊猛烈，日軍一次衝鋒失敗之後，又重新的來過一遍；照例是先來一陣強烈的砲火和轟炸接着是用鐵甲車掩護着的步兵。這樣的反復演了六七次，一直戰到下午一時左右才靜了下去。這次敵人死傷三百餘，我們一百餘，無辜的平民給炸死的沒有確數。我們還犧牲了一個勇敢的上尉，第六團第三營第九連的連長林玉。他讓敵人射中了頭部，即時身死。他中彈後，他的所部即刻反守為攻，使當面的敵人終於不支而退！

第六團第一營第三連有一個二等兵宋德洪，在虬江路和虬敵頑抗，他的賭博非常正確，一連擊斃了十幾個敵人，敵軍紛紛散走後，他趕出來拿敵軍的槍械，為一個受傷未死的敵人所襲擊，他於負傷之餘，仍將該敵人擊斃；拿回了好幾根槍，都在談着。

另有一個連長，他在戰得酣興淋漓時，他除去了衣服，只管向前衝去，但他並沒有碰到敵彈。下午七點三十分時，有一百左右敵人，向八字橋附近的日本玻璃廠進攻，那裏我們有兵一排，便用機關槍向敵人掃射。戰爭只延長到十幾分鐘，敵人便從天通庵路方面退去。此外在別的陣地上亦有小衝突，敵人的隊伍中者有幾個中彈而死，其餘的便潰散了！

八點左右時，我接到軍長的電話說：敵人托英美各國領事出任調停要求停戰。我們尊重各國的領事的請求，已經答應了，前線的兵士；着即停止放槍……我即轉令各團如下：
一，奉軍長蔡電話，着即停止戰爭。
二，如敵不向我攻擊時，除嚴密監視外，應即遵令停止放槍；倘敵來攻，務就地撲滅之為要。

第六團團長張君嵩氏，關於此役亦曾發表談話如下

「敵團成立未滿二月，多係新兵，故由江西開駐崑山太倉等處後，正加緊訓練中。上海開北原係財政部稅警第二團駐防，後該團奉命改編，敵團始於一月六日由太倉移來接防

；第三營駐開北，等一二營駐大場鎮。兄弟二十日奉淞滬警備司令戴兼兼上海軍警團聯合辦事處主任，指揮開北憲兵一連，鐵道砲隊一排及警察第三六兩隊，與各保衛團等兵力，負開北治安完全責任。自一月二十日日浪人縱火焚燒三友廠後。兄弟為維持開北治安起見，乃調駐大場的兩營增防，並在華租交界處，沿淞滬鐵路一帶之寶山路，虬江路，橫濱路口，廣東路口等處，裝置防禦工事，嚴密戒備，以防日浪人暴動。至念八晚十一時三十分，忽據日海軍陸戰隊陸謀佔開北，乃一面急調第一二兩營由北站至青雲路一帶，預備在防禦抵抗線增防，合共兵力不滿千人。一面秉承我蔡軍長，區師長，及翁旅長等各高級長官指揮，至十二時我軍佈防尚未完畢，日陸戰隊已領全力來攻，並以鐵甲車十餘輛，炸彈隊，機關槍隊等，分向我防線猛力衝犯，共有五六次壓迫，情勢殊為危急，幸我官兵人死力抵抗，卒將日軍擊退」。

又申報曾譯載泰晤士報所記日軍攻我開北事前準備情狀大要如下：

二十八日夜十一時左右，北四川路底日海軍陸戰隊司令都有多數卡車，滿載全副戰裝大批陸戰隊，飛馳而至。頃刻間司令部庭中充滿準備出發之戰士，燈光照耀如白晝。機關槍兵攜帶武器，列隊於庭之中央。來復槍兵及手榴彈兵魚貫而入。庭中有高臺，上立海軍參謀官兩員，監視集合。下級軍官在行列間踱步，狀甚閒適。其時祇見鋼盔窸窣，絕不聞語聲。約十五分鐘，各組列隊，皆立正候命。於是號聲起自階處，臺上一軍官諭告將士。語調急迫，聲音壯厲。諭告畢，全場寂然，開始鎂光攝影。繼由另一軍官對衆致勉勵辭。而號角聲又起，第二批部隊疾趨入場。列隊既定，有上刺刀之兵四人擁一持旭日旗之兵入場。於是各軍官皆拔刀出鞘尖銳之號令聲及有力之革履聲，同時並作。臺上二軍官則注目於其手腕之時計。庭圍一隅所置橘黃色之鐵甲車，亦開始活動，戰士紛紛躍上卡車。轉瞬間卡車及鐵甲車之軌軌聲，皆沈沒於門外羣衆歡呼聲中。

時司令部外，已有日僑數百人聚集，每見卡車或鐵甲車經過必揚臂歡呼。步行之隊伍經過，必鼓掌狂號。附近可

家屋，皆有婦女隨高呼「蘇牙那拉」(即再會之意)表示歡迎。出發之戰士，則皆揮手大笑爲答。五分鐘後，卡車均駛指定地點，戰士紛紛由車上躍下，埋伏於毗連我國軍隊防線各地點，準備進攻。其行動如黑夜之貓，異常謹慎。凡人數較多之隊伍駐在處，必派哨兵深入開北邊境。機關槍兵則在各隊前列，以槍口向前，預備放。鐵甲車分駐各重要地點，候令前發。衛生隊則攜帶擔架藥箱，追隨左右。其時北四川路之景象，於寂靜中充滿殺氣。

第三節 空軍戰鬥

日軍既遭慘敗，其步兵衝鋒之能力，幾已等於零，於是極盡其殘暴手段，連日派遣大批飛機，向我陣地及後方狂投炸彈，開北精華，被毀無餘，但對於我防守士兵，並無若何重大成效，所苦者，我居留戰地之非戰鬥員之民衆耳。

二月五日上午六時，我飛機隊兩隊，飛抵上海，該項飛機到滬後，即飛向方偵察，我軍士氣，爲之大振。十一時許，敵方探悉，即派出飛機七架，飛抵滬西，預備將我機炸燬，我機當即與之接戰，用機關槍在空中互相射擊，當場將敵機兩架，擊落在地，餘五架不能抵禦，慌忙向曹家渡方面逃去。我飛機戰鬥力，本極優勝，且極有戰鬥經驗，但以與日機空中作戰，深恐危及租界中繁密之人口與外國僑民，故不能不有所顧忌，坐令日機橫行，殊堪痛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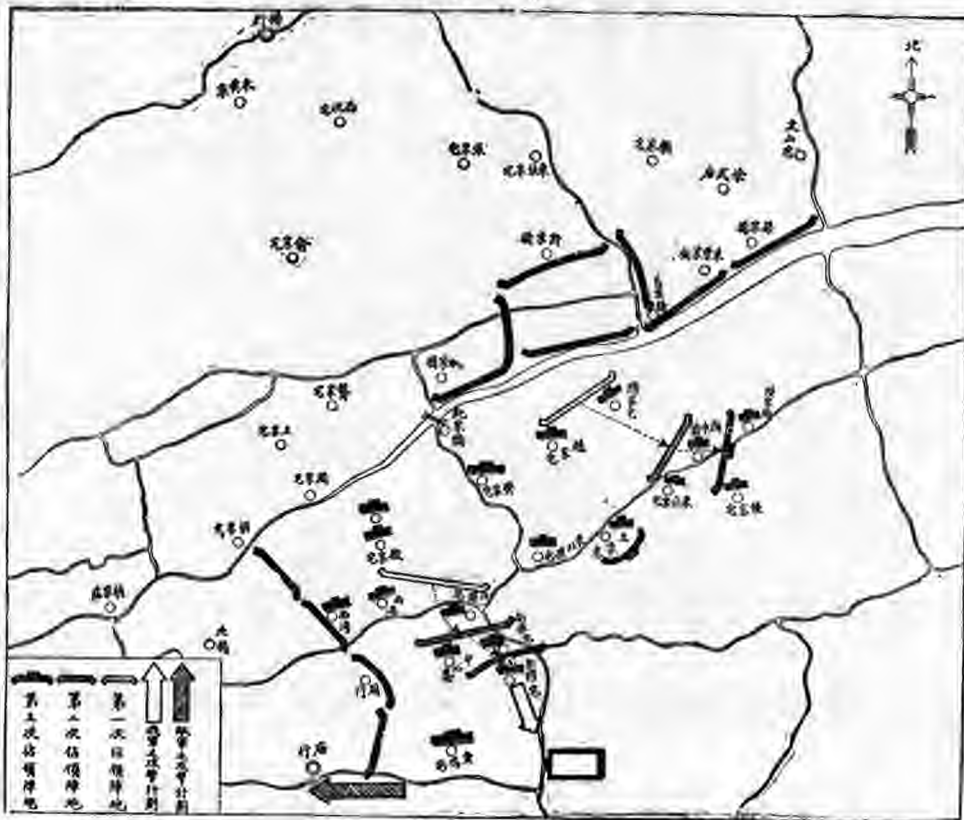
又是日與茹小沙渡北站均有日機擊落，併誌於下
上午十一時許有十九路軍兵士一營，由後方趕車到

真如，停於車站，將運送前方。此時日機十餘架，自東飛來，本擬炸無線電台，忽見我方援軍，即擲彈進攻。共擲彈七枚，三彈落站東空地，深均丈餘，二彈落月台上，二彈落車上。當日機紛紛擲彈時，我軍用高射砲機關槍等迎擊，當即擊落日機一架，落於車站南首空地，該機即着火燃燒，日機師三人，皆焚死，機師所帶之手鎗三支，機關槍二架，均焚燬，機身甚大，祇存骨格，機頭有三稜航空機株式會社

我軍於蕪藻浜以沒經過要隘

日二十二月二

機零件請以作抗日之紀念，復有日機二架，被擊受傷，飛墜於南翔，日機飛來擲彈時，該站職員，均先走避，故未受傷。月台之左右二角，均着一彈，屋而被炸，木板鐵皮，亦均飛至數丈之外。售票室職員室候車室等，四面玻璃窗亦皆震碎。日機圖炸該站時，兵士大多避走脫險，故雖着彈二枚炸毀二車廂，祇傷數人并傷馬數匹。某報記者日擊當時情形云：當記者由滬出發，過梵皇渡至中山路時，已聞砲擊聲，



場擊落一架，有二架中彈後，負傷而逃，但卒在無線電台後面落下。餘機見狀不佳，即向東方逃去，當日機擲彈時，有兵車一輛，停於真茹站月台旁，致被炸燬第三四兩節，及車站旁民房十餘間。記者趨至車站旁觀察，見被我軍擊落之日機一架，機翼作銀色，下塗日旗標識，機內二日機師之屍身，頭部均已炸去，各屍身焦小如嬰孩，其中一屍，猶手持機關槍作射擊之狀，餘則橫尸機中，落下時，機身火猶未熄。

小沙渡路造幣廠樓上，有我國隊伍駐防。上午十時半許，突有日飛機一架，迴旋天空轟炸該廠。不幾時間，該機即行墜落，內有日人三名。又九時許有日飛機六架，由東北飛至滬西曹家渡周家橋一帶，分投炸彈，當被中山路中山橋附近之防守華軍，用高射砲打落一架。又周家橋萬生塘之西北角，十時左右，突來日機三架，於天空盤旋數匝。內有一機在砲聲一響後，即倒頭栽下，未見飛起。餘二架增足速率，向東北逃去。

十一時二十分左右，河南路靶子路口，日機一架，被吾軍擊落於砂隆烟公司對面某里口，並將該里過街樓撞損一角。

第四節 蕪藻浜之役

日軍既經開北巷戰受一重大教訓後，士卒已無鬥志；因揚言向中立國要求，停戰三日。我方始終未有攻擊日軍之意，日軍既肯停戰，我方決不乘其衰疲向之進攻，故三日中勉強相安無事。然而驕橫已極之日軍，狡黠性成，僞言停戰，實則積極補充實力，思恢復其「世界第一等強國」之榮譽。

甚爲緊密。至離真茹站約三里許之處，已見日機九架，盤旋於記者車頂之上，知日寇已有加害之企圖，即命司機開足速率。但日機亦緊追不捨，旋見機身略側，擲下一彈，落於記者所乘之車旁約丈許之田內。且日機愈飛愈低，緊緊追隨，記者即行跳下汽車，向田內奔去，伏於溝中。日機至此，即捨車他去。記者驚魂稍定，即乘原車直抵真茹。時日機九架，正在大施淫威，擲彈十餘次。經我軍高射砲準確射擊，當

二月三日，日軍又下總攻命令，同時猛撲吳淞開北，實行擴大戰區；其意以爲我方兵力單薄，勢難兼顧兩地，必墮其狡術。豈知一經接觸，我軍勇猛如虎，吳淞炮台雖處日艦環攻，日機籠罩之下，卒將敵艦大子創傷，並擊落其飛機一架於寶山城外，江灣路方面雖敵人以重量力威迫，我非特不退，反呼號躍出戰壕衝鋒，敵人驚弓之鳥，遺棄野砲七門，機槍十七架，其他軍實無數而遁。

經此二度重大打擊，德澤平虜之技已盡，野任總司

令，又於七日晨，換其大批援軍與新式軍器，調集陸海空三方面實力，計兵士一萬餘人，飛機二十餘架，兵艦二十餘艘，坦克車鐵甲車無數，限二十四小時佔領吳淞要塞。另以精兵撲江灣八字橋，牽制我方應援。此役蘆蕩浜方面，戰事最為劇烈；野村司令不克保持其大日本皇旗而潰退，想見我軍當時神勇之一斑也。

七日上午九時許，日方即將停泊浦東川沙白龍港一帶軍艦十餘艘，及浦江中楊樹浦一帶之驅逐艦六七艘，先後調往吳淞，預備與飛機及陸戰隊等，同時會攻。日艦集中吳淞後，因見我砲臺前停有外艦兩艘，故未敢向我開炮，恐誤中外艦引起國際干涉，因此海陸空三面會攻吳淞之計劃，在海軍方面，未發生若何重大戰事。

陸路方面，敵軍以新到之大批陸戰隊內，抽調一部份，約三千人，分兩路運至蘆蕩附近蘆蕩浜，一路由江灣乘軍用汽車并攜鐵甲車十四輛，往蘆蕩浜，連抵蘆蕩浜，當於十時許，向我進攻。我軍鎗旅竭力抵抗，戰至十一時半不支而退。另一路則由虹口匯山碼頭，以日本郵船公司及日清輪船公司之小火輪，裝載一部份軍隊，由浦江繞至蘆蕩浜登岸，當與原有日軍會合，於十二時許，再以鐵甲汽車六七輛，會合殘敵六七百人，再度猛烈進攻。我軍以機關槍及米福槍等，掃射甚利，同時再以榴彈轟炸鐵甲汽車，故日方始終未能得手。

空軍方面，日以飛機十餘架，由白龍港飛赴吳淞，冒雨在天空狂襲。其目的在毀我獅子林砲臺砲台。投下炸彈甚多，然多未命中，僅傷台兵數人。我方以大砲還擊，致敵機不敢降低，同時敵機以暴風雨及稀霧，感受空中氣壓之不便，更因我方砲火猛烈，乃不支而退。午後一時許有日方飛機三架，自西南方面駛來，向吳淞張華浜糧米碼頭拋擲炸彈，未幾西南方面，續來日飛機六架，駛至張華浜東首之京滬鐵路局機工務廠附近迴旋，一轉瞬間又有日飛機十二架，分列六對，接續而來，向蘆蕩浜及吳淞鎮蘆蕩浜一帶駛去，(均由西南方面駛來)在各該處拋擲炸彈。斯時自張華浜沿，至蘆蕩浜一段，天空滿佈飛機擲彈不絕。下午三時許，敵海空兩軍，幸為我軍完全擊退。方上午十一時左右，有日飛機

二十餘架，炮車五輛，從引翔港向軍工路一帶而去，蓋欲圖攻吳淞之用，中途被我十九路軍突出包圍，奪得五砲車，日軍二百人，進退失據，均被繳械。

八字橋方面於正午十二時許，敵以飛機大砲，向我軍防地，猛烈轟擊，同時並以機關槍小鋼砲，連續射擊。於此砲聲機關槍聲之下，日軍即拚命向我軍衝鋒。我軍當亦奮起抗敵，迎頭痛擊，一部份且投其後方，截擊敵方後路，敵不支，向後潰退。是役戰約一時許，斃敵甚眾。至午後二時，日軍喘息甫定，復得援軍，又以一千餘眾向八字橋進攻。大砲猛轟，飛機仍在空中助戰，我軍以逸待勞，迫日軍進至公興路中柳營路上，即出奇兵，勇猛應敵，又將敵軍擊潰。敵軍兩次進攻，均遭失利，惟作戰者，多數係新來之正式陸軍，故終未肯罷手，復于五時左右，三次進攻我軍，其勢尤較十二時二時兩役為烈，不過士氣已疲，當進衝之時，一經我軍還擊，發槍稍多，即現慌急狀態，故終為我軍逐回敗去。綜計敵機向我軍陣地擲彈，有百餘次之多，惟爆發甚少，且多落於空地之上，無甚大損失。敵軍死傷約千餘名。

日軍自七日開始由海陸空三路，會攻吳淞失敗後，八日自拂曉起，又傾全力，再攻吳淞。除原有之海陸軍兵力，共約萬餘人外，又將續到之陸軍九千餘人，悉數分三路開往吳淞應戰。合計其兵力共達兩萬之多。陸路方面，以鐵甲車大砲掩護衝鋒，肉搏數小時，結果各路均慘敗。

八日之戰，敵軍分三路，向張華浜、蘆蕩浜、吳淞鎮三處會攻據日海軍司令部發言人於上午十時向美駐滬記者表示：日軍決限令于午前，佔領吳淞。其進攻計劃，除軍艦飛機以重量大炸彈及砲火，向吳淞池塘吳淞要砲台及寶山縣城三處為目標，不住轟擊外，并以兩萬海陸軍隊，向前街中街後防及正面與左右兩翼，向我進攻。係利用拂曉戰進犯，其正面軍隊在蘆蕩浜，左翼置配於陸家宅，右翼配置于軍工路，另外並組游擊隊數隊，以為策應，衝鋒時多以陸軍導以鐵甲車及坦克車等利器，其來勢洶湧，可以想象矣。上午，日軍即進攻蘆蕩浜，以騎兵四百，並步兵大隊衝鋒，同時日艦開砲掩護，一砲中我陣線，續發一砲亦中，我軍急起抵抗此勢如驟雨之日騎兵，利用水門汀桶，堆積地上向敵滾去，敵馬

皆驚而騰躍，不能制止，日軍大亂。我軍乘機可戰地奪中用機槍射擊，敵騎兵步兵共死七百餘人。遂敗退。是役日艦共開六十餘砲，我軍損失甚微。

午後一時十分許又有日軍三百餘名，向我方進攻，再有一部份日軍，約一百餘名，尚有便衣軍四五十人，往吳淞鎮圍襲。我方早經嚴陣戒備，奮勇抵抗，頃刻間，槍聲大作，彈如雨下。斯時停駐蘆蕩浜口對江(龍王廟附近)之日方兵艦兩艘，亦向張華浜，與蘆蕩浜，暨吳淞鎮等處，同時攻擊。激戰歷一小時許，敵始退去。午後二時許張華浜東首之糧米棧碼頭，又來日軍二百餘名，圍攻蘆蕩浜。我方隊伍，隔岸應戰，時適大雨，烟霧瀰漫，雙方互相攻至傍晚時，日軍不支潰退，死傷頗多。此時日方在軍工路方面，又到日軍百餘名，續向我方進攻，我軍發砲還擊，日軍除步槍外，並開機關槍，間擲炸彈，積極圍襲。我方沉着應戰，嚴陣抵抗，日軍終不得逞，絕無進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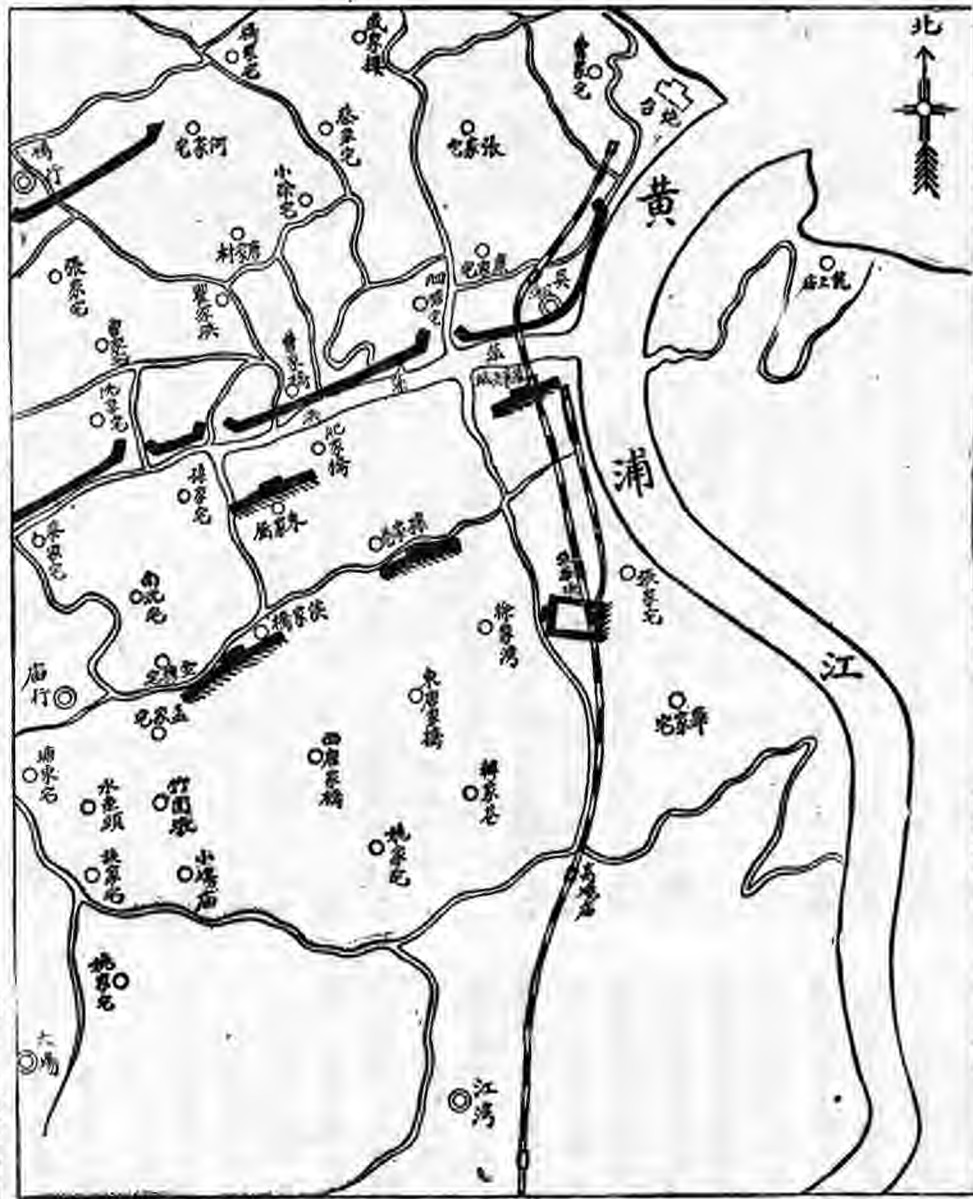
午後四時半，日軍又用鐵甲車數十輛，由軍工路一帶，向吳淞方面衝鋒。迨至紀家橋附近，被我軍伏兵包圍襲擊，奪獲日鐵甲車二十餘輛，殺敵百數十人。

是日日攻我守，衝鋒後繼以肉搏，情形至為激烈。日軍於拂曉起，截至下午三時前衝鋒達十數次之多。據日軍司令部發表日軍會於午前，佔領朱家浜西面，及陸家宅北面之吳淞池塘，但未幾復為華軍奪回。我軍司令部則稱，我開北援軍開到後，曾向日軍左翼，(按即池塘前)左右夾攻，結果日軍死傷約千餘人之多。又日軍右翼軍隊及正面軍隊，因我方已將軍工路蘆蕩浜聯絡截斷，故均未能得手。又據市府確報日陸軍參加吳淞戰事者，共約九千餘人，以蘆蕩浜戰區為最激烈。至晨九時止，日方已死傷達千餘人。我方因取守勢，故死傷不及百人。日軍於陸地方面雖三路進攻，終歸失敗。至晚八時許各路日軍均總退却。一路退引翔港，殘部約百餘人，一路退楊樹浦，又一路則由軍工路一帶退達沈思威路。九日晨三時許，犯淞日軍，大部份陸續潰退楊樹浦，聚集殘卒，在蘆蕩大學一帶掘壕佈網因固守待援，並備我軍進擊。

第五節 曹家橋之役

曹家橋地據吳淞之蘆蕩浜北岸，日軍自開戰以來，屢次闖越蘆蕩浜與吳淞，均未成事實。二月十三日晨，天氣陰沉，敵軍利用時機，施放烟幕彈，偷渡蘆蕩浜，方及曹家橋我軍陣地，即起激戰。我軍奮勇衝鋒，肉搏殺敵，同時他方面援軍，奉令將敵三面包圍，敵畏死不敢前進，後退阻於蘆蕩浜河道，不能飛越。紛紛擠落浜內，死傷無數，我軍乘勝進逼，生還敵人，實屬無幾。戰事之劇烈與我軍之勇敢，自開戰以來未之前有。為我軍殲敵第一次最足紀念之偉蹟。淞滬警備司令部捷電云：「今晨起，敵約二三千人，在曹家橋紀家橋一帶偷渡，經我毛師長部迎頭痛擊，激戰終日迄晚間九時四十分，卒為我擊退，敵傷亡千餘人，謹此捷報。」茲將當日情形記述如下：

曹家橋地勢圖



當十二日晨六時日軍已於黃浦江兩岸及張華浜方面陣地派遣敵兵八百餘，在野砲飛機掩護之下進攻蘆蕩浜，為我軍殺敗逃遁。下午一時，日軍又自張華浜方面出動，擬以渡船偷渡蘆蕩浜，砲彈，狂發如雨，卒仍後敗。

十三日清晨，天陰雨雪，日軍即復以烟幕彈由蘆蕩浜左翼，向對岸轟炸，一時濃烟密佈，如起大霧，日陸軍千餘人，即在蘆蕩浜上搭蓋浮橋，實行偷渡。時烟霧瀰漫，對面不見敵人，因此千餘日軍竟得安然而渡。即在水安紗廠門前，堆積障礙物，準備劇烈攻擊。

時我曹家橋哨兵已發覺日軍偷渡，即報告軍部，立時派遣重兵，向後包抄將敵軍包圍。時曹家橋方面，尚有大隊敵軍，係與偷渡之敵，作聯絡進攻之策應，亦被我軍得悉，急派一支隊前往截斷，即與交鋒，在曹家橋偷渡之敵，被圍之後，左右衝突，急圖猛力反攻，翼破重圍。此時我軍，知巨

虎已入陷阱，遂聯絡一致迎頭痛擊，以懲創此等罪惡之魔。自上午七時起，在雨雪交加中，槍彈橫飛，日軍狼狽四竄，我軍敵愾同仇，遂敵即殲，敵戰鬥力全失，但仍作臨終之掙扎，至下午八時許，敵軍力盡，只知匍匐，或鑽於途中，或自溺於水中，死者已數百人。因我軍包圍嚴密，無隙可逃，至九時四十分，遂將千餘日軍，全部殲滅。是役也，我軍大獲全勝，為開戰以來第一次大血戰，將士之奮勇，精神之

物發，實為十九路軍戰績上最光榮之一百也。至曹家橋之敵，自晨八時許激戰起，雙方相持約一小時許，經我軍痛擊，不支而退。至十時許，又以五百餘人用手提機關槍等猛衝，我軍以機關槍及排槍等應戰。敵軍因雨雪，不能用鐵甲車為前導，死傷頗多。至十時十五分即退。繼敵軍以少數部隊，攻侯家木橋，我軍沉着應戰，敵軍以為有機可乘，遂增厚兵力前進，我軍乃以機關槍掃射，敵知中計

倉皇退却。據官報：敵軍於前十三日侵晨，天陰雨雪之際，利用烟幕彈掩護，以二千餘人，在曹家橋架浮橋偷渡，圖窺我吳淞陣地，乃為我軍包圍，由上午七時至下午九時，雙方激戰至烈。據十四日晨由吳淞來滬之十九路軍軍官述稱：敵軍初以四五百人，藉烟幕彈掩護，在浜南紀家橋偷渡過河，即佔曹家橋，其後陸續偷渡者，復有千餘人，將我軍防線衝破，施行強烈襲擊。是時我軍張旅，已由後方趕到，率隊反攻，將敵三面包圍，肉搏數十次，敵抵死掙扎，屢欲衝圍不遂，血戰至入夜十時許，始將渡河之敵，全數殲滅，無一生還。戰鬥之猛烈，為開戰以來所未有，蓋其間十二小時中，未停息一分鐘也。是役我軍陣亡，亦達百餘，敵屍千餘具，現仍狼籍於曹家橋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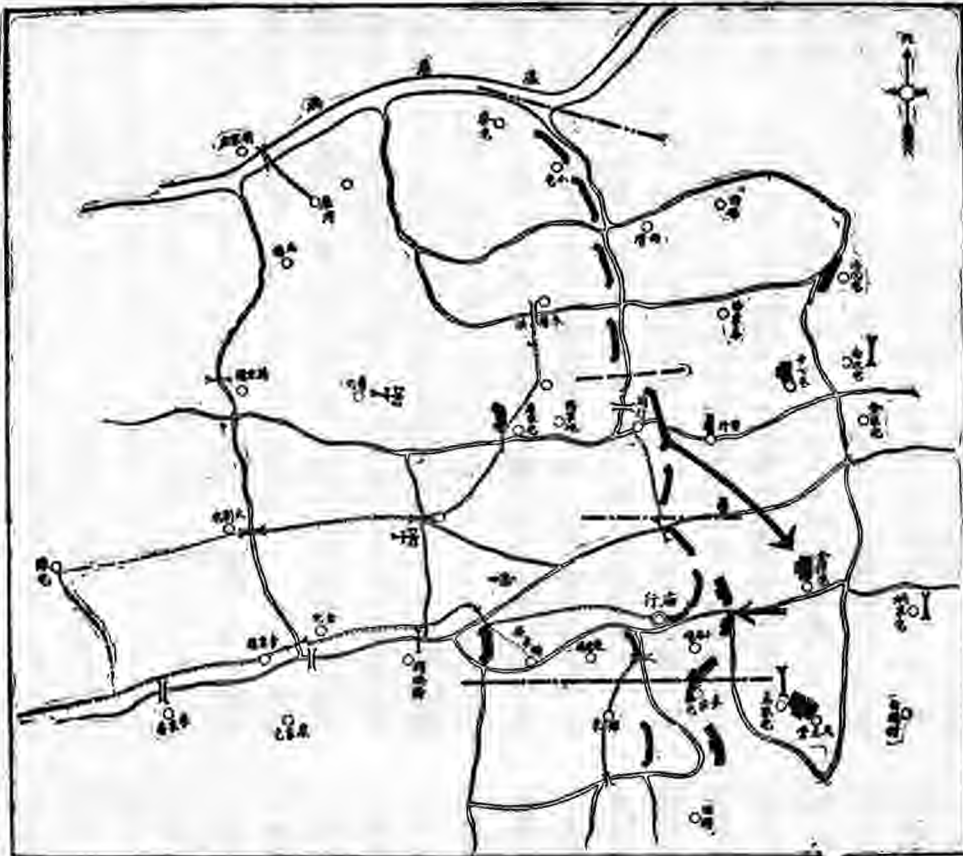
又據是役作戰之傷兵，口述當時經過情形，謂十三日侵晨，敵軍藉烟幕彈，向曹家橋偷渡時，我軍駐守之兵力計有一營，即奮起圍攻，三面進擊，愈圍愈緊，敵軍亦死力猛衝，故激戰甚烈。是役敵軍既不能突圍而出，又不及渡橋而退，所架浮橋，亦失其效用，而我軍逐步逼進，不稍鬆懈，是時但見日軍進退失據，狼狽已極，於退無可退之時，落水紛紛，淹斃者前後相繼，約五百餘人。嗣有敵方飛機，見彼之軍隊被圍待斃，即來天空擲彈助戰，執意敵機所擲之彈，反落於敵軍叢聚之中，將敵軍炸斃甚衆，當時我軍不啻又多得一助力，故是役敵衆一千六百餘人，幾無生還。至於我軍作戰之勇猛，實由於全體兵士，自動用命之功云云。

關於是役經過，上海時事新報記者又根據傷兵所述，描寫當時情形摘錄如下：

在十二日的晚上，蘆蕩浜的浜南岸距離不遠的地方，

大約是朱家橋。有許多黃色敵人，在砲火下蠕動，企圖渡過浜的北岸。但是大中華民國的勇士，早就將槍杆對準了這些敵人，所以一陣子狂風暴雨似的鉛丸，將那些利用砲火掩護的敵人擊退了，劇烈的火焰一點點的歸復了平靜。黑色的夜幕在這個當兒完全展開，我軍的勇士懷了一段準備的心，在戰壕裏潛伏着，轟然敵人的大砲，又開始轟擊，彷彿用砲彈構成了一個鐵的牆壁，我軍一分一秒鐘的時光，都在這砲火裏過去，每個人都睜大了眼睛，在黑暗中窺視。一段隱隱的敵人，在這個時候開始了渡浜的準備，一條條的小木船和一塊塊的厚木板，都連繫在繩索的中間，寂靜的浜水，都震蕩沸騰起來。在曙色朦朧的時候，敵人的砲彈掉換了彈頭的原質，一種烟幕彈，都在黑烏烏的砲口裏吐出來，爆落在我軍陣地的前方，每一顆砲彈的爆炸，泥土裏佈滿了白烟。一剎那的工夫，鋼的牆壁，換了一座烟霧的迷城，妨害了我軍的視線，於是三四百的敵步兵，就將我軍的前哨連連壓迫後退，同時成百成千的敵人，彷彿入無人的境界裏。在曹家橋一帶的我軍的陣線，只好向後退了一千多米，但是這一來兩聯隊的敵人，（約合我國兩團，共至千人），是孤軍深入了，我軍的司令官，在這樣情況之下，抱定了最大的決心，同時派遣了三個支隊，（共約四五百人），一支隊由吳淞鎮出擊，謀佔先制之利，一支隊由楊行前進，堵住敵人之前衝，一支隊由劉行直截敵人之歸路和連絡線。在這兩雪的壓迫下泥濘的地面上，深深刻上了大中華民國不怕死健兒的足印。細小的雪花和鉛丸在黑暗中跳躍，砲火的凶光，顯出了戰神的鐵面，這時敵人佔領了曹家橋，在匆忙裏，整頓隊伍，打算向左右我軍的陣地壓迫，好完成牠們攻擊的任務。那知道灰燼殘餘的小村莊外面，重重圍上了一層灰色的鐵索，連珠密雨般的機關槍彈，在泥雨裏或是血肉裏去找宿，孤軍深入的敵人，在我軍的包圍下，好像得到死神的洗禮一樣。三八式機關槍三生的平射砲七生的五生的野戰砲，在灰色的鐵索裏，拼命掙扎，打算延長牠們的將要沒落的命運。但我們的武士願意，將一腔熱血灑在牠們的鋒鏑上

我軍廟行周巷蔡家宅之陣線



，所以頭頂着鐵屑，腳踏着泥濘前進了，前進了。勇健的肉體屍身，裹着黃色的呢制服，都雜亂的躺在了聖潔的戰場，牠們忠於皇室，忠於軍閥的靈魂，只有在蘆葦浜的兩岸原野上遺留着，他們親愛的媽媽爸爸，在扶桑三島的國土裏，流着慈愛的眼淚，盼望着歸去。

一夜火與鐵的表演，犧牲了若干的男兒，但終結的勝利，飄揚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徽，戰神的巨爪，又由浜北移

到了浜南。大中華民國的軍隊，只有節節向前！

第六節 廟行鎮之役

在敵軍節節收聲中，植田謙吉又挾其新銳援兵奔來上海。爾時皇軍威風，掃地無餘，植田既憤橫絕一世之大日本帝國大魂民族紙老虎之戰穿，又惱惱於恐失墮個人壓來出兵山東偷襲瀋陽之盛譽，滿漢兵不血刃，以威嚇手段迫

我自動撤退，藉以維持日本軍人面目，因提出荒謬絕倫之哀的美教書與我方，當經我嚴詞拒絕。植田惱羞成怒，不能不借城背一，以全力猛撲我開北江灣吳淞陣線，作孤注之一擲。

二月二十日起，開北方面之八字橋天通庵青雲路寶興路寶山路江灣方面之廟行鎮小場廟體育場高境廟金穩宅，孟家宅何家木橋蔡家宅竹園墩牛郎廟，吳淞方面之蘆葦浜張華浜，紀家橋要塞砲台等處，莫不有空前猛烈之戰鬥。日方火力之繁烈，為從來所未有，各地烈燄飛騰，火光燭天，隆隆砲聲，有如聯珠之不稍間斷。在敵軍如此緊壓之下，我軍深知危急存亡之時，不容略忽，各地戰士，無不咬緊牙關，沉着應戰。陣地全燬，不稍為動，距離可及，則一聲呼殺，肉搏血拚，置生命於度外，視敵人如無物，日方不斷砲轟，幾如歡迎我軍之爆竹，急急則我愈前，卒至不得不棄槍丟械，四處亂竄，設非租界為其庇護，則敵軍縱不盡成俘虜，亦必殘餘無幾矣。

此番戰事，以江灣方面為最劇烈，而江灣方面，尤以廟行方面為最緊張，既壯既慘，可泣可歌，我民族近代對外戰爭空前未有之光榮；凡我國人，均不能不永誌此一幕偉大戰爭於心腦海之間，繼續此種精神，與世界上侵略我國之野蠻國家作最後之肉搏，以致其死命而登我民族於榮盛之境界。又開北方面之八字橋，亦殲敵無數。茲請先述廟行之激戰。

廟行在江灣之西北，日軍改以吳淞江灣為攻擊目標，廟行適處兩者之間，佔極重要地位。時擔任廟行正面防務者，係第五軍八十八師，蓋爾時我第五軍已調抵前方，與十九路軍分任左右兩翼防務矣。

二月二十日晨，敵下總攻命令，集中主力於江灣方面，於八時發動，分三路進擊：一由張華浜進發，一由陶家灣附近出發，一自東嶽廟方面進發，以圖圍攻我江灣跑馬廳駐軍。我軍展示儒怯，詐退引其深入，待其三路併成一線，乃一聲令下，與之血肉相搏，是晚，該路敵軍敗竄狄思威路。同日江灣路西體育會路我軍陣線，於上午九時許，亦來

大隊敵人，以二十餘輛坦克車，對我猛攻。當經我軍迎頭痛擊，敵即返奔，我乘勢追擊，敵死亡枕藉。

敵攻江灣失敗，於是移其主力於廟行，思突破該地陣線，威脅我江灣吳淞駐軍。廟行血戰之慘幕，因以開展。

二十二日晨，敵集中兵力二萬，分三路向我進攻。第一路由江灣分一部份兵力向西北開進，第二路調駐蘆蕩浜全部敵軍向西南開進，第三路由張華浜向南開進，預備隊亦全部開發前線，僅留數百人防守蘆蕩浜張華浜方面陣地。

敵軍二萬集中於廟行鎮方面後，即用鐵甲車坦克車三十餘輛，在猛烈砲火下，掩護衝鋒，企圖一舉佔領，故其來勢之猛烈，為開戰以來所僅見。幸經我軍步哨，覺察甚早，當即奔回報告，全體準備。俟其來近，即由當前之軍隊，奮力還擊，同時並由左右突出，向敵軍側面夾擊，并包抄其後，加以圍攻。惟敵軍軍意，頗存奢望，故亦極力掙扎，作困獸之鬥。戰至最後，短刃相接，完全肉搏。其後敵漸不支，二次又調集後方部隊，加入作戰，亡命猛攻。雙方混戰肉搏，激戰之猛烈，較諸曹家橋一役尤甚。同時敵機數架，亦飛翔空際，頻向我軍陣地拋擲炸彈，並以機關槍助戰。我軍以司空見慣，兀不為動。但敵衆我寡，實力相去懸殊，至十時後，頗現危急之象。幸將士抱必死之心，無不以一當十，勇猛抵禦。至十二時，我援軍大至，出奇兵包抄敵軍後路，於是始轉險為安。敵軍驟出不意，死傷無算，敵陣線遂大搖動。此時日飛機增至十餘架，向我陣地投彈如雨。我軍以敵勢已衰，遂改守為攻，左右衝擊。至下午五時，斃敵至三千餘人，敵遂全部潰退。是役我軍大獲全勝，燬敵坦克車二輛，俘野砲二十餘門，槍械無算。同時，敵又以萬餘兵力進攻江灣鎮正而我軍陣地，經我附近駐軍圍攻夾擊，搏戰甚固；不久敵方由小觀園方面調來援軍，我方即化成散兵線應擊。後六三花園日駐軍亦加入戰線；適我開北方面援軍開到，激戰甚烈，下午四時，敵傷亡千名左右，潰退。我軍乘勝餘威，同時進擊廟行江灣收兵。晚八時敵高倫人被我國圍困於江灣鎮北廟行鎮東之金穩宅。殘餘漏網之卒，毫無鬥志，由引翔灘方面退走扶思威路，更奔入平涼路公共租界東區，而集台

敵山頭。時日區域，日僑驚慌不堪，我軍不願侵入租

界，退回原防。第五軍張治中軍長捷電云：「本軍自二十日起，與敵開始激戰，敵以重砲飛機向我廟行鎮正而攻擊，火力極烈，而我軍官兵，均異常沉着，日寇毫無得逞。二十一日下午，擊落水陸戰鬥機一架，機師中彈殞命。二十二日晨，敵復傾巢來犯我廟行之線，經我軍迎頭痛擊，激戰終日遂將敵完全擊潰。是役也，敵軍死傷在二千以上。」是役方正陣地危急萬分之際，得六十一師及八十八師之馳援，奮勇側擊，三方夾攻，敵人卒至大敗；六十一師方面指揮援軍出擊者係張漢及李延年兩氏，八十七師方面指揮援軍擊者，係宋希濂氏，均有極大戰功。

二十三日晨七時許，我軍廟行之陣地，在大小麥家宅兩點，被敵突破。不久即被我軍奮勇收回，突進至孟家宅趙家宅金穩宅兩沈宅之線，敵人死傷約三千餘，大敗而退。在金穩宅前之一點，敵軍置有強固之支撐點，以待援軍，我方突擊數次，未易將敵消滅，雙方相繼砲轟。八時十分敵復派大隊飛機二十三架凌空掩護前進，我軍陣線索固，準備迎敵，堅守應敵。至午後二時，日軍下令猛力進攻，吾軍以手榴彈及手榴機關槍射擊抵抗，敵軍未能動我陣線。及三百敵地方我軍開到，我軍開始劇烈攻戰，日軍見勢，遂令坦克車出動衝陣，同時敵人砲車隨之開砲掩護，我軍彈不虛發，沉着應戰。以手榴彈炸燬敵軍坦克車一輛，砲車一架。一場惡戰，直至夕陽西斜，六點鐘時，敵援軍左右兩翼已覺疲乏，不能再持，漸次退却。廟行鎮之敵既失援軍之補助，陣線紛亂，我軍即以機關槍掃射，敵人士卒，至是各自逃命退却，我軍亦乘勢追擊，敵人死傷幾達千餘，我軍獲軍用品無數。

日軍自廿二日潰退後，我方不予窮追，仍固守原防，預料敵方必收拾殘部，捲土重來，故我方早已謹慎防範，靜觀敵之行動。二十四日晚敵在暮色蒼茫中，乘風雨交作之時，率兵掩進，其舉動異常奸詐。先以數十章人作士卒打扮，矗立於西南田野間，誘我軍認錯目標，彼即從容從東北角潛入。詎知敵軍是項倣作，早被我目光銳利之前線哨卒窺破，聽其佈置，另遣大軍增援左翼。為時未久，日軍四人為一組，（共數十組）匍匐前進，我方則伴作不知，聲息全無，任其深入腹地，待至逼近散兵壕溝前，日軍正在裝架機關槍預備

掃射時，但聞一聲砲響，我軍司令官下令攻擊，一時機關槍與步槍並作，手榴彈與砲彈齊飛，敵軍猝不及防，棄械而遁，敵後方部隊，亦實行潰退。當時敵軍防線，竟距我有六里之遠。當敵軍敗退時，至一小村，日兵一小隊二十餘人，乃避入竹林中，架起機關槍，以謀截擊我軍。俄頃我軍追進而至，敵乃以機關槍掃射，彈如雨下，而我軍不動聲色，插上刺刀，衝入肉搏，敵死亡過半，不支而退。日軍服裝在最近數日內，頗為怪異，或着全身白色，或着黑色，或着黃色，光怪陸離。其服裝之不一，為世界各國所罕見。是日晚四時許，敵軍復進攻廟行，人數在一萬以上，分三路並進，戰至九時許，敵露不支狀，我軍見其力竭軍疲，遂出壕反攻，雙方最近時不足百碼。當我見敵欲退之前，另由支隊抄擊敵後，敵至此愈難應付，遂匆匆敗逃。經我用機關槍由側面掃擊，死敵約百餘人。旋經我軍在周家宅發現有敵軍第九師團第二聯隊長屍身一具，察視符號，始悉名百海實男。

二十五日晨敵人得新到援加入，會集殘敵約三千餘人，再度猛力反攻，藉其重砲之掩護，圖衝破我江灣鎮之東北吳家宅左近陣線。當經我軍奮勇抵禦，肉搏激戰，形勢猛烈。當激戰時，有九架敵機飛出助戰，向下紛紛擲炸彈，惟敵軍迭遭敗績，日失鬥志，而我軍則前仆後繼，愈戰愈勇，且得援軍由捷徑直抄其後，準備斷其歸路，於是敵軍愈覺不支，紛紛向後退。我軍從後追擊，敵多自相殘踏，是役傷亡過半，極為狼狽。約至十時許，始得稍事喘息。但敵方仍未甘心，故又在中午十一時後，再集其部隊向我軍陣線進衝，其時敵兵已多畏縮不前，經我軍與之交戰一小時左右，即行散回。午後敵仍時有進攻，但已不若前此之激烈。

敵軍是役進攻，分陸軍步兵為左中三大部隊，左隊配于陶家灣方面，右隊在侯家木橋與金穩宅之間，向金穩宅推進，中隊則在陶家灣與右中兩隊之間，直向孟家宅進攻。我軍則以大部隊配於金穩宅與孟家宅前而迎戰，并以大炮等向敵猛轟，雙方炮火交加，極為猛烈，兩軍即于炮九之間從事作戰，雙方肉搏數小時之久。我方傷亡，未及敵之半數。至午刻，敵右方部隊略向南斜，與中路隊聯絡，被我軍以猛烈炮火所隔，卒將其主力擊潰。

二十五日，戰鬥之最是紀念者，當推小場廟之役，以少勝多，戰士之英風，與二十二日廟行大勝同屬江灣線戰鬥之不朽榮耀，是不可以不特加伸述者也。

二十四日下午四時許，在江灣東首跑馬場之敵軍二千餘人，開始向廟行江灣間之金家木橋泗塘灣等處移動，初僅砲擊，繼見我無動靜，即派步兵衝鋒。我乃出其不意，以手榴彈還擊，斃敵甚衆。敵知我有備，遂即退去。至晚十時半，又以砲轟擊，但均未命中，我軍不之理。敵軍以此時兵力尙少，不敢衝鋒，不時以砲亂轟，迨二十五日晨一時半，敵之生力軍開到，即向金家木橋一帶猛攻，頻頻以重砲向我陣地轟擊，敵步兵在大砲掩護之下，向我陣地衝鋒。我軍聞之，以爲無情之槍彈，又得斃敵之機會，乃奮起精神，與敵相周旋。敵以鐵甲車機關槍來復衝鋒來，我軍以手榴彈手提機關槍應戰，激戰三小時，敵死傷過半。知難得手，乃即退却，我軍爲免鉅大犧牲起見，亦不窮追。四時以後，敵不時以砲轟擊，但不如前之劇烈，我方並不還擊。七時半以後，敵以該處難以攻破，乃將殘部整理，並調新開到之生力軍共約一萬人，向江灣西北之小場廟進攻，並自江灣起至廟行間之竹園墩趙家宅孟家宅全線，以重砲轟擊，而尤以小場廟一處進攻更爲劇烈。我軍駐守該處僅一營兵力，但並不以人少而膽怯，仍竭力抵抗，敵以大砲掩護，猛力衝鋒，我軍待敵距離較近，則以機關槍掃射，彈如雨下，激戰甚烈。相持至十一時許，敵以不得手，亟派飛機十餘架飛至我陣地，偵察我軍所在之處，即在空中盤旋，暗示此我軍步隊所在，以重砲對準飛機盤旋之處，隨聲開放，於是砲彈落處，即爲我軍據陣抵抗之地，故間有被敵之砲彈所傷。且我軍在該處抵抗者，僅一營步兵，與敵兵一萬人相較，衆寡懸殊，爲免鉅大犧牲，不得不暫退至周吳黃宅，駐守江灣之我軍得訊，亟派勁旅一團，由該家宅敵之左翼襲擊，駐廟行之我軍，亦派精銳一千，沿塘東宅水車頭，向敵之右翼包抄，而在周吳黃宅待援之部隊，亦已得到增援，於是士氣大振，軍心激昂，三路並進，將敵重重包圍。敵以該處爲其最注重之出路，故頑強抗拒；而我軍勇不可當，以一抵十，並以機關槍掃射，敵以大砲機關砲抗戰，並以飛機在空中助戰。此時祇聞隆隆之砲

聲，軋軋之機聲以及劈拍之槍聲，烟霧彌漫，彈如雨下。雙方初以槍彈接戰，繼以肉搏，戰爭之劇烈，與二十二日廟行一役無分軒輊，而尤以下午一時最爲激烈，我軍奮勇殺敵，毫不畏縮。旋經我左翼之勁旅以手榴彈向敵進襲，敵之被彈死傷者甚衆，於是敵軍之軍心搖動。其先頭部隊，見聯線線將被我軍截斷，無心戀戰，紛紛向後潰退。復經我右翼之精銳痛擊，死傷達七百餘人之多。激戰至下午二時，始將敵擊退，敵狼狽遁去，我軍亦不窮追。至三時許，敵又集烏合之衆，復向我軍小場廟衝來，我軍沉着應戰，彈不虛發。至下午五時半，猶聞隆隆之砲聲，兩軍尙在劇戰也。我軍一路由江灣談家宅，向小場廟進擊，一路由廟行鎮之塘東宅竹園墩向敵之右翼抄襲，而上午暫退周吳黃宅待援之一營，亦得援軍反攻，以三路之襲擊，卒將敵包圍於核心。敵見四面包圍，軍心大起恐慌，而又見我方增援之部隊，銳不可當，知已陷於絕境，乃猶頑強抗戰，繼以肉搏。我軍奮勇殺敵，一以當十，並以機關槍掃射，將敵完全殲滅。是役敵死傷至一千七百餘人之多，我軍奪獲敵之步槍一千餘桿，機關槍數架，子彈無數。此小場廟大戰之概況也。

二十六日晨零時我軍發出捷報云：「日軍以大批新到援軍，昨晨又向廟行江灣作大規模進攻，我軍沉着應戰，至下午十時許，誘敵深入，至小場廟場地，被我軍圍擊，斃敵一千七百人得戰利品甚多」。

上海時事新報記者，描寫廟行及小場廟戰役之經過，曰「廟行之攻守」，茲轉錄於下：

自從敵人在江灣失利以後，就將戰鬥的重心推移在廟行的正面，同時我軍的指揮官，也知道牠們的策略在廟行而不在于江灣，但是狡猾的敵人，牠偏要在江灣的正面，來一次大規模的陸空聯合攻擊，使用了數十輛輕重的坦克車，發射了幾千發的重砲彈，他們企圖，我軍受這樣的攻擊，或變更原定的計劃，將重兵置在江灣的線上，或是鬆懈了廟行的防禦。但結果我軍鋼鐵般的江灣陣地，不過塗上了許多三島人的血，不但敵人沒有達到初衷，反到將新軍的銳氣挫了一下。在這時敵人只得將假面具揭去，施行廟行之真攻擊。所以無情的戰神，又在砲煙彈雨裏的廟行底空間和時間裏顯現。

我們誓死抗敵的十九路軍的勇士，也就毫不躊躇，並不遲疑地，在血泊裏躍進，和敵人拚命。

敵人所謂之皇軍第九師團，在植田的迅捷調動下，將萬餘名步兵都輸送至相當地點，向廟行之正面展開分進。在困難的地面上，小河流交叉着，泥田迂迴着，鋼鐵的坦克車，只得擱置在後方休息，於是灰色紅點的飛機數十架，掩護着步兵前進。工兵冒着彈雨，在先頭引導，用黃色藥來爆破我軍的鐵絲網。三生的七的平射和曲射砲，牠們加緊的放射，來壓迫我軍陣地的機關槍火。在這些鐵鞭似的摧殘下，我忠勇的守兵，隱伏在潮濕的戰壕裏，懷着一顆堅決死守的心，來應付他們暴力的鐵鞭。

在某一個時期裏，正面的大小麥家宅，被敵人的步兵突破，一時風雲變色，戰場上空氣緊張到二萬分。我軍後方的援隊，用最速的跑步，到前線增加，同時在兩翼又派出重兵，作包圍的企圖。敵人奮勇前進，表現了念八日以來所未有的攻擊精神，但太陽在砲火下隱藏的特別快，仗恃利器的敵人，又陷入進退爲難的境地，天然夜幕掩護着我軍的躍進，回圓的手炸彈，和鋒利的刺刀尖，贈給敵人不少。一陣子犧牲，敵人的陣線搖動了，在黑暗中砲火下，他們開始背進，數百名收容隊，在一個臨時的防禦戰壕裏，向我追擊部隊，作最後犧牲的表演。

這好像慘敗在開始，那天夜裏，住在電光閃爍的上海市裏的老百姓們，也似乎知道倭兵有點異樣。北四川路上一陣子緊張，變而爲弛緩我軍的砲彈，都在準備收退敵人的頭上轉繞。許多的人在歡喜，總以爲第二天早上，就可北四川路上，看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徽飛揚。那知道一夜的良機，在我軍的眼前白白的失掉，敵人的收容隊，勇敢的堅守，天明時太陽式的軍旗下，引導着七八千的健兒，又重新作第二次的攻擊。

敵人渡過了難關，殘餘的第九師團，又混合上新到的生力軍，（十一師團）從正面得來的教訓，產生了迂迴的側擊手段。於是廟行的南面，江灣鎮的左後方，在塘東宅的地方，敵人的砲彈和炸彈開始演奏了。我軍的傷口永久是隨着敵人轉移的，排山倒海似的砲彈，遏止不了我軍的愛國心，敵人

躍進的勇氣，在兩點般的槍彈下，盡量的發揮。同時我軍的勇氣，也就暴露了，呼喊突擊，一時大地上都蒙上一層慘淡的烟塵，彷彿是告訴人們說：神聖的戰場，只有熱血的人纔能來享受的。

不久，在夜幕的網裏，攻擊塘東宅的敵人，又告一死的段落。美麗的大場，在他們的靈魂裏消逝。但植田有經驗的腦海裏，仍然認為攻這一點有利。的確，江灣和廟行的當中，如果被敵人突破，我軍很容易陷入絕境裏，所以植田不惜兵力，再作第三次的總攻擊。

兩萬精壯的敵步兵，分成三個縱隊，同時向竹園墩，小場廟，江灣，三處攻擊。主力是在小場廟約一萬人，又同樣的使用重砲飛機，企圖填埋我軍陣地。並配備大部隊的騎兵，在兩翼活動，於是牆壁般的砲彈，引導着一排排的步兵前進。在上午十點鐘的時候，我軍的陣線似乎有點搖動，在敵人殷紅色的血花裏，向後退了幾十米遠，只等到暮色沉沉時，我軍的陣線一變而強烈，兩翼的陣地，給敵人一種側面擊的槍火損害。這時死的途徑裏，又現出了光明，肉搏衝鋒，都在許多的灰色健兒手裏躍出，結果肉搏不敵軍魂，他們又後退了。

在兩個師團的兵力，兩百架的飛機之下的我軍淪陣地，在記者發稿時，(夜十一時)敢自信的講一句，安然無恙。所以敵之皇軍無可奈何裏，又得等大批的援軍，再作大舉，或大犧牲，我軍沉毅的抵抗，使敵想不出好的辦法，牠打算將小場廟的攻擊部隊撤下，都不可能。因為我軍出擊的心情甚為熱烈，如果一撤，我軍即追蹤而進，不得已，只好雙方挖壕而守。但我軍更進一步的相逼，前哨陣地和敵人的前哨陣地，相距不過二百米遠。這麼一來，在這一線的守兵，減少了許多的重砲和飛機的損失，雙方嚴陣而待，只有後方多吻幾枚重砲彈。

又第五軍參謀處長張輝，所述該軍廟行之役戰鬥經過情形云：

本軍所轄八十八八十七兩師及軍校教導總隊獨立砲兵第一團山砲營，於二月十六日奉令接替十九路軍防務，担

；並以一部在獅子林砲台南北兩洞，江川沙口瀏河口楊林口七丫口担任沿江警戒。當令八十八師担任由江灣北端經廟行鎮周巷至蘆蕩浜南岸之綫。八十七師二百六十一旅(宋旅)担任胡家莊沿蘆蕩浜北岸經曹家橋至吳淞西端之綫。(該旅係先於二月十四日接防)教導總隊(缺一營)担任獅子林南北兩洞川沙口瀏河口楊林口七丫口沿江一帶警戒，於十八日先後接替完畢。同日奉令為左翼軍指揮官。(蔣軍長廷緒為右翼軍指揮官)吳淞寶山獅子林要地地區請蔣委蔣照珩(一百五十六旅)正副司令，亦歸本軍之指揮。軍部設在劉家行

二十日，上海和議破裂，敵自本日拂曉起，開始向我進攻。敵飛機機隊成羣，在我陣地附近及陣地後方，到處投擲重砲炸彈；海軍砲及重砲，亦集中向我吳淞廟行鎮一帶陣地猛烈射擊。敵步兵則藉飛機砲火掩護，向我攻擊前進，激戰甚烈。我官兵戰戰兢兢，沉着不動，俟敵步兵接近，則以手榴彈步機槍迎頭痛擊；繼以衝鋒肉搏，血戰兩日夜。敵死傷枕藉，不支而退。至二十二日，敵復傾其全力繼續攻我廟行鎮以南陣地，意在突破我陣地一點。是日上午九時，我廟行鎮以南八十八師五二七團第三營(營長陳振新當場陣亡)大小麥家宅陣地，因受敵砲火及飛機轟炸，工事被毀無遺，遂被敵突破一段，軍長得報後，當即親率教導總隊，(缺一營)赴馮家宅八十八師師部指揮策應；並令八十七師二五九旅(孫旅)向廟行鎮增援，令守蘆蕩浜北岸，宋旅長率兵四營，由紀家橋渡河抄襲敵之側背，令俞師長率部對敵突破地區施行反攻。我六十一師張副師長亦率兵兩團，由竹園墩出擊。敵被我三面夾擊，倉皇潰退，僅一小部殘留於金調宅(按即金穆宅)大小麥家宅一帶，頑強抵抗，入夜不退。經派隊包圍解決。敵數日來企圖突破我陣地計劃，至此遂告完全失敗。是役敵意在猛勝，其主力專攻我廟行鎮以南陣地，為數約在一萬五千以上。雙方激戰之烈，為開戰以來所未有，敵更以飛機大砲，轟炸我吳淞獅子林砲台，我大小砲位多被毀壞，陣地工事，亦隨築隨被毀壞。幸因我官兵沉着應付，敵未得逞，而廟行江灣間我陣地前方，敵尸山積，其損失之大，可以想見。我八十八師傷亡亦鉅，饒旅長倫禮，陳副師長齊民均重傷，營長傷亡六員，連排長傷亡九十餘員

，士兵一千餘名，我八十七師亦傷亡官兵六百餘人。

又第五軍第八十八師廟行之役戰鬥經過報告云。

本師陣地自接防以來，即由各級官長嚴厲督率，晝夜構築工事。但因材料缺乏，故仍未築完。敵於二十日上午九時起，先向我右翼小場廟家宅間之警戒陣地猛力搜索，並用砲擊；同時敵機三五成羣，在空中用機槍掃射，拋擲重砲炸彈，及施放信號，作為其砲兵射擊目標。繼有步兵千餘人，在其砲火掩護之下，向我警戒陣地前進，斯時乃以猛烈砲火，向我本陣地全線攻擊；尤以廟行鎮及大小麥家宅為其集中火力地區。經我警戒陣地守兵沉着應戰，頑強抵抗，至下午二時，逐漸退回。本陣地見敵之主力，約二千餘人已行展開，進入攻擊準備，位置向我右地區第五二三團小場廟陣地前進。我陣地守兵，早有準備，沉着應戰，敵衝鋒數次，均被擊退，死傷甚多。後經我陣地守兵出擊，乃狼狽退去，至夜間十二時前後，將警戒陣地完全恢復。同日我右翼六十一師守備江灣鎮之部隊，與敵戰亦甚激烈；我左翼八十七師宋旅沿蘆蕩浜北岸陣地較為沉寂。據報本日向我陣地進攻之敵，為「金澤第九師團」所部，希圖中央突破。計不得逞，受創甚巨，我亦傷亡官兵五十餘員名。

二十一日據蘆蕩浜逃回難民報稱：敵人大部隊於本日夜向我陣地正前方廟行鎮江灣之間集結，甚為忙碌，同時接得右翼友軍之通告，在江灣鎮之瞭望哨，亦見有敵之密集部隊約千餘人，向我陣地方面移動。當防陣地官兵加緊修築工事，增構交通壕，妥為戒備，嚴密搜索，以便迎頭痛擊。敵果於拂曉五時，先以砲火向我陣地猛烈射擊，毀我工事，斯時日敵機亦早出偵察轟炸，意欲使我後方部隊不能活動，繼又用步兵向我警戒陣地逼進，我守兵堅忍抵抗，始將其先頭部隊擊退。待至上午七時，敵在其優勢砲火掩護之下，以密集部隊，縱深重疊配備，意欲一舉攻我本陣地，前仆後繼，節節向我逼進。我警戒陣地守兵，不得已退回本陣地，沉着應戰。斯時我右地區陣地與敵相距百餘米，激戰甚烈；繼見其另以一部向我五二七團第三營家宅陣地猛烈攻擊，並在兩方面：有敵之密集部隊一團以上之兵力，預料必為敵之總預備隊，當以我右地區預備隊使用將盡，乃飭師預備隊第

五二八團(欠第二營)向前推進，相機策應，準備出擊。同時獨立砲兵第一團第一營(欠第三連)開至前方，歸本師指揮。筋抽派山砲一連，至李家橋歸左地區指揮官指揮，向敵行有效之射擊。其餘暫在重江宅待命。及至上午九時，戰事漸趨激烈，敵以砲火延伸距離，射擊我陣地後方要點，以步兵全力向我陣地衝鋒十餘次。陣地工事，雖多毀壞，但我守兵奮勇抵抗，斃敵甚多。繼乃令我兩行鎮守兵由左側出擊，敵漸不支。相持至下午十時，敵乃用暗夜退去。仍將我警戒陣地恢復前進搜索保持與敵接觸。斯役我官兵均能堅忍力戰，敵慣用其砲火及飛機之威力，至其步兵，僅恃自動火器之射擊，衝擊力甚為薄弱。戰鬥結果，計傷亡官兵三百餘員名，彈藥消耗亦不少。

二十二日據各方面報告，及迭日觀察敵軍行動，敵擬於日內以全力向江灣廟行之間實行總攻，希圖中央突破，再抄襲我南北吳淞之友軍，我方洞燭其隱，故特充分準備，以便迎頭痛擊。本師為整頓部署準備摧破敵人起見，特重行區處如左：

- 一 左地區守備兵力及位置仍舊。
- 二 右地區守備兵力以五二三團與五二七團分任之第一線，守兵務求節約，最多不得超過三營；由旅長倫體適宜區處，重行部署。山砲兵一連，仍歸該旅長指揮。
- 三 第五二八團(欠第二營)位於水車頭顏家宅附近，幹部教育總隊工兵營仍在現位置，作為師第一預備總隊。第五二八團：位於李家樓王家街附近，作為師第二總預備隊。並構築由李家樓至胡家莊沿河一帶之工事。

部署既定，敵果於上午一時起，以「第九師團」及「久留米混成旅團」主力，乘夜間向我陣地開始攻擊。先向我五二七團第三營大小麥家宅陣地襲擊，為我前進部隊擊退。至上午三時敵乃集中砲火，向我陣地猛烈射擊，總計發射五六千發以上，均命中我第一線工事附近。是以陣地工事全毀，而官兵死傷尤重，然士氣甚佳，終能沉着應付，適逢拂曉大霧，敵乃以全部兵力縱深重疊配備，向我陣地逼進。以五二

七團第三營麥家宅陣地為其攻擊目標。經我守兵沉着臨陣，猛烈射擊，戰鬥漸趨激烈，敵我傷亡均多。彼仍前仆後繼，節節向我衝鋒，反復肉搏，混戰至上午八時，卒以該營營長陳振新陣亡，各級幹部亦傷亡殆盡，兵力薄弱，不能維持，遂被敵將麥家宅陣地衝破一點。來勢甚猛，頗為危急。團預備隊增援無效。方聞緊急報告時，師長一方面嚴令兩行鎮守兵及趙店宅守兵死守要點，以待恢復，一方面令該旅旅長團長乘勢反攻，奪回陣地。於是該旅旅長親率黃團第一營準備與敵肉搏，揮白刃衝鋒；該旅長躬自前趨，勇敢逾恆，甫達陣地，重傷胸部，猶復留在陣地督戰殺敵。此時我李副師長延年率領工兵營一部，又五一八團第三營趕到，隨即佔領塘東宅瓦廟行鎮之線，包圍突入之敵，戰事至為激烈。工兵營營長唐新陣亡，陳副旅長普民受傷。師長親率少數幕僚及五一八團之一營，到顏家宅督戰，士氣激發，精神百倍，以數倍於我之強寇，乘其方張之勢，終未能擴張此陣地之突破口。當時我將士酣戰苦鬥，奮勇抵抗之情形，可以想見。斯時

張軍長亦親至馮家宅師司令部指揮一切。敵見攻擊頓挫，乃將所有駐滬倭寇悉數增加來援。但我官兵一面奮勇抵抗，一面即在現地構築簡單工事，精神愈奮，守禦益堅，敵人衝鋒十數次，均被擊退。迄於日暮，敵終無如何。旋奉總指揮電諭：頃據上海消息，敵之預備隊全數用盡其形恐惟有準備總退却模樣，我為一網打盡聚而殲之之目的，利用黃昏避敵機之觀察轟炸，從左右兩翼包圍抄襲之。左翼八十七師宋旅長希濂率兵四營，強渡蕪湖濱河橫擊敵之側背，右翼我六十一師張副師長炎率兵兩團，由右翼趙店宅出擊，迂迴敵人側背；同時我正面部隊奮勇反攻，則合圍之勢既成，乃前後夾擊。於夜十一時，將敵擊潰，死傷甚多，軍需品遺棄滿途，分頭狼狽逃竄，僅留一小部在麥家宅陣地，期圖負隅頑強抵抗，使我出擊部隊，不便窮追。但斯役敵之「第九師團」及「久留米混成旅團」精銳，傷亡殆盡。據報：倭寇傷亡，計有三四千名之多，無力反攻。急電求援，全線漸趨沉寂。乃飭孫旅長元良負責解決大小麥家宅殘敵，各部隊趕速整頓部署，修補工事，補充彈藥掃清戰場，保持與敵接觸。總計斯役敵以全力繼續攻擊三晝夜，尤以二十二日戰鬥自上午三時

起迄至夜十一時止，反復肉搏歷二十小時之久，雙方激戰之烈，為自開戰以來所未有；幸我官兵均明大義，奮勇爭先，努力殺賊，始終不懈，得以摧破頑敵，使其無可再乘之能力。是役本師官兵傷亡二千餘員名，戰鬥之慘烈，為開始以來所未有。茲將各旅團長重要報告，及是役所奉恢復陣地之命令，及師長所下恢復陣地命令，摘錄於後，以資參考。

一、據右地區第五二三團團長豐法本(廿二日)先後報告，節述如左：

一 本團因昨(廿一日)戰鬥經過，第一、二、營傷亡頗大，已於昨(廿一日)日夜七時許令五二七團第二營派兵兩連，接替第二營金家塘至竹園墩一段陣地，其餘兵力部署如左。

第一營担任嚴家橋前郭家宅(不含)之線陣地，第三營担任前郭家宅(含)後郭家宅之線陣地，第二營担任後郭家宅(不含)經小楊廟至金家塘之線陣地。

山砲連榴砲連移至蘇家園附近佔領陣地，團部仍在竹園墩右側。

二 本(廿二日)拂曉戰鬥至現在迄未停止，戰况之激烈，為從來未見，當戰至午後三時，敵衝鋒愈烈，飛機炮火，猛烈轟擊，第二、三、營陣地多被炮毀，官兵傷亡四百餘人，但士氣甚壯，陣線極為鞏固。同時第一營陣地，亦發生激烈戰鬥，經我奮勇抵抗，斃敵甚多，不得稍退。我亦傷亡官兵百餘人，乃令附屬之工兵第一連增加第一營陣線，以厚實力，結局陣線均無變動，本(廿二日)戰鬥損壞重火器甚多，全團祇有可用機槍兩三架。

二、又據右地區第五二七團團長覺民報告摘錄如下。本團第三營陣地前方，敵於二十二日上午一時，乘夜偷剪鐵絲網，被我察覺即以機關鎗擊退。復於上午三時，使用強烈砲火，向我陣地猛攻。拂曉之際，天霧彌漫，攻擊益烈，激戰至上午八時，卒以工事被毀，幹部傷亡殆盡，曾被突破一點，當親率第一營增援，並報告旅長。斯時敵火非常猛烈，以致增援部隊，亦復傷亡過半。

同時第二營正面，敵亦向我猛撲，經該營沉着射敵，敵終不得逞，斃傷甚衆，而我營長傷二員，營附陣亡一員，負傷一員，其餘共傷官兵八百餘人。

三、又據左地區指揮官楊旅長步飛報告摘要如下。

由江灣至軍工路一帶來攻之敵，於昨(廿一日)上午經五二三團擊潰後，仍圖死恢復，有在江灣廟行間突破一點，以達其迂迴之企圖。遂於今(廿二日)午前三時許，利用黑夜，約三四百人，由孟家宅一帶，接近我麥家宅至廟行鎮之線之陣地，經我警戒兵察覺後，當即極力驅逐。但因敵之兵力，數倍於我，復藉重砲掩護，逐漸逼進我陣地。當經五二四團之二三兩營，奮勇抵抗，敵乃傷亡枕藉，卒不得逞。同時敵機十餘架，翱翔助戰。至上午八時，我五二七團第三營麥家宅陣地因守兵傷亡過多，正面不能維持，被敵突破一點，遂使我廟行陣地五二四團之六八兩連受敵側擊，損害甚大。值此時機，形勢異常危急，乃嚴令何團長凌霄，決心死守廟行鎮，以待反攻。恢復陣地之機會。雖守兵陣亡殆盡，仍始終固守。當調楊旅長五二八團第三營，由黃團長率領，跑步前進，截擊佔據麥家宅陣地之敵人外，即親赴廟行督戰。上午十時，復調張家橋五一八團，第三營加入正面，迎頭痛擊，予敵以重大打擊，敵見突破點既不大擴張，乃於下午零時二十分，遂又增加部隊約千餘人，向我左翼廟行鎮周巷之線猛攻，希圖奪我廟行鎮要點，我復令野砲隊之五二八團第二營增援周巷之線，戰鬥至為激烈，敵我損傷甚多，酣戰既久，軍心益固，抗戰至下午三時，據報我總隊派方面來旅之出發部隊，已進展至北沈家宅之線，急令正面反攻。敵以側背受敵，遂漸形撤退。計斯役斃敵千餘人，而我五二四團傷亡官兵亦達四百餘人。

四、張軍長是日下午五時所下恢復陣地命令要旨如左。

- 一、被敵突破之陣地，限本(廿二)晚黃昏左右恢復。
- 二、陣地恢復後，江灣鎮北端至廟行鎮(不含)南端之線之陣地，由八十八師担任，廟行鎮(含)至蔡家宅之線之陣地，由我二五九旅担任，並受旅師長指

五、師長基右命令要旨，即決心先解決當面麥家宅之殘敵，然後再整理陣線，當即下達命令如左：

一、頃奉

- 將總指揮官電本，(廿二日)為敵總攻日期，經我軍極力抵抗，斃敵甚多，而預備隊已用盡，潰亂不堪，似有總退却之模樣，刻已令飭各師相機出擊，歷迫於黃浦江畔而殲滅之；我第六十一師一二二旅第四團之一營，已出擊至孟家宅附近，對於盤據大小麥家宅之殘敵，已在包圍中；
- 二、本師擬俟陣地恢復後，整理陣線，並相機出擊，完全解決該敵，再回原陣地固守之；
- 三、着第五一八團及五二八團由孫旅長指揮，限今(廿二)晚解決大小麥家宅之敵人，再向孟家宅方向出擊；
- 四、陣地恢復及出擊奏效後，其兵力部署如左。
 - 一、江灣鎮北端至廟行鎮(不含)南端之線，為右地區，楊旅長步飛為指揮官，以五二三團與第五二七團担任之；
 - 二、廟行鎮(含)至蔡家宅之線為左地區，孫旅長元良為指揮官，以第五二九旅全部擔任之；
 - 三、五二八團及教育總隊工兵營為師預備隊，調回塘東宅顏家宅待命。

又第五軍第八十七師第二百五十九旅廟行之役之任務暨接敵開始戰鬥經過報告云：

一、本旅於二月十七日午後六時，奉 軍長命令移駐火燒場董陸宅附近為師預備隊。全部於當晚十一時到達目的地完畢，計第五一七團駐火燒場，南潘涇，小朱宅一帶。第五一八團駐董陸宅楊木橋一帶。旅部位置于小朱宅。第五一七團第一營於本(十七)晚十一時赴廟行鎮第二六一旅旅長指揮。

- 二、江灣廟行間敵時向我陣地襲擊，我第八十八師預備兵力已完全增加至第一線。
- 午後十時。接石團長報告該團全部已遷中興宅，孟灣附

近。並向在馬橋宅之俞師長確取連絡。

二月十九日日本旅各團仍在原位等待待命。惟敵飛機大砲甚活動，後方各村均遭敵不時轟擊。午後十時，本旅奉命派兵一連，赴獅子林警戒南開洞，北開洞，並就近歸師司令營務指揮。當命第五一七團派兵一連(第三營第十三連)前往。

二十日敵機更形活動，機聲轟轟如雷。我官兵均望即時參加前線殺敵，以鮮血洗滌國恥。旅長以日來敵機橫行，小砲防空因分制使用未顯效力，二月二十日下午，乃命各團各派小砲一連，由旅組織統一防空，並指定第五一七團第一營營附蔡贊祺指揮。位置于火燒場附近之金家灣一帶。構築陣地，部置已定。即于二十一日拂曉進入陣地，待機射擊。下午一時許，有灰身紅尾敵機一架，自西低空飛來向我後方轟炸。我第一二砲即向該機射擊。僅發三彈，即將其擊落。該機係九九號四型戰鬥機，昭和四年製，上裝機槍二挺，炸彈四枚。機師田中隊長當場斃命，其身上帶護身鋼牌一塊，即此一牌，可見日人怕死心理。無怪其攻擊精神薄弱也。自後敵機飛來者咸有戒心，概在高空飛行，擲彈雖多均不命中，徒耗彈藥而已。

自二十日以來，敵猛攻我江灣廟行間陣地，企圖突破。我第八十八師正面，仍在嚴家橋廟行鎮之間與敵激戰中。本旅第五一八團奉軍長二月二十一日午後三時命令，推進至馮家宅東北方之紫塘溝家宅附近，歸俞師長指揮。

二十二日拂曉，敵以極猛烈之砲火及飛機數十架，掩護「久留米混成旅」約五千餘人向我廟行附近陣地猛攻，午前八時，我第八十八師在麥家宅陣地被敵突破一段。本旅原附屬俞師長指揮之第五一八團，於午前九時推進至楊煥橋，塘東宅附近。午前九時卅分，敵密集向廟行鎮突擊，第八十八師在廟行鎮之第五二四團陣地甚為猛烈。本旅第五一八團第三營營長羅折東，率部協同八十八師五二八團第三營向廟行鎮增加，肉搏五六次。斃敵數百名。卒將該敵擊潰，該團其餘步兵兩營。歸李副師長延年指揮，在塘東宅與麥家宅之敵激戰。

本旅除五一八團原附屬俞師長指揮者已參加戰後外，旅

司令部及第五一七團二十二日午前七時尚在火燒場，小朱宅附近，午前八時三十分，奉 軍長電話諭令本旅全部移駐李家樓集結，策應第八十八師。午前九時，命第五一七團全部即速向李家樓移動，時天帶薄霧，敵飛機不甚活動，我軍在運動中損傷極微。午前十時，旅長先乘馬馳至李家樓楊煥橋視察戰況，十一時第五一七團先頭之第二營已到達楊煥橋，其餘於午后一時全部到達李家樓。當令第五一七團團長張世希，指揮該團並附第五一八團羅營（此時第五一八團之他兩個營仍屬八十八師指揮分別使用）負責守備廟行。並恢復廟行前線原陣地。

廟行鎮左右之第八十八師第五二八團，第五二四團因傷亡過多，廟行鎮之紅廟及麥家宅均為敵所佔據。於是廟行陣地成最大突出，守備極感困難。午后四時，旅長同張團長等到廟行火線視察，規劃一切。此地敵我均遺屍甚多我旅官兵士氣極盛，午后七時，敵由麥家宅向廟行襲擊，第五一八團羅營有被圍之虞。當督第五一七團先頭蔣公敏營向廟行鎮增加，極力將敵擊退，午后十一時廟行正面已由第五一七團第二營接替。羅營調回張家橋待命。當調換陣地時，該營半排長林光會，中士班長熊桂生，列兵胡德湘，張玉麟，陳阿志誓死殺敵，雖負重傷而猶不退，壯烈可嘉。

敵攻擊未遂，主力於本晚撤退。其先頭部隊，在麥家宅，金穆宅一帶。右翼我第六十一師張副師長，率兵兩團於午后十一時向孟家宅攻擊前進中。左翼我宋旅步兵四營，於十一時攻佔北沈宅，刻正向南沈宅攻擊前進中。

當決定令第五一七團（附第五一八團羅營）對廟行當面之敵本晚協同各友軍相機出擊，收復廟行前線原陣地。第五一八團派部收復麥家宅陣地。

午後九時三十分，第五一七團（附羅營）開始攻擊前進，時廟行最前線我軍陣地內，尚有敵三百餘名佔領。激戰一時，斃敵數十名，我軍奮勇肉搏，於午後十時敵狼狽向金穆宅竄去。我軍遂佔領廟行原陣地，是役第五一七團第五連少尉排長王建方，第二營少校營附甘霖，第八連服務員周先覺，第五一八團第四連少尉排長涂南廣，第二營少校營附陳武軍，第十一連連長朱明悠，少尉排長江錫良，第三營副官孫理

堂等負傷，士兵亦傷亡五六十名，敵因已入我鐵絲網內，退去匆忙，為鐵絲所障礙，被我擊斃百餘名。敵傷兵大多數均掩護救下，亡者一部抬去，一部傷亡者仍放棄於我陣地前。內中因傷未及逃之倖敵，呻吟呼叫不已，叱咤之則支吾喃喃為「老百姓」，再四詢問，則不能答。俟我士兵接近，則早已棄出其所所有之武器，納諸頭頂以待我軍之收繳，其畏死如是。

第七連士兵在離敵小隊長身畔卸下圖章一只，內裝上海市詳圖，上海巷戰要圖，上海附近詳圖，江蘇省詳圖，山東省詳圖，敵軍（指我軍）兵力配備詳圖，上海日軍聯隊編制官長姓名一覽表等件，於此可知日軍平日準備之充裕。此役我軍傷亡十餘名，斃敵約七八十名，繳步槍三十餘支，日旗兩面，其餘圖章等零星軍用品甚多。

午後十二時，第五一八團組織奮勇隊，以七連長吳紹文為隊長，自塘東宅向麥家宅敵陣地正面攻擊。一部由塘東宅右前方沿河通過橋樑襲擊敵前哨陣地之側背。因敵陣地前之小橋為射擊目標，我奮勇隊傷亡甚多。有十餘名衝過小橋，直趨敵前哨陣地，獲敵太陽旗一面，因正面部隊被小派所阻不能前進，即留於敵陣地前為敵發覺，機槍猛烈射擊，致奮勇隊傷亡七八十人。隊長吳紹文負傷，攻擊未能得手退回塘東宅原陣地。

二十三日午前七時至九時，敵第九團師（二十二晚接防久留米混成旅）約千餘人，並以飛機及猛烈砲火掩護之下，向我廟行陣地衝擊。我第五一七團第二營守兵沉着應付，俟敵接近我陣地前，機槍自動步槍猛力掃射，敵不支向我右翼潰退。此役敵傷亡百餘名，敵向我廟行正面攻擊未得逞。

午前十一時二十分，敵約七百餘人，復在飛機砲火掩護之下由麥家宅向我廟行陣地側擊。第五一七團第二營遂成包圍，旋得張家橋之羅營迅速馳援協力擊退。午後六時三十分，敵砲擊廟行鎮地甚烈，傷十餘人。

又第五軍第八十七師第二百六十一旅廟行之役臨瀛派守備及出擊經過之報告云：
植田謙吉向我旅軍長提出最後通牒，要求我軍退出租界

北二十啓羅米達以作中止戰鬥行為之條件，經我方嚴詞拒絕後，敵于二十日晨即開始以陸海空軍向我軍全綫總攻，計新日射落於我軍陣地上之砲彈，不下二三千發。飛機投擲下之炸彈，亦不下百餘枚。幸我陣地已構築強固，故所蒙之損害可云極微。敵步兵於其砲火之掩護下，曾一度企圖渡河向我攻擊，均被我壕內散兵奮勇擊退。二十一日在我五二一團陣地飛上翔投彈之敵戰鬥機一架，被我小加農砲擊傷，落於火燒場附近，機師受傷殞命，機身毀為數節。上書有大正四年字樣機上日裝有機關槍及未爆炸之炸彈數枚。

二十二日午前十時我左翼八十八師正面廟行附近陣地被敵突破，本旅奉令以火力向敵側射援助我八十八師之反攻。第以隔河射擊效力甚微，旅長乃向軍參謀長建議，願以本旅主力渡河出擊，攻襲敵之右側背，時我蔣總指揮已令六十一師之一旅由江灣方面向敵左側繞攻，我方如能從左右兩側向敵行強大之威脅，敵萬難久支。旋此項意見，蒙軍長採納，隨即從事出擊部署。除以五二一團第三營仍留河北岸担任由紀家橋至吳淞附近之沿河警戒，五二一團第一營推進至紀家橋附近為旅預備隊外，其餘四營悉數渡河，編為出擊部隊，以五二二團全部為出擊主力，以五二一團第二營為左側翼掩護部隊。時在河南岸之敵，分散據守于齊家宅、楊家宅、趙家宅、東北孫宅、南北孫宅、西港、西灣、中心巷者為數不下三四千人，且於各村村落外緣均構築有強固之工事，配置多量之輕重機關槍扼守。旅長部署畢，即令各出擊部隊於正午十二時，分由紀家橋周家宅兩處，用民船強行渡河。時敵機十餘架，集中該兩渡口，竭力轟炸，而我官兵踴躍爭先，無稍畏縮，一時許，擔任側翼掩護之五二一團第二營，已將趙家宅、楊家宅之敵驅逐佔領，并向廟中橋東齊家宅之敵威力壓迫，同時五二二團一二兩營，亦先後將齊家宅、唐家宅、於家宅、西港、西灣、東北孫宅各處之敵驅逐佔領，并續向中心巷、北孫宅之線攻擊，前進。三時許，戰鬥轉劇，蓋廟中橋中心巷、南孫宅、金母宅各村，均有敵大部兵力扼守，且憑藉工事及障礙物，利用優勢之火力，頑強抵抗，不肯退後一步。我官兵一衝再衝，前仆後繼，卒於血肉橫飛、白刃縱橫中五二二團第二營將廟中橋、王家宅、東齊家宅之線佔領。同時五二二團亦攻克中心巷。

并向金穩宅南孫宅之敵繼續猛攻。四時敵之二十四聯隊一大隊，向我左側翼反攻，被我擊退。六時，已漸黃昏，敵空軍已失去活動能力。我五二二團一鼓作氣，旋又將南孫宅之敵攻破。敵狼狽逃竄斬獲甚多，且奪獲敵朝日新聞社隨軍記者旗幟一面日本旗一面，背囊數十個，步槍十餘枝，平射砲彈數箱，通訊機數隻，及輜重甚多。隨即跟蹤追擊又將金穩宅之敵重重包圍。斯時敵軍之在該村內者，已成困獸之鬪，我官兵與倭寇白刃撕殺，奮勇倍加，且以節節勝利之後，士氣益旺，故戰鬥之烈，罕有倫比。加以又接軍部電話，謂敵全線動搖，有於本晚總退却消息，我官兵聆悉之餘，歡欣若狂，大有一鼓即可直搗黃浦江畔之氣勢。惟此際敵軍雖危險萬狀，然猶負隅頑抗，同時我友軍八十八師被突破之陣地，業已因左右翼之猛烈側擊，及五二九旅之援助而恢復，且有進展。十時，奉令以本旅策應友軍之任務業已達到，命留少數兵力，與敵保持接觸，以主力仍退回蘆藻浜北岸原陣地扼守。十二時左右，遂令以主力撤回北岸，以一營固守既得之地區。斯夜撤退時，士兵中有血性慍直或未明瞭任務者，多喧嚷我們為何不繼續進攻。我們甯死不退等語，士氣之壯直，令人可泣可歌也。計斯役陣亡陣傷官兵五百餘員名，擊斃敵人亦約相等。

關於兩行之役事前我軍陣地之配備，據蔣總指揮沈光甫二月十六日午後十二時在南翔總指揮部所發之命令，有如下述：

命令二月十六日午後十二時於南翔總指揮部

一、據報敵「金澤第九師團」及「九留米第十二師團」之一混成旅團，由敵第九師團長植田謙吉揮指，於十四日全部到滬，總數約三萬人，連合敵海軍陸戰隊之殘部，企圖進佔我吳淞及上海南北市。

二、本軍以保護國土自衛之目的，擬佔領南市龍華北新涇真茹開北江灣吳淞寶山月浦鎮之線，保持主力于鐵道以北之地區，迎擊由開北江灣吳淞方面來犯之敵。待機出擊，壓迫於黃浦江畔而殲之。

三、右翼軍應佔領由南市龍華北新涇真茹開北江灣之線，保持主力於真茹大場鎮之間，迎擊當面之敵，待機出擊。

壓迫之於引翔港方面而殲滅之；須以一部有力部隊，死守南市龍華作全軍右翼之據點，其詳細之兵力部署，應如下所示方針規定之：

一 八十八師獨立旅擔任警戒南市龍華虹橋真茹北新涇河以南之線；（河屬之）須以有力部隊死守南市龍華為右翼之據點。

二 七十八師（缺翁旅之四五兩團）擔任警戒北新涇河以北真茹家渡沿中山路真茹鎮之車站真茹鎮車站北端之線，主力控置於真茹鎮西方附近，相機迎擊當面之敵，及策應六十師。

三 六十師佔領北站開北八字橋江灣南端之線，主力控置於中央，迎擊江灣當面之敵，乘機向虹橋引翔港方面出擊。

四 六十一師為右翼軍預備隊，集結於大場鎮西南一帶應以一部死守江灣鎮。

五 作戰地境，暫不規定，惟各師之左右翼，應與隣接師切取連絡為要！

四、左翼軍應佔領江灣北端真茹鎮東端蔡家宅胡家宅曹家橋之線，主力控置於大場鎮北楊行鎮南及劉家行之間，迎擊由江灣北方地區來犯之敵乘機出擊，向殷行鎮附近壓迫敵人於黃浦江畔而殲滅之；以一部在羅店瀏河小川沙方面担任江面之警戒，相機策應吳淞。

五、要塞地區，須以有力部隊乘機進佔張華浜車站，萬不得已，則死守吳淞寶山之要塞，以為全軍左翼之據點，歸隊軍長指揮。

六、作戰地境：左右翼軍——以沈家行鎮——江灣鎮——大場鎮之線為作戰地境。（線上屬右翼軍）

七、航空隊須努力妨害敵機之活動，而掩護本路軍之作戰，如能做到，則努力操擊引翔港附近之敵飛行場，及其砲兵陣地。

八、上述各部，須於明（十八）日午前三時以前完畢一切之戰鬥準備。

九、通信及連絡：

一 交接防務時，須將已成之線移交，電話機則自行裝卸。

二 以電話為主，各師應遵照前令及作戰計劃辦理。

三 補給。

一 糧秣仍遵照前令，每師自行準備半個月量。

二 彈藥總庫在南翔。

十一、衛生事項。

一 各師應在前線開設野戰病院。

二 南翔由軍政部設傷兵收容所。

三 總病院分設蘇州常州南京杭州。

十二、余在南翔。（後略）

第七節 八字橋血戰

植田之下令總攻，江灣注重兩行，開北則以八字橋最劇烈。自二月二十日起，至三月一日，前後進攻凡六七次；我軍浴血應戰，屢予倭敵重創，八字橋頭，血飛肉舞，極盡人間慘象。既述兩行之役如前節，再將八字橋戰蹟一述。

二月二十日晨八時許，敵以坦克車甲車等各十餘輛，分兩隊向天通庵路及八字橋方面進攻，並有步兵兩隊，每隊約兩千餘人，尾於車後，向前推進。我軍在八字橋方面者，以手機關槍迎擊，並以手榴彈毀其鐵甲車，使不能前進，然後以手機關槍向敵軍衝鋒，敵死傷頗多。雙方正混戰時，敵飛機數架，在空中投擲炸彈；然所投者，多中敵軍自己部隊，飛機在該處助戰者，完全不收效果。

是日戰事極為猛烈，終日未停。敵軍千餘人，雖以坦克車念四輛掩護，向我軍防地衝鋒，經我軍以機關槍掃射，手榴彈擲擊，兼有地雷為助，相持片刻，終不得逞，當為我軍炸毀坦克車四輛，斃敵五百餘人，敵軍大敗。上午十一時，激戰最為猛烈，砲聲每刻鐘敵方必發十餘響，我軍亦相機以迫擊砲還擊。午後二時前，雙方接觸稍緩。三時後互趨猛烈。敵方因畏我衝鋒受挫，故仍據原防挑戰，槍砲聲緊密，與晨頗相伯仲。我軍毫不動色，沉着應戰，損失極少。不久，八字橋西寶興路狄思威路等以南之各處日軍，被吾軍以極猛烈之砲火攻擊後，遣派大隊士卒，向前衝鋒，但日軍早無鬥志，全線動搖，至六時許，最前線受我軍壓迫，直退至平涼

路。虹口之日軍司令部，被吾軍砲火射中，頓時焚燒，烈燄冲天。是日敵軍向八字橋方面全力進攻，卒歸失敗，且狼狽不堪。

二十二日晨拂曉，日軍於攻廟行江灣後，又分重兵向我八字橋進攻。計有陸軍五千餘名，利用鐵甲車迫擊砲機關槍在前衝鋒，我軍奮起迎擊，手榴彈機關槍同時並發，當即斃先鋒數十名。嗣敵軍又繼起猛衝，前仆後繼，終以我軍砲火猛烈，未為所退。我軍即於斯時反攻，與之肉搏。雙方機關槍迫擊砲，全失效用，我軍出沒敵陣間，銳不可當。但見我軍到處，敵兵東倒西傾，血花四濺，我軍愈戰愈勇，敵軍已無抵禦能力，乃漸漸向虹口花園方面潰退。我軍乘勝追擊，沿途在靶子場，施高塔路，又起激戰。但敵氣已餒，稍抗即潰。至下午三時許，我軍已達狄思威路。我後方部隊，亦呼應而進，至四時許，我軍最前線，達五州路，至六時許，已趨虹鎮，於是該路日軍陣線，全部被我軍擊潰。同時寶樂安路突起大火，虹口一帶，日軍秩序頓時大亂，狼狽逃竄。在八時許，日軍沿吳淞路，閘行路，向浦江方面敗退。

日軍攻八字橋兩次慘敗，不敢以步兵前進，故二十三日，雙方不過零星小戰。二十五日，敵又向閘北施劇烈攻擊，以重砲轟炸八字橋陣地，我軍異常沉着，間亦以大砲還答。二十七日清晨，八字橋方面敵軍，突開放十五生的以上口徑之大砲，向我軍正面轟擊，砲彈落地，即爆發燃燒，破壞我軍陣地後方房屋。我軍鎮定萬分，絕不慌張，潛伏壕溝，不予還擊。敵軍共發數十砲，多毫無標的，彈落荒地。繼即以機關槍小隊，向前挺進射擊，我守兵俟其前進至相當距離時立刻施行密集射擊，彈如雨點，敵憤憤退去，最後又行斷續之發砲，不過虛張聲勢而已，同時敵人飛機兩架，在我陣地上空盤旋視察，但終不得逞。我軍是役亦調集重砲，向敵轟擊，敵軍傷亡約二百餘人，共載八卡車，由白俄駕駛，開往雁山碼頭，並命碼頭苦力搬運下車。大多數傷兵，均被我大刀隊所死，血肉模糊，不忍一觀。

二十九日，日軍已不能耐，竭其全力，作困獸之鬥。是日閘北方面戰事，除八字橋外，青雲路一帶，亦頗猛烈。八字橋敵軍，自晨至夕以大砲為掩護，進衝凡四次，均經我軍

擊退，綜計敵死傷在五六百以上。晨八時至十時，敵方鋼砲迫擊砲過山炮等，約近百門，全力攻擊，每小時向我軍陣地發射三百四十響，且多係硫磺彈。兼時以飛機盤旋我軍陣地，偵察發砲。惟敵砲發射，多落於我軍之後方，故八字橋附近民屋，經敵砲射擊硫磺彈，着火甚多。當上午九時，敵以鐵甲車六輛敵軍千餘人隨車進攻，時我軍士氣奮發，人人抱必死之心，堅守原防，與敵搏戰，一待於短兵相搏之際，手榴彈，機關槍，步槍聲，密貫不絕，甚至以刺刀殺敵。敵鐵甲車經擊壞一輛，同時我軍迫擊砲鋼砲，向敵射擊，燬敵砲多門。敵軍於死傷重疊之際繼續搏戰，卒不能不退原防。十二時敵軍復攻，用鐵甲車八輛衝來，飛機十二架，在我軍陣地飛繞。我軍初沉着決戰，繼又起與肉搏，相持半點鐘，敵鐵甲車以不能過我軍戰壕，經我軍擊燬兩輛，不支後退，敵軍亦慌忙退去，離我軍約百碼。午後二時左右，日軍千餘名，又用坦克車三輛，向我軍猛攻，意圖衝入我軍陣線。我軍沉着應戰。日飛機翱翔空中，開機槍助戰。我軍士氣甚壯奮勇抵禦，敵不支，旋即潰退。斯時我軍見敵向後退却，即乘勢追擊，敵死亡三百餘人。至五時左右，我軍已向前進展，衝破日軍八字橋第一防線，然後始退還原防。迨至當晚七時許日軍又在八字橋向我反攻，雙方均用重砲及機關槍射擊，至十一時左右，日軍不支而退。

敵經二十九日八字橋大敗後，本已筋疲力盡，不堪再戰。三月一日，敵軍援兵又到，於是又集中三四千人，於晨九時許，利用其集團砲兵及三四十門之各式重砲，及大批飛機為掩護，作猛烈之進擊。砲彈到處，房屋立時起火，蓋敵軍所用完全為硫磺彈及霰彈也。飛機所擲炸彈，無一彈在百碼以內者，鐵甲車威脅更甚。敵步兵得此最大助力，更乘勢作猛烈之衝鋒。當時我軍見敵來勢過猛，為避免犧牲計，僅以機關槍稍加抵抗。至正午十二時許，我軍即向後撤退約一百米突。一方立即調動大批生力軍，向該處增援。至下午一時許，我軍憤極反攻，良以此處關係全線至重，師長親赴該處指揮，士氣百倍，人人均抱犧牲決心同時動作，以多數之手提機關槍為前導，猛向敵軍陣地衝擊。喊殺之聲，震聞遠近，同時大刀隊滾進敵陣，刀光四射，血肉橫飛，歷一時四

十分之久，敵陣全潰，紛紛竄退，於是遂仍佔原有陣地，並檢獲敵軍機槍數挺，步槍三百餘枝，鋼帽子彈無數。

上海時事新報特派記者，記八字橋血戰云：

記者今天起身特別的早，在陽光照着的中山路上向火線區裏去。春天的景物雖然在砲火威嚴的空間裏，但是也掩蓋不了牠地活潑而天真的生機。記者在顛顛的車廂裏，懷着恐怖心弦，不住在車窗外觀視，上空的鐵鳥，惟恐牠在上邊放蛋。這是到前線去過的人們都領略過這種滋味的。兩個鐵鳥將記者送到一個與鬼為鄰的掩蔽部裏，沉毅果敢的毛師長坐在電話機旁邊和記者談話，在他的嘴裏又彷彿是演了一幕悲壯的慘劇：

敵人的砲火，集中在八字橋我軍的戰壕裏，從昨天早上就開始轟擊，並且有十餘架飛機向下投重量的炸彈，砲火稍一停，三五百步兵就躍進。我們守兵在戰壕裏，將機關槍瞄準，等待敵人到在很近的距離時，一陣子掃射，牠們就後退。然後砲兵又開砲，差不多這是他們戰鬥的固定方式，一分一秒的時間，都在砲火裏過去。一直延長到下午三點多鐘的時候，砲彈飛過來的數量，也增加了，不久在砲聲煙影裏十二部裝甲汽車衝過來，後邊掩護有千餘名步兵。裝甲車排成一個橫隊，每車之間隔大約有三十多米遠，鐵的輪盤，在他們勇士的屍體上爬過來，用最速的機關槍火來衝鋒。我們守兵，用手炸彈向裝甲車投去，打算炸燬，但離的這一點，沒有發生效力，使敵人突進了不少。在這個當兒，雙方的激戰情形，的確都有相當的價值。敵人後方的生力軍，突然又增加四五百名，我們為保全實力起見，一時下令退出。敵人以為我們不支潰敗，不加詳察，前隊已衝進我們放棄的陣地裏。那知道預伏的地雷，轟然一聲，在最先頭的三部裝甲汽車，都被炸燬，很可憐地栽倒在戰壕裏。他們前頭部隊，正在驚惶的一剎那間，我們一聲喊叫，作猛勇的逆襲，於是機關槍聲，手榴彈聲，轟然雜作。敵人見勢不佳，趕快將推進的部隊停止。佔據了一個鎗點，前頭的部隊，約二三百名，就算替他們的天皇軍閥們犧牲了我們勇烈的十九路軍的健兒，用朝紅的熱血

，換一尺寸寸地的代價。這標一停，馬上敵人的砲火又演奏了。

殘缺的戰壕，臥着戰士的屍體，殷紅的血跡，在日光裏閃耀，敵人整理了受挫的部隊，又添上了幾許的援隊，在砲聲稀薄中，又作第二次的攻擊前進。受過嚴重教訓的敵人，裝甲車不敢再冒然從事了，彷彿有些躊躇。我們指揮官知道敵人的銳氣已沮，得到相當時間，所以在他們一前進的時候，我們就故意後退了？這回似乎形勢很危險，長大的木橋上面，敵人的足跡，都踏上了兩點般的鉛丸，在河的兩岸飄搖着。我們勇士的槍火，形成了一個交叉十字形，槍火的威力，將許多敵人趕到河水裏在十五分鐘後，我們一鼓作氣的躍進了刺刀的光芒，塗上血光，煙塵瀟瀟着殺氣，十九路軍的勇士，踏着敵人的血跡，奪回了原有的陣地。六七百名的敵人，總算犧牲在這個戰役裏。

就這樣兩次的突擊，八字橋上的血，給大中華民國十九路軍的戰史上多添了一頁光榮的記載。」

等八節 吳淞要塞血戰

一月二十八日夜，淞滬攻圍北大敗後，即曾一度猛攻吳淞；其後野村來滬，更特別注意吳淞，於二月七八兩日，以陸海空軍兩萬餘人，聲言於三小時內攻下吳淞，兵艦砲擊，飛機擲彈，步兵以坦克車野砲掩護，衝鋒至十餘次，吳淞戰線，滿塗日兵血跡，惟敵血陣橫流戰地，結果毫無代價，要塞毫無動搖。蘆蕩浜朱家浜等處，斃敵數在千外。厥後日軍屢次調集兵艦射擊吳淞，終未得手。

二月二十日植田謙吉提出滑稽可笑之哀的美敦書經我方拒絕後，拼其全力，向我全線猛攻；江灣線之廟行，閘北線之八字橋，均發生空前大戰，殺得敵軍屍橫遍地，已如前述。茲再將吳淞血戰敘述如下：

此次日軍復攻吳淞仍以海陸空三方面同時施行重大壓迫，吳淞要塞暫歸林兩處砲台以及蘆蕩浜紀家橋等地，均為雙方兵士死戰之所，日軍方擊斃我軍無算，我軍之犧牲於日軍連接大砲自吧中亦不少數，敵徒藉新式戰器，

我軍則為民族生存爭鬥，為抗拒強暴爭鬥，為正義人道爭鬥，廿以血肉之軀，衝破「大砲炸彈之火牆」而肉搏致敵死命，雖犧牲相同，但勇往之較及犧牲之代價，固迥然不同者也。

二月二十日晨，敵在吳淞方面，海陸空三軍并用，張華浜外黃浦畔，停泊兵艦有三十艘之多，遠射大砲，以資掩護，空中飛機二十架，上下翻翔，不時擲彈助威，陸軍數千人，偷渡襲擊。進攻之劇烈，為此次戰爭所罕見。但如此努力，終未得尺寸進展，而死傷枕藉，景象至慘。我軍則禦敵裕如，極少損失。破曉八時餘蘆蕩浜日軍二百餘人，向張家浜襲擊，希圖偷渡西首之浜，我軍早作準備，奮勇迎敵，遠射近擊，未至半小時，敵已不能招架。江邊日艦，掩護以大砲，空中日機，擲彈以助戰，我軍陣線堅定，對付裕如，日艦砲轟多未能命中。我軍則以機關槍手榴彈掃射迎敵，一部份並以高射砲向空高射。結果我獅子林砲台瞄準敵艦，連發數砲，毀其一艘，損其兩艘。下午六時後，我陸軍衝破敵軍右翼陣線，將其包圍解決；蘆蕩浜正面日軍亦中計深入絕地，擊斃幾盡。

二月二十一日。晨十時許，敵又開始攻擊，日艦三十餘艘，飛機數架，轟炸吳淞砲台，獅子林砲台。全日大砲隆隆，空中大擲燃燒延彈，我軍雖無重大損傷，民房到處起火，烟火瀾漫。午後三時起，敵艦之大砲與飛機之炸彈，集中轟擊獅子林砲臺，我軍早知其藉軍火充足，專事轟炸，皆置之不理，偶有中者，損傷極微。午後四時，我軍突然渡蘆蕩浜直向日軍陣地，猛進攻擊，日軍驚慌無狀，自知無力抵禦，紛紛向後潰退，陣線大亂。日艦得訊，大砲亂轟，無一命中。我軍以總攻命令未下，復歸原防。各方對華軍之勇敢，咸表驚愕，以在日軍之海空軍激烈攻擊之下，而華軍竟能越過蘆蕩浜，咸認為罕見之神勇。

二十三日晨八時許，吳淞口外日飛機母艦飛去飛機十三架，週旋空際，偵察我陣地；其後由五架在淞北揚行擲彈三枚，未傷人，即出口去。餘八架旋亦向西而去。

二十六日，敵又進攻。下午三時半，停泊吳淞口三夾水外洋面之日砲艦五艘，向我吳淞砲台開砲轟擊。我軍初置之不理，旋即發砲還擊，雙方互攻約一小時許，共約百餘砲，

日艦不敵，遂向葦揚子江附近外洋面逸去。有日艦三艘，被我砲台擊中，燬其烟筒，又寶山縣城北門外海心，於晨五時許，由吳淞口三夾水方面開來日本軍艦三艘開砲十五發，移時駛往獅子林砲台攻擊，即經我方砲台還擊退去。

吳淞張華浜方面，敵於下午一時許即發動，以步兵四百餘名繞至紀家橋，內一百餘名往侯家橋欲圖偷渡，我軍以日軍屢次偷渡圖襲，戒備森嚴，無隙可乘。敵乃向我軍隔岸用步槍射擊，並開大砲轟擊。我軍沉着應戰，至四時許，我軍用手提機關槍掃擊，將敵擊退。侯家橋之敵亦經我軍以手榴彈擲擊，炸斃七十餘名而潰。晚十二時後，敵人停泊浦江之三十餘艘，協同蘆蕩浜兩之砲兵，同時開砲，向我吳淞鎮及砲台實行總轟擊。我軍靜伏壕中，鎮靜不動聲色，當即將機關槍瞄準對付，一俟敵步兵登陸，即行猛擊。敵前後數百發砲彈，並未發生若何效力，步兵卒不敢登陸。

二十七日上午七時，日飛機八架，盤旋於吳淞蘆蕩浜及砲台灣，向砲台擲彈五枚，因懼我軍射擊，不敢低飛，故彈均不中，落海濱未爆發。午後四時，日機十一架又來吳淞鎮擲彈十一枚，時吳淞民房，大半被焚，落下之彈，在瓦礫焦土之中，完全浪費，有數枚則落蘆蕩浜河內。傍晚，蘆蕩浜附近衣周塘地方，有日軍一百七十餘人乘舢舨四艘，由西駛東，希圖渡河進襲。經我防軍發現，即以機關槍掃射，用手榴彈擲去，燬其三艘，所載日軍均翻落水內，餘一艘負傷逃去。

三十日零時三十分，敵軍乘夜色蒼茫之際，由吳淞口外洋面之三砲艦，瞄準我陣線開發大砲十餘響。因距離甚遠，均落水中；我方砲台守兵，立即還擊，方及五發，敵艦已避揚子江附近洋面。十時半，敵艦二艘又轟擊十餘砲，砲落寶山城南門，經我砲台還擊，又即退去。

三月二日，我閘北江灣駐軍，已奉令撤退，吳淞守將譚啓秀鑰照垣雖奉有退却命令，因軍事並未失敗，決以一旅之衆，誓死抵抗，其後經地方各公團代表請勿作無謂犧牲，始安全撤退。

事後，新聞記者訪吳淞要塞司令譚氏於其寓，由蕭繼堉氏代表答覆吳淞要塞血戰始末情形云：

吳淞守將，原為鄧振幹，二月四日，鄧忽攜同留守砲兵，去職赴嘉定，擬轉往崑山。時十九路軍駐紮，僅步兵一團，初未接鄧氏之通告。而鄧隨行之頃，有私函兩通，一致吳淞砲台台長，一一致原有之守備隊。函為駐紮之十九路軍所得，事始發現。十九路以敵人大軍壓境，要緊關係匪輕，倉卒之間，遂委譚啓秀氏繼任司令，率部應戰。譚奉命之後，星夜馳往，交替無人，幾至無從措手，即各砲台之地位形勢，亦均茫然無知。原有砲兵及守備隊士卒，於鄧去之後，奉半星散，機槍步槍亦遺失甚多。總計所留僅一百二十餘名，譚氏補充佈置，煞費經營。

查淞口要塞，共有南北二砲台，及獅子林三處。台處於滬濱之季，距今已八十餘年，當時尚無水泥，台礎悉用灰沙，殊不堅強。砲身又經多年之風侵雨蝕，幾已不可復用。且吳淞要塞，當揚子吳淞兩江入海之交，為一三角線，數面受敵，以兵法言，本為難守之地。

譚氏於受命之日，正敵軍以海空兩軍大舉進攻之時，原我南北兩砲台，共有十二生的以上之大砲二十四門，射遠僅達萬三千碼，但以火藥均係三十餘年前舊存，藥力早已過性，射擊力大遜，祇及九千碼。而日艦大砲，則可達一萬五千碼，相去已不止倍蓰。且敵機大集，炸彈均屬五百磅者，多如雨下，一彈着地，轟然爆發，輒成深二丈闊五丈之巨穴，越宿則清水滿潭，要塞之區，頓添池塘數處。

吳淞戰事起於二月五日，而六八兩日為最烈。敵又增調步卒，以海陸空三軍會攻。陸軍由華浜橫橋處登岸，向砲台進逼，攻擊甚烈，相持又久，卒為我軍所擊退。但當時操勝殊無把握，為勢甚險，此即吳淞一度失守傳說之所由來也。海軍方面，同時魚貫而來，在二月六日以前，敵軍不知我砲火優劣，怯不敢近。至是乃駛近離砲台祇七千碼，我遂下令開砲，砲彈驟發，敵不及備，目睛敵艦受傷者達六艘之多。其一尤重，幾至下沉，由其他二艦駛救，在兩旁挾持而逸。

但敵卒藉空軍之力，將我大砲二十四門，完全燬壞，雖非悉被命中，但彈落附近地帶，砲身受震，均向下彎曲，不堪再用。七日以後，苦戰全待步槍，機性之鉅，自不待言。

獅子林方面，本有三十生的半大砲二門，二十四生的者四門，十二生的者四門，五、七生的者五門，共十三門。戰至二月二十五日，已祇四門可用。至二十六日則僅兩門，至二十七日乃完全損壞。否則二十九日日軍欲至楊林口登陸，獅子林為敵艦必經之地，萬不能如是易易也。

至當時瀏河方面，言之痛心，因自開北至吳淞一帶，敵兵以十萬之衆，全線進攻，我十九路軍，全都不過三萬餘人，傷亡休養者，合計幾達半數，前有強敵，後無援兵，留守瀏河口者，惟步兵一連及少數瀏河之義勇軍耳。我獅子林砲台既燬，敵乃得長驅直入，無所顧慮。是日適四十七師上官雲相部一團，開抵嘉定，即奉十九路軍之命，馳往增援。該團迫到瀏河，則敵已上陸，衆寡之數，相差懸殊，乃未發一彈，向崑山全師後退。至是十九路軍後方，將被敵全部截斷，乃不得不變更戰略，改守二道防線。

譚司令與翁旅長，本有死守之決心，卒以民衆固請，含淚後退，但仍血戰至三月三日。當時係分兩路撤兵，一路取道西北，向月浦羅店以至嘉定，一路趨西南自楊行到瀏河以至南翔。此為我方苦守吳淞之經過情形也。此次援絕後退，雖承見諒於民衆，終覺有負乎初衷，負罪深深，抱愧靡已。

第六章 我軍撤退經過

第一章 江灣防線之縮短

敵方自植田指揮戰事後，即以全力進攻江灣鎮，我軍亦以全力抵抗；而每次抵抗，均占勝利，廟行小場廟竹園墩金等處侯家橋等處之劇戰，莫不予敵大創，使其喪胆。惟日方仗其空軍之優勢，於大敗之餘，亂擲燃燒彈，形如瘋狂。自二十三日始，飛機四五十架，連續拋擲炸彈，至三十六小時之久，血戰三晝夜，我軍沉着應戰，從未退讓，惟環視江灣鎮，民房破毀，滿目淒涼，軍民屍身，遍地皆是，血肉模糊，溝渠皆赤。且以為日之久，腐爛污穢，臭氣觸鼻，該地之水，不能復飲。我軍因戰略關係，於念六夜，決暫行離鎮，候機反攻。豈知敵軍心悍胆寒，始終未敢進窺，直至念七日，始遣探偵查，於念八日方敢進兵，故敵兵到鎮，未經劇戰。

苟非戰略如此，敵軍何能輕易佔領？該鎮已被轟炸一空，一片瓦礫。等於廢墟，不能再作為戰事根據地矣。
江灣鎮自我軍廿六夜將防線縮短。廿八日晨十時止，未見敵軍蹤跡。敵人之佔江灣鎮，全係我方戰略放棄，並非得以武力攻下也。

第二節 日軍大舉攻襲瀏河

自植田總攻不逞，白川又率領其大批援軍到滬後，鑒於正面戰事迭遭巨創，因決定從側面襲擊，期逼退我軍。三月一日，敵又大舉總攻；以充分兵力攻瀏河，同時以猛烈砲火向我軍前線轟擊，藉以牽制前方我軍分兵援應。

時我因連日前方激戰，戰線沿長，分處配備，已有不敷之感。故瀏河方面留守軍隊，為數極微。於是敵人遂得踴躍而入，利用烟幕彈，於楊林口七丫口登陸，予我軍以重大之威脅。

第五軍戰鬥報告云：三月一日，敵復以全力向我全線進攻，勢甚猛烈。敵砲自拂曉前向我陣地附近猛射；敵機尤為活動，結隊成羣，到處擲彈；敵艦在獅子林楊林口七丫口等處以砲火向我猛烈射擊，并攜帶民船，企圖強行登岸，多次均被我擊退。距上午七時許，敵艦二十餘艘隨帶木船百十隻，忽在我七丫口及未設警戒之六浜口登岸，其兵力約一師團之衆。連佔浮橋滄各要點，威脅我軍側背。我在七丫口楊林口方面警戒隊部兵力。僅有教導總隊第一營一連，已受包圍，抵死相抗，官兵傷亡殆盡，殘部退歸本營，固守瀏河鎮待援。軍長得報，當令八十七師二百六十一旅用汽車輸送，即開瀏河增援，并令乘敵之足未穩之前，迎頭痛擊，將其殲滅。卒因汽車僅得十一輛，輸運不及，自晨至申，僅輸送一團到瀏河，且敵來勢甚猛，已據青涇營要點。幸我二百六十一旅之五百二十一團之二營先到，協同教導總隊之一營，堅強拒止敵人，激戰至日沒，敵終未得寸進，遂相持於瀏河青涇營間。

上海時事新報特派記者瀏河觀察記載瀏河保衛團團長黃君談話云：
左翼的軍隊，只有教導總第一營丘營長，一連在瀏河口

一連在新塘口，一連在楊林口和七丫口，一連為預備隊在劉河鎮上。當二十五號那天，因為情況緊張預備隊就在劉河口增防。我的保衛團八十八，奉丘營長的命令，守道塘廟一帶，警戒正面，約四里路。二十七和二十八的兩天，敵人的飛機，總是七八架來偵察我們，地方上覺得形勢有點緊急了，於是打電話，請嘉太兩縣長，帶所有民團，到劉河佈防，以免敵人登陸，二十九日晚十一時，嘉定縣長潘忠甲，帶七十人到劉河鎮暫住學校裏。這時前方越發緊張，民衆又請丘營長去電請援兵。丘營長馬上打電話，給第五軍軍長。但敵兵沒有到。三月一日拂曉五點鐘的辰光，江裏發現了敵人的兵艦，游動的二十幾條，不動的十七條，汽油小艇一百餘隻，上面滿載穿黃制服的兵。起先江裏敵人，用煙幕彈掩護，弄的咫尺莫辨，所以天色剛亮，兵艦上的砲開始了。由獅子林起，至鹿浜口止，拼命的轟炸；八十幾架飛機，遮天蔽江而來，嗡嗡的聲音，胆小的人也就嚇壞了。這時砲彈放了有千餘發，但不炸的多，並且砲彈落的地方，都在我們戰線大後方。趕快六點鐘的時候，敵人的小艇靠岸將近，岸上的機關槍，響的連成一片，不久敵人的小艇被射沉了四五隻。這時劉河口新塘口的正面抵抗很得利，敵人沒法，就將上陸的重心點，推移至七丫口鹿浜口之間了。那個地方，只有幾十個人防守着，到八點鐘，敵人已經登陸。八點半守楊林口之連長受傷，七丫口死的死，退的退，同時楊林口也抵不住退了，眼看着敵人越上越多，騎兵砲兵都有。在這危急的當兒，第五軍來電，叫支持兩個鐘頭，派一旅人來增援。我和丘營長商議結果，帶了七十名保衛團，和丘營之特務隊二十人，自動步槍十幾枝，用跑步向楊林口河上鐵橋去堵擊。丘營長勇敢的不得了，自己在前頭衝上去。這時敵人已經到了浮橋，向左邊迂迴。九點到達鐵橋，我們抵抗到下午一時許，敵人受了些打擊。可是丘營長帶的人也傷亡的三分之一，戰鬥的很是劇烈。敵人用機關槍和步兵砲，用猛烈的火力，壓迫到一點半的時候，第五軍的八十七師二百六十一旅宋旅長帶兵來了，我就幫同宋旅長，分配各部隊的作戰地點。剛完成，偵探報告，丘營長已經退到黃潭北門城上抵抗。不久敵人衝進西門，丘又退却。宋旅長本來打算用一縱隊至沙

頭，包圍敵人。那知道敵人由蔡五橋過來，將鐵橋的丘營團擊退了。這時宋旅長只好守六里橋那條線。三點半敵人大部隊完全展開，和宋旅作了遭遇戰；此時宋旅長在劉河鎮上，我和他商量。去一電話，叫四十七師趕快到沙頭，攻擊敵人的右側背，如此這能有希望。

我們守到七點，也不見援軍來到，太倉城裏派人四處找四十七師，也找不到。天一黑，敵人的飛機，到處投彈，江面的兵艦上的探照燈，放出了幾十道強烈的光線，一時恐怖極了。不久第五軍來命令，宋旅即向太倉退却。

第三節 我軍退守第二道防綫

自劉河大隊敵軍登陸後，我軍腹背受敵，軍隊不敷分配，有全線被圍之虞；蓋敵方自一再失敗後，陸續增援達五師之衆，我方則仍不過第十九路第五兩軍，總指揮蔣光鼐以徒事犧牲，於事實無補，因決全線退守第二道防綫，待機反攻。當於三月一日下午九時，在兩湖總部發出撤退命令如下：

- 一、敵援軍十一十四兩師團已到達上海，由敵將白川統率，企圖與我軍決戰；其一部既在劉河附近登陸，威脅我軍側背。
- 二、本路軍為避免與敵決戰，擬本日午後十一時，將主方向黃渡方秦鎮嘉定太倉之線撤退，待機轉移攻勢。
- 三、右翼軍主力於本日午後十一時開始向黃渡方秦鎮之線撤退，以一部先佔黃茹大場，逐次向江橋鎮南翔廣福兩端進入陣地，作主陣地之警戒；其兵力配備，及各師之戰鬥地境如左：
 - (甲)八十八師獨立旅及憲兵團向顯橋鎮莘莊七寶鎮之線撤退，左與十九軍江橋鎮附近連絡。
 - (乙)六十師主力於本日午後十一時由鐵道南方向黃渡方向撤退。(右關及鄭團暫歸沈師指揮，到達目的地後，歸回建制。)
 - (丙)七十八師主力於本日午後十一時由大場附近經南翔向陸家巷方向撤退。
 - (丁)六十一師主力，于本日午後十一時，由大場鎮北方經陳家行向方秦鎮方向撤退。
- (戊)新作戰地境：(退却路綫同)
 - 一 吳淞江以南屬八十八師獨立旅。
 - 二 六十師七十八師以京滬鐵路相連之線為作戰地境。(線上屬六十師) 六十一師以大場北端小南翔陸家巷方秦鎮之線為作戰地境。(線上屬七十八師)
- (己)各師撤退時正面留一團作收容隊，極力伴攻掩護主力脫離戰場；至主力進入新陣地後，逐次撤退之。
- 四、左翼軍須派一部在胡家莊楊家行佔領，收容陣地，主力於本日午後十一時向嘉定太倉之線撤退，利用嘉定城太倉城為據點，派出一部於羅店及劉河方向警戒。
- 五、作戰地境：
 - 以胡家莊唐橋廣福馬陸鎮外岡鎮連閘鎮之線，為兩軍作戰地境。(線上及左翼軍)
- 六、報告收集所在黃渡交通處。
- 七、余現在南翔，明日午前八時在崑山。

命令下達，各處主力軍隊即陸續遵照計劃開始撤退，據大美晚報所記：十九路軍由上海撤退，係戰略上關係，且仍將在南翔佈置新防綫，繼續抗拒日軍。查十九路軍在上海堅決抗日，且三十四日之久；至昨日下午四時，在日軍佔據劉河之後，始令前線各軍撤退，各路軍軍令雖仍在撤退之中，據中國當局報告，主力軍今晨四時已完全退盡。因劉河為軍事要點，既為日軍佔據，即可向吳淞開北江灣之處包圍，故有撤退之必要。據十九軍官傳處主任王忠遠語人：十九軍仍將繼續作戰；當下各軍總退却時，後方軍隊先退，前線兵士繼之，退時秩序井然，毫無潰亂之象，故直至將近完畢，始為日軍所覺。中國砲兵，在總退却之際，仍不時發砲以亂日軍。陸軍之在天通庵者，與日軍作最後之抵抗，及至稍得得手後，始遵照命令，作總退却云。

又據時事新報所載：劉河方面，有日軍兩萬餘人，於黑夜中偷渡登陸，向我陣地攻擊，步步逼進，着着進展，我軍為防衛起見，即予抵抗。一時砲火猛烈，泥灰四濺，雙方相持，歷時甚久。繼而敵軍陸續增援，愈到愈多，相形之下，有寡衆不敵之勢，而尤以左翼之被壓為尤甚。徒作犧牲，於

事無補，乃即向後退却，以保實力，而待後命。瀏河之我軍，既先撤退，於是大場、江灣、廟行等處之部隊，已感呼應不靈，失其聯絡，而有孤掌難鳴之感，倘作困獸之鬥，則勢必腹背受敵，而受重創。就事實與形勢兩端而言，實不應作勉強之掙持，至受不謂要之損失也。故各該地陣線之我軍部隊，亦即相繼後退。敵軍初則進據楊家宅，繼至金家碼頭，而向大場鎮等處進發。寶山縣屬之大場地方，於三月二日上午十一時許，有日軍步兵約二千名左右，（由江灣附近開來）向我陣線進攻，先由騎兵隊衝鋒，繼以步兵排槍，與機關槍，猛力衝進。我軍嚴陣應戰，相持至下午三時許，我軍用手榴彈，與迫擊砲，及大刀隊等，衝出陣線，迎頭痛擊，至下午四時許，猶聞槍聲。此次退却，並非因戰敗而始出此，故退却時，極有組織，極有秩序，軍實方面，絕無絲毫損失。日軍雖乘我退兵之時，間亦加以追擊，然我方因並非戰敗而退之關係，軍心不亂，態度鎮定，故仍精神振作，毫無受縮狼狽之象。是以整個隊伍，皆得於安全中退走。

二月二日，十九路軍之撤退通電云：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各報館，全國民衆均鑒：我軍抵抗暴日，苦戰月餘，以敵軍械之犀利運輸之敏捷，賴我民衆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奮鬥，傷亡枕藉，猶能屢挫敵鋒。日人猝增援兵兩師，而我以運輸艱難，接援不繼，自二十一日起，我軍日有重大死傷，以致傾全力於正面戰線。而日人以一師之衆，自瀏河方面登陸，我無兵抽調，側面後方，均受危險，不得已於三月一日夜，將全軍退至第二防線，從事抵禦。本軍決本彈盡卒盡之旨，不與暴日共戴一天。浴血陳詞，當祈鑒察。蔣光鼐、蔡廷鍇、戴戟、暨全體將士叩冬。

十九路軍宣傳主任王志遠，亦於三月二日下午二時發表退兵聲明云：

此次在上海四週作戰之我軍，業已全師撤至第二道防線。此舉乃基於以前之決定，而此次決定之執行，不過一時間問題而已，此種戰略上之撤退，實由於第一道線之作戰，其便利盡歸日方故也。蓋我軍之原有防線，閘北至吳淞，並非一軍事防線，其所以採取之者，僅因政治地位之重要耳。請言其故：（一）原來防線無攻勢之可能，此則因我軍不斷攻擊

公共租界，雖公共租界已爲日軍作軍事根據地，而我軍仍不願攻擊；（二）原來防線與滬甯日艦之黃浦江成平行線，故該線常爲日方重砲火力所威脅；（三）在上海四週之我軍數字上雖與日軍約略相等，但因運輸之缺乏，實際上僅能用兵半數於戰場，此因我國之抗日，既係舉國一致之行動，而日海軍復完全控制黃浦江及揚子江，故我軍勢必分佈兵力，於受日軍威脅之各地，因此我軍之集中於第一道防線者，決不能如日軍所能運來上海者之衆；（四）所有公共租界之馬路及吳淞上海間之汽車路，均在日艦來往線之內，且爲日方所佔有，日軍利用此項道路，易於使用坦克車及重砲，而我軍則須往來於泥濘滑途之中，以取得後方之接濟，且因日海軍控制揚子江黃浦江，我前線乃易爲其登陸軍隊任意襲擊。至日軍不惜鉅大犧牲，從事於徒勞無益之正面攻擊，適足見其缺乏戰略上之知識，蓋彼若在黃浦江揚子江沿線任何一處上岸，則我軍爲避免後防之切斷，勢必早已撤退矣。現日軍卒遣一師團在瀏河登陸，於是我軍乃不得不自動退守第二道防線，我軍茲已到達第二道防線，日方以前之利益，乃因之盡得其反，蓋日軍此後之動作，既須遠離軍艦之保護，而坦克車重砲，又無大道可資輸送，且其兵士之一切行動，自必遠距其根據地，因而失其掩護。至於我軍，則後防既得保護，此後每一行動，將較近根據地，因而軍實援軍，易於到達，且可盡得地理上之一切利益。目下全世界所屬目者，厥爲第二步將如何之一問題，我政府決不與日本簽定任何損害國家主權之協定，此已充分明瞭，毋庸贅述。今後日軍如進而攻擊我之第二道防線，則我必起而抵抗，設因其人數軍備之優越，致我被迫再退，則我亦必向之再度作戰。總之，現在距戰爭之終點尚遠，戰爭實在開始進行中；月餘以來，我軍軍隊對抗日軍武力毫無畏懼，日軍擁有坦克車飛機野砲。新式之重砲，凡人類知識所造之器械，無不應有盡有，而我國軍隊祇有步槍及機關槍以抵抗日本之激烈砲火。據某外國武官言，戰場之上，缺乏戰爭之嚴厲實情，有如假戰，蓋所有砲火，俱由日方發出，中國大砲，均被日機炸彈轟毀，中國軍隊祇有靜居壕內接受日砲砲彈，及日機炸彈，必待砲火已停，日軍出而衝鋒時，始能以步槍機關槍應戰。上海附近

戰事，業已證明兩重之事實：（一）證明日本陸軍可畏之作戰能力，不過一種紙老虎，業經揭破；（二）證明日本優於盡量宣傳，每日世界均飽受日軍個人之英勇，及日軍之英勇，因其有多數之飛機坦克車海軍砲火之協助之種種優勢，在如斯軍隊之中，倘有個人英勇可言，當用之於比較高尚之主義。至我軍之英勇，皆由外人眼見所傳述，毫無偏袒於其間。蓋中國軍隊並不僅以個人英勇見長，全軍均英勇奮發，無一例外，數萬健兒，誓保國家之榮譽，不惜以血肉之身，抵抗新式戰器，誰謂如此英勇之民族，能終於失敗耶？

自一月念八夜，日軍向我閘北開擊以來，其海軍司令薩摩所率之陸戰隊六千人，立即被我軍擊破。施野村中將，帶來之陸軍一混成旅，約萬餘人，特別陸戰隊三千餘人，亦不旋踵，被我軍擊破。終乃派植田中將，統率陸軍第九師團，約二萬餘人，前來增援，並運來大批坦克車五十輛，野戰砲兵一旅，飛機一百三十餘架，戰艦四十餘艘，於前月念號，向我軍下總攻擊。在江灣廟行鎮一帶陣地，作猛烈的攻擊凡五次。我軍與之血戰數日，日夜不息，結果植田所帶來之第九師團，亦潰不成軍。而我方由閘北以至吳淞之陣地，依然鞏固，絕不因日軍之猛烈攻擊，而稍有搖動。最近日方變更派白川大將，帶第十一第十四兩師團約三萬餘人，加入前線，向我八字橋廟行鎮等陣線，急劇進攻，惟連日仍被我軍擊退，不能前進我陣線一步。此種經過事實，均爲君所悉者，故我軍作戰之能力，勝算之把握，固不待予之費詞也。惟吾人此次在逃勝當中，忽然撤退，此中當有緣故，予請分別爲君略言之：

（一）我軍自一月念八日在閘北與敵抗戰以來，第一天在前線者，祇數百人，其後我十九路軍共三師，先後調到，繼後第八十八師及八十七兩師及稅警團等參加。自一月念八日起，一直與敵人激戰至於今，我方軍隊，僅有五師而已。而戰線則由閘北拖長至吳淞，約二十里，且要兼顧南市及瀏河等處，軍隊不敷分配，可想而知。我前線之士兵，有與敵激戰數日夜而不得休息者，而敵方則援軍源源而來。最初薩摩指揮陸戰隊六千餘人，商人義勇隊三千餘人；第二次野村帶

來陸軍萬餘人，特別陸戰隊三千餘人，第三次植田帶來陸軍第九師團約二萬餘人；第四次白川大將帶來第十一第十四兩個師團，約有三萬餘人。每次均附有大砲、坦克車、飛機、戰艦、野戰砲等無算。統計目下敵方之戰鬥力，陸軍及陸戰隊、商人護勇隊。不下八萬。雖迭次被我殲滅者不少，尚源源而來，且尚有戰艦數十艘，飛機百三十餘架，坦克車五十架，大砲數百門。與我軍比較，不但器械優劣之差異，即我軍人數，亦不及敵人之半。敵之添援無窮，而我軍人數有限，此在作戰上，我軍應暫時撤退，準備第二次之進展計劃。

(二) 因為雙方軍隊人數之懸殊，故敵得乘虛以萬餘人向我瀏河方面襲擊。我軍人數，既比敵少，支配前方，當虞不敷，對瀏河方面，自不容易兼顧，故此方曾被敵人乘虛攻入。惟瀏河地位處我軍左後方，我前方軍隊，如不先事撤回，恐有前後受敵之虞，且敵人既深入，戰線已延長，我如縮短防線，與之作戰，則必操勝利，此無待軍事家亦可推測而知。此亦為我軍撤退之一理由。抑予更以下列事實語君，以證明我軍之退，純有計劃的退：

一我軍退却時，極有秩序，軍實方面，絕無損失，軍心極為鎮定，精神仍極振作。

(二) 我軍退後，敵人還以我軍另有計劃，對於我軍防地，仍不敢輕進。

第四節 吳淞孤軍血戰及瀏河夾擊破敵

我軍撤換陣地，至三月二日晨，均已就緒。惟吳淞要塞守將譚啓秀翁照垣，雖奉有撤退命令，仍堅守不退，實踐其以最後一點血，洒在吳淞，人存炮台在，炮台有失與同盡之宣言。爾時我方吳淞兵力，僅一五六旅三千餘人，暨鐵血軍四百餘人。上海市民義勇軍一百餘人，總計不足四千。

二日晨七時，日本飛機四架，盤旋要塞上空，視察我防軍情形；守兵即以高射砲向之射擊，旋即逃去，計飛機共一小時左右。下午二時半，日軍艦向吳淞猛轟重砲彈，雙方激戰甚久。下午四時，日步兵千餘者，又擬在羅漢浜西首紀乘船附近險要我軍通頭痛擊，敵不支潰退。是時吳淞孤軍扼

守，國人莫不加以極大注意，除表示極痛之欽敬外，復深以孤軍難鳴，恐終陷不幸為守軍危。是日正午十二時，上海各團體咸以孤軍堅抗，不但乘寡之數懸殊，且彈藥接濟，亦生問題，與其徒事犧牲，不如再圖進擊，因派代表張某，親至吳淞請譚翁二氏暫時後退，保留精銳以待後用。二氏初猶堅持，後經一再苦勸，方允撤退。三月三日九時，吳淞守軍一面向前線續行抗拒之戰爭，藉以迷惑日軍，一而又預先配置伏兵數百人於同濟大學之東，靜伏壕內，掩護大隊撤退。其餘部隊，即向月浦瀏河方面撤退；於下午五時許，完全到達瀏河。日軍屢次攻吳淞不退，於我撤退，又進擊，預伏之我軍，突起衝擊，日軍不知虛實，大敗遁去。待我軍退盡，日軍又以飛機詳細偵察，方敢開入吳淞砲台佔領之。時三月三日十時左右。

是日天方破曉，日本在瀏河方面，又以兵艦二十餘艘，大帆船三十艘，裝運日軍萬餘名，於瀏河海面之浮橋地方七丫口洋面登陸分兩路夾擊我駐軍。我方隊伍，早有戒備，一聞槍聲，奮勇應戰，相持至十一時許，敵絲毫未得進展。日軍即改用小鋼砲轟擊，不意誤認方向，所發砲彈，均落於敵方正在衝鋒之騎兵隊地帶，傷亡極多。我軍乘機躍出戰壕，以手榴彈迫擊砲迎頭痛擊；日軍不支，以坦克車衝前，掩護陣線，我軍放棄左側陣線，以三角形向後方包抄，將日軍圍困。時我翁照垣旅適由吳淞開到，立即加入射擊，以機關槍兩面夾射，復由深陽大刀隊揮白刃前進，敵敵有如切菜，日軍陣勢大亂，左右奔突，死傷無數。殘部退回兵艦，向楊林口外洋面逃去。是役我方傷亡極少，奪獲戰利品無數。

上海新聲通訊社記者訪問翁照垣旅長，翁氏談瀏河之役云：

余於一日晚，即得蔡軍長之退却命令，余以有誓在前，願將最後一滴血，灑在吳淞砲台上，不但余個人如此，即下至士兵，亦莫不同抱此旨，願與砲台共存亡。故當時雖有蔡軍長命令，但仍不願退。此時我方軍隊，僅有一五六旅三千餘人，鐵血軍四百餘人，市民義勇軍百餘人，總計不滿四千。而日軍以十倍之衆，分海陸空三面，向我包圍猛攻，我士兵雖明知無法抵抗，但仍能以一當百，奮勇抵抗。劇戰二

時，敵終未得逞，相持至二日晨，又接蔡軍長來電，教勸退兵。同時上海方面，亦派有代表，來此請求按照原策略，退出吳淞，保存實力，再徐圖反攻。余不得已，乃下退兵命令。事前並於同濟大學之東南，埋伏重兵，以防日軍乘機追擊，布置妥當，乃於三日九時，開始向瀏河月浦兩處撤退。一面並令前線軍士，仍與日軍作戰，待撤退至相當程度時，方令前線軍士向後移動。但此時日軍恐係我方用計，不敢踏入吳淞砲台者有二小時之久。至下午一時許，日軍始陸續登陸，並分兵一部份，向我軍追擊。迫迫至同濟大學時，我方伏兵奔出截擊，敵軍大驚，紛紛潰退。我軍乃從容而退。至五時許，大部份已退達瀏河附近，其時敵軍萬餘人，正與我軍發生激戰，余乃下令全軍分左右兩翼，向敵軍包抄，出其不意，敵軍大驚，不支潰退。我軍追殺甚力，是役共計斃敵在七千人以上。總之，我軍此次退守第二防線，並非戰敗而退，實因援後不繼，不得不縮短陣線，集中兵力，再徐圖反攻。現在前線全體武裝同志，上至司令，下至士卒，莫不抱有一敵在我亡，我在敵亡，一之決心。

又新聲社記者述瀏河之役云：瀏河方面，當堅守吳淞砲台之翁照垣旅於三日下午五時，撤退至月浦瀏河時，正日軍萬餘人與我駐守該處之部隊激戰，砲火之猛烈，得未曾有，同時有日機十餘架，在我陣地，亂擲炸彈，時翁旅大部，已到達該處，不待稍息，即分向日軍左右兩翼包圍夾擊，出其不意，如飛將軍之從天而降。日軍大驚，倉惶分頭應戰，我軍乃下令衝鋒。肉搏一時許，敵軍不支，紛紛潰退，逃登軍艦。時適潮退沙高，以致日方有軍艦一艘，不克開出，被我軍隊轟燬。其餘均向西面退却。是役共計斃敵六千人，奪獲大砲八門，機關槍二十餘挺，步槍千餘枝。另一消息，三日晨，離瀏河東南十餘里之浮橋鎮及七丫口洋面，有日方軍艦二十餘艘（內多被擄鹽船）載日軍萬餘人，在大砲掩護之下，全數在該處登陸，集中兵力，向我陣地猛攻。我軍亦以大砲還擊。至十一時許，日軍艦一艘，被我砲中，煙囪一，鰲尚未登陸之敵百餘名。我軍乃乘機衝出戰壕，敵亦以坦克車掩護步兵，作猛烈之抵抗，雙方愈趨愈近，砲火已失其效力，我軍乃一面下令深陽義勇軍大刀隊衝入敵陣，當者披靡

步兵亦相繼擡上刺刀殺上前去，肉搏混戰至下午五時，日軍之死于我軍大刀隊之刀下者，已達五千餘人。死骸遍野，血流成渠。時我方翁照垣旅，亦由吳淞退抵此處，立即加入夾擊，敵軍遂愈覺不支，紛紛潰退云。

第五節 日軍之背信進攻

自國聯三月四日決議中日雙方停戰，我方即下令停止攻擊；日將白川於三月八日發出聲明書，謂日軍已於三月三日自動下令停止進攻，日代表松本在國聯議席，亦宣稱日軍業已停止攻擊，希圖緩和國際形勢。實則日軍自三月三日以後，仍繼續向我進攻不已，絲毫無停戰之誠意。茲將三月四日起日軍逐日行動分說如下：

【三月四日】(一)下午三時，敵由南翔向我砲擊，約三千餘發，繼以步兵衝鋒，飛機助戰，至深夜不得退却，死傷極衆。(二)午後四時起至深夜，敵向嘉定太倉之線猛攻。(三)浮橋鎮楊林渡之敵被擊敗，向瀏河方面退去。

【三月五日】(一)晨一時許，敵騎兵千餘，猛襲黃渡未逞。(二)上午十時半許，日軍千餘名，向我嘉定進攻，并用大砲轟擊，被我擊退。(三)下午三時，敵以大砲向我黃渡方面猛轟，繼以步兵衝鋒，經我軍沉着抵抗，敵卒潰退。(四)岳王市敵高餘，被我軍三路包圍。

【三月六日】(一)下午一時敵軍進佔嘉定。(二)瀏河楊林口一帶，日軍於午後又增三千餘。(三)敵飛機母艦由吳淞開至白茆口，遭飛機至蘇常擲彈。(四)敵第九師團約二千餘，偷襲我安亭附近之白茆江，經我七十八師包圍痛擊，迄不得逞。(五)日機偵察青浦朱家角，擲彈三枚。

【三月七日】(一)全線雖可聞槍砲聲繼續而發，但無大戰。(二)鹿河鎮附近，雙方有接觸敵不支退却，無大損失。

【三月八日】(一)日騎兵襲我太倉東面陸渡橋附近，被我擊退。(二)敵一團昨進攻朱家橋，今晨敗退。(三)日機六架與我機一架，在蘇州空戰，我機被劫降落。(四)日機四出飛南翔崑山一帶擲彈，毀民房無數。

【三月九日】(一)南翔方面有敵騎兵三百餘，向黃渡正面推進。(二)敵十六師團之另一部，已向江陰方面運輸，企圖

登陸，包抄我軍後方。

【三月十日】(一)昨夜今晨敵兵偷襲太倉數次，經我軍抵抗擊退，斃敵數十。(二)下午五時及五時三十分，日商輪二艘，載大批軍火及軍用品抵滬，運往前方。(三)敵壓迫當地人民拆毀瀏河火車站，改築機場。(四)敵第八師團來滬，已開到數千名。(五)敵在蘇州河西段，測量水道。(六)敵以重兵迫我黃渡。(七)午後敵在嘉定城內縱火，焚燒極慘。

【三月十一日】(一)敵圖窺太倉及青陽港，分三路會攻：中路在嘉定之西，右翼由瀏河至婁塘，左翼由黃渡起經南翔至婁王渡，連綿數十里。(二)敵機二架未到蘇州偵察，在車站繞五匝。(三)敵在南翔真茹一帶，建築大規模砲台。

【三月十二日】(一)晨安亭附近發現敵騎兵數十名，攜有機槍數架被我擊退。(二)午刻騎兵數千餘，在楊林口登陸。開羅店浮橋。(三)岳王市東五里之江濟橋，日兵四處拉夫，迫充搬運，連則槍斃。(四)日運輸艦七艘，滿載手榴彈煙幕彈等，到吳淞起卸；并載有日兵六千餘登陸。(五)夜十時，敵在婁塘橋與我衝突；十二時許有劇戰。

【三月十三日】(一)陸渡橋口敵防線，本日晨又增千餘。前哨時開槍向我尋釁。(二)敵仍繼續增兵來滬，江灣方面敵軍紛開前線，備戰益亟。

【三月十四日】(一)黃渡附近敵騎兵往來襲擊。南翔一帶敵利用漢奸，四出騷擾。(二)下午三時，日機四架飛崑山蘇州一帶偵察，施放機關槍。

【三月十五日】(一)上午九時四十分，敵機一架飛蘇偵察，下午三時，敵機二架飛常熟。(二)敵因國聯調查團到滬，將視察前線，對外廣播撤兵空氣，大部日艦均開赴長江上游。(三)晨黃渡敵軍全向南翔撤退，係調防。

【三月十六日】(一)敵秘密運大砲卅餘尊，及新兵，往黃渡佈置。(二)飛機數架到崑山蘇州偵察。

【三月十七日】(一)日援兵續有開到，上午十時海軍第廿二隊魚雷艇四隻，開進吳淞。下午二時零五分又到第二隊日艦一艘均有日兵裝到(二)運輸船嘉安丸山城丸二輪，各載日軍一部千餘名，及軍火一批到滬。(三)敵在嘉定四面城壕上紛紛佈置砲陣，工作甚忙。

【三月十八日】(一)敵由福明特九運到二千餘名，有念六隊軍艦一艘送來，在吳淞上陸。(二)嘉定又聞敵第九師團一萬餘人，重砲百餘門，強拉夫役。(三)蘇杭均有日機偵察。

【三月十九日】(一)駐瀏河敵百餘，晨二時向陸渡橋進襲，與我哨兵稍有接觸。(二)大批敵軍開抵瀏河鎮。

【三月二十日】(一)黃渡敵野砲十餘門，新塘市五六門，砲口均對太倉。並在青溇一帶焚燬人房。(二)蘇常天空日機不斷。(三)敵軍集中南翔嘉定。九師團大部駐紮黃渡。敵機坦克車紛紛開前線。

【三月二十一日】(一)雙方最前線在嘉定十二里之陳家行地方，相距約二千米突。黃渡前線有敵兵數十窺探，被我擊退。(二)常熟七丫口，到日艦十一艘，居民大恐。(三)晨十時半，敵機第九次飛杭偵察，在城北寬橋，用機槍擊傷農婦李葉氏一名。(四)瀏河敵軍秘密增加三千。黃渡敵除第九師團外，續有增加。敵正忙於築防修路工程。

【三月二十二日】(一)楊林口敵艦十五，日兵千餘登陸。(二)敵工兵在新塘市一帶趕築散兵戰壕，積極備戰，黃溇以南，敵建砲壘甚固。(三)南翔日軍得密令，節節西進。

【三月二十三日】(一)今晨日軍在安亭黃渡間縱火屠戮，該處因起濃烟。(二)真茹等處。敵每晚戒嚴後，大舉佈置戰地工作。(三)黃渡敵軍二千餘，於二十一日退出後，當晚即另調到援軍四千餘名，即挖壕佈陣，架設大砲(四)敵軍一小部，在紀王廟附近與我步哨衝突，激戰半小時，敵不支退去。

【三月二十四日】(一)晨敵一小隊侵入我西竹村以南朱家橋防線，我起抵抗，接觸約一小時，敵不支向嘉定退却。(二)敵窺視太倉甚急，連日在瀏河登陸五千餘。

【三月二十五日】(一)敵三十餘今晨襲我太倉虹廟，有小接觸，結果敵傷兩名。(二)嚴家橋西三里地方，敵步哨侵入我防線，我起抵抗，相持十餘分鐘，回原防。(三)日運軍火，晝夜不絕。

【三月二十六日】(一)嘉定太倉間之婁塘北竹橋附近，日前哨與我發生接觸，形勢嚴重。(二)吳淞口外新到日艦六

殺。

【三月二十七日】(一)瀋西華溝，敵軍隔岸向我射擊，我還擊，相持約半小時，日軍始退。(二)晨及下午三時，太倉前線雙方哨兵均有接觸。上午八時許，敵機三架飛太倉，擲彈。(三)黃渡附近敵襲擊我哨兵。

【三月二十八日】(一)瀏河敵共增至三萬餘，直塘東毛家橋之敵，距我陣地僅三四里。(二)南翔大批敵軍及砲械開嘉定。

【三月二十九日】(一)午敵來攻我太倉陣地，被我擊退。(二)上午八時紀王廟附近敵軍向我開槍，我還擊，至下午四時四十三分始止。

【三月三十日】(一)牌樓市一帶砲聲甚烈，二十八晚起至今晨未息。(二)敵向我太倉東門外之虹廟大舉進攻，激戰甚烈。(三)青涇，婁塘，橫瀝橋，新木橋各線，均有接觸。

【三月三十一日】(一)揚林口敵艦開砲。周吉橋，橫瀝橋及虹廟一帶，敵我步哨時有接觸。(二)敵機分飛太倉，長安開槍。又敵機一架飛繞滬南北市。

【四月一日】(一)敵軍進犯太倉，新塘市，朱家橋，雙方開始激戰兩小時，敵并放小鋼砲掩護，不得逞，死三名。(二)飛常偵偵我陣線之敵機一，後向白茆飛去，至西乾里地方，開射機槍，彈傷懷孕農婦邢李氏一名，傷勢甚重。

【四月二日】(一)晚，敵分五路向嘉太邊境草庵廟集合，為我農家橋方面守軍包圍斃敵五六人，傷十餘人，餘向西竹村退却。

【四月三日】(一)黃渡車站敵開來砲兵一聯隊，大砲六尊。(二)新木橋竹橋等處，雙方步哨時有接觸，敵軍在前線各村，騷擾不堪。

【四月四日】(一)午楊林口到日艦十二艘。(二)紅十字分會沙溪救難民返經白茆，被敵機追蹤約二里，開機槍六次，幸未傷人。(三)太倉安亭附近，全日有步哨戰。

【四月五日】(一)上午紀王廟敵我哨兵有接觸。(二)敵機三架偵察崑山，婁塘鎮，大批敵軍增防。(三)敵在朱家橋築砲臺二座。

【四月六日】(一)橫瀝橋敵前哨向我陣地進犯，并用機槍

射擊，我與戰半小時，敵不支敗退。(二)浮橋敵使衣隊數十名，圖襲未逞。

【四月七日】(一)晚，敵向我葛隆某處陣線攻擊，我出兩翼包擊，敵不支，向嘉定退却。(二)敵軍進窺岳王市，被我擊退，斃敵三十餘，奪機槍四架。

【四月八日】(一)浮橋為我太倉義勇軍克復。(二)四月九日(一)下午二時許，敵又抄襲我太倉城外防地，我即痛擊，約一時餘，敵始退却。(二)嘉定城內各機關所有財物，均被敵搬運一空。(三)敵機在浦東一帶開槍示威，并飛嘉偵察。

【四月十日】(一)敵數十人進窺張家涇，被我圍擊，斃二人。(二)敵二次偷襲岳王市，均被我擊退。(三)上午十時半，楊林口敵艦向太倉開砲彈落三里村田中。(四)大隊敵機數十架，竟日盤繞滬涇及南翔嘉定等處，向我示威。(五)晚，敵乘黑夜風雨之際，向我襲擊未逞。

【四月十一日】(一)日兵在岳王市勒令居民供給伙食，改懸太陽旗，居民多遷避。(二)我軍前線抵安亭。

【四月十二日】方泰外岡一帶敵兵千餘名，忽向嘉定撤回，隨行縱火焚燒民房，火甚烈。(二)前線沉寂。

【四月十三日】(一)敵表示取嚴重監視我軍態度，意存威脅。(二)前線敵機活動，偵我陣地。

【四月十四日】(一)太倉東門外約十里餘之張家橋，敵軍突於上午七時撤退。(二)敵步兵千名由瀏河開抵陸渡橋，帶機槍三十餘挺，輕便坦克六架。

【四月十五日】(一)瀋西華溝鄉間蔡家橋浜北，發現日軍安置野砲四十九門，排列整齊，有作戰模樣。

【四月十六日】(一)嘉定之敵又增步兵千五百餘名，小砲數十門，分開前方。(二)真茹鎮東楊家橋之西一帶，敵埋有地雷五六十個，引線東北首亦有地雷埋置。(三)太倉一帶之敵，撤集瀏河，浮橋，新塘市等處。

【四月十七日】(一)晨瀋西北新涇，敵哨兵射擊我陣地，互射約歷半小時。敵藉口在該處增兵。(二)南翔一帶敵軍第八師團調防，由第九第十一兩師團接防。(三)新塘敵窺太倉。各處佈防，備戰益亟。

【四月十八日】(一)上午十時許，敵軍卡車五輛，裝兵士二百餘名，開往瀋西，增防北新涇一帶。(二)敵在新塘市裝設電網，並掘深壕，內置砲六。(三)敵劃定瀏河至嘉定為第一防線；嘉定至南翔為第二防線；南翔至閘北為第三防線；各防線佈置緊張，積極備戰。

第七章 被佔區域之慘象

第一節 虹口戰區慘狀一斑

戰事爆發，上海公共租界當局劃分防區，以虹口一帶劃歸日本防守，因而事實上虹口一帶，已屬日軍根據地，謂之戰區，亦無不可。自軍事發動後，日軍連遭慘敗，深感我軍威脅，於是疑神疑鬼，驚惶失措，凡我虹口一帶住戶，在日人眼中，幾乎完全成爲便衣隊，任意搜捕，任意殘殺，住戶日夕驚駭，坐不安席，除真正貧無立錫，不能不忍受驚嚇，置生命於敵人槍尖白刃之下苟延殘喘外，其餘莫不紛紛遷避外埠或公共租界中區，尤以北四川路一帶爲甚，幾乎十室十空，向日繁榮之市街，一旦淪爲廢墟，可慨孰甚！茲將戰後報章所載，隨便錄示數則，聊見一斑。至於數十日來之實際慘狀，決不僅此而止，是讀者所當明瞭者也。

上海時事新報記者戰區調查記載云：虹口區自前日開放後，凡持工部局之綠色通行證者，均得出入老靶子路，至歐思威路爲止。僅由日捕或日軍詢查而已。倘自施高塔路向北至天通庵同濟路，江灣路等處，仍爲日軍警備區域，故中外人等，一律不許通過。記者得日軍海軍陸戰隊某軍官之許可，意同赴戰區視察，一觀戰後情形。

余雇車自老靶子路向北至虹口路，直達那家橋一段，已被焚燬殆盡，奧迪安戲院僅有門樓，至橫浜橋附近，兩旁房屋，均遭槍擊砲轟，牆壁屋頂，槍洞密如蜂窠，而中有天榮館，已爲日軍藏彈之所，丁與里爲日軍住所，過橋至阿瑞里日本小學，四壁已七穿八洞，日軍結縛甚忙，隔壁之水電公司，直至狄威威路口高屋止，均亦焚燬，僅餘四壁矗立，摩拿里永安里等，均有砲穴，勢將倒坍。後至北四川路底日軍司令部時，駐軍不許通過，由日軍官前往說明。但見昔日高

警署之瞭望台，已被擊燬無存。經日軍簽字後方允通過。但稱汽車不可前行，蓋聞北通處地雷，恐觸危險。將車停駐，俟隊長徒步至天通處路已入戰區，經三十餘日軍嚴密搜查方得通過。該處日軍所掘地雷甚多，上疊土包樹枝，並有米包，白米狼藉滿地。入江灣路，見四週房屋，不論高樓巨廈均已焚盡，僅存斷壁，前戰時烈焰冲天數日不熄者，即此也。入天通處路，僅有華僑自立社燒燬僅存，餘皆一片焦土。途中槍壳砲彈，遍地皆是，死豬死貓，橫臥瓦礫。轉同濟路入江灣路，經地雷炸成地穴凡三，南洋商業，藝術學校，均已焚去。六三花園，亦遭一炬，途旁樹木，均成枯幹。至林曹坊，亦均燒燬。但念三號至三十五號獨存，僅遭砲轟耳。週圍數里，無一完屋。日軍十一中隊，仍駐該處。沿途前進駐軍堅不放行，稱前面地雷密布，危險特甚，連連回去。乃相偕而返。至天通處，見西人三十餘，均被攔阻，不許通過云。

大陸報云，北四川路廣東大戲院內，連日迭演慘劇，主演者為日本高級軍官，其招引觀客之方法，則遣派兵士及大批浪人，四出羅致，故廣東大戲院內，日日客滿。其中大多數為粵人之穿西服者，以及童子軍，工人，婦女童等，共計六百人之衆。此六百者，即日軍所認爲槍擊日人之便衣隊。拘至院內後，每人均予一記號，令其坐於正廳，婦女則坐中排。每日下午演劇結果，約有十數人犧牲，刑場即在北四川路日本小學內。惟爲免除延緩起見，由日兵先將受刑人擊昏，再院內並有嚴厲規則，各人每日僅吃飯二次，如欲飲茶，則高舉右手，即可上台喝茶。有海甯路某印刷所職員吳君，亦被拘去，拘禁於戲院之內，迭被日軍毆打，身受重傷，眼鏡亦爲擊破，幸吳君爲四川人，後由高麗醫生，爲之證明，始行轉送日領事，並由日領送至工部局，然後釋放云。

有左某君，於二月十日下午三時許，在虹口嘉興路橋附近，被日兵捕去，送至附近之東洋御會館。(即司令部)嚴刑拷打，令供我軍情形。左某以商人應之，旋捆綁送至北四川路橫濱橋東洋影戲館看押。於本月二十三日脫險，其經過情形，追述於后，該處被押有五百餘人，每日兩餐，每次只給小飯糰一枚，溫茶一杯。上午九時爲第一餐，下午三時爲第二餐。被看押華人，每日須學習東洋操，跳舞，比武，但比武時，先以八個字令答：——「中國青年，輕氣無力」。並問上海是英國人美國人，還是日本人最好？比武時，先華人與華人角力，後華人與日人角力。對於廣東及北方人，最爲虐待，江浙人較好。通日語者即帶往司令部，不知予何處置。對於婦女稍有姿色者，即被官長帶去。多數婦女每

晚帶出，早晨仍送原處看押，每令婦女將衣服脫去，使着紅色運動衣，迫令在地上施滾，或遭毒污，婦女怕羞恥者，即被刺乳胸眼，或用刺刀刺其下身。看押所祇有日兵四人，被誘者夜間就地睡覺，不予被毆，無論日夜，概不許說話。審訊時有一日問官，自兼書記；一熟習華語爲通譯外，尙有一傳譯兵，和值班六人而已。日兵語人云：彼等被連來滬，參加作戰，在日本出發時，祇云到滬防守，並未云及作戰，因爲多數臨時徵集，無戰鬥力，以致怨言不絕，兵氣沮喪。

二月六日，有人目擊日軍用第一四七號護甲車，載有所捕貧苦同胞，送往楊樹浦黃浦灘碼頭棧房內，禁不許出。有時亦用卡車裝運，每日有五六十次，每次約三四十人，均被反縛手臂。惟見送入該棧，而不見釋出一人，不知其作用何在。或謂日軍對於被縛貧民，飲以茶色藥水，衣以和服，然後用殘酷手段，致其死命，再行拍照，意在誣蔑我國殘害日僑之行爲，以作欺騙列國之偽證。一說日軍欲逼我貧苦同胞，代做苦工，但又何苦反縛手臂，如捕罪犯，以致該處居民，紛紛逃避，惟中途者遇日軍，仍無生路。以是該處商民，惟有束手待斃。

二月四日下午四時三刻，有日便衣隊八名，皆係在上海橫濱橋及吳淞路之日本雜貨店爲夥。在西武昌路拘獲華人六名。至武昌路中仁智里口，有四名忽轉身將日便衣隊拖倒，其餘二人則轉身逃走。當時日便衣隊即開槍擊斃一人，其餘五名仍被拘住，拉至本廟寺巷中一屋內。其中有日人二十餘名，當即用皮鞭將該六人鞭打十餘下，然後開始詰問。六人中四人係粵人，一名伍仕文，廣東嶺南人，在同發五金號爲夥友；一名周順發，廣東新會人，在虹口廣恆水菓廠爲店主；一名李俠文，廣東香山人，被擊死者土業業，亦粵籍人。當時又在周順發身畔搜出手槍一支，(無子彈)及大洋十一元，其餘二人，一名丁富生，一名邱法文，均海門籍。至下午五時五十分，日人又詢粵籍之三人云：你們廣東人，有什麼利害？其一答：我們粵人，誓死不辱，並高呼中華民國萬歲，國民政府萬歲不已。至晚間七時，日人將三粵人，用刀在背上劃寫「支那廣東」字樣，流血遍地，然後用刀向其腹刺入殺死。其餘兩名，海門人，則用刀亂殺而死。殺死後日人即裝入麻袋至浦江中擲下，此事有人目擊甚詳。

二月五日傍晚五時許，有避難婦人三口，一約四十，兩皆二十餘歲，行經楊樹浦路平涼路，河間路口，被日軍所見，立用刺刀，將該三婦逐一刺死，並將尸體貯入麻袋，攜之而去。

虹口中虹橋立大煤號，店中工友，多數回鄉，祇留五六人管理店事。二月十二日，有日人強買柴炭，如不依從，以手杖對付，無可理喻，無法制止。曾經報告虹口捕房，及煤業公會。該號夥友，屢被日人毆擾，別無良策，走避一空，前後門牌，盡行關閉，十三日下午七時，日人又率日本小工數十人，駕車前往，小工四人由後門爬牆而入，從前門而出，將柴炭私行搶去。十四日上午十一時，該日人又來車貨。曾在搬運之際，由虹口捕房探探，及華捕包探，前去制止，仍無結果，任其車去。

北四川路橫濱橋以北一帶之商店，自戰事發生後，男女倉皇逃命，不及攜帶一物，大半於臨行時，反扇其門。其後乘停戰四小時，居民俱回家，預備搬運貨物。詎各商店大門，十九洞開，貨物亦杳如黃鶴，且有許多浪人，橫臥道旁，狂吸雪茄，不准華人入內，遂以刺刀相擊，致商民等均含淚復回租界云。

二月十二日晨三時許，日本便衣隊六人，各持火油油紙等引火物，潛至肥子路赫司克路十七號張姓民房，縱火焚燒。先以火油灑於大門上，繼即縱火，各日便衣隊，並將油紙燃着，向該屋四週容易着火之處，施以焚燒。一時烈焰飛騰，火光燭天。該屋居民，早已遷避一空，故未傷人。救火會聞訊，立即開出救火車，駛往撲救，經該日本便衣隊開槍阻止。故該處火勢，延燒至十時許，尙未熄。

蔣俊廉氏，服務於上海各日報，擔任採訪滬西新聞，歷有年數。日前爲便於往來調查起見，曾於上月三十一日，特商請該處駐軍，給予通行證一紙。至本月三日上午十一時許，因有事至百老匯路，行經外虹橋畔，突被日便衣隊攔阻搜查，當在袋內搜出上項通行證，遂指爲軍軍密探，即將雙手反縛，押送虹橋某馬車行內日兵小隊部。未幾即解至蓬路三元宮司令部內。進門後，立將雙目蒙蔽，經數日人路訊年歲籍貫住址，將身上所佩防員公會第十七號證章一枚，及銀洋雜物，一概沒收。至當晚七時許，押登運動汽車，解送黃浦碼頭，約共有十餘人，均押在該船上。斯時偷觀被難同胞，已有百數十人，雙手反縛，蜷伏船中，均血染全身，勢將垂斃，臭氣四溢，令人欲嘔。船上派有武裝陸隊四

名，日夜看守，嚴密監視，並向同胞用刺刀威逼，任意兇毆。至四日，被日兵押上碼頭斬決或槍斃者，約四五十人。天昏地黑，慘慘萬狀。蔣至此欲哭無淚，欲訴無門。惟不忍受倭奴之慘殺，決計投河自盡。至五日午，將其頭上所繫之布解去，提往岸上行刑，自念死期已至，遂躍上碼頭，以小便為山，躍身河中。詎竟死不得，仍被撈起，上岸訊問，簽以四十五號表記，押回船中。是時飢寒疼痛，集於一身，萬分難受，惟有任其擺佈而已。檢點船中被難同胞，祇剩八十五人，至六日下午，又將此中二十人，提出慘殺。至晚七時許，始得工部局派員，將難難同胞六十五人，悉數救出，車送齊物舖路捕房內。經西探長委白(譯音)及華德巡股勸招待，給以飲食，一而請紅十字會到隊醫治。(惟中數人已受傷甚重，一人因傷斃命)，始得保全生命。但兩手反縛四晝夜，手腕滑爛，全身青腫，入醫院醫治。

滬上某善堂夫祝姓弟兄兩人，其家宅在引翔鄉北首，適當戰事衝要區域。家屬早已遷避滬上，祇留壯壯之兩男子，在家照料財產牲畜，但彼等在滬，時刻懷念家宅之安否，故於日前冒險回家，察看一週，即行返滬。有一鄰人同行，走至引翔鄉跑馬場傍，日見五六日本兵，拘捕三鄉民，兩中年，一老者，雙手反縛，押至跑馬場北面，使之跪地。該日兵等步槍刺刀齊發，三鄉人即應聲倒地，旋即拋棄於近處小浜中。祝氏弟兄等三人，視狀不敢正視，拼命向租界直奔，至安全地點，驚魂始定。

二月二十四日，傍晚六時許，塘山路士林小學教員二人，為日兵槍殺，一死一傷。先是男教員某，歸校叩門，日兵五名，即上前盤詰。某答此校係我所開，我係校長，日兵即令解衣檢查，乃外衣方解，日兵即用刺刀，向胸前猛戳數刀，立時倒斃。繼而奪門入內，見女教員某，問此校係何人所開？女答係法人所開。該日兵聞，男女言語，顯然矛盾，迫令解除衣服。至裸體時，意欲強姦，女見狀駭極大呼。日兵於惱怒之餘，隨用刺刀，先將乳頭刺下，又在肩頭腋下，猛刺數刀。幸經西捕聞聲趕至，日兵始去。當將該女教員車送紅會醫院醫治。

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許，有一住居楊樹浦提籃橋之江北女子名陳小毛，(年十四)逃至法租界菜市街某姓親戚家。據云，彼(該女自稱)於前晚九時許，正在砲聲震耳，心中戰慄之際，(該女寄居是處係同鄉人家，向在紗廠作工，鄉人逃往，彼因無處可走，故仍居此。)忽有日兵兩名，見屋內向有火光，當即破門而入。遂將彼擲於地上，剝去衣服，輪流奸污，旋即奪門而去。以致被女下部受傷，滿袴血

漬，勉強行走來滬云云。見者莫不為之悽慘，後經某姓車送醫院救治。

住居北四川路底之廣東女子吳佩英，係大家閨女，於戰禍初起時，偕母逃出，暫寓法租界蘇州路漁陽里七十號。聞北四川路日兵已退，由工部局派捕上差，佩英因家內貴重物件，均未攜出，故於二月二十六日午後，返家探視。詎未到家門，即被日兵四五人，攔住搜檢，強欲脫除內衣。佩英稍加抗拒，致觸日人之怒，竟痛毆佩英，至遍體鱗傷。幸由印捕到來排解，未遭毆斃，但已神志昏迷。當由途人沈某，伴至監球場收容所，旋即車送回家。

日軍因連日進攻失敗，憤無可洩，乃將戰區內華人，任意毆打殺戮。又因運輸軍用品之故，對於楊樹浦一帶碼頭華工，尤為虐待。據調查公大紗廠內，被毆傷者，約百餘名，中有因愛國而拒絕日軍之使命，致被毆傷者，約二十餘人。此項受傷工人，大都被棄於該廠後面貨棧內，既不予醫治，又不按時給飲食，任其慘痛呼號而斃。殘忍情形，非筆墨可形容。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二十分，日方商輪摩洋九，駛進吳淞，停泊於黃浦碼頭，隨輪裝來有槍砲子彈等，軍火四百六十餘箱。日方軍車當局，即於十一時許，派武裝日海軍陸戰隊，一小隊，至公大紗廠，押令監禁於該廠內一部份華工，約五六十人，前赴黃浦碼頭，搬運軍火。時有百餘工人，不顧前往，奮起抵抗，當被日陸戰隊將為首之二人，用麻繩捆綁，以槍柄猛擊其頭部，頓成一穴，血流如注，復纏腰脚，立時斃命。附從之五人，亦被痛擊，有二人腿骨被擊折斷，倒臥地上。其餘工人，雖於恐慌，敢怒而不敢言，祇得任其驅策。至下午三時半，始將摩洋九輪上軍火搬運竣事。但該項工人，仍被押解回廠，祇有一王姓小工，託言小便，乘間逸出，繞道渡浦來滬，據其言如此云。

二月十九日下午一時許，百老匯路天潼路口，有日便衣隊與日兵各一，攔住黃包車一輛。車中乘客為妙齡女郎兩人，一衣青呢大衣，一衣紅呢大衣。初為二人任意調戲侮辱，旋即令其下車，又令上車，約半點鐘餘，即使車夫強拉女郎向天潼路西段而去，生死未卜。

據二月十九日字林西報館，二月十九日虹口日水兵又擅自捕禁華人，工部局巡捕曾目擊其事。西華德路上，有一中國行人先為日水兵以來福槍柄兇毆，繼即拳足交加，又上午十一時，密勒路上，有中國居戶三四宅，為日水兵擅自搜查。該日兵揚言有便衣隊匿於屋內，但巡捕搜查良久，毫無所獲，即軍器亦無所得。日水兵隨又押居民四人，至日司令部。下午釋出兩人，又下午二時，工部局警務處人員目擊日水

兵在四川路橋上攔捕一中國平民。昨晨日水兵擅行檢查中國行人，包探亦被干涉。日水兵自稱有權可以如此行為，實則該行人確為工部局之便衣包探，而又無法可以使之相信也。

虹口自被日軍作戰事根據後，其最熱鬧之漢豐路橋(即吳虹橋)及東亞華德路橋(即中虹橋)兩處，現均為日人戒備區中。據二月十九日該處來人談，該段一至晚間，即寂實無聲，而日軍及便衣隊，持械分往各民房內，任意搜查。見有食糧等物，均取之而去，倘同胞出面阻止，均遭槍殺。故住該處人民，每於深晚閉門，甚至一夕數驚云。

北四川路底中華學藝社，為國內著名學術團體之一，該社社員，大半為留日歸國之士，自九一八事件發生後，該社社員等對於救國工作，進行甚力，日人恨之刺骨。此次日既犯滬，其海軍第一司令部係設於該社對面，即於一月二十九日，日海軍司令部會遣海軍及浪人多人，破門入內，搜索搗毀，旋加貼日本海軍司令部封條於大門而去。二月二日，我軍進攻北四川路底，日軍大敗，於退却時縱火將該社焚燬。查該社所藏專門圖書甚多，約值二十餘萬元，社員寄存專門圖書，約值十萬元，此外所有社員交來付印之著作稿件數十種。又該社秘書社會教育專家馬宗榮氏，十數年來所搜集之社會教育專門書籍千餘冊，均成灰燼。誠我國文化上之又一重大損失矣。

住居虹口塘山路陸仁甫君報告：虹口一帶日人，暴行無所不至，渠曾目擊在匯山碼頭附近近有華婦三人，經過該處，被日哨兵瞥見，喝令停止，以檢查為名，遍身摸索，并命自動脫去小衣。三人中其先行二人，加以拒絕，均遭槍斃。其後至一人，只得從命，即被曳至僻處，輪流姦淫，為狀至慘。又虹口一帶，各里放哨日兵，挨戶搜索，見有燈光，即破戶而入，搜括一空。男子斃斃，女子強姦，無一倖免。故虹口一帶，已成人間地獄云。

一月二十七日午，有江蘇人王某，在外白渡橋禮查飯店門前，突被日便衣隊拘捕。當為巡捕瞥見，即將王及便衣隊，帶至虹口捕房，隨將王某嚴密搜查，並無違禁物品。但該日便衣隊仍用強橫手段，將王某往日領事館而去。

廣東大戲院逃出之伙食夫云。

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日兵由黃浦碼頭，劫來粵籍少婦二人，至院中輪流姦淫。後即以皮條繫其足脛，雙雙倒吊於牆上，並點洋燭，插於少婦雙股間，不准稍動。如違即以刺刀刺其股肉。據日兵云，二婦人之丈夫，係在十九路軍中作官長，故吾輩待之較優於他人云。

二月二十六日江灣路居民某姓婦人，年約二十五歲，以戰事猝發，未及逃出，連日遭日兵無理威嚇，致神經錯亂。經戰區難民臨時救濟會，將其營救出險，甫送亞爾培路亞爾培路該會第一醫院醫治。至其病狀，則完全為受驚過度所致，見人輒掩面狂呼。「東洋人殺人」，致無法詢其姓氏住址。

東高路一帶，戰事起後，連日被一隊形似小工者，搶劫一空。若輩成羣結夥，當敲門搶劫時，極有組織，毫不紊亂。每十人內即有日便衣隊一人，為之指揮。西光里至小菜場一帶之商店，搶劫一空。經華百貨商店店主余任波，昨由松江回滬，下午四時許，偕店夥一人，冒險至東高路探視，正遇漢奸十餘，將其店門攔開，搬運貨物。余即上前阻止，立被漢奸等用鐵尺斧頭擊斃。店夥乘紛亂之際，逃至法租界西門路。據云：東高路上屍體橫陳觸目皆是，大半係商民服裝，至被劫後之商店，十九門戶洞開，雖至微之物，亦被搜去云。

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時，楊樹浦江面，有頭號駁船三隻，滿裝麵粉，計四千餘包，行至大坂碼頭附近，突由日艦搖來日哨船八艘，迫令該駁船停靠艦邊，將所有麵粉，搬卸一空，並將駁船扣留。船主周永貴脫險逃出。

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時許，虹口培開爾路有日便衣隊七八人，偕陸軍十餘人沿途捉拉小車二十餘輛；復往匯山捕房對面鴻利里，捉拉小車十餘輛。其中有一小車夫，即求救於捕房某華捕，請為勸阻，該華捕答以「無能為力」，小車夫聞言大哭，並向華捕云：「我去雖死不過犧牲一人，其事猶小，若為日人工作，害我同胞，關係甚大，一言畢又放聲痛哭。該日便衣隊見狀，旋即趕來向該車夫拳足交加，並用利刃猛刺。其餘各小車夫，見狀知難倖免，遂被迫俯首隨便衣隊向茂海路而去。

兩人則增福，年三十二歲，住居虹口廣東街，自開北方而發生戰事後，未及逃出，祇得蟄伏屋內。至二月二日下午四時許，突被日兵破門而入，押至小學校內。直至六日，始得工部局派員，前往救出，其所謂虎口餘生。據云：余（自稱）自被日兵拘至日小學校時，同胞之被押在內者，約有三四十人，迨至旁晚時，陸續被拘至者，共有一百餘人。先由日兵，逐一將余等手足捆縛，並用白布（約長三寸）條，一書號碼，扣於各人胸前，余第四十一號，被押一宵。至翌晨押登卡車，解送至匯山碼頭，將各人拋擲於預停之大鐵廠船上。斯時被難同胞，均倒臥疊積船中，監視之日兵，時用槍柄刺刀亂擊亂毆任意兇害，於是血流淋漓者有之，遍體鱗

傷奄奄垂危者有之，並有年約八九小孩啼哭大呼父母者，慘慘之狀匪筆所能形容。至四日上午，又被日兵押同登岸，日兵擊言概須槍斃。當時被難同胞，均知死在眉睫，有十數人即乘間投入黃浦。詎余被日兵拖上岸時，胸前所扣之號碼布條，忽然遺失，並不押上汽車。余已魂不附體，呆立岸畔，見各日兵紛紛胸有白布條者，押上汽車，運去槍決。（地址未知）惟余因無白條，並不押去，約逾半小時許，（時被難同胞均已裝去）忽然另有二日兵，仍押回船中，後又陸續被拘至船中者，約有六七十人。其時余已知覺全失，痛苦酸軟，毫無所覺。直至六日下午，始由工部局派員到船救起，運送捕房。七日上午，始得釋回，至法租界親戚家，得以家屬重聚。略進稀粥，睡臥三日，惟神經已受劇傷，一時不易回復，然亦可謂不幸中之大幸矣。

第一節 開北慘狀一斑

日軍發動最初之目的，本在開北；自經我軍奮勇抗拒，一再敗敵後，日軍憤無所洩，連日以重量大砲，對準開北全部施行轟射，所受損失之重大，非言可喻。僅就商務印書館一家而論，已達一千六百餘萬之巨，居民不但房屋財產盡歸於烏有，受流彈擊中因而斃命者更難勝數。茲就報章雜誌所載開北慘况，摘錄若干則於下，以見一斑，非所謂開北慘狀已盡於此也。

自我軍撤退第二防線，日軍尚未敢昧然開入，經漢奸偵察，始以大隊侵佔。時事新報記者次日視察報告云：記者於今日清晨，繞道赴開北，先在鐵道一帶瞭望。但見紅光四起，觸目皆是，烟火之氣，充塞胸膈，略點計着火之處，當在三十以上。繼以鼓勇前進，轉經共和新路大統路向北前進，祇見虹江路已燒去一半，東王家宅西王家宅已完全成一片焦土。無一木一柱剩留。中興路一帶，延燒猶熾者，有四五處之多。香山路育嬰路宋公園路，幾如炊烟四起，無一完土，居民，已逃避一空。僅見少數江北人，用紗包之蓆袋，滿裝物件，肩負手攜而過。敵軍在各路之交叉路處，即站有步哨，比鄰租界之里口，亦有二名駐守。共和新路鄰近兩路為車站之處，已有日本旗幟。間有災區同胞，於昨日逃出後，復於今晨前往探視者。在永興路之西南，雖為敵軍所見，尚無大礙。惟一至永興路相近，即被扣留。記者其時恐蹈覆轍，即匿於僻處審視；見扣留者男女站立一處，約十五人左右，被扣留後即有一形似排長者，前來盤詰搜查，或仍扣留，或被派領路，放行者祇有三人。記者觀狀，當即潛回，在十一時許，適遇由寶山路口逃出之被難同胞。據謂寶山路一帶，完

好房屋。日人正於此時澆火油縱火，故記者復轉至租界河南路探視。果見黑氣上沖，勢已燎原矣。是日下午起，開北其和新路北，柳營橋南境，又起大火，該處西面有市住房約數十間，焚毀殆盡。其間有公安局第四區，談家橋分駐所，亦完全焚毀。即較南坐西朝東之市房十餘間，亦延燒無餘。其他如中興路，永興路，虹江路，會文路等，因無救火隊往救，均未熄滅。

又云：開北一帶，自經兩軍月餘之對壘，與敵機之轟炸後，繁盛市街，已成瓦礫，電木與水管，亦均斷裂，開北水電廠雖幸保全，但職工均以兵燹星散，分處各地，一時召集為難。加以戰事前途，尙難樂觀，故置不修復，以致入晚竟成黑暗世界，惟因積屍遍地，歷時過久，已白骨成堆，故燭火閃爍，於漫漫長夜中，忽隱忽現，直同鬼域。開北之無智識江北人民，甘心為敵利用，趁風打劫，現在開北方面之華人，惟此輩最為活動。臂纏白布，上以紅色塗成形似日旗之標識，或則以紅紙剪成圓塊，貼於布上，或並紅紙而無之，則以大英牌粉紅色紙包，剪成圓塊，醜態百出。然在日人卵翼之下，氣節極高，無惡不作。開北方面情形紊亂，達於極點，避難租界之開北居民，雖有時冒險返寓探視，然得安然而返，莫不談虎色變也。據開北來人談，江北漢奸，近在開北，活動較前愈烈，且已在某處，組織司令部，且有大隊長，分隊長之名目，其職務一為維持開北治安，一為遣派大批漢奸，偵探吾軍動靜。惟發縱指使者，均為日人，現下開北之勢，除日人外，蓋已盡被此輩漢奸所佔據。

又云：開北寶山路，為我華界精銳之區，年來居民日多，地價日高。自一二八戰事發生，經三十二天砲火之轟炸，開北已變一片焦土。記者在我軍退走以後，已三度往開北，而兩次被阻，至昨日始得至戰區以內。舉目所見，悽慘萬狀。茲將開北戰區之真象，分述如下：

昨日北四川路，凡持有工部局之通行證者，可以至開北。記者偕家人等，驅車前往，至河南路北，人力車對於有通行證之人，盡願免費拖往，蓋空車不能過靶子路口也。近靶子路北，見露西之房屋，都為火燒，門面全毀，內無一物。向北之搬物車輛，在早晨八九時，即已擠塞於途，我等至東寶興路，而入華界。由寶山路而至永興路，幾如身涉亂鐵叢中，極目四望，但見一片殘垣斷壁，周圍數里，一月前麟次櫛比之市房，至今已無一完整之屋宇矣。而且各處馬路，均坍塌倒地，將途途塞斷，我人已無行道可通，而且並路途亦不識矣。我等至開北，途中殊無人行，淒涼景况，如入地獄。記者住居滬北，已多年矣。昨至寶山路，兩邊之厦厦巨屋

盡若雞鳴。迫折至虹江路寶山路口，見戰壕猶在，電網已毀，我等爬亂石磚瓦中，顛仆難行，不得不手足並用。及到所居之處，前後左右數千幢房屋，均成爲火燒餘燼之瓦堆，已辨不出孰爲我家。歷一小時，備略認識。記者家內，盡數燒光，祇留一灶於亂磚中，扒翻到底，僅得小碗二只，取作紀念耳。記者十年心血，付諸一旦，乃廢然而返。經寶通路，滿地鎗彈，而又遭有日軍之砲彈箱無數。乃抵源通里口，又見有被火燒死之人民尸體四五十具，周身焦黑，頭顱雪白，而肚破腸流，無溢於地，臭氣四布，觸目驚心，痛慘易極。此外零星尸體，在各里弄口橫臥於地者，更不勝枚舉也。下午二時，離此地獄，而返租界，在此火燻荒坵之間，日軍乘車四出巡遊，荒坵亂地。記者在戰地帶二只酒盅歸來，足備紀念。聞北全區數萬幢房屋，在昨日記者所經之處，完好者，可稱尋不到一所，其有未經全燒者，亦門戶開洞，物件劫掠一空矣。

以下將日軍暴行事件酌錄數則。

虹江路五七二號滬北中學，住居北四川路鐵路之間，爲火線之衝。戰事爆發後，即爲日軍佔據，將事務主任謝鶴年及校丁永康，拘押司令部多日，乘隙逃回，狼狽不堪。又校工庭采，當日兵擄入，墮入夾弄，穴洞相窺，目視日軍出入其忙，將圖書儀器，陸續擄燬。飢寒交迫，歷三晝夜之久，追後延燒，拚命爬出躲入鄰屋，轉瞬避匿，無從逃出。幸得鄰屋內遺有年糕等食物，得以不死。我軍衝入廣東街時，得聞奔出，爲我軍所獲，得以生還。方知校舍早經焚燬。

公安局五區三分所警長陳漢卿，於二日下午，被日兵拘去，工作運屍。後以工部局之交涉釋出，已形消骨瘦矣。據陳氏云，服務於湖北五區三所，自念八晚，暴日進攻開北，以職責所在，致日兵迫令繳械，擄於虹口日海軍司令部，幾被槍殺，九死一生，旋幸得離險境。不意復於二月二日，因公於下午七時餘，經過外白渡橋百老匯路口時，突被日軍使衣隊四人攔阻，任意檢查，以袋內藏有中山日記一冊，致復被拘，押於附近商店空屋。時屋內已有三人，門外則有日兵把守。約至深夜十一時許，復被便衣兵用布帶繫緊兩目，登一運貨汽車。行約念分鐘，至一地，即迫登三層樓。樓上已先行吾國同胞念餘名，即令坐於一處，至此不見天日，遂致不分晝夜矣。翌晚，有日兵七八名上樓，又將各人雙目蒙繫，迫下樓入一汽車內。駛行約十餘分鐘，至一碼頭，下車入船底，方將蒙目之布放去，即令搬運白布袋。袋重百餘斤，外多血跡，捫之決爲屍尸，袋上且有號碼。工作六七小時後，即復以布袋目，驅上汽車，稍有抗拒，即予槍殺，或以

刀刺死，聞多跳入浦江中求死者。每於工作完畢，回至樓上，輒有三五人不見。如此六七日，所持以果腹者，則每日僅發給黑色麵包三塊，生鹹魚一小方耳。至電燈明後，約四五小時，則迫令下樓上汽車，至碼頭下船工作。往來裝載雙目，至今尚未知所登之樓爲何處。中間曾以鉛筆破紙作書，附以紙幣，上車時擲於途中，俾拾得者代爲馳報家人及長官。至十日。工作畢後，汽車忽駛往捕房，同車者共念九人。下車後，捕房人員，於訊問姓名以後，方得飲熱水一盃。迨天明六時，遂復由捕房中人促上汽車，自楊樹浦駛至南京路口，令各人自由投家，當運屍時，曾留意於其布袋之號碼，計已至二千三百七十餘號。日兵對吾等時施毆擊，或則槍殺，一若兒戲，初無絲毫人道心。

據由開北姚家宅川公路逃出難民姚漢氏語云，其夫姚根生，本地人，業木門汀工二月三日下午三時，日軍用大砲轟擊，頃刻房屋起火延燒。姚氏隻身攜兩男後向北逃，適被日兵警見，開槍中姚右足，彈自前膝下打進，由足滲穿出，頓時血流如注，痛不能動。其七歲男孩，隨此衝散，祇忍痛手樓腰後再逃至寶興路火燒場旁，露宿五晝夜，粒米未進，八日下午三時始由中國紅十字會救護車送西藏路時疫醫院療治。又據逃出之某婦人談彼在樓上，曾親見弄口之日兵五人，將年約二十七八歲之婦人，用刀戳斃。一日兵先用槍柄，將婦人猛擊數下，該婦人即失聲倒地，另外兩日兵，則用利刀，將婦人頭部胸部，連戳十餘刀，婦人立時斃命。見之一日未能進食。

虹口日兵，於二月二日在開北胡家木橋一帶，被我軍連頭擊以後，即分路竄入楊樹浦方面及老靶子路各地。至中午十二時許，忽有日籍散兵十餘名，由老靶子路向南，竄入柏樹路與北河南路間之靈馬路小菜場，手中槍械，已不齊全，形狀亦十分狼狽。既而走入柏樹路與里，見有兩華人，正從弄內走出，日敗兵如瘋狂一般，揮槍向華人亂戳。爲首一人，名小木匠，即於該里七百六十四號門前，被日兵槍刀刺殺，其後一人，急向駐防該處之英兵身旁奔避。結果，仍被日兵刺死，並將兩華人之死體，由日敗兵共同抬向武昌路方面而去，不知作何處置。又有某理髮店一陳姓華徒，因飢餓，燒湯年糕吃。日敗兵六人聞聲即打門入內，即先將已燒熟之湯年糕，飽餐盡淨，並將該學徒曳之而去，生死未卜。

有難民數人住居開北青雲路據其向人談話云：當日寇進攻時，男子盡被日便衣隊用刺刀殺傷，女子則多受辱。事後又用刀刺死者。又靜安寺路底，有幼孩一人爲日浪人用槍擊中腦部身死。我國同胞數十人，見之憤極，不顧生死，直追

擒之。當時被民衆將該浪人頭面等處猛毆，卒被印捕趕散，將該浪人帶去。又有黃尊義者，粵人，住橫濱橋東寶興路橋塊某里內，念九日晚，偕妻女及同居鄰舍數人，冒險逃出，皆被日人拘捕。帶至武昌路三元宮內拘囚。不久被捕男子，盡遭日兵毆後，用槍亂擊斃命，本人亦遭槍傷胸部，應聲而倒。但並未畢命。其後屋外槍聲猛烈，日兵多出外應戰，本人得乘機走出。當時日擊許多同鄉婦女，被日人剝去衣服，綁在柱上，用刺刀割胸腹割乳頭而死，情形慘極。

浜北一帶，無辜同胞，遭日軍慘殺者，日有所聞。工部局警務人員，有時出而勸阻，亦無效驗。某日下午四時許，海寧路三〇一四號仁德醫院，(華人所設)突來受傷華人一名，左足槍傷，血流如注。未幾日軍四名隨至。駐該路北江西路之中西巡捕，莫名真相，留仁德醫院之受傷者，則被日人尋獲，約五分鐘後，日軍派卡車將受傷者車送北四川路日軍司令部。後虹口捕房派八號西探長，前往偵察，據其告人，受傷係一小本商人，向在老靶子路天福里口，開設大餅攤。不知如何，忽遭槍擊。但日軍向西警聲稱，受傷者係奸細之一，當時共有四人，曾向日軍開放手槍。但該處附近之居民，則均證明實係小本商人也。

南京時事月報記者。爲之記滬瀝戰地慘狀，轉錄其關於開北方面者如下：

長途的辛苦，使我不能鼓着餘勇前進，在北站一家小小的旅舍裏下了榻，蚊子臭蟲叮了一夜，第二天睡眼朦朧裏被叮得痛癢來紅日滿窗，不容再高臥了。這天是準備先到開北之行的，好在近在咫尺。可以緩步當車。胡亂吃了些早點，便沿着界路轉向寶山路而行，美輪美奐的北站候車房和管理局，通通付之一炬，那裏什麼也沒有，祇剩了些瓦礫沙土，但有幾個工匠模樣的人正在測量地勢，似乎預備興築，賠價兩字是休提，燒了只有自己挖腰包再築，日本人應該拍手歡笑了！寶山路的轉角，有許多女童子軍在集隊談話，不知其否爲參觀戰區而來，如果上海附近的中小學生人人都有機會可以到這裏走走，看看些頑垣壞瓦，與奮鬥們的神經，使感覺亡國之痛楚過於眉睫，也許比坐着念教科書有點意思吧！我這樣想着，不覺已進了寶山路。出乎意外的，寶山路竟是很熱鬧，遠遠將去，竟和往日不相上下。再走向一看，兩旁小販如鯽，也有山東佬在喊着快看西洋鏡，一個銅板一位的，也有賣熱食的，賣水果和酸梅湯的，夾雜不少的難民，喧嘩一片，令人絲毫不會感覺着荒涼。再往前走，許多房屋，似乎都雖然尚存，其實都祇剩一座空架子，裏面早化爲灰燼。漸漸地人跡也稀少了！祇有穿黃色制服的警察在站

着崗，很整齊，很有精神，這是故都開來的模範警士了。他而走到路旁瓦礫裏去，什麼也沒有，稍值幾個錢的，想來早被窮人搶走了。觸目的是許多爛壞了的沙袋和些鐵絲網，馬路倒很潔淨，這是接收後的整理工作。再走上前去，鐵賊大廈的商務印書館在望了，鐵門緊閉，只能從門縫裏進去，也祇剩了個殼子了，對面的東方圖書館，更是廢爛不堪；聽說燒燬之時，還在法租界，都拾到風吹來的燒焦了的辭源和廿四史殘頁，裏面藏書之富，可想而知，因此想到從前在還讀書，每天必定光臨東方圖書館一次，看看那玻璃滿架，常有汪洋浩瀚的感想，如今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其數也抵不下於秦始皇焚書時代。那窗檻裏面，也滿佈着沙袋，這也許是我軍所設，臨高臨下以作戰的。從門外草場中又拾到一張燒燬過半的梁任公飲冰室全集殘頁，我把來什襲保存，以留紀念。於是再往前走，路旁已寂無人，商肆小販更是絕跡，只有一家破店，陳設一張長方桌，上面放着一大壺茶，外寫「歡迎吃杯熱茶去，茶資聽給，不敢強索」，我想這倒是一件公德事，走進去一喝兩碗，給了四個銅子的茶錢，那在桌上，但是並沒一人出來招待，可算是很新鮮的一種營業了。這時候寶興路來了幾個短衣同胞，都像喝醉了酒，七顛八倒望前走，過了橫濱橋，土早堆的很高，爬上去一看，草下流水潺潺，上面祇幾縷些沙土，數十步外，兩個日本海軍陸戰隊兵士，抗着槍，矗立一所屋口，路上不用說更闌無人跡了。所謂恢復一二八以前狀態，照這樣如何辦到？再看那幾位喝醉酒的，已大搖大擺往下走，我也跟下去，想着個究竟，誰知走不到幾步，一個日本兵早走過來搖着手，睜着眼，看他樣子，似乎不懷好意，我只好暫退兩步，可是那幾個人早已毫無留難地走過去了。屋子裏這時突然又鑽出兩位短衣同胞，像是江北口音的和那個日本兵鬧着頑，大家笑彎了腰，嘻嘻哈哈鬧成一團。我呆望着了半天，想這兩位朋友如果死後能殺把來解剖屍體，一定要看看他們的心肝什麼做的。可是事勢不容我再留了，重回到土阜上，遠遠望去，盡是廢墟碎瓦，到這裏纔是一幅淒慘的戰後景象，時報上記載說，連一片完好的磚瓦都沒有，的確是真的了。這天親眼看到所謂江北漢好的活劇，更是噁足了氣，人窮了而重為盜為匪，任何的罪惡，都還有其可想之道，祇有作漢奸的，其肉真不可食，這難道是中國的特產品嗎？何以歐戰數年不開有甘於賣國的呢？四顧茫然，無可留戀，循着歸途回來，出了華界，步行到老靶子路，趁一路電車到公園靶子場。北四川路一帶所謂神祕之街，大致已復原狀，不過奧迪安醫院已燒燬了，許多日本人開的市肆，有的也已閉歇多時

，這都是其難或天皇之賜。靶子場一帶，還是很冷靜，仍到處看得見日本的海軍。越過黃牌路，到天通庵站，什麼都燒光了，一間間像鐵架似的破屋，已不堪居住人，祇可留作遷居資料而已。一切的一切，都似乎身入死城，蕭瑟萬狀。這時遇見了一位形似農人的，滿着髮屑，坐在階沿樹下納涼，爲了酷熱難忍，便同他席地坐談，他說在這裏築有一所小小的茅屋，恰未被燒去，前天回來，喜出望外，什物也毫無損失，也許因爲屋子太殘破，東洋人眼孔大，沒有光顧吧，據他說這裏一帶，從前藏污納垢，許多盜匪和路劫賊都待爲淵藪，一二八戰後，房子燒光，殷富破產，連盜匪都無可立足了，現在閭閻安靖，雞犬無驚，倒是一件不幸中之大幸，我因此記起日海軍大隊長森可久在接見中國接收委員時，翹起了一隻腿，傲然的說道：「此間盜賊最多，自帝國軍隊進駐鎮攝，現在已經絕跡了。本軍現雖奉命撤退，但中國人民紛來挽留，希望此後中國警察能保護日僑，否則帝國軍隊仍須取斷然處置」。日本人把中國地方蹂躪到這種地位，現在說這種鬼話，豈不可氣？那位農人又談他的逃險情形，可惜他一口的雷波土話，我沒有聽明白。夕照已經聊山了，那種冷僻得異常的荒區，實在懷乎其不可留，於是趁着斜陽衰草，回至北四川路底，一大隊的日兵正在操練，朝着尖角崗的一位軍官，見了中國人走過，用兇險的眼光射着，那一種氣概，儼然以亡國奴視我們了！

神祕的上海啊！重重的國難，祇有使牠的繁榮，愈益地滋長了。那天晚上在繁盛中心的南京路兜了一個圈子，女人們仍舊那櫻花招展似的往來，洋行小鬼，其多如蟻，他們在帝國主義的羽翼之下，正盡量的享受他們玫瑰色的春夢，兩旁的茶食肆，電燈如炬。擁擠不堪，原來明天就是過節了！在這裏徘徊片刻，真使人哭笑不得！

匆匆地過了一宵，在晨光熹微中，重又向北站走去，祇有神聖的勞工，揮着汗工作，黎明在上海確是最冷靜之時間了，我今天地決意到其茹去，趕火車不及，就趁華商公共汽車，每位只消三十九枚銅元，路線却不短。界路西偏，尋臭刺鼻，不知是否戰後的遺留，也許可爲疫病之媒介，市政府却沒有注意到。小販仍是充斥於途，許多露天食物攤，預備貧民光顧的，觸目皆是，原來共和路以上商肆已一律成爲焦土，這些小商人無計爲生，便只好在原址改營雜業，大概有數十年汗血的產業盡化灰燼的。聞北小商業的整個破產，直接將予上海社會如何的影響和恐怖，這也是市政府應該慮及的，在汽車裏懸掛着市政府「貧民借本處」的廣告，不知是舊有的還是新釘的，也聽說限制很嚴資本也很微，因此我

想如果裏面與聞北，唯一方法必須積極救濟小規模的工商業。上海的財富是資本階級和帝國主義合作掙起來的場面，沒落在低層社會中的小商業，却刻刻有遭受破產可能。如今聞北若干方里的小商業基礎已全部燬滅了。這將給予大資本家以吸收併吞的機會，而此種企圖的結果必然地將製造爲失業充斥和麵包恐慌的慘狀，而其產黨，盜賊更可逞一時了。救濟聞北必須撫輯流亡，這個決不是市政府一紙通告；「遷徙民衆，其各來歸，安爾故居，帶爾田畝，掃蕩氛穢，還我舊觀，毋存觀望之心，庶觀復興之盛，本市長有厚望焉」。一篇官樣文章，所可生效，必須先設計復興商業，因此我想一個辦法，將借本處大加擴充，同時經募戰區公債二百萬元，純供商民借本之用，每人可按其實際情形，以相當的擔保的借以五十元至數百元之資本，期限自一年至二年，利息最多不能超過五厘。更在種種方面，予以業務上的便利，助其復興舊有的規模，到期再派員調查各肆情形如果實無餘餘，未能還本，不妨再延長其期限，若故意推宕，當然也可以依法追索。這樣在市政府是並無所損，而小商民已拜賜不淺了。在這種創巨痛深之時如果希望一般小商人赤手空拳，重安舊業，豈是事實所能做到，政府若沒有辦法，眼見得聞北的興復將悠悠無期了。

汽車由中山路折向太陽廟顧家宅而前進，沿途除大統路一帶商業尚能如常屋宇亦尚保全外。其餘則差不多盡是一片瓦礫場了；日本人經過這裏，應該自謂其砲火政策的威猛吧！車子到了廣益車站，戛然而止，暨南大學已在望了。門前貼着鄭洪年的佈告「在校務整理期間，敬謝來賓」。一位警士倚槍而立，我向其說明參觀來意，他指着佈告表示拒絕。經過許多唇舌，才把我領到門口一間警察派出所內商洽，那裏邊的警官倒很客氣；馬上允允，於是他先在前引道，龐大的校園，盡已鞠爲茂草，一切荒廢蒼涼，瘡痍滿目，暨大的校舍，是分散着建築的，大約有十多幢的房屋，所以一幢被燬，尚不至於延延他處，還算大幸。先到東首的大教室，門窗玻璃，已被炸彈炸去一角，但尚無大損。三層樓牆上有四個洞，下置小梯，據說是日軍整穿，用爲瞭望之用的。再前進是一所堆放標本的教室，已蕩然一空。粉板上寫着許多：「弱小支那兵」，「佐藤正雄第七支隊隊長」，「皇軍萬歲」，等等的標語，還有一「驅逐滿口氏」的字樣，不知什麼意思，更奇的「打倒國民黨」，及蔣介石的標語也有，是中國共產黨所寫的，還是日本兵士寫的，已不可考了。這此前進，各校舍除一二處被全部炸燬外；大概還好，祇可惜一切標本儀器，校具什物，都已無復遺留了。暨大留校辦事員某

君出來見，很感歉地請我再到各處參觀，據他說目前本處復課已不能，祇好候至下學期了，聲大白趙正平校長迄今，慘淡經營，有此成績，此次慘遭無妄，與商務印書館被燬，同為文化上最大損失，但還應保存大部份精華，尚是如天之福，比較持志學院，已僱修多了！校中一空地，被日兵改作飛機場，滿地廢紙破紙，尙未加以清除，兜了一個大圈子，日已近午了，乃辭謝而別。

越過軌道，到了車站旁邊，幾家商店已照常營業了，買了些麵包，站在餛飩館前，胡亂吃一個飽，爲了熱，便在一糖菓店中小憩，圍着和店裏一位白鬍子先生談話，他是真茹人，年紀七十多了，不住的搖頭歎氣，他說生平經過長毛，庚子，和辛亥三大變亂，沒有像此次所受刺激之甚。老人家的話匣子一開，便滔滔地不絕。他指罵英荷的一位漢奸沈頌閣，專替日本人做走狗，利用所謂「地方維持會」名義，召集四十餘團員，橫征暴斂，變賣軍隊遺留的用品和居民未及搬去的物件以自肥，聽說沈是從前會審公廳的譯員，在河南當過團長的，這幾天上海正鬧着他被綁的一案，大約其行爲不端已有確證了。老先生說真茹全鎮只有百餘方里，住戶不過五千餘家，而此次遭受損失，幾於全部波及，不一定是日本人所直接蹂躪，那些漢奸也有功勞，土豪劣紳不去，本鎮永無澄清之日。於是老先生又繼續發揮他的「暴政猛於虎」的政治哲學，從威同的生活情形演到今日不勝感慨繁之，記者覺得今日親炙地方父老的甘苦談話，很感有味，如果黨部諸公，肯軒到民間去觀察戰後農村景况，我想比空喊幾句三民主義好些吧？

本要到兩湖去的，細雨濛濛，天容如墨，走不得了。汽車久等不到，祇好僱一輛人力車回上海，車夫的路徑不熟，從東寶興路繞到寶山路，沿途店舖還有日本人書寫着「許可出入禁」的，最傷心的，瓦礫之中，常有木牌斜轟，仔細辨認，似乎寫「民國二十一年孟春，中國陸軍將士靈位，施主田中信隆」等字，這是日本慈善家的功德了！感謝他們的好意，殺了我們還裝慈悲，可是你沉埋終古的忠魂啊！你們死的代價在那裏？上海協定簽字那一天兩方歡飲的香檳酒，也許就是喝的你們的血吧！

第三節 江灣一帶慘狀一斑

江灣一帶，爲此次戰爭砲火最劇烈之點，兩軍生死相搏，砲彈橫飛，疾如流星，密如飛蝗，民居之被毀者，不可勝數，著名大學，被燬無餘，實是空前未有之浩劫。茲摘錄報章所載江灣一帶慘狀如下，藉見一斑：

時軍新報云：據山江灣轉運來者云，該鎮已成一片焦土，瓦礫成堆，屍橫遍野，掩埋乏人，氣息僅屬之餘，猶餘生亦伏床下，仍備促不敢稍動，蓋恐宵利刀。而榜腹家居，雖幸免於兵燹，亦難免爲餓殍。該鎮砲馬廳中，有已死之戰馬甚多，日本旗幟，則觸目可見，總之慘涼景象，有非言語所可形容。記者前往視察，適逢照橋南首之高安坊方面之房屋，正在延燒，茲將該處被燒之地段，見聞所及，詳紀於下：(一)查照橋南首萬安坊，(二)查照橋東首之油車方面，(三)查照橋西首之南橋坊燒去。後至街市，東至柵口，西至尼姑庵止，均已燒去，(四)大寺利門等房屋，均被燒去。(五)東首之談文住宅，被砲彈轟毀，(六)沿西之鄉公所，與市公安局第五區之第五所，及保衛團等，均已燒去。(七)江灣時疫醫院，全部燬盡，聞該項房屋，係於去年新建，造價約四五萬元，此次發生戰事後，中國紅十字會在此處設立第十五傷兵醫院。(八)嚴家祠堂，被砲擊毀，(九)北弄燒至小弄止。(九)東嶽廟被炸。(十)江灣火車站，被燬已盡。(十一)國立勞動大學，被砲擊毀去，校舍，燒去一部份。(十二)丁家宅一帶，全部被燒。(十三)新市路房屋，均被燒去。經燒去之房屋，牆壁上槍彈之痕，觸目皆是，或砲彈洞穿，或屋而被燬，其不在火線而較靜者，損傷較少，而業已被燬之房屋，尙有數處，餘燼未熄，騰出煙火，臭氣四溢。日軍哨兵，在途梭巡者，一二人，四五人，不等。

又時事新報所載廟行慘狀，如下：廟行鄉左右之金穩宅，三百餘頭，東塘街，西塘街等處，均爲此次作戰最劇烈地帶，新聲社記者，因悉日軍業於十八日撤退，而我保安隊亦已進駐，特於昨午午後，驅車赴該處一觀實况，却後演桑，無限淒涼，茲將詳情，記之如下：(沿途一瞥)午後一時，由開北鐵路北轉，循中山路前進。在鐵道交界處，先經日軍崗位，檢查一次，後即無甚阻。中山道上，行人往來尙多，繼即由源太路直向前進，日軍步哨已絕跡，惟兩旁電桿橫臥道上者，有二十餘處，似爲人用鋸鋸斷者。車抵寶善寺，即不能行駛，蓋前面道路狹小，祇能步行。鄉人領導，約去半里許，見東首有一公司，房屋約二十餘間，規模頗大，今已盡燬於彈火，巍然獨存者，祇後首一小屋而已。稍偏向西北，爲侯家宅，全部房屋，盡成瓦礫。據鄉人言，侯家宅之遭燬，係事後日人縱火所致，沿途見隔而戰壕，綿長約四五里，大部已被農人翻種鋤平，然殘痕累累，尙復依稀可尋。復前行約四里許，抵詹家宅，我第五軍某旅曾設司令部於此，房屋損壞尙不多。據東首一室，移門起有一交通壕，直通

廟行，長約三里許，今亦已多半填平。再走半小時之久，始達廟行。(鵝溪小學)廟行村住戶計五六十家，房屋俱沿鵝溪小學，尙有學童五十人，課室兩間，教員兩人，在一小村之中，校務尙稱發達。自經兵燹，室內一空，四週危壁，存一輪廓，而彈痕密接，幾如蜂巢。(王姓婦人)離該校十餘步，有周姓大宅，已付一炬。比鄰爲王家宅，全部房屋三十餘間，直至泗漕廟後。今則但見瓦礫凌亂，已成一片焦土。其時遇一被難之王姓婦人，據其口述，彼同姓中共有五家，有屋二十餘間，向業油車業。(即替札油)前此急難中，忽忽奔出。先至羅店，繼又東西奔逃，中間經過二十餘處，備嘗顛沛流離之苦，始轉轉抵。今則家人星散，孑然一身，方於一星期前轉返家園看視，但屋舍被燬已盡，無片瓦可以蔽身，家用雜物，損失無遺，倉卒中，設法僱人築一小樓，僅足容身，飲食起居，皆席地坐臥，且當遭火之際，家人死於難者有三人，一則年已七十歲矣。言時淚欲奪眶而出一種身世淒涼之狀，誠使吾人不卒聞也。(泗漕廟)王家宅東南岸泗漕廟，(廟行之名由是稱)爲雙方激戰爭奪之所。廟計三間三進，本爲該村人民所崇奉，香火極盛。自戰事發生後，該廟即爲我前線據守之地。前後左右，均築極大戰壕。廟內沿東牆脚處，亦有戰壕遺跡。而所謂大老爺三老爺等偶像，咸已斷手切足，橫臥滿地。我軍退守時，被日軍佔領，廟內即駐紮，金澤工兵第九隊第一中隊，當日軍駐在之時，曾於屋頂破一洞，以三竹桿幫住，懸一日本旗於頂上。其旁有空地一塊，據云我軍退守時，遺去屍首不少，被日人焚毀滅跡。今則祇存黑色之痕跡，留待我人憑吊而已。(三勇士墓)此行約三十步，有日人盛稱之三勇士墓。所謂廟行三勇士者，在三月月中旬鄉人不復記其確期，僅知守廟行者是八十七八十八兩師，方任廟行守禦，日大舉來犯，我略後退，於某姓古墓中，伏十餘人，置有機關槍三架。敵數百人衝鋒而前，我槍彈齊發，敵全軍盡覆，將士無一生還。所謂三勇士之埋首所，即在泗漕廟之北，今則墓草已青，而日軍駐在之時，猶每日必至該處禱祝一次，風雨無阻。不知國人見之，對於我大場泗太車站前之國旗，作何感想？(金穩宅等)距廟東約四里許爲金穩宅，亦爲當時最激烈之戰場。稍偏向北，爲東塘街與西塘街，金穩宅房屋，在者不及十之一，東西兩塘街，盡燬於火。今居民雖絡繹遷回，然祇臨時搭蓋，暫住而已。在廟行之南三里，爲三百畝頭，向係田隴，後經滬上某資本家，出資購買三百畝方圓，築屋四十餘所，預定在該處設一村莊，開闢馬路，可以通滬，此次戰事後，新築房屋，全

部後。據鄉人云，廟行一帶之戰，以該地為最烈，在當時血滿溝渠，屍橫遍地，遠望幾如秋收橫臥之稻草，觸目皆是。據鄉人告記者云：當敵軍來佔時，鄉民走避一空，間有貧老不及逃者，都被殺害。停戰以後，鄉人亟於農事，冒險歸來，日軍未退，婦女乃大遭蹂躪。鄉人談及日人在鎮時情形，猶有餘恨焉。

又報載大馬路劫云：沿滬太路距江灣十二里之大場鎮，二十一日晨六時五十分，即由東來敵機十餘架，環繞大場汽車站空開。遠望他處，尚有三架一隊者，可二三隊。總計飛出日機在三十架以上。七時許，敵即開始投彈，並開機槍向下掃射。結果沿站滬太路中一彈，路基成一大窟，停靠路旁九五四號公共汽車前部汽缸，亦被炸損。王橋（即平江橋）北亦中一彈，住屋十餘間已毀。大場站前空地中彈，泥土均飛。龍王橋東市廣盛區中三彈，共六彈。投擲南去。至午刻十二時，又來二架，往還投彈四五枚，均落大場附近鄉村。記者於午後一時四十分抵大場，見站旁滬太路上，死三男一婦，遺棄臂環布包，似係逃避經過遇難。站前空地，死二民一兵，民似開槍觀看之鄉民，至于傷人，均已運走醫治。龍王橋東死四人，其中一人被牆泥掩埋，掘出尚未斃命，當由紅十字會救往醫治。聞全鎮被炸死者達五十餘人，商店住戶被燬三十餘家。午後三時許，又到日方飛機七架在該處一帶，拋擲炸彈，斯時適由江灣方面逃來之難民頗多，一時驚惶無措，茲將被炸房屋及死傷者，探紀於次：(一)龍王廟被炸炸彈擊燬，(二)利濟被炸中斷，(三)大場老典當房屋炸燬，(四)紅十字會大場分會，被炸炸燬，(五)滬太長途汽車公司，大場車站，被炸炸燬房屋，(六)市河橋，被炸炸燬，(七)被炸炸燬途中者，共男女七人，(八)民房之被燬者約有三十餘處。

以下再將日軍暴行，略錄數則：

二月念八日午後一時，據江灣後面高墳廟鄉人沈阿桃脫險逃瀆云，該處附近之馬家橋，侯家宅等處，日軍經我軍擊敗後，前日下午，即擄殺鄉人，其母及姊妹三人，即在屋內被刺而死。其父名三官，當被日兵拘去，迫其引誘至各戶搜檢，父因不允，亦被槍殺於門外。於是各戶之同時被殺者，有數十人之多。沈因乘間逃匿於附近竹園內之廁所中，後於夜間匍伏逃出，得免於難。惟附近三十餘村落，均被縱火焚燒，悉成灰燼。沈於逃出時，尚見濃烟蔽天云。

二月二十二日，有一由江灣方面逃出之中年農人，手攜繼二齡之女孩，據云，世居離江灣鎮西廟行鎮，西南半里許村中，此次日方三次總攻江灣，為激戰重心，故廟行除受彈砲炸

焚之厄運外，又遭日軍之濫擲。凡未及逃出之村中年少婦女，均遭其毒害，事後且加殺戮，以致裸體女屍，觸目皆是，其殘忍獸行所為，殊令人髮指。吾妻來歸方三年，見日軍如狼似虎，由村外來時，自知不免，爰急以此孩授余，謂將入內稍携細軟圖逃，詎知竟入房自縊。時日軍步履聲已近，余不得已忍心抱孩由後門逃出，轉輾來瀆。家破人亡，留此一塊血，更增我累，否則余亦不願偷生矣！又據逃出之難民云：江灣北鄉南陶家灣，見科宅，馮朱家橋，東西周老橋，馬橋宅，陸家橋，前武巷宅等處被日兵用汽油稻草縱火焚燒，未逃出之鄉民，不許出門活活焚死，亦云慘矣！

上海慈善團同仁輔元堂擔任掩埋江灣西北廟行一帶戰區尸體，於十七日由該堂庶務主任葉振權，收尸主任張百忍，率領職員與掩埋隊，携帶棺木，分乘卡車，前往進行收殮。先由三百畝一帶入手，兩隊工作，每隊有一領隊，帶職員四人，掩埋隊夫役二三十名，從事進行。據掩埋隊之葉振權云：廟行週圍，地方遼闊，戰壕與河浜間及竹園墳山邊，尸橫遍地，一望無際，尸體相斃斷手折足，或殘缺不全，有受彈傷，有受火焚身死，尸體間有被野犬咬食，祇剩骨壳。而畜類之牛羊羶亮，棄置地上，亦復不少。有一處鄉人，於屋傍掘一地窟，內避男女約四十餘人，因房屋被彈擊，着火焚燒，倒坍後，窟內之人，不能逃出，被火勢逼而死。該處河水盡成紅色，慘不忍視。又橫浜橋，有似屋屋者，所被火焚坍倒，瓦礫中，露出尸體二三十具，更覺慘慘。又廟行一帶，遍地有遺棄之手榴彈及炸彈，未爆炸者，及彈壳不計其數。經過其傍，危險殊甚。

江灣東體育會路五百六十七號之毛全泰廠，適在戰區，所有工人為數八百餘人，皆携眷逃避，僅剩十餘人，留守門戶。方十七日下午，有日兵七人，携軍器前往該廠搜查。工人等全被檢査，并強迫啓戶領看，旋即退出。次日又有日兵一小隊，携機關槍前來作同樣檢査。二十日，下午五時許，該日兵率領大批步兵馬隊及砲隊，共約五百餘人，其中半數，直向高國體育場而去，其餘破門而入，裝置軍用電話等，繼用強力威嚇，命該工人等借給茶火爐等。約半小時後，前方電話來，令速緊急整裝，向高國體育場而去。未幾日兵八人，各攜砲彈及其他引火物進來，命工人等歸廠就寢，同時將引火物各處分散放火，一時火焰冲天，全廠盡燬於燼。所有工人，由火中越牆而逃，該日兵仍向該工人等開槍追擊。該廠在瀆，已四十餘年，此次損失約七八十萬之巨。據自江灣葉家花園逃來瀆之鄉民云：日兵在江灣一帶，每抵一村，必將村人禁閉，盡佔其餘房屋。婦則強令洗

衾衾。當其全隊進行時，則必將該房屋焚毀無遺，惟留草則滿載而去。

第四節 吳淞一帶慘狀一斑

吳淞為我軍要地，日軍因其軍事上所佔位置之重要，自一月二十八日夜攻關北大敗後，即時以全力猛撲吳淞，海軍方面，時調集戰艦數十艘圍轟，空軍方面，時以數十架飛機狂投炸彈，陸軍方面，則屢次偷渡蘆漢派希實行佔領，數十日惡戰，我軍雖奮發神威，將敵一軍擊潰，惟無辜小民被敵人砲火炸彈所害其步兵之虐殺者，亦不可勝數矣。茲先將時車月報記者所述吳淞慘狀摘錄如下：

在北站的東首，有一家汽車行，專做接送吳淞的營業，每人只須一元，便可作三小時之遊。車子出發了，穿過許多的街衢，從六三花園穿過江灣路，日本海軍仍在抖擻威風，舉行步兵操練，經過特志小學，驟折坤崩，淒涼萬狀，何世積先生毀家興學，竭一生心血資本所經營的，付之流水，可痛極了！從體育會路，而翔般路而軍工路，沿途人跡絕少，到了曾經劇戰的江灣，是日本人所特別加工破壞的，連遺旁墳墓，都被八吋重砲的爆炸，炸得炸裂，昔日翩翩翩翩的馬場，祇剩無數戰壕。縱橫排列，聽說我軍有五位忠勇的將士，曾在此殺敵數百，終於彈盡就義，忠墳距此不遠，可是不能獨吊了！和煦的夏風，至此都成冷肅的殺氣，哀子才詩說「男兒欲報君（可故國字）恩重，死到沙場是善終」，五勇士是得了善終了！祇是我們這些將為亡國奴的，還在擾攘紅塵，偷生視息，今日對此黃沙白骨，與此何等的悲感啊！

吳淞！往日像嬌美的處子，沐浴在海天風日之下，遠望風帆沙鳥，如入仙域，商賈櫛比，阡陌交錯。在這裏接映着繁榮的都市，在這裏却充滿了鄉村的清氣，七巷無驚，誠不爭。于右任先生有兩句詩說「君羨吳淞田二畝，如何運却又三年」，吳淞的美麗的是可以誘惑人啊！吳淞！如今像百戰的傷兵了！還未除却他那血跡斑斑的戰袍！瘡痍滿體，在掙扎着求存，看啊！這裏和那裏，逼印着戰神留下的痕跡，繁盛的市鎮已經焦土，沃野千里，也早成荒涼一片，往日華美的高廈，蜿蜒起伏的森林，如今換來的是墮垣頹壁，斷梗殘枝，瘋狂了的日本人，你們偉大的殘殺破壞工作，可以稱豪於世界歷史了！在此低吟吳梅村的「金川事去家還在，玉樹歌殘恨未休」句，不禁怆然欲涕。到了吳淞，第一觸目的是一座新建的橋樑，斗大的一「白川橋」三字接到我們眼簾，聽說吳淞的蘆漢派大橋，年久

失修。市政府花了八萬七千元，重建一橋於其西。行將落成，而戰事起，吳淞失陷之後。日軍爲了運輸便利，先將舊橋修復，改稱爲金澤橋。嗣後又將新橋完工，於協定簽字後，爲了紀念他們此次的大獲勝，擅改橋名。初定河端橋，後因河端橋望不殺，又改白川橋。於是這一座血染血污的建築物，便橫斜在我們的面前，白川已經在博浪權一擊之下犧牲了！日本人走過這座橋，不知曾念及贖武將兵者之結局而感覺寒心否？

雄峙在煙水蒼茫的邊際，那一座雄壯的砲台，正迎着我門而來。啊！這砲台啊！從光緒到今日，你是身經百戰的老將了！可憐你如今已剩殘骸，委棄於沙礫之中，祇看憑弔而已！從一座廢壘中進去，破敗了的一所房屋正在門前，那便是吳淞要塞司令部了。那裏祇剩了些破爛的什物和碎瓦，似乎入了古代的堡壘中一般，接觸的是冷森的鬼氣和慘痛的創痕，踏着劫燼而上，到了前面，大約縱橫有二十多座的砲台，已經全部毀壞了！計南台小砲十一尊，北台大砲九尊，沒有一尊是完好的，戰時日艦的砲程一萬二千米突，砲彈多越台後四五里，炸成窪壑多處，積雨之後，成爲小溝，淺綠色的水，似乎染着死土的碧血。我方最大砲的砲程祇能達到八千米突，日機又飛翔擲彈，所以受創最巨，還有較完好之砲六尊，都被敵人運去了。越過了壕溝，登上台上細察，那些殘破的舊砲，很頹喪地歪在一旁，砲管裏已充滿了沙土，日本小兵用小刀在砲身上刻了許多字「皇軍正氣二日突破」，「火氣嚴禁」，以及某某支隊某某人名等觸目皆是。砲後刻着「光緒某年造」（似乎是壬申但記不清了）原來這古舊的大砲，有這樣悠長的歷史，人家的是一九卅一年式，一九卅二年式的大砲，而我們在天塹之險上所佈的國防，竟還是三十年前的故物，二十年來的民國政府，因內亂的頻仍，近年來其黨的騷擾，實無餘暇建設及此，致爲日寇所乘，識者惜之。

在壕溝裏時發現破舊的軍衣，上面有染着血跡的，這是殉國將士所遺留的啊！他們死守此處，不知經過多少時吃多少苦。成仁取義，死而何憾？「千秋萬世名，寂寞身後事」，有人這樣替他們叫屈，實在沙場戰死，何嘗爲「名」之一字所驅，這些無名英雄，他們的姓氏且不能詳，何來個人的聲譽。然而愛國愛民族一念所驅使，可以視死如歸，這種純潔的動機，絕無利慾臭味的死難，價值是超過萬萬古的，恨望殘破的江山，對着這血污的軍服，啊！這是我一生永不能忘却的感痛啊！

日本軍的炸彈，威力實在驚人，巖石崩塌，平地迸裂，

在那裏幾乎找不出一塊完整的土地來。地下許多汽水的瓶蓋，一個日本兵在地下釘了許多瓶蓋，排成「ス卜夕」三個大字，不知何意。許多廢棄的大砲彈都堆放在兩旁有一行刻着字「吾們來爲爾等解放，打倒軍閥」藥庫營房都已毀損了。沿着砲台下去，劫後河山，真是滿目淒涼，不忍再事勾留了。轉徑而還，日已亭午。

遠遠的海灘上，悲咽的江湖仍舊拍岸，風景依然，而河山破碎，令人啼笑皆非。同濟大學也淪於劫運，昔時華屋，今日山邱。大江流日夜，閱盡千古興亡，這一次數千戰士壯烈的犧牲，他們的光榮，亦將與長江大海同其不朽吧！

又據報載二月十一日午後三時許，愛文義路大通路，附近來大批難民，均由蘆漢運轉來滬者，據云，日兵在初犯該處時，向來有若何殘忍舉動，截至七日後，即一變其常態，漸露獍豸面目。李子村於七日午夜，忽來日兵十餘人，荷槍入村，實行搶劫，首當其衝者爲一章姓家，除搜括外，另戮傷婦一人；八日晨又到大批日兵，全村均遭劫掠一空，並焚去房屋二十七幢，死小孩五，擄去男子三十餘。李子村之東焦水頭莊，午後亦被波及。日兵在九日午後，將吳家壩小牛等處，抄劫一空，雖微如雞蛋年糕等物，亦爲若輩所垂青，搶劫之物，滿裝七貨車，向楊樹浦方面駛去。當搶劫時，稍有阻梗，即遭慘殺，被殺者，不下百餘人云。又據受害者沈益生云：鄙人向在本埠淺浦路挖泥料爲工友，原住吳淞紀家宅近段江巷鎮非圖地方，不幸被在張華浜大隊日兵拖往服役，一連數日。當被捉之第一日，上下身衣服均脫光，一線不掛，肉身綁在屋中柱上，一連二日一夜。日兵以爲我已被懲服，令我充敵當地前導。差幸口才尚足應付，未吃大苦。然有一般青年婦女，被捉去燒飯洗衣，稍不如意，即非打即拷，或步槍擊斃，或用刀殺死，有時敵軍獸性暴發時，一婦六人姦淫之，另有一老年婦人，年五十有二，不幸亦不能免。至後以槍擊死。所有村中雞鴨豬羊，被搜一空，房屋能住者即住宿，不能住宿者用火焚燬，衣物能用者取去，不能用者毀壞之。種種不法行爲，非筆墨所能形容，幸在日人前討作做軍事探差，故能脫險出來。又有吳淞鐵路工場西塊開小酒店之無錫人阿林，妻，口述脫險經過情形，其事甚慘，據云：丈夫在淞鎮鐵路工廠作工友，入款尚足度日，更兼營小酒店，故略有積蓄。此次日兵大隊，在張華浜糧米棧上岸，阿林妻見此光景，即身帶現款二千元及金飾多件，欲脫離危地。不幸途遇如虎似狼之日兵，將梁身帶現款金飾，搜括一空，並被日兵囚於暗室中，一連數日夜。渠年已四十四歲，然仍被日兵輪流姦淫。其後乘日人不備遁出。下

部受傷，步履艱移云。

第五節 其他各地慘狀一斑

真茹自日軍大隊開到後，即有便衣隊十餘人，在雙南大學足球場召集流坑三百餘人，分途向近郊各村發出警。當時各村富戶，被劫一空，尤以金利宅及東望巷兩處爲最慘。除被劫外，復被拘去壯丁數十人，臨行時復將該處觀音堂一所焚燬。據真茹逃難者云，日軍於進佔真茹後，即在該處佈置防務，鎮上居民，因被搜獲十九路軍所遺棄之軍服，而被槍殺者，有四十餘人之多，同時即在隴川浜一帶放火。四鄉村莊，則均迫懸掛日旗，所有日便衣隊及漢奸，則四出活動。婦女之稍具姿色者，無一倖免。遙望四鄉火勢，不下四十餘處，可謂慘矣。

據寶山居民逃出口者述寶山近況，不忍卒聞。謂寶山自被日軍進駐後，肆意殘虐，無所不爲。因紳富遷避，日方逼覓相當人物，爲其傀儡，卒不可得，是以惱羞成怒，益變本加厲，強居民房，搜尋食物資養，以煤標桌椅等木器盡充燃料，並四出搜索衣物珍飾。全城婦女，均受其蹂躪。遇及男子，則任意侮辱。逃出者必先經其搜索銀財，尙須跪地叩首求饒，日兵乃揮拳數下，推之使去，苟有反抗，則以刺刀穿其胸背，聽其掙扎呼痛而死。城中幾十室十空。雖貧乏人家，亦不敢懸居。

羅店地方，爲寶山縣屬之一鎮，大小商舖，約有三四百家。自滬太長途汽車公司開闢路線，在該鎮設立車站，商旅往來，交通稱便，市廛漸呈熱鬧。自日軍向吳淞與寶山縣城等處，開砲轟擊，飛機擲彈，炸燒房屋，死傷人民。由是吳淞寶山間一帶商舖居民，遂紛紛向羅店方面暫避，而寶山縣城各機關，暨各公團，因寶山已入戰區之地，故亦俱移往羅店。此時寶山縣縣長孫希文，雖在此火線之境，仍竭力維持，厥後日軍向我陣線進攻益烈，致形勢危急，迫於眉睫，各科職員，均以生命關係，大部份亦已避散。孫氏至此，已處於無法維持之際，而經濟方面，亦以供應各項需要，化用告罄。乃結束一切，帶同未散之一部份職員，暫遷羅店第四區公所，爲臨時辦公處。一面向江蘇省政府民政廳呈報。

日軍佔據羅店後，繼續開到隊伍，約三千餘名，其重要官長，駐於福音堂，所有日軍，則散居於各處民房，如金巨山氏之住宅，羅店商會，殷秀女學，羅陽學校，勤敏學校，觀瀾學校，華成、錦泰和、周德泰、盛義昌、梁仁和等商舖，均有日軍，此外尚有陳嘉福、沈文六、楊仲文、金蔭蟠、宋德吉、金福清、朱潤如等住宅，亦有日軍在內，其人

數三四百名，一二百名，六七十名，二三十名不等。連日在四鄉開槍打彈，鄉民之被流彈射傷者極多。有一婦人，係由寶山遷來，寓北新街，因略有姿色，為日兵強行闖入姦污，居民不敢作聲。

自劉行逃滬之小學教員顧君，據談自戎軍放棄淞滬，退守第二道防線後，日軍即追進。劉行於二日晨，被日軍佔據。日軍百餘名，即留守劉行，居於區公所及菊泉小學內。區公所菊泉小學之器具盡被擄掠。劉行南之顧家宅，亦駐日軍十餘名，待至(十五日)晨七時許，忽聞到日援軍千餘名，分駐於劉行顧家宅一帶，逐戶搜索，見有年輕婦女，即任意侮辱，並迫令居民遷移。因此附近各村莊，相率驚惶，紛紛逃避。

自南翔來滬難民王某聲稱，日軍自到南翔後，即換戶搜查，銀錢食米，均為其必需之品，隨意擄掠殺人之事，日必數起。婦女多被侮辱，年壯男人均被作夫役，種種慘狀，不勝枚舉云。

漉涇、牌樓市、新塘市、沿江一帶被日軍燒燬民房六百餘間，死約百人以上。每至下午六時，日軍即登陸放哨。日間撤回兵艦。楊林口居民，因敵需索食品無應，被擊斃者甚衆。浮橋鎮商店，上午開市，下午閉門。

(嘉定)某報記者於三月十日搭滬杭車往松江，轉乘民船至朱家角。船甫近岸，見河邊停有大小民船二百餘隻，大部為嘉定縣境之難民。當至岸上各收容所調查，據管理人員言，共有七千四百餘人。又自行租屋居住者，亦有二百餘人。船上難民五百餘人，自白鶴江至青浦各港灣小村，共有難民六千四百餘人。十一日下午二時抵青浦，見各收容所難民，較朱家角尤夥。據云有八千二百餘人。略有資產者，均自行覓屋居住，亦有四百餘人。以上共計有二萬餘人。至散逃別處必不在少。有王君自嘉定來，語記者云：嘉定近城四鄉無無戰事，日軍在嘉定總數約有一萬人，城內民房盡被佔居，所有箱籠被服各種物件，均被日軍悉數裝往上海。一面強迫入民供給軍需，並迫商店開市。日兵至商店購物，先以刀槍對準商民之胸，凡語言不順或稍忽其意，即遭慘殺。購物後有簽一紙條，囑到司令部調換銀錢，而商民則無一敢去者。城中居民已未滿百人，前日日軍拘去商民數人，迫每日須供給米糧。被拘者迫於暴力祇得勉應允。存仁堂內前因有保衛團駐紮，故日軍遂將其焚燬，並將公順昌醬園內三店夥捕去，生死不明。

嘉定以南之朱家巷、馬陸鎮三月六日被日機擲彈，炸燬民房無數。嘉定縣城，所有商舖、民房，大半被日飛機，拋

擲硫磺彈炸燬，居民遷徙一空。嘉定縣政府，暨其他各機關，均移地辦公。七日上午十一時許，有難民六七百名，正在脫逃之際，被日飛機五架，拋擲炸彈爆裂，死傷頗多，脫險者，僅三四人，可謂慘至極矣。

第八章 國際聯盟活動概況

第一節 日內瓦得滬戰消息

自「一九一八」東省事變發生，中國即訴諸日內瓦國際聯盟。國際聯盟公方在深感棘手之際，不料至一月二十八日夜，上海事件又突然爆發；中國又訴諸國際聯盟。吾人殊不欲評論國際聯盟本身實際情形之如何，惟觀其自受理中日交涉問題以來，惶惶終日，曾未有若何有效制裁之措施，幾於國際聯盟，日本自日本，可見國際聯盟公應付此次變端之困苦艱難，實非三言兩語所可盡述也。

上海事變發生之翌日，我國政府以前經採用之盟約第十條，已不足盡其事，因即訓令首席代表顧惠慶，向國際聯盟採用盟約第十條與第十五條，期使早日遏止變亂之進展。中國政府致國際聯盟秘書長德魯蒙之申請書，其要點如下：

- 一 中日間之糾紛，蓋由日本侵略中國領土行政完整及政治獨立之結果，違反盟約規定。
 - 二 此項糾紛，既未依照盟約各條提交仲裁，亦未訴諸法律公斷。
 - 三 此項糾紛，實際已達到中日關係立即破裂之點。
 - 四 依此申請，中國要求採用盟約第十條及第十五條於此種糾紛，中國並正式聲明，行政院對於此問題，應採用上列兩條中規定之所有適宜及必要方法。
 - 五 為此中國請參照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關於此項糾紛根據盟約第十一條提交行政院而行政院會舉行詳細考慮之公文證據等，中國在此聲明中關於此問題之公文證據公然有效。
- 一月三十日，理事會決定受理中國之申請，並通過德魯蒙之提議，委請上海各國領事，組織調查團，就近調查，報告國際聯盟，俾供參考。該項調查團，以意國駐滬領事齊亞諾為主席，秘書長係國聯運輸暨交通股主任哈斯，其餘英法德西挪等各國駐滬領事，均在委員之列。於二月六日，發出第一次報告書。
- 二月十二日午，我方代表根據盟約第十五條第九款，請求召集國際聯盟特別大會，處理中日糾紛。經國際法學家研究結果，認為合法；雖經日本代表極力反對，理事會卒於二月十九日下午五時三刻公開會議。顧惠慶氏報告在滬日軍，已達四萬以外，軍艦多至四十艘，並用毒彈彈作戰，以及繼續利用租界為作戰根據地等，又說明日本現已提出哀的美救書於我方若不速加阻止，上海不日立將有十萬大兵之交戰。日本代表佐藤亦起立發言，除不承認施用毒彈外，後公然指斥中國為無法治之國家，肆意侮辱。是日決議如下：
- (一) 行政會在考慮中國代表援引國際聯盟第十五條第九節之規定提出之申請，謂中日事案應移交國際聯盟會議，茲決議依照會章第十五條第九節將該案移交國際聯盟會議。
 - (二) 現因國際聯盟各會員國幾全有代表團聚集日內瓦參與軍備限制與縮減大會，故議會得於短時期內召集，行政會茲決議三月三日為議會開會日期。
 - (三) 行政會於紀錄覓取考慮爭端所必要之情報之已行辦法後，茲請兩當事國竭力將關於本案之各種說明，連同會章第十五條第二節所規定各種有關係之事實文件，送交秘書長，以供議會應用。
 - (四) 行政會依照會章繼續工作，以維持和平之責任，不因本決議而受影響。

方國聯決議三月三日召集大會時，上海情形非常緊張，國聯對於日本之一意孤行，實已漸趨強硬，不意三月二日，我軍因後援不繼，卒至退守第二道防線，因而日內瓦空氣，為之一鬆，國聯見最緊張之時期已變換其局勢，心理上影響實大。倘我軍仍能繼續死守防地，則大會情形，或尙可觀更一面目也。

第二節 國聯特別大會開幕

二月三日，中國申請召集考慮中日事案之國際聯盟特別大會，於十一時後數分鐘，由彭古執行開幕禮。因此會有歷史的與空前的性質，故在開會鐘點之前，議會各界皆備具興奮希望，會議中有尋常所罕有之發言自由，尤以各小國之代表為最。各大國之代表在國際調解之長久經驗中，常受種種困苦之拘束，而小國代表則無之，彼等常由中國方面供給談話之問題，藉以表露中國在目前爭端中之觀察點。未到開會時間，議室中所有坐席，均為人滿，旁聽席與特留以供外交代表之席，亦均人浮於席。最可注意者，軍縮大會美國代表團全體人員均蒞會旁聽。彭古起立略述遠東時局之情形，徵詢議會特會所以召集之慘痛情勢，謂亂地距日內瓦甚遠，又因當地錯綜之情勢，使解決有種種困難。彭古於此對美國友誼的合作，表示感忱，謂全世界今日痛癢相關，太平洋濱所

發之一砲將令歐洲為之震動，正如薩利奇開一手槍而釀成世界大戰也。彭古繼乃為國聯辯護，謂國聯行事雖屬遲鈍，然已遏止遠東戰爭性質轉重範圍擴大矣。國聯調查委員團已由英國李頓勳爵以赴遠東，此為國聯重要之成績。繼乃述國聯會章第十一條與第十五條與中日爭案之關係，極言國聯行政會之應中國申請，迅速盡其力之所能。行政會亦曾援引第十條，且一再以該條文下之義務申告兩當事國，第十條乃解決目前與將來爭端，所必須依據者。繼又略述休戰計畫，莊重言曰：余今晨得悉上海攻勢業已停止，休戰之經接受，已造成較議會召集時更有希望之地位，行政會已維持世界上最重要之一事，即榮譽是也。彭古之致詞，大為會眾所歡迎，鼓掌與喝采之聲，起於四座。繼由被選議會議長希孟致短詞。希孟以一九二〇年渠所主席之第一屆議會，與此次國聯機關，實際的運用相比較，繼切言此次會議所負重大之責任，謂敵對行動之終止，可使議會於和平空氣中進行討論，並發生一種希望，即議會能將此綿延久長之爭端，作一勞永逸之解決是也。希孟旋提議為議會內部辦事處成最廣大之代表團起見，擬選舉副議長八人，即經會眾贊成。乃舉定彭古（四五票）、馬太（四四票）、賴美爾（四三票）、西門（四三票）、格爾第（四〇票）、沃特迪（三九票）、白魯爾（三七票）、塞巴赫波（三六票）、八人為副議長。午後四時半，重行考慮中日問題，出席者約有五十國。各代表團上海附近戰事已停之消息，為之大慰。議長主席者為比外相希孟。代表團博士首先發言，其詞由無線電傳至美國，衆稱其詞為穩健，不作威脅之語，亦不提及制裁，惟請世界輿論予以道德上力量之援助耳。日代表松平答顏博士之言，說明日本所不滿於中國之處。雙方既陳述案情後，議長希孟乃提議將此爭執交總委會審查，衆贊成之，於是議會休會，至明日午後三時半復開。

是日顏博士之演詞云：余依然通知諸君者，上海談判業已決裂，而戰爭已復作矣。（衆聞此語為之震愕。）英艦隊司令凱萊送交中國外交次長郭泰祺之日方和平新條件，與英艦隊特上會議所得之了解，完全不同，簡直與投降條件無異，絕對不能接受。中國覺唯一辦法，在繼續抵抗日人攻擊，並覺戰爭繼續為不可免。因此乃戰勝國加於戰敗國之條件，吾人不接受之，即議會亦不能承認不規定侵略會員國土地之軍隊撤退之條件也。財政部長宋子文來電，日軍深入，已越過其所聲明停止進行之地點，故戰爭將繼續不已，今亟請議會首先辦理英艦隊上所議定設立中立區域之甚緊要一作，中國人民現處於歷史中最艱險之時期，以其國家之存在，置

於國聯議會割讓之下，茲以四萬萬人名議請詳述九月十八日日軍強佔瀋陽以還，中日原有和平，突然從此破壞，而破壞此和平者，現已證明確為對於中國土地之謹慎謀定的侵略。其最顯見者，為在軍縮大會將開幕時，以野蠻與恐怖的方法轟擊南北與南京。國聯行政會雖有阻止戰事擴大之工作，其誠意可嘉，但日本之蔑視行政會已顯然可見。上海及蘇州杭州日軍以若干噸之炸彈，轟毀中國繁盛之區，喪失生命在七千人以上，中國不附條件聽候國聯辦理，並擔任願負保護滿洲日人生命財產之全責。茲有請於議會者如下：（一）謀取敵對行為之停止，並使侵略軍隊之撤退。（二）在行政會決議案之範圍內，並依據國聯會章之精神，謀取雙方爭執之和平解決。

日代表松平之繼起發言云：華軍不再有效對行為，日軍即行停戰。因日本為上海形勢所迫，而探行防免日人與公共租界遭受危險之自衛計劃，俟設法消除危險後，此事即可自了。日本願欣然將事實供世人共鑒，中國宜注其全力以改良其政治與社會狀況，完善其司法制度，並保障外人安全，乃中國不此是務，而竟欲片而取銷其對外義務，中國軍閥迅速不斷的破壞國民主義之真理想，其行為終成抵制外貨與危險宣傳之結果，日本遂怒無可忍。

並言及上海某報字報一月九日有侮辱日皇之文字，繼謂上海復有毆打日領事，於是日本空氣乃大緊張。又謂華軍屢次破壞休戰，日軍因誤認攻擊目標之故，致有數次釀成生命與財產之非必要損失，殊可扼腕。旋述述日本對於上海之態度如下：（一）如日係與公共租界之危險可以消除，則日軍準備立即停戰，俟上海形勢穩定後，陸軍可撤退。（二）日政府準備舉行與有關係國團真會議，討論保障各有關係國權利之方法。（三）日政府在上海無政治與土地野心，亦不欲劃日人租界，或有其他專為日人利益之作爲。松平又謂雖知國聯議會所討論者，非日政府對於滿洲之意見，但渠願引一月二十一日日外相芳澤在國會所發之言論，以告會衆，芳澤之言曰：滿洲為遠東和平之鑰，日本負有滿洲和平秩序之責，而此責任現愈加重。日本不抱滿洲土地之野心，並維持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之原則。國聯調查團現已在途，滿洲事即在調查中，且現無決裂危險，今若重開討論，適釀成糾紛，而妨礙解決耳。目前爭論乃過去若干年不幸事件積壓之結果，吾人深望目前困難可及早和平處理，而東亞陰霾可永遠銷滅云。

四日午後四時一刻，國聯議會在委員室開會，會場面積不若昨日會場之大，故甚擁擠，且在衆人入場時，頗具興奮氣象，室中幾無隙地，矧刻而聽者頗多。議長希孟就座後，首先宣讀中代表顏博士來函，言及上海傳來關於停戰及戰事不停之抵觸消息。希孟宣讀此函後，請日代表松平發表意見。松平乃交出官場文告一通，內稱：雖地日軍現仍為中國常備兵與使衣兵射擊，然主要戰事業已停止，日軍因華兵射擊，故亦還擊，但此種偶爾接觸，並不涉及日軍在停戰狀況下之態度云。顏博士建議，此間既未明瞭，似宜請駐滬之英法意艦隊司令，供給戰事是否停止之切實情報。秘書長德魯蒙稱：渠昨已電請上海委員會儘速供給關於時局之消息，尤注重戰事狀況云。英外相西門代表英政府，允為議會向上海英代表索取最近與最準確之報告，渠信他國代表在此事上，必願積極合作，而使議會得悉上海所有之真相，西門又謂昨日下午四時顏博士聲明雙方業已接受休戰條件，嗣聞中國在上海夜半十二時始接受停戰條件，其時正顏博士在日內瓦發言之時，惟無論如何，現已有若干進步，因雙方今皆有停戰之意也。法意兩代表，皆允囑其上海代表合作，以明白此地位。法代表彭古稱：渠知議會在戰事未停時，將未能有充分之行為，渠已電致巴黎詢問情報矣云。討論中之特點，為中代表顏惠慶與日代表佐藤間之舌戰，議會卒通過一議案，請中日政府實行停戰，並聲明議會將認違反此項勸告為嚴重事件。顏博士與佐藤爭辯時謂日軍仍作戰，目的在支配全部區域，直達南京。佐藤聞此語，起而強辯，上海傳來之矛盾消息，渠未能了解，但渠可切實聲明者，日軍首先停戰，其時為三月一日，此後日軍未再作戰，蓋戰事確已停止矣。大戰之後，勢不能無小接觸，但渠希望此後戰後餘波，迅將沉消，今日之難題，在雙方軍隊之隔離，渠以為此事應由對峙的雙方自行決定之，渠歡迎就地徵集確訊，渠稱日本請求關係國之合作，以謀取和平狀況，並願參加在妥協成立後，立即舉行之圓桌會議，俟局勢已平靜後，日軍即可撤回，渠可莊嚴聲明者，日本不欲劃租界，依渠意見，圓桌會議，可解決永遠衝突，並助成上海區域內有秩序而和平之時代云。佐藤言至此，顏博士即起而發言曰：諸君勿為佐藤君之言所惑，余頃接電報三通，茲宣讀之顏云來電陳述日軍繼續猛進，日軍在吳淞附近登岸，及日軍運兵艦八艘，午後已入長江等事。顏博士續稱：日兵三萬五千人，絡繹登陸，攜帶坦克車，挺包抄崑山附近之華軍陣地，崑山距上海四十哩，是已倍於日人所欲率軍撤退之距離，各中立國駐滬艦隊司令，應立即調查此地位，並設法佈置停戰辦法云。英法意三國代表

第三節 國聯特別大會決議停戰

四日午後四時一刻，國聯議會在委員室開會，會場面積不若昨日會場之大，故甚擁擠，且在衆人入場時，頗具興奮氣象，室中幾無隙地，矧刻而聽者頗多。議長希孟就座後，首先宣讀中代表顏博士來函，言及上海傳來關於停戰及戰事不停之抵觸消息。希孟宣讀此函後，請日代表松平發表意見。松平乃交出官場文告一通，內稱：雖地日軍現仍為中國常備兵與使衣兵射擊，然主要戰事業已停止，日軍因華兵射擊，故亦還擊，但此種偶爾接觸，並不涉及日軍在停戰狀況下之態度云。顏博士建議，此間既未明瞭，似宜請駐滬之英法意艦隊司令，供給戰事是否停止之切實情報。秘書長德魯蒙稱：渠昨已電請上海委員會儘速供給關於時局之消息，尤注重戰事狀況云。英外相西門代表英政府，允為議會向上海英代表索取最近與最準確之報告，渠信他國代表在此事上，必願積極合作，而使議會得悉上海所有之真相，西門又謂昨日下午四時顏博士聲明雙方業已接受休戰條件，嗣聞中國在上海夜半十二時始接受停戰條件，其時正顏博士在日內瓦發言之時，惟無論如何，現已有若干進步，因雙方今皆有停戰之意也。法意兩代表，皆允囑其上海代表合作，以明白此地位。法代表彭古稱：渠知議會在戰事未停時，將未能有充分之行為，渠已電致巴黎詢問情報矣云。討論中之特點，為中代表顏惠慶與日代表佐藤間之舌戰，議會卒通過一議案，請中日政府實行停戰，並聲明議會將認違反此項勸告為嚴重事件。顏博士與佐藤爭辯時謂日軍仍作戰，目的在支配全部區域，直達南京。佐藤聞此語，起而強辯，上海傳來之矛盾消息，渠未能了解，但渠可切實聲明者，日軍首先停戰，其時為三月一日，此後日軍未再作戰，蓋戰事確已停止矣。大戰之後，勢不能無小接觸，但渠希望此後戰後餘波，迅將沉消，今日之難題，在雙方軍隊之隔離，渠以為此事應由對峙的雙方自行決定之，渠歡迎就地徵集確訊，渠稱日本請求關係國之合作，以謀取和平狀況，並願參加在妥協成立後，立即舉行之圓桌會議，俟局勢已平靜後，日軍即可撤回，渠可莊嚴聲明者，日本不欲劃租界，依渠意見，圓桌會議，可解決永遠衝突，並助成上海區域內有秩序而和平之時代云。佐藤言至此，顏博士即起而發言曰：諸君勿為佐藤君之言所惑，余頃接電報三通，茲宣讀之顏云來電陳述日軍繼續猛進，日軍在吳淞附近登岸，及日軍運兵艦八艘，午後已入長江等事。顏博士續稱：日兵三萬五千人，絡繹登陸，攜帶坦克車，挺包抄崑山附近之華軍陣地，崑山距上海四十哩，是已倍於日人所欲率軍撤退之距離，各中立國駐滬艦隊司令，應立即調查此地位，並設法佈置停戰辦法云。英法意三國代表

情發暫時鎮定人心之言，謂彼等業已請其軍事代表供給可恃情報矣。佐藤言及顧博士所稱日新兵三萬五千人絡繹登岸一節，謂此軍係援軍，即將撤回云，顧博士仍不以其答詞為滿意，要求議會立即設法，促成停戰，謂中國不能滿意於日軍司令之片面宣言，因此種宣言，隨時可反覆也，如各事皆由雙方軍事司令辦理之，則此議會何為召集乎。佐藤謂派往上海之援軍，係在停戰以前所遣出者，當然須在預定地點登岸，但顯然可撤回。衆聞此語，聞堂皆大笑。議長希孟亟令會衆維持秩序。顧博士於此，正所置答，乃議長插言曰，吾人所聞顧博士報告令人不甯之消息，使時局愈覺不定，今時機已至，宜對於今日所表示之意思，有一種切實形式。議長並宣佈休會，俾特別指定之委員會可草擬一種議案。下午六時五十分繼續開會，議長希孟提出下列決議案。

國聯議會回信二月二十八日行政院之決議案及其他擬行採取之辦法：(一)請中日兩政府立即採取必要步驟，保障切實履行雙方軍事當局已發停止敵對行為之命令。(二)關於第一條所請求者，雙方如何進行，應將實情隨時通知國聯議會。(三)國聯議會建議中日代表，應於上述各國海陸軍當局援助之下，舉行談判，藉謀確實停止敵對行為，并以佈置日軍撤退事宜。國聯議會并盼中立各國關於談判之進展，隨時向議會報告。

佐藤提議修改該決議案第三條，謂該項所規定談判之範圍，除佈置日軍撤退外，亦宜商議此後華軍之防地，渠謂是項修正案，係因日代表松平認爲國聯議會可應解決者，非僅日軍撤退之細目，關於日軍實行撤退之條件，亦應解決。左藤一再聲明日本準備於和平恢復時立即撤回其軍隊云。佐藤與英代表西門對於議案文中「布置」一詞之正確意義，稍有討論，雙方意見適相逕庭，議長希孟乃請議會表示其對此議案文字之志願，於是會場討論遂超出以前限定範圍之外。顧太於歡呼聲中起而發誠懇友好之詞曰，我友佐藤，其接受此議案文，顧太謂「布置」一詞改爲「儀式」，則各種疑念即可消除。捷克代表比納士贊成其議。顧博士稱，如議案文第三條言人停戰，而非言及上海會議，再如議案文不規定日軍從佔領地退走之條件，則渠可接受此案。佐藤終未滿意，但因有保障言論，故允撤回其修正案。西門旋請出席者全體通過此案。此案付表決，一致通過。日代表亦無反對。各代表面有笑容。議長表示其最後之希望，謂議會之全體一致，乃前途之良好徵兆云。衆聞言咸鼓掌答之，旋散會。

五日大會繼續會議，中日代表，均有辯論，各小國態度，至爲激昂，惟討論未畢，即宣告休會，延至七日再開。

七日繼續會議，英代表有重要演詞，(見後)法意等代表繼之。

八日，大會決定彙集各種提案，交付起草委員會起草決議案。此項決議，於十日下午一時始告完竣。分電中日政府徵詢同意。我國表示接受，日本則設詞至狡軍人尤屬狂妄。

十一日，主席西門士朗備決議草案全文，請批評修正。英代表西門提議加入非戰公約以增力量。當即通過。(決議全文參閱後編)並依據決議，產生「十九人委員會」，下午六時五十分，以休會形式閉幕。

十九人委員會之組織，除議長及行政院十二理事外，後加選(用不記名投票法)非行政院理事之會員六人；代替議會辦事。當選之會員如下：瑞士(三八票)捷克(三五票)哥倫比亞(三一票)葡萄牙(二六票)匈牙利(二四票)瑞典(二四票)

第四節 十九人委員會之工作

依特別大會三月十一日決議產生之十九人委員會，共經兩次集議：第一次舉行，於十七日下午三時三十八分，召集第二次舉行，於四月十六日上午召集。

十七日下午會集，由希孟主席，請中日代表供給消息：

日代表佐藤謂日軍第十一師團及二十四混成旅已奉撤退命令，將回國將士計有一萬四千人，關於談判，第一次乃於三月十四日舉行，詳情尚無報告，惟可報告者，則進行上之一重要步驟，業已實現。又謂日政府誠意希望，能併合對華爭端得一解決。繼由顧惠慶起立發言：中國政府已在英公使處博生發旋之下發起談判，並謂協定草案之外，日政府又曾另選照會一件，要求中國當局擔任上海市長一月二十八日答復日本哀的美敦書所承認各節仍完全有效，此種涉及政治條件之要求，與三月四日國聯決議案相違背，故中國不能同意。又日本提出修正協定草案第三款，謂共同委員會應監視並觀察撤退區域之一般情形至將來解決之日為止。是日日本於其軍隊撤退以後，仍可以公用委員會資格監視撤退區域，亦非中國政府所能承認。日大會通過決議案已歷十餘日，大局形勢，仍甚危險，應請委員諸君注意。

主席希孟發言，謂日本對於草案第三款修正案，並無重大變更，至所送之照會，則與決議案精神不符。法代表彭右同意此說。

是晚，特委會又舉行非公開會議，討論時涉及中國代表團，所送之覺書，該覺書指明，關於履行議會三月四日之決

議案，以及行政會去年九月三十日及十二月十日之兩次議案，議會委員會應負種種之責任。且謂日本似藉口議會三月四日之議案，脅迫中國接受一哀的美敦書，故中國建議，委員會應向兩方政府聲明，三月四日決議案所包括者，究竟爲何。關於行政會所通過之議案，華代表擬請議會委員會，請求兩常事國報告，各已採取何種步驟，履行是項議案，并限定此項報告，應於復活節後，委員會首次開會前送到。此外華代表之覺書，尙請國聯之調查團，從速報告日方履行其依照行政會議案之各義務，究達若何程度。該覺書最後聲明，國聯之嚴密監視，爲制止日方於上海及東省侵略行爲之最良方法。討論時間，歷一時三刻，旋決議中日兩政府，各具聲明書，報告各方關於履行行政會九月三十日及十二月十日兩議案所採取之步驟。並決議國聯調查團，於可能範圍內，從速繕具關於滿洲情形之報告。非公開會議時，委員數人發表意見，謂滿洲撤兵問題，較諸上海撤兵問題，更爲重要，西班牙代表稱，委員會應請國聯調查團，報告滿洲新政府問題，說明其如何創立，以及民衆對之有何表示，但此提案，未獲通過，因多數委員認爲上海問題，應先行解決，且此項調查報告，將使上海問題，更趨複雜。關於華代表覺書內所提出之其他各點，則認爲委員會前所採取之行動，已包括無遺矣。

四月十六日上午，十九人委員會又舉行非公開會議。時上海停戰會議，現象深爲沉悶，主席希孟向中代表請求，重行召集大會。中日兩國代表，均未列席，惟中代表曾提交大會以備忘錄，謂國聯大會議決案之所以難以見諸事實，厥爲日軍堅持退入公共租界及越界築路區域，同時日政府又堅欲先開國聯會議然後撤兵，並提出辦法。日代表亦備文送會，陳述上海租界不能接近之原因，並謂現在最困難之點，爲日軍撤入公共租界，越界築路區域之日期問題。是日討論日軍撤退期限問題，歷時甚久，未有決議。

十九日，繼續集議，仍係非公開會議。通過上海中日問題之決議草案，分別徵詢中日雙方之同意，以便召集國聯大會正式通過。中國表示接受，日本則遲遲不覆，不肯贊同。因而國聯大會之舉行，不能不稍事從緩，進行其秘密工作。四月二十五日，主席接得駐滬英使藍博生所提之折衷辦法，中國本無異議，日本亦不再堅持爭執，因將軍案第十一條加以修正，於四月三十日召集國聯全體大會。

第五節 國聯大會通過上海中日問題決議案

案

四月三十日，國聯又舉行全體大會，十九人特委會提交國聯大會之報告書，續述上次會議後之進步，並中日兩軍目下宿防之大概。謂今除小規模外，戰事實已終止；繼言上海談判進行情形。後因中國要求規定日軍完全撤退之日期，遂致停頓。嗣經調解，日本乃允俟常狀回復時，立即撤軍，並希望六個月內可以回復。中國視新方案欠妥，不允接受決議。報告書繼又舉述休戰協定之條款。時上海日僑，因慶祝日皇「天長節」，在虹口公園舉行盛大慶祝典禮，有韓人尹奉吉，混入會場，拋擲猛烈炸彈，致日方軍政要人，盛受重傷，故主席希孟當眾表示對於上海虹口公園炸彈案之憤慨，謂此種舉動，殊屬卑劣，並謂渠昨日曾謁見日總代表長岡博士，代表大會表示遺憾，並祝受傷諸人早日復原，想大會全體必贊同此舉。於是長岡起而答謝，謂希孟宣讀十九人特委會之報告書，繼乃詳述國聯調解爭案之努力，謂此種努力，常為日本所反對，若應令侵略方面享受進取之利便，則殊可悲痛也。繼又述其辭鋒於休戰談判，謂日本每於中國作重要讓步後，輒延遲一步，而梗阻其進行。末謂渠代表國民政府接受整個之決議案，而視案內各節，同一重要，敢請十九人特委會繼續努力，抱定迅速貫徹履行該決議案之主張。顏博士發言畢，長岡博士起稱日政府復切望根據國聯大會決議案在上海進行之休戰談判得告功成，故日本對於上海依照國聯大會決議案擬定之草案，深為欣慰，日政府準備於五月二日上海全聯會議中簽定協定。繼乃申謝英美法意代表居間斡旋，而使協定得以製成，為功甚巨，第日代表團關於國聯大會之議案，不無有所宣言。長岡博士又重申日本關於實施國聯會章第十五條之保留態度，但謂此種態度決不變動其竭力使上海談判儘速成功之決心。於是希孟乃提出決議案，並謂中日協定可望立即簽定，但仍希列強代表繼續貢獻其寶貴之合作。決議案卒經一致通過。獨日本棄權不投票。大會會員於是乃相繼贊成。希孟起謝十九國特委會極力經營之工作。末由英外相西門立立頌揚希孟之忍耐與機達，謂此番愉快之結局，多有賴於此云。於是大會乃宣告散會。

十九人委員會議決之草案內容，大略如下。

(一) 因國聯特別大會三月四日及三月十一日兩次通過之決議案，勸命中日兩國代表，由上海租界有特別利益之列強，從中援助，進行談判，俾敵對行為得以確實停止，並規定日本軍隊之撤退。(二) 因三月四日及三月十一日決議案中所謂之協定，特別委員會，對其訂立一層，不能代替交涉書，此項協定，祇能就地訂立，但於談判進行時，或於執行

前述之協定時，如發生重大困難，則凡屬參預談判之列強，均有權將此種困難，報告於特別委員會，此項特別委員會，以國聯特別大會名義，並在其監督之下行使職權。(三) 因談判應遵照國聯大會前所採取之各決議案而進行，任何一方不得強提與前述各種決議案相反之條件。(四) 已將交到之停戰條款草案，業經雙方承認者，加以審閱。(五) 承認此項條款，與前述各決議案之精神相符。(六) 特別承認停戰條款草案之第三條，係日本允許將其軍隊撤至公共租界，及公共租界外虹口地方越界築路之區域以內，而回復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事變發生以前之原來地點。(七) 宣言按照三月四日及三月十一日兩次決議案精神，日軍此種撤退，應於最短期內行之。(八) 宣言三月四日之決議案必須日軍完全至前線指定區域以內始能認為完全執行。(九) 上海所定之停戰草案，擬設一種混合委員會，包含中立國委員在內，擔任雙方相互撤兵，並帶同將日軍退出之地方，交還中國警察，日軍一經撤退，則前述地方，立即由中國警察前往接管，關於此層，准予備案。(十) 此項委員會之任務，在以其所認為最適當之方法，並遵照前項決定，以監視停戰協定第一第二及第三條之施行，其後一條(第三條)規定日本軍隊完全退至一月念八日事變發生以前之原來地位，此層認為滿意，予以備案。(十一) 承認負責監視執行停戰草案第一第二第三條之混合委員會，照按停戰草案第三附件所規定之職權，遇上述各款之任何規定，於執行時有所障礙，得按照第三附件所定之方法，採取各種決定。(十二) 特別委員會致勸雙方當事國，繼續進行談判，以期迅速成立協定，並請在上海租界有特別利益之國家，關於此事繼續予以援助。(十三) 特別聲明如三月四日及三月十一日兩次決議案所言之協定，不能成立，則此項問題必須仍交國聯大會處理。(十四) 請求在上海租界有特別利益之國家，將有益之消息，為行將組織之混合委員會，按其權職所應取得者，立由各該國參加混合委員會之代表所供給者，報告於國聯會。

第六節 各會員國態度之鳥瞰

三月五日之國聯特別大會，辯論至為激烈。各小國對於日本行為，大都表示憤慨各大國則因慎重發言之故，比較圓穩。茲先將各小國代表之意見，分列如下，藉見其對此次糾紛之態度一斑。

瑞典代表維夫格蘭 Votava 云：予絕對擁護行政院二月十六日致日本之通牒，並盼大會一致加以擁護。派軍隊赴他

國之領土有所活動，實違反國聯盟約之規定，不能以特別情形為理由。盟約之構成非易，現已有傾覆之危險，若國聯不能根據正義恢復世界和平，則盟約將被破壞無餘。

芬蘭代表愛瑞 E. E. 云：大會應以直接了當之辦法，實現國聯主持正義及和平之主張。

荷蘭代表勃魯克蘭 B. B. 云：當大會開幕期中，而中國仍有砲聲，實為國聯之恥。故國聯應以決心全力赴之。否則國際和平全部組織之破壞及流血慘劇，皆將不旋踵而至矣。

墨西哥代表奧加 Ortega 云：請大會注意國聯盟約之尊嚴，不能以種族及地理之關係有所分別，須根據主權人道正義等原則處理。

丹麥代表莫姆奇云：在過去數日中，世界各國皆懷疑國聯對中國發生流血慘劇事，何以置諸不聞。彼對行政院根據國聯決定努力談判方法，促進糾紛之解決，表示讚揚。但如一切調停方法皆告失敗時，大會應毫不猶疑對違反國聯停戰意志而繼續侵略國家，採必要行動。

瑞士代表莫達達云：當中日糾紛初爆發時即超過盟約十五條規定之範圍。但盟約第七條註明調停辦法，現實行此種調停辦法，仍有成功可能，或不至用十五條下節之實行。暫時各代表應各大公無私，以俟調停方法之終了。大會一方盡力謀糾紛之解決，但同時應充分準備調停失敗後之二步辦法。莫達達建議大會，應開某委員會討論整箇中日糾紛並將結果向大會報告。又繼續演說，謂討論第十五條下節，以為對違反國聯意志之國家，自須行使嚴重制裁。如小國對於和平組織不獲信任，則彼等必被壓迫採取其他方法，以保其自身之安全。世界諸小國應一致團結，應付危機。

愛多利亞代表蘇魯打云：國聯大會應用盟約全部力量，及本身權利促成中日糾紛之解決。當時建議三項辦法：(一) 大會應堅持盟約中規定應先撤兵而後交涉。(二) 盟約第十條為國聯主要精神之所寄。(三) 組織不完備之國家發生糾紛時，國聯盟約應更加有力。

捷克代表彭恩 Benes 云：大會應向兩國保證此次大會與解決其他國家糾紛，將並無二致。但國聯無論如何，應履行其義務。日本未能將糾紛提交國聯解決，至為遺憾。

波斯代表云：東亞民族對國聯均信為世界合作組織，但此次國聯毫無表示，殊令人失望。故國聯應在世界表示力量。若國聯盟約不能維持，則世界將復趨於野蠻時代。

烏拉圭代表云：予係代表南美洲各國發言，認國聯應向世界表示其有維持盟約之決心。

七日下午續開大會，羅馬尼亞代表及波蘭代表均有演說，如下：

羅馬尼亞代表杜內士哥云，予認中日糾紛能根據以下之辦法解決，則對雙方而皆無所傷，(一)立時停止戰爭，(二)迅速決定停戰辦法而不附以何種政治條件，(三)國聯實行採用盟約第十條，(四)保護日人之生命財產，(五)進行之談判必須尊重和平及非戰公約，(六)國聯應聲明對於所有各會員國皆一律待遇不能以地理關係而有所差異。並謂僅討論手續及方法等，皆無所用，應有具體之結果。同時應確定將來大會議決案之方針。

波蘭代表沙內斯基云，因地理關係，波蘭極關心遠東之和平，並尊重國聯會員國領土行政之完整。對日代表佐藤稱日本為破壞國聯根本義務之意，表示歡迎。又謂國聯之應付中日糾紛可增加國聯之力量，並盼今日之事，能為將來之一種警告。

七日會議時，英外長西門爵士有極重要而惹人注目之演說。西門仍主張以調和為解決中日糾紛之方法。彼並謂願惠及松平嚴守國聯之根本原則。彼認目前之形勢，關係嚴重，不僅關係遠東之和平，國聯之地位亦已至危險時期。各小國代表之演說，均謂根據盟約第十五條或其他條款，國聯最要責任，即為調停。盟約第十五條第三節稱，國聯對於國際糾紛，應設法解決。同時該約第九條規定，發生爭論之國家，應將糾紛呈報國聯大會辦理。故中國代表有權採取彼已採之行動。至於國聯之首要義務，即為解決此次之中日糾紛。而解決此事，現亦不能謂為絕望，仍應積極設法促成之。現國聯大會中，中日雙方代表皆在場，接洽頗便，而與國聯關係密切之國聯會員國，亦皆在促成上海之談判，以觀察形勢變化。同時美國亦願與國聯合作。調解之工作，固甚困難，歷時或將甚久，但國聯必須如此第一步之工作。若國聯不俟調查委員會之報告及中日雙方總報告之提出，而逕發表宣言，與公正之原則容有未合。故國聯必須俟糾紛之真相及何方應負責任之事實大白，然後再確定辦法。

法代表彭古之演說，謂法國對國聯大會任何議決案，必加以進行，以促進戰爭之終止，及獲得各國對國聯盟約之尊重。彼稱截至現在為止，彼尚未聽得有人主張國聯行政院提議以外之辦法。且戰事已於大會開幕日即告停止，故目前國聯第一步之工作，應由停戰促進形勢之和平。至於其他問題，應俟李頓爵士領導下之國聯調查團提出報告時，再行討論。

義代表羅索之演說，謂義大利在中國利益固多，但對

於此次糾紛必以公正之主張處置。彼深知英外長聲明之重要，國聯現所最要者，須以全力根據國聯盟約第三節之規定，實行調查工作。彼對彭古所主張之開會會議以恢復上海和平，表示贊成，謂此種會議與國聯調查團二者並行，必可解決此次糾紛云。

巴拿馬代表茹薩之演說，謂國聯應主張維持領土完全及不可侵略之原則。

至美國對於此次糾紛，雖非國聯會員國，亦極注意。且其態度極為全世界所注意。三月十一日國聯大會之決議，美國務卿史汀生，表示滿意。并謂議會視探舉動，所表示之和平目的，即非戰公約及國聯盟約內所具之目的，世界各國，對此目的，皆當擁護云。(關於美國態度，請參閱後編史汀生之長函。)

第九章 國聯調查到滬一瞥

第一節 各方招待調查團

國聯調查團之派遣，係根據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二年)二月十日之決議，因人選問題之考慮，至翌年一月九日，組織始告完成。其人物如下：

一 調查委員

一英國李頓伯爵，年五十六歲。係前印度總督第一伯爵李頓之嗣子。久寓印度。曾任海軍部政務次長。一九一八年任駐美英國宣傳會委員。一九二〇年任印度省事務次長。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二七年。任印度孟加拉省省長。一九二五年曾代理印度總督數月。瞭解東方事情。對於東北上海事變，頗為關心。

二法國克勞特將軍。年六十一歲。法國華爾求縣人。陸軍殖民地步兵出身。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時，歷任法境與東歐及巴爾幹地方大將。熟悉殖民地情形。當日俄大戰後，曾任中國派遣軍參謀長。在華約三年。洞悉中日兩國狀況。一九一九年世界大戰終息，復任印度支那軍司令官。一九二二年調任西非洲法軍總司令。現任法國殖民地防務諮詢委員會會長。軍事參謀官。殖民地部陸軍部等要職。此次參加調查團，計書周詳。前年曾來華視察東北一次。

三美國麥考德將軍。係美國騎兵出身。曾任菲律賓海軍參謀長，以智機果斷聞於世。當尼加拉瓜發生騷動時，麥將軍任為選舉監督官。南美智利比魯紛爭時。彼以公正無私手段，出任調停，大博時人贊許。前年晉級少將。其後任菲律賓總督府幕僚長，赴任時曾途次上海。至民國十二

年又來華考察。對於吾國情形，尤為熟悉。實為軍事家而兼政治家者。

四德國希尼博士。係著名殖民地政策專家。一九零七年任德殖民地部司長。一九一二年。曾任德領東部阿非利加總督。現任國民黨議員。德僑同盟委員會委員長。性甚溫和。著作宏富。反對軍國侵略主義。一九一四年大戰勃發後，日人乘機侵奪青島時，博士尚在德督任內，頗為不平。

五意國史高蒂伯爵。史氏為純正外交系統之人才，世界大戰時。在埃尼諾外交部長下任文書主任。巴黎和平會議時，任意代表團總秘書。一九二三年以後，迭任駐劄阿根廷、意志等國大使。擅長外交。為意大利傑出外交家之一，素為墨索里尼信任。生平痛惡武力侵略為國家之工具。在歐洲外交界，聲望隆崇。

二 隨員

一秘書長哈斯。(法人)係國際聯盟秘書廳交通股長，年四十二歲。法國土木部出身。去年被吾國聘為改良交通事業調查之職。

二謝雷爾。(意人)係國際聯盟秘書廳情報股員。

三彼爾特(荷蘭人)國際聯盟秘書廳情報股員。

四倍漢愛。(德人)國際聯盟秘書廳情報股員。

五巴士邱好。(捷克斯拉夫人)國際聯盟秘書廳政治股員。

三 專家

一法律專家 華爾太楊格博士。(美人)米內沙泰大學教授。「以極東通」聞名，著有東三省專書，喻義人口，頗悉日人之心理與日本之政策。一九二九年出版第三次太平洋會議。一九三一年又出席第四次太平洋會議。現寓北平。

二鐵路專家 巴阿姆。(加拿大人)本為聯盟秘書廳交通股員。現任加拿大鐵道會社社員。對於國際情形與中日關係，亦甚明晰。

三月三日，調查團由巴黎出發，二十七日抵日本。三月十四日下午乘阿丹姆總統輪抵上海。阿丹姆總統輪，於下午六時半開進吳淞口，八時許始抵浦東白蓮潭大碼頭，當該輪靠岸時，由公安局軍樂隊奏樂歡迎，警察大隊約百餘人，亦列隊致敬，二時氣象莊嚴樂聲抑揚，國府代表顧維鈞氏市長吳鐵城氏，外次郭泰祺氏，市府秘書長俞鴻鈞，及各界代表數十人，於軍樂聲中，登輪迎接，由顧氏前導，與李頓爵士及英法德意各團員一一握手，表示歡迎，并介紹歡迎代表，與調查團委員相見。仍由顧氏招待登陸。調查團主席李頓爵士，白髮蒼蒼，而精神矍鑠，衣暗色外套，手挾黃皮

包，頻頻與岸上各人員點首含笑。登陸後，環立成半月形。由各報記者，相機攝影。事畢，乃改乘我國特備飛機小輪渡江，即由吳市長通知所屬將專輪備就，並傳令該輪專為代表乘座，同時並分配我方招待人員，已預備汽車十四輛，依次乘座，八時三十分由顧維鈞與鐵城郭泰祺吳秀峯等，招待各登市府預備專輪，直駛新碼頭，於九時始達。時岸上民衆團體歡迎者甚衆，均手執白旗，并高呼歡迎口號各調查委員，由吾國代表一一招待上陸，軍政代表張汝，海軍代表鄭禮慶，張學良代表周天放，均趨前迎接。乃乘吾國代表團，特備汽車赴華懋飯店休息。是日赴碼頭歡迎者，除政府方面，有代表顧維鈞，秘書長王廣圻，外交部次長郭泰祺，上海市長吳鐵城，秘書長俞鴻鈞，張學良代表周天放，軍政部代表張汝，海軍部代表鄭禮慶，國聯華秘書吳秀峯外，各團體代表，商界袁履登，貝淦孫，銀行界陳慶青，徐新六，報界董顯光，學界黎照寰，玉景岐，太平洋學會陳立庭等，外人方面計該調查團秘書長俞鴻鈞，顧問楊格博士，美使館秘書恩基特，華行政領事段曉，張學良顧問端訥，萬國商團總司令隨生，日人方面有芳澤代表松岡洋右，日使館秘書內，此外尚有各團體代表多人。

三月十五日午十二時三十分，外交部次長郭泰祺，假西康路向公館，邀該團午餐，計到李頓爵士等全體委員五人，秘書職員等八人。席間我國方面被邀作陪者，計財長宋子文，市長吳鐵城，市府秘書長俞鴻鈞，中委孔祥熙，國聯調查團中國代表顧維鈞，秘書長俞鴻鈞，吳秀峯，及劉湛恩廣洽卿等多人，西人方面，有國聯振災委員會長辛博森，調查團顧問楊格，及張學良顧問端訥等。席間由郭次長向該團代表致歡迎詞，由李頓爵士代表答詞，直至三時半，始盡歡而散。

李頓爵士，本定三月十五日上午六時半，在華懋飯店招待中西各報記者，嗣因出席顧代表維鈞下午五時之茶會，延至晚間七時半，始克舉行。中外新聞記者，到者甚多，李氏作一簡單之談話云：此次調查東省，完全出於公正之態度，在滬約有一星期，或旬日之逗留，然後赴南京，再轉道赴東北。希望與論界能信仰該團及國聯，能能成功。大約在離滬前，尚須赴吳淞南北等戰區，作一度之視察。至滬案和平運動，為雙方邀請，則願努力，但不自動參加云。

於三月十五晚八時，上海市長吳鐵城外灘華懋飯店，宴請該團。到全體委員及職員等十餘人，并有顧維鈞郭泰祺等中外各要人作陪。席間吳市長向該團致歡迎詞，由李頓爵士作簡單之答謝，至十時許始散。

安寺路華安公司八樓，宴請國聯調查團全體。各大學計到交大校長黎照寰，勞大校長王景岐，同濟大學胡應華，滬江大學劉淇恩，東吳法科吳經熊，持志大學何世楨，復旦大學李登輝，大夏大學歐元德，大同大學曹惠華，中大醫學院顏福慶等十餘人。席間由黎照寰王景岐三氏先後以英法文致詞，李頓爵士答詞，至二時二十分始散。

三月十六日下午五時至七時，孔祥熙夫人宋嘉齡女士，與宋子文夫人張樂怡女士，假西愛成斯路三八三號孔宅，舉行茶會，招待該團，兩夫人餽客以粵式茶點，至晚七時許盡歡而散。

晚八時，英使摩遜森，美使詹森，法使威禮致，及義代辦齊亞諾，假華懋飯店設宴款待該團委員會，并邀英美各領事及海陸軍武官以及我外交次長郭泰祺，市長吳鐵城與代表顧維鈞等作陪。席間多屬談話未有何重要講演，至晚十時許始散。

三月十七日午，上海新聞界宴該團於萬國體育會。意代表何迪，因病未到；史量才主席，代表新聞界同人致歡迎詞。李頓爵士答詞。至下午三時許始散。

下午三時，吳鐵城市長偕秘書長俞鴻鈞，赴外灘華懋飯店，答拜國聯調查團。至四時許，始與辭而出。

十七日晚八時，我國參加國聯調查團代表顧維鈞氏，假摩西路一二〇號榮宗敬宅宴請該團。到全體團員及秘書長哈斯，華秘書吳秀峯，及中委孔祥熙宋子文，市長吳鐵城，外交次長郭泰祺，顧問端訥，路施博士及工部局董董，以及各團體代表等。由顧代表向該團致詞，李頓爵士答詞。直至十時許始散。

三月十八日晚八時，上海市市商會假外灘華懋飯店，宴請國聯調查團。陪席者有代表顧維鈞，秘書長俞鴻鈞，國聯秘書夏秀峯，外交次長郭泰祺，市長吳鐵城，工部局華會辦何德奎，華業廣洽卿，市政府秘書長俞鴻鈞，及市府各局局長委明樞，蔡增基，黃伯樞，溫應星，沙君勳，銀行界要人林康侯，徐新六，張公權，陳光甫，李復孫，新聞界汪伯奇，張作平，史量才，董顯光，潘公弼，學界馬相伯，胡庶華，黎照寰，劉淇恩，慈善家朱子橋，及工部局總總費信梓，美商會會長佈立騰，英商會會長馬賽爾，德商會會長威波爾等百餘人，由王曉籟主席，袁履登，貝淦孫，王延松，陳淞源，董惠荃，鄭澄清等招待。席間由主席致歡迎詞，李頓爵士代表該團答詞，至十時半始散。

第二節 調查團視察戰區

三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調查團在華懋飯店齊集，赴車出發，由日軍司令部派員引導。主席委員李頓爵士，與德國希尼博士坐第一車，顧維鈞代表與法國克勞德坐第二車，美國麥考登少將與日本吉田代表坐第三車，中國代表處總務主任張祥麟與日本代表處秘書長薩崎共坐一車。華方陪往者，尚有參議王景岐，專門委員戈公振張廷榮五人。日方陪往者，為吉田代表秘書長等五人。國際聯盟中國秘書吳秀峯亦偕行。先後視察龍州北江灣吳淞等處。茲將詳情分誌於后：

最初由華懋飯店出發，經北四川路，寶興路，寶山路，寶通路，興路而至真茹。寶山路一帶，滿目瓦礫，了無人烟，凡交通要口，均有日兵駐守，真茹則防禦工事，處處可見。調查團入暨南大學，下車後即由日軍官每人授以英文日軍作戰地圖，並說明華軍退却後，日軍即來此駐紮，乃入致禮堂及洪年圖書館略觀。繼由暨南大學出發，經大統路，新民路，而至北火車站。日軍預在站內月台欄內作小室，桌上陳一大地圖，由一軍官說明當時作戰情形。李頓爵士詢問頗詳，並以當時向無防禦之平民擲炸彈，有何必要。歷一小時之久，始退出。乃經界路寶山路而至商務印書館，鋼骨水泥之屋，坡垣猶存，調查團乃登東方圖書館各層，多為太息。由東方圖書出經北四川路底天通庵車站，青雲路，體育會西路，而至江灣跑馬廳。日人引調查團至屋頂說明附近作戰情形。又往觀勞動大學及江灣車站。跑馬廳內，現有美國商團四人駐守，時已下午一時有半，乃經黃興路，翔殷路，甯國路，平涼路，而至公大紗廠，日軍司令部在焉。調查團盪洗後，先入客室小憩，旋由白川大將招待至樓下，進冷食。白川問李頓爵士，往往吳淞否，爵士不置可否。顧維鈞張祥麟均謂吳淞地位，甚重要，必須往觀，爵士意乃決。至四時出公大紗廠，即沿軍工路而至吳淞。沿江一帶，純為防禦遺迹，如鎮內房屋已全被轟燬，有如大地震以後，較開北為尤慘。二時五十分，抵砲台，砲基多炸損，砲管多擊斷，舊砲且有移去者。經一小時退出。乃經軍工路，平涼路，百老匯路，而回華懋飯店，已五時有半矣，是因便於觀覽，除麥考登少將有微恙乘輪車外，餘皆無恙。適沿途風沙大作，回滬各人對鏡，臉與黑人不辨也。

第三節 調查團離滬北上

三月二十六日晨，國聯調查團分兩批離滬入京。一批由中國代表團秘書王廣圻，總務主任張祥麟，以及朱少屏等陪同法國克勞德將軍，美國麥考登將軍，德國希尼博士等數十人，由南車站特備專車赴杭轉程，一批由我國代表團

詢氏，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勞動大學校長王景岐，調查秘書吳秀峯，及趙誠章等，陪同調查團長李頓爵士，意圖馬何迪伯爵，以及日本總代表吉田大使，秘書長廣崎等，共計六十餘人，乘怡和公司德和號，於上午十一時開赴南京。向有其他人員等，則改由招商局江新號輪船，於今晚啓程離滬。麥考將軍，希尼博士，克勞德將軍，及各秘書隨員，暨中國代表團王廣圻，張祥麟，朱少屏，朱鳳千，魏文彬，蕭繼章，軍政部代表張汝等數十人，於晨八時許，先後集於華樂飯店，整裝待發。至八時半，即分乘汽車數十輛，駛往南站，乘滬杭車，赴杭轉京。一時汽車銜接，行人悉皆駐足而觀。車抵老西門，經黃家關路國貨路，而達車站路，沿途警察密佈，三步一崗，五步一警，每警均負毛瑟槍，氣象莊嚴，保衛周至。各路臨時起時宣佈特別戒嚴，一律禁止行人通過，街道亦掃清潔，道各車抵南站時，已距開車之時間僅十餘分鐘矣，市長吳鐵城，秘書長俞鴻鈞我國首席代表顧維鈞氏，公安局長溫應星氏等十餘人，亦蒞臨歡迎。首麥考將軍，希尼博士，克勞德將軍前導隨後為中國代表團王廣圻張祥麟等，緩步上階站中由公安局軍警隊奏樂致敬，各代表團亦頻頻點頭回禮。在樂聲洋洋中，登特掛之花車，與各款送人員稍事寒暄，既而軍樂復作，車輪亦札札作響，蠕蠕離站，各款送人揚帽致敬，俟車行遠去，始各分散。

自國聯調查團由南站乘車赴杭之訊傳出後，上海市公安局警察大隊，即行嚴密佈防，自黃家關路經國貨路而達車站路等處均臨時宣告戒嚴，由警察大隊部第三四五七七十二等中隊佈防，三步一崗，五步一位氣象極為嚴肅，月台上則由第二中隊長袁國棠率領，該隊全體警士，舉槍致敬。另有第一中隊長袁國棠率領，率領一小隊約四十人，隨車護送至杭。更有公安局軍樂隊全體隊士，奏樂歡送，尚有便衣偵緝員數十人，亦在車站月台上護衛。汽笛長鳴時，軍樂亦隨之而起，車亦蠕蠕而動，霎時間，車行已遠，各在站衛護之警察隊，始各返去。

李頓爵士及委員馬柯迪伯爵，於十一時乘德和輪船啟程赴埠歡送者甚眾。元芳路怡和碼頭一帶，為警備起見，特派全副武裝之中西探捕，沿途巡查，輪梯上下，派有便衣隊員多人，注意乘客行動，及印捕守衛，開人一律禁止出入，以免不測。十二句鐘即鳴鑼解纜開船，中外要人，脫帽歡送。同時各報記者均紛紛攝影留影。顧夫人本陪同顧氏赴京，臨時中止，與徐通海夫人潘志衡夫人嚴夫人嚴小姐等下輪返寓。同行人員，有我國總代表顧維鈞，劉崇植，王景岐，金問泗，顏德慶，徐淑希，嚴恩機，張敬海，吳秀峯，趙誠章，趙鐵章

曾叔魯，周天放，劉仲杰，蔣傳倫，尹壽松，司徒鄭彬等，日本方面亦有總代表吉田大使，秘書長，鹽崎尚有專門委員等。指定趙鐵章為總招待，由京直達武漢，沿途均預定備位六十餘個，所有隨行人員，及調查團之行裝，均由招待組負責照料。李頓爵士在大菜園獨乘一隅，並不與人開談，有時被問往來函件，屬海中若有思索。各方競向攝影，李氏並謂此次同船者，大致均在昔日國聯中邂逅老友，今日舊雨重逢，竟有無限感慨，言時又沉默許久，即散步船頭，閒情逸致，態度蕭灑，蓋爵士此次來滬，酬酢忙碌，精神殊形勞頓。京一切招待程序，早經預備就緒，在京勾留，祇有四天，而赴杭之調查團，係領略湖山風景，純係遊覽性質，除應規定程序之酬酢外，即赴京同行北上。

二十七日國聯調查團李頓爵士等。晨九時到京。船泊江心，未幾三北碼頭，羅文幹正倫陳儀及日領事等乘渡船往迎，十時團員登岸赴勵志社，汽車四十輛運接而行，乘第一輛者，為李頓爵士與南京招待委員長外部應司長，中山路兩旁觀者甚眾，搭牌樓一座，載歡迎語，沿路有警察與童子軍守衛，秩序甚佳。全城懸旗，以示歡迎，自清晨起，學生與各團體代表赴下關及中山路歡迎者，不絕於途，商店皆貼有英文，歡迎宣傳標語，其最普通者，為「華人當頭榮譽而死，不願生於日人武力之下。」「中國贊助國聯，以促進和平與公道。」「吾人欲得公道，公平必須遵守」等語。在德和船上所予調查團團員之歡迎，乃屬非正式者，彼此寒暄數語後，各員即先後登岸，日陪員吉田等下船梯，入渡船，數分鐘後，李頓爵士馬柯迪伯爵羅文幹博士顧維鈞博士暨其夫人均登甲板。羅在船梯之口，囑請李頓爵士先行，李固辭，李羅護護再四，羅卒先下渡船，餘員繼之。渡船在三北碼頭靠岸，李頓爵士即往下游，泊於怡和碼頭，李頓爵士離德和船時，曾佇立數分鐘，以應攝影者多人之請，攝取快影得佳片多幅。是時風力頗勁，江上波浪鼓起，泊於下關外之英艦運艦某號曾遣汽油船一艘，泊於德和船側，以備不時之需但未用及之。諸員下船時，毫末受有不安適情事，渡船中備有茶點，互談之頃，已安抵三北碼頭，於是中國海軍樂隊之樂聲大作，碼頭出入口之憲兵與警察，皆立正致敬。歡迎組織甚為週到，一切以兵法部勒之，諸員登岸後，復為攝影及攝收有聲片新聞片故，佇立數分鐘，於是一行人乘乃驅車赴勵志社，團員即稅駕於斯焉。

其由杭轉京之美法德三委員，亦於念七日晨八時二十五分離杭，一號車麥考與魏文彬，二號克勞特王廣圻，三號希尼朱鳳千，共十一輛，另行李車兩輛，曾養甫陳布雷趙志遠送行，一時山抵宜興，在溪隱園午餐，三時赴京。團前紫彩坊並滬貼中央法文歡迎標語。七時半抵京，外部派員款至勵志社，顧維鈞即在勵志社設宴，為各代表洗塵。羅文幹務作實作陪。

二十八日午前十時，李頓等五委由顧維鈞陪同分坐六車先赴外交官舍防外羅，十時半至鐵部官舍訪汪院長，十一時至陵園訪蔣委員長雙方互致欽仰之意，每處談十餘分即出。外交部，由羅外長與徐次長接見，正午由汪院長款宴，晚六時二十分，調查團副秘書貝爾德博士。在勵志社，代表該團接見報界代表，八時團員。赴羅外長之宴會。

二十九日，國聯調查團主席李頓爵士，美代表麥考登，法委克勞特，意委馬柯迪，德委希尼，於上午十一時半，由顧維鈞羅文幹陪往國府，親見林主席。入二門時，樂隊奏國樂歡迎，衛隊分排而立，鳴號舉槍致敬，典禮局長劉酒藩，導至二樓主席會客室，由羅文幹依次介紹，各委向主席行一鞠躬禮，主席答禮，並向各委一一握手。入座後互道寒暄，各致景慕之意。談話約半小時，由顧維鈞翻譯。旋告畢，仍由典禮局招待員恭送上車，鳴號奏樂如儀，李頓即赴英領事午餐，餘委返勵志社休息。

第十章 停戰協定簽字始末

第一節 停戰會議之前幕

上海中日雙方軍隊實行接觸以後，友邦人士，屢次進行和平運動，卒以日方毫無誠意，迄無結果。自我軍退守第二道防綫，國聯三月四日決議停戰後，日方迫於各方情勢，不得不接受勸告，於是正式停戰會議，始得於三月二十四日在上海英國領事署開始舉行。中國首席代表主任顧維鈞氏，顧氏因任調查團招待事務，無暇兼顧，因改任外交次長郭泰祺。軍事代表為滬滬警備司令戴戟，十九路軍參謀長黃強。譯員郭德華，殷汝耕等。日本首席代表原定重光葵。臨時第九師團長植田兼吉軍事代表日軍參謀長田代院一郎，海軍參謀長島田繁太郎。譯員林出及岡崎等。關係國方面為英公使薩溥森，美公使薩森，意代辦齊亞諾，法公使查理德（參事卜德代表）。會議之先，雙方業經幾度非正式會議，根據議定之三項原則：（一）中國軍隊暫時留駐現在防綫，（二）日本軍隊依照一定程序撤退（三）組織共同委員會監視撤兵。成立停戰草約。會議時逐條討論，費時甚久，更以日方臨時提出種種問題，進行至緩。會議中首先討論語言，繼論第一條中國軍隊暫時留駐現在防綫，將所駐地點確定。日方提

出取補便衣隊問題，要求載入停戰條約。總司令當予駁覆，討論甚久，仍無結果。午後會議，繼續討論便衣隊問題，直至五時，仍無結果。遂將便衣隊問題擱置，進行討論停戰條約本文。議及停戰條約第二條日軍撤退程序時日方主張退至獅子林線，我方堅決反對，並表示退席，後經友邦公使勸告始能。二十五日會議，討論至第二條，「日軍因人數衆多，一部分可暫駐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築路之昆連地段」時，日

第二節 停戰會議之波折

至遠東運動場一帶，與淞方面為吳淞鎮至蘆溝浜張華浜一帶。四處係各個分立，並不連成一氣，自某段至某段，距離若干，駐兵若干，按照地圖，均有詳細規定。日方並要求京滬滬杭兩接軌點之潭子灣，又及角一帶，由日本駐兵，我方以此點足以控制兩路交通，拒絕之。

如堅欲駐兵開北，則蘆溝浜北岸吳淞鎮一帶，應予放棄，日方對此表示反對。又雙方於重復討論撤兵地點之際，日方忽提出詢問我國軍隊在蘇州河以南與南市浦東等處之防務情形，我方當以此事與停戰會議無關，日方不能藉停戰會議之口，而詢問關於我全國之軍隊。無結果而散。

四月四日停戰會議及小組會議，同時繼續前次會議舉行，首由英公使致詞，略謂中日停戰撤兵會議，自二十四日開會迄今，前後已達十一次，時間經歷，已費卅四小時，其結果雖未等於零，然與零亦相差不遠，蓋本會之主要問題，尚未解決，以前議決各項，亦不能循序進行也；故希望今日會議，對於日兵撤退，求一滿意之解決。英使語畢，日首席代表植田發言，謂日兵撤退，實與撤退之地點問題，至有關係，前者小組委員會，聲明日軍由最前線撤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築路昆連地，四星期內，當可撤退完竣，關於此語，當時日代表曾聲明尚未完全決定，祇係暫時表示，其具體決定，須觀日後之情形而定。關於地點，尤其是華軍駐防地點，與日軍撤退，至有關係，故當時小組會之日代表，曾要求華方代表說明蘇州河以南華軍駐防之狀況，此項要求，日本當局，認為與日軍之撤退至有關係，故不得不加以確切之聲明，同時並請與會華代表，加以說明。植田言竟，吾方首席代表郭外次，即據理駁覆，謂：關於日代表在小組會中，要求說明蘇州河南華軍狀況一點，不特當時華方代表表示反對，即列席之各友邦參贊，亦以為奇，蓋此項討論，不涉本會議之範圍以內，須知本會議唯一使命，為停戰與撤兵，事前會確定討論原則，不談任何其他問題，況日代表此項要求，關係中國主權，華軍駐在本國領土，行動完全自由，不受任何限制，日方對之，實無庸詢問。何況南市華軍，此次作戰時，絕對未嘗加入乎。郭氏言竟，日代表植田，復反復表示，日軍之所以欲明瞭蘇州河南華軍駐防問題，實在撤兵期間，避免後方及側面之危險，不得不加以明瞭。再三詢問郭氏，究竟該處有無華軍駐防。郭氏聆語，即以簡單之語調查答覆，謂關於此點，事實未預備答覆，因談判原則，早經規定，此項詢問，不合邏輯。至於日軍在撤退期間避險危險計，不得不爾，試問南市與開北，中隔兩租界，日軍撤退，危險何來？日代表聆郭氏語，即謂頃詢問，實非兵兵的問題，須知南市開北，雖屬中隔租界，不特大砲可以轟射，即步槍亦可射達，因此之故，愈有明瞭華軍情狀之必要。日代表語竟，吾方代表郭外次即堅決拒絕，謂此係停戰撤兵會議，而非備戰會議，應根據原則討論。英公使曾諷諷亦謂，此項問題，日方無庸顧慮，因停戰撤兵，一旦實行，敵對行動，即已

經旬日來會議結果，雖協定草案五條中，已有四條通過，然根本問題，撤兵時間與地點，則尚無頭緒，所謂停戰會議，亦可謂盤旋於此最後關鍵。至四月二日繼續開會，討論日軍完全撤退期限問題，分為兩步討論：第一步日軍自前線撤至公共租界昆連地段，日方口頭表示六星期內可以完成，我方要求以三星期為限。雙方後商定折中辦法，規定停戰協定簽字後一星期內，日軍開始撤退，四星期內撤完，惟日方對於此項折中辦法，仍主張保留至最後決定。至於第二步，日軍自公共租界昆連地段，撤至一月二十八日以前原防，仍為會議中討論之焦點，日方初仍以地方秩序恢復為辭。郭外次長當再反覆申稱：現在地方秩序，已經恢復，有可證明者數端：現各商店已完全開市，此其一。公共租界與法租界，完全取消戒嚴，況上海僑民，非僅日本一國，各國僑民之生命財產，即於戰爭狀態中，我國當局，仍處處加以保護，此其二。日軍撤盡之後，則地方秩序，更可恢復，尤為顯明，日本僑民，如欲在中國經商，則廣告為推廣貿易之唯一途徑，從未有以槍砲推廣銷路而能成功者。中國人民之所以反日者，自去年九一八起至今年一二八而烈，可以證明此語之不謬，此其三。日方各代表均默無一語。討論至此，英使提議，另組小組委員會討論，日方始允請示政府，再行續商。軍事分組委員會，同時在英領署另一室開會，到我方代表十九路軍參謀長黃強，及秘書郭德華，日方代表陸軍參謀長田代皖一郎，關係國代表英使館軍事參贊桑希爾，美使館軍事參贊特萊斯台爾，法使館軍事參贊彭那維泰，及意使館軍事參贊法拉威尼。軍事小組委員會前次會議，已商定日軍退駐地點三處，即引翔方面為引翔港一帶，江灣方面為萬國體育場一帶，吳淞方面為吳淞鎮至蘆溝浜張華浜一帶，惟開北方面，日本公署至六三花園一帶，以我方不能同意，故未決定。在休會時間，雙方即請示首席代表，此次雙方即根據訓令繼續。日方仍謂：日軍五萬人，馬五千匹，大小砲百五十尊，飛機五十架，上述三處，不足容納，開北方面，日方公署至六三花園一帶，仍須暫由日本駐兵，張華浜方面亦須擴充至曹家橋。我方堅不同意。中立方面當提出轉調辦法，主張日方

出取補便衣隊問題，要求載入停戰條約。總司令當予駁覆，討論甚久，仍無結果。午後會議，繼續討論便衣隊問題，直至五時，仍無結果。遂將便衣隊問題擱置，進行討論停戰條約本文。議及停戰條約第二條日軍撤退程序時日方主張退至獅子林線，我方堅決反對，並表示退席，後經友邦公使勸告始能。二十五日會議，討論至第二條，「日軍因人數衆多，一部分可暫駐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築路之昆連地段」時，日首席代表植田主張以東自獅子林經楊行大場西至蘆溝，為日軍退駐防線。我方代表以其主張實與預備會所議定之日軍撤兵原則，及國聯議會決議案相去太遠當即表示退席之意。會場空氣，頓行緊張，又經友邦公使勸解。日代表亦表示重行考慮，因定二十六日再議。二十六日會議之主要議案，因經三日之會議停戰協定中之緒言及第一第二條條文已大部議妥。會議重心，在第三條組織共同委員會一點。經兩小時而決定。時會場空氣，頗為和緩。共同委員會之組織，除中日代表外，并加入參與此次談判之四友邦，其職權則規定為證明雙方履行撤兵，並不干涉撤退區域之行政。並商定協定用中日英三國文字，遇有疑義，以英文本為準。二十七日休會，二十八日重行開會。時英國公使已於休會期間，將各方連日會議中提出之增加條文或刪改字句整理歸納。擬成一停戰協定新草案：將原來之三條分成五條，惟精神則絕無變更內容。為（一）停止雙方軍事敵對行動，（二）中國軍隊仍駐原防，（三）規定日軍撤退時間及地點，（四）共同委員會之組織，（五）協定簽字後生效日期。開會後，英使即將該項新草案提出，雙方意見，相去甚遠，爭點一為退駐地點，一為退兵期限。關於日軍退駐地點，由軍事分組委員會研究，在大會所討論者為退兵期限，此點郭外次長曾主張日軍應在一定期限內完全撤退，恢復一月二十八日以前原狀，日方則表示不能完全同意，祇允日軍第一步退至租界昆連地段一節，原則上可以定一期限，惟何時實行第二步退出所謂昆連地段，則不能規定期限，謂須視地方形勢而定。我方當予駁覆。日方更要求日軍飛機可以自由偵察我軍防線，我謂此點侵犯我領空主權，不能承認。日方撤兵時期及地點兩問題，卒不得解決，二十九日繼續開會，出席人物，中國方面增加外交部情報司長張似旭，外交部秘書鄧中登，夏奇峯，及十九路軍副官張益中等。會議結果即為通過協定草案內規定實行停戰之第一條，除無顯著之發展。三十日繼續舉行，開小組會議專事討論日軍暫行退駐之公共租界「昆連地段」。關於日方要求暫行退駐地點，凡四處：開北方面為日本公署至六三花園一帶，江灣方面為萬國體育場一帶，引翔方面為楊樹浦東

如堅欲駐兵開北，則蘆溝浜北岸吳淞鎮一帶，應予放棄，日方對此表示反對。又雙方於重復討論撤兵地點之際，日方忽提出詢問我國軍隊在蘇州河以南與南市浦東等處之防務情形，我方當以此事與停戰會議無關，日方不能藉停戰會議之口，而詢問關於我全國之軍隊。無結果而散。

完全停止，如果日軍發生危險，儘有共同委員會中友邦各代表，加以調查。英使語竟，各友邦公使亦相繼附和。日方至此，對於原議，始告打銷，惟反覆辯論已費二小時矣。繼由吾方郭外次長發言，謂日軍撤退，華方因日代表應允聲明，人數衆多，已作絕大讓步，容許日代表有一規定時間，暫駐公共租界越界築路之昆連地帶，現日方對於時間問題，堅不表示，此實會議前途之唯一焦點。須知日期一日未能決定，即本會議一日未能終了，若欲華方未得一確定之駐兵時間而先行簽字，此不特違反民意，且政府當局，亦屢次訓令，無期間之規定，無論任何情勢之下，不得簽字解決。故要求日方，從速規定一駐兵時間。至何日便能恢復一月二十八日前情狀？日代表重光哈語，當謂關於日軍撤退，日方則正計劃一特別方法，自動撤退，但時間問題，則實未能規定。蓋若規定一確切時間，宛似表示日軍之撤退，顯因被逼之故。郭代表當又據理駁覆，謂我人所談者係撤兵，如果不一規定一時間，是何異撤兵談判，半途而廢？故日軍何日能恢復一月廿八日前原狀，在會議中務須詳細規定。郭氏談至此，日代表默然不答，時席上，嗚呼沉寂。英使見狀，以兩方態度頗陷僵局，因謂此次中日停戰會議，中立國代表，該費苦心，始得舉行，如果雙方堅持，前途實堪焦慮，本人敢以友邦代表資格，希望雙方接近，使會議成功，此時無論如何，萬勿決裂。英使言竟，我郭代表當表示華方對停戰撤兵會議，實具充分誠意，今撤兵而無確切日期，實違本會原意，華方對此，決不讓步。日代表當亦表示，日方對撤兵期限，務期愈速愈妙，但須俟地方情形之安定。我方代表戴說，當謂現下滬上情形，早經恢復。兩租界解嚴，即其明證。日代表謂，租界雖已取消宵禁，然戒嚴令依舊存在。戴氏當又加駁覆，謂租界戒嚴令之存在，即係日兵不撤之故。雙方反覆爭辯，至此又達一小時，迄無結果。英公使謂：時期問題，討論已達四小時，請雙方再將此會情形，各呈報政府請訓。郭氏謂，本人可不必請示，今晨尙得政府之訓令，總之，非使日方說明完全撤退時期，殊難討論。重光謂，本人亦得東京政府之訓令，對限期日期完全撤退，不能辦到。英公使勸雙方不能如此，并請雙方各設法，一方呈報政府，一方求轉團辦法，時已六時，於是會議遂散。軍事小組委員會，亦於下午三時開會，討論撤兵地點問題。到我方代表十九路軍參謀長黃強，日方代表田代院一，關係代表英使軍事參贊桑希爾，美使軍事參贊特萊斯白爾，法使館軍事參贊那羅泰，及意使館軍事參贊法拉羅尼。撤兵地點關於江灣方面之萬國體育場一帶，引翔港一帶，雙方雖無異議，惟於閘北方面之

日本公界至六三花園一帶，及吳淞鎮一帶，仍無具體決定。於吳淞方面，要求包括吳淞砲台，我方堅決反對，遂決定再向雙方首席代表請示。至於京滬滬杭兩路交叉點之潭子灣至又袋角一帶，日方正式放棄，已不復提出討論。

四月六日大會休會，祇開小組會議，討論日軍撤退地點。吾方代表黃強聲明：小組會議，迭次討論日軍撤退事宜，雙方意見，迄未接近，日方對恢復一月二十八日前原狀問題，屢次聲明，日軍人馬過多，故於撤退時，必須於租界昆連地帶，劃出相當地點暫時駐紮，以便乘輪歸國，華方為瞭解日軍苦衷起見，當即表示於租界昆連地帶，規定若干點，暫供日軍駐紮，惟是時間問題，必須有明確之規定，乃以日方堅拒規定時間，致會議迄未成就，茲華方特鄭重聲明日軍在撤退期間，因為便利計，華方願於昆連地帶，暫時容許日軍留駐，惟苟無規定時間，則不特中國政府與民衆，均抱不安，且將令人疑及日軍有永久佔據之野心，苟時間問題而無確定答覆，則本會議之一切撤兵討論，亦屬全等於零，故希望於今日會議時，對撤兵一點，雙方能以誠意之接近，而明日正式會議中，亦能根據本會之討論，從速規定一撤退時間，庶停戰會議，得一圓滿之解決。黃氏發言竟，中立國代表爭俱表示贊同，乃廣續討論撤兵問題。對前經討論之昆連地帶，是否適宜問題，討論殊久，而中日代表對撤兵地點之廣狹，爭執亦殊激烈。旋經詳細研究：(一)吳淞方面之撤兵區，暫擬定吳淞鎮蘆蕩浜張華浜，包括張華浜車站，東面濱黃浦江，成一半圓形之地點，但前次會議日方所要求之擴充範圍，包括吳淞砲台，及曹家橋在內，現已取消。(二)江灣方面，東北自殷行鎮，西南臨萬國體育場，成一長圓形之地點。(三)閘北方面，在橫浜橋東，包括六三花園，日本公墓，及天通庵車站，成三角形之地點。(四)引翔港方面，東臨黃浦江，南接公共租界楊樹浦東端，包括滬江大學及引翔港鎮，成一扇形之地點。但以上四處，雙方同意，不得妨礙交通，因之吳淞方面之張華浜車站，及閘北方面之天通庵車站，均可通車，不礙及交通。並經我方代表，鄭重聲明，如日軍最後撤退日期未定，則認爲無效。雙方爲詳細討論起見，并決定日方代表及各國武官分乘汽車四部，於七日下午二時起，自英領事出發，前往以上四處視察，回滬時再定期開會。

四月七日再開停戰會議，對撤退期限問題，雙方仍各堅持，會議不絕如縷。是日上午十時，中日停戰會議代表，暨各友邦公使參贊，均準時出席。當會議前，小組委員會代表首先報告前日議決過，定下午二時，分往前方視察。報告一

過，中日雙方代表均無異辭，乃即開始討論。惟小組代表因下午二時，須往撤兵地點視察，故於十一時四十分先行退席。當雙方開始討論時，日首席代表植田首先詢吾方代表，謂關於蘇州河南及浦東一帶之華軍駐防問題，日方實係根據停戰協定第一條，須包括停止兩軍一切敵對行動，故日方不特須明瞭蘇州河南及浦東一帶之駐軍狀況，在原則且須明瞭中國領土內之軍事行動，故無論如何，須要求華方代表，說明蘇州河南及浦東之駐軍情形。吾方首席代表郭外哈言，當即堅決聲明，當上次會議時，關於此點，中國早明白表示，在事實上以上兩處，雖在交戰時期，中國軍隊，可以利用之而進攻日軍，但當時中國軍隊之抵抗日軍，純屬自衛，該兩處既未受有日軍攻擊，故未曾進攻日軍。比在交戰期間，已可見華軍之不願在蘇州河南及浦東方面，爲進攻日軍之地帶，矧在此停戰撤兵期間乎？現在協定原則上初無討論此項問題之規定，更在中國主權上，絕對不容他人過問中國軍隊在中國境內之行動，日方之此項詢問，實屬超越協定原則之新問題；蓋前所訂之停戰協定，原指加入作戰之軍隊與已成戰區之地帶而言，絕對不牽涉其他區域，在原則上早已顯然，何必多事無謂之討論。何況日方所指地點，中隔公共租界租界乎？日代表哈語，乃復加以聲辯，謂蘇州河南與浦東方面之駐軍，討論業已多次，究竟中國方面，是否承認以上兩處，在協定第一條包括之內？當日代表發言時，措辭殊爲嚴厲，我方郭代表，乃亦以簡捷之論調作答，謂此項討論，初不在範圍之內，因協定範圍所規定者，爲已參加戰爭關係者爲限，以上兩處，與此次戰事無關者也。此時雙方態度，均極嚴重，日方見我代表堅強答覆默然良久。各友邦代表見狀，誠恐決裂，乃向我方代表婉勸謂蘇州河南與浦東一帶，中國本無駐軍，無妨加以說明，俾日方之疑。郭代表對之，因此舉關於我國主權，仍表示堅決拒絕，且重復聲明，在協定原則第一條上，並無此項規定，何況此次討論，係屬停戰撤兵，絕非預備戰爭，假如當日軍撤退時，發生意外，則各友邦代表，儘可加以證明。此時日代表對於此點，仍堅持不稍讓步，謂華方代表如果不說明蘇州河南及浦東之情況，則日軍雖願誠意撤退，仍不能達到完全停戰之目的。郭代表哈言，乃謂日代表及各友邦代表曰：欲達到完全停戰之目的，須知停戰與撤兵，完全相互而行，停戰既已通過，則最緊要之問題，端在完全撤兵。在協定第二條內，並明確規定，日軍須撤退至一月念八日以前之原防，惟當時中國因日方屢

次要求，謂實因人數過多之故，暫時准許日軍駐紮於租界毗連地帶，今日方對此，非特毫無誠意，抑且節外生枝，牽涉他項問題，而於撤兵談判，迄無明確規定，是誠令人失望。郭代表言竟，時已正午十二時。各友邦代表，見雙方爭執，迄未稍止，而日方亦覺難以下台，乃自勸表示將蘇州河南及浦東駐軍問題，交小組軍事委員會討論，是否於日軍撤退時，有威脅之可能？小組委員會討論而後，如再不決，再交大會討論。當時日代表提出此項表示後，各友邦代表，俱表同意，吾方郭外次，當即聲明，在原則與事實上，不願討論此項問題，然以尊重各友邦公意，此項提議，可予贊同，惟須不越原則範圍為主。至此，已十二時二十分，會議乃告完竣。

下午三時，中日雙方代表暨各友邦代表，繼續商洽停戰撤兵問題，首先發言者，仍為日方代表。日代表謂，當前大會議時，日方曾提一聲明書，當時中國方面，因內容空洞，並無確定日期，加以反對，且爭執甚烈，旋由英使調解，雙方將此項問題，請示本國政府，而後再行討論，當時中國方面，仍因此項聲明書，以為日方提出，不允請示，終以各友邦之婉勸，表示容納，故日方對撤兵談判關於協定第三條附件之第二項須先行詢問中國方面之訓令，已否接到？郭代表見詢，乃謂當上次會議時，中國代表，對於日代表所提之聲明書，已表示，在形式與內容方面，俱屬不滿，當因各友邦婉勸，故即請示政府，今中國政府，回訓業經到達，不但對此不滿之意見，與本代表等相同，且以為聲明書中所謂「視地方情形僑民安全」兩語，涉及政治問題；今日所討論者為停戰撤兵會議，並非政治談判，聲明書中所謂安全，係中國之內政問題，當中日雙方簽訂停戰協定之預備會時，中日雙方代表，均謂在所訂三項停戰撤兵之原則外，絕對不談任何政治問題，當時各友邦代表，亦均在場，故今日會議，此項問題，可以不必討論，祇須規定一日軍完全撤退之時期，便可圓滿結束。日代表聆言，復謂此次日方出兵，完全保護僑民，如不達保僑目的，僑民仍不不安，則日軍殊難撤退。郭代表乃加以駁復，謂日方此語，又屬政治問題，既背國聯決議案之原則，復越停戰協定之範圍，故中國方面，決計拒絕討論。雙方至此，業已完全破裂，英使藍浦森氏，目觀此項現象，深覺停戰會議，行將功敗垂成，乃與中立國代表商洽後，向中日雙方代表，提出一建議，謂此停戰會議，實為全世界所矚目，殊不願陷於僵局，此際惟有兩項辦法：(一)在日方聲明書內，規定一完全撤退之日期，(二)華方暫時接受此項聲明，而加以保留，(三)會議即此破裂，即行散會。

英使語竟，仍向中日雙方代表，積極斡旋，我方郭代表，因謂此項會議，本人尚有一辦法，蓋此項會議係根據國聯決議案而開，今日方不徹底之撤兵，則不妨將此次會議經過，詳細報告國聯大會，一方面各友邦亦可得一詳細報告。郭氏語竟，全室異常沉寂，時已下午四時十分，良久向無人發言，郭氏乃又復謂，如欲打開僵局，必須有一新方法，中國政府，對會議態度，累次明白表示，根據協定，決不讓步，而此次會議經過，中國代表之一切發言，各友邦亦均明瞭，日兵而撤至中途而廢，無論如何，中國決不讓步者。郭氏首竟，全室又復默然，達半小時之久，各友邦代表乃謂，觀此情形，勢將決裂，本人等承政府命令，斡旋中日和平，今乃如此，殊屬失望，務請兩方於無辦法中，想一辦法。吾方暨代表，乃以極堅決之論調，答之曰：欲使本會圓滿解決，此極簡單，祇須日方表示日軍能於何日撤退完竣，僅此一語，便可決定。英使此際，乃復謂此項會議，迄今已逾十餘次，世界人士，俱欲知會議之內容，現雖已至決裂之境，本人等仍須積極設法。日使重光聆言，乃謂對此情形，殊覺抱歉，而各友邦代表，亦表示今日散會後，仍請兩方報告政府，以便轉聞，並向中日雙方聲明，全世界現集中視線於本會，如果決裂，不但中日兩國，受其影響，即各國在華之市場，亦將危險，務請兩國對此嚴重注意，知解決停戰撤兵之必要。郭代表聆言，乃作最後之答辭，曰：吾人已明知此病人之病勢，已入膏肓，諸醫均已束手，但不妨再易一醫，為之設法醫治。語竟，出席代表均笑。時適下午六時，乃即散會。是會幾成僵局，英國公使提出折衷辦法三條：(一)日方發一單獨宣言，其字句即為日軍期望於六個月內，地方情形進展至確保安全之時，完全撤退。(二)中日共同宣言，即於日方上項宣言後，加一我方附帶聲明，其字句即謂非至日軍完全撤退，中國認為本協定向未履行。(三)我方發表單獨宣言，其字句即為非至日軍完全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區域越界馬路，中國認為國聯會決議案之精神，本協定向未履行。中日雙方於英使三項調解辦法，待請示政府，再行表示。

第三節 停戰會議之惡化與停頓

四月八日大會休會，將前次大會交下小組會議討論之議案開會討論。開會後，日方初欲討論蘇州河以南及浦東之華軍駐防情形，我方加以拒絕。旋乃討論日兵暫駐地點，對於吳淞、蘆溝、滬泰、華泰等處，滬東之引翔港，江灣之跑馬廳，殷行、閘北之六三花園，日本公墓等，均加討論。吳淞方面，因各代表曾於前日午後赴該地視察甚詳，故規定亦較詳，雙方

方各出紙筆，畫成地圖，爭論多時，始有一小部份之地點，得到同意，惟仍多模稜含糊之處，於是定下十一日再赴吳淞江灣引翔港閘北等處視察後，再定地點。雙方討論之日軍暫駐區域，共有四處：(一)吳淞方面：在蘆溝浜之北，縱橫各二千密達，即二英里左右，南至外馬路附近，西至康家行，及北泗塘河，北及印家宅，孫家樓，東至黃浦江畔，惟該區域內有吳淞鎮及淞滬鐵路，同濟大學，中大醫學院，中國公學等校，均劃出在外，日軍不得駐屯，故原則上雖係一正方形，而實際上則為一斜長方形，其四圍之界限，則以附近之小河流為間斷線。(二)江灣方面自淞滬路東之跑馬廳至殷行鄉間之，各處面積，亦以小河為界限。(三)引翔港方面，自引翔港西北至軍工路之一部分，該處亦為日軍駐屯地，惟滬江大學則不在內。(四)閘北方面為六三花園，至日本公墓一帶，西以橫濱為界，東至鐵路等處，大致與前相同。以上各處，除吳淞方面較為詳細外，其餘三處面積均未決定，須視察後始定。

九日停戰會議，原定於是日下午三時舉行，嗣以日軍完全撤退期限問題，已討論至最後五分鐘之程度，英公使為明悉中日兩政府訓令真相起見，遂預作會外之接洽，大會則展緩至下午五時始開。先是日使重光奏，於昨午十二時一刻，至英領事館與英美公使等接談，約一小時而去。我外交次長郭泰祺，則於下午三時，與英美公使，在法租界華僑公寓交換意見，至四時後始散。旋於五時，各代表即在英領事正式開會。根據中日兩政府之訓令，繼續討論日軍完全撤退期限問題。日代表謂已得東京復訓，對折衷辦法第一條可以接受，惟須經修改。我方則對三項辦法均難承認，非經修改不可。雙方各不相下，形勢至為惡化。同時小組會議，日方仍堅持蘇州河南及浦東之華軍不得留駐，故情形愈僵。我方即聲明萬一會議停頓，日方應負其責。十日，會議仍毫無開展希望。十一十二兩日雖仍舉行小組會議，因大會不開，亦無形延宕。至是中日停戰會議，完全步入停頓狀態。

第四節 停戰會議之復蘇與協定簽字

九日晚散會後，我代表團深夜草就會議經過報告，電政府轉令顧代表，提請國聯行政院，立即召集十九人委員會，請求根據國聯約章及決議案，嚴促日本開誠談判，確定撤兵日期。十六日委員會開會，經三日之非公開會議，於十九日通過決議案十四條。嗣以日方堅決反對第十一條關於混合委員會職權之規定，謂為侵及日皇統帥權，違反波邦憲法，乃經英使藍浦森奔走調解，提出折衷辦法，將國聯決議案之

所提的真的美救書，我們絕對不接受。而簽訂此次停戰撤兵協定，就是為此。現在我們簽訂淞滬停戰撤兵協定，只解決東北問題的一個步驟，不能說是已走上和平之路。以後還是要我們去犧牲奮鬥。今天紀念週，同時是五九國聯紀念日，十幾年的形勢，依然如此，所以我們犧牲奮鬥的精神，應該終如一，並且要一天天加緊起來。這是今天兄弟報告的大概。

第六節 停戰會議之不幸事件

五月三日晨八時，各團體救國聯合會，派代表四人，往外辦處督辦和會首席代表郭泰祺，因郭次長不在，故赴勞禮曹路二號郭氏私邸求見。時郭氏與戴黃強等在宅會齊，正預備出席停戰會議。適因日本訓令未到，不能開會，英使藍溥森用電話通知郭氏，郭乃轉知戴黃。戴黃正擬辭出，而各團體代表四人，投刺請謁。郭氏以民衆團體平日時往叩問外交上之一切問題，故親自延見。代表等初詢郭氏於蘇州河南及浦東兩地之華軍問題，是否允許我軍隊不得駐紮上述兩地。郭氏如答並非不駐兵，祇在日軍撤退期間，我軍暫不調動而已。繼又要求宣佈停戰協定，郭亦允之，先是八時三十分，民衆團體聯合會代表四人，各大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代表等亦到郭宅，要求宣佈協定草案內容，及至九時許，又有學生代表二十餘人，踵至。郭次長當將協定中文宣布，乘復要求將英文協定暨附件完全宣佈，亦蒙允許，郭氏即將英文協定草案取出。宣讀至第一條時，突有某代表趨前，將英文協定草案奪下，撕毀擲地，有數人以鋼茶杯向郭氏亂擊，以致郭氏頭部左眼和眉上被擊傷，流血披面。是時會客室，立處於混亂狀態中。聞者知有事故，一面通知其家人救護，一面報告警建路捕房，立派大批探捕，前往彈壓，并將郭氏宅門守住，入內搜捕。惟肇事諸人，多數逃去，探捕僅在郭宅所外之小花園內拘獲各團體救國聯合會代表趙芝齡李次山留日學生代表楊錦輝，各大學學生代表沈祖儒吳公漢教授代表謝不平，新聞記者蔣永達江一之數人等，又在門外拘得范雪芹倪世昌田元豐等數人，共計十一人，解往盧家灣總巡捕房。郭氏受傷後，左額流血不止，郭夫人徐德荃女士即用電話邀德醫米亞利來宅診治，同時黃強亦邀中醫，隨帶女看護一人為郭氏醫治。當由西醫為之敷藥，包紮創口，流血乃止。郭氏之創口，滴在左眉上，共有兩處，一處深約三四分，一處僅二分。據米亞利醫生稱，須十日乃至二星期，方可完全痊癒。會客室沙發上，及郭氏所着衣服上，均染有血跡。當由郭夫人將該血衣及拾得之鋼元等，交盧家灣捕房存案。

備查。被捕各人，郭氏以事出愛國，不願追究，故李次山殷芝齡二人，當日即行保釋，其餘九人，亦均於次日恢復自由。

又四月二十九日，日本軍政要人，在虹口公園慶祝日皇「天皇節」，舉行閱兵典禮時，突有預經混入之韓人尹奉吉，以猛烈炸彈，擲向閱兵台上，轟然一聲全瀕震驚。閱兵台上與高彩烈不可一世之日軍政要人白川植田野村重光蔭河端等，均受重傷；河端送入醫院，不治而亡。此事發生後，各方咸以為或將影響停戰會議之舉行，上海空氣，為之一變。後日本外相芳澤召集會議討論結果，認為炸彈案係另一問題，與停戰會議無涉，訓令上海日代表，不得因此停頓會議之進行，和會卒告成功。故協定簽字時，日方代表均在病榻簽字。

第十一章 被佔區域接管情況

第一節 共同委員會及接管委員會之成立

停戰協定第四條云：為證明雙方之撤退起見，設立共同委員會，列入與會友邦代表為委員；該委員會並協助佈置撤退之日軍軍隊，與接管之中國警察開移交事宜，以便日本軍隊撤退時，中國警察立即接管。該委員會之組織及其辦事程序，在本協定附件第三號內訂明之。附件第三號之內容，如下：

共同委員會以委員十二人組成之，中日兩政府，暨依據國際聯合大會三月四日決議案協助談判之與會友邦代表，即英，法，美，意，各駐華外交代表，各派文武官吏代表各一人為委員。該會委員，依照委員會之決定，得隨時任用認為必要之助理員，所有關於程序事宜，由委員會斟酌辦理。該委員會之決定，以過半數行之，主席有投票取決權，主席由委員會內與會友邦代表委員中選舉之。

委員會依照其決定，以其認為最善之方法，監視本協定第一，第二，第三，各條之履行，並對於履行上述各條之規定，有任何疏懈時有促使注意之權。

日本軍隊，向上列地點之撤退，於本協定之生效後一星期內開始，並於開始撤退起，四星期內撤完。

依照第四條所設之共同委員會對於撤退時，不能移去之殘疾病人或受傷牲畜，採取必要辦法，以資照料，並辦理其日後之撤退事宜，此項人畜，連同必需之醫藥人員，得遺留原地，由中國當局，給予保護。(協定全文詳後編)

立。其人員中國方面為俞鴻鈞溫應星；(初委黃強，黃辭未就)日本方面為岡崎勝男原田熊吉。英國暨約翰桑海爾；美國克銀漢屈蘭達；法國梅禮滿乃維泰；蘇俄羅斯法蘭梯尼。公推克銀漢為主席，英領事朗格為秘書。其後五月十三日法委龐乃維泰赴平，白佩羅為代，五月二十四日法委桑海爾亦離滬，改委白蘭德，六月八日日委原因改委島。

同時現方和成立接管委員會，以殷汝耕溫應星(上海市政府方面)郭德華(外交部方面)韓德勤朱錫百(江蘇省政府方面)五人為委員，以殷汝耕為主任。於五月六日開始工作。

殷主任述接管經過之大要云：

「自日軍於五月六日開始撤退，接管委員會即於五月九日起陸續接管太倉縣瀏河鎮嘉定縣及南翔寶山縣及大場廟行上海市屬閘北吳淞江灣等區域，至五月二十八日所有協定附件第二號所允日軍暫駐之ABC三區在日軍未撤退時，即由接管委員會派警接管恢復警權。三區內之日方陸軍於五月底已悉數返國，惟餘少數之海軍陸戰隊仍留駐於A區內之華紗廠與C區內之公大紗廠。而沙涇港以西淞滬鐵路以東公共租界以北一帶所駐之日軍，則依照協定條文，應於四星期內(六月二日為滿期)退入四暫駐區域。乃日方對於該區及四暫駐區域內之日軍之海軍陸戰隊故延不撤，原定接管程序，因以停頓。接管會與共同委員會我方委員分別向日方委員及海軍當局迭次據理交涉催促撤兵，直至六月十七日沙涇港以西始得接管。而D區撤兵問題，日方仍多方延宕，幾經磋商，至九月六日始將吳淞A區內華紗廠之陸戰隊撤去。對於D區仍屬遲延，嗣後我方提出共同委員會集議解決，日方知已不能再事延宕，乃決於七月十七日將D區駐軍撤退。同時由我方派警接管所有撤兵區域，接管委員之任務，至此方稱已告完竣，當由委員會議決呈准行政院宣告結束。」

第二節 嘉定羅店瀏河南翔之接管

五月六日，嘉定南翔羅店瀏河四處日軍已陸續撤退。我方派定嘉定縣長潘忠甲接收嘉定縣，嘉定縣公安局長沈子堪接收南翔，太倉第二區區長(即瀏河區)錢耀榮接收瀏河，寶山縣縣長孫熙文接收羅店。於五月八日，分別出發赴各該地辦理接收事宜。

五月九日上午八時許，所有留駐瀏河方面之日軍步兵一營，已分別撤退。事先接管瀏河區之太倉第二區區長錢耀榮，

於八日偕同譯員陶孝潔等出發至瀾河區域，晤日方警備隊長石川。雙方洽商接防撤退事宜，結果頗為順利。我方保安警察開往接防，同時日軍分別完全撤退。前此被日軍非法佔據之民房及器具等，亦經該處日軍造成清冊，點交該區長接管。

五月十日日上午八時半許，佔駐羅店之日軍第九師第二大隊司令部，派一中級官佐向該鎮市民維持會聲明：本軍現奉到上級命令交代，即須移交接收專員，希望速即會同寶山縣長來此接收。縣長孫熙文，當即接接收專員到羅，時正午後一點餘鐘。此時駐在滬太長途汽車路沿西巷街之李姓新屋內之日軍部隊，開始撤退，向南首順家宅而去，統計人數三百餘名，卡車二十餘輛，滿裝輜重行李食糧等物。尚有佔駐煤屑路范家園內之騎兵隊二百餘名，已先一日開拔大場。日軍全部開始離境，我方寶山縣長孫熙文與英美法等各接收專員，暨孫氏之隨員高希天、劉桂庭、陳龍等，並由江蘇省會公安局警察第三隊長趙志勤，率領警士一百五十名，實行接收。

嘉定縣屬之婁塘、石岡門、馬陸一帶日軍，集中嘉定後，於九日下午三時許，分兩批開拔。一部份開往南翔，一部份開赴羅店，所餘一百餘名，於次晨九時開往南翔嘉定縣長潘忠甲，於五月十日晚十一時率同警察三百名，並攜日使參贊原田永吉公函，赴嘉定與該處日軍官接洽。謂本人代表中國政府前來接收，當由日武官招待，接洽妥善後，潘縣長即返原防，於夜間三時率領全體警察，趕赴嘉定縣城。當將各警分配佈崗，維持地方治安。十一日晨並發出佈告，仰各避難人民遷回安居樂業。

南翔地方於八九兩日，由前方先後開到日軍步兵、砲兵、騎兵等大批隊伍。至原駐該處之日軍，於十日上午七時許，向真茹方面退去。接管委員會方面，於十日上午十時，始接到該處接收委員沈子雲報告：稱九日午後，接防南翔，因恐與日方發生誤會，故先將警隊，留駐王廟，獨自前往與日軍警備隊長宮村接洽妥當，方行接管。

第三節 閘北鐵路以南區域之接管

五月十六日上午七時許，天雨濛濛，路滑泥濘，在此朝氣未退之時，恆豐橋方面，早已鐵門洞開，來往行人，肩摩踵接，橋南工部局派有中西探捕數人，特別指揮來往車輛，維持秩序，橋北站有日軍十餘人，均各荷槍站立，來往行人，仍舊施行檢查。至七時四十分許，車輪輾轉，我接收保安隊已次第開抵該處，首由汽車三輛前導，第一輛為接收委員

會人員，次為公安局，再次為新聞記者，隨後為公安局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等號機器腳踏車一隊，共計五輛，最後則為中國機場汽車十輛，滿車新近來滬之北平保安隊，向恆豐路疾馳而去。北平保安隊，均衣黑色制服，全身武裝，白布綳腿，步伐整齊，態度雍容，而英武之氣，溢於眉宇。由總隊長盧傑率領，共計一大隊。其編制為二二制，約計三百餘人。由恆豐路朝東折入共和路，至日軍分支所前停下。（即前我警察教練所）列隊路中，靜候調遣。時適下雨，乃加披青灰色雨衣，以禦雨水。當保安隊列隊時，公安局督察長顧爾捷，秘書殷禮新，大隊長黃明，二所所長陳仙等四人，即驅車至新民路日軍憲兵第五大隊部，入內通知我保安隊業已到，請即準備撤退手續。約十分鐘即返。僅留隨隊、殷禮新二人，餘均返抵原處，即行分配崗位，施行職守。至八時許，二所所長韓鐵仙率警十九名，警長一人，往四區二分所，分置崗哨，特務中隊長陳貞石，亦率警十一名，警長一人，往區一分所分配，四區區長吳紹麟，則率警廿二名，警長二人接管四區。共計分置崗哨廿五處，又另遣一小隊，約計三十三名，赴新民路日憲兵第五大隊前備接管完竣後，雙方施行軍警禮。在分置崗哨時，公安局長溫應星，及美參贊德來特等，同車而至。稍停即駛赴新民路日憲兵司令部，約十餘分鐘始出。溫局長同美國二武官驅車由新開路朝東至車站路，在車與二武官遙指小語，旋即返歸原路，沿新民路朝南，入烏鎮路向西沿蘇州河以北繞行一週，經恆豐路過光復路，朝北直至廣肇路，向南轉入恆通路，轉西過金陵路、康吉路，而至麥根路車站附近，稍稍停留，復返入金陵路，經大統路朝南連共和路，至日軍憲兵司令部前為止。

當溫局長繞行視察時，各新聞記者汽車尾隨於後有四輛之多，由恆豐路至廣肇路一段，已有我保安隊站立佈崗，每崗人數視各處形勢而定，沿蘇州河經光復路附近時，有源順木行首先將青天白日旗懸掛門首，微風飄蕩，旗亦隨之上下。車中人員，無不注目凝視，有無窮之感觸。方移交時，日憲兵部大天井內，設一方桌，上置移交清冊及筆墨印章等件，溫局長返部，即行舉行移交。日指揮官松植，衣灰色西裝蒞臨。繼而日參贊原田雄吉亦至。首由日本海軍陸戰隊勝野氏簽字蓋章，我方警察大隊長亦負責簽蓋。一時各攝影記者羣相爭攝。事畢，由山板大佐致詞，殷禮新翻譯，其大意云：日本海軍陸戰隊為保護日本僑民起見，不得已而進據，今將所佔區域交還，尚望今後中日雙方，彼此和睦，閘北商業之繁興，將遠勝於今日云云。詞畢，乃互相握手退出，隨同日軍撤退。

第四節 大場之接管

五月十六日方將駐軍。於下午一時完全撤退。吾接管委員會方面，為事前接洽妥當起見，特於上午，派特派員陶孝潔、寶山縣第二區區長陸風濤等，前往大場，商洽接收手續。陶等於上午十一時許，乘車至大場寶華寺，攜帶日方原田武官通知函，與佔駐該寺之日軍參贊一隊長而洽，商定關於日軍撤退與我方接收之手續。當晚陶等並往羅店，通知吾方警隊，務須於十七日上午十時前，完全開抵大場，俾於日軍撤退後，立即前往接防。陶等住宿羅店一宵十七日晨九時許，即率同負責接防之首都保安隊向大場出發此次負責接防大場者，為首都警察廳保安第一總隊 第四中隊，共計一百五十名，由中隊長朱焯（素化）率領，於十七晨六時許，由南翔出發，八時許抵羅家宅，由接收委員陸風濤，偕上海撤兵區域接管委員會特派員陶孝潔，陪同率領前進。至十時許，抵大場鎮北市河汽車路橋暫行屯駐。先由接管委員陶陸兩君，往日司令部接洽通知吾方警隊、業已開到，磋商接防手續。當由日守備隊長杏賢一決定於下午一時前，將日本軍隊完全撤退，一時後，由吾方警隊負責維持治安之責，並決定將大場鎮之龍麟塔廟，為吾方警隊駐屯地點。磋商完竣後，日守備隊長，杏賢一親自率領憲兵兩名，翻譯員一人，在該鎮之市河橋畔站立迎接，並行敬禮。我方接收委員及警察等，當即入鎮，暫駐預定之龍麟塔寺內。大場日軍，人數殊衆，十七日晨黎明時，即將四周各交通處所，臨時加派武裝哨兵檢巡。遇有車輛行人，概須嚴厲盤查。同時將行李槍械防禦物材料等，分別收拾，用卡車分批向閘北方面運去。至七時半許，所有步哨，完全撤去。至九時起即分批撤退，所有馬砲各隊，均於十一時前，開拔完竣，步兵大隊，亦分批撤退。

當吾方警隊接防時，日守備隊長杏賢一，曾一度發生誤會，緣杏賢一偕同吾方接收員前往迎接首都保安隊來場接防時，忽向來場接收陶朱兩委員表示。首都保安隊與協定條文似屬不符，因協定規定由特別警察接管撤退區域，所謂特別警察係指平警而言，今接防者乃屬首都保安隊，殊覺違背協定。當時日守備隊長聲勢洶洶，旋經吾方陶特派員，解釋，謂特別警察之意義，初無規定北平字樣經再三申說，又經共同委員會英國委員竭力斡旋，杏賢一始無異言。旋即引導吾方警隊，進駐大場鎮之龍麟塔寺。於是於大場鎮上，始得飄揚吾方保安隊所攜之國旗。

吾方委員溫應星氏，於十二時半，到達大場。先在該鎮

四周，詳加視察，繼乃赴寶華寺大廳左側樓房，與日武官暨各國武官接洽，執行交代手續。當日守備隊長查實一招待，將日方預備之接管文書三份，由吾方接管大場委員隨風溥，與日本守備隊長查實一雙方調印，手續完竣，共飲香檳酒，攝影紀念。時已下午一時半。

第五節 江灣彭浦之接管

五月十九日上午九時前，接管委員會派出接管江灣彭浦之人員，先後赴西愛成斯路聯社集合。計有市公安局第五區第五所所長戴鴻恩，接管會特派員梁扶初，李盛鈞，教育局馬崇淦，周尚，章史甫，張仰高，鍾士傑，黎海洪，張懋言，汪煥鈞，等多人。及至九時一刻，乃分乘汽車出發，經北四川路江灣路，抵江灣勞動大學門首。時正上午九時五十分。抵江灣後，我方人員，即分兩批出發，一批係教育局人員張仰高，鍾士傑，周尚，等乘小車赴江灣鎮，查勘見科，陶灣，中山，凡江，麥村，等數小學，馬崇淦則查勘各處大學中學，一方則由戴鴻恩率梁扶初，李盛鈞，等赴文化路文化學院第二院日軍守備司令部，與日司令赤澤少佐接洽，亦並將引繼書（即移交書）取出，交與我方委員溫應星氏，雙方均表同意。至十時餘，共同委員會我方委員溫應星氏，偕同英代表桑海爾，美代表特來達，法代表龐納維夫之代表巴勃司達，意代表法拉梯尼，及德來達之隨員蘇樂中尉等，亦乘汽車繼至，與日方代表會晤，於是即舉行交替儀式。在文化學院院址外之庭院內，置一桌，上置引繼書三份，一交我方，一交日方，一交中立國代表。雙方略加商議後，即行簽字。日方守備司令赤澤少佐致辭云，停戰協定已簽訂，日軍連約退兵，希望以後仍維持東亞鄰邦之親善云云。十一時二十分，飲香檳而散。

江灣日軍撤退後之引繼書，原係日文，譯錄如下：「江灣鎮日本軍守備隊長，於昭和七年五月十九日午前十一時零五分江灣鎮（鐵道西方地區）日本軍使用之土地建築物及警備一切，中華民國特別警察引繼，承爾後人民之保護並警備。於日本軍負責其責，此後即請中華民國特別警察，於民國二十年五月十九日午前十一時零五分，確認在江灣鎮（鐵道西方地區）日本軍使用之土地建築物，為日本軍守備隊完全保護並警備，確認其一切引繼，江灣鎮守備隊長受一切後，願以上之保護並警備，莫關其責任，昭和七年五月十九日，江灣日本軍守備隊長赤澤六三，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十九日，市公安局第五區第五所長戴鴻恩，引繼書簽訂後，我方局長及中立國代表，乘車退還。日軍亦即先後退去。」

彭浦鎮位為大場之南，平時駐有日兵，至多不過百人，故此次日軍於本月初撤退時，未向共同委員會報告，轉知我方接收，十八日下午二時，接管委員會派該區市政委員凌志斌，會同江灣接收員五區五所所長戴鴻恩，手持首都保安隊第一總隊卡總隊長之手諭，往大場接洽警署事宜。接防後，一時，彭浦區保衛團團長周步瀛，王朝棟，市政辦事處趙文修，張仲祥等，集商聯防辦法五項：（一）下午八時，禁止交通，以防匪類混雜，（二）警隊巡邏由保衛團協助，以資引路而厚警力，（三）開北一部未接管前，市公安局口令無從領取，擬自編應用，（四）警區原屬四區，現以南部尚未接管，交通阻隔，故公安事宜，暫由五區五所兼領，并由保衛團協助，（五）協助市公安局清查戶口。

第六節 眞茹之接管

五月二十三日，往眞茹接收之人員，計委員會陶孝潔，梁扶初，查南強，公安局陳履樞，石錦章，殷體新，吳清，市府委員洪蘭軒，教育局馬崇淦，鍾士傑，公用局孫開禮，諸葛尚，工務局周贊邦，衛生局江世澄，眞茹站長喻瑞麟；此外法醫研究所暨南大漢電總幹線局電話局華商電汽公司等，均派員會同接收。上午八時，齊集於接管委員會，會同出發，抵眞茹。抵眞茹時，八時三十分。先至新木橋日軍大隊部，晤隊長井上三一。晤見後，共同委員會，各國代表及接管委員會特派員陶孝潔等，留隊部接洽，各機關接管人員，即馳赴鎮上市政委員會暫憩，並支配崗位，接收先後步驟。繼由日方派隊副官山川吉春通知我方接收人員，可先赴各處預備佈置，於是撥平警二十名，於九時四十分，先行進駐新木橋附近，待日軍撤去，即從事於鎮上分別佈置崗位。其餘各機關人員，亦各紛紛前往佈置。十時許，開始辦理接收手續。其時除我方接收人員及各國代表外，日方為隊長井上三一，隊副官山川吉春，翻譯小島青一。先由英武官白蘭德出示地圖，溫應星局長與日武官原田檢者一過，旋即出引繼書，由日方交收人簽字，我方為四區三分所所長石錦章云：（一）日本軍隊駐過房屋以及用過傢具，一切確已全部交還無餘，（二）於昭和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午前十一時，眞茹並眞茹鎮車站一帶之警備，確為引渡費方矣，（三）對於日本軍撤退後所發生之一切事故，吾方概不負責。昭和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眞茹區守備隊長陸軍步兵少佐井上三一。吾方原文云：（一）日本軍駐過之眞茹鎮眞茹火車站附近房屋及其房內傢具，一切確已接收不誤；（二）於昭和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午前十一時，確由日本軍隊接收眞茹鎮，並眞茹火車站一帶之警備矣。（三）從自以後，此地之治安，該由吾方維持，對於日本軍隊撤退後所發生之一切事故，其責任不在本軍隊者，不待言矣。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眞茹接收委員上海市公安局四區三所所長石錦章。（記者按：以上換文，係由日方事先擬定者。）

眞茹當作戰時，因在後方，故房屋燬壞，尚不甚鉅。惟日軍入駐而後，居民物質損失，則殊為鉅大。祇日軍第一大隊所佔據之陳德培君寓處，古物古畫，盡被擄去，損失達九千餘金，其他概可想見。又暨南大學校具什物，被日軍擄去殊夥，有一部份則為偽偽組織之維持會所擄奪。

第七節 開北鐵路以北區域接管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時半，吾方接管人員，正式接管開北鐵路道以北地帶。其交替儀式，係在中興路安徽中學日軍第三大隊部舉行。接收開北人員，接管委員會於事前指派特派員查南強，陶孝潔，李盛鈞，四人負責接洽。查特別員等，於上午十一時半眞茹方面接收完竣後，即由眞茹直接前往開北，與日方接洽接管事宜。至公安局方面接管人員黃明，殷履樞，殷體新，何以鳴，牛精鑑，公用局顧憲白；教育局鍾士傑，商務印書館何炳松，兩路局曾志洪等，則於下午一時半，分別集合於育嬰堂路江平育嬰堂，至一時四十分，乃聯關出發，至日海軍第二大隊本部，舉行接管手續。下午一時四十五分，共同委員會中日英美意各國委員，相繼截止安徽中學日海軍第三大隊部，監視日軍撤退。共同委員會各委員到場後，即相繼研究地圖，詳核日軍撤退地點。時日方軍隊均集合於安徽中學院內。至二時十分，乃即舉行交替儀式。日海軍第一大隊長森可允，吾方警察大隊長黃明，互相就位。首由日隊長森可允致詞略謂：中日兩國，不幸而互成敵國，迄至今日，乃得實現停戰撤兵，圓滿解決，本人對之，頗覺愉快，此次戰爭，中日兩國，均犧牲不少寶貴之生命，本人實覺非常痛心，四謝同情，尤深感也。查日海軍自進駐開北而後，開北方面，日僑殊少而華人衆，惟日軍防範治安，不分彼此，一視同仁，使人民均得安居樂業，月餘以來，差幸無事，現則地方治安，交由華方接管，希望華方警察，照常維持治安，恢復秩序，對於日僑，亦能竭力保護，務使日軍曾經進駐之開北，他日成為上海之模範區域，則本人實所欣望。日隊長語竟，當由吾方黃明大隊長致詞，略謂：此次中日大戰，兩國失敗，現則業經停戰撤兵，本人於地方，當視能力所及，不分階級，不分國籍，一體保護，力為維

護。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待。言竟，日大隊長與黃大隊長互相握手，乃定履行換文手續。引繼書之原文云：(一)治安維持警備區域無異狀，(二)地區(虹口以西、滬寧鐵路以北、柳營路以南、(三)占有建築物)占有當時狀況保存，中學公學(即安徽中學)靜路寺院，(四)占有動產)別線通，(即另本附錄之意)(五)犯人)無。

駐防開北之日海軍，計共一二兩大隊，第一大隊長為森可允，第三大隊長為大沿，換文手續履行完畢後下午二時半。全體日軍，即開始撤退。是日負責接管開北者，為平警兩大隊，計共二百餘，於下午一時四十分，由其和新路開北育嬰堂路江平育嬰堂。當日軍開拔後，該項警隊，即分駐接管各區。

共同委員會桑海爾·白蘭恩·法拉梯尼·溫羅星·原田熊吉等，於接管完畢後，即分乘汽車，至橫濱河日軍撤退後暫駐之地點交界處視察，蓋恐日後日軍與我方警士隔河發生誤會，並視察該處戰後狀況。一行六人，由安徽中學校後，由中興路，入其和新路滬太路·中山路·至三陽路·圖家灣·橫濱河而止。相隔百餘武，即為八字橋，為兩軍相持月餘，戰爭紀錄上最激烈之處。周圍數十里之內，幾無一完整房屋，沿途斷垣殘壁焦土燼物，堆積如阜，其有未經轟炸或焚盡之廠屋烟筒等，亦大都砲彈洞穿，如謂門戶，槍彈之孔，則更密如蜂巢。各委員視察後，復至附近日人火葬場及公墓巡視，方各乘車轉道，由新民路同濟路江灣路越淞滬鐵道，至北四川路入租界而散。

第八節 吳淞區域之接管

五月二十四日接收獅子林。十一時正，我方代表施澤，日方代表蓮花佐及兩方隨員二十餘人，在獅子林砲台北首九時大砲之左面空地上，舉行會見禮。由林某翻譯，即將日方備就之引繼書二份取出，在草地上舉行簽字。引繼書原文譯錄於下：

獅子林砲台，茲經雙方會同移交接管完竣。昭和七年五月念四日，移交人日本寶山警備隊長蓮花少佐，接管人上海戰區接管委員會接管員施澤。兩方蓋印畢，各執一紙。最後在簽字處攝影畢，即行散會。同時日軍亦撤退。獅子林砲台在吳淞砲台之左側，由南至北，延長有十分之二里。台自北起，裝七生的五口徑四座，向南九時徑四座，更南十二時口徑二座，最南六時口徑二座，共計十二座。各砲有十二吋及六吋二座，被日彈擊損少許外，餘均在我軍撤退後，被日軍用藥水將各砲口損毀，故全部已成廢鐵。其中七生的五較小

之四座，已被日方連砲拆去，僅剩一砲底。營房百餘間，完全倒塌，已無一可用。全台樹木，亦斬伐殆盡，致活潑可愛之青柳，已變為一有皮無毛之死柳，真我國防，不知何日方能恢復也。日軍撤退後約半小時，由場行方面開到警察第一大隊第二中隊分隊長方子維率領之警察四十名，即實行接管該砲台。

五月二十五日，接收吳淞。關於警備區域者，為市公安局第七區區長李警，吳淞區市政委員唐承宗，接管會特派員殷體新、李盛鈞、查南強；屬於接收要案者為吳淞砲台台長趙勁柏、陳文正、接管會特派員梁扶初、陶孝潔；負責接收淞區各校者，為市教育局代表鍾士傑、馬崇淦，以及各有關係局所人員。均於上午九時前，齊集於西愛成斯路接管會，於九時一刻，開始出發。一行接收人員，於十時二十五分，抵蘆浜橋。乃分兩批前進屬於接收要案者，即向水產學校方面而去，屬於接收警備事宜者，即即折入西首華豐紗廠內與日方所謂吳淞守備隊長之第七聯大隊長時澤直義接洽。時因共同委員會中日暨各國武官，尚未蒞臨，雙方乃在樓上，共同審議地圖。至十一時五十分，共同委員會仍未到達，日方乃開始簽立引繼書。至十二時正，始行簽訂完畢。共同委員會吾方委員溫羅星，日方委員原田，日方小組委員會委員阿部，以及共同委員會英委威爾遜(代桑海爾)美委蘇樂(代德萊達)意委法替尼等相繼至，遂即與中日雙方，一度洽商後，即相繼返滬。日方交替時之換文手續，尙覺簡捷，引繼書之原文云：「吳淞鎮日本守備隊長於昭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正午〇時〇分，將吳淞鎮鐵道以東地區(停戰協定內規定之日本軍不用地區)之關於警備一切事項，移交與中華民國接收委員會，該地之治安及警備一切事宜，概不負責。中華民國接收委員會於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正午〇時〇分，確認吳淞鎮鐵道以東地區。(停戰協定內規定之日本軍不用地區)經日本守備隊完全保護及守備，茲由吳淞鎮日本守備隊長將關於警備一切事宜，移交前來，嗣後即負該地治安及警備之責。以上雙方同意簽字為證。昭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於吳淞日華紡織株式會社。吳淞日本軍守備隊長時澤直義，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接收委員會上海市公安局七區區長李警。」

接管要案人員，於上午十時二十五分抵蘆浜橋後，即向砲台水產學校方面進發。乃東行至時化路口時，該處逼近砲台，突有日兵四名，阻止前進。當由吾方接管委員陶孝潔下車，申明來意。日班長小沿，乃穿陶氏之車，借往水產學校方面前進。車至水產學校門前，先由小沿下車，與該處

日少佐吉留芳行，申明來意，旋由陶特派員李潔，梁特派員扶初，下車與吉留晤面。詎相見未數語，即起誤會，吉留少佐大聲謂接收要案之趙勁柏，陳文正，非原定之人，竟敢決不允交還。陶梁兩人雖多方申說，毫不見效，不得已重運日華紗廠與日軍第七隊長時澤直義商洽後，陳趙兩人，始正式與吉留晤面當雙方明談時，吉留再三詢問吾方所派之一百五十名警士，是否平警，聲色俱厲。陳趙唯唯稱是。吉留始色霽。乃借衛兵二十名，繙譯一名，與吾方陶梁陳趙四員，共同乘車至砲台南部之壘，乘車步行，魚貫由砲台土圩上向北而行，時為十一時四十分，各人相繼至砲台最北之壘頭處而止。零點四十分，抵砲台西首方營房，先由日留備陳趙兩接收員，入營視察一週，內駐之陸兵一隊六十名，已整裝待發。一時，至商船學校，視察校內所駐日軍，該處日軍，已於上午九時，開拔赴虹口駐紮，故校舍內聞無人跡。一時十五分，復入水產學校內視察，始全部竣事。吉留當於視察後，下令所部，預備開拔，並囑陳趙兩接收委員於二時準警來此接管。

我方警察既復崗，日軍亦將撤盡時，海軍指揮處，交通部無線電台，商船學校，及大小商店均懸青白旗。該處為日旗占據者，連七八星期，直至今日方復見青白之旗。至吳淞兩路局機關，五月三十日接收。又張華派車廠，於五月二十九日接收。

第九節 寶山之接管

寶山縣城，與三官堂火車站，佔駐之日軍，於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十一時四十分，同時撤退。我方接管委員，寶山縣縣長孫熙文氏云：日軍撤退，與我方接收時間，定於本日上午十一時半。上海撤兵區域委員會特派員霍實，亦截止。九時二十五分，孫縣長，一切掛號就緒，備秘書成，財政科長周錦琛，公安科長高希天，暨其他職員，攜帶行裝，與警特派員，由羅店分乘汽車出發；首都保安隊一中隊，亦由第一大隊長李義師率同隨往，協同辦理接管事宜。至十時十五分，始抵三官堂。斯時我方之江蘇省會公安局警察第三大隊長趙志勳，率領警士，與首都保安隊，均已由羅開到，集中該處之西首。日方之步哨，在該處之東首。孫縣長與警特派員，下車，步至日哨兵站立地點，有一日憲兵官佐經靈特派員，操日語向之接洽。述其來意後，即派一日兵，乘我方汽車同行，駛至南門入城。經往寶山縣政府，將行裝等物，一併卸下。孫縣長旋偕特派員霍實，至南門大街口，獨立民住宅內之日軍步兵第六旅團本部，與團長蓮花豐吉，接

洽撤退，及我方接收手續。至十一時十分，共同委員會委員我方湯應星，日方原田熊吉，美方德萊德代表蘇樂、英方桑海原代表威爾遜、及意方法替尼代表等四人，相偕到場；當由日方第六旅團長蓮花，取出引繼書兩份，經各委員閱後，由孫縣長簽章一過，先由日方第六旅團長蓮花少佐，填具年月日時，簽字蓋章，繼由我方接管委員孫縣長簽字蓋章。日方步兵第六旅團長蓮花豐吉，操日語謂尚有「三官堂火藥庫一所，亦係本日交接，該處屬於寶山縣境，故歸孫縣長接管。並謂該火藥庫係空屋一所等語。孫縣長即派公安科科長高希天代表，為接管委員。日方蓮花，當將引繼書取出，各由委員，孫縣長與高科長，分別閱畢。日方蓮花，與我方代表高科長，先後簽字調印。至此，蓮花，引導各委員等，至隔室共飲香檳、鮮菓、茶點等，乃攝影，握手告別。蓮花下令撤退，所有佔住南門一帶房屋之日兵，均聚集於寶山縣貧兒救養院門前，排列開拔，出南門，經縣道，過砲台灣，轉往吳淞。所有砲車、小鋼砲、步槍、子彈、行裝、蓆袋、松板、鐵絲、木棧、竹桿、等分裝大卡車四十餘輛，車牌自二百十六號起，依次排列，一時南門外縣道，遂為之塞。至十一時五十分，寶山縣城廂之日軍，及步哨，完全撤盡。共同委員亦返吳淞，轉瞬間，孫縣長，將縣政府大門口，高懸國旗，臨風招展，氣象為之一新。

三官堂火藥庫，接收後孫縣長，偕公安科科長，前往察勘。至則日軍甫退，周圍牆垣，炸彈，砲彈，槍彈，擊痕疊疊，煙燻不堪，地上有大空穴，五六處，積水盈盈，不能度其深淺，庫房十間，損壞尚少，室中空無一物，其辦公室，與衛兵等房屋，均被炸燬，宛似墟墓。火藥庫之門前，有橋樑一座，亦被炸燬。身臨其境，顧目四顧，草色青青，削痕斑斑，一種淒涼狀態，令人一時難以言喻。

兩引繼書全文如下：(一)寶山縣城，引繼書：寶山縣城警備二團六九事項，寶山縣城，日本使用宿舍二團六九事項，右兩者，立會，上引繼者了六昭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時二十分，引繼者，寶山縣城日本警備隊長蓮花豐吉印，受引者，寶山縣縣長孫希文印。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時二十分。(二)三官堂火藥庫，引繼書：三官堂火藥庫，一切二團六九事項，右兩者立會，上引繼者了六。昭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引繼者，寶山縣城日本警備隊長蓮花吉豐印。受引者寶山縣政府公安科科長高希天代表印。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時半。

第十節 淞滬路以東沙涇港以西之接管

接管人員計公安局派北辦事處主任黃明、公安局督察長何以鳴、五區一所長居敬、五區二所長牛精察、五區三所長吳廷勳、譯員殷體新，會同接管委員會查南李盛鈞梁扶初靳秉等，及北平警察大隊長馬鴻賓率領平警三百餘人。

定六月十七日上午九時齊集西愛成斯路聯社出發，但本為便利起見，改為分途出發。黃明與殷體新殷體新等於上午九時三十分由聯社直赴江灣路日本海軍司令部；各區所長等則於昨晨九時三十分，由五區署各率平警分赴各區所接管。故接管時異常順利迅速。黃明與殷體新殷體新等南強等，於上午十時抵江灣路日本海軍司令部，當由日本海軍特別陸戰隊第三大隊長大沼富男大尉招待，即在樓下禮堂交接，並將撤退地圖查閱。時共同委員會各友邦代表英國勃來恩(代桑海爾)美國譚恩(代表)萊斯台爾(法國勃海白勞脫(代彭納維德)意國考狄羅(代法拉鐵氏)亦相繼到場監視。雙方交接，旋即查閱引繼書(即交替書)。全文共分三條，我方以第三條所開損失之賠償問題，係屬政治問題，要求修改。(按該條原文內開「關於右列各地點內之損失賠償，當事國不得提出交涉。」「)經接管會特派員靳秉南強及公安局秘書房禮新二人向日方力爭，大沼乃於至即率，將該條文字全部以紅筆勾銷，并加蓋圖章，復持回示我方代表。我方認為滿意。於是我方代表黃明與日方代表大沼相向敬禮。日方代表致辭，略謂「今天將日本海軍陸戰隊會駐紮各地交還中國，非常欣慰，今後希望雙方增加親善，且望格外保護地方治安。我方由黃明致答詞云：「今天由日方交還各地，並亦希望雙方親善日加，及地方安甯，使地方上種種日有進步云云。繼即由日方大沼富男大尉及我方黃明主任簽字蓋章於引繼書，攝影而散。

日引繼書內容：(一)日軍撤退區為公共租界以北淞滬鐵路及北河南路以東沙涇港以西之日軍守備區域，但越界築路區域除外。(二)以上區域內並無應由日方移交華方之占有建築財產及人犯右列各項，認為無誤。此致中國接收委員黃明閣下。(蓋)印，昭和七年六月十七日。日本移交委員日本海軍特別陸戰隊第三大隊長海軍大尉大沼富男。(蓋)印。

五區一分所上午九時三十分，由該分所所長居敬，率領巡官高鴻賓王寶樹李廷章黃鏡及所員郭成斌韓員顯等，及平警一百五十人，到所接管。

五區二分所上午九時四十分，由該所所長牛精察譯員李盛鈞員陳繼武等及平警二分隊共八十名，開抵廣東街一趙岐家公義學一與駐在該處之日軍海軍陸戰隊長安田特務少尉晤見。安田少尉以撤退時間定十時正，請我方接管人員少待，故我方先行分佈崗哨。駐在該處之日海軍陸戰隊四十餘名，則於上午十時向江灣路方面撤退；吾方接管人員，於十時零五分進駐「趙岐家公義學」。

五區三分所於上午九時三十分由該分所所長吳廷勳巡官周傑王序會同接管委員會特派員劉錦保安隊長馬鴻賓及平警八十名，公安局警察四十名，抵該所接管佈崗。

我警入駐後，一面組織巡邏隊，在區內各處巡查。計每三小時一次；每次分兩班；每班警士三名。故各處秩序甚佳，治安無虞。當我警開到時，街旁國旗飄揚，居民並燃放爆竹熱烈歡迎。

第十一節 最後區域之接管

接洽視察情形七月十七日晨十時，接管委員會，派定殷履揆，殷體新，何以鳴，靳秉，劉鴻門，等，在聯社出發。於十時一刻，抵北四川路日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當即入內，與松板、鮫島、晤見，分賓主坐定，即展開互視；檢查日區日軍駐守地點，及日本產業，僑民住所，等等。嗣又談及十七日撤退，與我方接管佈崗等事項，直談至十一時許，始由松板第三大隊長，大沼參謀樋口，二人為前導，往D區範圍內視察。先由黃陸路穿淞滬鐵路，沿花園街而疾馳，鐵道口有日軍崗哨二人，距此半里許，有一三九號洋房一幢，駐有陸戰隊第六中隊第二小隊一小隊，人數約有二百人，該屋據樋口云：房主係一華人，發生戰事前，係租與一日本商人，故退出，後仍歸還該商人。復行數十步。路狹不能駛車，遂相率令車步行。該處有兩層房屋兩幢，係日人經營之寶山玻璃廠，廠之北首，有地方圍約五十餘畝，四週樹立木椿，繞以鐵絲，該地為日本興業株式會社產，叢草滿目，一荒地也。平時曾作日兵運動場所。循圍繞視一週，樋口即聲言，該地所圍鐵絲網，請保存勿拆。由此後迂迴至六三花園，亭樹依舊，濃蔭蔽日，誠一清涼境地，惟出入者皆係日人，華人絕未見。據悉為日軍休息運動之用。在園內勾留二十分鐘，在樋口語特派員云。該園西首，有鑿通里者，為日僑居住最多處，請於日軍退出後，特別加以保護。言畢，遂指鑿通里比之紅屋曰。即該處也。特派員當答以保護僑民，公安局自當盡其職守，可勿顧慮。旋復登車，改由橫濱路北駛，經青雲橋日本公墓而至八字橋，該路沿橫濱路河西已為我公安局警士崗哨，河東日軍崗哨，尚有十餘處之多，而尤以八字橋地，駐守日軍為最多。當視察時，曾入日本公墓詳審一過，內有日軍於某役戰死之大佐中尉等新墓二十餘處，標誌猶

新，此處日亦要求多予保護。至十二時十分，八字橋觀察完竣，即分道而返。

接收之前一日下午四時我方曾在聯社舉行聯席會議。出席人員，計接管會股汝耕、梁扶初、劉漁門、霍實、靳秉、李盛鈞、查南強、陶孝潔、謝志道、公安局計開電授、殷體新、何以鳴、保安隊關軍、杜成、公用局顧復白、衛生局江世澄、財政局梁思成、教育局馬崇澄、工務局周贊邦。會議結果：(一)決定翌日上午十時前，各接人員，齊集寶山路天吉里五區署所，十時正，由五區署出發，前往接收；(二)保安隊三百名，於明日上午九時，齊集五區署，九時四十五分，開始佈崗，預定十時四十五分舉；(三)公用局派員赴D區修理破毀路燈；(四)甲、衛生局加派清道夫十人，分赴D區清理街道，乙、橫濱河水污濁不堪，派員前往消毒，丙、派遺醫士分赴D區各路口，勸告居民打防疫針；(五)上海法學院、愛國女校、天通庵小學、南洋高等商業學校、上海藝術專門學校、市立德新小學、蘆溝小學、及各私立學校，因受戰事損失，一時不能開課，須加整理；惟愛國女校秋季可望遷至原址開學。接管D區人員，經聯席會議派定者，計：(接管會)股汝耕、梁扶初、劉漁門、霍實、靳秉、李盛鈞、查南強、陶孝潔、謝志道。(市公安局)關軍、殷體新、何以鳴。(保安隊)關軍、杜成。(公用局)鄭葆成。(衛生局)江世澄。(財政局)梁思成。(教育局)馬崇澄。(工務局)周贊邦。接管之D區區域，計東自沙涇起，沿涇涇路至橫浜橋止；北自沙涇港起，沿新市路至奚家橋止；西自奚家橋起，沿水電路至八字橋止；南自八字橋起，沿日本墳壙橫浜橋止。上午十一時中日雙方代表，在虹口日軍司令部，舉行交接儀式，共同委員會英法美意各國共同委員，均到場監視。以示鄭重，至D區內現駐日軍約二百餘人。

第十二章 可泣可歌

第一節 義士蕭特

義士蕭特，原名 Bod King 美國華盛頓州泰科瑪人，年二十七。中日混戰爆發時，蕭義士來華不過年餘。初供職於上海蓋爾飛機公司，充表演員，常往返京滬間；旋受聘為航空學校教官。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時，義士駕新購價值二萬五千兩之寶豐式驅逐機，由滬飛京，其機價方於隔日由中央銀行付訖。將至蘇州，日機二架，正在柳塘岸，無辜民居，橫遭轟炸，義士憤甚，駕機迎頭趕上，開機關槍掃射驅逐之。日轟炸機轉動欠疾靈活，勢不支，時遠處另

有日本驅逐機四架，即認義士為敵人，四集援應，義士以一敵六，猶擊落日機一架，駕駛員小谷大尉死焉。義士為人誠懇直率，在飛機公司及航空學校，以技藝精湛，頗受人信仰，而其品行之公正果敢，尤得人崇拜。義士既以身殉正義，其太夫人曾兩次來電，囑將遺骸運回美國安葬；我國政府與民衆迭請留葬中國，以資紀念；情意殷勤，太夫人未能固拒。因借義士之弟愛德門來華，料理喪事，卜葬於虹橋公墓。在義士為仗義成仁，我方則深慶正義之尚在人間，固不特感激涕零已也。

太夫人在華，各方待為上賓，政府軍部民衆，均表沉鬱之謝。當義士公葬，典禮備極隆重，蕭太夫人雖哭不成聲，仍對人表示其子見義勇為，殊酬平生夙願，為大義當廢其死得其所，惟母子永訣就私情而言，終不能無所悲耳。申報劉君梅義士詩云：「中美邦交密，同仇敵愾深；一機示實助，三島起虛驚。壯志斯霄漢，英靈隔日星，應留辭脫塔，高懸蘇州城。」(按：國人在蘇州為義士籌建紀念塔)

第二節 烈士胡阿毛

烈士胡阿毛，駕汽車為業，上海人，年四十一。向在前副郵務長秦雲笙處為開車。解雇後在南市救火會任職。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午後，烈士至虹口百老匯路探親友，行至中虹橋附近，被日守兵攔住，搜獲開車執照一紙。知烈士諳駕駛術，遂將其拖至匯山碼頭司令部拘禁。翌晨，日兵四人押解烈士至附近預停之卡車上，迫令駕駛至公大紗廠。該車滿裝子彈軍火；烈士無奈，伴為允許，在日兵四人監視下，開足速率，疾駛向目的地進發，將至，忽橫轉車頭，直駛浦江。時車行極速，一瞬間，敵人與烈士並其所駕卡車同時墮江。一時浪花四濺，人車均無影蹤，烈士家尚有年邁老母，家境至為蕭條，此事傳出後，聞者莫不感奮悼惜，古人謂「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烈士有焉，申報所載時人詠胡烈士詩云：「車機轉，行何之？敵兵劫我沙場馳。哀車中疊疊物！千辭萬語寄所鬱。一彈可制一人命，毀之勝殺百身。時乎一去不可更，今日之事我為政，死我一人生百人，一死乃不負厥身。飄輪疾轉身入水，大呼阿母我歸矣！報國事重身區區，人彈同盡無一餘。浪花拍天車影沒，十丈江心葬白骨，今日江心深白骨，明日沙場少白骨。此肯入海隨江濤，咬龍見之遠遁逃；上化雷雲下山獄，浩氣長海星長高。」又國風雜誌載劉君胡烈士詩云：「嗟彼東鄰。胡然猶夏。赫赫尸位。游魂氣假。陶牆葛勇。御梅葛寡。曾是一毛。能利天下。風起懦夫。川咽逝

者。逝者伊何。執御曰胡。憤彼凶殘。侵遼憑吳。肆毒兩朝。虐我帥徒。塞崩霹靂。星實形珠。詳謂微賤。廢羅瀾塗。君非戎僕。義無死殺。亦既與秦。謀在銖鉞。千金一盡。敵之所資。云何造父。曾不羈羶。載鬼一車。噬我族類。載器滿箱。隨我堅利。折然成夾。滿然敵敵。計無措手。義無反唇。見危致命。何勇且智。咫尺無却。四輪風邁。蒼波在前。時乎不再。好謀難成。臨難彌泰。暴虎馮河。死又何悔。以瀆救焚。以生易死。惘然從井。豈徒濡趾。益盈淪淪。蕭蕭易水。精書白日。魂歸冥尾。陵彼三勇。(江灣一役日人得利有所謂三勇士)懿茲一士。誠欲填海。烈比陷陣。夫豈求名。亦非茹恨。人孰不死。紛羅仇刃。秦借鴻毛。所爭一髮。摧彼鯨牙。同殉魚腹。震驚潛龍。齊聲鬪虎。成仁一朝。炳燿千古。允矣國勳。豈惟俠武。誰鑄高標。紀之黃浦。滔滔黃浦。海塵盈汜。君靈長在。神州不死。汨羅蘭沉。香江濤起。從此海流。永汎馨綺。聞君有母。年窮遇極。陟配孔哀。忘身非惑。以顯後世。式是南國。養生送死。邦人之責。毋以子貴。君其勿成。知君較晚。迴流魚鱗。西彼江梁。碧血盈壑。築築沙蟲。紛紛遶鶴。君德不孤。君魂勿索。終古無絕。惟與蘭。臨川望復。揮涕狂瀾。人間何世。來日大難。諒君鴻烈。披我須寬。百爾君子。視此執鞭。」

第三節 十九路軍六十一師一二二旅五

烈士

嬌柔半圓的月亮，微笑星光的稀星，好似彼感傷的戰雲，欺凌着；嬌柔的不嬌柔！微笑的也不微笑！
遙遙的火光冲天，大旗屬於開北區罷。這都是大光燈陣對兵兵波劉說的話，地點在竹園墩陣地戰壕裏，時間是二月二十四日午後八時三十分的光景。
牛津草插嘴：你們這些名士派的戰友，該明瞭時間性的潮流啊！敵人埋頭埋腦的怕死而一點目標也沒有射擊，真替他可惜了子彈；這樣密的槍聲格格，繼續地——三十分鐘放下去，怕他們的子彈不告缺乏的危險？他們的危險，就是我們的安全，連長(兵兵波劉)——我們砲彈不是也放完了嗎？補充嗎，須在六小時以後才可能。那末！趁這個開空的當兒，趁敵人的歡迎會，順帶借幾桿六五槍及一兩挺輕機關槍來，做紀念也好；祇要你派上等兵胡炳生一等兵歐榮兩個幫我的忙就夠了，可以不？
兵兵波劉：大光燈呀！我們歸你指揮，單連附雖然牛津草，這個提議，可以成立，你以為何如？

大光燈陣：事實告訴我們，自己彈藥盡了，牛津軍判斷敵彈缺乏，牠們就危險，但我們自己也是一樣，何嘗不危險；贊成牛津軍的提議成立，並且我附請我你都參加，兵波波！實行於即刻吧？

劉軍：既蒙允許，又得協助，那末，決定：每人一枝駭亮，備一百子彈，六個手榴彈，一把大刀，就夠了，即刻實行啊（軍一面招呼胡歐爾）！

陳：我主張推牛津軍為指揮官。

劉：好呵！贊成贊成。
陳：你們推我為指揮官，我也不客氣，不再辭讓；但你們不要以為都是上尉，不應指揮呵，老實說，軍法無情留的呢？

陳劉：那個自然。
軍：各人趕快裝束好，限本午九時在左翼的出擊線口集合。

大光燈陣兵波波和胡炳生歐榮與牛津軍握手，互相握手，各歸各的掩蔽部去了，牛津軍也回掩蔽部去裝身，但他沉沉靜地在交通壕裏才下着，一面在想定計畫：如何襲擊，：在他的腦海中旋轉，最後決定了：左翼出擊線口右前方，其陣地區的敵，約一小隊，配了兩挺輕機關槍，輪備配兵力這樣單薄，因地形處於我們的交叉射擊線之下，為減少犧牲計，為陣地支撐點的完全計，此乃敵胆小的不得已的苦衷。（敵陣地的兵力通常備配得很雄厚）我擇其弱點，尤利夜戰，使敵的空軍失其效用，甚至等於零，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段，以先發制人的機緣，實行死裏求生的缺乏彈藥的救濟法：向敵襲擊。

前進的姿式，用散開的葡萄形，以免打草驚蛇，而求一網打盡之巨效。

武器使用法，駭亮槍上子彈一排象上筒，開保險機，懸於腰右稍前傾間，口啣駭亮彈一排，準備繼續掃射完了的承擔者，手榴彈除左右手各持一枚外，頸項懸四枚，背項負大刀，（並順右反手的抽出）一面敏捷地裝好了身，隨即出掩蔽部，在交通壕裏的向目的地前進，忽一會，到達了自己指定的地點——右翼的出擊線口，但胡炳生和歐榮倆已先在等待，為靜靜避敵耳目故，各人見着祇點點頭，隨後大光燈兵波波都到了，也僅互相點點頭，牛津軍檢閱手榴彈，還差十分鐘方夠九鐘，即以手招四人進了附近的掩蔽部，將總想定的計畫，向大家宣佈，又要大光燈和兵波波各寫幾張通報，交鄰近的哨兵即傳遞，並請鄰近的指揮官候我們的手榴彈都到第二個，則指揮所屬以猛烈的火力向敵射擊，又規定了

幾個代名詞的記號，必要時即變更葡萄為圓進，復議妥了，時光正九點，牛津軍率領了幾個同志魚貫而出掩蔽部，再出了擊線口，散開葡萄前進着！牛津軍的愛國，忠勇殺敵的大志，使他的熱血騰沸到最高率：忍不住葡萄的慢慢前進，把規定前進的符號表示於左右的大光燈兵波波胡炳生歐榮，他們都領會了，個個服從，爭先恐後的一鼓作氣，衝到敵人的戰壕前，敵人發覺了，就射擊，胡炳生他們也不客氣，就把右手的饅頭——北門式的手榴彈，答禮！也不失國際外交的禮貌了。

轟轟的响了五聲！又轟轟的响了五聲！啊，這個响聲對是牛津軍大光燈兵波波胡炳生歐榮各人右手左手北門式饅頭共十枚，簡簡了我們同文同種的東洋友愛受着；但敵人除當時一命嗚呼的外，其餘的仍在掙扎中！五個忠勇的同志，先伸右手把懸在腰間的駭亮槍拿起了保險機，隨單的放，一排子彈放完了，將口啣的駭亮槍順勢又上了麻，牛津軍以跳躍的姿式一躍而越過敵人的鐵絲網了！胡炳生歐榮大光燈兵波波也依一樣式也越過了敵人的鐵絲網，胡炳生是精於國技的，他把第二排駭亮彈最先踏準的又放了，他則不再裝駭亮，把駭亮槍去着掛在右腳邊，一反右手就抽出他那光亮亮的大板刀！飛舞着對敵人砍，有一個我們同文同種的東洋友，被他的大板刀一砍，由腦頂劈到肚臍，真怪可憐的呢。

刺那間！五虎齊飛了大板刀，把敵人砍的七零八落，最後只剩了歐榮還同一個敵人在以大板刀與他的刺刀鬥鬥，因為歐榮在五人中，要算他的年紀最小，逼逼逼着勁敵，幸喜胡炳生把他的範圍區的敵人收拾了，又發現歐榮向在肉搏，且有不支之勢，精於國技的胡炳生即橫馳到，在與小小年紀的歐榮的對手敵人腰間，把大板刀一畫，即時，所謂歐榮的勁敵竟成了兩段！這個時節，鄰近的敵，何以不來援救呢？因為在未出發以前，已通報我們在主要的陣地的戰友，一聽到擲了第二個手榴彈，就以猛烈火力的威力向敵壓迫！敵定驚恐以為我們全線出擊，鄰近的敵不敢出救，就是這個緣故。

至於戰利品呢，除受了我們北門式的饅頭的洗禮燬了的輕機關槍一挺，六五步槍六桿外，哼！成績不好，僅奪得六五步槍八桿，輕機關槍一挺，而已矣。

時候到了十一點一劃刮，燬了敵人的鐵絲網，胡炳生托一挺輕機關槍，歐榮大光燈兵波波牛津軍每人托了兩桿六五步槍，而填補消耗了二十顆駭亮彈兩枚北門式手榴彈的數了，向自己的主要陣地歸來，一路敵人又不追，他們就樂得從從容容慢慢地回來。

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時的時候，大光燈對我說：昨夜歐榮（即歐榮）左手負了傷，據他自己說是和他的勁敵的刺刀接吻呢，他怕人家知道了，難為情，所以祕而不宣，僅自以衛生包裹了，免得去後方。

在晨光微熾中，歐仔，兵波波，胡炳生，牛津軍，四個，見敵方拂曉攻擊，有幾個同文同種的東洋友，將近我們的突出部，他們不約而同，一齊躍出戰壕，一心想生擒那幾個敵人，不幸之至！敵一砲擊，正落在該處，他們四個也就同幾個同文同種的東洋友，同歸於盡了這樣的，不能說沒有錯誤，苟我們不仗一莽之勇，留着有用的身體，多殺幾個敵兵，尤其是，倘他們這時光不躍出戰壕，聽敵的砲彈自己爆炸自己，你話多麼爽快呢。

二十六日上午五時許，又逢着敵人以犀利武器向我們轟擊的示威，大光燈在戰壕裏上下一帶巡邏，不料被流彈貫穿了腦袋，也就赴烈士的墓去了！

這一幕壯烈與悲痛的事實，永遠印在我腦海裏，使人敬慕的五個神勇的烈士，他們以前都立了不少的戰績，這一次的戰績，我們最佩服其神勇，他們雖脫了形骸，然而精神並不死，我馨香祈禱着，將來還有大多數的神勇的同志踐踏着烈士的血跡，拾起烈士骷髏，繼續的向帝國主義者進攻，纔不滅了五個烈士的神勇。

附註：大光燈兵波波牛津軍都是粵語中叫人渾名的名詞

五個神勇的烈士的姓名如下

- 十九路軍六十一師第四團第一營
上尉營附陳漱石二十八歲廣東順德
- 十九路軍六十一師第四團步兵砲連
上尉連長劉聯民二十七歲廣東番禺
- 十九路軍六十一師第四團步兵砲連
少尉連附覃慈恩二十七歲廣東番禺
- 十九路軍六十一師第四團步兵砲連
上等兵胡炳生三十歲湖北宜城
- 十九路軍六十一師第四團步兵砲連
一等兵歐榮二十二歲廣東番禺

編者按：歐榮一戰我軍慷慨就義，視死如歸者，不一而足；以上所述，不過聊示一斑而已。又本篇編錄廣州追悼抗日陣亡將士會刊所載原文。

附錄

一 國際聯合會盟約

締約各國今為增進國際協同行事並保持萬國之和平及安寧起見特允簽字而將此

規定各國間公法公尤榮譽之邦交
確立國際公法之意旨為各國政府間行動之正軌並維持公道及民衆團體間彼此

第一條 國際聯合會之創始會員應以本盟約所附錄內所列之各該國及附錄內所

凡完全自治之國或殖民地或領土為附錄中所未列者如自願會三分二之同意得加

第二條 聯合會按照本約所定之舉動應經由一議會及一董事部執行之並以一

第三條 議會由聯合會會員之代表組織之

第四條 董事部由協約及參戰國各國之代表與聯合會之其他四會員代表組織

第五條 凡聯合會會員未列席於董事部者當考慮而隨時與之有關係時應請其選派一

第六條 經常秘書處設於聯合會所在地秘書長由大會選出之

第七條 秘書長以附錄所載之員充之嗣後秘書長應由董事部得議會多數之同意

第八條 秘書長應與職員由秘書長得董事部之同意委任之

第九條 秘書長應與職員由秘書長得董事部之同意委任之

第十條 聯合會應設秘書長及職員由秘書長得董事部之同意委任之

第十一條 凡屬於聯合會或與該會有關係之位置其中包含秘密男女均得充任

第十二條 聯合會或其人員或秘書長代表所佔之房屋及地所均不得侵佔

第十三條 聯合會官員承充職務維持和平不必須減縮軍備至最低之點以適足以保衛國

第十四條 聯合會官員承充職務維持和平不必須減縮軍備至最低之點以適足以保衛國

第十五條 聯合會官員承充職務維持和平不必須減縮軍備至最低之點以適足以保衛國

第十六條 聯合會官員承充職務維持和平不必須減縮軍備至最低之點以適足以保衛國

第十七條 聯合會官員承充職務維持和平不必須減縮軍備至最低之點以適足以保衛國

第十八條 聯合會官員承充職務維持和平不必須減縮軍備至最低之點以適足以保衛國

第十九條 聯合會官員承充職務維持和平不必須減縮軍備至最低之點以適足以保衛國

第二十條 聯合會官員承充職務維持和平不必須減縮軍備至最低之點以適足以保衛國

第二十一條 聯合會官員承充職務維持和平不必須減縮軍備至最低之點以適足以保衛國

第二十二條 聯合會官員承充職務維持和平不必須減縮軍備至最低之點以適足以保衛國

第二十三條 聯合會官員承充職務維持和平不必須減縮軍備至最低之點以適足以保衛國

第二十四條 聯合會官員承充職務維持和平不必須減縮軍備至最低之點以適足以保衛國

第二十五條 聯合會官員承充職務維持和平不必須減縮軍備至最低之點以適足以保衛國

第二十六條 聯合會官員承充職務維持和平不必須減縮軍備至最低之點以適足以保衛國

第二十七條 聯合會官員承充職務維持和平不必須減縮軍備至最低之點以適足以保衛國

第二十八條 聯合會官員承充職務維持和平不必須減縮軍備至最低之點以適足以保衛國

第二十九條 聯合會官員承充職務維持和平不必須減縮軍備至最低之點以適足以保衛國

第三十條 聯合會官員承充職務維持和平不必須減縮軍備至最低之點以適足以保衛國

第三十一條 聯合會官員承充職務維持和平不必須減縮軍備至最低之點以適足以保衛國

第三十二條 聯合會官員承充職務維持和平不必須減縮軍備至最低之點以適足以保衛國

第三十三條 聯合會官員承充職務維持和平不必須減縮軍備至最低之點以適足以保衛國

第三十四條 聯合會官員承充職務維持和平不必須減縮軍備至最低之點以適足以保衛國

第三十五條 聯合會官員承充職務維持和平不必須減縮軍備至最低之點以適足以保衛國

第十八條 嗣後任何聯合會會員締結各項條約或國際契約應立向秘書處備案並

第十九條 聯合會可隨時請聯合會會員重行考慮案已不適用之條約以及國際情勢

第二十條 聯合會會員互相承認凡彼此間所有與本盟約條文抵觸之義務或權利

第二十一條 國際契約如公斷條約或區域諒解如孟購主義此皆為和平之維持者

第二十二條 因此次戰爭之結果前關於戰時統治權下之殖民地及領土既不能復

第二十三條 除依照現行及將來訂立之國際公約各規定外聯合會會員應

第二十四條 凡公共條約所規定備已成立之國際事務局如經締結此項條約之各

第二十五條 聯合會會員對於設立及協助正當組織之國民志願紅十字機關以改

第二十六條 本盟約之修正應由組成董事部之聯合會會員代表及組成領事之聯

第二十七條 聯合會會員如有不承認盟約之修正案者原不強受拘束此情形應停止其

第二十八條 凡公共條約所規定備已成立之國際事務局如經締結此項條約之各

第二十九條 聯合會會員對於設立及協助正當組織之國民志願紅十字機關以改

第三十條 本盟約之修正應由組成董事部之聯合會會員代表及組成領事之聯

第三十一條 聯合會會員如有不承認盟約之修正案者原不強受拘束此情形應停止其

第三十二條 凡公共條約所規定備已成立之國際事務局如經締結此項條約之各

第三十三條 聯合會會員對於設立及協助正當組織之國民志願紅十字機關以改

第三十四條 本盟約之修正應由組成董事部之聯合會會員代表及組成領事之聯

第三十五條 聯合會會員如有不承認盟約之修正案者原不強受拘束此情形應停止其

第三十六條 凡公共條約所規定備已成立之國際事務局如經締結此項條約之各

第三十七條 聯合會會員對於設立及協助正當組織之國民志願紅十字機關以改

第三十八條 本盟約之修正應由組成董事部之聯合會會員代表及組成領事之聯

第三十九條 聯合會會員如有不承認盟約之修正案者原不強受拘束此情形應停止其

第四十條 凡公共條約所規定備已成立之國際事務局如經締結此項條約之各

第四十一條 聯合會會員對於設立及協助正當組織之國民志願紅十字機關以改

第四十二條 本盟約之修正應由組成董事部之聯合會會員代表及組成領事之聯

第四十三條 聯合會會員如有不承認盟約之修正案者原不強受拘束此情形應停止其

第四十四條 凡公共條約所規定備已成立之國際事務局如經締結此項條約之各

第四十五條 聯合會會員對於設立及協助正當組織之國民志願紅十字機關以改

第四十六條 本盟約之修正應由組成董事部之聯合會會員代表及組成領事之聯

第四十七條 聯合會會員如有不承認盟約之修正案者原不強受拘束此情形應停止其

第四十八條 凡公共條約所規定備已成立之國際事務局如經締結此項條約之各

第四十九條 聯合會會員對於設立及協助正當組織之國民志願紅十字機關以改

第五十條 本盟約之修正應由組成董事部之聯合會會員代表及組成領事之聯

第五十一條 聯合會會員如有不承認盟約之修正案者原不強受拘束此情形應停止其

第五十二條 凡公共條約所規定備已成立之國際事務局如經締結此項條約之各

第五十三條 聯合會會員對於設立及協助正當組織之國民志願紅十字機關以改

第五十四條 本盟約之修正應由組成董事部之聯合會會員代表及組成領事之聯

第五十五條 聯合會會員如有不承認盟約之修正案者原不強受拘束此情形應停止其

第五十六條 凡公共條約所規定備已成立之國際事務局如經締結此項條約之各

第五十七條 聯合會會員對於設立及協助正當組織之國民志願紅十字機關以改

第五十八條 本盟約之修正應由組成董事部之聯合會會員代表及組成領事之聯

第五十九條 聯合會會員如有不承認盟約之修正案者原不強受拘束此情形應停止其

第六十條 凡公共條約所規定備已成立之國際事務局如經締結此項條約之各

一 華盛頓九國公約

第一條 除中國外締約各國同意

第二條 給予中國完全無礙之機會以發展並維持一有力強固之政府

第三條 應用各國之權利以期切實設立並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之商務實業機會均

第四條 不得因中國現狀或變遷而減少友邦人民之權利並不得與許有

第五條 締約各國同意不得彼此間及單獨或聯合與任何一國或多國訂條約或協

第六條 為適用在中國之門戶開放或各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之原則更須有有效起

第七條 任何辦法為自己利益起見欲在中國任何指定區域內獲取有關於商務或

第八條 任何專利或優越權可別於他國人民在華從事正當商務實業之權利或他

第九條 其範圍之擴張期限之久長地城之廣闊致有破壞機會均等原則之實行者

第十條 本條上列之規定並不應視為禁止採取為辦理某種工商或財政企業或為獎勵技

第十一條 中國政府對於外國政府及人民之請求經濟上權利及特權無論其是否屬

第十二條 於締結本約各國應本條上列規定之原則辦理

第十三條 締約各國同意對於各該國彼此人民間之任何協定意在中國指定區域內

第十四條 設立勢力範圍或設有互相獨家之機會者均不予以贊助

第十五條 中國政府約定中國全國鐵路不施行或許可何種待遇不公之區別例如運

第十六條 費及各種權利概無直接間接之區別不論搭客貨物何種自何國來向何國去不論

第十七條 貨物出自何國應請何人自何國來向何國去不論搭客或貨物運輸搭客及貨物之

第十八條 方法在未上中國鐵路之先或已上中國鐵路之權讓何國籍人何人

第十九條 締約各國除中國外對於上列之中國鐵路基於任何讓與或特別協約或他項手續

第二十條 各該國或各該國人民得行其任何管理權者具有同樣之義務

第二十一條 第六條 締約各國除中國外協定於發生戰事時中國如不加入戰團應完全尊重中

第二十二條 國中立之權利中國聲明中國於中立時期遵守各項中立之義務

第二十三條 第七條 締約各國協定無論何時遇有某種情形發生締約國中之一國認為牽

第二十四條 涉本條約規定之適用問題而該項適用宜付諸討論者有關條約各國應完全

第二十五條 坦坦互相通知

第二十六條 第八條 本條約未簽字之各國和其政府經締約簽字各國承認且與中國有條約關

三 凱洛格非戰公約

第一條 各締約國以代表其國人民名義懇切宜會各國深覺用戰爭以解決國際爭端以爲

第二條 互相間國際政策之工具應予以廢止

第三條 各締約國同意解決各國間發生之任何性質之爭端糾紛除用和平方法外不得用

第四條 其他方法

第五條 本條約應由上列各締約國各依其憲法上之手續予以批准自批准機關存記之

第六條 本條約應由上列各締約國各依其憲法上之手續予以批准自批准機關存記之

第七條 本條約如上述發生效力時將保留公開以特世界各國加入每加入國家證明加入

第八條 時應存記在華盛頓本條約在各國間即發生效力各國政府應以上記各國政府

第九條 及本條約一份抄送批准機關

第十條 本條約係由各國全權用英文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法文效力相等

第十一條 四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在巴黎簽訂

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

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

第十六條

第十七條

第十八條

第十九條

第二十條

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五條

第二十六條



淞滬戰事文電彙錄



一 上海市政府爲日浪人焚燒三友社工廠向日領提出之抗議書

逕啓者，案據市公安局呈報，本市引翔港馬山路三友棉織廠，於本月廿日上午二時二十分，有日本青年數十名，潛伏該廠外縱火，共燃火頭四處，當時因深夜，工人已熟睡，未及覺察，厥後該廠職工等經細密搜查，並據附近鄰人目睹係該日人以火酒汽油硝磺等物引導放火。是時該廠附近報警亭有華捕三人值差，聞警即電救火會求救，日人等乃將該亭施以包圍，用刀將三〇二九號華捕砍傷，一一一六號華捕身被刺傷倒地，並將電話機搗斷，拋擲附近河中，另有七六五號華捕，被該日人等追至臨青路，亦爲利刃殺死，該日人等逃逸無踪，計該廠被焚損失極大等情，據此，查該日人等竟敢於清晨結隊縱火，焚毀本國工廠，殺死在職華捕，不獨於法所不容，而際此多事之秋，其影響所及，尤爲嚴重，據報前情，除當即派員面提抗議外，用特提出下列條件：(一)日本總領事向本市長表示歉意。(二)迅速逮捕及嚴懲縱火殺人之罪犯。(三)充分賠償受害者，其賠償之金額另協定之。(四)切實保證嗣後不得有同樣事件發生。本市長深盼貴領事對於上述各條，能誠意履行，俾本案可於迅速解決，以息糾紛而睦邦交。此致日本駐滬上海總領事村井倉松，市長吳鐵城。

二 上海市政府爲日僑在北四川路暴動向日領提出之抗議書

逕啓者，案據市公安局呈報，本月二十日下午一時，本市日本僑民，在公共租界蓬路日僑俱樂部，開居留民大會，到

會人數，約千餘人。會議完畢後，即羣赴駐滬日本領事館，及日本海軍陸戰隊請願，行經北四川路時，沿途滋擾，打破店鋪多家，並將第一二五號一路電車，及租界公共汽車玻璃打壞，折至虹江路口，將華商商店之玻璃窗亂行搗毀，直至午後六時餘，在伏思威路始行四散，當時本市民衆，憤不可遏，幸由各該管區所長，率同警隊長警，極力彈壓勸導，尚無事故發生。計此次華商各店鋪損失極大等情。據此，查關於日僑此項非法舉動，本市政府業經兩請貴總領事注意，切實取締在案。乃此次該日僑等，復又故意尋釁。當此時局嚴肅，民氣激昂之際，如果發生誤會，責任自有攸歸，用特提出抗議，即希貴總領事，迅予查明肇事人等依法懲辦，並嚴切制止，以後不得再有上項事情發生。至各商店所受損失數目，俟詳細調查後，再行要求賠償，相應函達，即煩查照辦理，見復爲荷。此致日本駐滬上海總領事村井倉松，市長吳鐵城。

三 日本第一外遣艦隊司令鹽澤威迫市政府承認四項要求之警告書

本職切望上海市長容納帝國總領事所提出之抗日會員加暴行於日本僑侶事件之要求，速爲滿意答覆，並履行之；萬一與之相反，爲擁護帝國之權益計，已具有認爲適當手段之決心。

(按)四項要求內容：一、上海市長須向日本總領事表示道歉之意；二、加害者之搜查逮捕處罰，應迅即切實履行；三、對於被害者五名，須予以醫藥費及撫慰金；四、關於排日每日之非法越軌行動一概予以取締，尤其應將上海各界抗日救國委員會以及各種抗日團體即時解散之。該項要求，由日領事在鹽澤警告書之前向市政府提出。

四 上海市政府忍辱接受四項要求覆日領事書

逕復者，案准子爵大函，略謂日僑侶天寶水上信徒後藤黑岩藤村等五名，於本月巧(十八日)下午在馬山路附近被毆傷，提出條件四項，請求接受等因，准此，查本案發生殊屬不幸，本市長深表歉仄。當日據報後，以案關傷害，法有明文，當即聯合公安局限期緝兇歸案法辦。所有被害人等之醫藥及撫慰金。本市長亦可酌爲給予，以示體恤。至來函所提關於取締抗日運動一項，現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國委員會，有越軌違法行爲，業經令行主管局將該會取締，以維法紀，關於類此之越軌違法行爲，本市長仍當本法治精神，令行取締，至其他各抗日團體，並已令局予以取締，相應函達，請煩查照爲荷。

五 上海市政府爲日軍開始自由軍事行動向日領事提出之抗議書

逕啓者，查關於本市最近中日交涉，本市長爲求和平解決計，對於貴總領事所提條件四項，業經接受，並於今日(念八日)下午一時四十五分函復送達在案，當時貴總領事並經表示滿意。詎料今晚十一時念五分，市公安局接到貴總領事館信封一件，內附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致本市長及市公安局長公告各一件，略稱：帝國海軍，鑒於多數邦人住居關北一帶，爲維持治安計，欲以兵力配備該處，以負保安之責，本司令希望中國方面應將關北方面所有中國軍隊及其敵對

設施，從速撤退等語。即晚十二時，市公安局接到開北報告，日本海軍陸戰隊，在該處開始自由軍事行動，向華界進攻。貴國總領事對於本市長之答復，既經認為滿意，而貴國海軍，突然出此軍事行動，殊堪詫異，所有破壞和平及本市安甯所發生之一切責任，應由貴方負之。本市長相應提出嚴重抗議，即煩查照，轉致貴國海軍方面，迅予停止軍事行動，以免事態再行擴大，並希見復為荷。此致日本國駐劄上海總領事村井倉松。

六 上海市政府為日軍自由行動告駐滬英法美意德各國領事書

逕啟者，查關於最近中日交涉事件，本市長為求和平解決，以保本市安甯計，業經完全接受日本總領事所提條件四項，並於今日下午一時四十五分函復，日本總領事並已表示滿意。詎料今日（二十八日）晚十一時念五分，市公安局接到日本總領事信封一件，因附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致本市長及公安局長公告各一件，略稱帝國海軍鑒於多數邦人，住居開北一帶，為維持治安計，欲以兵力配備該處，以負保安之責。本司令希望中國方面，應將開北方面所有中國軍隊及其敵對設施，從速撤退等語。旋於即晚十二時市公安局接到開北報告：日本海軍陸戰隊，在該處開始自由軍事行動，向華界進攻。查日本總領事既經對本市政府答復表示滿意，而日本海軍方面，突有此種軍事行動，殊堪詫異。所有破壞和平，妨礙本市安甯之一切責任，當由日方負之。除向日本總領事，提出嚴重抗議外，相應函達，即煩查照。主持公道，實為公誼。

七 日軍敗後日司令植田謙吉再致蔡廷楷將軍之哀的美敦書

本職基於欲以和平友好之手段，達到任務之熱烈希望，茲對於貴軍通告左開各件，（一）貴軍應即從速中止戰鬥行為，於二月二十日午前七時以前，將現據之第一線撤退完了，於二月二十日午後五時以前，從黃浦江西岸，由租界西北端連結曹家渡鎮，周家橋鎮及蒲淞鎮之線起算，黃浦江東岸，由

連結曹家渡及張家樓之線起算，各從租界境界線向北，二十基羅米突之地域，包括獅子林砲台在內，撤退完了，且在該地域內，撤去砲台及其他之軍事設施，並不新設；（二）日本軍於貴軍開始撤退後，不行射擊轟炸及迫擊動作，但用飛機之偵察，不在此限，又貴軍撤退後，日本軍僅保持虹口附近之工部局道路地域，包含虹口公園之周圍；（三）貴軍第一線撤退完了後，日本軍為確認其實行起見，派遣有護衛兵之調查員，於撤退地域，該項調查員，攜帶日本國旗，以資識別；（四）貴國對於在撤退地域外上海附近之日本人生命財產，應完全保護之，此項保護如不完全，日方當採適當之手段，又對於便衣隊，應一概有效禁止；（五）關於在上海附近包含撤退區域外國人之保護，容另商議；（六）關於禁止排日運動，一月十八日吳市長對於村井總領事之約諾，應嚴重實行，關於此項，當另由帝國之外務官對貴國上海行政長官有所交涉，如以上各項不能實行時，日本將對貴軍不得已採自由行動，其結果所生一切責任，應由貴軍負之。昭和七年二月十八日午後九時，大日本帝國司令官植田謙吉，第十九路軍司令蔡廷楷閣下。

八 蔡廷楷將軍覆植田謙吉書

逕啟者，頃接貴司令二月十八日午後九時來函，備悉一切，本軍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所統轄之軍隊，所有一切行動，悉遵國民政府之命令。來函所開各節，業經呈報國民政府核奪辦理，由外交部逕行答復貴國公使，本軍長未便答復。此致大日本軍司令植田謙吉，大中華民國第十九路軍長蔡廷楷，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午後九時。

九 日軍敗後日領事再向市政府重提要求書

逕啟者：自一月二十八日晚，貴國第十九路軍及便衣隊，向日本陸戰隊攻擊以來，開北方面，中日兩軍成對抗之形勢。二十九日晚雙方確有停止戰鬥行為之成約，但貴國軍隊仍背約向我方射擊，或加轟擊，使我方不得不予以應戰。且以貴國軍隊實行其有計畫的挑戰，於是吳淞及江灣方面，亦發生軍事行動。在此時間，貴方一方面，散布關於第十九路軍

對於防衛租界保護居留民，而絕無他意之我軍，加以新的攻擊，便衣隊出沒於各處，依然不停止；其惡劣兇暴之行動，在留日日本人固無論矣，即上海租界亦受到非常之威脅。本總領事認為在此之時，從速解決，由兩國軍隊衝突而起之事態，乃極為必要，故希望依照左列條件，從速終止戰鬥行為。切望貴國軍隊，接受該項條件，同時予以切實之履行；貴國軍隊不接受該項條件，日本軍隊將有自由行動之事實。（一）中國軍隊須於二月二十日午前七時以前，將第一線撤退完了；於二月念日午後五時以前從黃浦江左岸，由公共租界西北端，連結曹家渡鎮周家橋，及蒲淞鎮之線起算之，租界北都境界線以北，及接連黃浦江右岸爛泥渡及張家樓鎮之線以北，完全撤退至距租界線二十基羅米突以外之地域，包括（獅子林砲台）即將該地域內之砲台，及其他軍事設施撤去，並不得重行建築在上海附近。而不屬於上述撤退地域內一帶之日本人生命財產，須由中國方面，完全保護。如上項保護有未完全之情形，日本方面，得執行適當之手段。便衣隊中已撤退之後僅保持虹口附近之工部局道路地域。（包括虹口公園之周圍）日本自中國開始撤退以後，停止射擊轟擊及追擊之行動，但飛機之偵察不在此限。（三）中國軍第一線撤退完了後，日本軍為確認其實行起見，得派遣有護衛兵之調查員於撤退地域。（四）關於保護上海附近（包括撤退地域）之外人另行商議之，再關於第十九路軍，此次採取此種行動之經過，業於二月十五日日本總領事致貴市長函中，言及認為畢竟由於貴市長對於一月二十八日答復一月二十日日本領事要求所稱即時解散抗日會，及禁止其他排日運動之諾言，未有切實履行之誠意與能力而發生，是以本領事應重新向貴市長要求，從速而且完全實行上述貴市長之諾言。本總領事以極大之關心，監視貴市長對於本案之實行，如貴市長不能實行，我方不得不採取適當手段時，由此所發生一切責任，應由貴方負擔，合併聲明。相應函達，即煩查照。

十 吳鐵城市長覆日本領事書

逕啟者：昨晚九時，接准貴總領事來函，所開各節，業經

閱悉，查來函所述上海方面嚴重之形勢，均係貴國軍隊違反公約公法，任意進攻吾國領土，慘殺吾國人民所造成，其一切責任，應由貴國方面負擔一節，迭經函達在案，此次貴國領事，所請轉達本國軍隊要求實行之各項條款，本市長未便轉達。查來函所指各節，均為足以影響中日兩國一般關係之問題，應由兩國外交代表處理。故本市長業已呈報本國政府核奪，由外交部逕行答復貴國駐華公使矣。惟應聲明者，貴國軍隊，現仍實行挑釁，攻擊轟炸，無所不為，以致本國國民之憤慨日見增加，在此情形之下，所謂抗日運動，自難減消，因此而發生之一切責任，貴國自應完全負擔。相應函復，即煩查照。

十一 羅文幹外長對外交宣言

日本在滬軍隊，利用各種戰爭利器，繼續向閘北吳淞地帶轟擊，歷時兩旬之久，致中國無辜人民之生命財產，蒙受鉅大之損失。猶以為未足，復於前日（十八日）下午八時四十分，由其司令植田，致送最後通牒于我國第十九路軍軍長蔡廷楷，要求中國軍隊，應於本月二十日下午五時前，自其現在防線，向公共租界東西兩方面，各完全撤退至二十路界米突以外。並要求將撤退區域以內，所有之一切砲台，及其他軍事設施，均一律永久卸除，同時並由日本駐滬總領事村井，以同樣通牒，送致我國上海市長吳鐵城氏。

查日本政府，恆宣言維持中日和平，而在國聯盟約第十條之下，又曾允尊重並保有國際各會員國之領土完整，政治獨立。最近國際行政院，且曾致請求書於日本，忠告其對於中國採取和緩之行動，乃竟提出如此出人意外之過當要求。不但對於中國國民，予以重大之威脅，且實係對於國聯之權威，及非戰公約，及九國協約等，國聯協定之尊嚴，予以直接之挑戰。此種要求，實危及中國主權及國格，中國地方當局，無論其具有何種避免流血之誠意，要絕對不能接受日本軍隊，憑藉其多數之援兵，及最新之武器，殆將重新從事大規模與更橫暴之攻擊。彼對於一切和平之呼籲，均充耳不聞，一決心，即在作戰；中國在滬駐軍，為保衛中國土地計，勉不獲已，亦惟有從事自衛，奮鬥到底而已。

十二 外交部為日司令無理要求向日公使提出嚴重抗議書

據上海蔡軍長廷楷電稱：十八日下午八時四十五分，接到日軍司令植田謙吉來電：請中國軍隊從速終止戰鬥行為，於二十日午前七時以前將現據之第一線撤退完了；並於是日午後五時以前，從黃浦江東西兩岸，指定地面各離租界線二十路界米突之地域內撤退完了；又在撤退區域內之砲台，及其他軍事設施，予以撤去，並不新設；並開列其他條款，要求實行，否則將採自由行動等語。又據吳市長鐵城電稱：駐滬日本總領事村井倉松，亦有同樣公函致該市長。查自上年九月十八日，日本軍隊，在滬陽無端開釁以來，節節以武力進逼，侵佔東北各地。迨本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軍隊，又突然向上海閘北地方進攻。二旬之間，日本大隊，陸海空軍在閘北吳淞各地肆意攻擊。中國駐軍，為自衛計，不得不加以抵抗。乃在滬之貴國軍司令及總領事，竟復分向蔡軍長及吳市長提出種種不可能之要求，實屬無理已極；倘日本軍隊再行進攻，中國軍隊仍必竭竭力抵抗，所有因此發生之一切結果，應由貴國政府負其全責。相應提出嚴重抗議，照會貴公使，即希查照為荷。

十三 十九路軍事長官為日軍犯境通告

特急。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各院部會，京滬衛戍司令長官，各級黨部，政府，各軍師旅團長，各報館，全國國民公鑒：暴日佔我東三省，版圖變色，國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殺人放火，浪人四出，極世界卑劣兇暴之舉動，無所不至。而砲艦紛來，陸戰隊全數登岸，竟於二十八夜十二時，在上海閘北公然侵我防線，向我開釁。光前等分屬軍人，惟知正當防衛，捍患守土，是其天職，尺地寸草，不能放棄。為救國保種抵抗，雖犧牲至一卒一彈，絕不退縮，以喪失中華民族軍人之人格，此心此志，貫天日而昭世界，炎黃祖宗，在天之靈，實式憑之！十九路總指揮蔣光鼐，十九路軍軍長蔡廷楷，滬警備司令戴戟，叩。藍子印。

十四 十九路軍為日直田提出哀的美敦書通電

國民政府各省軍民長官全國民眾鑒：暴日蔑視我國家政府，以挑撥造謠之卑劣技倆，違反通例，單獨致本軍以憤慨之最後通牒，本軍惟有以鐵血答復之。軍人報國，粉身碎骨，是分內事，大戰開始之日，即本軍授命之時，使一卒一彈猶存，則暴日決不得逞！惟願全國朝野上下，人人懷必死之志，引偷生苟免為無上恥辱，團結一致，前仆後繼，則本軍之犧牲為不虛，伏屍流血之戰士，必含笑於九泉矣。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楷、淞滬警備司令戴戟、師長沈光漢、毛維壽、副師長李盛宗、張炎、譚啓秀、旅長劉占雄、鄧志才、張勵、翁輝騰、黃固、暨全體官兵同叩。

十五 外交部為日軍利用租界作戰致英美法意四國駐華公使照會

為照會事：頃據報告，關於傳稱中國軍隊砲擊公共租界內各地點一事，貴國駐滬總領事聯同其他各國領館長官，向本國地方當局提出抗議。查中國政府對於公共租界居民之安全，因此所受之危險，雖誠為惋惜，但無論所稱之砲擊來自何方，抑或來自本國方面，本部長有不能不鄭重聲明者：即此種狀態，本國殊難負責，本國政府，業經迭次指明日本軍隊，完全不顧公共租界特殊之地位，而以該租界為根據地點，俾軍隊得以登陸，向本國管轄地帶內之本國無辜市民及軍隊肆行不當之攻擊。本國政府對於此種侵略行為，既不得不予以抵抗以維護國家之榮譽與生命，則因此種抵抗對於公共租界所發生之一切損害，其責任應由大半賴公共租界為其侵略行為發動地點之方面負之。此節業經本國當局向有關各國通告在案。中國政府現據報告：近數日來又有日本軍隊開抵上海，並再有多數援軍，正自日本開放。本部長茲特請貴公使（代辦）立即採取必要步驟，防止日軍在公共租界登陸，並利用該租界為軍事行動之根據地點；本部長並請貴公使（代辦）用最有效之方法，使公共租界爭鬥之狀態，不致仍然存在，誠以公共租界附近流血之爭鬥，該項狀態使之然也。所

熱切希望者，即公共租界當局，勿再使日軍繼續利用該租界以犯違反國際公法及人道之罪惡也。相應照會貴公使(代辦)查照辦理為荷。須至照會者。(二月二十五日晚)

十六 上海市商會為日軍利用租界作

戰致公共租界工部局書

逕啟者：此次日軍在閘北挑起戰事，以公共租界為作戰根據地，貴局不加阻止，致釀上海自通商以來未有之慘劇，實堪浩歎！查公共租界既非一國所得專轄，故其責任為連帶的，日本固有侵犯中立之責任，而各國亦有決視其侵犯而不予制止之責任。前見貴局復與市長函，謾為應由日本獨負其責任，此種論點，在法理上絕對未能予以同意者也。敝會茲所欲論列者，即為貴局在界外所築之馬路，如江灣路等，竟任日軍大隊聚集，設立司令部，其中如該路之靶子場，地勢高聳，尤可利用為砲兵陣地，以圖延長戰禍，其貽害於中外商業者，決非淺鮮。敝會以為國際軍隊現已陸續到齊，實力雄厚，貴局維持其向來之尊嚴與地位，以恢復為日軍蹂躪之權利。此其時矣。應請將凡係貴局界外築路地方，如江灣路狄思威路地方，一律由貴國商請新近開到滬上之國際軍隊，暫為分別接防，以資保障和平，此即各友邦所以派遣軍隊來滬之本旨也。

十七 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為日軍利

用租界作戰致工部局書

逕啟者：准上海市民聯合會第十七區分會函開，日本憑藉公共租界為軍事根據地，劃蘇州河以北為日軍作戰行動之範圍，毀謗商場，焚燒民房，殘殺華人，窮凶極惡，無所不至，為文明世界所罕有。觀其種種暴行，已瀕於共產黨之上，敝會會員，地屬北四川路，首當其衝，損失之大，毋待筆述。惟工部局係負有地方治安之責者，不能預防于事先，事實上難辭其咎，前謂實力單薄，不能不認痛待援，尚情有可原，邇來英美各國，已有相當軍隊，陸續到滬，則租界上既已有充分之準備，即宜力謀救濟方法，實施中立，以維我東亞第一商場。倘長此遷延，我國商民，雖受重大損失，各國亦

必因此發生經濟上之恐慌，當亦為各國所不取也。然治標必先治本，日人所以能如此猖狂橫暴，皆以軍艦可以任意到埠，軍隊可以任意登陸，最近如蘆山碼頭日軍，肆無忌憚，自由登岸，工部局即宜阻止，使其接應間斷，軍事不至擴大，租界得保持原有地位，否則日軍源源而來，戰事延長，萬一租界發生危險，工部局是否能負完全之責。相應函達請貴會緊急致函工部局，嚴加防範，立刻執行中立辦法恢復商業等因。准此：查貴局二月五日第五九七七號惠覆，業已奉悉，又讀貴局覆上海市長函，足見貴局對於日本軍隊之橫暴，已漸了解，惟在此數日之間，日本大批軍隊，源源繼續在蘆山碼頭上陸，是其存心擴大戰爭侵略之範圍，已可概見，而對於貴局之地位，與其關係國領事及政府之抗議，完全蔑視；本會以為如再任日軍擅行而不即予制止，八十八年中外人士所慘淡經營，而欲維持於不敵之上海繁榮，直接間接，均將為日本暴軍所破壞。歐美與中國之商務，必將鑿於萬劫不復之境。准函前由，相應函請貴局，並轉告有關係各國，放大眼光，迅探有效辦法，制止日本破壞東亞和平，以維世界經濟，勿謂蘇州河以南彈丸之地保全，即所以保全各有關係國與中國之商務也。至希查照辦理為荷，此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辦。(二月七日)

十八 上海各團體為日軍利用租界作

戰致工部局書

敬啟者：上海工部局，為世界各國住民共同組織之團體，如會員國中，有一國國民有破壞工部局安甯秩序之行動時，則工部局當行使其職權，或以道德之方法或以勢力的方法，矯正此種不守秩序破壞社會之行為，絕不能推諉，更不能袖手旁觀。今次暴日利用公共租界為其軍隊之根據地，連日進攻華方，均由租界出發，收後仍遁入租界，使中國軍隊，不能自由掃蕩其暴力。市內秩序，亦無法恢復，中外居民之損失，固無論矣，而工部局團體之組織秩序，亦根本破壞無遺。我滬上三百萬居民直接間接所受之損害尤大。茲由本會八十餘團體代表上海市民三百萬人特向貴處提云最後之抗議如下：(一)公共租界所駐軍隊應限於中立國，其態度祇能防禦

界內治安，不能向界外施行攻擊，所為軍事行動之日軍，應即日撤數驅出。(二)以後日兵來華，絕不容許其再在楊樹浦方面之租界內登陸，敗退後亦不能退避於租界。以上兩項務望即日實行，并盼迅發為荷。此致貴工部局貴領事團公鑒。上海各團體救國聯合會代表上海市商會銀行公會，總工會，各大學教育聯合會，納稅華人會，律師公會，國民救國會，上海地方維持會，學生聯合會，憲政促成會，民治協會，婦女大同盟等八十餘團體暨三百萬居民同啟。二月十日。

十九 國府遷都洛陽宣言

自日本以武力侵佔東北以來，政府一面遵重華盛頓九國條約國聯盟約凱洛格非戰公約之精神，雖聲言自啟，仍堅持忍耐，以候簽約各國之主持公理；一面嚴飭軍警，應以全力捍衛地方，保障人民生命自由財產之安全。苦心維艱，於茲數月；而日本進逼不已，最近竟以大批戰艦駛至上海，並輸送陸空各軍，藉口市民抗日舉動，以使用暴力，橫加恫嚇。夫人民組織團體，以急國難而禦外侮，本出於愛國之熱誠，苟無越軌行動，政府無從加以干涉，惟政府為避免戰禍計，已不恤一再遷就日本之要求，始則對於民衆抗日之言論各種民衆團體，自動取消抗日名義，以杜強鄰之藉口；本月二十八午後一時四十五分，上海市政府對於日本駐滬領事之要求，已予以日領自身亦認滿意之答復，而回晚十一時二十分，日本第一外遣艦隊司令官忽來通告，迫我上海駐軍讓出防地，俾其佔領。軍隊有守土之責，匪能應其所求？日本軍隊遂即向我軍進攻，竟使上海繁盛市面，罹於兵燹，且使用無限制之飛機轟炸政策，平民生命財產，慘受荼毒，數量之巨，無可估計。同時首都及長江上下游各重要市鎮，亦有日本軍艦到處挑釁，夫日本所以繼續使用此等暴力政策，且進而愈厲，其用心不過欲威脅我政府，使屈服於喪權辱國條件之下，政府受國民付託之重，誰知保持國家人格，尊重國際信義，決非威武所能屈，惟有堅持原定方針，一面奮勵軍警從事自衛，決不以尺寸土地授人；一面仍運用外交方法，要求各國履行其條約上之責任。日本此次濫發兵端，破壞和平，不但中國領土主權遭其損害，舉凡華盛頓九國條約國聯盟約凱洛

非戰公約亦為之毀棄無餘。政府深信中國對於此等暴行有正當防衛之權利與義務，同時深信各國為維持世界和平及國際信義，亦必不能坐視。茲者政府為完全自由行使戰權不受暴力脅迫起見，已決定移駐洛陽辦公，望我各省區行政長官及軍官，同心協力，各盡所職，以靖地方，而安人民。尤望我全國民衆，以勇毅沈着之精神，共赴國難，勿驚張，勿畏懼，務使暴力無所施，正義得以伸，國家安危，悉繫於此，願其勉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長汪兆銘。（一月三十日）。

二十 蔣中正通電

限即刻到。各總指揮各軍官學校師生諸同志均鑒：東北事變，肇始迄今，中央為避免戰禍，保全國脈起見，故不惜忍辱負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與正義，促倭寇之覺悟。不意我愈忍讓，彼愈蠻橫，滬案發生，對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軍突擊。轟炸民房，擲彈衢市，同胞慘遭蹂躪，國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氣，甯能再忍，我十九路軍將士，既起而為忠勇之自衛，我全軍革命將士，處此國亡種滅忠憤燃眉之時，皆應為國家爭人格，為民族求生存，為革命盡責任，抱甯為玉碎毋為瓦全之決心，與此破壞和平蔑棄信義之暴日相周旋。中正與諸同志，久共患難，今身雖在野，猶願與諸將士誓同生死，盡我天職。特本血誠，先行電告，務各浮厲奮發，敵愾同仇，勿作虛浮之豪氣，保持犧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黨國幸甚。蔣中正印。（一月三十日）。

二十一 外長羅文幹宣言

當茲中華民國歷史上國難最嚴重之時期，鄙人為責任心所驅使，遂不得不勉應國家之急，以服務於外部。查自去歲九月日軍佔瀋陽及東省之其他各地後，形勢日難忍耐。現在日本軍隊復又攻擊上海，情形尤更緊張。蓋不惟國際間之利益發生危險，即我首都之安全，亦頓受威脅。日本方面現雖連續實施其種種暴行與侵略，中國方面則對於反對侵略及以戰爭為國家政策之國聯規約非戰公約及九國公約，仍行繼

續遵守。中國政府現已決定：此後日本軍隊對於中國領土，如復更有攻擊，則必盡其能力之所及，從事正當防衛，須知自衛自保，乃各國應享之權利，無論在何情勢下，固不能希望其放棄者也。中國人民極願與一切以平等互惠則待我之各國人民，維持並增進其友誼，今若中日兩國人民間之友誼維持發生障礙，則實以日本之連續之侵略為之厲階，蓋此連續的侵略，自不能不於中國人民之感情上發生其必然之結果也。現如欲使中日兩國人民恢復友誼關係，則必須日本政府採用武力壓迫以外之手段，蓋武力壓迫，不惟不能醫此創痕，且反使其日益增劇故也。現在鄙人業已就外長之職，自當遵照國民政府決定之政策，竭其能力，勉效棉薄，凡我國按照國際法律國際條約所應享有之主權獨立領土及行政完整，均應使其毫無損害。尤願舉國上下，予鄙人以充分之贊助，俾鄙人之努力得底於成。（二月三十日）。

二十二 國府通電全國將士

特急，各省各總指揮各軍師旅長并轉各將士公鑒：自國民革命軍成立以來，我武裝同志奮其忠勇，以完成中華民國之統一，不幸國內建設尙未就緒，而外侮漸至；現在國家存亡，間不容髮，舍屈服於強隣暴力之下喪失主權自辱國體外，則惟有出於積極抵抗之一途。遙望我全體武裝同志，念先烈之締造艱難，哀民生之罹於塗炭，以大無畏之精神作長期之奮鬥，以維暴力而伸正義，保國家之人格，為民族爭生存，在此一舉矣。數年以來，我武裝同志，因意見參差所起糾紛，已為誠意共赴國難之一念消滅無餘。自此以後，生者相與戮力於疆場，則死者定為歡笑於九泉，以觀吾國最後之成功也。謹布腹心，其共勉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長汪兆銘，軍事委員會委員蔣中正，馮玉祥，張學良，閻錫山，李宗仁，李濟，何應欽，朱培德，陳紹寬，陳銘樞，唐生智東印。

二十三 留滬中委通電

全國各報館轉各省市政府各軍事機關及全國同胞公鑒：自暴日侵害我國以來，瞬經四閱月，此四閱月內，我全國含垢

蒙恥，忍辱圖存，卒不遂彼國覺悟，得寸進尺，復有侵我上海之舉，旬日來，幸我十九路軍及各軍之忠勇不屈，誓死抵抗，屢戰皆捷，并得海內外同胞之後援，全國人心，為之一振，各國視聽，為之一轉。加以日軍殘虐，殺我國徒手人民婦孺，不可勝計，交通文化教育各機關，輒付一炬，且被聯防之規約，擾租界之安全，種種暴行，不勝枚舉，致激同胞之公憤，失世界之同情，有英美法意四國之通牒警告，我外交部已表示接受。聞日方尚欲以陸軍增援，為最後之決戰，其意蓋以上海一失，則各國必認我國不能扶助，一切援應，將因之中止，而我國以十九路軍及各軍皆不能撐柱之故，以後亦決無何項軍隊，敢於抗日，我國遂陷於萬劫不復之地，彼因得遂其囊括東亞之謀。故今日上海之一隅，實為我國存亡之所繫，上海之抗日並非為上海而抗日，實為全國而抗日。溯自上海發生警耗，政府因謀抵抗遷往洛陽，旅滬向人，目擊彼虜之凶殘，我軍之苦戰，人民之萬眾一心，實令同人忘其棉力，而參加奮鬥。當我軍屢戰屢捷以後，各國人士，始憐然我國之向有人在，而生其重視，載在記錄，可考而知。暴日銳氣，因之稍挫。巨人不敵，竊謂此實我國起死回生之機會，若不急圖奮起，必不能展開新局，力爭生存。當此千鈞一髮之時，深願我全國同胞，一心一德，迅為援應，共拯危亡。現哈爾濱尚在固守，吉林省垣業經收復，東北民衆，並已奮起；昨日上海各銀行開市，據存兌現者極稀，此實我國人心萬分團結之表徵，亦即為國家決可生存之券據，尙冀我全國同胞，羣策羣力，渡此難關。尤望我軍界同胞鑒於上海情況，知無抵抗之萬難立足，而抵抗之轉可圖存，毋再因循坐誤，致失事機，庶正義人道，必有伸于世界之日。迫切陳詞，敬希明教。孫科，孔祥熙，吳鐵城，程潛，李宗仁，顧孟餘，薛篤鈞，劉蘆隱，方振武，何世楨，馬超俊，鄧家彥，褚民誼，李文範，傅汝霖，甘乃光，梁寒操，陳慶雲，陳友仁，張發奎，張知本，楊虎，王正廷，賀耀組，范予遂，孫鏡亞，熊克武，唐生智，楊庶堪，陳嘉佑，張靜江，黃季陸，桂崇基，張華，經亨頤，等叩。

二十四 十九路軍通電

洛陽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林主席，汪院長，蔣委員，各院部長，各省市，各級黨部，各級政府，各軍師旅，各民團團體，各報館均鑒：暴日貫澈其武力侵略之政策，傾其國力，奮圖吞併我疆土，消滅我民族，東三省既被佔領，乃肆其兵威於長江流域。我不得已，乃有自衛之抵抗。中央政府，因首都地位危險，時時在敵人砲火脅迫之下，應急制變，斷然不疑，遷移洛陽，與法都之遷波爾多，士都之遷安哥拉，同爲禦敵圖存之必要政策。武裝同志，全國國民，方幸有安全行使職權之政府，以領導民族鬥爭，不容懷疑，無可非難。方今寇益深入，國漸於亡，血氣之倫。祇有發揮一致效死之精神，兼除詆排傾軋之惡習，舉凡私見之異同，權利之夢幻，一洗而空。我十九路軍奉命守土，本捍患之天職，自衛之正義，洞胸斷首，萬衆一心，犧牲最後之一彈一卒，對於中樞之遼遠，應援之困難，絕無顧慮。全國武裝同志，激發於愛國自衛之良心，人自爲戰，在其守土之下，敵來則與之死戰，成敗利鈍，不容計及，吾人深信能奮戰者不滅亡，服正義者得勝利，世界苟有公道，暴日斷不得逞。吾人尤切望於散處各方之中央委員政治領袖，發揮其拯救危亡之抱負，致力應付存亡一髮之危局，古人有言：覆巢之下，無完卵，不自救者，其結果爲自殺，我十九路軍將士以純潔之心，純潔之血，貢於黨國，貢於全民，邦人君子，聽此最後之哀鳴，其亦鑒其至誠，宥其懸直！蔣光雅，蔡廷楷，戴戟，暨十九路師旅團長全體官兵同叩冬。

二十五 十九路軍告全國國民衆書

十九路總指揮參謀處告全國國民衆書云：滬案發生，及今卅月矣。我軍以血肉之軀，與敵重兵利器相激盪，卒能迭挫兇鋒，屹然不動，國人創痛之餘，莫不躍然而興，色然而喜，以爲我國從此可抗強敵，躋高位，與列強分庭抗禮矣。而一部分人士之心理，則適與相反，皇皇焉恐戰禍之延長，貽國家萬劫不復之境。夫逆來順受，萎靡不振，固爲國人之通病；誇大之心理，僥倖之希望，亦非吾人所應有。孫民族國家於危亡，伸公理正義於世界，此種艱鉅之工作，非一蹴可致，尤非可以畏難而退者也。同人受國家之託，以身殉國，義

所應爾，及今以未死之身，願貢一言，爲國人告：

吾人欲知滬案之肇因，懸揣將來之結果，必須明了日本之國情，及世界之大勢。日本自山縣有朋。而田中義一。遞及現在之大義，其所謂大陸政策，始終一貫，而不少變。甲午之役，奪取朝鮮，實爲北進之發端。日俄之戰，樹立大陸政策之基礎。加以二十一條件之保障，郭松齡張作霖之被殺，日本東北之勢，遂益形鞏固；其第一步之侵略，乃告成功。於是伺機佔領東北，浸及中國內部之志，益不能忘懷。

歐戰以還，各國經濟衰落，工商凋敝，關稅戰爭之劇烈，賠款問題之僵化，世界經濟恐慌之現象，益趨嚴重；加以蘇俄崛起，赤化大防，時虞潰決。而國際之間，復不減少其嫌猜，無論對內對外，各有其難言之痛苦。至於中國之混亂衰殘，則更無以況之，虎視鷹睨之日本，豈肯放過此良好機會？於是去年九一八，一聲霹靂，遂摧陷瀋陽，囊括三省而去矣。

滬案發生，我國政府，隱忍退讓，信賴國聯，以謀和平正當之解決。惟是國聯之於各國，非能如臂使指；蓋國聯爲腦，列強乃爲腦細胞也。細包不健全，而欲腦之有能也，難矣。是以滬案發生之初，國聯固不乏人仗義執言，但不久即由曖昧而軟化，由軟化而袒日矣。

反觀我國社會，則爭奪者如故，依賴者如故；加以民衆憤激，越出常軌，輿論龐雜，莫衷一是，使執政者忙於應付，無所適從，既不能戰，復不能和。日帝國主義者，看透事實，更毫無疑義，而伸其鐵腕於中國內部，一二八之滬變，遂以爆發。

敵軍衝戍京滬，首當其衝，守土禦侮，爲軍人天職。且上海爲吾國經濟中心，南京爲中央政府所在；京滬不保，國脈即斷。是以毅然決然，以自衛之目的，與暴日相週旋。一月以來，敵之兇暴行爲，日益加緊，吾國同胞，死於鐵蹄之下者，笑骨萬數，物質之被毀滅者，其價值且不可估計。然而吾國同胞，毫不因損失鉅大，而減少其勃躍情緒，且增加無限之希望。世界輿論，亦因日寇之兇殘，及不惜擴大戰禍，而提出抗議。英美等國，積極干涉之態，且漸趨於具體而明顯。然後知惟有奮鬥，乃足以發揚民族精神，延展民族生

命；惟有自助，以求自力之生存，乃能博得世界之同情；暴力雖強，終不能壓倒正義也。

雖然，中國之前途，即可告樂觀乎？英美各國，果爲正義出而我制暴日乎？暴日即能翻然而變更其一貫之「國策」乎？吾人皆不能無疑者也。吾國物產利器之不及人，自無庸諱言，欲一戰而屈強敵，在理在勢，均有所未能。英則素以穩健外交著稱於世界，美國則擅長英及，望洋興嘆。且皆因國家經濟恐慌，不能自拔，而於對日問題，破壞其反俄陣線，亦不無顧慮。謂能出而積極制日，豈可遽信。至於日本軍閥之關武主義，正如旭日之升，吾人遙望出淵在美，謂美日兩軍，當在滬作球戲；及日軍聞謂十九路軍未知日帝國之威武，故敢與之抗拒之語，其氣焰之高，不可一世，即其國民大多數亦未滅其信賴武力之心理。此次德選，政友會仍佔勝利，即可以觀之。欲其將所謂關係日本存亡之大陸政策，一舉而更張之，尤絕無希望者也。

關於另一方面以觀察之，則英美正以挽救其經濟恐慌，需賴中國巨大之市場，而不願中日戰禍之延長，尤不願坐視其東方商業根據地上海之陷於危險，更不願日本稱霸東方，破壞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局勢。故雖有種種困難，終必有爲解決自身利害而奮起干涉之一日。再以日本未來之難關言之，日本自滬案發生後，海外貿易，一落千丈，國家財政，已陷於極困難之境，加以侵滬軍費總選舉會之臨時支出，美國名流更倡言對日經濟絕交，蓋足令社會恐慌，金融混亂。且嫉視者衆，外交孤立，國內輿情，漸趨非戰，勞師費財，持久作戰，不戰自焚，豈可倖免。

吾人從此可知對日應取之方針矣：日方利在速戰，挾其利器重兵，欲一舉而屈服我國作城下之盟，操宰割之柄，我國則應謀長期之抵抗，以待國際之變化，及敵國自身之崩潰；毋以目前軍事之勝利，期僥倖之成功，毋懼戰禍之延長，生苟安之妄念，飲其氣而不肆，持其志而不懈。日本一日不罷兵，外交一日不勝利，則我國一日不停止武力抵抗。至暴力屈服於公理之日，即吾國民族復興之時。夫法謀獨立，奮鬥百年，勾踐復仇，臥薪甘載。我國四萬萬同胞，誠能立下決心，誓死抗日，則或可不俟諸百年也。

二十六 上海三百萬市民擁護十九路軍作戰到底宣言

自暴日憑其武力，侵略我東北三省後，狎獮面目，日益暴露。上月二十八日，駐滬日軍，於其國領事對我市府答覆，認爲滿意後，違背信義，引起戰禍。我十九路軍爲防衛國土計，誓死抵抗，血戰旬旬，屢摧強敵。我民衆敵愾同仇，故抱甯爲玉碎，勿爲瓦全之心，爲我國家民族爭一線生機，各竭其力，爲我忠勇衛國之十九路軍後援。不圖在此浴血抗敵，千鈞一髮之秋，執政諸公，忽有依違和戰之聞，舉棋不定之勢，日人亦竟敢不顧廉恥，提出種種無理條件，以冀我人屈服。遂使杯弓蛇影，伯有相驚。夫物必先腐而後蟲生，空穴來風，非爲無故，吾人苟抱定犧牲之決心，則公理終有戰勝強權之一日，物皆損失，猶是小焉者也。敝會敢代表滬市三百萬市民，堅決作下列之表示：(一)非日軍先行退出中國領土，絕對無調和之餘地。(二)反對設立中立區域。(三)擁護十九路軍武力抗日到底。(四)全國總動員，實行正當自衛，拒絕日方任何要求。以上四點，爲今日最低之要求，如果不能達到，而竟致軟化，則此次上海千萬生命財產之犧牲，無異付諸流水，國家興亡，在此一舉，尙希我全國同胞各乘匹夫有責之義，督促當軸，一致奮起，勿令秦檜張邦昌輩復見於今日。國家幸甚！民衆幸甚！謹此宣言。

二十七 我軍退守第二防線通電

暴日縱兵遼瀋，轉竄東南；我十九路軍奉命守土，作緊急之自衛，與之相搏於瀋瀋者一月有餘矣。最初與敵之海軍陸戰隊及其初到陸軍，屢戰二十餘日，殺傷過當，敵不得逞。而其第二批陸軍運到，我駐在蘇浙之中央直轄第五軍兩師，亦加入作戰，相持者復旬，殲敵者又六七次，彼虜仍不得逞。最後又以其白川大將，率領兩師圍來，而我始終在戰場者僅五師。爲數不滿四萬；敵則加倍於我。至是彼虜一面以講和形色，詭商停戰，欺騙國聯，一面以一師加入正面，一師由瀏河附近登岸，襲我後路，使我腹背受敵。而我運輸困難，援師不及，不得已乃東夕奉命，將前線陣地放棄，爲

戰略的撤退，再圖反攻。此我十九路軍第五軍一月以來與敵苦戰之經過情形也。夫暴日挾其既定整個計劃亡我，我非全國動員，以極大之決心，作普遍之奮鬥，不能得最後勝利。我十九路軍與第五軍抗敵，非求一隅之勝負，與彼虜爭一日之短長，乃欲以我僅存血肉，供救國犧牲，作同胞馬前之導卒耳，自政府遷洛，已決定長期抵抗政策，此全國軍民，正當秉承此旨，一致奮起，電擊響應，此仆彼繼，勿以瀝瀆之偏隅進退爲念，勿爲敵人分化之詭謀所中。尤望我東北同胞，嗚呼痛之痛，急起遺兵，收復失地，使敵備多力分，我十九路軍第五軍當竭此未盡餘勇，與強虜作最後週旋，藉收夾擊之效。土耳其苦戰三年，卒大破希臘十五萬軍，轉敗爲勝。杜蘭斯洋一小部落耳，亦能血戰三年，不稍屈服。况我以三萬萬方里之地，四百兆人民之衆，果能全國一德一心，不能殲此跳梁小丑，吾不信也。朝鮮之亡也，猶有陸軍數萬，卒被日人解散以盡，今我國現額之兵，統計不下百餘萬，與其待國亡後供彼宰割，何如及此未亡之時，作一光榮之犧牲。此次暴日蹂躪上海多時，炸彈所至，廬舍坵墟，死亡枕藉，子遺黎民，莫不同仇敵愾，不聞怨聲，此等悲壯之劇，可泣可歌，國士猶是也，人民猶是也，苟一旦主權既失，寄生命於仇人之手，其慘狀又當何若也！惟願我全國父老兄弟，毋忘開北江灣，全國軍事領袖，毋忘朝鮮及今日之東省。暴日向國際公開宣傳，詆我謂非有組織之國家，即謂我國人不知饑原急難，擊首而尾不動。可以各個擊破也。而我全國軍民，猶以巢幕游釜爲安，罔識閱牆禦侮之義，忘同屋之纓冠，作鄰鄰之閉戶，是誠爲見仇者所快，而爲見愛者所痛矣。我十九路軍第五軍，亦惟有收拾餘燼，背城借一，事之不濟，則拚命於沙場，以謝我炎黃祖宗在天之靈，不願爲亡國之民也。敢曰乾時之戰，雖敗猶榮，尙幸卽墨不亡，侵地終反。揆甲哀鳴，淚盡以血，惟我同胞，實昭鑒之。總指揮蔣光鼐，十九路軍長蔡廷楷，司令戴戟，第五軍長張治中，暨各師旅團長同叩。

二十八 二中全会慰十九路軍及第五軍電

軍電

分送蔣總指揮博然同志，蔡軍長賢初同志，張軍長文伯同志，戴司令孝愾同志，暨第十九路軍第五軍各師旅團長同志及全體武裝同志均鑒：本日下午三時全體會議開會之際，接蔣江午來電，聆悉之下，感痛實深。此次我武裝同志在淞滬一帶抵禦強暴，保衛疆土，於國家民族實有極深之影響。去歲九月十八日東北邊防軍，以不抵抗之故，二十四小時之內，喪失兩省之土地，則以抵抗之故，以淞滬一隅，支持至三十餘日之久，使全國之內處處如此，人人如此，日本暴力安所得逞？且也第十九路軍先登於前，第五軍踵至於後，無日不在槍林彈雨之中，悉力苦鬥，兩軍將士所流之血，凝結爲一，使強鄰挑撥離間之技無所施，食人操縱揮圍之謀無所用，此種精誠團結之最高表現，尤足爲袍澤之模範，而保國保種之基礎，亦於是乎奠。日本此次藉不平等條約爲護符，兵艦馳突於長江上下，更以公共租界爲陸軍之登陸地點，與作戰根據，於是大批軍隊，源源運至，絕無阻礙；而我方則以交通不備，運輸不便，當第十九路軍苦戰之際，第五軍駐在蘇浙，猶及趕緊赴援外，其餘各處部隊，尙在長途跋涉中。半是之故，乘寡懸殊，我忠勇之將士，遂不能不爲戰略上之退却，此誠中央同人之所默然於懷，而深願諸省弱點，亟圖補救者也。今日之事，豈但一時進退，與戰局無關，吾人既以最大之決心爲長期之奮鬥，則勝亦不足喜，敗亦不足悲，惟知以犧牲爲民族復興之代價而已。願以此自勵，並以慰我忠勇之將士。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謹啟。

二十九 外交部爲我軍撤退後日軍復行總攻宣言

行總攻宣言

茲鑒於日本援軍續到二師團，並在瀏河及吳淞復行總攻，特將重要之事實聲明如左：
查中日代表，因英海軍提督克萊爵士之斡旋，曾在甘特軍艦會商，立即停止敵對之基本條件，當經獲得諒解如下：
(一)雙方同時撤退，(二)不得提議永久卸除吳淞或獅子林砲台問題，(三)雙方之撤退，由中日委員會會同中立國視察員監視之，(四)撤退區域，照舊由中國官吏治理，并由中國警察維持治安(五)中國軍隊退至真茹，日本軍隊退至公共租界

及越界築路地段，俟雙方上述撤完退竣後，中國軍隊退至南
綏，日本軍隊退回艦上，（此最後一點，交由將來續開之會
議討論之）。又議定，如中日政府贊同此項假定之諒解，則
雙方正式外交及軍事代表，當舉行一正式會議，以完成此項
辦法。

二月二十九日，中國代表通知克萊提督，中國政府業經贊
同，並請其轉達日本當局，倘日本政府亦同樣贊同，則正式
代表，可以立即正式會議。但關於東京政府之決定，日方迄
今尚無答復，而在此期間，日本海陸空軍，復向中國軍隊全
線進攻；且日本總領事，並經通告中國市長，日軍決意炸燬
京滬滬杭兩路。此項和平之努力，在中國方面，至為懇切，
倘使仍歸失敗，則其責任當由日本再度負之。

三十 國聯理事會致日本申請書

國聯理事會主席於一月二十九日所致兩當事國請求書中，
曾指明唯協調與互相尊重，乃能保障國際關係之維持；行使
經濟力或武力，不能得永久的解決。現在形勢若再繼續，兩
國間爭執將益擴大。此不特中日兩國，即全世界亦將受不
利之影響。日本為國聯之一員，又為常任理事國，故理事會
十二國會議切望日本政府因此關係，對於此次紛爭特取協和
態度。遠東現狀，應由兩當事國所承認之調查委員會充分考
慮。惟現又發生上海事件，輿論受極強之衝動。該事件危及
許多生命財產，且目前世界經濟不振，更遭此一重困難，即
國際軍縮會議，亦恐受阻礙。十二國理事會充分諒解日本所不
滿各點，且對過去數個月間日本恆忠實於國際關係上之義務
，甚表信賴。乃日本不能信賴國際聯盟所規定之平和的解決
方法，深為遺憾。理事會因此想起規定一切紛爭應依平和的
解決之非戰公約。此次事件發生以來，中國自始即訴諸國聯
，聲明希望由此可得和平的解決，按照國聯盟約第十條規定
，國聯應保全聯盟國之領土，尊重及保持現在之政治的獨立
。理事會茲特喚起日本政府對於該約之注意。凡有侵犯聯盟
各國之領土完整及政治的獨立者，聯盟各國不能認為有效。
日本政府與中國之關係，對於世界輿論，不可不求正當與穩
健。關於此點，一九二二年九國公約誓約尊重中國主權及領

土之完整甚為明瞭。基於崇高之名譽觀念，理事會十二國會
議不能不表明其期望日本政府表現其能履行特殊地位之義務
，及保持世界各國對日本之信賴。

三十一 日本答覆國聯申請書

一、二月十六日十二理事國對日本政府所提出之申請書，
理應向中國提出，乃獨對日本政府提出，殊難諒解。此種請
求，對中國誠有必要，日本政府認為無接受此項請求之要素
存在。
二、十二理事國似感中國雖切望和平解決，而日本卻開始
積極行動。惟日本政府認日本軍事行動，乃行使不得已之自
衛權。無論任何種類之平和條約，不能否認行使關係國家生
存之自衛權。
三、中國表面雖希望和平解決，但現實極端暴戾，繼續侵
害帝國權益之行為。在現時情勢之下，要求日本軍撤退，等
於要求將帝國在華既得權益，委諸中國不法之蹂躪，是為不
可能之事。
四、十二理事國引用國聯盟約第十條，以日本派兵，乃侵
犯該條保全中國領土之完整及政治的獨立之規定。若因派兵
赴華，即當忍受侵犯該條之責難，則在華駐兵之各關係國家
，不亦當受同一之非難。但各關係國決無以侵犯第十條規定
為目的，而派兵赴華，固待不言。
五、因此，所謂因日本派遣軍隊，如有侵犯中國領土之完
整及政治的獨立時，不能認為有效，意味何在，殊難諒解。
六、十二理事國又警告違反一九二二年九國公約的誓約，
但一九二二年九國公約與國聯締約國全部無關係。以國聯理
事國名義，喚起關於九國公約之注意，未免失當。
七、各國認中國為完全國際團體之一員，陷於根本的錯誤
。認中國為完全國家，不過一種擬制。對於繼續無政府狀態
，未備國家形體之擬制的存在，欲照文字規定，適用國聯盟
約，此為日本政府所懷抱之疑義。

三十二 三月四日國聯大會停戰決議

大會根據二月二十八日理事會決議案及其他擬行辦法，決
定下列各項：（一）請中日兩國政府立即採取必要步驟，保障
切實履行雙方軍事當局已發的停止敵對行為的命令；（二）各
關係國及中日政府應將如何實行前條事項的情形，隨時通知
大會；（三）中日雙方代表應於各關係國軍事當局協助之下，
談判停止敵對行為及日軍撤退辦法，並盼各關係國將談判情
形，隨時報告大會。
國聯大會關於中日糾紛決議案全文
【一】大會鑒於盟約所載各項規定，對於此次爭端完全適用
，尤以關於
一 嚴格尊重條約的原則。
二 聯合會會員擔任尊重並保持所有聯合會各會員領土
之完整，及現在政治上之獨立，以防禦外來侵犯之
約言。
三 將彼此間所有一切爭執以和平手續解決之義務，採
用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理事會主席宣言中所定原
則。回溯理事會十二理事於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
致日本政府聲明書中重申此項原則，宣言凡侵犯
盟約第十條之規定，蹂躪聯合會會員領土之完整及
變更其政治之獨立之舉動，聯合會各會員均不能認
為有效。鑒於上述規定，聯合會各會員國際關係及和
平解決一切爭執之原則，與巴黎公約完全相符，而
該公約實為世界和平機關之砥柱。其第二條規定：
「締約各國互允各國設有爭端，不問性質如何，因
何發端，只可用和平方法解決之」。在本會尚未採
取最後步驟以解決受理之爭執時，特宣告上述之原
則及規定，負有一種必須遵守之性質，並聲明凡用
違反聯合會盟約及巴黎公約之方法所取得之地位條
約或協定，聯合會會員均不能承認之。
【二】大會鄭重聲明，如有任何一方用武力壓迫以竟取中日
爭執之解決，實與盟約之精神違背。回溯一九三一年九月三
十日及十二月十日，經常事雙方同意之理事會所通過之決議
，並回溯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日經常事雙方同意之關於切實停
戰及日軍撤退事項大會本身所通過之決議，知悉聯合會會員

案

在上海租界有特殊利益之國家，對此項努力準備予以協助。並請求各該國於必要時通力合作，以維持撤退區域之治安。

【三】因一月二十九日中國政府之請求將聯合會盟約第十五條之手續適用於此次之爭執因二月十二日中國政府之請求，將此次之爭執依照盟約第十五條第九款之規定提交大會；並因二月十九日理事會決定，察於本會接受處理中國政府請求中所指示爭執之全部應負有適用盟約第十五條第三款所規定「調解」手續之義務，並於必要時應負有適用同條第四款所規定「說明建議」手續之義務，爰決定組織一十九會員之委員會，以大會主席為該委員會之主席，連同除常事國外之理事會理事，及用秘密投票選出之其他會員國代表組織之。該委員會代表大會並受大會之監督，執行下列職務：

- 一 應從速報告關於依照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日大會之決議，停止戰爭及締結協定，使上述戰事切實停止，並規定日軍撤退各事項。
- 二 注意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及十二月十日理事會決議案之履行。
- 三 經常事雙方之同意，並依照盟約第十五條第三款之規定，從事預備解決爭執之辦法，並擬具聲明提交大會。
- 四 於必要時得向大會提議，向國際審判法院提出請其發抒意見之聲請。
- 五 於必要時從事預備第十五條第四款所規定之報告書草案。
- 六 建議一切似屬必要之緊急辦法。
- 七 於最短期內，向大會提出第一次報告書，最遲不得過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

大會請求理事會將一切視為應行轉送大會之文件或附帶意見轉致委員會，大會並不閉會，主席視為必要時，得召集之

三十三 四月三十日國聯大會決議案

【一】查國聯會議三月四日及十一日之決議案，建議中日代表從事談判，由上海租界享有特殊利益之各國文武海陸當局協助，以期議定確實停戰及規定日軍撤退之辦法。

【二】查三月四日及十一日議會決議案，所涉及之停戰撤兵辦法，雖僅能於當地議定之，因而特別委員會不能取談判者而自代，但出席停戰談判之各參加國，在進行談判時，或實行上述停戰撤兵辦法時，如遇有重大困難，應通知特別委員會，由特別委員會代表議會，並受議會之監督解決之。

【三】查停戰撤兵談判，應依據上述之議會決議而進行。當事國之任何一方，不得堅持與上述決議相抵觸之條件。

【四】又查悉送交本委員會之停戰協定草案之條款，已業經雙方接收。

【五】認為此項條款，均與上述決議之精神相符。

【六】特別查悉依照第三條日政府担任履行，將其軍隊撤回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築路地帶，一如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事件以前之原狀。

【七】聲言國聯議會三月四日及十一日決議案之精神，係日軍之撤退，應於近在之將來履行。

【八】聲言三月四日之決議案，須俟日軍完全撤退後，始為進行。

【九】察悉協定草案規定設立共同委員會，由中立國會員參加，以查明雙方軍隊之撤退，並對於日軍撤退之區域，協助辦理其組織及移交與中國警察，俾日軍一經撤退，中國警察即行負責。

【十】察悉該委員會依照其決定，用其認為最善之方法，監視第一第二第三各條之實行，而第三條規定日軍完全撤回，一如一月二十八日事件以前之原狀，甚為滿意。

【十一】察悉協定草案附件第三號所規定該委員會之權限，為監視該協定第一第二第三條之實行，並包括對於實行上述各條規定之任何疏懈，有依照上述附件規定之行為，決議促使注意之權。

【十二】懇切建議於當事者雙方，恢復現在停頓中之談判，俾得早日結束，並謂在上海租界有特殊利益之各國政府，為達此目的，繼續斡旋。

【十三】明白指明，倘不能按照三月四日及十一日決議案獲得結果，則本問題必須再提出於議會。

【十四】請求在上海租界有特殊利益之各國政府，將其由參加共同委員會代表所得之報告，轉報國聯。

三十四 中日停戰協定

第一條，中國及日本當局，既經下令停戰，茲雙方協定，自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確定停戰，雙方軍隊，盡其力之所及，在上海週圍，停止一切及各種戰鬥行為，關於停戰情形，遇有疑問發生時，由與會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條，中國軍隊，在本協定所涉及區域內之常態恢復未經決定辦法以前，留駐其現在地位，此項地位，在本協定附件第一號內列明之。

第三條，日本軍隊，應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築路，一如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變以前之原狀，但鑒於須待容納之日本軍隊人數，有若干部隊，可暫時駐紮於上述區域之昆連地點，此項地點，在本協定附件第二號內列明之。

第四條，為證明雙方撤退起見，設立共同委員會，列入與會友邦代表為委員，該委員會，並協助佈置撤退之日本軍隊，與接管之中國警察間，移交事宜，以便日本軍隊撤退時，中國警察，立即接管，該委員會之組織，及其辦事程序，在本協定附件第三號內訂明之。

第五條，本協定自簽字之日起，發生效力，本協定用中、日、英、三文文字繕成，如意義上發生疑義時，或中、日、英、三文間發生有不同意義時，應以英文本為準。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訂於上海，中代表簽署，日代表簽署，見證人（依據國際聯合大會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四日決議案協助談判之友邦代表）簽署。

▲協定附件

附件第一號，本協定第二條所規定之中國軍隊地位如下，查照附連上海區郵政地圖（比例尺十五萬分之一）由安亭鎮正南蘇州河北岸之一點起，向北沿安亭鎮東最近小浜之西岸，至望仙橋，由此北過小浜至沙頭東四某羅米突之一點，再由此西北上，至揚子江邊之滄浦口，並包括滄浦口在內，關於此項地位，遇有疑問發生時，經共同委員會之請求，由該會委員之與會友邦代表查明之。

附件第二號，本協定第三條所規定之地點如下：此項地

點，在附註四地圖，各別標誌A，B，C，D，(即附圖中甲，乙，丙，丁，四個區域)并稱為一，二，三，四，各地點，地點(一)見A圖，雙方訂明，(甲)吳淞鎮不在此地點內，(乙)日方不干涉淞滬鐵路暨該路工廠之運用。地點(二)見B圖，雙方訂明，萬國體育場東北約一英里許之上海公墓，不在日軍暫用地點之內。地點(三)見C圖，雙方訂明，曹家

寨及三友織布廠，不在此地點之內，地點(四)見D圖，雙方訂明，暫用地點，包括日人公墓及墓東入口之路在內，關於此項地點，遇有疑問發生時，經共同委員會之請求，由該會委員之與會友邦代表查明之。日本軍隊，向上列地點之撤退，於本協定生效後，一星期

內開始，並於開始撤退起，四星期內撤完。依照第四條所設之共同委員會，對於撤退時，不能移去之殘疾病人，或受傷牲畜，採取必要辦法，以資照料，並辦理其日後之撤退事宜。此項人畜，連同必需之醫藥人員，得遺留原地，由中國當局，給予保護。

軍事區域地圖



正，即此後所生事變，亦須另行報告。美國總領事克銀漢對於本團工作，曾加以襄助。本團任務，係將上海及其附近所生事變之原因事實及進展情形，提出報告書。抵制日本貨物之事，始於一千九百三十一年七月，係由朝鮮事件而起。厥後滿洲被佔，而抵制日貨之事因之加甚，並嚴切執行，日本商務因而感受極大損害。抵貨運動，係由抗日抵貨會予以鼓勵，而中國各種商業團體參加，其組織分為糾察商店，扣留日貨，罰款，拘禁

附件第三號，共同委員會，以委員十二人組成之，中日兩政府依據國際聯合會大會三月四日決議案協助談判之與會友邦代表，即英，美，法，義，各駐華外交代表，各派文武官吏代表各一人為委員，該會委員，依照委員會之決定，得隨時任用認為必要數之助理員，所有關於程序事宜，由委員會斟酌辦理，該委員會之決定，以過半數行之，主席有投票取決權，主席由委員會內與會友邦代表委員會中選舉之，委員會依照其決定，以其認為最善之方法，監視本協定第一，第二，第三，各條之履行，並對於履行上述各條之規定，有任何障礙時，有促使注意之權。

上海調查團，係由英，法，德，西班牙，挪威各國總領事組織而成，以意大利代辦齊亞諾為主席，國聯會運輸暨交通股主任哈斯為秘書長。至美國總領事克銀漢，曾參加調查團最後一次會議，並閱悉調查團第一次報告書。此項報告書，係二月六日用電報遞送國聯會。第二次報告，於二月十二日送日內瓦。第三次報告於二月二十日發出第四次報告於三月四日發出。

第一次報告

本團受國聯會秘書長之委任，對於上海及其附近所發生之事變，提出報告書。茲以自行搜集之消息為根據，作成第一次報告書。其中所言各節，勢須加以引伸，或就細目加以修正，即此後所生事變，亦須另行報告。美國總領事克銀漢對於本團工作，曾加以襄助。本團任務，係將上海及其附近所生事變之原因事實及進展情形，提出報告書。抵制日本貨物之事，始於一千九百三十一年七月，係由朝鮮事件而起。厥後滿洲被佔，而抵制日貨之事因之加甚，並嚴切執行，日本商務因而感受極大損害。抵貨運動，係由抗日抵貨會予以鼓勵，而中國各種商業團體參加，其組織分為糾察商店，扣留日貨，罰款，拘禁

有日本人五名，中有僧人在內，在三友實業社製造廠經過，為中國人所狙擊。中國人中有數人，大約係最近組織之抗日義勇隊隊員。中國警察到時甚晚，行凶者未及逮捕。被狙擊之日本人有兩名受重傷，僧人一名旋即因傷殞命。

一月二十日

有日本人約五十名，均為「青年保護團」團員。手持匕首及棍棒，前往三友實業社製造廠縱火焚燒廠舍。伊等臨，曾與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發生衝突，中國警察三人受傷，其中一人因傷致死。日本人三名為中國警察之槍彈所傷，其中一人旋即殞命。同日日本人在日本俱樂部開居留民大會，對於日本僧人被狙擊，以及報紙對日皇失敬事提出抗議，當即通過決議案，要求日本政府派遣軍艦及軍隊，以便完全消滅抗日運動。日本人示威者半數往見日本總領事，隨至日本海軍司令部呈遞前項決議案，日本總領事請示威者將此事交由渠辦理。此時示威者羣赴日海軍司令部，中途與租界警察發生衝突，巡長受傷一人，日本官吏曾向租界當局道歉。有日本人七名自行向日本當局投到，經押送長崎審訊，以便按照日本法律懲治。同日下午日本總領事因一月十九日事件，向上海市政府秘書長提出下列各項要求：

- (一)市長正式道歉。
- (二)立即逮捕兇犯。
- (三)損害賠償及醫藥費。
- (四)抗日運動應以適當手段取締之。
- (五)所有鼓勵敵視日本，鼓勵暴動，及鼓勵排日各項團體，應予解散。

一月廿一日

上午，上海市長答覆日本總領事，謂前三項要求，準備加以考慮，至其他各項因有困難，未能予以滿意。日本海軍司令官旋即以公佈一件交報館發表。謂上海市長對於日本人若非予以滿意答覆，並將要求各項立即實行，則海軍司令官決探相當手段，以保護日本帝國之權利利益，此項送公共租界當局及上海市公安局。

一月廿四日

日本海軍援兵，開抵吳淞口外，同時風傳聞北中國軍隊亦

三十五 上海國際調查團報告書

一月十八日

已增援。是日日本總領事通知上海市長，謂渠若不於相當時期之內接答復，或答復不能滿意，則日本政府保留依照情形採取必要行動之權。爾時上海市長業向中立各國代表聲明，準備作最大讓步，藉以避免衝突。並努力勸告當地各界領袖，俾其取消抗日抵貨會，又以「抵日」二字被日人認爲侮辱日本國家，即對於其他團體名稱，有用「抗日」字樣者，亦擬予以刪去。結果抗日抵貨會被封，其辦事處皆於一月二十七至二十八日夜間由中國警察一一封鎖。

一月廿五日

日本總領事知會上海市長，謂彼雖不限定時間，但欲於二十八日接獲答覆案之概要。

一月廿七日

日本總領事通知上海市長，謂次日下午六時，彼之要求當得一滿意之答覆，否則日本人將採取其所認爲必要之手段，以實現其要求。

一月廿八日

上午七點半，日本海軍司令部照會他國防守司令，謂中國方面如無滿意答復，伊欲於次晨有所舉動。工部局隨於上午開會議，決定從下午四時起，宣佈租界入於緊急狀態。此舉係工部局所自爲，不曾知照各國將領，欲使預備各自防守其地段。同日下午尙早之時，上海市長答復日總領事，完全承認其要求。下午四時，日總領事告領事團，謂已接到復文，並稱該復文完全滿意。又稱，須看上海市長能否實行其所承認之事，但又謂所要求之事，大都已實行，暫時不再取何舉動。乃外交局面雖有此變動，衆人之心，則以爲日本海軍當局決定無論如何，欲有所舉動。日本報界聯合會所發煽動人心之新聞，謂中國無意實行其約言，並謂中國人士，預備攻擊日本人，又逆料中國方面因反對市長之承認要求，或起叛亂。爲以上種種之故，在各國防軍委員會之心目中，以爲緊急布告，宜實行爲善，因此於下午四時實行戒嚴。有當指出者，公共租界之防軍委員會，乃各國防守將領所組成，外加工部局之總董，巡捕房之總巡，商團之司令，以防守司令中最尊者爲主席，此人於各國防軍各防地段，應如何詳細辦理，並無以爲有指示之權，僅分派地段，聯絡辦理佈置防守

之大計而已。英美兩軍於宣布戒嚴之後，即各開往所駐地點。意大利軍隊於二十九日開到防地。日軍之段，爲租界東北全境，西以北河南路爲界，從防守委員會之眼光觀之，亦包括租界以外一段地方，西以北江西路及吳淞鐵路爲界，其東則連成一線，大部分爲虹口公園之東北角，連至哈爾濱巡捕房。日人住在虹口公園一帶者不少，該園與北四川路狄思威路雖在租界之外，却是租界之產業，平時由工部局派捕巡守。中國當局於夜間十一點發生事件以前，似乎於界外日軍一段之事，未接關照。初行戒嚴之時，日軍亦未駐防至界外之一段，然須知日本水兵往時常在工部局路上以上地段駐兵防守，以保護其僑民，而其海軍司令部，亦設於該段之盡端。是晚十一時，日本海軍司令發布兩道，並將副本送至上海市長，市長謂於十一點二十五分接得之布告之一，提及戒嚴，並謂日本海軍對於開北情形，極覺憂慮，該處日僑衆多，已決定派兵到該段，以行其法律與秩序。因此望中國當局從速將駐在開北之兵，退往鐵路以西，撤除該地之布防。其別一布告，謂派與日兵保護租界秩序之一段，凡須實行戒嚴上之事務者，將皆履行之等語。日本水兵以及武裝平民，先已在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召集者，沿北四川路而進，西趨靶子路，直到河南路，沿途在弄口分派隊伍。至中夜，信號一發，所派隊伍，即向西北趨進。鐵路方面，最後一隊，約有水兵一百，開一裝甲汽車，欲在北河南路交界處，爲上海商團所阻，因門在該團所守之處，此門可通鐵道。中國軍隊初未從日海軍司令退兵之要求，且即令決定自退，亦不能於其短期內撤退，以前數日所釀成之時局，亦須顧及，蓋將使中國當局，同日本海軍當局所行之辦法，爲其較大之軍事舉動一部份。日本水兵，嗣遇中國正式軍隊之抵抗。日本軍隊開至鐵路線南之寶山路，但未能更至該處之南，其路線在鐵路之東，迤北河南路北四川路之邊界，日軍爲中國裝貨火車所創，該火車乃以車站出發，巡行於吳淞鐵路上，後避於東棧內，該路爲中國軍隊防守堅固。因此日軍於

一月二十九日

在車站放炸彈，用飛機毀壞火車路，寶山路其他房屋，亦被放火，用發火之炸彈燒之，大概信爲故意爲之，以滅去窺

得日軍陣線之要地，死傷雖不可知，但生命損失當頗不少。上海市長因日軍之舉動，向領事團提抗議，日本則謂此次舉動，與所提要求之事無關，要求先已承認，所以如此，乃爲保護所欲佔據之地之一段內之日人。日本當局又稱，所取舉動，即遇中國武力抵抗。且爲日本當局自負完全責任者，乃在其所派界限之內，如屬必要之時，爲租界防務計劃之所許行。二十九日下午，因上海市長之請，英美兩總領事設法致成暫和局面，以夜間九時爲始，此暫和之策，僅彼此同意，勿再發放槍砲而已。

一月三十日

日總領事，日本海軍司令官，上海市長，中國當地司令官，在英美兩總領事房間，會晤一次，商定應由日總領事向其本國政府提出辦法，使日軍退出該處陣線，倘日府答復不願，則中國方面亦當呈報中國政府。在未接最後答復之前，雙方商允非對方先開火，則不得自行開火云。

第二次報告

一月二十九日午後八時許，即休戰業已開始之後，槍砲之聲，爲之靜寂。翌日日本海軍司令向英美兩國總領事提出抗議，謂停在北站之鐵甲車，重行開火，此層經華人否認，並謂日人有射擊情事。

一月三十一日

晨間，日本飛機十七架在上海並在華軍防地飛行，但未轟擊。日本海軍當局謂因華人近頃破壞休戰條件，及此項示威行動出之，但破壞休戰條件一層，經華人鄭重否認，是日各方會商設立中立區域，並決定繼續休戰，以待雙方答復，此種談判本團業已於第一次報告書末段提及之。

二月一日

休戰之戰，始已實行，但若干槍聲，時作時輟。

二月二日

日軍司令又謂：華人昨日重行破壞休戰條件，並謂華人顯然集會軍隊。預備包圍日軍，渠當派遣飛機前往偵查。是日正午十二點鐘左右，有日本飛機數架，飛翔上海及中國軍防地，中國人對之射擊，日本飛機在北擲彈數枚，頃刻之間，雙方戰線上槍聲大作，至下午三時即戰事重開，以後日本

總領事通報各國領事，謂前此提議之中立區域，日本政府，已經拒絕。同日上海市長照會各國領事，提及一月三十一日開會時所訂之休戰協定，謂日本人屢次破壞此項協定，並攻擊中國軍隊，又復以飛機轟擊，其情形即如上節所述。此項照會，各國領事係於二月三日收到。

二月三日

日本海軍當局宣稱：中國當局對於履行諾言，繼續表示誠意，故中國軍隊，應令其退出閘北以外至相當距離地點，日本方面因欲執行此項計劃，其飛機或有轟炸中國陣線之事。厥後日本總領事通知各國領事，謂有驅逐艦三艘，因受吳淞砲台之砲擊，故日本人決定占領該砲台。但吳淞砲台發砲之事，又為中國方面所否認。自二月三日以後，戰爭狀態，公然存在。即與休戰相似之情況，亦完全消滅。閘北及吳淞方面繼續開砲，時作時輟。而日本方面，又以飛機轟炸，日本人自認其目的奪取吳淞砲台，並驅逐中國軍隊，於距離上海甚遠之處，故採攻勢，完全係日本人所為。關於破壞休戰條件一層，所應注意者，即實際上完全休戰態度，迄未成立，而火線上並無外國觀察員在場，究竟破壞之責，應由何方負擔，實無法加以判斷。或者雙方孤立隊伍，或滋事份子，均應負責，亦未可知。除戰線上正式軍隊重行開火之問題以外，在此時期以內，公共租界日本所管地段，曾發生若干事件，有關公共租界之制度，而在國際上有重要關係，必須簡單加以敘述。自一月二十八日夜間日本人採取行動之始，即有多着便衣之中國士兵，侵入日本地段，或竄匿民房，或攀登屋頂，而以手槍向街上日本步哨射擊。是時日本人無充分正式軍隊，以防守其所佔地段，乃召集所謂在鄉軍人，界以槍械，此項軍人亦着便衣，但帶有臂章，日本水兵及在鄉軍人，以機關槍抵抗中國便衣隊，並挨戶搜查，搜查之時發生極大損害，蓋以此輩因欲驅逐便衣隊，不惜縱火焚燒民房故也。是時虹口地段，完全在日本海軍當局管轄之下，該處若干街道，既已設置障礙物，而巡捕武裝亦被解除。公共租界市政職務，併消防事務在內，為之停頓。虹口各處巡捕房，與總巡捕房之間，交通亦完全斷絕。工部局乃不得不轉學校病院遷出，日本水兵及在鄉軍人暨其他暴虐之徒，多有過分

之舉，甚至以簡單手續，執行槍決。日本暴虐之徒，並無正式職務，其行動大約因中國人前此作有反日活動，乃以報復手段出之，結果發生恐怖現象，凡日本人以外之居民，幾皆逃避一空，有極多中國人，查無下落，疑為日本人所捕殺。

二月五日

公共租界工部局請領事團轉商日本當局，對於此事，加以調查，經日本總領事承認。在混亂之際，日本人感情熱烈，誠有過分舉動，但情形業已大加改善，應允將公共租界以內凡因嫌疑而被日本海軍當局逮捕之人，移至工部局巡捕房，此層業已實行。然失蹤華人，為數仍甚多。據工部局巡捕房詳細調查，失蹤之案尚有三百起之譜，便衣隊之行動，頃已大為減少，而日本之監察，則仍森嚴。工部局巡捕房及其他市政職務，僅能徐徐恢復。日本當局因日人過分行爲，甚為感動，已將若干不良份子遣送回國，本團暫時不擬多提報告書，但有覺得新消息，須將上次報告書加以改正或將第一次報告書所較特殊之點，加以伸引，或加以補充，則當別論。

第三次報告

中日雙方經中立國外交代表居中調停，故允召集軍事長官開會，而以雙方退兵為基礎，從事討論。此項會議係於二月十八日後舉行，中日雙方司令官各派參謀長代表出席。當由日本代表提出條件，中國代表認爲不能接受，討論互兩小時之久，毫無結果。日本代表謂日方所提條件，將於下午九時左右，日方將所提條件分別送達上海市長及十九路軍軍長，此項條件，其詞語各有不合，其內容如下：

(一) 中國軍隊應停止敵對行動，並於二月二十二日午前七時完全退去第一道防線，並於日午後五時完全退出第二道防線至北面二十公里地點二十某羅米突，包括獅子林砲台在內。(即歸公共租界暨蘇州河北端至吳淞鎮又自黃浦江東岸爛泥渡至張家橋)即自蘇州河向東延長之線所有撤退區域內之砲台及軍事設施均須撤除之，並不得從新設立。

(二) 日本軍隊對於中國軍隊不加攻擊，並不追趕，但得遣派飛機從事偵查。中國軍隊撤退之後，日本軍隊僅保持虹口工部局築有道地之地域，併虹口公園包含在內。

(三) 中國軍隊由第一道防線撤退之後，日本軍隊特派調查員攜帶衛兵及旗幟前往撤退區域。

(四) 撤退區域以外，凡日僑生命財產，應由中國負責保其安全，遇有必要時，日本當自行採取必要手段，所有使衣隊均應切實撤銷。

(五) 上海附近撤退區域內，外人保護問題，將來再議。

(六) 關於抗日運動，一月十八日上海市長所應允各節，應嚴切實行，此事當由日本外務省與上海中國行政官以交互談判處理之。以上各款，若不接受，則日本軍隊不得自由行動。次日(即二月十九日)中國方面復文，方由上海市長送達，上海市長於其復文中聲明上海嚴重時局全由日軍違反一切條約及國際法侵略中國領土並慘殺中國人民所致。日本總領事要求各節直接與中日外交有關，應由兩國外交當局處置，業將日本總領事之函轉呈中國政府，請其考慮，並經由中國外交部答復日本公使。上海市長文謂：日本軍隊挑撥行爲，繼續不已，致使中國人心日益憤激，所為抗日運動，未能停止，乃係自然之理。中國軍隊司令官之復文謂：所屬軍隊係國家軍隊之一部，係受國民政府之指揮，因此日本軍隊司令官來函業已轉呈國民政府，至於中國政府如何答復，現尚不知。(並不知曾否答復)二月十九日至二十日之夜，日本軍隊即自公共租界根據地向前線增加援兵，並遣派飛機預行偵察，知中國軍隊未按照日本要求退出防線，當於二月二十日午前七時在江灣吳淞兩處開始攻擊，竟日不停。

第四次報告

自二月二十日開始之中日敵對行動直至三月一日，未曾間斷，由閘北至吳淞全部戰線上，戰鬥甚為嚴重，許多房屋，均被焚毀。

二月二十三日，日本飛機炸毀虹橋飛機場，二十六日，又炸毀杭州飛機場。

二月廿九日，日本總領事照會上海市長，謂：中國如繼續調集援軍，則日本飛機自三月二日起，勢必將嘉興至上海及蘇州至上海之兩條鐵路，及兩路上之軍用列車，予以炸毀。以上所開日期，所以使居民便於遷避者。市長答稱：自一月二十八日晚間以來，日軍侵略中國領土，並殘殺中國人民，

繼續不已，違背國際公法及條約而施行殘忍行為，並違反人道，中國軍隊，僅防禦日本之侵入，所有一切責任，應由日本自負等語。

二月二十八日及二十九兩日，日本第十一師團開到中國領水，其一部份在吳淞，尤其在揚子江邊之瀏河附近登岸，於登岸之前，先向獅子林砲台及其附近發砲轟擊。二十九日及以前數日，有若干隊伍，在公共租界上岸，但日本人堅稱此項軍隊係為代替第九師團及二十四混成旅之用者。

三月一日，黃浦江中距日本提督旗艦及另一巡洋艦不遠之處，有兩處爆發，日本人謂係中國敷設海底水雷所致。三月二日午前，日本飛機依照其二月二十九之通告，在崑山附近炸毀滬甯路一段。

三月一日下午，閘北大火，損失奇重，不知責任之誰屬。第十一師團在瀏河上陸，使中國左翼受威脅，而同時日軍在江灣方面又大舉攻擊，三月一日下午四時，中國軍事當局遂下令上海區域舉行總退却，南頭龍華一帶之軍隊，亦包括在內。日本軍隊追蹤於中國退却軍隊之後，至三月三日午間，遂將上海以西嘉定至南翔一帶占領，吳淞駐軍，先未撤退，直三月三日晨間仍受日軍之攻擊，旋被占領。

三月三日午後，日軍總師官稱：中國軍隊已撤退至二月十八日本要求中所指定之區域以外，中國對於日僑及公共租界之威脅業已除去，故令日軍暫時停止在達到之地點，並停止戰鬥，但以中國無敵對行動為條件。日本海軍司令，亦發同一宣言，至晚間，中國軍隊司令官稱業已命令軍隊，如日本不施攻擊，即停止敵對行動；報告稱：應鄭重聲明者。即希圖停戰之一切交涉，截至現在止，均歸失敗，日本現已停止前進，但夜間在距離上海遙遠之區域內，仍有地方的戰鬥。日本干涉警察及工部局其他行政事務，前於第二電中，業已陳明，此種干涉，在以上所述時期以內，迄未停止，經迭向日本當局提出抗議。

三十六 上海市商會致國聯調查團聲 述中日糾紛真相全文

吾人在此種局面之下，與日本斤斤論是非，誠何補於事！

然日人一面繼續其殘暴兇惡之舉，一面猶滿口仁義道德，吾人豈能默無一言。世不乏輕信之人，每易為日人之偽宣傳所欺，而自命為中國通之外人，久居中國，對於一切橫行無忌之事，久已司空見慣，比年以來，其傲慢態度，亦稍受抑，憤無所洩，乃藉此機會，推波助瀾，向各界作毀謗中國之語。故事實之真相，乃無由大白於天下。夫日本施諸中國之暴行，與日本所指為中國之挑釁行為，孰多孰寡？孰輕孰重？但中國不能若日本之動輒砲轟城市，屠殺人民，以為要挾之具，故歷來所受於日本者，不能引起世人之注意，甚至公共無私之人，嚴斥日本在滿洲之行動者，亦不免誤會，以為中國政府必有貽人口舌之處也。日本所宣傳滿洲事變之歷史背景，皆屬顛倒是非；茲所述，為逐點糾正，敬祈諸君加以注意！另附一文，題為「駁復日本宣傳之中日糾紛原因」文中較詳盡；并附有真憑實據，可作本函所論各節之佐證，所引用材料，根據日人自述，或西人之報告，雖寥寥數頁，不足概括一切，然讀者苟對於中日關係之材料，加以研究，必可瞭然於本函所述，一字一句，皆有來歷。至於去年九一八滿洲事變，及今年一二八滬變以來之事實，則有目共知，有耳共聞，茲不復贅。滿洲與列強關係較淺，每不為世人所注意；日本檢查新聞，又極嚴厲，是以滿洲傳來之消息，除日本之宣傳外，絕少記載。但果一留意上海之浩劫，則滿洲人民所身受者，便可推想而知。上海西文報紙深恐開罪日本，不敢多加評論，然苟一披閱其新聞欄，則西人所目覩日人荼毒華人虐殺婦孺之記載，觸目皆是也。

(一) 挑釁問題 今有人於此，侵入入室，主人不能揮諸門外，忍氣吞聲，與之周旋。但對於侵入者之命令，苟不聽命奉行，便拳足交加，甚至變本加厲，將主人屏諸戶外，公然對眾宣言，謂主人屢有挑釁之行為，為自衛計，不得不加以驅逐；旁觀者極其淫威，又見主人之不能報復，因亦氣餒，對於強徒，不特不加聲斥，甚且隨聲附和，謂主人對於橫逆之來，只應順受，何得稍有違拗；此次之禍，咎由自取。嗚呼！此即滬變以前中日問題之現象也。日本以為西方人士，不習中日關係之歷史背景，致不明此次事變之真相；夫五十年來中日間之歷史，無他，日本明吞暗侵之記載而已！雖

不諳東方歷史者，當亦能憶及日本如何奪我台灣，吞我琉球。背約滅朝鮮，如何乘歐戰方殷之日，迫我接受廿一條要求，當日俄戰爭及圍攻青島之際，如何侵犯我中立，如何以錢金軍械，資助叛離中央之地方軍隊，如何使佔山東，阻我國民軍之北伐，砲轟濟南，慘殺我交涉員蔡公時，如何炸殺張作霖，如何縱容朝鮮慘殺華僑。一死者一四三人，傷者三四五人，失蹤者七二人，暴亂經十日始止。至於滿洲方面，日本違法侵犯我國權利之舉，更不可勝數，持此以與日本所謂中國之違法行為相比，直不可同日而語。如俄國撤退護路軍後，日本違約不撤，滿洲內地各處，遍設警察，越出鐵路區域，捕殺華人，凡此種種，至今依然存在，是果根據何項殘酷無理之條約耶？日人每謂中國違反條約，侵犯日本權利，此種權利，此類藉暴力壓迫之條約，與規章而得之物何異？即使規章而得之權利，不必歸還原主，仍屬神聖不可侵犯，然日人亦已自越其自定之範圍。今試退百步言，中國縱如日人所云，偶有足以令日本指摘之處，亦惟對於被迫而承認之條約，不能踴躍奉行而已，豈得與日本之積極的侵略相比？日本侵犯中國權利之事，任舉一端，即可得日本所稱之中國挑釁行為，完全抵消，日本每藉口細故，派遣軍艦來華，據我土地，轟我城邑，結果仍須中國道歉賠償。至於中國受盡種種橫暴，只能提出抗議，日本均置之不理，事件終至無形消滅。請以去年朝鮮慘案為證，日軍防範鮮民之嚴密，世所共知，慘案發生時，中國領事即請保護，然慘酷之事，演至十日之久，未聞日警加以切實制裁。中國要求賠償道歉，而日本之答復，謂此乃民衆舉動，政府不能負責，此案至今仍懸不解決。今以鮮案與上海事件相比，上海華租交界處，日僧五人為華人所毆擊，一僧因傷致死，日浪人大眾報復，縱火焚三友實業社。殺害華捕一人，事後日領事竟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哀的美敘書，要求道歉，并禁止民衆反日活動；對日浪人殺人放火之事，則絕口不提。通牒中有之，「荷無滿意答復，則日軍取自由行動」；市政府當時又何嘗不可做日本對於鮮案之口吻，答以此乃人民行動，中國政府不能負責耶？日領對中國之答復，有「目前可認為滿意」之言，衆料此事件已結束或暫告一段落矣。孰知是晚日軍即進攻閘北。

厥後發生之事，越時未久，不勞吾人之重述也。夫中村大尉，與張作霖之遇害，孰輕孰重，奚待煩言，日本對於張氏之被炸，絕不謀解決，即調查報告，亦迄未公布；東京警察署，禁止報章登載日本與炸張案有關之消息及評論，其政府並請求議會，放棄對於此案之質問權。中村事件，胡大異於是耶？中國當局，深信中村之往蒙古也，乃作軍事上之偵察，然仍拘捕嫌疑犯，謀公正之解決。去年十月十七日，密勒報有 Henry Parker Howard 事，一二人云，中村大尉之護照，自稱爲一學者，往蒙古研究地理學上之問題，而瀋陽日領事 Moritani 則稱中村仍在軍隊服役，並非在假。日本陸軍省，小題大做，利用此事件，竭力煽動軍隊及民衆對華之惡感，以爲侵略之張本。嗣見中國委曲求全，將嫌疑犯，加以逮捕，深恐此事和平了結，乃先發制人，自毀南滿路軌二米突，而已布置之軍事侵略，遂於九月十八夜發軔矣。日本往往藉口此類事件，道款賠償之不足，侵我城市，殺我人民。中國受諸日本之橫暴，較此類事件嚴重百倍，而我方之抗議，均未能邀日本之一顧。日人持強逼強，干涉中國在本國領土內自建鐵路，謂爲侵犯權利，違反條約，（日本稱打通路與南滿路之平行路線，違反所謂一九〇五之密約，然華盛頓會議中，所謂密約者，日本並未照章提出，）苟中國自建鐵道，而可目爲日本侵佔全滿之口實，則日本之不斷的侵我權利，如在南滿鐵路駐兵，滿洲內地設警，侵奪中國礦權等又將如何？依事件之輕重多寡爲比例，中國如以日本所施於我之積極的侵犯加諸日本，則易地以處，彼方報復之酷，雖佔領我全圖，掃滅我全部人民，恐亦不足以平其忿矣！

(二) 保僑問題 日本以保護僑民爲詞，派遣海陸軍，挾種種殺人利器，長驅直入；其結果則除中國人之生命財產受損失者外，和平與秩序悉遭破壞，商業完全停頓，各國僑民均處危境，即日僑亦不能獨免；上海滿洲濟南，皆其例也。日本每稱僑民將受危險，而可使我土地，殺我人民，則已遭荼毒者，又將如何？朝鮮慘案發生時，日本曾否許中國遣兵保護，承我僑民於已發生之危害（非將發生之危險）否？日本政府不肯負責，即賠償道歉，亦完全拒絕也。滿案以來，日僑生命財產，事實上本無若何危險，日本之派遣軍隊來華

，不過欲造成此項危險耳！九月十八日以來，日人對於百端挑釁，實爲任何國民所不能忍；但在中國管轄下受害者，除上述之日僑一人外，僅滿洲日僑夫婦二人；且其死因，亦尙未確實，殆係自殺，而我省政府已爲此接受極屈辱之條件。凡此種種，皆爲我國政府保護外僑能力之證。試問此事如在他國發生，日僑能否如是安全？中國人民之自衛力，與日人之橫暴若屬舉世無匹。上海日僑自事變後，一月以內，由二萬五千降至一萬四千，日政府所謂保僑之結果如是！

(三) 剿匪問題，剿除土匪，亦爲日人出師之口實。凡不受日人指揮軍隊，日人可隨意以盜匪目之。日本侵略之結果，造成滿洲亘古未有之大混亂。日本軍隊破壞中國行政，解散中國軍隊，盜匪焉得不增？日本後藤新平伯所著之『日本在滿之軍事行動』，及日本一九三〇年舉行之擁護滿蒙權利會議之紀錄，均足證明日本之政策，爲養成盜匪，資助盜匪，使之造成侵略之機會。

(四) 抵制日貨問題 抵貨，乃人民自由意志之表現，爲弱國對外侮一種極溫和之表示憤慨之具。其舉動縱有不盡合法之處，亦與罷工時之行爲相等，純爲本國內之法律問題。中國人民因抵制日貨，偶有逾越軌範之舉措，亦完全施於本國人之身，一國人民憤他國人之奪其土地，殺其人民，以抵貨爲消極的自衛，此豈得謂爲挑釁行爲？豈得爲武力干涉之口實？今有一家庭受商肆之欺凌，相約不購此肆之貨以示憤慨，即使對人家之不遵約者，臨之以威，亦無與外人之事，而肆肆主人可破扉而入，以暴力相凌乎？日本之對中國也，何以異是。且以經濟抵制對待侵略者，乃國聯盟約第十六條所規定，中國人民不過實施各國所早應執行之義務而已。

(五) 中國不統一問題 日本動謂中國不能統一。即使退百步言，此說果確，亦爲中國之內部問題。中國所經之過渡時代，需若干年，不勞日本過問。各友邦所能盡力者，祇有協助中國趨於統一耳！日本又安得利用中國人之不能聯合一致，而乘機掠奪，恣意破壞？九國公約，早見及此，是以明白規定，訂約各國不得利用中國之現狀，取得特別利權。世界各國，謀商業之發展，故渴望中國統一得早日實現；惟日本別具肺腸，深恐中國一旦統一，不得施其狡計逞其陰謀，

是以中國每有統一之機會，日本必設法破壞之。如轟擊濟南城，截斷津浦線阻國民軍北進，謀斃張作霖，期引起東三省內部之分裂，脅迫張學良阻其歸附中央，皆其例也。

(六) 民族自決問題 日人宣傳滿洲獨立政府，乃滿洲民族之自決，與日本無涉；且謂日政府不許日人參與其事。事實上滿洲之獨立，皆日人一手所經營者。日本駐滿軍隊，以武力鏟除遼甯、吉林、黑龍江原有之省政府，對叛逆之徒，公然加以援助。日本軍隊與叛逆軍隊，聯合向中國軍隊進攻，日有所聞。近更益無忌憚。事實具在，不容詭辯。所謂滿洲政府之人員，不過一般甘作傀儡之無賴，清廢帝溥儀之至滿洲，乃爲日人所強挾以去，于沖漢、熙洽、袁金凱、臧式毅之流，或爲日人所利誘，或爲日人所威脅。大美報云：『臧式毅被日軍禁錮三個月』，然後『出諸幽園，而置諸省長之座』，自決云乎哉？滿族也者，歷史上名稱而已，東三省大部份人民，均爲中國本部移居之民其後裔，其少數土人，久已爲漢族所同化，無從辨別。在今日之滿洲，欲求真正之滿人，殊非易事。故滿洲問題，而採用民族自決之詞，徒見其謬，所謂民族自決，日人之遁辭耳。果何嘗有見信于人之價值。日人從前背約棄信，吞併朝鮮，亦曾經過獨立，保護，併吞之階級，以彼例此，其誰欺乎？且日軍在滿，明目張膽，驅逐中國地方政府，攻擊中國軍隊，奪取鹽稅銀行存款，實業及軍備材料，侵略中國鐵路電報電話，及郵政之管理權，封閉中美合辦之無線電台，凡此種種，皆爲日本軍隊之直接行動，未嘗假手於其所主持之傀儡政府，其違反九國公約所擔保之中國行政獨立及領土完整，尙復何疑！

(七) 日本人口過剩問題 日本每以人口過剩，特滿洲爲尾閘，爲其侵略之藉口。聽者不察，每爲所惑。田中首相手定之移民政策，乃先驅鮮民於滿洲，然後移日人於朝鮮，一面驅使在滿之鮮人，與華人衝突，又可借題以肆其侵略。夫日本之殖民地，除朝鮮外，均屬人口稀少。即其本土之北海道，亦多未墾殖。如日本果人口過剩，則應先充分利用其領土及殖民地，然後再作他圖也。據一九二九年時事年鑑，日本每年每人米消費量如下：（一八九六至一九〇〇）〇九三〇日石、（一九〇六至一九一〇）一、〇二三日石、（一

九二三至一九二七)一、二三日石、米爲日本最主要之食品，即此可見日本民生計之充裕。又據日人千叶野治之著作，南滿中國農家生活費，每人爲六二、四五元，而日本本土農家，每人生活費爲一五四、五元，二者相較，豐饒懸殊，乃必欲以生計較優之日人與滿洲農民爭地耶？日本之糧食出產，幾可完全自給，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七年，日本本部每年來消費量，爲六六、七四五、〇〇〇日石，其中從外國輸入者，不及百分之五，(一九二九年時事年鑑)比在工業化已深之國，(日本一九一〇年之農民減至全國人，百分之四十八)可謂甚微。試以英國麥之淨額輸入佔消費總數百分之八十，德國之佔百分之四十四，意大利佔百分之三十，法國之佔百分之二十二，持與日本相較，值不可同日而語矣。日本本部人口密度，爲每方里三九六六，朝鮮二三〇人，據一九二六年中國之郵政總計，江蘇每方英里八九六六，滿洲中國移民，大部份來自山東河北，山東人口，每方英里爲六一四人，河北爲三三五八，日本在滿之移民，僅百分之十五來自日本本部，其餘均爲朝鮮人，朝鮮之面積，等於山東河北之廣，而其人口祇及山東一省之半也。夫滿洲之利源，中國至少應有對於一切機會，儘先享受之權利，中國如肯以其利餘，分惠他國僑民，俾卜居於茲土，亦祇能在中國法律上中國管理之下行之也。日本因近年華人移居滿洲之盛，每自誇爲南滿鐵道之功，實則中國移民，大部份幾是完完全全中國管理之下之北滿。據美國人華爾托楊氏之估計：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中國移民往南滿者，爲二〇〇、〇〇〇人，佔彼處人口百分之三十二，往北滿者四三二、〇〇〇人，佔全數百分之六十八。即在南滿移民區域，亦在中國管理之下。蓋日本勢力所及之鐵路區域，不過一狹地帶，斷不能容如許人也。且即令南滿，我國移民實邊之衆，果係鐵路有以致之，亦當知南滿鐵路非日人所築，不過以武力奪諸俄人之手耳。日人在滿多方生事，對中國自建鐵路，開發滿洲，又橫加干涉，阻礙滿洲發達則有之，更有何功足以自矜哉！總之滿洲爲中國整個領土之一部份，中國爲滿洲合法之主人翁，中國如何利用滿洲，於他無與焉。國於大地苟得以人口過剩爲詞，侵佔他國土地，則人口稀少之美國，人口更稀之澳洲，將有

一日被迫開放，以容納他國之人民矣。自滿洲事變以至上海戰事，日本軍隊瘋狂行動，迄未稍變遏止。中國既不採取不抵抗主義，日政府偏於軍人之淫威，唯軍人之馬首是瞻，而於事後，皇皇然爲之掩飾，爲之辯解。國聯因日本不受勸告；一意孤行，不敢貿然加以伸斥；世界各國則深恐牽入漩渦，且不欲失歡於強國，竟不願國聯盟約之義務，袖手旁觀，保持其沉默態度。且世界一部份輿論，崇拜權力，又中日本宣傳之毒，竟有爲日本聲援者，謂中國屢對日本挑釁，致激成此變，一若日人蓄意侵略，非中國予以機會，竟無可藉口者。迨至日本擴展其軍事行動，侵及上海，危害各國利益，乃始罪然而覺，對日人之兇殘，謀稍稍加以抑制。租界之危機一過，便依然不過問矣。設在事變爆發之初，國聯盡其職務，對日本之行動，明白聲斥，不稍假借，日本雖未必完全服從國聯之命，亦將因道義上之裁制，稍稍斂跡。斷不全如今日之得步進步，無所顧忌也。若國聯實力不足以執行其決議，亦應以無畏之精神，以法官之身分，對滿案下一黑白分明之判語，如是則國聯可云已努力盡其職責，維持其尊嚴，告無罪於天下也。今引日本近對國聯之答復書之語曰：「事實較空言更爲響亮」，夫事勢至此，猶斤斤置辯於戰爭與不宣而戰之分別，無乃太遷就日人行動之違反國聯盟約，尙有幾微之疑問耶？日人侵佔滿洲，已六閱月矣，此種情勢，豈容一刻容忍，日軍應遵守日本已同意之決議，立即撤退。滿洲土地，當時奪自何人之手，即應歸還何人。滿洲恢復原狀，然後將中日間之爭執，交國聯法庭公斷。中國歡迎有此機會，將中日關係之真相，公諸世界，俾得正當之解決。

三十七 美國務卿史汀生致波拉仲述

對華政策書

參議員波拉君鑒：承詢現在中國種種情形，是否使九國公約不適用或不生效力或竟須修正事。查九國公約實爲對華門戶開放主義之法律根據，此項主義，經海約翰氏 (John Hay) 於一八九九年宣述後，即使彼時將致中國崩解之列強的利益範圍之爭奪，得以中止。爲使此項政策成功，海氏曾援用下列兩主義：(一)各國對華商業上之機會均等；(二)

爲得此項機會均等，則必保持中國領土及行政之完整。實則此兩主義在華國外交史上，並非新穎，蓋美國向以此爲處置對任何外國事務之主義也。美國適用此主義於中國，非僅保障中國之將來的發展及主權之完整，並免除世界各國對華常久爭衡之危險局面。彼時中日曾宣戰，戰後曾有對日本之奪取某項權利，加以干涉阻止，但其他數國仍乘機而謀並獲得其在華之利益範圍。嗣後中國即發生變亂，危及各國駐北京之使館，其原因即半由各國在華之爭奪。當各國駐北京使館正在被攻時，海氏即宣示此項主義應爲列強所採取，以處置彼時之變亂事件。渠云「美國政府之政策，係爲求一解決辦法，俾中國能有永久安全及和平，並保全中國領土及行政之完整，保障各友邦依據條約及國際公法對中國所得之權利，且爲世界維持一對華均等公允貿易之原則」。海氏之政策，曾得各國同意，尤得英國政府之懇切贊助。彼時英首相沙立斯傑萊爵士對海氏上述之宣示，曾表示「切實同意于美國之政策」。

在此後二十年中，門戶開放主義，均僅存在于各國非正式的承諾之下。但於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之冬在太平洋有關係之各主要國家一致參加之會議中，曾將此項主義，歸納于所謂九國公約內。此公約使門戶開放主義之原則，得有正確之解釋及定義。其第一條爲「除中國外，締約各國協定」。

- (一)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
- (二)給予中國完全無礙之機會以發展並維持一有力鞏固之政府；
- (三)施用各國之權勢，以期切實設立並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之原則；
- (四)不得因中國狀況乘機營謀特別權利而減少友邦人民之權利，並不得獎許有害友邦安全之舉動。

此項條約，係代表一再審慎發展並成熟之國際政策，一方面可以貫徹保證各締約國在華之權利及利益，一方面可以使中國人民依照世界各民族近代文明之準則獲得完全無礙之機會，以發展及鞏固其主權與獨立。

當是約簽訂時，世人皆知中國永推專制政體之後，正

欲努力發展一自由共和的政治，並知欲發展此種政治，則經濟政治諸方面，要必須多年之經營，且進步必甚遲緩，是以此公約，不啻締約各國之一克己的約束，放棄一切侵略政策，以期不妨礙中國之發展。吾人深信即按諸門戶開放主義之近代史，亦能證明只有藉此種公約保障之方法，始可使中國及與中國有關係各國之利益，得有充分之發展。

美國代表團（其首席代表為國務卿休斯 Charles E. Hughes）關於九國公約呈報美大總統會云：「深信此約已使門戶開放主義成爲事實」。在討論商訂此約時，英國代表團首席代表包爾福爵士（Lord Balfour）亦曾宣稱：「英帝國代表團，深信在座各列強代表中，無一人仍信從前利益範圍之辦法尚爲各國政府所贊成，或能爲本會議所忍受。就英國政府而論，則英政府已正式宣示，認此項辦法爲絕對不合於現在情形」。

同時日本代表幣原男爵，亦宣布日本政府之態度如下：「無人能否認中國神聖不可侵犯之自由統治權，亦無人阻礙中國努力其國事」。此公約之原簽字國，爲美、比、英、中、法、義、日、荷、葡、丹、其後挪威、波里維亞、瑞典、丹麥、墨西哥，亦相繼加入，德國亦曾簽字，但德議院尚未予批准。

於此又有須予記憶者，即此約爲華盛頓會議關係各國所訂諸條約與協定之一，而此各條約與協定則均有彼此牽聯之關係，如忽視其中之任何條約，鮮有不擾亂之瞭解與均衡者。良以此種瞭解與均衡，原係欲以此同時訂定之各約促成之也。華盛頓會議，本爲一軍縮會議，欲以停止海軍武備之競爭，及解決其餘危害世界（尤其在遠東方面）之各種糾紛關係，以促進世界之和平。凡此各種問題，均有連帶關係，美國政府之自願放棄其當時戰鬥艦建造之領袖地位，不再在甘姆島（Guam Island）暨斐利濱建築砲台，皆係以九國條約中自制之規定爲根據，蓋該規定固係保證世界各國在東方商業上之均等機會，并反對運用國家之武力侵略以損害中國，吾人決難討論修改或廢止九國條約中之條款，而能同時不考慮該條約等實際所依據之其他問題。

後此六年，九國條約之反對強國侵略弱國之根本政策，於世界全體國家所簽字之巴黎公約，即所謂凱洛白里安公約之中，又得一有力的後援。此兩種公約，係兩個獨立而協調之步驟，其目的在聯合世界之良心與輿論，以贊助一種根據公法，依序發展之制度；而所謂會集武力專以公正和平之手段，解決一切糾紛，亦即包括於此。須知保護中國使不受外侮侵略，原爲此種發展進程中之一緊要部分，九國條約之簽

字國與加入國因深覺中國四萬萬人民之有秩序與和平之發展，爲全世界和平幸福之關鍵，以爲無論何種爲世界求幸福之計劃，決不能忽視中國之幸福與保護。

近來在中國發生之事件，尤其自滿洲蔓延至上海之戰事，不惟不足指明該約有修改之必要，且適足令彼與遠東有關之各國，應特別注意，忠實遵守該約。今且不必追究此次糾紛之起因或指責其罪咎，蓋兩國已捲入漩渦，固無暇論及所謂起因與責任。現下已發生一種情勢，此種情勢，在任何情形之下，均與該兩公約所規定之責任，不能適合甚彰彰。而假如各該條約果經忠實遵守，則此種情勢，亦決不至發生，亦屬明確無疑。凡現在兩衝突國以外之國家，而曾爲九國條約與凱洛白里安公約之簽字各國，要均不能有何理由，可主張修改該條約之規定。忠實履行該條約之實際價值，殆已可於各該國人民在上海所遭之危險與損失中，證明之矣。

以上均政府之見解。吾人對於廢棄該條約所採用之高尙原則，認爲並無理由；並深信如能遵守該條約，則此種情勢或能避免；且並未獲得何種證據，以證明遵守該條約將使各該簽字國與其人民在華合法權利之保護，將受何種之干涉。本年一月七日，奉大總統令，本國政府曾正式照會中日兩國，謂凡一切造成之形勢，或中日間所締結之條約，違背上云之條約而損害美政府及其人民在華之權利者，美政府一律不予承認。如果其他各國與本國爲同一之決定，取同一之步驟，則即可警告並制日本，使一切憑恃強權違背條約所攫取之權利，不能得合法之承認，且歷史昭垂，將必使中國橫被剝奪之權利，終克復歸原主。本國政府以太平洋列強之一之資格，向持以下見解爲其政策之根據：即相信中國人民自有其光明之前途，並相信以公正忍耐及相互好感諸原則與中國人民相周旋，必能得最後之成功。吾人深悉彼國政治家發展其國家與政府所負責任之重大，彼國進步之遲滯，與其締造負責政府之困難，早爲海約翰氏及休士氏暨其他當代人物料所料及，而亦爲門戶開放主義所應遭遇之阻礙。在華盛頓會議代表各國之政治家，均曾謂應假中國以時日，俾成就其發展，吾人實表示贊同，且將準備即以此爲吾國將來之政策。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史汀生啓

蘇州追悼大會蔣中正祭文

維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謹以鮮花清酒之儀，致祭於十九路軍抗日陣亡諸將士之靈曰：嗚呼，國家不幸，外侮頻仍。蠢茲虜虜，掠地攻城。寇火未息，嗚呼！又生，敵騎所至，觸目傷心。

。維吾將士，服膺三民，團結互助，親愛精誠，爲國報侮，奮不顧身，雪夜入蔡，勁血千春。維吾將士，忠勇奇勇，攀崎沙海，遠戍征騶，發矇不寐，立壘懷遠，日極千里，哀通江南。維吾將士，爲民前鋒，前仆後繼，劍氣雲衝，先軫喪命，彭彭洞胸，精魂赫濯，永鎮滬淞。維吾將士，豹皮留芳，爲黨爲國，悼惜國魂，吳江劫火，欲滅靈光，策馬東望，故壘夕陽，揮戈滅日，誓掃蠻虜，爲位而哭，願望款款，傾觴布奠，俾候雲車，靈旗幸降，故吾潔蔬，哀哉尚饗。

上海追悼大會祭文

維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上海市各界追悼淞滬抗日陣亡將士及被難同胞大會，謹備香花致祭諸同志暨曰：嗚呼，強鄰肇釁，殃及滬濱，將士衝圍，堅貞絕倫，孤軍苦守，將屆四旬，赴戰之烈，死傷之頻，光搖河岳，義泣鬼神。敵兵肆虐，有逾暴秦，鋒鏑所指，逼於平民，沙蟲蝨鶴，同此沉淪，時逾三月，血赤猶新，當軍之殷，命若微塵，大義所在，粉骨碎身，炎黃民族，正氣稍伸，敵情中擾，款局幸成，飲帥而退，載戢軍兵，吾憐後死，百感交乘，爰冀生芻，爰薦祀饗，非云崇報，聊慰精英。嗚呼！白山黑水，敵騎縱橫，殺人盈野，骨折心驚，委骨荒郊，誰盡豆羹。以彼例此，同是編氓，天乎何酷，熱淚充盈。嗚呼，來日大難，宗社將傾，芸芸民衆，猶中宿醒，建節之吏，濟事內爭，忠魂壁血，詎慰九京。願告有衆，努力前程。明年今日，再奉黍盛。尚饗。

南京追悼大會祭文

維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首都各界謹以香花清酌，致祭於淞滬抗日陣亡將士暨殉難同胞之靈曰：嗚呼，天禍我華，強鄰伺釁，機巧變詐，淪盟背信，甘爲戎首，無端犯順，侵我遼瀋，坐失重鎮，東北三省，相繼淪亡，拱手讓入，騰笑八荒，藉寇齎盜，維兵與糧，奇恥大辱，如何可忘。詎意倭奴，野心未已，得隄即蜀，滬變繼起，若食上國，長蛇封豕，憑恃強權，蔑棄公理，聚我將士，義憤填膺，棘於古訓，不競於陵，覆及劍及，投袂奮興，大張撻伐，島夷是懲，勇於公戰，誓殲醜虜，時日曷喪，借亡及汝，入死出生，硝煙彈雨，肉薄捐軀，禦侮抵寇，我軍勇烈，伊古所難，名震韓范，敵胆爲寒，視死如歸，中外驚歎，功在國家，青史永刊。亦有同胞，遭慘世亂，室家拋棄，妻子離散，奔避不遑，往往逃難，何辜於天。生靈塗炭，嗚呼！哀哉，凡茲鬼雄，皆爲國殤。長江浩浩，鐘山蕩蕩，招魂而祭，萬衆心傷。靈兮有知，故此一觴。嗚呼！哀哉。尚饗。

上海棋盤街五馬路文華美術圖書公司最新出版之刊物

東北失陷與抵抗

奈貽澤編 一册定價七角 實售五角六分 函購每册二分 郵費在內

有難民的酸淚
有義軍的熱血
有敵人的毒燄
有交涉的雄辯
有正義的駁斥
有正義的駁斥

東北之淪亡，迄今已將近一年又半，收回失地，未知何日，而敵人竟又冒天下之大不韙，佔據榆關，稱兵熱邊，實令人髮指。本書係記載東北事件最完備之新書一讀。全書分三編敘述。

第一編詳述東北事變之醞釀經過
第二編詳述東北被佔之經過始末
第三編詳述東北義勇軍之苦鬥與中日雙方之外交情形

本書所採事實，凡榆關失陷以前之情況，均詳細列入，對於敵方謬說，編者隨時與以真理之駁斥，尤使讀者得以充分之明瞭。編制極為清楚，行文亦頗流利。

是敵人在東北所作
所為的不可不閱
胞所為的不可不閱

版權所有

Pictorial Review from Sino-Japanese Conflict in Shanghai

Price: \$ 6.00 per copy

Published by

WEN HWA FINE ARTS PRESS, LTD.

525 Honan Road, Shanghai

淞滬禦日血戰大畫史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三版

▲全一册實價大洋六元▼

圖畫編輯	梁雪清
文字編輯	徐伯雄
主幹	陸步洲
發行者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上海周家嘴路保定路口
印刷者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上海棋盤街五馬路口
分發行所	南京太平街 汕頭安平街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廣州永漢南路 北平京畿道
經理處	重慶大東書局 雲南康益書報社 成都現代文化社
經售處	新加坡上海書店 各省大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三大雜誌

本公司係國內最精良之印刷機關久蒙各界贊許自文華月刊及電影月刊出版以來尤得各界信仰本公司亦精益求精不敢自滿最近成績請閱「淞滬禦日血戰大畫史」即知一斑如蒙委託印刷事項不勝歡迎之至除出貨特別留意務使滿意外對於定價亦極克己藉酬盛意接洽處上海棋盤街五馬路口文華美術圖書印刷公司發行所

文華美術月刊

大本圖畫雜誌中的鉄軍，着着猛進，比衆不同。

風行海內外爲中國近代唯一優美豐富的圖畫雜誌

材料豐富——圖文雙絕——早經有目共賞
版本闊大——裝璜考究——代價非常低廉

有衛國健兒的沸騰熱血 有國際形勢的縱橫捭闔
有玉潔冰清的攝影傑作 有儀態萬方的現代女性
有突梯滑稽的連續漫畫 文藝畫藝攝影美不勝收

壯烈處足使閱者披創起舞靜美處卻又使人意遠神馳如游仙境是美的刊物之結晶要欣賞古代藝術現代藝術國粹藝術對晤世界名人洞悉時事真像找尋兩性典型請購閱本刊

每期四角
全年四元

郵費
（國內）每期四分掛號另加八分全年四角掛號另加九角
（國外）每期二角六分掛號另加二角五分全年二元六角
掛號另加三元

電影月刊

電影藝術的美點……表現無遺
電影藝術的祕密……完全揭穿
電影藝術的批評……嚴整警闢
電影藝術的種種……應有盡有

本刊在國內電影刊物中向居首席地位不偏不私亦美亦醜爲最有權威之電影定期刊物封面全頁用三色版精印銅版紙十二頁之多每期銅圖合計百數十件哀感頑豔使讀者欲醉欲狂凡電影藝術之美點均充分流露良以本公司印刷素負盛名而圖後對於本刊更全力注意得精良印刷爲之襯托真可謂妙到毫顛較之因陋就簡者不可同日而語文字方面更特約世界各大影片公司供給新消息電影界人物執筆供給稿件對於男女著名明星之日常生活戀愛生活攝影生活游閒生活暨個人性能環境轉變等均有詳細記載又與憑空捏造一無查究者絕然不同故本刊內容實可謂電影藝術靈魂之所寄托愛電影藝術者所必閱

價目
每冊三角預定全年仍祇取大洋三元
代寄國內郵費三角國外二元六角

兒童雜誌

低級兒童雜誌

圖畫多於文字——完全彩色精印

中級兒童雜誌

畫圖文字並重——大號鉛字排印

高級兒童雜誌

文字插圖平勻——印刷異常精美

上列三種每月各出二冊每冊八分每種每年一元二角
寄費國內奉送國外每種加一元二角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藝術新書目錄

圖畫類

鼎銘的畫

梁鼎銘先生既德美術天才更能苦心研究惟創作雖多素不肯輕以示人經本公司再三請求始允擇尤付印以公同好者用重磅銅版紙三色版及一色版精印與原作不與毫厘內容精美得未曾有 已出二集每集定價一元特價七角

法蘭西畫史

本書為板極龐雜著許幸之先生譯敘述法蘭西之畫史頭頭是道簡潔明淨非常透澈坊間關於法蘭西畫史之書尚難見到有內容精詳譯筆流暢如本書者尤屬難得卷首並附有重要參考圖二十六幅每圖均有說明既便閱者之研究又合於賞鑒全書共計九十章將法蘭西畫史加以精密的整理列為一貫的系統一直敘述至最近為止凡美術之興盛及其演進和發達均可窺其大概 全書一冊定價六角特價四角八分

時賢書畫集

本書係杭州王醒進先生所選輯國內著名書畫家畢生精品之大搜集是國粹至寶 已出二集每集定價一元五角特價一元

苑

本書係全國大畫家作品之精華確為中國藝術之花研究藝術者必備鑒賞書藝者必備 已出兩冊每冊定價一元二角實售大洋八角

書畫真蹟大全

本書係當代唯一收藏家唐錫藩先生供給原稿自唐代起至最近名家如吳昌碩王一亭等為止之傑作用印刷界中最高貴之珂羅版精印與原作精神絲毫無異 已出廿二集每集定價一元五角實售大洋一元

王濟遠畫集

本書係名畫家王濟遠先生所選輯精印裝製新穎對於吾國新藝術有絕大貢獻凡研究藝術者當以先觀為快 已出二集每集定價一元四角特價一元二角

焦山風景

本書係陸鐵夫先生選錄焦山時景之佳妙因而一留入先生之筆底先生素以山水著稱而實地寫生之作品則僅本書所刊神韻氣魄更勝平時所繪虛擬者完全不同使人歡迎不已 精裝一冊定價大洋二元特價一元

畫蘭集

本書係高樹農先生之傑作先生之寫蘭也遠師鄭許匠心獨運八法相參四體具備其揮筆則取法乎繁點心則取法乎綠花如真字根以草書用墨用水供速妙境是東海上名人均有題詞名貴異常係藝術珍品不可不備 全書精訂一冊價洋一元特價六角

攝影藝術書

文華影展第一屆專集

本書係好友藝術社選輯凡中國各著名攝影社中之中堅人物都有其最近最精心之得意傑作列入觀此一冊專集即可知中國攝影藝術界已進步到若何程度 精印一冊定價一元五角特價一元二角

好友佳作集

本書為好友藝術社員第一屆藝術作品之精華其中名藝術家七十八人作品之大匯集國粹字畫西洋各派新畫各項美術攝影應有盡有美不勝收 全一冊精裝特價一元二角平裝八角

世界電影明星小史

本書係電影大家周世勳先生所編全世界著名明星均在本書中顯露真面目均有極有趣的紀載芳圖百幅美麗無比香艷絕倫 全書一冊精裝定價二元平裝一元五角

復中影集

本書係復旦中學攝影學會的成績結晶計美術攝影一百餘幅印刷清晰雅麗異常愛好攝影的人們快把來研究一下 全書一冊定價一元特價大洋八角

克立攝影集

陳克立先生之攝影藝術久為社會推重本書所採其五十餘幅用乳黃色銅版紙精印每張攝影均附有說明取材精良極盡大觀 全書一冊定價二元實售大洋一元六角

哲隱攝影集

本書係哲隱先生之傑作由本公司用細網銅版精印裝訂更極美觀而東方攝影界之代表作品為愛好攝影藝術者所歡迎也 全書一冊定價一元特價大洋五角

影畫集

本書為徐綠芙先生與周練霞女士珠聯璧合的藝術作品共有四十餘幅之多無不精妙絕倫足供欣賞並將攝影上之秘密完全暴露初學攝影者荷能以此練習如獲良師益友可得事半功倍之效尤屬難能可貴 全書一冊定價三角特價二角一分

歌劇用書

戲院大色

全書六冊定價一元五角實售大洋一元二角另贈鑰匙一只 主要歌曲 黎錦暉作 青春之樂

五線譜易通表

本表係張亦華先生發明用科學方法製作靈活便利絕不認識五線譜者依法查閱即可運用自如毫不困難確是學習音樂的捷徑 每冊實價精裝二角五分平裝一角五分

音鍵調號移動表

本表係孫玉白先生創製初學奏作主音(一)再進一步的或者會得使用F白鍵或者G的黑鍵作主音其實在風琴或洋琴上不論那一個白鍵或黑鍵都可以當作主音(一)用所以每一組樂鍵就可以組成十二個不同的調子要知道怎樣轉法只要看一這這個音鍵調號移動表便明白並且連五線譜號也可以清楚了 每冊實價精裝二角五分平裝一角五分

現代學生唱歌集

陳彭壽編張亦華校訂本集陳先生生平得意作品合編而成最合中學校教本之用即個人自修亦極好之良師全書歌譜五十有四完全用鮮版印刷特別精良 全書一冊定價大洋一元特價大洋八角

抗日圖書

揮戈錄

本書所載係中日淞滬戰役中兩方自政府迄民間以及國際間所發生之種種事蹟大多數係編者耳聞目擊隨筆記錄計起自一月十八日之日僧肇禍直至日軍全撤為止中間各種傷心慘目離奇怪異事蹟足使讀者之想像中窺見當時之實地情形如目擊其間關於此次戰事之出版物因急於刊行之故內容不免多所草率難以使讀者滿意本書為求詳盡起見不求早日發行祇願內容完備現在坊間關於戰事紀實書籍之能自始至終全部介紹者實祇本書一部而已 全書一冊定價五角特價四角

血痕

此書係十九路軍參謀羅寶光先生所編先生為戰役中滬上傷兵管理委員會之主任目睹傷兵之慘狀因而慨國將士所流之血于該會結束時即從事編此書關於此次戰日之負傷官兵陣亡將士無不有詳細之表冊凡我同胞都應該珍藏一冊為永久的紀念 全書一冊定價大洋五角特價大洋四角

抵抗畫報

本書係羅健兒熱血和民衆熱淚而結成的其中各種照片異常名貴即印刷和紙張經度考究尤為悅目實非凡品可以比擬 共出三集每集大洋三角

抗日救國袖珍日記

本公司客歲發行之抵抗救國銷行二十餘萬多茲特再版製抗日救國袖珍日記兩種以供愛國同胞隨身攜帶既便紀載更可隨時自勵編入抗日名言外更附列日常應用 圖表以便檢者 甲種布面燙金 每冊洋四角 特價三角二分 丙種硬面平裝 每冊洋三角 特價大洋二角

蔣光鼐總指揮近像

每張定價二角 特價大洋一角

蔡廷楷將軍近像

每張定價二角 特價大洋一角

抵抗戰績明信片

每張大洋三分 每打大洋三角